普希金全集

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中短篇小说 游记

力冈 亢甫 等译

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主编
普希金全集5·中短篇小说 游记
力冈　亢甫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441000　印数 0001－3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40-2/I·860　　定价：29.00元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游　　记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彼得大帝志如钢，
叫俄罗斯变了模样。
——雅济科夫

力　冈译

普希金在这部作品中写他的曾外祖父汉尼拔的故事。汉尼拔是非洲苏丹的儿子，八岁时被掳到君士坦丁堡。俄国公使买下后献给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收为教子，如小说中所写，派往法国，在法国军中服役；后回国，成为彼得的得力助手。以后官至陆军大将，终年九十二岁。

普希金是从其外叔祖父手里得到汉尼拔生平纪事的。普希金并不严格按照其生平纪事写作，有些情节是经他改动和虚构的。如汉尼拔娶的不是俄国贵族女儿，而是希腊女子；也不是彼得撮合，而是在彼得死后；妻子生了白种女儿，汉尼拔怀疑妻子不贞，将她送进修道院。

小说于 1827 年动笔，未写完，也没有标题。普希金生前只发表部分章节，标题为《一部历史小说的部分章节》。现有章节是普希金死后 1837 年《现代人》杂志刊出这部未完小说时由编者加的。

第一章

我在巴黎：
我开始生活，
而不是喘息。
——德米特里耶夫
《旅行者》杂志

彼得大帝派了许多青年到外国去学习国家改革所需要的知识，其中一个便是他的教子黑人易卜拉欣。他就读于巴黎军事学校，毕业时得炮兵上尉军衔，在西班牙战争中立了军功，后因受重伤回到巴黎。皇帝虽然国务繁忙，日理万机，但常常询及心爱的教子的状况，并且总会听到有关他的成绩和品行的良好评价。皇帝对他很满意，不止一次召他回俄国，但易卜拉欣却不急着回国。他以种种借口来推托，有时说伤口未痊愈，有时说还想继续深造，有时说是钱不够，皇帝对他的要求总是百般体谅，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他热心学习表示感谢，尽管自己极其节俭，为了他却不吝惜金钱，总是在谆谆教导和规劝的同时，给他寄去一些金币。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可以证明，当时法国人的轻浮放荡和穷奢极侈是无可比拟的。路易十四当政的后期，宫廷以笃信宗教闻名，崇尚庄重礼貌的社会风气，此时这种风尚已无影无踪。奥尔良公

爵[1] 有许多美德，也有种种毛病，可惜一点也不会假仁假义。皇宫里狂欢纵饮在巴黎不是什么秘密；上有好者，下有甚者。当时就出了一个叫勒奥的，又贪财，又拼命寻欢作乐；结果家产荡尽，道德沦丧。法国人笑着，盘算着，国家则在滑稽歌曲的轻佻声调中瓦解着。

然而社会却是一幅最引人入胜的图画。文明和寻欢作乐使所有的阶层接近了。财富、盛情、荣誉、天才、奇闻怪事，凡是能引人好奇、使人快乐的，各阶层都同样赏识。文学、知识和哲学都离开宁静的书房，进入上流社会赶时髦，指挥时髦的论调。妇女们主宰一切，但她们已经不要求崇拜了；表面上彬彬有礼就行，用不着内心的尊敬。里舍列公爵[2]这位新的雅典[3]的阿尔基维德[4]的放荡不羁，已成为史实，可以说明当时的风气。

> 幸福时代的标志是放荡不羁，
> 那时候疯狂的情欲带着响铃，
> 跨着轻松快步跑遍法兰西，
> 那时候没有人敬仰上帝，
> 除了忏悔，没有不能干的事。[5]

易卜拉欣的到来，他的外貌、学识和天赋都在巴黎引起广泛的注意。女士们都想在自己家里见到这个沙皇的黑人[6]，争先恐后

① 奥尔良公爵，路易十四死后，于1715—1723年为法国摄政王。
② 里舍列公爵，法国元帅。
③ 新的雅典，指当时巴黎。
④ 阿尔基维德是古雅典统帅。
⑤ 原文为法文，引自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少女》。
⑥ 原文为法文。

地笼络他。摄政王常常邀请他参加自己家里的快乐的晚会。他常常出席有名流在座的晚宴，会晤过风华正茂的伏尔泰、老态龙钟的肖里叶、谈笑风生的孟德斯鸠和丰特内勒。凡是舞会、庆祝会、首场演出，他从不放过。他投身于洪流中，倾注了青春与天性的全部热情。但是使易卜拉欣害怕的，不单是他想到总有一天要放弃这种逍遥自在、纵情玩乐的生活，回到彼得堡宫中去过那种枯燥乏味的日子，还有更结实的绳索将他捆在巴黎，年轻的非洲人堕入了情网。

D伯爵夫人虽然已不是蓓蕾初放的年纪，但依然光艳照人。十七岁那年，她一出寄宿学校就嫁给一个她还没有爱上的人，那人后来也从不操心此事。传说她有好几个情人，但是依照上流社会宽容的法则，她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不能说她有什么可笑的和不堪入耳的奇闻怪事。她家里的陈设是最时髦的。巴黎的名流倩女常在她家里聚会。把易卜拉欣介绍给她的是年轻的梅维尔；都认为梅维尔是她最新的情人，他也想方设法给人这样的感觉。

伯爵夫人接待易卜拉欣很有礼貌，但并不特别注意。这使他感到快慰。一般人都把年轻的黑人看做怪物，把他围住，纷纷向他问候，向他提许多问题，这种好奇心虽然表面看似好心关照，却常常伤害他的自尊心。女人的垂青，几乎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却不仅不能使他心里高兴，而且会使他痛苦和气愤。他觉得，女人都把他看做一种稀有的兽类，一种特别的、奇异的、偶然来到人世上的、与人类毫无共同之处的生物。他甚至羡慕那些没有人理会的人，把他们的默默无闻看做幸福。

他想到上帝没有为他造就一副谈情说爱的外表，所以他并不过分自负，不奢求满足自尊心，这样倒使他在和女人交往中具有一种罕见的魅力。他谈吐朴实而庄重；伯爵夫人喜欢起他来，因为她早就讨厌了法国俏皮话那种没完没了的戏谑和微妙的暗示。

易卜拉欣常常到她家里来。她渐渐看惯了这个年轻黑人的外貌，甚至开始发现在她的客厅里许多扑了粉的假发之间晃悠着的这个黑黑的鬈发的头有些可爱之处（易卜拉欣头部受伤，扎着绷带，没有戴假发）。他二十七岁，身材又高又匀称，不止一个美人儿凝神看着他，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更多的是赞赏的心情，然而抱有成见的易卜拉欣或者根本不留意，或者认为不过是卖弄风情。可是当他的目光和伯爵夫人的目光相遇时，他的不信任感就会消失。她的眼睛里流露着那样亲切的厚意，她对他的态度那样朴实，那样随便，使人不可能怀疑她有什么卖弄风情或嘲笑之意。

他还没有想到爱情，然而每天见见伯爵夫人，已成为他必不可少的事。他到处寻找机会跟她见面，每次见到她，他都觉得是上天意外的恩赐。伯爵夫人比他自己更早地猜度出他的感情。不管怎么说，没有任何希冀和要求的爱情比起种种处心积虑的勾引更能打动女人的心。有易卜拉欣在场，伯爵夫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倾听着他的一言一语；没有他在场，伯爵夫人就心事重重，像往常那样慵懒无神……梅维尔首先发现他们这种相爱相恋，并且向易卜拉欣祝贺。没有什么比旁人鼓励性的说法更能煽动爱情的火焰了。爱情眼瞎，连自己也信不过，一遇到什么支撑，便急忙抓住不放。梅维尔的话唤醒了易卜拉欣。在这之前他从未想到有可能占有这个可爱的女人；希望突然照亮了他的心；他神魂颠倒地热恋起来。他的狂热使伯爵夫人心慌意乱，就想扑灭他的爱火，又是友好的规劝，又是理智的忠告，结果全然无用，而且她自己也渐渐无力抵抗了。不检点的奖赏很快就接连而来。终于，她也沉醉于自己唤醒的爱情，再也无法抵抗爱情的力量，而委身于如醉如狂的易卜拉欣……

什么事也瞒不过上流社会的睽睽众目。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伯爵夫人新的艳事。有几位夫人对她的选择感到惊愕，许多女士却

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人在笑，有些人认为她太不检点。易卜拉欣和伯爵夫人刚刚陶醉在热恋中，什么也没有注意，但不久他们就听到男人们一语双关的玩笑话和女人们尖酸刻薄的议论。在这之前，易卜拉欣态度庄重而冷淡，没有人对他进行类似的攻击；现在受到攻击，他无法忍受，却不知道怎样反击。伯爵夫人一向受到上流社会的尊敬，无法冷静地看着自己成为众人议论耻笑的目标。她有时含泪向易卜拉欣诉苦，有时狠狠地责备他，有时恳求他不要袒护她，因为争吵无益，倒是有可能把她完全毁了。

一种新的情况使她的处境更复杂了。不检点的爱情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安慰，劝告，出主意，什么办法都试过，全都没有用。伯爵夫人看到身败名裂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等待那一天到来。

伯爵夫人怀孕的事很快地传了开去，大家更起劲地议论起来。多愁善感的太太们吓得不住地唉声叹气；男人们打赌，看伯爵夫人会生个什么：孩子是白的还是黑的。各种各样的讽刺挖苦话纷纷落到她丈夫头上，在全巴黎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怀疑的了。

决定命运的时刻渐渐近了。伯爵夫人的状况很可怕。易卜拉欣每天都在她身边。他看到，她的精力和体力越来越差，她的眼泪、她的恐惧却每分钟都在增添。终于她感觉到初起的阵痛，急忙张罗起来，并想方设法把伯爵支开。医生来了。他们两天前就和一个穷苦女人谈妥，要她把新生的婴儿让出来，并派了专人去接那个婴儿。易卜拉欣呆在书房里，就在不幸的伯爵夫人的卧室旁边。他连气也不敢喘，倾听着她低沉的呻吟、使女的低语和医生的吩咐。她折腾了很久。她每一声呻吟都使他揪心裂腑；每一阵无声的间歇都使他心惊胆战……忽然他听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再也压制不住狂喜的心情，就朝伯爵夫人卧室里奔去，看到

一个黑黑的婴儿躺在床上靠脚的一头。易卜拉欣走到他跟前。他的心猛烈跳动着。他用颤抖的手为儿子祝福。伯爵夫人虚弱无力地笑了笑，并且把一只软弱无力的手伸给他……但是医生担心产妇会过分激动，便把易卜拉欣从床前拉开。婴儿被放到带盖的篮子里，从秘密楼梯送出去。另一个婴儿被接来，放在产妇卧室的摇篮里。易卜拉欣多少有些放心了，就上车走了。只等伯爵回来。他很晚才回来，知道夫人生产很顺利，非常高兴。这样一来，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大失所望，只能说说坏话解闷儿了。

一切都恢复常态。但易卜拉欣感觉到，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一下了，他和伯爵夫人的私情或早或晚会传到伯爵的耳朵里。到那时候不管怎样，伯爵夫人都会身败名裂。他热烈地爱着她，她爱他也很热烈。但伯爵夫人又任性又轻佻。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恋爱了。她心中最温柔的感情会被厌恶和仇恨取代。易卜拉欣已经预见到冷淡时刻会到来。至今他还没看到有人嫉妒，但他已经有了可怕的预感。他想象，离别之苦应该不像失恋之苦那样难受，所以已经有意中断这种不幸的私情，离开巴黎回俄国去，彼得大帝和一种模模糊糊的责任感早就在召唤他了。

第 二 章

美人儿恋情总有冷淡时，
欢乐也会有尽头日，
头脑不尽是肤浅轻浮，
我也不是事事如意……
想求清白却尝尽苦楚。
我听见，热闹的官场在召唤！
——杰尔查文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热恋中的易卜拉欣下不了决心丢下迷恋着他的女人。伯爵夫人和他越来越难分难舍。他们的儿子在一个很远的省份由人抚养。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渐渐平息，这对情人开始享受到较多的安宁，默默记着已经过去的暴风雨，尽量不去想将来的事。

有一天，易卜拉欣站在奥尔良公爵家门口。公爵从他身旁走过，站下来，交给他一封信，叫他有空时看看。这是彼得大帝的信。皇帝猜测不出他不肯回国的真正原因，就给公爵写信说，不管怎样，他不想强迫易卜拉欣，回不回俄国由他自己决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丢开他收养的这个教子不管。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易卜拉欣的心。从这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决定了。第二天，他就把立即回俄国的打算对公爵说了。“你考虑考虑再定吧，”公

爵对他说，“俄国不是您的祖国；我以为，您也不必再去看您那炎热的故乡；您在法国已经住了很久，已经不习惯半开化的俄国的气候和生活方式。您不是天生的彼得的臣民。请您相信我，他既然宽宏大量，任您去留，您就利用这个机会吧。您就留在法国，您是为法国流过血的，您可以相信，在这里，您的功劳和才干不会埋没的。”易卜拉欣衷心感谢公爵的好意，但他主意已定。“很遗憾，”公爵对他说，“不过，您也是对的。”他答应他退职，并且给俄国皇帝写了一封信，把一切都说了说。

易卜拉欣很快就做好起程的准备。在动身前夕，他像往常一样，在伯爵夫人家度过一个晚上。她什么也不知道；易卜拉欣没有勇气对她说。伯爵夫人心情又安宁又快活。她好几次 把他叫到跟前，取笑他那种心事重重的样子。晚饭后，大家都走了。客厅里就剩下伯爵夫人、她丈夫和易卜拉欣。可怜的易卜拉欣什么也不要，只希望能单独和她呆一会儿；但是伯爵坐在炉边，神情那样安详，看样子无法把他支出去。三个人都默默无言。“晚安，”①终于伯爵夫人说。易卜拉欣的心紧紧缩在一起，突然感觉到分离的真正可怕。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晚安，先生，”②伯爵夫人又说了一遍。他还是没有动……终于他两眼发黑，头脑发晕，他好不容易走出房间。一回到家里，他几乎在昏沉状态中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走了，亲爱的列奥诺拉，我永远离开你了。我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力量用别的办法向你说明。

我的幸福不能延续下去了。我曾经不顾命运和天然差异享受过这种幸福。你应该不再爱我，迷梦应该消散了。我

①② 原文均为法文。

常常想到这一点，甚至在我似乎忘掉这一切的时刻，在偎依在你脚下沉醉于你那火热的自我牺牲、你那无限柔情的时刻……肤浅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无情地在摧残空谈中所允许的事：上流社会那冷酷的嘲笑或早或晚会制服你，浇灭你心中的火焰，到末了你会因为自己的爱情抬不起头来……到那时我怎么办呢？不！那还不如死，还不如在那样可怕的时刻来临之前离开你……

我最珍视的是你的安宁：当上流社会的眼睛都对着我们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你就回想一下你所忍受的一切、对自尊心的种种伤害、担惊受怕的痛苦，回想一下我们的儿子出生时的可怕情形吧。你就想想：我能不能让你继续遭受这样的风浪和危险呀？为什么拼命要把一个如此可爱、如此美貌的女子的命运同一个黑人、一个勉强可以称为人的可怜的造物的苦难命运连结在一起呢？

别了，列奥诺拉，别了，亲爱的，我唯一的朋友。离开你，也就是告别我一生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欢乐。我没有祖国，也没有亲人。我就要到凄凉的俄国去，在那里，冷冷清清就是我的欢乐。今后我将投身艰巨的事业，即使不能消解，至少也能冲淡回忆往日欢乐与幸福时的痛苦……别了，列奥诺拉，——我送出这封信，就算是离开你的怀抱了。别了，祝你幸福，——有时你也想想这个可怜的黑人，想想你忠心的易卜拉欣吧。

就在这天夜里，他动身去俄国。

旅途中并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可怕。他的想象战胜了现实。离巴黎越远，他永远抛开的一切越是生动和真切地出现在他的脑际。

他不觉来到俄国国境。秋天眼看要到了。尽管道路很坏，车

夫还是把马车赶得像风一样快，动身后第十七天的早晨，他就来到红村，当时的大道从这里经过。

离彼得堡只有二十八俄里了。趁车夫在套车，易卜拉欣走进驿站的小屋。角落里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穿绿袍，嘴里衔着陶制烟斗，两肘撑在桌上，在看汉堡的报纸。他听见有人进来，抬起头来。“哎呀！是易卜拉欣吗？”他叫起来，一面站起身，“你好呀，孩子！”易卜拉欣认出是皇帝，高兴得本想扑上去，可还是恭恭敬敬地站住了。皇帝走到跟前，抱住他，吻了吻他的头。“我得到通报，知道你来了，”皇帝说，“所以来迎接你。昨天我就在这儿等你了。”易卜拉欣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你叫你的马车跟在咱们后面，”皇帝又说，“你跟我坐一辆车，到我那里去。”皇上专用马车来到门前。皇帝和易卜拉欣上了马车，马车飞驰起来。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便来到彼得堡。易卜拉欣怀着好奇的心情观看着新建的京城，这京城是奉圣旨在沼泽地上兴建的。一道道光秃秃的堤坝，一条条没有堤岸的运河，一座座木桥，到处都显示出人力对大自然势力刚刚取得的胜利。房屋似乎都是匆匆建成的。除了涅瓦河，全城还没有什么雄伟壮观之处。涅瓦河还没有砌起花岗石堤岸，但已经停满了战舰和商船。皇上的马车停在一座名为御花园的宫殿门前。在台阶上迎接皇帝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美貌妇人，身穿最时新的巴黎服装。皇帝吻了吻她的嘴唇，就把易卜拉欣拉过来，对她说：“卡静卡[①]，你认出我的教子吗？请你还像以前那样对他多多关照。”叶卡捷琳娜用明亮的黑眼睛看了看他，亲切地把手伸给他。她身后站着两个年轻美女，高高的，亭亭玉立，像玫瑰一般鲜艳，这时恭恭敬敬地走到皇帝跟前。“丽莎，”皇帝对其中一个说，“你还记得在奥拉宁包姆偷我的

① 卡静卡，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苹果给你吃的小黑人吗？就是他：你就认识认识他吧。”公主笑起来，脸红了红。大家朝膳厅里走去。御膳已准备好了。皇帝和一家人坐下来吃饭，也请易卜拉欣一起吃。在吃饭的时候，皇帝和他谈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向他询问西班牙战争、法国内政和摄政王的情况，他很喜欢摄政王，虽然对他也多有微词。易卜拉欣一向善于观察和判断。皇帝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他想起易卜拉欣小时候的一些事，说起这些往事，神情那样和善，那样快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亲切而好客的主人就是波尔塔瓦大战的英雄，雄才大略和雷厉风行的俄罗斯改革者。

饭后，皇帝按照俄国人的习惯休息去了。易卜拉欣留下来，陪着皇后和两位公主。他尽量满足她们的好奇心，向她们描述巴黎的生活方式、那里的节庆日和别致的服饰。这时皇帝的几个亲信人物已经聚集在皇宫里。易卜拉欣认出气宇不凡的缅希科夫公爵。这位公爵一看到在和皇后说话的黑人，便高傲地侧眼看了看他。易卜拉欣还认出皇帝的敢于直言的谋士雅科夫·多尔戈鲁基；还有学识渊博、被大家誉为俄国的浮士德的布鲁斯；还有他过去的友伴、年轻的拉古津斯基；另外还有几位来向皇帝禀报和听候圣谕的大臣。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皇帝走了出来。“现在咱们看看，你是不是忘记了你以前做的事情，”他对易卜拉欣说，“你带上石板，跟我来。”皇帝躲进车工间，办理国务。他依次处理了布鲁斯、多尔戈鲁基公爵、警察总监杰维叶尔的事，向易卜拉欣口授了几道命令和决定。易卜拉欣见他头脑又清楚又敏捷，处事又果断又灵活，而且在各方面都具有才能，不能不感到惊讶。国务处理完毕，皇帝掏出一个小本子，看看今天该办的事是否都办了。后来，在他走出车工间的时候，对易卜拉欣说：“已经不早了；我想，你已经累了，你就像以前那样，在这儿过夜吧。明天我来叫醒你。”

只剩了一个人之后，易卜拉欣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他在彼得堡了，他又看到这个伟大人物了，他在他身边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价值。他几乎带着悔过的心情在心中承认，自从离别以来，伯爵夫人第一次不是他一整天唯一的思念。他看出来，他今后的生活方式、活动和日常公务会使他打起精神，使他那因为爱情、闲散和苦闷而疲惫不堪的心灵振奋起来。想到要和这个伟大人物并肩奋斗，和他一起改变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他心中第一次唤起崇高的自豪感。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情躺到为他准备好的行军床上，很快就进入熟悉的梦境，飞到遥远的巴黎，进入可爱的伯爵夫人的怀抱。

第 三 章

像天上行云，我们的思想
不断地变换轻浮的花样，
今天爱着的，明天就恨起来。
—— 丘赫尔别凯

第二天，皇帝依照自己的诺言把易卜拉欣唤醒，并且封他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炮兵连的中尉，皇帝本人就在这个连担任过上尉。朝中大臣们将易卜拉欣团团围住，各自想方设法讨好这位新的宠臣。目空一切的缅希科夫公爵亲热地和他握了握手，舍列梅捷夫向他问起巴黎的一些熟人，戈洛温就请他去吃饭。其余的人也都学戈洛温的样，这样一来，易卜拉欣受到的邀请至少可以排满一个月。

易卜拉欣过着单调然而繁忙的日子，因为繁忙，也就不觉得寂寞了。他对皇帝越来越依恋，越来越了解他那高尚的心灵。观察这个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学问。易卜拉欣常常看到，皇帝在参政院同布图尔林和多尔戈鲁基争论，研究重要的立法问题，在海军委员会极力主张建立强大的俄国海军；还常常看到他和费奥凡、加弗里尔·布任斯基以及科皮耶维奇在一起的情形，看到他在休息的时候研究外国政论著作的译文，或者去

访问商人的工厂、手工业者的作坊和学者的书房。易卜拉欣觉得俄罗斯很像一个巨大的工厂，里面只有机器在运转，里面每一个劳动者都遵守一定的操作规程，干着自己的活儿。他认为自己也应该在自己的车床旁劳动，尽可能少留恋巴黎欢乐的生活。他难以驱除的是另一种甜蜜的回忆，那就是他常常想到伯爵夫人，想象她必然愤恨，她会流泪，苦闷……但有时一种可怕的念头会使他难受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是想到上流社会的浪漫，新的艳事，另一个幸运儿……他就浑身打哆嗦；他这个非洲人的血管里就会冒起妒火，热泪就要顺着他的黑脸往下流。

有一天早晨，他正坐在堆满公文的办公室里，突然听到用法语说的一声响亮的问候。他急忙转过身来，他走后还留在巴黎上流社会旋涡中的青年人科尔萨科夫快快活活地叫嚷着把他抱住。“我刚刚到，”科尔萨科夫说，“就径直跑到你这儿来了。所有咱们巴黎的熟人都向你问候，对你不在巴黎感到惋惜；伯爵夫人叫我一定要让你回去，这是她给你的信。”易卜拉欣打着哆嗦把信抓过来，看着那熟悉的笔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真高兴，你在这蛮荒的彼得堡还没有寂寞而死！”科尔萨科夫又说，“这儿的人都在做什么，忙什么呀？谁给你做衣服呀？是不是有戏看，至少有歌剧吧？”易卜拉欣心不在焉地回答说，皇帝这会儿大概在造船厂干活儿呢。科尔萨科夫笑起来。“我看出来，”他说，“这会儿你顾不上和我说话儿；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吧；现在我去见见皇上。”他说着，向后一转，就跑出了房间。

易卜拉欣剩了一个人之后，连忙把信拆开。伯爵夫人怀着万种柔情抱怨他，责备他虚情假意和不信任她。她写道：“你说，你最珍视的是我的安宁。易卜拉欣呀！如果这是真话，你会让我突如其来地知道你离开的事而落入那样可怕的境地吗？你是怕我拦阻你。你要相信，尽管我爱你，可是为了你的幸福，为了你视为

天职的事业，我是能够牺牲我的爱情的。”伯爵夫人在信的结尾情真意切地保证始终不渝地爱他，恳求他如果没有希望重新相会的话，至少有时候给她写写信。

易卜拉欣反反复复把信看了有二十遍，如醉如痴地吻着那一行行无比珍贵的文字。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到有关伯爵夫人的什么情形，就准备到海军委员会去，希望在那里再遇到科尔萨科夫。可是这时候门开了，科尔萨科夫又走了进来。他已经见过皇上，而且像他往常一样，显得非常得意。“咱们私下里说说，”[①]他对易卜拉欣说，“皇上是个顶怪的人；你信不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粗布小褂，在一条新船的桅杆上呢，我也只好带着报告爬上去。我站在绳梯上，没有足够的地方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请安，我生平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皇上看完报告后，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想必是对我的服装的时髦和讲究感到惊喜；至少他笑了笑，并且叫我去参加今天的舞会。可是我在彼得堡完全成了一个外国人，在国外六年，已经完全忘记了这里的风俗习惯，请你做我的老师，跟我一起去，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易卜拉欣答应了，接着就连忙把话头转向他更关心的事情。“哦，伯爵夫人怎么样？”“伯爵夫人吗？你一走，不用说，开头她非常伤心；后来自然渐渐好些了，而且找到了一个新的情人；你知道是谁吗？长腿的R侯爵。你干吗把你那黑人的白眼睛瞪得老大？是不是觉得这都非常奇怪？难道你不知道，长期悲伤不符合人的天性，尤其是女人的天性？这事儿你就好好想想吧，我走了，一路上累了，要休息休息；别忘了陪我去参加舞会。”

易卜拉欣心中充满什么样的感情？嫉妒？狂怒？绝望？都不是，而是心灰意冷。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这是我预料中的，

① 原文为法文。

这是必然的事。”然后他打开伯爵夫人的信，又看了一遍，就耷拉下头，痛哭起来。他哭了很久。哭了一阵子，心里轻松一些了。他看了看钟，知道该走了。易卜拉欣倒是很不想去，但参加舞会是分内的事，皇上严格要求他的亲信都要到场。他换好衣服，便乘马车去邀科尔萨科夫。

科尔萨科夫穿着睡衣坐着，在读一本法文书。“还早呢，”他一看到易卜拉欣，就对他说。“行了，”易卜拉欣回答说，“已经五点半了；咱们要迟到了；快换衣服，咱们就走。”科尔萨科夫忙活起来，使劲打铃叫人；仆人们一齐跑了来；他匆匆忙忙换起衣服。一名法国仆人给他拿来红后跟的皮鞋、浅蓝色丝绒裤、绣有亮片的玫瑰色长袍；仆人在前厅里急忙往假发上扑了粉，给他送过来。科尔萨科夫把假发套在剪得整整齐齐的头上，要来佩剑和手套，对着镜子转来转去照了十来遍，这才对易卜拉欣说，他准备好了。侍仆给他递过熊皮外套，他们便上了车去冬宫。

科尔萨科夫问了易卜拉欣许多问题：彼得堡的头号美人儿是谁？谁跳舞跳得最好？现在最风行的是什么舞？易卜拉欣很勉强地回答着他的问题。他们说着话儿，不觉来到皇宫门前。草地上已经停着许许多多长雪橇、老式大马车和镶金轿车。台阶旁边成堆的车夫身穿号衣，留着大胡子，成群的侍仆镶金挂银，头戴羽毛，手执锤形杖，还有骠骑兵，少年侍从，还有背着主人的皮袄和手笼、行动笨拙的跟班。按照当时贵族的观念，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随从人员。他们一看到易卜拉欣，都小声议论起来。“黑人，黑人，皇家的黑人！”易卜拉欣急忙领着科尔萨科夫从这一群五颜六色的仆从中穿过。宫廷仆役给他们打开大门，他们便进入大厅。科尔萨科夫呆住了……大厅里点着无数蜡烛，烛光在团团烟气中显得模模糊糊，成群的佩戴蓝色绶带的达官贵人、公使、外国商人、穿绿军服的近卫军军官、穿夹克衫和条纹裤的造船技师，在

不停的管乐声中前前后后走动着。女士们靠墙坐着；年轻女子一个个花枝招展。她们衣服上的金银光彩夺目；华丽的筒裙之上是她们那亭亭玉立的腰肢；耳朵上、长长的鬈发和脖子上的钻石闪闪放光。她们快活地向左向右转着身子，等待男子邀请，等待舞会开场。上了年纪的太太们想方设法巧妙地使时新的衣服式样与追求古雅风貌相结合：那束发帽做得像娜塔利亚·基里洛芙娜皇后的貂皮帽，圆裾长衣和大披肩却有点儿像萨拉方和背心。看样子，她们参加这类洋式玩乐，惊讶多于高兴，她们带着恼恨的心情斜睨着那些荷兰商船船长的妻子和女儿，那些女子穿着条纹棉布裙和红色女褂，一面织袜子，一面谈笑，像在家里一样。科尔萨科夫不知怎样才好。一名仆役看见新的客人来到，便用托盘端着一瓶啤酒和几个杯子走到他们面前。"这是什么鬼名堂，"[1]科尔萨科夫小声问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忍不住笑了笑。这时光彩照人的皇后和两位花枝招展的公主从一层层客人中走过，彬彬有礼地同客人说着话儿。皇帝在另一个宫室里。科尔萨科夫想见皇帝，好不容易穿过不断走动的人群走进去。里面坐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一个个神气活现地吸着陶制烟斗，端着陶制酒杯。几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瓶瓶啤酒和葡萄酒，一杯杯甜酒，还有皮烟袋和棋盘。皇帝和一位宽肩膀的英国船长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下跳棋。他们亲热地相互吐着一口一口的烟气，皇帝被对方出人意料的一着棋难住，不论科尔萨科夫在他身边怎样转来转去，他都没有发觉。就在这时候，一位胖胖的先生，胸前戴着老大的花束，急匆匆走进来，大声宣布舞会开始，——随即就走了出去；许多客人跟着他走出去，其中也有科尔萨科夫。

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使他大吃一惊。在凄怆的乐曲声中，女

---

① 原文为法文。

士们和男子们面对面站成两行，从舞厅的一头，一直排到另一头。男子们低低地鞠躬，女士们更低地行屈膝礼，先是面对面鞠躬行礼，然后向右转，然后向左转，然后又面对面，又向右、向左，这样不断重复。科尔萨科夫看着这种别出心裁的消磨时间的花样儿，瞪大了眼睛，咬着嘴唇。鞠躬和行屈膝礼持续了有半个钟头；终于相互行礼完毕，佩戴花束的先生宣布仪式舞结束，吩咐乐队奏美女艾舞曲。科尔萨科夫很高兴，就想露一手儿。他在年轻的女宾中特别看中了一个。那女子十六岁上下，衣着华丽而雅致，坐在一个上了年纪、神态庄重而威严的男子身边。科尔萨科夫急忙跑过去，邀请她和他跳舞。那年轻女子慌乱不安地望着他，似乎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坐在她身旁的男子眉头皱得更紧了。科尔萨科夫等待她作决定，可是那位佩戴花束的先生这时走到他跟前，把他拉到大厅中央，郑重地对他说："先生，你犯规了：第一，你走到这位年轻的小姐面前，没有向他行三次请安礼；第二，你竟然主动邀请她跳舞，而在跳美女艾舞时，这个权利是属于女士的，不是属于男子；因此你必须受重罚，也就是要满饮**一大鹰杯**。"科尔萨科夫越发感到惊讶了。转眼间宾客们把他团团围住，闹哄哄地要他立刻饮下罚酒。皇帝听到笑声和叫嚷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因为他最喜欢参与这种处罚。人群给他让开一条路，他走到圈子里来，犯规的人站在圈子里，舞会提调端着一大杯马利瓦西亚葡萄酒站在他面前。提调劝犯规的科尔萨科夫自动饮下罚酒，他不肯饮。"啊哈，"皇帝一看到科尔萨科夫，就说，"给逮住了，伙计，请吧，先生，连眉头也不要皱，喝下去。"没有办法。这个穿戴讲究的可怜的犯规人一口气喝干一大杯酒，把杯子还给提调。"你听我说，科尔萨科夫，"皇帝对他说，"你穿的丝绒裤子，就连我都没有穿过，我可是比你富有得多。这是挥霍；你小心点儿，别让我骂你。"科尔萨科夫听了这番教训，就想走出圈子，可是他打

了个趔趄，差点儿跌倒，惹得皇帝和快活的人群捧腹大笑。这个插曲不仅没有破坏主要节目的和谐和趣味性，倒是使气氛更加生动活泼。男子们更带劲儿地用靴子沙沙地蹭起地面，鞠起躬，女士们更带劲儿地行起屈膝礼，喀碰起鞋后跟，完全不顾舞曲的节奏了。科尔萨科夫已经无法跟大家一起玩乐了。他所选中的那位小姐，听从她父亲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的吩咐，走到易卜拉欣跟前，垂下一双蓝眼睛，羞答答地把手伸给他。易卜拉欣和她跳过美女艾舞，便把她送回原来的位子。然后，他找到科尔萨科夫，搀着他出了大厅，扶他坐上马车，送他回家。在路上科尔萨科夫起初还含含糊糊地嘟哝着："该死的舞会！……该死的大鹰杯！……"但一会儿就沉沉睡去，至于他怎样回到家里，别人怎样给他脱衣服，扶他上床，他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他醒来，只觉得头痛，还模模糊糊记得那一遍又一遍鞠躬、行屈膝礼，一团团烟气，还有佩戴花束的先生和大鹰杯。

第 四 章

我们的祖先吃饭不着急，
慢慢将长柄勺传来传去，
冒着泡的啤酒和葡萄酒，
在一个个银杯里慢慢晃悠。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①

现在我应该向厚意的读者介绍一下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尔热夫斯基了。他出身世代贵族，家产豪富，好客，喜欢鹰猎；仆役不计其数。总之，他是道地的俄国贵族，按照他的说法，不能容忍德国精神，竭力在家庭生活中保持他所喜欢的古风。

他的女儿十七岁。她在婴儿时就丧母。她受的教育是旧式的，也就是由保姆、奶妈、女伴和使女包围着，用金线绣花，却不识字。她的父亲尽管厌恶一切洋玩意儿，女儿想向一个住在他们家的被俘的瑞典军官学德国舞蹈，他却不能反对。这位劳苦功高的舞蹈教师有五十岁，右腿在纳尔瓦城下被子弹打穿，因此跳美女艾舞和库兰特舞不是太灵活，可是左腿却能极其熟练和轻盈地跳出最难的舞步。女学生没有辜负他的一番苦心教导。娜塔利亚·

① 普希金的长诗。

加弗里洛芙娜的优美舞姿在舞会上是出了名的，这也是使科尔萨科夫犯规的部分原因。第二天，科尔萨科夫就登门向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道歉；但是高傲的贵族不喜欢这个花花公子的机灵和时髦穿戴，而且很俏皮地把他叫做法国猴儿。

这一天是喜庆日子。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在等待几个亲戚和朋友。在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一张长桌上摆满了酒菜。客人们带着妻子和女儿纷纷来到；因为皇帝三令五申，并且以身作则，这些深居家中的家眷才被解放出来。娜塔利亚小姐端来银托盘，上面摆了一个个金杯，向每个客人敬酒，每个客人都把自己的一杯喝干了，只是可惜，古时候在这种场合下能得到一吻的，现在已经不行了。大家纷纷入席。坐在首席、紧靠着主人的，是他的岳父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雷科夫公爵，是一位七十岁的贵族；其余的客人，按照辈分，也就是遵照古时论资排辈的良好传统，一一就座——男子们坐在一边，女眷们坐在另一边。照例坐在末位的是身穿旧式背心、头戴双角女帽的夫人的贴身女仆，还有一个满脸皱纹、举止拘谨的三十岁矮小女人，再就是身穿蓝色旧军装的瑞典俘虏。餐桌上菜肴极其丰盛，周围有许多家仆在忙活着，其中最显眼的是管家，管家目光严厉，大腹便便，指挥若定，神态自是与众不同。宴会开始的若干分钟时间里，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国古代名厨的杰作，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碟子声和不停的调羹声。终于，主人看到应该让客人们愉快地说说笑笑了，便转过身去，问道："叶基莫芙娜在哪儿？叫她上这儿来。"几名仆人正准备四出寻找，但就在这时候，一个涂脂抹粉、头戴鲜花、衣绣金线、穿着筒式花缎裙、袒胸露臂的老妇唱着跳着走了进来。她一来到，大家就乐了。

"你好呀，叶基莫芙娜，"雷科夫公爵说，"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切顺遂，老哥：又跳舞，又唱歌，就等求婚的来。"

"你上哪儿去来，傻瓜？"主人问道。

"我在打扮呢，老哥，为了贵客，为了过节，遵照皇上圣谕，遵照老爷旨意，打扮成德国人的样子，好让大家笑破肚子。"

这几句话一说，顿时响起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小丑走到主人椅子后面，站到她应该站的地方。

"这小丑尽在胡扯，不过她扯的也是实话，"主人衷心尊敬的大姐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说，"真的，如今的打扮只能让大家笑笑。要是你们这些老爷们儿都剃光胡子，穿起紧身长衣，那对于女人的奇装异服，也就没什么好议论的了；真的，可惜那些萨拉方、姑娘们的饰带和头巾，都不见了。看看如今的美人儿，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头发乱蓬蓬的，像毛毡一般，还涂上油，撒上法国面粉；腰束得细细的，差一点儿就断；衬裙还用箍撑着：在马车里要侧着身子坐，进门要弯腰。不论站着，坐着，喘气，都难受死了，我的美人儿呀！"

"唉呀，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萨芙娜呀，"说话的是基里拉·彼特罗维奇·T，前梁赞省长，他在梁赞省挣得三千农奴和一个年轻的妻子，其中免不了罪过，"依我看，妻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穿得臃肿不堪也好，穿得像中国皇帝也好，只要不是每个月都定做新衣服，把原来还崭新的衣服扔掉。以前，奶奶的萨拉方常常给孙女做嫁妆，可是如今的筒裙，你瞧吧，今天还穿在太太身上，明天就在丫头身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俄国贵族非破产不可！糟糕呀，糟糕透了！"他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看了看他的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看样子，不论是颂扬古风，还是反对新风气，她一点都不喜欢。其余一些美人儿也和她一样不高兴，但都没有说话，因为当时认为谦恭是年轻女子必不可少的美德。

"这又怪谁呢？"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倒了一杯酸汤之后，说，"不是怪我们自己吗？年轻娘们儿胡闹，我们却由着她们

胡闹。”

“要是我们管不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以为然地说，“有人倒是乐于把妻子关在绣房里，可是有些人却敲着鼓要娘们儿去参加舞会；丈夫要的是鞭子，妻子要的却是衣裳。唉呀，舞会呀，舞会，真够受呀！准是因为我们罪孽深重，上帝拿舞会来惩罚我们。”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不住了，她的舌头一个劲儿地发痒；终于她憋不住了，朝丈夫转过身去，酸酸地笑着问他，参加舞会有什么不好?

“不好的就是，自从兴办舞会以后，丈夫管不住妻子了，”恼火起来的丈夫回答说，“做妻子的都忘记了使徒的话：**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她们不是忙活家务，而是忙着更换新衣服；不是想方设法服侍好丈夫，而是想方设法去讨那些浪荡军官喜欢。再说，太太呀，一位俄国贵夫人或者小姐跟那些德国烟鬼还有他们的女佣在一起，又成何体统?深夜跟年轻男子在一起跳舞说笑，这种事儿谁听说过?要是跟亲戚在一起，倒也罢了，却偏偏要跟外人，跟不相识的人呀。”

“这话不假，确实堪忧，”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皱起眉头说，“说实话，我也很不喜欢跳舞会：要么会碰上醉汉，要么自己被人灌醉，让醉汉们开心。要么会有哪个浪荡子来作弄你女儿；如今年轻人都惯坏了，简直不像话。就比如，在上次跳舞会上，已故的叶弗格拉甫·谢尔盖耶维奇·科尔萨科夫的儿子找我女儿跳舞，弄得哄闹了好一阵子，连我都脸红了。到第二天，我一看，有马车直冲进院子里来了。我心想，一定是贵客来了，——莫不是亚力山大·达尼洛维奇公爵?才不是呢：是小科尔萨科夫！想必是不肯把车停在大门外，不肯花力气走到台阶前——什么都不管，就冲进来了！一个劲儿地行礼，一个劲儿地说起话来！……小丑

叶基莫芙娜模仿他的样子模仿得才有意思呢；正好，小丑，你就学学那个外国猴子的样儿吧。”

小丑叶基莫芙娜拿起一个盘子的盖子，把盖子当帽子夹在胳肢窝里，就装模作样地表演起来，又喀碰脚后跟，又转着圈儿鞠躬，嘴里不住地说着：“先生……小姐……舞会……对不起……”又是很长时间的一阵哄堂大笑，客人们都很开心。

“活像科尔萨科夫，”等到哄笑声渐渐小了，雷科夫老公爵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要我不客气地说吗？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从德国回到神圣俄罗斯的小丑。我们的孩子们在那里能学些什么呢？喀碰脚后跟，说说天晓得是一些什么样的话，不尊敬长辈，再就是追逐人家的老婆。在外国留学的所有年轻人当中，不客气地说，只有皇上收养的黑人还像人样儿。”

“当然，”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说，“他是一个稳重的正派人，不是轻浮之辈……这又是什么人的雪橇冲进大门到院子里来了？难道又是那个外国猴儿？你们这些畜生，怎么还在这儿发愣？”他对仆人们说，“快去，别叫他进来；还要教训教训他……”

“老爷子，你不是说梦话吧？”小丑叶基莫芙娜打断他的话，“要么你是瞎了眼，这是皇帝的雪橇，皇上驾到了。”

加甫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急忙站了起来；大家一齐涌到窗口；看到的果然是皇上；皇上扶着一名近侍的肩膀，登上台阶。大家慌了手脚。主人急忙跑去迎接皇上；仆人们像傻子似地四处跑来跑去，客人们吓慌了神，有的人甚至在寻思怎样快点儿跑回家去。突然前厅里响起皇上那洪钟一般的声音，顿时鸦雀无声，皇上在喜出望外的主人陪同下走了进来。“诸位先生，你们都好啊，”皇上满面春风地说。大家都深深地鞠躬。皇上那敏锐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主人的妙龄女儿；他叫她过来。娜塔利亚·加弗里洛

芙娜很勇敢地走了过来，可是她的脸不仅红到耳朵，甚至红到肩膀。“你越发出挑得漂亮了。”皇上对她说，并且按照自己的习惯，吻了吻她的头；然后，转身对客人们说：“怎么样？我打扰你们了。你们在吃饭呀；诸位还坐下吧；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也给我来一杯茴香伏特加。”主人跑到很气派的总管跟前，从他手里夺过托盘，亲自斟了满满一金杯，恭恭敬敬地端给皇上。皇上喝干了，吃了一点小甜面包，再一次请客人们继续用餐。大家各自回到原位子，只有那位矮女人和太太的亲信女仆不敢留在有皇上在场的宴席上。皇上挨着主人坐下来，要了一份汤。御前近侍递给他一把镶了象牙的木匙、一把餐刀和一把绿色骨柄的叉子，因为皇上有自己的专用餐具。一分钟之前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宴会，这时在寂静和拘谨中进行着了。主人由于尊敬和高兴，什么也没有吃。客人们也很拘束，都毕恭毕敬地听着皇上用德语和那个瑞典俘虏谈 1701 年战争的事。皇上好几次向小丑叶基莫芙娜问话，小丑回答时神气又羞怯又冷漠，（我要顺便说说），这完全不能证明她天生愚蠢。终于宴会结束。皇上站起来，所有的客人也都站起来。“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他对主人说，“我要单独和你谈谈。”于是他挽住他的手，来到客厅里，随手把门关上。客人们都留在餐厅里，小声议论着这次意外的圣驾来临，担心自己会有什么失分寸之处，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走掉了，也没有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主人的岳父、女儿、姐姐悄没声儿地把客人们送到门口，便呆在餐厅里，等待皇上出来。

第五章

我一定会给你找个妻子，
要么我就不是磨坊主。
——摘自阿勃列西莫夫[1]
的歌剧《磨坊主》

过了半个钟头，门开了，皇上走了出来。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回答过雷科夫、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和娜塔利亚的三鞠躬，便径直往前厅走去。主人把红皮袄递给他，把他送到门廊里，在台阶上又一次感谢他的光临，皇上便走了。

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回到餐厅里，显得心事很重。他气嘟嘟地吩咐仆人快点把餐桌收拾好，叫女儿回自己的闺房去，对姐姐和岳父说，有事要和他们谈谈，就带他们来到自己的卧室，饭后他通常都是在这里休息的。老公爵躺到橡木床上，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坐到老式花缎圈椅上，把小板凳拉过来垫脚。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坐到老公爵脚边，小声说起来：

"皇上圣驾来临原来是有事的；你们猜，他和我谈什么事？"

① 阿勃列西莫夫（1742—1783），俄国作家。

“我们怎么知道呀，好兄弟，”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说。

“莫不是皇上要你去管辖哪一个省？”岳父说，“早该这样了。也许是派你去做使节？怎么样，因为现在派到外国去的不光是一些显要官员，也有名门贵族。”

“不是，”女婿皱起眉头回答说，“我是个老派的人，如今用不着我们这些人，虽然一个正教的俄罗斯贵族也许还抵得上如今那些要员、卖煎饼的小贩和异教徒，——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好兄弟，”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说，“那他跟你谈了这么久，到底谈的是什么呀？莫不是有什么祸事临头了？上帝保佑吧！”

“祸事倒不是祸事，可是说实话，我本来想从长计议的。”

“到底什么事儿呀，好兄弟？怎么一回事儿呀？”

“是娜塔莎的事：皇上来给她做媒了。”

“谢天谢地，”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画了个十字，说，“姑娘该出嫁了；有道是，媒人好，新郎哥儿就错不了，——他们自会相亲相爱，而且不胜荣耀。不过，皇上给她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呀？”

“哼，”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哼哧了一声，“说的是一个什么人？是的，是的，是一个什么人。”

“到底是什么人呀？”已经开始打瞌睡的老公爵又说了一遍。

“你们猜猜吧，”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说。

“我的好兄弟呀，”老姐姐说，“我们怎么能猜得到呀？宫廷里想求婚的人还少吗？人人都希望娶你的娜塔莎。是多尔戈鲁基吗？”

“不是，不是多尔戈鲁基。”

“去他的吧：他太骄傲了。是舍因，或者特罗耶库罗夫吗？”

“不是，两个都不是。”

“我也不喜欢他们这两个：都太轻浮，德国气味太重。哦，那

么，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吗？”

“不，不是他。”

“也去他的吧：有钱倒有钱，可是很蠢。怎么样？是叶列茨基吗？是里沃夫吗？不是吗？难道是拉古津斯基？随你便吧，我不费这份脑筋了。皇上给娜塔莎说的到底是谁呀？”

“是黑人易卜拉欣。”

老姐姐啊呀一声，把两手一扎煞。老公爵把头从枕头上抬了抬，惊讶地重复了一遍：“是黑人易卜拉欣！”

“我的好兄弟呀！”老姐姐带着哭腔说，“可别把你的好孩子毁了，不要让娜塔莎落到那黑鬼的魔爪里。”

“可是怎么能回绝皇上呢？”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不以为然地说，“他可是会对我们，对我们整个家族恩宠有加呀。”

“怎么能把娜塔莎，把我的好外孙女嫁给那个买来的黑人呀？”老公爵睡意尽失，叫了起来。

“他出身也不是平民，”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说，“他是黑人苏丹的儿子。是异教徒把他掳走，在皇城拍卖，我们的公使救了他，把他献给皇上的。这个黑人的大哥还带了可观的赎金到俄国来过呢……”

“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我的好兄弟呀，”老姐姐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听说过鲍瓦·科罗列维奇和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的故事啦。你还是给我们讲讲，你是怎样回答皇上提亲的吧。”

“我说，这事由您做主，我们自应百事顺从。”

这时门外咚的一声。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走过去开门，但他觉得打不开，便使劲一推，门开了，只见娜塔莎昏倒在血糊糊的地上。

皇上和她父亲关起门谈话的时候，她心里就紧张起来。她预感到，事情与她有关。等到父亲把她支开，说有事要同她姑妈和

外祖父谈谈，她再也控制不住她那女孩子的好奇心，便轻手轻脚地穿过几间内房，来到父亲卧室门口，一字不漏地听到了这一番可怕的话；一听到父亲最后两句话，可怜的姑娘就昏了过去，跌倒下去，一头撞在装着她的嫁妆的铁皮箱子上。

仆人们纷纷跑来；抬起娜塔莎，送到她的闺房里，放到床上。过了一阵子，她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却不认得父亲，也不认得姑妈了。她发起高烧，不住地说胡话，老是说皇帝的黑人和结婚的事儿——突然她用悲伤而尖利的声音叫起来："瓦列里安，亲爱的瓦列里安，我的命根子！救救我吧！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焦急地看了看弟弟，弟弟脸色煞白，咬紧嘴唇，一声不响地走出女儿的闺房。他回到老公爵跟前，老公爵因为没有力气上楼，仍然在楼下。

"娜塔莎怎么样？"他问道。

"不好，"忧心忡忡的父亲说，"比我想到的还要糟；她在昏迷中不住地念叨瓦列里安呢。"

"这个瓦列里安是什么人？"老人家惶惶不安地问，"是不是那个孤儿，你收养的那个弓箭手的儿子？"

"就是他，"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回答说，"算我倒霉，他父亲在叛乱的时候救过我的命，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把这个该死的狼崽子收养在家。两年前，我答应他的要求，把他送进军团，娜塔莎和他分手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他也呆呆地站着，像块石头。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可疑，这事儿我也对姐姐说过。但是从那以后，娜塔莎没有提起过他，他也音信全无。我以为她已经把他忘了，可是看来她并没有忘。反正已经定了：她要嫁给黑人。"

老公爵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反对也没有用。他回家了。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还守在娜塔莎床前。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派人去请医生之后，就回自己房里去了。家里顿时变得静

悄悄，冷清清的。

突如其来的提亲，也使易卜拉欣感到惊讶，其惊讶程度至少和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一样。事情是这样的：皇上在和易卜拉欣处理公务的时候，对他说：

“伙计，我发现你有些灰心丧气；你照实对我说说：你有什么事不称心？”易卜拉欣一再地对皇上说，他样样都很满意，再不希望什么了。

“好吧，”皇上说，“既然你是无缘无故地苦恼，那我知道怎样让你快乐起来。”

公务处理完毕，皇上问易卜拉欣：

“上次舞会上和你跳美女艾舞的那个姑娘，你喜欢吗？”

“她很可爱，皇上，看样子，那姑娘很庄重，也很贤良。”

“那我让你和她更接近接近。你想娶她为妻子吗？”

“皇上，我吗？……”

“你听我说，易卜拉欣，你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无亲无故，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把你当做外人。要是我一下子死了，今后你怎么办呢？我可怜的黑人呀！趁现在还不晚，你必须找到可靠的立足之地，要建立新的关系作为依靠，要和俄国贵族结亲。”

“皇上，我有陛下的眷顾和恩宠，已经够幸福了。但愿皇上和恩人健康长寿，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愿；至于结婚的事，年轻的姑娘和她家里的人会答应吗？我的相貌……”

“你的相貌！胡说什么！你不是很英俊吗？年轻的姑娘应该听从父母之命，要是我亲自去给你做媒，那咱们就看看，老加弗里拉·尔热夫斯基怎么说？”说着，皇上就吩咐把雪橇赶过来，就出门去了；剩了易卜拉欣一个人，他沉思起来。

“娶亲！”黑人想道，“怎么不可以呢？难道就因为我出生在北纬十五度附近，就注定要过独身生活，不能享受人间欢乐，不能

尽一个人的神圣责任吗？我不可能有希望被人爱：胡说八道！难道能够相信爱情吗？难道在女人的轻佻的心中有爱情吗？我永远挣脱了沉醉的迷梦，选择了另外的、更为现实的憧憬。皇上说得对，我必须使今后的一生得到保障。和尔热夫斯基家小姐结婚，我就能和高傲的俄国贵族结合在一起了，我在我新的祖国里就不再是外来人了。我不要求妻子爱我，只要她忠实，我就满意了，我要永远对她信任，温柔体贴，就能换得她的情谊。”

易卜拉欣仍然像自己往常一样，很想着手料理公务，但是他的思绪太乱了。他便放下公务，到涅瓦河边去走走。忽然他听到皇上的声音，回头一看，就看到皇上下了雪橇，满面春风地朝他走来。“伙计，全办妥了。”皇上挽住他的手，说，“我把你的婚事定下来了。明天你就去见你的岳父。不过你要注意，要使他那贵族高傲劲儿得到满足：在大门外下雪橇，步行进院子，和他谈谈他的功劳，他的名望；他就会对你大加赞赏了。”他晃动着手杖，又说下去：“现在你带我去找达尼雷奇那个滑头家伙，他又玩花样儿，我要和他算算账。”

易卜拉欣衷心谢过皇上像慈父一般对他关怀，把他带到缅希科夫公爵那巍峨的宫殿里，然后就回家了。

第 六 章

玻璃神龛前的神灯静静地燃着，神龛里祖传圣像上的金银饰片闪闪放光。在不断颤动的灯火的微弱光照下，可以看到放下帐幔的床铺和一张摆满贴着标签的药瓶的小桌。一个使女坐在炉边纺纱，只有纺锤轻轻的转动声打破闺房的寂静。

"谁在这儿？"一个微弱的声音问道。使女立刻站起来，走到床前，轻轻撩起帐幔。

"天快亮了吗？"娜塔莎问道。

"这会儿已经中午了，"使女回答说。

"我的天啊，怎么这样黑呀？"

"窗帘全放下了，小姐。"

"快给我穿起衣服。"

"不行，小姐，医生不叫起床。"

"难道我病了？很久了吗？"

"这不是，已经两个礼拜了。"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好像昨天才躺下的……"

娜塔莎不说话了，她竭力集中纷乱的思绪。她好像出过什么事儿，但究竟什么事儿呢？她想不起来了。使女一直站在她面前，等候她吩咐。这时楼下响起一阵低沉的响动声。

"怎么一回事儿？"小姐问道。

“家里人刚吃完饭，”使女回答说，“站起来离开餐桌了。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这就要到这儿来了。”

娜塔莎似乎高兴起来；她摆了摆软弱无力的手。使女放下帐幔，又坐下去纺纱。

过了几分钟，门口探进一个戴着白色宽边束发帽、系深色带子的头，小声问：

“娜塔莎怎么样？”

“是你吗？姑妈。”病人小声说。于是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急忙向她走来。

“小姐醒过来了。”使女说着，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圈椅拉过来。

老姑妈含着眼泪吻了吻侄女那苍白无神的脸，就挨着她坐下来。身穿黑色长衣、头戴学者式假发的德国医生随后也走了进来，按了按娜塔莎的脉，就用拉丁语说，然后也用俄语说，危险过去了。他要来纸和墨水，开了一张新的处方，就走了。老姑妈也站起身来，又吻了吻娜塔莎，立刻就到楼下去向弟弟报告好消息。

皇帝的黑教子正坐在客厅里，身穿制服，腰挂佩剑，帽子拿在手里，恭恭敬敬地和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说着话儿。科尔萨科夫伸直身子躺在羽绒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话，一边在逗弄一条战功赫赫的猎狗。逗弄猎狗厌了，他便走到镜子前面，镜子往往是他闲得无聊时的避难所。于是他在镜子里看到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在门外悄悄地向弟弟打手势。

“叫您呢，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科尔萨科夫转过身来，打断易卜拉欣的话，对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说。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立即朝姐姐走去，随手把门带上。

“我对你的耐心真感到惊讶，”科尔萨科夫对易卜拉欣说，“整整一个钟头，你听他胡吹雷科夫和尔热夫斯基家族的古老，还要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附和他！要是我，才不理睬[1]这个吹牛的老家伙和他的一家，包括娜塔利亚·加弗里洛芙娜。她又扭扭捏捏，又装病，弱不禁风[2]……你说说心里话，你当真爱上这个装模作样的小妞儿[3]了吗？你听我说，易卜拉欣，这一次你就听听我的劝告吧。真的，别看我这样子，我实际上要高明些。丢开这种怪念头吧。可别结婚。我看，你要找的那个小妞儿对你一点好感也没有。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呀？比如说，我的长相当然也不错，但我有过一些情妇，她们的丈夫的长相实在一点也不比我差。你自己也……记得咱们在巴黎的朋友，那位D伯爵吧？女人的贞节是靠不住的；谁把这事儿看得马虎些，谁就幸福！可是你呀！……你就凭你这种火爆、深沉和多疑的性子，凭你的扁鼻子、厚嘴唇，凭这一身硬扎扎的毛，硬往结婚的火坑里跳吗？……”

“谢谢你的忠告，”易卜拉欣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不过你要知道，有一句俗话：摇别人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事……”

“当心，易卜拉欣，”科尔萨科夫笑着回答说，“你可不要当真用事实证明这话。”

这时另一个房间里的谈话越来越激烈了。

“你会送掉她的命的，”老姐姐说，“她受不了他那副模样。”

“可是你想想吧，”固执的弟弟不以为然地说，“他以未婚夫身份到这儿来，已经有两个礼拜了，至今还没有见过未婚妻呢。到末了他会以为她的病完全是装出来的，以为只是我们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好把他摆脱掉。再说，皇上会怎么说呢？就这样他已经三次派人来问过娜塔莎的病情了。随你怎样吧，我可是不想顶撞他。”

“我的天呀，”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说，“这可怜的孩子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今后怎么办呀？至少你让我先去说说，叫她对这种来访有所准备。”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同意了，便回到客厅里。

“谢天谢地，”他对易卜拉欣说，“危险过去了。娜塔莎好多了；要不是不好意思把伊凡·叶弗格拉福维奇这位贵客一个人丢在这儿，就可以带你上楼去看看你的未婚妻了。”

科尔萨科夫向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表示祝贺，叫他不必介意，并且一再地说，他有事要去办，并且不让主人送他，就朝前厅里跑去。

与此同时，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也忙活起来，好让病人做些准备，迎接可怕的客人到来。她一进闺房，就气喘吁吁地在床边坐下来，拉住娜塔莎的手，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口，房门便开了。娜塔莎问，是谁来了？老姑妈呆住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开帐幔，冷眼看了看病人，问她怎么样。病人想对他笑笑，可是没有笑出来。她看到父亲严厉的目光，吃了一惊，心里惴惴不安起来。这时她觉得似乎有一个人站在她的床头。她使劲儿抬了抬头，突然认出皇帝的黑人。于是她想起了一切，今后种种可怕的情景顿时一下子出现在她的眼前。但是她本性软弱，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震动。娜塔莎又把头放到枕头上，闭上眼睛……她的心跳得非常难受。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对弟弟打了个手势，表示病人想睡觉，于是大家轻手轻脚地走出闺房，只有使女又坐下来纺纱。

可怜的美人儿睁开眼睛，看到床边已经没有人了，就叫使女过来，叫她去找那个矮女人。但就在这时候，那个圆滚滚的老矮子像球一样滚到她的床前。刚才燕子（矮女子叫燕子）拼命迈着两条短腿，跟着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和易卜拉欣上了楼，躲在门后头，没有改变她那女性天生的好奇心。娜塔莎一看到她，就把使女支出去，矮女人就在她床前小板凳上坐下来。

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矮小的身体能容纳如此之多的精神活动。她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操心。她善于耍弄手腕，曲意奉迎，深得主子们的欢心和她一手控制的全家的痛恨。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常常听她的告密、谗言和琐碎的要求；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常常征求她的意见，听从她的主意；娜塔莎对她无限依恋，不论有什么想法，一个十六岁的心有什么活动，都要对她说说。

“你知道吗，燕子？”她说，“我爹要把我嫁给黑人呢。”

矮女人长叹一声，她那皱巴巴的脸皱得更厉害了。

“难道没有希望了吗？”娜塔莎又说，“难道我爹就不心疼我吗？”

矮女人摇了摇包发帽。

“外公和姑姑也不为我说说话吗？”

“不会的，小姐。就在你生病的时候，那黑人已经把他们都迷惑住了。老爷喜欢他都喜欢疯了，老公爵天天只念叨他一个人，达吉雅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就说：可惜他是个黑人，要不然这样的女婿可是难找呀！”

“我的天呀，我的天啊！”可怜的娜塔莎叫了起来。

“不要难过，我们的美人儿，”矮女人吻着她那软弱无力的手说，“就算你一定要嫁给黑人，那你今后仍然可以随自己心意行事。如今不像古时候，男人不能把女人关在家里。听说这个黑人很有钱；你们家里会有用不完的金银，日子会过得非常快活……”

“可怜瓦列里安呀！”娜塔莎说，可是说得声音非常低，矮女人只能猜到，却听不清楚。

“就是了，小姐呀，”她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你要是少想想那个弓箭手的儿子，就不会在发烧说胡话的时候说起他，你爹也就不会生气了。”

“怎么？”娜塔莎吓了一跳，说，“我说胡话说起瓦列里安，我爹听见，我爹生气了！”

“糟就糟在这儿呀，”矮女人回答说，“这样一来，你要是求他不要把你嫁给黑人，他就以为这都是因为瓦列里安了。没办法呀！你还是听你爹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娜塔莎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说。一想到父亲已经知道了她的心事，她的思想受到强烈的震动。她只剩下一个希望：在完成这可恨的婚事之前，她先死掉。她有了这个主意，就安下心来。她那软弱而可悲的性格，就使她向自己的命运低头了。

第 七 章

在加弗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家里，从门廊里往右走，有一个只开一个小窗的小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普通的床，床上铺着毛毯，床前有一张云杉木小桌，小桌上点着蜡烛，放着一本摊开的乐谱。墙上挂着一件旧的蓝色军服和一顶同样旧的三角军帽。军帽上方，有三只钉子钉着一张通俗版画，画的是骑在马上的查理十二世。在这个简朴的小房间里回荡着笛声。一个人住在这里面的被俘的舞蹈教师，头戴睡帽，身穿蓝布睡衣，为了排遣冬日黄昏的枯寂，吹奏着一支支使他回忆起欢乐的少年时代的瑞典古曲。瑞典人这样吹奏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才把长笛拆开，装进匣子，便脱起衣服。

就在这时候，他的门上的插销开了，一个穿军服的英俊而魁梧的年轻人走进屋里来。

惊讶的瑞典人慌忙站起来。

“你不认得我了，古斯塔夫·阿达梅奇？”进来的年轻人用激动的声音说，“你不记得那个男孩子吗，你还教他瑞典操枪法，跟他一起用玩具炮射击，差一点把这个房间烧掉？”

古斯塔夫·阿达梅奇凝神注视着……

“哎呀呀，”终于他叫起来，把他抱住，“你豪（好），你飞（回）来很旧（久）了吗？请错（坐）吧，你狼当（浪荡）够啦，

咱们来豪豪（好好）了了（聊聊）……”

……………………………………………………[1]

[1] 本章只留下这一部分草稿。



书信体小说

元　甫译



1. 丽莎致萨莎

我意外地离去，到了乡间，亲爱的萨申卡[1]，你对此一定感到纳闷。我这就赶紧坦率地向你说明种种原委。我所处的那种寄人篱下的地位总是使我难堪万状。当然，阿芙多季娅·安德烈耶芙娜对我的教养与对她的侄女倒是一视同仁。但是在她家里毕竟我是个被收养的姑娘，而你又无法想象和这个称号紧紧相随的是为几多琐屑的小事所引来的苦恼。对许多事我得忍气吞声，许多方面我得退让屈从，许多事我得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我的自尊心却在留神观察蛛丝马迹的简慢态度。对我和公爵小姐一视同仁这件事本身就叫我不堪忍受。我们俩穿戴得一模一样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我看到她脖子上没有戴珍珠项链，就感到懊丧。我觉得她不戴珍珠项链只不过是想表示和我没有区别，而这个精细的用心却伤害了我。我想他们难道认为我身上有妒忌心理或某种与儿童的小心眼相似的情绪？男人们对待我的态度无论多么彬彬有礼，每时每刻都在刺伤我的自尊心。他们的冷淡或者礼貌，都使我觉得是一种简慢。总而言之，我是个最不幸的人。我心肠生来就软，也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硬了。你是否发现，所有具有养女、远亲、伴

[1] 萨申卡，萨莎的爱称。

女[1]以及诸如此类身份的姑娘，通常要么是下等女仆，要么怪僻得叫人受不了。对于后者我由衷地表示敬佩和谅解。

正好三个星期前我接到我可怜的外婆的信。她诉说自己的孤苦寂寞，叫我到乡下去看她。我打定主意利用这个机会。我好不容易征得阿芙多季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许可离开那里，同时我得答应冬季回到彼得堡，不过我不打算信守诺言。外婆为我的到来高兴得什么似的；她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去看她。她的眼泪使我说不出地感动。我打心底里爱上了她。她曾经在上流社会出入过，所以保留了许多当时的礼仪。

如今我住在家里，我是主人，你简直不会相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真实的享受。我马上就习惯了乡间生活，缺乏都市的奢华，对我来说丝毫也不觉奇怪。我们的乡村非常可爱。山上古老的屋子，花园，湖泊，四周的松林，这一切在秋冬两季显得有点凄凉，然而在春夏两季却令人觉得是人间天堂。我们邻居很少，至今我还没有和谁见过面。实际上我倒喜欢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如你那拉马丁[2]的哀诗里描写的那样。

给我来信吧，我的天使，你的信会是对我很大的慰藉。你那些舞会开得怎么样，我们共同的那些熟人怎么样？即使我成了一个隐身的修女，我也决不会对尘世的辗转劳碌不闻不问的——尘世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作品有诗集《沉思集》、长诗《约瑟兰》和《天使谪凡记》等。

2. 萨莎的回信

亲爱的丽莎：

你想象一下，我得知你去往乡下的消息时是多么惊讶。见到公爵小姐奥尔迦一个人在家，我想是你身体不好，真不愿相信她说的话。第二天收到你的来信。我的天使，祝贺你按新的方式生活。我为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高兴。你关于自己往昔地位的诉说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但是我觉得过于凄楚了。你怎么能把自己比作养女或伴女[①]呢。谁都知道，奥尔迦的父亲，哪方面都靠了你，他对你的情谊就像最亲近的亲戚那么高尚。原以为你对自己的命运挺满意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那么生气。说实话吧，你这么匆匆而去就没有什么别的隐秘的原因吗？我怀疑……不过你不好意思对我说，我也怕在信里说出自己的猜测会惹你生气。

说到彼得堡，能告诉你什么呢？我们还呆在别墅，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各走东西了。两个星期后会开舞会。天气很好。我经常散步。这几天我们家请客吃饭，其中一位问我有没有你的消息。他说你不在舞会上出现，很引人注意，仿佛钢琴断了根弦似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我仍然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厌世情绪不会持

① 原文为法文。

续很久。回来吧，我的天使；否则今冬就无人可与我分享那些纯真无邪的见闻，我也无人可以倾诉我心中的哀思。原谅我，我亲爱的，——好好想想，要思前顾后。

于克列斯托夫岛

3. 丽莎致萨莎

你的信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它使我回想起彼得堡的生活，是那样栩栩如生，我仿佛觉得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你老是东猜西想，这多么可笑！你怀疑我产生了某种深沉、隐秘的感情，产生了某种不幸的爱情，是不是？放心吧，亲爱的。你错了：我像个女主人公只是因为我住在僻静的乡间，斟茶品茗，就如克拉丽莎·加尔罗夫[①] 那样。

你说今年冬天你那些讽刺性的见闻无处可说了，那咱们还通信干吗？把你见到的统统写信告诉我。我再对你说一遍：我根本没有遁世隐居，与尘世相关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饶有趣味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请求你写信告诉我，究竟是谁觉得我不在场就显得那么注目？该不会是咱们那位殷勤的饶舌家阿列克赛·P＊吧？——我相信我猜中了……我的耳朵总是乐意为他效劳的，而他也正需要。

我结识了＊＊＊一家。父亲喜欢插科打诨，热情好客；母亲是个开开心心的胖女人，牌瘾大得很；女儿年约十七八，身材苗

① 克拉丽莎·加尔罗夫，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又名一个青年妇女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该小说亦为书信体，对西欧文学影响深远，法国启蒙运动作家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及德国作家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是模仿该小说而写的。

条、性情忧郁，是个受小说和纯净空气熏陶过的姑娘。她整天双手捧书，不是在花园里就是在田野里，四周围着一群家养的狗，谈起天气来慢条斯理，动情地请人吃果酱。我在她那里发现了一个装满古代小说的书柜。我打算将这些书一本本都读过，已经从理查逊开始读。为了有机会读完被人捧得那么高的克拉丽莎，应当住到乡下来。我满怀希望地从译者序言着手读，看到其中一段说明，说虽然前面的六部不免有点枯燥，但是最后的六部则完全是对读者耐心的褒奖，于是大胆地读了下去。我读了一卷，二卷，三卷，——终于读到了第六卷，——味同嚼蜡，受不了了。我一直在想，现在我该为自己的劳动受褒奖了。结果呢？我读了克拉丽莎的死，洛弗拉斯[①]的死，于是结尾。每一卷都由两部构成，我却看不出从枯燥乏味的六章到引人入胜的六章之间的过渡。

阅读理查逊的小说使我有理由去进行思索。祖母和孙女两代人之间竟有多大的差距！洛弗拉斯和阿道尔夫[②]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妇女的作用并没有改变。除了装腔作势的屈膝礼，克拉丽莎和最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依然相似乃尔。是不是因为取悦于男人的方法取决于时髦的打扮和简单的见识……而取悦于女人的方法——则是以情感和本性为基础，这两者是天长地久的。

你看到我又像往常那样和你唠叨个不停。你可别舍不得在信上和我说话。给我写信，越经常、越多越好：你无法想象在乡间等待邮递员送信的日子是什么滋味。等待舞会与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① 洛弗拉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

② 阿道尔夫，法国作家贡斯当（1767—1830）的小说《阿道尔夫》的主人公。

4. 萨莎的回信

你错了，亲爱的丽莎。为了抚慰你的自尊心，我向你宣布：P根本没有发现你不在场。他正对一位来到这里的英国女人，佩莱姆夫人，一往情深，围着她寸步不离。对他那些话语的回答，她总是装出一副天真无邪地表示惊讶的样子或者轻轻发出一声叹息：oho！……他却赞不绝口。告诉你：向我问起你，一心为你不在场而感到惋惜的是你那永远的弗拉季米尔・＊＊。满意了吧？我想一定相当满意，而且照我的脾气我要大胆地设想，我不说你也已经猜到这件事了。咱们把说笑搁一边吧，＊＊可记挂你呢。要我处在你的境地，我可要带上他远走高飞了。怎么说呢，他可是个了不起的未婚夫……为什么不嫁给他呢——你可以住到滨河英国街[①]，每逢周末可以开舞会，不管哪天早上都可以来看我们。好了，傻话说够了，我的天使，到我们这儿来，嫁给＊＊吧。

前天K＊＊家开过一个舞会。人山人海。跳舞跳到五点。K. B.穿着非常朴素：一件白色绉纱的连衣裙，连花纹也没有，可是头部和颈项上却戴着价值五十万的钻石：不得了！Z照例穿得令人发笑。叫她到哪儿去弄衣服来打扮呢？她连衣裙上绣的不是花，

① 滨河英国街，彼得堡涅瓦河左岸从彼得大帝纪念碑到新海军部运河的那一段滨河街，为当时豪门达官聚居地，革命后称红色舰队滨河街。

而是一种干枯的蘑菇。我的天使，该不是你从乡下寄给她的吧？弗拉季米尔·＊＊没有跳舞。他度假去了。C姐妹来得（似乎是）最早，整夜光坐不跳舞，却走在最后。做姐姐的似乎搽了胭脂－－该……了。舞会开得很成功。男士们对晚餐不满意，不过他们总要有什么事不满意才好。我很开心，虽然和我一起跳科季里昂舞的是一位令人讨厌的外交官Ст—，他除了天生的冥顽不灵外还要加上从马德里带来的漫不经心。

我的心肝，感谢你向我介绍了理查逊。现在我脑子里有了关于他的印象了。我不打算读完他的小说，因为缺乏耐心。我甚至认为瓦尔特·司各特[1]的小说也有多余的篇幅。请原谅，我亲爱的，对于我今天的东拉西扯你满意了吧？

又及：看来叶莲娜·H和Л伯爵的爱情故事结束了－－－至少他是那么垂头丧气，她又是如此趾高气扬；婚事大概已成定局。请原谅，我的宝贝，你对我今天的废话满意了吧？

---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23），英国小说家，创立了历史小说的体裁，作品有长诗《湖上夫人》、历史小说《威弗莱》、《艾凡赫》等等。

5. 丽莎致萨莎

不，我亲爱的媒婆，我不想离开乡间而到你那里去结我的婚。我对你直说吧，弗拉季米尔・＊＊确实叫我喜欢，但是我从未想到过要嫁给他。他是个显贵，而我却是个温和的民主派。我要赶紧说个明白，并且要像正式的小说女主人公那样，自豪地对你说，我的家世属于一个最古老的俄罗斯贵族，而我心中的英雄则是一位长大胡子的百万富翁的孙子。不过我们的贵族两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是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他可以喜欢我，但是不会为我而牺牲一个富有的未婚妻和一门有利可图的亲事。假如什么时候我要出嫁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十岁的地主。他去开他的制糖厂，我来做我的家务——我会很幸福，虽然不在K＊＊伯爵家的舞会上跳舞，也不在滨河英国街度周末。

我们这里已是冬季：在乡间这可是件大事[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方式。僻远乡间的娱乐活动正在结束，钟声响起，猎人们带上猎犬正在出门远行——初雪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明亮，更加欢乐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乡间的农村令我害怕。然而世间万物都有它好的一面。

---

① 原文为法文。

我和玛申卡[①] · * * *很快就认识了，而且喜欢上了她。她有许多好的品格，许多独到的地方。我无意中得知* *是他们家的近亲。玛申卡虽然已有七年没有和他见面，却对他赞不绝口。他在他们家过过一个夏天，玛申卡不停地讲述当时他生活的种种细节。在阅读她的小说书时，我发现书页的空边上有他用淡淡的铅笔写下的批语，——显然他当时还是个孩子。那些思想和情绪，如今他肯定会感到好笑，当初却是使他惊讶不止的；至少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纯真、敏感的心灵。我读许多书。你无法想象，在1829年阅读写于775年的小说，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仿佛突然从自己的客厅走进一间四壁用绸缎装饰的古老大厅，坐进缎子包裹的羽绒安乐椅里，看到自己周围都是些奇怪的穿着，但是人脸却是熟悉的，从中我们认出自己的叔伯、奶奶姥姥，只不过变年轻了。这些小说大都没有别具一格的好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情景的安排也错落有致，——然而贝尔克说话冷言冷语，而夏洛特的回答则转弯抹角。换一个聪明人的话，他会利用现成的结构，现成的人物性格，对写作技巧和无意义的文字进行修改，补充欲言不语的内容——于是便产生了一部出色的、别出心裁的小说。请代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我那位忘恩负义的P*。他的聪明才智在和英国女人的闲谈里浪费得够了！但愿他在老的底布上绣出新的图案，在小小的框子里向我们展示一幅上流社会及其人物的画面，因为他对此是如此了如指掌。

玛莎对俄罗斯文学相当熟悉——总的说这里的人看文学书比在彼得堡的人多。这里的人常收到期刊，积极参加期刊上的笔战，忽左忽右地相信论战的双方，为一个喜爱的作家受到批评而火冒

① 玛申卡，玛丽亚的爱称。

三丈。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维亚泽姆斯基[1] 和普希金如此喜欢县城的姑娘。她们是他们真正的读者。我曾经翻过一下期刊，开始阅读《欧罗巴通报》[2] 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的平庸和媚态令我反感——看着一个粗俗不堪的人煞有介事地指摘我们大家——我们这些彼得堡的小性子人都读过的作品缺乏道德和不成体统，真是可笑之极！……[3]

① 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普希金的朋友。

② 《欧罗巴通报》，1802—183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半月刊，由卡拉姆津创办，又译《欧洲导报》或《欧罗巴导报》，主要报道文学问题、国内外政策和外国社会生活。

③ 指1829年《欧罗巴通报》上俄国评论家纳杰日金挖苦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和《努林伯爵》的文章。

6. 丽莎致萨莎

亲爱的！我不能再装模作样下去了，我需要朋友的帮助和建议。那位我所逃避、如遇见灾害一样害怕的＊＊在这里。我怎么办？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看在上帝分上给我出个主意，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把原委都告诉你吧……

去年冬季你已发现他缠着我不放了。他并不常来我家，可是我们到处见面。我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甚至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但是毫无用处，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他。在舞会上他总会在我身边找到一个座位，散步时他总能和我们相遇，在戏院里他的单柄眼镜总是对着我们的包厢。

起初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也许我太让他看出了这一点。至少他赋予了自己一种新的权利，每次都向我倾诉自己的感情，有时醋意大发，有时怨气冲天……我想着觉得害怕：这会闹出什么结果！于是我绝望地承认他已控制了我内心的感情。我离开了彼得堡，想以此来防患于未然。我的决心，我认为自己在履行一种责任的信念，曾给我的心以宽慰，我开始在想念他的时候能无动于衷，较少苦恼了。蓦然间我见到了他。

我见到了他：昨天在庆祝＊＊＊命名日的酒宴上。我来赴宴，走进客厅，见到一群客人，穿枪骑兵制服的人和女士们围住了我，我和他们一一亲吻。我对谁都未加注意，在女主人身边坐下，一

看：* * 在我面前，我惊呆了……他对我说了几句话，样子是那样温情脉脉，那样恳切愉快，简直使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局促不安和心头窃喜。

大家开始入席。他坐在我对面；我不敢正眼看他一眼，但是觉察到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一言不发，显得心不在焉。要是在另外场合，我会产生一个常人都会产生的愿望，去吸引一个外来的近卫军军官的注意，并以此为乐事，也会对小姐们的紧张不安、男士们的窘态、他们说笑时的笑声以及一位来客彬彬有礼的冷漠态度和不闻不问的表情感到兴趣……午餐后他走到我跟前。我觉得我需要说几句话，便问了一个极不恰当的问题：他是否因事到我们这里来的。"我只是为一件关系到我一生幸福的事才来的。"他轻声回答说，说完就立即走开了。他坐下来和三个老太太（其中有我的外婆）打波士顿纸牌，我则上楼到了玛申卡房里，在那里我推说头痛，一直躺到晚间。其实我比生病更难受。玛申卡守着我寸步不离。她正为 * * 而兴高采烈。他将在她家里待一个月或更长一些。她将整天和他待在一起。确实，她爱上了他——托上帝的福，但愿他也爱上她。她身材苗条，性格古怪——这正合男人的胃口。

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不可能逃避他的追逐。他已经使外婆鬼迷心窍，他会常来我家——又来那一套表白陈情、唉声叹气、赌咒发誓——可干吗要这样？他会得到我的爱情，我的认可，随后又对婚姻的不利方面思来想去，找个随便什么样的借口一走了之，把我丢下不管了，而我呢……瞻念前景何其可怖！看在上帝分上，伸出手来拉我一把：我正在沉沦下去。

7. 萨莎的回信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让心情轻松轻松，这该有多好！你早该这么做了，我的天使！你何苦在我面前不肯承认我早就看出来的事呢：＊＊和你，你们俩彼此都已爱上对方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尽情去相爱吧。你有一种天知道从哪一个角度看问题的才能。你正在招来不幸——小心不幸而言中。你干吗不嫁给＊＊呢？这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富有，你没有钱——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的富有抵得上别人的两倍——你们还要什么更多的东西呢。他是贵族，可是就你的名义，就你所受的教育面论，难道你不是贵族吗？

不久前发生了一场关于上流社会女士们的争论。我得知P有一次声称自己站在贵族一边，因为贵族的穿戴比较好。所以你从头到脚都是个贵族，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原谅我，我的天使，不过你那封扣人心弦的信使我大笑不止。＊＊来到乡间就是为了见你。多可怕！你绝望了，你要我给你出主意。你这不就成了小县城的女主人公了吗！我建议：尽快到你们乡间的教堂去举行婚礼，再到我们这里来，好成为C＊＊正开始创作的画里的福尔娜里娜。你心上的勇士的行为令我感动，此话一丝不假。当然，古时候情人为了博取心上人的青睐会远走巴勒斯坦去打上三年仗；不过在我们的时代，为了和心中的女王见上

一面而到远离彼得堡五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确也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嘉奖。

8. 弗拉季米尔致友人

劳驾帮个忙，放个风声出去，说我已经病入膏肓，我打算挨过这段时间，想保全种种面子。所以我住在乡间已有两个星期，而且不觉得光阴飞逝而去。彼得堡的生活使我讨厌得要命，我摆脱了这种生活，正在休息。对于一个刚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修道院女生[1]，以及十八岁的下级侍从来说，不喜欢乡间生活是情有可原的——彼得堡是一间前厅，莫斯科是女仆的私房，乡村则是我们的书房。一个体面人进屋时必须经过前厅，而且难得去窥视女仆的私房，但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我的结局是这样：退役，娶亲，然后去我萨拉托夫的乡下。地主的名号同样是一种职业。管理好三千名农奴，因为他们的衣食完全取决于我们，这比指挥一个排的士兵或抄写外交上的紧急报告更为重要……

我们对我们的农民疏于管理的状况是不可原谅的。我们越是对他们拥有支配权，就越对他们负有责任。我们听任骗子管家对他们任意妄为，他压制他们，又将我们偷盗一空。我们寅吃卯粮，正在破落下去，待到老之将至便一贫如洗，辛苦辗转。

这便是我们的贵族阶层迅速衰落的原因：祖父家道殷实，儿子却已穷愁潦倒，孙子则沿街乞讨。古老的世家正变得一文不名；

① 指位于昔日斯莫尔尼修道院的斯莫尔尼贵族女中的学生。

新的世家正在崛起，到第三代便又复消亡。各种社会地位的人融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家族知道自己的先祖。这样一种政治唯物论会导致什么结果？我说不出。不过这种理论可以休矣。

看到我们那些名垂青史的家族的消亡，我永远不能不深表惋惜；从属于这些家族的人开始，我们谁也不珍视这种出身。再说，对一个纪念碑上书有“市民米宁和公爵波扎尔斯基”[1] 字样的民族，能期望它的回忆有何种自豪之情呢？哪一个波扎尔斯基公爵？市民米宁又是何许样人？有过一个御前侍臣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公爵，还有一个市民库兹马·米宁奇·苏霍鲁基，是全国推选出来的人物。然而祖国已经忘却自己拯救者的真实姓名。对我们来说往事并不存在。可怜的民族！

官僚贵族替代不了世家贵族。贵族世家的回忆录应当成为人民的历史回忆录。然而一个八等文官的子女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家族回忆录呢？

我不会像外交官谢伟林，一个裁缝和厨师的孙子，那样，在替贵族说话时硬充自己是英国勋爵。我的出身没有给我丝毫的权利去那样做，虽然我并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然而我却同意拉布吕耶尔的话：对自己的出身表示特殊的蔑视，是暴发户可笑的特征，也是贵族卑下的特征。[2]

这一切都是当我住在别人的村子里观察小地产贵族的管理方式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先生们并不担任公职，而且自己管理自

---

① 米宁（？—1616），俄国人民英雄，本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工商市民，1611—1612年为俄国第二民军领导人之一，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非凡。波扎尔斯基（1578—1642），俄国大贵族，1611年为俄国第一民军参加者和第二民军领导人之一。1613-1618年领导反对波兰武装干涉的斗争。

② 原文为法文。这是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在《品格论》一书中的话。该书对上层人物进行讽刺性的评论。

已的村庄，不过说实话，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一样把钱财挥霍个一干二净。多么荒唐的事！对他们来说居然冯维辛[①]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普罗斯塔科娃和斯科季宁娜们[②] 在他们中间还正吃香呢！

不过这与我在那里客居的敝亲戚无关。他是个心地极好的人，他妻子也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女儿也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发现我变得非常善良了。确实，自从我来到乡间，我便变得善解人意和体谅宽容了，那是我那质朴无华的生活和有丽莎・＊＊＊的在场对我所起的作用。说真的，没有她在场我便感到寂寞无聊。我来这里劝说她回彼得堡。我们首次见面时的场面可真是风光。我的姑妈过命名日，所有的邻居都到了。丽莎也来了——一见到我，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不得不承认我是冲着她而来的。至少我努力让她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取得的成功超乎我的预料（这一点事关重大）。老太太们对我赞叹不已，少妇们讨好逢迎，“就因为是爱国者”[③]。男士们对我那种无精打采的纨袴子弟派头[④] 十分不满，这种派头在这里还是新奇之物。更叫他们暴跳如雷的是我异常彬彬有礼和温雅得体，而且他们怎么也不明白我究竟哪方面显得狂妄无礼，尽管他们感觉到我是个无耻之徒。再见了。我们的人在干些什么？大家恭顺的奴仆[⑤]。给我写信，寄往＊＊村。

① 冯维辛（1744/45—1792），俄国戏剧家，著有《旅长》、《纨袴少年》等剧本。

② 冯维辛的剧本《纨袴少年》中的女地主。

③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里男主角法莫索夫的话。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原文为意大利文。

9. 朋友的回信

你的托付我已完成。昨天我在剧院看戏时宣布说，你患了神经性热病，大概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即使有生还的希望，至少眼下还没有活过来。

你那些有关产业管理的道德思考使我为你而高兴。如能这样该有多好：

做一个既无恐惧又无指责的丈夫，
即使他不是国王，也非公爵、甚至又非伯爵。[①]

我认为，俄罗斯地主的身份是最令人羡慕的。

在俄罗斯，即使只是对于驿站来说，官衔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那里你没有官衔就要不到驿马。

……………………………………[②]

一议论起重要的话题，我就忘了一点：此刻你顾不上这一些，——你心里只装着你的丽莎。你乐意充当福布拉斯伯爵，老是围着女人转。这对你可不合适。在这方面你落后于自己的时代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稿中这一部分空缺，显然第9封信丢失了一部分。

了，变得像前[1]近卫军中1807年的“沙喉咙”[2]了。暂时这还是一个缺点，不久你就会比Г＊＊将军更可笑。你及早养成一个到了成熟年龄的人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去掉年轻人萎靡不振的状态，不是更好吗？我知道我说了也是白搭，不过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所有的朋友向你致意并惋惜你的英年早逝，包括你往昔的意中人，她爱上了教皇，已从罗马归来。这多么像她的性格，让你听了又该多么心醉神迷！你不来和这位上帝奴仆的奴仆[3]较量一番吗？这可像你要干的事啊。我不论哪一天都将等待你的归来。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沙喉咙，原意是“喉咙嘶哑的人”。这里指与狂妄自大相联系的自吹自擂、声嘶力竭地扯着嗓子叫喊的人。诗人维亚泽姆斯基认为这个词是近卫骑兵团团长拉耶夫斯基的创造。1807年是该词流行的一年，正当俄国与拿破仑在东普鲁士打仗的一年。

③ 原文为拉丁文。

10. 弗拉季米尔·＊＊致他的友人

你的指摘可不公道。不是我，而是你落后于自己的时代——落后了整整十年[①]。你那些思辨而重要的议论属于1818年。那个时候安分守己的处世准则和政治经济学正吃得开。我们去参加舞会，不解下佩剑跳起舞来就觉得失礼，也没有时间和女士们周旋。我有幸奉告你，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法兰西的卡德里尔舞取代了亚当·斯密[②]，任何人都追逐女性，尽情玩乐。我跟随着时代精神；而你却故步自封，是个标准的过时人物[③]。你老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对立面的位子上。希望Z会使你走上真正的道路：我将你托付给她用梵蒂冈式的风流来调教。至于我嘛，我已完全沉溺于宗主教的生活：晚上十点上床睡觉，冒着初雪和本地的地主们乘车出游，和老太太们打波士顿纸牌赌小钱，输了还要生气。和丽莎每日见面，越来越深地爱上她了。她身上有许多吸引人的性格。待人接物时的那种文静高雅的仪态，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那种魅力，与此同时在她的议论之中所具有的某种生动活泼、宽容大度、高贵优雅（就如她外婆形容的那样），毫无偏激尖刻成份的气质；她在接

① 小说写于1829年，故云。

②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的作者。

③ 原文为法文。

受别人的印象时不会皱眉头，就如婴孩面对大黄那样。她倾听并理解别人的谈吐，这是我们那些女士们难能可贵的优点。我常常惊异，女士们，而且还是相当可爱的女士们的理解力竟如此迟钝，想象力竟如此糟糕。她们常把一切最含蓄的笑话，最富诗意的问候，不是当做无耻的讽刺，就是当做有失礼貌的无聊话。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摆出的那副冷面孔，真是讨厌得要命，即使是最炽热的爱情，面对这样一副面孔也会挺不住的。

这一点我在我那位令我爱得神魂颠倒的叶莲娜·＊＊＊身上体验到了。我对她说一句温存体贴的话语；她却当做了粗话，去对她的女友说我的不是。这件事使我彻底绝望了。除了丽莎，可以让我散心的还有玛申卡·＊＊＊。她们很可爱。这些在苹果树下面和禾捆堆之间长大的姑娘，受的是保姆和大自然的教育，要比我们那些枯燥乏味的美貌女郎可爱得多，后者在出嫁以前遵从母亲的意见，然后就是丈夫的意见。

再见了，我亲爱的；上流社会有什么新闻？告诉大家，说我终于开始写诗了。前几天我写了一首给奥尔迦公爵小姐的肖像画的题词（为此丽莎非常温和地骂了我）：

如真理一般愚蠢，如完美一般无聊。

改成这样是否更好：

如真理般无聊，如完美般愚蠢。

或如此这般类似的构思。你去请B想出诗的首句来，从此就把我当做诗人吧。

……

1829年

别尔金小说集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

我的老爷子呀，他从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就像我。

——《纨袴少年》

力　冈译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写完的第一组散文作品。写于1830年秋天，即普希金创作丰收的“波尔金诺的秋天”。全称是：《已故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写作次序和时间是：《棺材店老板》，9月9日；《驿站长》，9月14日；《小姐扮村姑》，9月20日；《一枪》，10月14日；《暴风雪》，10月20日。后来普希金把次序调整后，于1831年10月以《别尔金小说集》为名出版单行本。但在1834年再版时就署名普希金了。

出版者前记

我们在筹备出版现在呈献在公众之前的这本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就想附一篇已故作者的短篇小传，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应有的好奇心。为此我们曾经去找过玛丽亚·亚力山大罗芙娜·特拉菲林娜，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遗产继承人；可是，非常遗憾，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作者的任何材料，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她劝我们向一位可敬的人物求教，他是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故友。我们遵照她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便收到如下一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不加任何修饰和注释，将这封回信刊出，作为高尚的见解和感人的友情的珍贵纪念，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十分可靠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阁下本月十五日大函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奉悉。贵函中要我详告已故挚友和乡邻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之生卒年月、职务、家庭状况以及事业和性情，我十分乐意满足阁下的愿望。现将我与他交谈中以及亲眼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阁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1798年生于戈留辛诺村，其父母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其亡父彼得·伊凡诺维奇·

别尔金准少校娶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弗里洛芙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有，但生活节俭，在经营家产方面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们的儿子受到的初等教育，受之于一个乡村教会执事。也许多亏这位可敬的先生，他养成阅读和学习俄罗斯文学的兴趣。1815年他进入步兵轻骑兵团（其番号我记不得了），直到1823年他都在这个团里服役。他的父母几乎同时去世，因此他不得不退伍，回到戈留辛诺村自己的领地上。

伊凡·彼得罗维奇掌管家产以后，因为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弃管理，放松了他的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把办事认真、精明能干的村长撤掉，因为他的农民对村长不满意（这是他们的习惯），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掌管村里事，她因为善于讲故事博得他的信任。这个蠢老婆子连二十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民的干亲家，他们一点也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一味地姑息纵容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取消劳役制，建立一种非常轻的代役租制。但就是这样，农民还是利用他的软弱，第一年就要求大加优待，以后几年有三分之二的代役租缴的是胡桃、越桔之类的东西，而且有的还欠租不缴。

我作为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好友，认为有责任对他的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恢复原来为他废弃的旧章法。为此，我有一次到他那里去，要来账簿，把浑蛋村长叫了来，就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起账来。这位少东家开头看着我查账是全神贯注的；但是等到从账上看出近两年农民人数增加，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却觉得查出这一点结果就足够了，再往

下就不听我的了；等到我一再追查，严厉质问，使得浑蛋村长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时，我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鼾声大作，这使我非常恼火。从此我再也不去过问他的家业经营之事，也和他本人一样，将他的事交给上帝去管了。

不过，这丝毫无损我们的友情；因为我深切同情他的软心肠，原谅他的马虎懒散，马虎懒散是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倒是从心底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实在不能不喜欢如此和善和诚实的年轻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非常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直到他去世，几乎每天都和我见面，珍视我很普通的言谈，虽然我们不论在习惯上，还是在思想方法和性格上，彼此都有很大的差异。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的是极其节俭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这在我们这地方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非常爱慕，可是他真像少女一般羞怯①。

除了大函中提到的几篇小说，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还有一部分被女管家派了种种家庭用场。比如，去年冬天她的厢房所有窗户上糊的纸，就是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至于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大概是他最初的试作。这几篇小说，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自己说的，大都是真人真事，是他从

---

① 有一段趣事，我们认为是题外话，就没有写出来；不过，可以告诉读者诸君，此事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普希金原注

各种各样的人嘴里听来的[1]。不过，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村庄名字则来自我们当地的一些村庄，因此有的地方也提到我的村子。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只是由于缺乏想象力。

1828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患感冒发烧，转为热病，尽管本县一位相当高明、尤其善于治鸡眼之类痼疾的医生百般努力，他还是不治身亡。他死在我的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于戈留辛诺村教堂墓地，紧靠着他父母的坟墓。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灰眼睛，淡褐色头发，直鼻梁；一张脸又白又瘦。

尊敬的先生，关于故友和乡邻的生活方式、事业、性格和外貌，我能记起的尽在于此了。但如阁下认为敝人信中所述有可用之处，恳请万勿提及敝人名字；因为，虽然我非常尊敬和爱戴写作者，但我认为博取作家称号是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是不相宜的。谨致衷心的敬意。

1830年11月16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理应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意愿，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诸君珍视其中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① 确实，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之前都由作者亲笔写着：我是从某人（职衔或称号以及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处听来的。现为好奇的读者摘抄如下：《驿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等文官A. Г. H. 说的；《一枪》的故事是听И. Л. П. 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是Б. В. 说的；《暴风雪》和《小姐》是К. И. Т. 姑娘说的。

——普希金原注

一　枪

我们开枪决斗。

——巴拉丁斯基[1]

我发誓在决斗中把他打死
(他开了枪，我还可以开枪)。

——《野营之夜》[2]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谁都知道军官生活是怎样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吃午饭在团长家里或犹太饭馆里；晚上就喝潘趣酒，打牌。这个镇上既没有经常宴客之家，又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轮流在各人的寓所聚会，在寓所里，除了穿军服的，什么也看不见。

常跟我们在一伙儿的只有一个不是军人。他有三十五六岁，因此我们把他看做老头儿。他是见过世面的，因此在很多方面胜过我们。此外，他常常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际充满神秘意味。他像俄国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野营之夜》，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人，名字却是外国名字。以前他当过骠骑兵，很得赏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退伍，住到这个可怜的小镇上来，在这儿他日子过得又贫困，花起钱来又大手大脚。他出门总是步行，穿的是黑色旧礼服，可是经常宴请我们团的军官。虽然他请客只有两三道菜，而且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有多少收入，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不少书，大多数是军事书，再就是小说。他很乐意把书给人家看，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他主要的日常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的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的许多手枪，是他所住的陋室里仅有的装饰品。他的枪法之娴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把梨子放在谁的帽子上，开枪把梨子打掉，我们团里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到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就这样直呼其名）从来不插嘴谈这事儿。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只冷冷地回答说决斗过，却不肯细说，显然，问他这类事儿，他很不快活。我们认为，准是有人成为他那很厉害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他在良心上一直很难受。我们却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之类的事。有一种人，单看其外貌就不会产生这类的怀疑。有一件意外事使我们大家都惊讶不解。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喝酒像往常一样，也就是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劝主人做庄家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就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就赌起来。西尔维奥有个习惯，赌起钱来绝对不说话，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下赌注的人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少算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余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性，所以由着他怎么办。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不久前才调来的，他也在这儿赌钱，

因为心不在焉，不该折角却折了角[1]。西尔维奥拿起粉笔，按照自己的习惯，也把数目加上。那位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就向他解释起来。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那军官失去耐性，拿起刷子，把他认为不必记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那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同伴们讥笑，来了火气，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亏西尔维奥躲开了这一击。我们都慌了。西尔维奥气得脸色煞白，站起身来，两眼闪闪有光地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亏这事儿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认定此事必有后果，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这位军官说过，不论坐庄的先生想怎样，他都乐意奉陪，便走了出去。又继续赌了几分钟；可是我们觉得主人已无心赌下去，就一个个放下牌，各自回住处，一路上谈论很快就要出现的空缺。

第二天，我们在练马场上已经在问，那个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就问他，这事儿怎么样了。他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这使我们感到奇怪。我们去看西尔维奥，见他正在院子里打枪，一枪又一枪打在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爱司牌上。他和往常一样招待我们，只字不提昨天的事。三天过去了，中尉依然活着。我们一再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听了轻描淡写的解释就满意了，跟中尉言归于好了。

此事严重损害他在青年人当中的威望。缺乏勇气是青年人最不能原谅的，因为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做人类最高的品德，只要勇敢，任何缺点都可以原谅。不过，后来大家对这事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① 折角表示赌注加倍。

只有我无法再跟他亲近了。我生来就有一种浪漫主义思想，在这之前我最仰慕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一生是个谜，他就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也很喜欢我；至少他对我另眼看待，对我不说他平时爱说的那些尖酸刻薄话，跟我无话不谈，态度诚恳，而且格外愉快。可是在那个不祥的夜晚以后，我就认为他已经名声扫地，自己败坏了名声，无法挽回了；我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所以很难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看着他，我都觉得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精明和老练的人，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也不可能猜不出其中原因。他似乎因此很伤心；至少有两次我发现他想向我解释解释；但是我避开了，他也就不再找我了。从那以后，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跟他见面，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人有一些见惯了的情形，漫不经心的京城人是不会知道的。比如邮日里等待邮件的情形：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们团的办公室里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消息互相交流，办公室里呈现出一派活泼热闹的气氛。西尔维奥的来信都是寄到我们团里，来信时一般他都在场。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就迫不及待地把信拆开。他匆匆地看着信，眼睛就放起光来。军官们都忙着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诸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种情况，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动身；希望诸位赏光，到我家最后吃一顿饭。我也恭候您来，”他转身对着我，又说，“一定要来。”他说过这话，就匆匆走了出去。我们商量好到西尔维奥那里聚一聚，就各自回住处了。

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看到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这里了。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只剩下光秃秃、弹痕累累的四壁。我们纷纷就座；主人心情特别好，他的快活心情很

快就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瓶塞啪啪声，酒杯冒着泡沫，一个劲儿嗞嗞响着，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将尽了。大家各自去拿帽子，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也准备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小声说。我就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一声不响地抽起烟斗。西尔维奥心事重重；他那种快活得要发狂的劲儿连影子也没有了。他那苍白的脸阴沉沉的，两眼闪闪放光，口里吐着一阵阵浓烟，那样子活像一个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沉默。

“也许咱们今后再也不能见面了，”他对我说，“在分手之前我想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谈。你可能看出来，我很少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我很喜欢您，所以就觉得：要是您心中保留着不应该有的看法，那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起烟丝；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您一定觉得奇怪，我没有向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提出决斗，”他又说下去，“您一定认为，我应该拿起武器，他的生命在我手里，我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也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说谎。假如我能惩罚他，而自己不冒任何生命危险的话，那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他的。”

我惊愕地望着西尔维奥。听到他这番坦率的自白，我简直呆住了。西尔维奥又说下去：

“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冒死的危险。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我的仇人还活着呢。”

这话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

“您没有跟他决斗吗？”我问道，“准是有什么情况使你们分开

了？”

“我跟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说，“这就是我们那次决斗的纪念。”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大纸盒里拿出一顶镶金边、带金流苏的红帽（就是法国人所谓的警察帽）；他把帽子戴到头上，那帽子在离额头一俄寸处被打了一个洞。

“您知道，”西尔维奥又说下去，“我在骠骑兵团服过役。我的脾性您是知道的：我逞强惯了，从小就喜欢这样。在我们那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风气：我在军队里是头号捣蛋鬼。我们吹嘘自己的酒量，我的酒量胜过了杰尼斯·达维多夫[1] 歌颂过的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每次决斗都有我，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伴们都崇拜我，时常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看做除不掉的祸害。

“我正安静地（或者可以说，很不安静地）享受着盛名之下的快乐，这时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调到我们团里。我生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光彩夺目的幸运儿！要知道，他又年轻，又聪明、漂亮，快活得发疯，大胆得毫无顾忌，名声那样响亮，钱不计其数，永远花不完，您想想吧，他会在我们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首座地位动摇了。他受到我的名声吸引，本想跟我交朋友；可是我对他非常冷淡，他也就毫不惋惜地跟我疏远了。我恨透了他。他在团里和女人当中获得的成功使我完全陷于绝望。我便找机会跟他争吵。我说俏皮话，他也用俏皮话回敬，他的俏皮话往往更使我感到意外，比我更俏皮，当然也就好笑得多，因为他是在开玩笑，我却是在发泄仇恨。后来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的舞会上，我看见他得到所有太太小

① 杰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俄国诗人。

姐们的青睐，尤其是那女主人，原来跟我有过私情的，我便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直截了当的粗话。他勃然大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们都跑过去拿马刀，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很多人把我们拉开，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出去决斗。

“那是在拂晓时候。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约定的地方。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春日的朝阳升上来，气温也渐渐回升。我老远看到了他。他身穿军服，腰挂马刀，在一个证人陪伴下徒步走来。我们迎着他走去。他手拿军帽来到跟前，军帽里装满樱桃。证人们给我们量出十二步距离。应该是我先开枪，可是我由于愤怒，激动得厉害，没有把握打得准，为了有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下，我让他先开枪。我的对手不同意。我们就拈阄。他这个永远的幸运儿这次也走运，拈到第一号。他瞄好了，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轮到我开枪了。他的生命终于在我手里了。我凝神注视着他，很想在他脸上找到哪怕是一点点慌张的表情……他站在我的枪口下，从帽子里挑选着一个个熟透的樱桃，不停地吐着核儿，一个个核儿直飞到我的脚下。我见他毫不在乎，真是气疯了。我心想，他根本不把生死看成一回事儿，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狠毒的念头。我把手枪放下。“看样子，您现在还没有工夫死，”我对他说，“您快去吃早饭吧；我不想打扰您。”“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他不以为然地说，“快请开枪吧；不过，悉听尊便：您这一枪可以留着；我随时愿意奉陪。”我便对证人们声明，今天我不想开枪了，决斗就这样结束。

“我退了伍，就来到这个小镇上。从那个时候起，我没有一天不想着报仇。现在时候到了……”

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递给我看。一个人（看样子是他委托的人）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说，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结婚了。

“您可以猜到，这那个人是谁，”西尔维奥说，“我这就去莫斯科。咱们就看看，他在要结婚的时候对生死是不是还那样不在乎，像以前那样吃着樱桃等待死亡？”

西尔维奥在说这话的时候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军帽往地上一扔，就在房间里前前后后踱了起来，就像一只笼中的老虎。我一动不动地听他说着；我非常激动，心中涌起种种奇怪的、互相矛盾的感情。

一名仆人走进来报告说，马车已套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相互吻别。他上了马车，车上装了两只皮箱，一只装的是手枪，另一只装的是他的日用物品。我们又一次道别，马车飞驰而去。

二

过了几年，家境败落，我不得不迁到某县一个贫穷的村子。我在操持家业的同时，常常暗暗思念我以前那种热热闹闹、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最难以习惯的是冷冷清清消磨秋日和冬日的黄昏。午饭以前，我和村长聊聊，出去看看干活儿的，到新的作坊去走走，还可以马马虎虎把时间打发过去；可是等到天渐渐黑下来，我就一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我从橱子底下和储藏室里找出来的有限的几本书，早已读得滚瓜烂熟。凡是女管家基里洛芙娜能记得的故事，我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听娘们儿唱歌，只能引我惆怅。我想喝喝不怎么甜的甜酒，可是喝了就头痛。而且说实话，我也怕自己会因为无聊得要命成为酒鬼，也就是成为要命的酒鬼，这种事儿我在我们县里见得多了。我没有什么亲近的乡邻，附近只有两三个要命的酒鬼，他们谈起话来不是打嗝儿就是唉声叹气。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呆在家里，比跟他们在一起还要好受些。

在离我家四俄里的地方，有一处很富庶的庄园，是一位伯爵

夫人的；但庄园里只是住着一个管家。伯爵夫人只是到自己的庄园来过一次，是在出嫁的第一年，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不过在我来过冷清日子的第二年春天，就传来消息说，伯爵夫人要和她丈夫到乡下来消夏。果然，他们六月初就来了。

对于乡下人来说，一个有钱的乡邻的到来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地主们和仆人们在来前两个月就纷纷议论，走后还要议论三年。至于我，我得承认，听说要来一位年轻美貌的乡邻自然非常兴奋；我急不可待地要见见她，因此在她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午饭后，便去某村，以最近的乡邻的身份和最恭顺的仆人的态度拜访他们。

仆人把我带进伯爵的书房，就进去通报。宽敞的书房布置得极其豪华。靠墙是一排书橱，每个书橱上都有一座青铜胸像；大理石壁炉上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地板上蒙了绿呢子，并且铺了地毯。我住惯了寒伧的小屋，对豪华的陈设已不习惯，并且已经很久没见过别人的富有，因此有点儿胆怯，而且有些惴惴不安地恭候着伯爵，就像外省的求见人等候大臣接见。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男子，三十二三岁，非常英俊。这位伯爵大大方方、和蔼可亲地走到我跟前；我竭力鼓起勇气，正要作自我介绍，他却抢先了。我们坐下来。他言谈随便而亲切，很快就使我不再感到拘谨。我已经渐渐恢复常态，突然伯爵夫人走了进来，这使我比先前更局促不安了。她果然是国色天香。伯爵把我介绍了一下；我很想显得大方些，但越是想摆出潇洒不拘的样子，越是觉得不自然。他们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常态和习惯于新交，就自己交谈起来，把我看做亲密的乡邻，不拘礼节。这时我便在书房里前前后后走动起来，浏览起书籍和绘画。我在绘画方面不是行家，但有一幅画引起我的注意。这幅画画的是瑞士风景；但使我惊异的不是其画技，而是这画被两颗子弹打穿，一颗打在另一颗上。

“真是好枪法，”我对伯爵说。

“是的，”他回答说，“枪法是好极了。您的枪法也很好吧？”他接着问道。

“也不错，”终于接触到我熟悉的话题，我高兴起来，就回答说，“三十步内打纸牌不会失手，当然，要用熟悉的手枪。”

“真的吗？”伯爵夫人带着非常注意的神气说，“你呢，伙计，你能在三十步内打中纸牌吗？”

“咱们什么时候试试看吧，”伯爵回答说，“当年我的枪法也不错；可是我已经有四年没有摸过手枪了。”

“噢，”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打赌，阁下在二十步以内也打不中纸牌：打枪就要天天练习，这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在我们团里我算是一名高手了。有一次，我整整一个月没有摸过手枪，因为我的枪拿去修理了。您猜怎么样，先生？后来我第一次拿起枪射击，在二十五步距离打一个瓶子，一连四次都没有打中。我们有一位骑兵大尉，爱说俏皮话，喜欢说笑；他当时在场，就对我说：老弟，看样子，你不忍心打瓶子。是的，阁下，不能忽视这种训练。要不然很快就荒疏了。我遇到过一位高手，每天午饭前他至少要打三枪。这在他已经成了习惯，就像饭前一杯酒一样。”

伯爵和夫人见我说得来了劲儿，也高兴起来。

“他的枪法究竟怎样？”伯爵问道。

“阁下，您听我说：比如，有时候，他看见墙上落了一只苍蝇，您觉得好笑吗，夫人？……真的，千真万确……他一看见苍蝇，就喊：‘库兹卡，把手枪拿来！’库兹卡就把装好子弹的手枪拿给他。他砰的一枪，就把苍蝇打进墙里去！”

“这太了不起了！”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阁下，他叫西尔维奥。”

“西尔维奥！”伯爵腾地跳起来，叫道，“您认识西尔维奥？”

“阁下，我怎么不认识。我们是朋友呢。我们团里都把他当做自己哥们儿。可是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么看，阁下，大概您也认识他了？”

“认识，很熟悉。他有没有对您说过……恐怕不会；我想，不会的；他没有对您说过一件很离奇的事吧？”

“阁下，是不是他在舞会上被一个花花公子打耳光的事？”

“他对您说过那个花花公子的名字吗？”

“没有，阁下，他没有说过……哎呀，阁下！”我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又说，“请原谅……我一点也不知道……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伯爵带着很难过的神气说，“这一幅被打穿的画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纪念……”

“唉呀，亲爱的，”伯爵夫人说，“行行好，不要说吧；我怕听这些。”

“不，”伯爵不以为然地说，“我要原原本本地说说；他知道我得罪了他的朋友，也应该让他知道西尔维奥怎样向我报了仇。”

伯爵把椅子向我挪近了一些，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前我结的婚。第一个月，也就是蜜月，就是在这儿，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在这座房子里我度过一生最美好的时刻，也有过一件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有一天黄昏时候，我们俩一起骑马出去兜风；我妻子的马不知为什么发起性子，她怕了，就把缰绳交给我，自己徒步回家；我就骑马先走了。回到院子里，我看见有一辆旅行马车；仆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坐在我的书房里，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找我有事情。我走进这个房间，在黑暗中看到有一个人风尘仆仆，

满脸胡子；他就站在这壁炉旁边。我走到他跟前，竭力回想此人的面貌。‘你不认识我了吗，伯爵？’他用打颤的声音说。‘西尔维奥！’我叫起来，说实话，当时我觉得浑身的汗毛一下子都竖起来了。‘正是我，’他接着说，‘轮到我开枪了；我就是来开这一枪的；你准备好了吗？’他侧面口袋里露出一支手枪。我量了十二步，便站到那边角落里，要求他趁我妻子还没有回来，快点儿开枪。他迟迟不肯开枪，要把蜡烛点起来。我叫人把蜡烛点着了。我把门关上，吩咐不准任何人进来，就又请他开枪。他掏出手枪。瞄好了……我数着时间……我想着她……可怕的一分钟过去了！西尔维奥把手放下来。‘可惜，’他说，‘我的手枪里装的不是樱桃核儿……子弹很沉。我总觉得，咱们不是在决斗，而是在杀人；我不习惯开枪打不拿武器的人。咱们重新来吧；还是拈阄，看谁该先开枪。’我的头在发晕……好像我老半天没有同意……最后我们还是又装了一支手枪；卷了两个纸卷儿；他把纸卷儿放进当年被我打穿的那顶军帽；我又拈到第一号。‘伯爵，你真是走运极了。’他冷笑说，那一笑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不明白我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怎么会迫使我那样做的……反正我开了枪，就打在这幅画上。（伯爵用手指着那幅被打穿的画，他的脸红得像一团火；伯爵夫人的脸比手帕还要白；我不禁啊呀了一声。）

“我开了枪，”伯爵又说下去，“谢天谢地，这一枪打空了；于是西尔维奥……说实话，那时他非常可怕……他对我瞄准了。突然门开了，玛莎跑进来，尖叫着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她一来，我一下子又打起精神。‘亲爱的，’我对她说，‘难道你没看出来，我们是闹着玩儿的？你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快去喝杯水，再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老朋友和同事。’玛莎还是不相信。‘请问，我丈夫说的是实话吗？’她转身对可怕的西尔维奥说，‘你们真是闹着玩儿吗？’‘夫人，他总是爱闹着玩儿。’西尔维奥回答

她说，'有一回他闹着玩儿，打了我一记耳光，还闹着玩儿，把我的军帽打了个窟窿，现在又闹着玩儿，对我开了一枪，没有打中；现在该我来闹着玩儿了……' 他说着，就想对准我……就当着她的面！玛莎扑倒在他的脚下。'起来，玛莎，这太丢脸！'我发疯似地叫起来，'先生，您不要再嘲弄一个可怜的女人了吧！您究竟开枪不开枪？''我不开枪了。'西尔维奥回答说，'我已经满意了，因为我看到了你惊慌，看到你胆怯了；我迫使你向我开了枪，这在我就够了。你会记住我的。我把你交给你的良心吧。'于是他就往外走，可是在门口又站了下来，回头看了看被我打穿的这幅画，几乎没瞄准就朝这画开了一枪，便走了。我妻子昏倒在地上。仆人们不敢拦他，都带着恐怖的神气望着他。不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走到台阶上，叫车夫把车赶过来，就坐上车走了。"

伯爵不说话了。就这样我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其开端曾经使我非常震动的。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故事的主人公。据说，在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①] 起义的时候，西尔维奥率领过一支民族独立运动部队，在斯库列尼战役中牺牲了。

①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792—1828），希腊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暴 风 雪

马儿趟着深深的积雪，
在起伏的丘冈上奔跑……
猛抬头，只见那边厢
孤零零一座神庙。
……
蓦地里狂风骤起；
转眼间大雪纷飞；
乌鸦盘旋在雪橇上方，
翅膀划出嗖嗖声响；
不祥的叫声令人悲伤！
马儿抖动纷乱的鬣毛，
撩起四蹄奔走慌忙，
前途茫茫难辨方向……
——茹科夫斯基[①]

1811年底，在那值得我们纪念的时代[②]，善良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住在自己的涅纳拉得庄上。他殷勤好客，附近都闻名；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

② 1812年俄国开始了卫国战争。这里指的就是这一时代。后文中不少情节都是涉及这次战争的。

附近的人时常到他家来大喝大嚼，陪他的太太玩玩小牌，也有人是为了要看他的女儿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个亭亭玉立、面色白净的十七岁少女。她算得上是一个富有的待嫁姑娘；所以很多人想娶她，或者想把她说给自己的儿子。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受法国小说影响很深，所以容易怀春。她所选中的对象是一个在乡下度假期的贫寒的陆军准尉。不用说，这位青年人也同样地钟情；姑娘的父母发觉了两人卿卿我我的情形，再不许姑娘同他接近，而且从此对他冷眼相待，他在他们面前，连个卸任的陪审官都不如了。

我们这对恋人便靠书信互通情意，并且每天都在松林里或者在古老的教堂旁边幽会。他们在那里海誓山盟，悲叹命运的不幸，并且做过种种打算。他们这样通信，幽会，日复一日，便自然而然地生出这样的念头：既然我们彼此离开了就活不下去，而狠心的父母又不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就不能背着他们行事吗？这个绝妙的主意当然先是由男方想出来的，但也正中这位喜欢浪漫遐想的小姐下怀。

冬天来了，他们不再幽会，但是书信来往却更勤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每封信中都要求她嫁给他，同他秘密结婚，躲开一段时期，然后投到双亲的脚下，双亲看到这对恋人如此坚贞不渝，又如此不幸，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一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回到我们怀抱里来吧！"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踌躇了很久，多少个私奔的计划订好又推翻。最后她终于同意：到约定的那一天，她不吃晚饭，装作头痛，躲到自己的闺房里去。她的使女也参与了这项密谋；她们两人必须走后门到花园里去，到时候会有雪橇在花园外面接她们，坐上雪橇，出涅纳拉得庄，行五俄里，便到扎得林村，径奔教堂，弗拉基米尔就在教堂里等她们。

在出奔的前一天夜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夜没睡。她收拾行装，包捆衣裳，写了一封长信给自己的闺友——一位多情的小姐；又写了一封给自己的双亲。她向父母告别的信写得情恳意切，说自己走这一步实出于无奈，怪只怪自己做了感情的俘虏，信的末尾说，她认为此生最幸福的时刻是有朝一日能够允许她跪倒在至亲至爱的双亲脚下。两封信她都盖上了刻着两颗燃烧的心和典雅的签名的图拉[①]印章。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倒在床上，迷迷糊糊睡去，但她不时地为恶梦所惊醒。一会儿她梦见自己刚刚坐上雪橇前去结婚，父亲赶来阻止她，抓住她在雪地里风驰电掣地拖了一阵，又将她扔进一个黑咕隆咚的无底洞……她提心吊胆地飞快向下坠去；一会儿她又梦见弗拉基米尔躺在草地上，脸色惨白，浑身是血，他已奄奄一息，声音凄厉地在哀求她赶快同他结婚……还有其他许多荒诞的、毫无来由的幻象在她的脑海里一个一个地闪过。她终于起了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而且真的头痛起来。父亲和母亲看出她不对劲儿，又担心，又体贴，不停地问："你怎么啦，玛丽亚？你病了吗，玛丽亚？"这一切都叫她心如刀割。她想要父母放心，想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是装也装不出来。黄昏来临。她想到这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最后一天了，不禁心酸起来。她没精打采，心中暗自向所有的人和身边的一切物件道别。晚餐摆上来，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声音颤抖地说，晚饭她不想吃了，便起身要回闺房。父母吻她，而且一如往常地祝她晚安，这时候她差点儿哭出来。她回到房里，朝安乐椅上一倒，潸然泪下。侍女劝她镇定些，打起精神。一切都准备停当。再过半小时玛丽亚就要永远离开家门，离开自己的闺房，永远同幽静的闺阁生活告别了……外面刮起了暴风雪，风在怒吼，百叶窗

① 图拉，俄国城市，以铸造印章出名。

摇摇晃晃，劈劈啪啪直响。她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可怕，是不祥之兆。不久，一切都安静下来，家里人都睡了。玛丽亚裹起披肩，穿好暖和的外衣，提起自己的首饰匣，来到后门台阶上。使女提了两个包袱跟在她后面。她们走下台阶，来到花园里。暴风雪还在一个劲儿地吼叫着，狂风迎面吹来，仿佛极力在劝阻姑娘不要做此不轨之事。她们顶风冒雪穿过了花园，一辆雪橇已在路边等候。马匹冻得不停地弹动着四蹄，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雪橇前面走动着，不让马随意乱动。他扶小姐和使女上了雪橇，放好包袱和首饰匣，提起缰绳，马就飞奔起来。我们且把小姐寄托给命运去照顾，寄托于车夫捷列什卡驾车的本领，回头来看看我们那位多情郎。

弗拉基米尔这一整天都在奔走忙碌。早上他去找了扎得林村的神父，好容易同他谈妥，然后到邻近的地主当中去找证婚人。他找的第一个人是四十岁的退役骑兵少尉德拉文，德拉文欣然同意了。他并且说，这种冒险事过去实在不希罕，他们当骠骑兵的，常有人干这种事寻开心。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并且劝他说，另外两个证婚人不必再到外面去找了。果然，刚吃过午饭，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留着大胡子、穿着马刺的土地丈量员什米得，另一个是县警察局长的儿子，一个刚加入枪骑兵的十六七岁少年。他们不但答应了弗拉基米尔的请求，而且还向他发誓：愿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弗拉基米尔欣喜若狂地拥抱了他们，这才回家准备行动。

天色早已黑了下来。弗拉基米尔找来老实可靠的捷列什卡，向他做了详尽而周密的交代，让他驾着自己的三马雪橇到涅纳拉得村去了；自己又让人备好一辆一匹马拉的小雪橇，不用车夫，一个人驾着径奔扎得林村，一两个小时之后玛丽亚也要到扎得林村来的。这条路他是熟悉的，而且总共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弗拉基米尔刚刚出了村子，来到田野上，就刮起了大风，接着起了暴风雪，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刹那间道路就被雪埋住，周围的一切消失在黑暗、昏黄的一片混沌世界中。在这混沌之中，飞舞着一簇簇白色的雪团，天和地已经融成一体。弗拉基米尔闯到了野地里，拼命地挣扎，再也回不到大路上。马在到处瞎闯，一会儿撞到雪堆上，一会儿陷进深坑里；雪橇有时来个底朝天。弗拉基米尔只希望不要迷失方向。但是他觉得好像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到扎得林村前的树林子。又走了十来分钟，还是看不到树林。弗拉基米尔又闯到了沟壑纵横的一个去处。暴风雪不见休歇，空中还是模糊一团，马已经走累了，弗拉基米尔也已汗流如注，尽管他常常陷进齐腰深的雪里。

弗拉基米尔终于发现走的方向不对头。他停下来，思索、回想、考虑，最后断定应当取道向右。他就驱马向右。马儿疲乏无力地朝前走着。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扎得林村应该不远了。但是，他走啊，走啊，田野简直没有个尽头。前面是过不完的雪堆和深坑，雪橇时常翻身，他得不时地将雪橇抬起。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弗拉基米尔开始真的着急了。

终于看到一边出现了黑糊糊的一片。弗拉基米尔驱马朝那边走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树林。他心想，谢天谢地，现在可是快要到了。他贴着林边走去，指望一下子就能走上熟悉的大路或者绕过树林，树林后面就是扎得林村了。他很快就摸到大路，走进了黑暗的树林。好在冬天的树林不是那么密匝匝的了，风到了树林里面也不那么任意跋扈了。道路是平坦的，马有了劲头儿，弗拉基米尔也不着急了。

但是，走啊，走啊，还是看不到扎得林村，树林没有个尽头。弗拉基米尔惊惶地发现，原来他走进的是一座陌生的树林。他完全绝望了。他拼命鞭打马匹；可怜的牲口本是要快跑的，但很快

地就跑跑歇歇，过了十几分钟就完全换成了慢步，懊丧的弗拉基米尔再鞭打也没有用了。

树林渐渐地越来越稀，弗拉基米尔终于走出了树林，还是见不到扎得林村的影子。估计已是半夜。他眼里淌出了泪水。他赶着马往前瞎闯。风雪已停息，乌云散去，面前展开一片平原，平原上铺了一层波浪似的白毯。夜色十分明朗。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弗拉基米尔便驱马向村子走去。来到村边一户人家房前，他跳下雪橇，跑到窗前敲了起来。过了几分钟，窗板掀了起来，有一个老头子探出自己的白胡子。“什么事?”“扎得林村离这里远不远?”“你是问扎得林村远不远?”“是的，是的，远不远?”“不远，只有十几俄里。”弗拉基米尔听到这一回答，抓住自己的头发，一动也不动，像是被判了死刑。

“你从哪里来的?”老头儿接着问道。弗拉基米尔没有心思回答他的问话，只是说：“老人家，你能不能弄两匹马，将我送到扎得林村?”老头儿回答说：“我到哪里弄马去?”“那你能不能找个人给我带带路？我可以出钱，要多少给多少。”“那你等一下，我叫我儿子去，他可以送你。”老头子一面说，一面放下窗板。弗拉基米尔就等了起来。不到一分钟，他又敲起窗子。窗板掀了起来，白胡子又出现了。“干什么?”“你儿子怎样啦?”“马上就出来，正在穿鞋呢。你是不是冻坏了？进屋来烤把火吧!”“谢谢，快点儿叫你儿子出来吧。”

大门吱呀一响，走出来一个青年汉子。他手执木棒走在前面，一会儿指路，一会儿在雪堆从中找路。弗拉基米尔问他：“什么时候啦?”青年汉子说：“快天亮了。”弗拉基米尔就一句话也不讲了。

当他们到达扎得林村的时候，雄鸡在齐声高唱，天大亮了。教堂的门紧闭着。弗拉基米尔将带路的汉子打发走了，便进院子去找神父。院子里看不到他的三马雪橇。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消息呀!

不过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看看涅纳拉得庄上那善良的一家，不知这一家情形怎样了。

这一家倒是平安无事。

两位老人家起了身，来到客厅里。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戴着小圆帽，穿着厚绒布小袄；夫人普拉斯柯维娅·彼得洛芙娜穿着棉寝衣。端来茶饮之后，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就派一个使女到玛丽亚房里去，看看小姐身体怎样，夜里睡眠如何。使女回来禀报说，小姐昨夜睡得不好，不过这会儿还好，马上就要到客厅里来了。果然，门开了，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走上前来向爸爸和妈妈请安。

"头痛好些吗，玛丽亚？"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问。"好些了，爸爸，"玛丽亚回答。"玛丽亚，你昨天大概煤气中毒了吧？"夫人问。"也许是的，妈妈，"玛丽亚回答。

白天过得平平安安，但是到夜里玛丽亚就病了。派人到城里去请医生。第二天傍晚医生来时，病人正在说胡话。她害的是严重的热病，可怜的病人在死亡线上一直挣扎了两个星期。

家里人都不知道有过一次未遂的私奔，她在出奔前夜写的两封信已经烧毁；那位使女怕老爷和夫人生气，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神父、退役的骑兵少尉、大胡子丈量员和小枪骑兵都很谨慎，自然是不会讲的。车夫捷列什卡从来就不多嘴多舌，即使喝醉了也是如此。就这样，这项秘密便被六七个同谋者保守住了。但是玛丽亚小姐却在不停的胡言乱语中一股劲儿地泄露自己的秘密。不过她的话说得没头没脑，就连寸步不离床前的妈妈，也只能理解为这样的意思：女儿非常痴心地爱上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大概恋爱就是她致病的原因。她同丈夫及几位邻居一再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显然是玛丽亚小姐命中注定了的，天配的姻缘是拆不散的，贫寒不是罪过，孩子不是和财产过日子，而是

和人过日子，等等。当我们很难找出什么话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说几句显示美德的现成话往往特别管用。

这时小姐的病情渐渐好转。弗拉基米尔很久不到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家里来了。他很怕遭到以往的冷遇。于是这对夫妇决定派人去找他，将意外的喜讯告诉他：婚事答应了。但是，回答盛情邀请的竟是一封半似清醒、半似疯癫的信，这使这位涅纳拉得庄的庄主和夫人大为惊愕！他的信中说，他的脚再也不会跨进他们的家门，请他们忘记他这个只希望一死了事的不幸者。几天之后，他们便听说弗拉基米尔回军队去了。这是在 1812 年。

这件事家里很久不敢对尚未完全复原的玛丽亚讲。她也从不提起弗拉基米尔。过了几个月之后，她在波罗金诺战役立功和重伤者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字，因而晕厥过去，家里人担心她的热病又要复发了。不过还算好，晕厥了一阵就没事了。

另一桩不幸的事紧跟着就来了：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去世了，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成了全部遗产的继承人。但是遗产并不能安慰她；她真情地分担着可怜的妈妈的悲伤，发誓永远不离开妈妈；她同妈妈一起离开了涅纳拉得庄这个最易睹物伤情的地方，迁到另一处庄子上。

这位可爱而有钱的待字小姐来到这里，又被求婚者包围了，但是谁也休想得到她的青睐。妈妈有时劝她自己挑一个意中人；这时玛丽亚便摇摇头，沉思起来。弗拉基米尔已经不在人世：他在法国人入城的前夜死于莫斯科。玛丽亚十分珍视和怀念他过去的一切，至少她珍藏着一见就可以思及其人的许多什物：他过去读过的书，他画的图画，他为她抄写的乐谱和诗歌。附近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她的坚贞一致表示惊异，全都十分好奇地等待着，看是哪位英雄到头来能征服这位贞洁的女圣人矢志守节的心。

这时战争胜利了。我们的军队从国外凯旋归来。人们纷纷上

前欢迎。乐队奏着凯旋的歌曲：Vive Henri-Quatre[①]、提罗尔的华尔兹舞曲和喜剧《乔孔达》中的咏叹调。军官们出征时几乎还是少年，经过战斗的洗礼，长成了结实的汉子，如今归来，个个胸前挂满了勋章。士兵们愉快地交谈着，不时地夹杂着几个法国和德国词儿。真是令人难忘的时刻！到处在庆贺，到处在狂欢！一提到"祖国"这个字眼，俄国人的心跳动得多么剧烈！团聚的眼泪是多么甜蜜！这时我们多么一致地认为民族自豪感同爱戴皇上完全不能分开！那真是皇上最荣耀的时刻！

我们的妇女，我们俄罗斯的妇女当时的表现是十分感人的。她们平时那种冷若冰霜的态度不见了。当她们迎接凯旋的战士，高呼"乌拉"的时候，她们那种欣喜若狂的神态是令人心醉的。

花头巾也抛上了天空。

当时的军官哪一个不承认，他们所得到的最好、最珍贵的奖赏来自俄罗斯妇女？

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同母亲一起住在外省，没有看到两大京都[②]庆祝我军凯旋的盛况。但是在县城和在乡下，群众的欢迎热情也许更为浓烈。军官来到县城或者乡下，才是他真正得意之时：打扮齐整的情郎遇上了他，必定要受到姑娘的冷落。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尽管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冷若冰霜，可是一直被追求者包围着。但是当负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出现在她家中的时候，众多的包围者就都该后退了。布尔明年纪在二十

---

① 法文：《亨利四世万岁》。

② 指莫斯科与彼得堡。

六岁上下，纽扣上挂着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像当地小姐们说的那样，他的面色显得迷人的苍白。他是回自己庄子上度假的，他的庄子就紧靠着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的庄子。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完全另眼相看。只要布尔明一来，她平时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就平添了生气。切莫说她向布尔明暗送秋波；可是虽然这样，假使有哪个诗人留意她的行动，准会说：

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①]

布尔明的确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青年。他恰恰有着女子们所喜欢的一切禀赋：温文尔雅，目光炯炯有神，从不死盯活缠，而且天性愉快，言谈风趣。他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一起时显得十分洒脱，丝毫也不拘束；但不论她说什么，做什么，他的思想和目光都时时追随着她。他看样子很文静，很老实，但是据传说，他以前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的看法，她和一般年轻的小姐、太太一样，并不讨厌调皮的性格，因为调皮往往意味着大胆和热情。

但是除了这一切……除了他的温柔，除了他那讨人喜欢的谈吐，除了他那迷人的苍白面色，除了他那扎了绷带的手，这位青年骠骑兵的不露心迹，最能挑动她的好奇心和情思。她不能不承认，她很喜欢他；大概他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也可以看出她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究竟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看到他拜倒在自己脚下，还没有听到他表白爱情？是什么在作梗？是胆怯？一个人爱得太真挚，往往会胆怯的。也许是高傲，是情场老手故弄玄虚？她觉得简直是一个谜。她反复思量后，这才断定：胆怯是其唯一的

---

① 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的十四行诗中的一句。

原因。于是决定给他鼓鼓勇气，比如说，多送一些秋波，必要时，还可以加一点儿柔情。她在设计着一个十分惊人的结局，焦急地等待着浪漫的求爱时刻的到来。秘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总能使女人心里觉得不快。她的战略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布尔明的心事更重了，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睛盯住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时已是火辣辣的了，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关键性的时刻即在眼前。邻里乡亲们议论着结婚的事，认为这桩婚事已成定局：善良的普拉斯柯维娅·彼得洛芙娜十分高兴，认为女儿终于找到了十分般配的女婿。

这一天，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用纸牌算卦，布尔明走了进来，一进门就问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哪里。老太太回答说："她在花园里，去找她吧；我在这里等你们。"布尔明去了，老太太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心想：大概今天事情可以定下来了！

布尔明在池塘边找到了玛丽亚小姐。她坐在柳阴下，手里拿着一本书，穿着白色连衣裙，俨然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闲聊了几句之后，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故意不再多谈，这样一来，两个人更加拘谨不安，除非猛然地、果敢地倾吐爱情，才能改变这种窘迫气氛。果然不出所料，布尔明感到自己已经面临缴械投降的境地，于是说，他很早就想找机会向她表白心意，现在就请耐心听一听吧。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合上书，垂下眼睛，表示愿意听。

"我爱您。"布尔明说，"我爱您爱得很热烈……"（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脸红了，头垂得更低了。）"我自己很不谨慎，随心所欲，养成了一种甜美的习惯，天天要看到您，要听您讲话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记得这是圣·普乐[1]的第一封情书中的话。）“现在想反抗我的命运已经迟了。从今以后，回忆您的一切，您那美丽绝伦的形象，将是我一生的痛苦和慰藉；但是，我还必须履行一项极为沉痛的义务，宣布一个可怕的秘密和在我们中间树立起不可逾越的障碍……”“障碍本来就一直存在，”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连忙抢先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您的妻子……”“我知道，”他轻轻地说，“我知道您过去爱过一个人，但是他已去世，您悼念了整整三年……善良的、亲爱的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您千万不要剥夺我最后一点安慰，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认为您本来是可以给我幸福的，假如不是……您别说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说了。您使我的心都碎了。的确，我知道，我感觉到，您本来可以成为我的妻子，但是，我这个人最最不幸……我结过婚了！”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惊愕地看了他一眼。

“我结过婚了，”布尔明接着说下去，“我结婚已有三年多了，而且，我还不知道我的妻子是谁，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今后能不能同她见面！”

“您说什么？”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惊叫起来，“真够怪的了！您接着说吧；您说完了，我也说说……不过还是请您先说。”

“那是在1812年初，”布尔明说，“我急着要到维尔纳去，我们的部队驻扎在那里。有一天天色已晚，我来到一个驿站，并吩咐快点儿套雪橇，突然刮起了凶猛的暴风雪，站长和车夫都劝我等暴风雪过了再走。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但是不知怎么我觉得非常地焦躁不安，好像有什么人推着我上路。这时暴风雪正刮得

---

[1] 圣·普乐，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卢梭（1712—1778）的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主人公。

十分凶猛，可是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重新吩咐套好雪橇，向暴风雪中驰去。车夫想起要顺着河走，这样我们可以少走三俄里的路。河的两岸全被雪盖住了。到了应该拐上大路的地方，车夫也没有发觉，错过去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走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了。这时依然风狂雪猛，我发现前面有灯火，便吩咐朝灯火奔去。我们来到一个村子，露出灯光的去处原来是一座木结构教堂。教堂的大门敞开着，院子里停着几辆雪橇。教堂台阶上有几个人在来回踱着。'这里来！这里来！'几个声音一齐叫起来。我吩咐车夫赶着雪橇进了教堂。'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这会儿才到？'有一个人冲我说，'新娘都晕过去了，神父束手无策，我们都打算回去了。快下来吧！'我不声不响地跳下雪橇，走进教堂。教堂里点了两三支蜡烛，光线十分微弱。有一位少女坐在教堂中黑暗处的一张长椅上，旁边有一个姑娘在揉她的太阳穴。姑娘说：'谢天谢地，您总算到了。您差点儿把小姐急死了！'一位老神父走到我跟前问道：'可以开始吧？''开始吧，开始吧，神父！'我随口回答说。几个人将小姐搀扶起来。我觉得这位小姐长得真不坏……我当时不知为什么那样轻佻，实在是不可饶恕……我同她并排站到读经台前。神父忙了起来。三个男子和一个使女搀扶着新娘，一心一意地在照料她。正式结婚仪式完毕。又听到喊：'新郎新娘接吻！'我的妻子将她那苍白的面孔转过来对着我。我正想吻她……她叫了起来：'啊，不是他！不是他！'接着便晕倒在地上。几个证婚人一齐大惊失色地盯住我。我转身走出教堂，也没有人拦阻我。我跳上雪橇，说：'走！'"

"我的天！"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叫了起来，"那么您不知道您那可怜的妻子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布尔明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结婚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不记得是从哪一个驿站去的。那时候我没有将这种有罪

的恶作剧看得有多大了不起，所以，出了教堂不远我就睡着了，到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第三个驿站上了。当时跟随我的一个听差后来死于军中，所以我再也没有希望找到那位被我如此残酷地戏弄过、而如今又如此残酷地报复我的小姐。”

“天啊，天啊！”玛丽亚小姐握住他的手说，“原来那就是您哪！难道您认不出我了吗？”

布尔明脸色煞白……跪倒在她的脚下。

棺材店老板

我们不是天天都看到棺材，
这不断衰老的世界的白发吗？
——杰尔查文

棺材店老板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家的最后一批家什装上殡葬车，两匹瘦马第四次拉着车从巴斯曼街向尼基塔街走去，棺材店老板就是往那儿搬家。他关起店门，在大门上贴了一张房屋将出卖和出租的启事，便往新居走去。上了年纪的棺材店老板走近他早已想得着了魔、终于花了一笔可观的款子买下的那座黄色小房时，他很奇怪地感觉到，心里并不高兴。一跨进新居的门槛，看到自己的新居里乱七八糟；就怀念起他那破旧的小屋，他在那里面住了十八年，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于是他骂起两个女儿和女仆，说她们太磨蹭，并且亲自动手帮忙。不一会儿，便收拾得有了头绪。带神像的神龛、装餐具的橱子、桌子、沙发和床都摆到后房里一定的地方；在厨房里和客厅里摆的是老板的制作品：各种颜色和不同尺寸的棺材，一个个装了丧帽、丧服和火炬的柜子。大门上方挂起一块招牌，上面画着很富态的爱神，手里拿着头朝下的火炬，招牌上写着："此处出售和包钉白坯和上漆棺木，并出租和修理旧棺木。"姑娘们到自己房里去了。阿得里扬把家里巡视

一遍，便在窗前坐下来，吩咐烧茶。

渊博的读者都会知道，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特都把掘墓者写成快活而风趣的人物，用这种反事实的写法为的是更能震动我们的思想。我们却要尊重事实，不能效法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棺材店老板的性情完全符合他那不见笑脸的行当。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平时总是阴沉着脸，心事重重。只有在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不干活却在窗口观看过往行人，需要数落她们时，或者是向那些遇到不幸（有时也是高兴事儿）而需要他的产品的人要高价的时候，他才开口说话。此时，阿得里扬坐在窗前，喝着第七杯茶，像自己往常一样愁思苦想。他想的是一个礼拜前安葬退伍旅长时在城门口遇到的那场倾盆大雨。那场雨使很多丧服缩了水，很多丧帽变了形。他看出，势必要有一笔花费，因为他老早储存的丧服已所剩无几。他指望从年迈的女商人特留欣娜身上捞回损失，那个女商人重病已有一年了。可是特留欣娜一直卧病在拉兹古里。阿得里扬担心她的继承人不顾自己的诺言，懒得派人跑这样远的路来找他，而与附近的承包人谈妥这笔生意。

他的思绪突然被三声秘密会社式的叩门所打断。"谁呀？"棺材店老板问道。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并且满面春风地走到棺材店老板跟前。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德国手艺人。"请原谅，亲爱的邻居，"来人用俄语说，这样的俄语直到如今我们听了也不能不发笑，"请原谅，我打搅您了……我是想快点儿跟您认识。我是鞋匠，我叫戈特里普·舒尔茨，住在街对面，在对着您家窗户的那座房子里。明天我要庆祝我的银婚，我请您和您的女儿赏光到我家里吃饭。"这一邀请被愉快地接受了。棺材店老板就请鞋匠坐下喝茶，因为戈特里普·舒尔茨性格直爽，不一会儿，他们就谈得很投机了。"您的生意怎么样？"阿得里扬问道。"哎嘿嘿，"舒尔茨回答说，"马马虎虎，还算可以。不过，我的货当然不如您

的：活人可以不要鞋子，死人可不能不要棺材。”“这倒是实话，”阿得里扬说，“不过嘛，要是活人没有钱买鞋子，请别生气，那他也可以光着脚走路；可是穷人死了，却可以白得一口棺材。”他们就这样又谈了一阵子；终于，鞋匠起身向棺材店老板告辞，并且又把请吃饭的话说了一遍。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整，棺材店老板和他的两个女儿出了新居的便门，朝邻居家走去。在此种场合下，我不想按照当今小说家通常的做法，来描写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的俄罗斯式长袍以及阿库里娜和达莉亚的欧洲式打扮。不过我认为不妨说一说，两位姑娘戴起黄色女帽，穿起红色皮鞋，这都是她们在隆重场合才穿戴的。

鞋匠狭小的房子里挤满了客人，大都是德国手艺人，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学徒。只有一名岗警是俄国官场人员，那就是芬兰人尤尔科，尽管他职位卑微，主人对他却另眼相看。他就像波戈列尔斯基笔下那个邮差一样，忠诚老实地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五年。1812年的大火烧毁古都，也把他的黄色岗亭烧成灰烬。可是刚刚把敌人赶走，在原来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条带陶立克式白色圆柱的浅灰色新岗亭，尤尔科又手提板斧，身穿粗呢制服在周围走来走去了。住在尼基塔城门附近的德国人大都认识尤尔科，其中有的人有时还在他那儿过夜，从礼拜天住到礼拜一。阿得里扬马上跟他结识了，因为或早或迟还是会用得着这个人的，而且等客人们一入席，他们就坐在一起了。舒尔茨夫妇和十七岁的女儿洛蒂欣陪客人吃饭，又招待客人，又帮厨子上菜。啤酒不停地倒着。尤尔科吃起来一个顶四个。阿得里扬也不含糊；他的两个女儿却很拘谨。用德语说话说得越来越热闹了。突然主人要大家注意，便一面开着用树脂封住的瓶塞，一面大声用俄语说：“为我的贤良的路易莎的健康干杯！”汽酒冒起泡沫。主人亲热地吻了吻四十岁的

妻子那红润的脸颊，客人们也闹哄哄地为贤良的路易莎的健康干了一杯。“为敬爱的客人们的健康干杯！”主人一面开着另一瓶酒，一面高声说。于是客人们向他道谢，又干了一杯。接着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祝酒：为一个一个客人的健康干杯，为莫斯科和整整一打德国小城干杯，为所有的行业和单独为每个行业干杯，为师傅们和学徒们的健康干杯。阿得里扬很起劲儿地喝着，喝得快活起来，也举杯祝酒，开起玩笑。突然，客人中一个胖胖的面包师举起酒杯，高声说：“为我们所效劳的人，为我们的主顾的健康干杯！”这一提议也像所有的提议一样，大家一齐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客人们开始相互敬酒，裁缝向鞋匠敬酒，鞋匠向裁缝敬酒，面包师向他们两个人敬酒，大家都向面包师敬酒，就这样敬来敬去。正在大家相互敬酒的时候，尤尔科转身对坐在旁边的棺材店老板大声叫道：“怎么样？老兄，为你的死人的健康干一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棺材店老板却认为自己受了侮辱，皱起了眉头。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客人们继续喝酒。大家离席的时候，晚祷的钟声已经响起了。

客人们很晚才散去，大部分人都有醉意。胖胖的面包师和脸红得像红山羊皮封面的装订工搀扶着尤尔科，把他送回岗亭去，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忘记一句俄罗斯谚语：好心会有好报。棺材店老板回到家里，醉醺醺，气嘟嘟的。“真是岂有此理，”他想着想着说出声来，“我这一行当有什么不如人家的？难道棺材匠是刽子手的兄弟？那些异教徒有什么好笑的？难道棺材匠是圣诞节的小丑？我本来还想把他们请到我的新居来，好好儿吃一顿饭呢，哼，休想！我还不如请请我的主顾，请请那些信正教的死人呢！”“我的爷呀，你怎么啦？”这时正帮他脱鞋的女仆说，“你这是瞎说什么呀？快画十字吧！要请死人到新房子里来呢！这多可怕呀！”“真的，我一定要请，”阿得里扬说下去，“明天就请。请

赏光吧，我的恩人们，明天晚上我家举办宴会；我要尽我的所有招待你们。”棺材店老板说过这话就往床上一倒，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还没有亮，阿得里扬就被人唤醒了。女商人特留欣娜就在这天夜里去世了。她的管家派人骑马来给阿得里扬报信。棺材店老板为此赏给来人十戈比银币和酒钱。他匆匆穿好衣服，雇了一辆马车就到拉兹古里去了。死者大门口已经站着几名警察，还有几个商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就像乌鸦闻到了死尸味道。死者躺在灵床上，脸黄得像蜡一样，但尸体尚未腐烂变形。一些亲戚、乡邻和仆人拥挤在死者身旁。所有的窗户都开着，点着不少蜡烛。神父在念祈祷文。阿得里扬走到特留欣娜的侄儿，一个穿着新式礼服的年轻商人跟前，对他说，棺材、蜡烛、棺罩和其他丧葬用品全部齐备，即刻送到。这位继承人漫不经心地谢过他，并且说不想还价，一切希望他凭良心来办。棺材店老板又像往常一样赌咒发誓，说一分钱也不多要；心照不宣地和管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回去张罗了。一整天他乘马车在拉兹古里和尼基塔城门之间来来回回跑着，直到傍晚才把一切办妥，把马车打发掉，步行回家。这是一个月明之夜。棺材店老板顺利地走到尼基塔城门边。我们已经熟悉的尤尔科在耶稣升天教堂旁边把他喊住，一认出是棺材店老板，就向他道晚安。这时已是深夜。棺材店老板已经快到家的时候，模模糊糊地看到，有一个人走到他家门口，推开门就进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阿得里扬想道，“又是谁有事找我了？莫不是小偷到我家里来了？要么是我两个傻丫头的情人？决不是什么好事！”棺材店老板已经想求助于自己的朋友尤尔科了。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人来到门口，正要进去，可是一看到主人跑来，就站下来，并且摘下三角帽。阿得里扬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但匆忙间来不及仔细辨认。他气喘吁吁地说：“欢迎您光临，就请进去

吧。”那人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不必客气，大哥。请你在前面走，给客人们带路！”阿得里扬也没有工夫谦让。门是开着的，他登上楼梯，那人便跟在后面。阿得里扬觉得，他的几个房间里都有人在走动。“真是他妈的怪事儿！”他想道，于是急忙走进去……他一进去，两条腿就发软了。满房间都是死人。月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照亮了他们那蜡黄和发青的脸、瘪进去的嘴巴、无神而半闭的眼睛和伸得高高的鼻子……阿得里扬胆战心惊地认出他们都是由他操办入葬的人，认出跟他一起进来的客人就是下大雨时入葬的那位旅长。他们这些男男女女把棺材店老板围住，向他行礼和问候，只有一个穷汉子，是不久前免费安葬的，感到惭愧，还因为穿得破烂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走过来，老老实实站在角落里。其余的人都穿得非常体面。女的都戴着包发帽，还有缎带；当官的都穿着制服，但是没有刮胡子；商人都穿着很讲究的长袍。“你瞧，普罗霍罗夫，”旅长代表这气味相投的一伙儿说，“我们都应邀来到了；只有那些完全腐烂，只剩了骨头架子的，实在力不从心，呆在家里，不过也有一个忍不住，他实在太想到你家来了……”这时有一副小小的骷髅从人群中挤过来，走到阿得里扬跟前。他的头骨对棺材店老板亲热地笑着。他身上有的地方挂着一块块淡绿、大红呢子和破烂麻布片，就像挂在杆子上似的，他的腿骨在肥大的靴筒中撞来撞去，就像石杵在石臼中捣来捣去。“你不认得我啦，普罗霍罗夫，”骷髅说，“你还记得那个退伍的近卫军中士彼得·彼得罗维奇·库里尔金吗？你就是在1799年把第一口棺材卖给我的，并且是拿松木的充橡木的。”死人说着，就张开两条臂骨来拥抱他，但是他使足劲儿叫起来，一把推开。彼得·彼得罗维奇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就完全散了架。死人中间响起一阵愤怒的咕哝声，一齐维护起同伴的尊严，钉住阿得里扬又骂又要动武；可怜的主人被他们吵得耳朵都聋了，而且差点儿被

挤死，他再也支持不住，一下子跌倒在退伍近卫军中士的骨头堆上，失去了知觉。

太阳早就晒到棺材店老板睡觉的床铺。他终于睁开眼睛，看到女仆在跟前烧茶炊。阿得里扬想起昨夜的事犹有余悸。特留欣娜、旅长和库里尔金中士隐隐浮现在他的脑际。他默默地等待着女仆开口跟他说话，向他报告昨夜种种意外事的后果。

“你睡得好沉呀，老爷子，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阿克西尼娅说着，把晨衣递给他，“有一个做裁缝的邻居来找过你，此地一个岗警也跑来找你，说今天是他的命名日，可是你睡得很香，我们就没有把你叫醒。”

“故世的特留欣娜家里有人来找过我吗？”

“故世的特留欣娜？难道她已经死了吗？”

“你好糊涂！昨天我操办她的丧事，你不是做帮手的吗？”

“你怎么啦，老爷子？你是疯啦，还是昨天喝醉酒没有醒？昨天哪里办过什么丧事？你在德国佬家里喝了一整天酒，回到家醉醺醺的，就往床上一倒，一直睡到这时候，午祷钟这就要响了。”

“真的吗？”棺材店老板高兴地说。

“千真万确，”女仆回答说。

“哦，既然这样，就快点儿把茶端给我，再把我女儿叫来。”

驿　站　长

微末的小吏，
驿站的皇帝。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跟他们争吵过？谁没有在盛怒之下向他们要那倒霉的簿子，好把自己受欺、受气、受怠慢的意见记上去，虽然记也无用？谁不把他们看做人间败类，像已故的那些书吏或者至少像穆罗姆强盗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对他们的评价也许会宽容得多。驿站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十四等小官是不折不扣的第十四等受难者，凭自己的头衔只能免除挨打，而且未必每次都有这样的幸运(这要看诸位读者的良心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谑称的这号儿皇帝的职责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不折不扣的苦役吗？真是日日夜夜不得安宁。旅客常常把寂寞的旅途中积累的烦恼一古恼儿发泄到驿站长的头上。天气恶劣，道路泥泞，车夫执拗，马拉不动车——全怪驿站长。旅客一走进他的寒伧的小屋，就像对仇人一样盯着他；他要是能很快地把不速之客打发走，算是幸运；但要是碰上没有马呢？……天啊！又是骂，又是吓唬，劈头盖脸而来！不管下雨、泥泞，他都得挨门挨户去跑；在暴风雨中，在严寒日子里，

他都要跑到门廊里，哪怕暂时躲一躲盛怒的旅客的叫嚷和推搡，喘一口气。要是将军来了，战战兢兢的驿站长就得把最后两辆三套马车，其中包括信差专用车，一齐交给他。将军走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响起来车的钟声！……信差把驿马使用证往他的桌上一扔！……我们要是好好想想这一切，就不会气愤，我们心中会充满深切的同情。我还要再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跑遍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走过，几代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认识，很少有驿站长没有跟我打过交道。我已将旅途所见不少趣事汇集起来，希望在不长时间内出版。现在我只想说说，大家对驿站长这种人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被人说尽坏话的驿站长一般都是非常和善的人，天生乐于助人，善于与人相处，荣誉地位之心淡薄，也不怎样贪财。从他们的言谈中（过往的先生们偏偏瞧不起他们的言谈）可以听出许多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呢，说实话，我宁愿听他们说话，也不愿听哪一位因公路过的六等文官的高论。

不难猜想，在驿站长这一类可敬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确实，其中有一位是很值得我怀念的。当年因为有些情形，我们曾经非常接近，现在我就想把他的事对厚意的读者说说。

在1816年5月，我因事经过某省，走的是如今已经湮没的大道。我官卑职微，只能搭乘驿车，付两匹马的使用费。因此驿站长们都对我很不客气，我往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得我认为应该得到的待遇。我年轻，气盛，每当站长把为我准备的马套到官老爷的轿车上时，我非常恼恨站长的卑劣和低三下四。在省长的宴会上，看到精明的仆役绕过我去给别人送菜，我也很久不能习惯。现在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了。确实，如果不按照官敬官这一通行的准则行事，而推行另外的准则，比如聪明人敬重聪明人的准则，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岂不乱了套吗？仆役先给谁上

菜呢？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那一天很热。在离某驿站三俄里时，下起濛濛小雨，过了一会儿就变成瓢泼大雨，淋得我浑身湿透。我赶到驿站，头一件事就是快点儿换衣服，再就是要一杯热茶。“喂，杜尼娅！”站长喊道，“把茶炊拿来，再去拿些鲜奶油来。”话音一落，从里间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朝过道里跑去。她的美貌使我吃了一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站长。“是小女，”他带着非常得意的神气回答说，“这孩子很聪明，很灵巧，完全像去世的妈妈。”他说过，就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就欣赏起他那简陋而整洁的房间里张贴的一些图画。这些图画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一位头戴睡帽、身穿晨衣的慈祥老人在送一个不安分的青年，那青年急不可待地在接受老人的祝福和钱袋。第二幅用鲜明的笔法画出青年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周围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再一幅画的是，这个青年已穷困潦倒，穿着破衣烂衫，戴着三角帽，正在放猪，与猪争食，脸上露出深深的悲哀和悔恨神色。最后一幅画的是他回到父亲身边；慈祥的老人依然戴着睡帽，穿着晨衣，跑出来迎接儿子；回头的浪子跪在地上；在远景中，一名厨师正在宰杀一头肥牛犊，哥哥在问一名仆人，为什么这样高兴。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看到一首很得体的德文诗。所有这一切，也像那一盆盆的凤仙花，那床和花花绿绿的床罩，以及当时在我周围的其他一些东西，都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就好像现在我还看到这位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的五十岁左右的主人，看到他那长长的绿色常礼服和缀在退色缎带上的三枚奖章。

我还没有把原来的车夫打发走，杜尼娅已经端着茶炊回来了。这个骚妞儿第二眼就看出她给了我什么印象。她垂下那蓝蓝的大眼睛；我便和她说起话儿，她回答我的话一点也不羞怯，很像一

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递给杜尼娅一杯茶；我们三个人便聊了起来，好像已相识多年。

马早就套上车，可是我舍不得跟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终于我向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马车。在过道里我停下来，请求她允许我吻一吻她；杜尼娅答应了……

自从那一回以后，

我可以数得出许许多多回吻，但没有一回给我留下如此长久、如此醉人的回忆。

过了几年，我又因事经过那条大道，到过原来一些地方。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要见到她，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我又想，也许老站长已经离任，想必，杜尼娅已经嫁人。我脑子里也闪过其中一个也许已死的念头，所以我怀着忧伤的预感乘车向某驿站奔去。

马车停在驿站的小屋旁。我一进小屋，立刻认出那几幅画着浪子回头故事的图画，桌子和床还在老地方，但窗台上已经没有花，而且周围一切都显得破旧和零乱。站长盖着棉袄在睡觉；我一进来，他惊醒了，欠起身来……这正是萨姆松·维林；可是他衰老得多厉害呀！就在他着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白发，看着那很久未刮的脸上的深深的皱纹，看着他那驼背，实在不能不惊讶，怎么三四年的时间，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会变成一个衰弱不堪的老头子。“你还认得我吗？”我问他，“咱们可是老相识呀。”“也许是吧，”他愁眉苦脸地说，“这儿是一条大路，许多过路人到我这儿来过。”“你的杜尼娅好吗？”我又问。老头子皱起眉头。“谁知道呢，”他回答说。“这么说，她出嫁了？”我说。老头子装作没听见我的问话，继续低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

我不再问他，就叫人给我送茶来，我不禁纳闷起来，很想知道究竟，就希望潘趣酒能够叫我这位老相识开口。

果然不错：我请老头子喝酒，他没有拒绝。我看出来，罗姆酒驱散了他的愁云。喝到第二杯，他的话就多起来；他记起了我，也许是装作记起了我，于是我从他嘴里听到一个故事，这故事当时使我很感兴趣，也使我很受震动。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尼娅了？”他说起来，“谁又不认识她呢？唉，杜尼娅呀，杜尼娅！这妞儿本来有多么好呀！以前，不管谁打这儿路过，都要夸奖她，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太太们常常送她东西，有的送手帕，有的送耳环。过路的先生们常常有意地停下来，似乎是为了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常常有先生发起大脾气，可是一见她在场，气就消了，客客气气跟我说起话儿。先生，不知您是不是相信，那些传送急件的专差、特使一和她说起话儿就是半个小时。家里的事全靠她，收拾房间、洗衣烧饭，什么都做得好好的。我这个老糊涂，对她也是看不够，喜欢不够；我怎么会不爱我的杜尼娅，怎么会不心疼我的孩子，她过的日子怎么会不好呢？可是不，灾难是躲也躲不掉的；在劫难逃呀。”于是他详详细细对我说起他的不幸事儿。

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站长正往一本登记簿上画格子线，女儿在里间缝衣服，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吉尔吉斯帽、身穿军大衣、裹着围巾的过路人走进屋里来要马。当时所有的马都派出去了。那过路人一听到这样说，就提高嗓门儿，扬起鞭子；可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尼娅从里间跑出来，亲切地问过路人：要不要吃点儿什么？杜尼娅的出现产生了和往常一样的效果。过路人的火气消了；他同意等候马，并且要吃晚饭。过路人摘下湿漉漉的毛皮帽，解下围巾，脱下军大衣，原来是一个年轻英俊、留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骠骑兵。他挨着站长坐下来，就高高兴兴地跟

站长和他女儿说起话儿。晚饭送上来。这时有马回来了，站长吩咐，连喂也不要喂，立即把马套到过路人的车上去；可是等他回到屋里，就看到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昏迷不醒了。年轻人病了，头痛得厉害，走不成了……怎么办呀！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且当即决定，如果病人不见好，第二天一早派人到城里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病得更厉害了。他的仆人进城去请医生。杜尼娅将一块浸了醋的手帕裹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前做针线活儿。病人在站长面前不住地呻吟，而且几乎不说一句话，不过他倒是喝了两杯咖啡，还一面呻吟着要了午饭。杜尼娅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他不时要水喝，杜尼娅冲了一大杯柠檬水端给他。病人喝得津津有味，而且每次把杯子还给杜尼娅，都用他那病弱无力的手握一握她的手，表示感谢。快到午饭时候，医生来了。他按了按病人的脉搏，用德语和他说了一会儿话，就用俄语说，病人需要的是绝对安静，过两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卢布诊金，并且请他吃午饭；医生答应了；两个人都吃了不少，还喝了一瓶葡萄酒，分手时彼此都非常满意。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的病完全好了。他格外快活，不住地说笑，不是和杜尼娅开玩笑，就是和站长开玩笑；又吹口哨，又和过路旅客说话儿，登记他们的驿马使用证，一下子就使好心的站长喜欢得不得了，到第三天早晨站长就舍不得跟这位和蔼可亲的旅客分手了。这一天是礼拜天，杜尼娅打算去做礼拜。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很大方地付过住宿费和酒食费，便向站长告别；也向杜尼娅告了别，又主动表示用车把她带到教堂去，因为教堂就在村口。杜尼娅犹豫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父亲对她说，“这位先生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你就坐车到教堂去吧。”杜尼娅就上车挨着骠骑兵坐下，仆人跳上驭座，车夫打了一声唿哨，

儿匹马就飞跑起来。

可怜的站长简直不明白，他自己怎么会让杜尼娅跟骠骑兵一起坐上马车，他怎么会那样糊涂，当时他的头脑是怎么一回事儿。过了不到半个钟头，他心里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担心而且焦急起来，以至于再也忍不住，亲自朝教堂走去。他来到教堂前，看到人已经散了，可是杜尼娅既不在院子里，也不在教堂门口，他急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后面往外走，执事吹灭蜡烛，还有两个老婆子在角落里祈祷，杜尼娅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硬着头皮问那个执事，杜尼娅是不是来做过礼拜。执事回答说，她没有来过。站长无精打采地朝家里走去。他只剩了一个希望：杜尼娅年轻喜欢玩儿，也许忽然想起要到下一站她的教母那里去逛逛。他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他让她坐上去的那辆三套马车回来。车夫一直没有回来。快到黄昏时候，车夫终于一个人醉醺醺地回来了，带回了一个要命的消息："杜尼娅跟着那个骠骑兵又从下一站往前走了。"

老头子受不了这一打击，他一下子倒在年轻的骗子昨天睡过的床上。这时站长思索着种种情况，猜测到骠骑兵的病是假装的。可怜的老头子害起沉重的热病；他被送进城里去看病，另外派了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给他看病的就是来给骠骑兵看病的那个医生。医生很有把握地对站长说，那个年轻人根本没有病，当时就猜到他是别有用心，可是怕挨他的鞭子，就没有说出来。不管德国人说的是实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可怜的病人听了都不会丝毫轻松些。驿站长等身体一康复，就向城里驿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一点自己的打算，就步行去找自己的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上知道，骠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来，往彼得堡去的。给他赶过车的车夫说，杜尼娅一路上都在哭，虽然看样子她是自愿跟他走的。驿站长心想："也许我

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的。"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思到了彼得堡，来到伊兹梅洛夫团的驻区，住在自己的老同事，一个退伍的军士家里，开始寻找自己的女儿。很快他就打听到，骠骑兵上尉明斯基就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旅馆。站长打定主意去找他。

驿站长第二天清早就来到他的前室，请人向上尉先生通报，说有一个老兵要见他。勤务兵一面刷着上了楦头的靴子，一面对他说，先生在睡觉呢，十一点之前不会接见任何人。站长走了，到了规定的时间又转回来。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帽，亲自走出来见他。"伙计，你有什么事？"他问道。老头子的心翻腾起来，泪水在眼睛里直转悠，他用打哆嗦的声音只说出："您先生呀！……行行好吧！……"明斯基很快地抬眼朝他一看，脸刷地红了；他抓住老头子的手，把他拉进房里，把门关上。"先生呀！"老头子又说下去，"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至少您把可怜的杜尼娅还给我呀。您已经拿她玩够了，不要白白地把她毁了呀。""事已至此，无法回头了，"年轻人不知所措地说，"很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我。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会扔掉杜尼娅：她会幸福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要她干什么呀？她很爱我；她已经不习惯过原来那种日子。不论你，不论她，都不会忘记这桩事儿了。"说过，把一卷东西往站长袖子里一塞，把门打开，站长自己也不记得怎样一下子就到了街上。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终于他看见自己的袖口有一卷纸；他拿出来，展开来一看，是揉皱的几张五卢布和十卢布钞票。泪水又在他眼里滚动，这是愤怒的泪水！他把钞票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用鞋后跟狠狠踩了几下，就走了……他走出几步，站了下来，想了想……又转回去……但钞票已经没有了。一个穿得很体面的年轻人，一看见他，便朝一辆马车跑去，急急忙忙上了车，喊了一声："走！……"站长没有去追他。他决定回家，回自己的驿站

去，但想在走之前见见自己的杜尼娅，哪怕见一面也好。因此，过了两天，他又到明斯基那里去；但勤务兵冷冷地对他说，先生谁也不见，并且挺起胸脯把他从前室里拥出来，对着他的脸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老头子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只好走了。

就在这一天黄昏时候，他在受难者福音大教堂做过祷告之后，正在铸造厂大街上走着。突然有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从他面前飞驰而过，老头子认出车上是明斯基。马车停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口，那骠骑兵跑上台阶。老头子头脑里闪出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转身往回走，走到马车夫跟前，问道："伙计，这是什么人的马车？是明斯基的吧？"马车夫回答："正是，你有什么事？""是这样：你家先生让我送一封信给他的杜尼娅，可是我忘记他的杜尼娅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儿，在二楼。可是，伙计，你送信已经晚了；这会儿他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没关系，"老头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说，"谢谢你的指点，我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去办。"他说着，上了楼梯。

门紧闭着；他拉了拉铃，在焦急的等待中过了几秒钟。门锁当啷一响，门开了。"阿芙多济娅·萨姆松诺芙娜[①]住在这儿吗？"他问道。"在这儿，"一名年轻女仆回答说，"你找她有什么事？"老头子没有回答就走进大厅。"不行，不行！"女仆跟在他后面叫起来，"阿芙多济娅·萨姆松诺芙娜有客人。"老头子却不听这一套，继续往前走。前面两个房间黑黑的，第三个房间有灯光。他走到一个敞开的门前，站住了。这个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明斯基心事重重地坐着。杜尼娅穿得花枝招展，坐在他的圈椅的扶手上，就像一个女骑手坐在自己的英国式马鞍上。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明斯基，一面把他那乌黑的鬈发往自己亮闪闪的手指上缠绕。可怜的

① 阿芙多济娅·萨姆松诺芙娜，杜尼娅的尊称。

驿站长呀！他从来没有觉得他的女儿有这样美；他不由地欣赏起她来。“谁呀？”她没有抬头，问道。他还是没有做声。杜尼娅没有听到回答，便抬起头来……就大叫一声，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吓了一跳，急忙起来扶她，突然看见老站长在门口，便放下杜尼娅，走到他跟前，愤怒得浑身打着哆嗦。他咬牙切齿地对老站长说：“你想怎样？你干吗到处跟着我，像强盗一样？是不是想杀了我？滚出去！”他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老头子的衣领，把他推出来，推到楼梯上。

老头子回到自己的住处。朋友劝他上告；但老站长想了想，把手一挥，决定就此罢手。过了两天，他从彼得堡回到自己的驿站，又继续担任自己的职务。“自从杜尼娅走了，我一个人过日子，已经有两年多了，”最后他说，“她一点音信也没有。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什么事儿都会有。被过路的浪荡子拐骗的，杜尼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以后玩弄一阵子，就扔掉了。这种年纪轻轻的糊涂妞儿在彼得堡有很多，今天穿的是丝绒绸缎，到明天，你瞧吧，就跟下等的穷光蛋一起扫大街了。有时想到杜尼娅也许会在那里沦落，就不由地生出罪过念头，希望她还是死掉……”

这就是我的朋友老驿站长讲的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止一次被眼泪所打断，他动情地用自己的衣襟擦着眼泪，就像德米特里耶夫的优美的叙事诗中那个动了真情的捷连季奇。他的眼泪或多或少是由他在讲述过程中喝的五杯潘趣酒引起的，但不管怎样，还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和他分手之后，很久都不能忘记老站长，很久都在想着可怜的杜尼娅……

不久前，我从某地路过，想起了我的这位朋友；我听说，他掌管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过一些人：“老站长还健在吗？”谁也不能给我满意的回答。我决定到我熟悉的地方去看看，就雇

了几匹马，乘车到某村去。

这是在秋天。天空飘浮着一片片淡灰色浮云；冷风从收割尽庄稼的田野上吹来，卷走一棵棵树上的红叶和黄叶。夕阳西斜时候我来到村里，在驿站那所房子门前把马车停下。一进过道（可怜的杜尼娅当年就是在这儿吻我的），迎面走出一个胖娘们儿。她回答我的问话说，老站长去世已经有一年了，他的房子里现在住了一个酿酒的人，她就是酿酒人的老婆。我不禁怅然，可惜我白来一趟，可惜白花掉七卢布。“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酿酒人的老婆。“他是喝酒喝死的，先生，”她回答说。“他葬在哪儿？”“在村后，跟他的老伴儿在一起。”“能不能带我到他的坟地上去看看？”“怎么不能？喂，万卡！别玩猫了。带这位先生到坟地上去，让他看看老站长的坟。”

这话还未说完，一个衣衫褴褛、栗色头发的男孩子就跑到我跟前，领着我朝村后走去。

“你认识死去的站长吗？”在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是他教会我做笛子呢。以前（愿他早升天国！），他从酒店里出来，我们总是跟在他后面叫：‘老爷爷，老爷爷！给点儿花生吧！’他就把花生分给我们吃。他常常跟我们一块玩儿。”

“有过路的人提起他吗？”

“如今过路的人很少；除非陪审员有时来一趟，可是也没工夫问死人的事。不过夏天来过一位太太，倒是问起老站长，还到他的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很好奇地问。

“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呢，”小男孩回答说，“她坐的是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奶妈，还有一条黑色哈巴狗。她一听说老站长死了，就哭了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呆在这儿，我到坟地上去一趟。’我本想带她去，可是那位太太

说：‘我自己认得路。’她给了我一个五卢布的银币，真是一个好心的太太呀！……”

我们来到坟地上。这地方光秃秃的，无遮无拦，竖着一个个木十字架，连一棵遮阴的小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凄凉的坟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男孩说着，跳上一个坟堆，那上面竖着一个带有铜圣像的黑色十字架。

“那位太太到这儿来过吗？”我问道。

“来过，”万卡回答说，“我老远望着她的。她倒在这儿，躺了很久。后来那位太太到村里去，把神父叫了来，给了他一些钱，就坐上车走了，给了我五卢布的银币呢——真是一个好太太！”

我也给小男孩一个五卢布银币，而且也不可惜跑这一趟，不惋惜那七个卢布了。

小姐扮村姑

杜申卡，不论怎样打扮，
你都美丽娇艳。
——波格丹诺维奇[1]

在我国一个边远的省里，有一座庄园，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的。他年轻时曾在近卫军中服役，1797年退伍，来到自己的村子里，从此再没有出过远门。他娶了一位家境败落的贵族小姐为妻，就在他到离家很远的田野上去的时候，他的妻子难产而死。他很快从经营家业中得到乐趣。他按自己的设计建造了一所房子，开办了呢绒厂，扩大了收入，于是他便自命为附近一带最精明的人，关于这一点，那些常常带着家眷和狗来他家做客的乡邻们并不和他争论。他平时穿着绒布夹克衫，一到节日里就穿起家制的呢子常礼服。他亲自记开支账，除了《参政院公报》，什么也不看。总的说，大家都是很喜欢他的，虽然都认为他很骄傲。跟他不和睦的只有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是他的近邻。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贵族。他把大部分家产在莫斯科挥霍干净，而且就在这时候死了妻子，于是便回到自己最后一处

① 波格丹诺维奇（1743—1803），俄国诗人。

旧庄，在这里继续折腾，不过已经换了花样儿。他建造了一座英国式花园，把余下的一些收入几乎全花费到这方面。他的马夫都是英国骑师打扮。他为女儿请了英国女教师。他的土地也用英国方法耕种！

然而靠外国方法，
长不好俄国庄稼。①

而且，尽管他极力紧缩开支，他的收入却不见增加。他还在乡下发现了借新债的方法：因此他不能算一个愚蠢的人，因为他在全省的地主中首先想到把田产抵押给监护委员会，这种周转办法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复杂、非常大胆的。在指责他的人当中，别列斯托夫反应最强烈。憎恨变革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一谈起这位乡邻的英国热就恼火，而且常常找机会抨击他。他在让客人参观自己的家业的时候，客人一称赞他经营有方，他就回答说："是呀，先生，"他总是带着挖苦的冷笑说，"我可是不像我的乡邻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咱们哪里有本事学英国式破产！咱们只要能用俄国办法吃饱就行了。"这一类的玩笑话经过乡邻们热心传播，添枝添叶，加油加醋，不断地传到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耳朵里。这位英国迷就像我们的杂志撰稿人一样，最受不了别人的攻击。他常常气得发疯，把不怀好意的批评者叫做狗熊和乡巴佬。

别列斯托夫的儿子来到父亲庄园里的时候，这两家地主的关系就是这样。他在某大学受过教育，曾有意进军界服役，但父亲

① 引自俄国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依（1777—1846）的讽刺剧《莫里哀！你那世上无可比拟的天才……》。

不同意。这位年轻人却觉得自己从文不会有什么出息。父子俩争执不下，于是年轻的阿列克赛暂时过起少爷生活，并且蓄起小胡子等待时机。

阿列克赛确实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假如他埋头于公文，那挺拔的身材永远不能穿上军装，不能骑在马上显显英姿，真是太可惜了。乡邻们看着他在打猎时骑在马上不择道路，跑在最前面的样子，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他的前途决不止是一名循规蹈矩的科长。小姐们也喜欢看他，有的还看得出神；可是阿列克赛对她们不怎么感兴趣，她们却认为他冷漠的原因是他已经有了情人。确实，他的来信中就有一个通讯地址到处传说着，这通讯地址就是：**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对面，铜匠萨维里耶夫家，阿库莉娜·彼得罗芙娜·库里奇金娜惠转** A. H. P.。

那些没有在乡下呆过的读者无法想象这些乡下小姐有多么迷人！她们是在清新的空气中，在自家果园的苹果树阴下成长和受教养的，从书本上汲取社会和人生的知识。冷清、自由和读书使她们更早地萌动情感和春心，那种炽情是漫不经心的城里美人儿不会有的。在乡下小姐来说，马车铃声已经是不寻常的事情，到附近城里去一趟便是一生中划时代的大事，客人的来访会留给她们长久的、有时是终生难忘的印象。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取笑她们的一些怪癖，但是肤浅的观察者的取笑无法抹煞她们的真正优点，其中主要是：**其性格有特点，有个性**（individualité）；按照让·保尔[1] 的说法，没有个性，也就没有人的伟大了。京城里的女子也许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上流社会的习惯会很快磨平她们的性格，使她们的心灵变得像她们的头饰一样千篇一律。说这话不是下结论，也不是指摘，但正如一位古代评论家所说的，我

①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们的意见依然有效。[1]

不难想象，阿列克赛会在我们这些小姐的心目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是他第一个以忧郁和失望的面孔出现在她们面前，第一个向她们诉说自己失去的欢乐和凋萎的青春；而且，他还戴着雕有死人头像的黑色戒指。这一切在这个省里特别新奇。小姐们想他都想疯了。

可是最迷恋他的还是那位英国迷的女儿丽莎。或者如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平常叫她的，蓓西。他们的父亲互不往来，她还没有见过阿列克赛，可是附近的少女们天天谈的就是他。她今年十七岁。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使她那一张黑黑的、讨人喜欢的脸儿更加艳丽动人。她是独生女儿，因而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她活泼好动，常常淘气，使父亲很喜欢，却使杰克逊小姐伤透了脑筋。杰克逊小姐是一个古板的四十岁老姑娘，喜欢搽粉，还画眉毛，每年把《帕美拉》[2] 读两遍。因此赚得两千卢布，就可以在**野蛮的俄国**过烦闷得要死的日子了。

服侍丽莎的使女叫娜斯佳；她比小姐大一两岁，可是也像小姐一样爱玩爱动。丽莎非常喜欢她，有什么心事都要对她说说，并且和她一起想想点子。总而言之，娜斯佳在普里鲁契诺村里是一个人物，比法国悲剧中任何一个心腹婢女都重要得多。

"请允许我今天出去串串门儿，"有一天娜斯佳在服侍小姐穿衣服的时候说。

"去吧；不过你要上哪儿去？"

"我要上杜基洛沃村，到别列斯托夫家去。他们家厨师娘子过命名日，昨天她来请我们去吃饭。"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帕美拉》，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小说。

“好哇！”丽莎说，“两家老爷在争吵，奴仆们却在互相请客。”

“我们可管不了老爷的事！”娜斯佳不以为然地说，“再说，我是您手下人，又不是您爹手下的。您又没有和别列斯托夫少爷争吵过。两位老人家喜欢争吵，就让他们吵吧。”

“娜斯佳，你要想方设法见见别列斯托夫家的阿列克赛，回来好好给我说说，他长相怎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娜斯佳答应了。丽莎一整天都焦急地在等待她回来。傍晚，娜斯佳回来了。

“哎呀，小姐，”她一面往房间里走，一面说，“我看见别列斯托夫少爷了，看了个够。一整天我们都在一块儿。”

“怎么回事儿？你说说，从头好好说说。”

“听我说，小姐，我们是一块儿去的，就是我，阿尼西娅·叶戈罗芙娜，涅妮拉，杜妮卡……”

“好啦，这我知道。后来呢？”

“听我说，小姐，我还是从头说起。我们是在快吃午饭的时候到的。屋子里的人满满的。有科尔宾诺村的，有扎哈里耶沃村的，有一个女管家带着几个女儿，有赫鲁宾诺村的……”

“好啦！别列斯托夫少爷呢？”

“不要急嘛，小姐。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来，女管家坐首席，我挨着她坐下……她的几个女儿气死了，可是我才不睬她们呢……”

“唉呀，娜斯佳，你没完没了地讲这些不要紧的小事情，怎么不嫌烦呀！”

“瞧您多性急呀！等我们吃完了，离开饭桌……我们吃了有三个钟头呢，这顿饭真是好极了；夹心奶油冻就有蓝色的、红色的和条纹的……等我们吃完了，离开饭桌，就到花园里去玩捉人游戏，就在那儿见到了少爷。”

“噢，怎么样？听说他长得很英俊，是真的吗？”

“漂亮极了，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又高，又匀称，脸红红的……”

“真的吗？我还以为他的脸是苍白的呢。究竟怎么样？你觉得他怎样？很伤心，心事很重，是吗？”

“瞧您说的！像这样起劲儿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他还跟我们一块儿玩捉人游戏呢。”

“跟你们玩捉人游戏！不会的！”

“就是的！他还想出花样儿呢！捉到了，就得吻一下！”

“我不信，娜斯佳，你骗人。”

“信不信由您，我不骗人。我差一点儿叫他捉住。他就这样跟我们玩了一整天。”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据说，他有了情人，不管对谁，连看也不看？”

“那我不知道，小姐，他对我可是看了又看，对管家的女儿妲尼娅也是这样，对科尔宾诺村的巴莎也是的，而且，说起来也是罪过，他一个都不放过，真是一个坏家伙！”

“这就奇怪了！他们家的人是怎样说他的？”

“都说，少爷真是一个好少爷，又和善，又快活。就是有一样不好：太喜欢追逐女孩子了。可是，依我看，这也算不了什么；慢慢会稳重起来的。”

“我多么想见见他呀！”丽莎叹着气说。

“这有什么难的？杜基洛沃村离咱们不远，只有三俄里。您就到那里去走走，或者骑马去，一定会遇到他的。他天天一大早就带着猎枪出来打猎。”

“不行呀，这样不好。他会以为我是在追求他呢。再说，我们的父亲在争吵，所以我还是不能跟他结识……哦，娜斯佳！你明

白吗？我可以打扮成农家姑娘！”

“真的，你就穿上粗布小褂和袍子，大着胆子到杜基洛沃村去；我可以向您担保，别列斯托夫少爷不会放过您的。”

“我说本地话也说得很好。哎呀，娜斯佳，亲爱的娜斯佳！多么妙的主意呀！”丽莎就怀着一定要实现自己快活的设想的决心躺下睡了。

到第二天，她就着手实行自己的计划，派人到集市上去买了粗麻布、毛蓝粗棉布和铜纽扣，娜斯佳帮她裁了小褂和袍子，把所有的女仆都叫了来缝衣服，快到黄昏时候，所有的衣服就都做好了。丽莎试了试新衣裳，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她一再演习自己的角色，一边走一边深深地鞠躬，然后像黏土做的猫似的，摇了几下头，又说农家的土话，又用袖子捂住脸笑，博得娜斯佳连声喝彩。只有一点她觉得很难；她光着脚试着在院子里走了走，草根土扎得她的嫩脚好痛，沙子和碎石子也硌得她受不了。娜斯佳马上就来帮忙：她量了量丽莎的脚，就跑到田野里去找放牲口的特罗菲姆，叫他照量好的尺寸编一双树皮鞋。到第二天，刚蒙蒙亮，丽莎就醒了。全家人都还在睡觉。娜斯佳就在大门口等候那个放牲口的了。一阵号角响起，村里的一群牲口从老爷家门口走过。特罗菲姆经过娜斯佳面前时递给她一双小小的花花绿绿的树皮鞋，她给他半个卢布的赏钱。丽莎悄没声儿地打扮成一个农家姑娘，小声关照过娜斯佳怎样应付杰克逊小姐，便从后面的台阶走出来，穿过菜园朝田野里跑去。

朝霞在东方放射着明亮的光辉，一排排金色的云朵似乎在等候太阳，好像满朝文武在恭候皇上升殿。明朗的天空、清晨的新鲜空气、朝露、清风和小鸟的歌唱使丽莎心中充满孩子般的欢乐。她怕碰见熟人，似乎不是在走，而是在飞。快要走到父亲领地边界的一片树林时，丽莎放慢了脚步。她应该在这里等候阿列克赛。

她的心不知为什么跳得很厉害。但是，伴随我们年轻人淘气而来的这种害怕心情，正是淘气的最有魅力之处。丽莎走进郁郁苍苍的树林。树林发出一阵阵低沉的簌簌声，迎接姑娘的来临。她的快活劲儿平息下来。她渐渐沉醉于甜蜜的幻想。她想着……可是谁又能说得清，一位十七岁的小姐在春日早晨五点多钟一个人在树林里想些什么呢？她就这样想起心事，在两边高大树木浓阴下的路上走着，突然有一条很漂亮的猎狗对她吠叫起来。丽莎吓了一跳，大叫起来。就在这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老实点儿，斯波卡，过来[①]……"话音一落，从灌木丛中走出一个年轻猎人。"不要怕，好姑娘，"他对丽莎说，"我的狗不咬人。"丽莎一定下神来，立刻就很好地利用起这机会。"不行呀，少爷，"她装出又害怕又害羞的样子，说，"我害怕呢：瞧，它多么凶呀，又要扑过来了。"阿列克赛（读者想必已经知道是他了）这时凝神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农家姑娘。"你要是害怕，我陪你走走，"他对她说，"我可以跟你一起走走吗？""谁能管你的事呀？"丽莎回答说，"随你的便，路是大家走的。""你是哪儿的？""我是普里鲁契诺村里的。是铁匠瓦西里家的，来采蘑菇呢（丽莎提着一只系了小绳子的篮子）。你呢，少爷？是不是杜基洛沃村的呀？""就是的，"阿列克赛回答说，"我是伺候少爷的。"阿列克赛很想把他们的关系拉平等了。可是丽莎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你骗人，"她说，"你别把我当傻瓜。我看出来，你就是少爷。""你为什么这样想？""从各方面看出来。""究竟从哪些方面？""怎么会分不清少爷和仆人呢？你穿的衣服不像，说话也不像，连吆喝狗也不是用我们的话。"阿列克赛越来越喜欢丽莎了。他对漂亮的乡下姑娘一向不拘礼节，就想拥抱她；可是丽莎闪开了，并且一下子就摆出严肃和冷冰冰的神气，这虽然

① 原文为法文。

使阿列克赛觉得好笑，却也不敢再对她动手动脚了。“您要是想今后和我做朋友，”她神态庄重地说，“那就请您自重点儿。”“是谁教你这一番道理的？”阿列克赛哈哈大笑起来，问道，“是不是我的熟人，你们小姐的使女娜斯佳？原来教育是这样普及的！”丽莎觉得，再这样下去就要露马脚了，便立即改变态度。“你怎么想的呀？”她说，“难道我从来没去过老爷家里吗？也许我什么都听说过，什么都见过呢。可是，”她又说，“我只顾和你说话，就采不到什么蘑菇了。少爷，你走你的路吧，我要往别的地方去了。对不起……”丽莎就想走开，阿列克赛却拉住她的手。“你叫什么名字，好姑娘？”“阿库莉娜，”丽莎回答说，一面使劲从阿列克赛手里往外抽自己的手指，“放开我嘛，少爷；我该回家了。”“好吧，阿库莉娜，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去拜访你爹，拜访铁匠瓦西里。”“你说什么呀？”丽莎急忙阻止他，“行行好，不要来吧。要是家里人知道我在树林里跟少爷两个人在一块儿说话儿，那我要倒霉的：我爹瓦西里铁匠准会把我打死。”“可是我想一定要和你再见见面呀。”“那我什么时候再到这儿来采蘑菇好了。”“究竟什么时候呀？”“那就明天吧。”“好一个阿库莉娜，我真想好好吻吻你呀，可是我不敢。那就明天吧，就在这个时候，是吗？”“是的，是的。”“你不是骗我吧？”“不骗你。”“你起誓。”“我对上帝发誓，一定来。”

两个年轻人分手了。丽莎走出树林，穿过田野，悄悄溜进花园，急忙跑进账房，娜斯佳就在这儿等她。她在这儿一面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急不可耐的心腹使女的问话，一面换好衣服，就来到客厅里。餐桌已经铺好，早餐已送上来，已经搽了粉、腰身束得像高脚杯的杰克逊小姐正在将面包切成薄片。父亲一再称赞女儿早起散步。“没有比清早起床更有益于身体的了，”他说。于是他举了几个从英国杂志上看到的长寿的例子，说明，凡是活到一百多岁的人都不喝酒，不论冬天夏天都起身很早。丽莎没有听他的。

她反复回想着早晨见面的种种情景，回想着她扮的阿库莉娜和年轻猎人说的一番话，在良心上开始不安了。她一再为自己辩解，说他们说说话儿不是什么非分之事，说这种淘气不会有什么后果，可是没什么用处，良心的声音比理智的声音更洪亮。最使她不安的，是她已经答应明天再见面。她一度下决心不遵守自己神圣的誓言。可是阿列克赛如果等不到她，就会到村子里去找铁匠瓦西里的女儿，找真正的阿库莉娜那个胖胖的麻脸姑娘，那样一来，就会猜到是她玩的轻佻的花样儿。丽莎一想到这里，吓坏了，于是打定主意第二天早晨再扮成阿库莉娜到树林里去。

阿列克赛却高兴极了，整天都在想着新结识的姑娘；夜里，那黑黑的美人儿的倩影一再地在梦中出现。天刚蒙蒙亮，他已经穿戴好了。不等装好猎枪弹药，他已经带着忠心的猎狗来到田野里，朝约会的地方跑去。他急不可耐地等待了有半个小时；终于他看到灌木丛中闪过一个穿蓝袍子的身影，于是他急忙跑过去迎接可爱的阿库莉娜。她对他微微一笑，回答他那表示感激的兴奋劲儿；但阿列克赛立刻就看出她脸上有忧郁和不安的神气。他想知道其原因。丽莎坦率地对他说，她觉得她的行动太轻浮，她很后悔，这一次她是不想失信，但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她请求中止他们的交往，因为这种交往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番话当然是用当地农家方言说的，但一个普通姑娘有这些想法和感触，是很不寻常的，阿列克赛很吃惊。他施展自己的口才，让阿库莉娜打消顾虑；他一再要她相信他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保证永远不会给她造成遗憾，一切都听从她的心意，恳求她不要使他失去唯一的快乐——跟她单独见面，哪怕隔一天一次，哪怕每礼拜两次也行。他是用真诚的爱情语言说的，而且这时候他也确实爱上她了。丽莎一声不响地听他说。“你要保证，”她终于说话了，“永远不到村子里去找我，也不要打听我的事儿。你还要保证，除了我和你约

定的时间以外，不再找别的时间跟我见面。”阿列克赛正要对天起誓，她却笑着制止他。“我不要你起誓，”丽莎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然后他们就很亲热地说起话儿，一块儿在树林里散步，直到丽莎说该回家了，他们才分手。阿列克赛一个人留下来之后，就觉得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农家姑娘两次见面就牢牢抓住他的心。他和阿库莉娜的交往对他有一种新鲜的魅力，而且，虽然这个奇怪的农家姑娘定的规矩使他觉得难受，但他连想也没想到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这是因为，阿列克赛虽然戴着命运的戒指，虽然有过秘密通信和伤心的失意，他毕竟是一个善良而热诚的小伙子，有一颗纯洁的心，觉得纯洁无瑕是一种乐趣。

如果我听凭自己的心意信笔写下去，一定会详详细细描写这对年轻人的约会，描写他们彼此越来越倾心，越来越信任，描写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谈话；但我知道，大多数读者不愿和我分享这种快乐。这种详情细节一般都甜得腻人，因此我略去不写，只是简单地交代一下：不到两个月，我的阿列克赛已经爱得神魂颠倒，丽莎虽然比他含蓄些，心却不比他冷些。他俩都沉醉在眼前的幸福之中，很少考虑将来之事。

常常有结成终身伴侣的念头在他们的头脑中闪过，但他们彼此都没有说起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阿列克赛不论对可爱的阿库莉娜多么迷恋，却始终记着他和一个贫寒的农家姑娘之间的距离；丽莎知道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仇恨，不敢指望他们彼此和解。此外，她隐隐产生一种带浪漫色彩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看到这位杜基洛沃的少爷跪倒在普里鲁契诺铁匠的女儿面前，因而暗暗萌动了自尊心。突然，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差点儿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

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这样的早晨在我们俄罗斯的秋天是常见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骑马出来兜风，并且带

了三对猎狗、一名马夫和几名带响器的僮仆，以备万一。就在这时候，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也经不住好天气诱惑，叫人备好他那匹短尾牝马，骑上马在自己的英国式庄园边上小跑起来。来到树林边上时，他看见自己的乡邻身穿狐皮里子的高加索式上衣，神气活现地骑在马上，等待兔子跑出来，僮仆们叫着，敲着响器，正在把兔子从灌木丛中往外赶。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要是能预见到会碰上这位乡邻，那他当然会往别处去；然而他却完全意外地碰上了别列斯托夫，而且一下子就离他只有手枪射程那样近了。没有办法。穆罗姆斯基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那样，驱马来到自己的对头面前，很有礼貌地向他问候。别列斯托夫也殷勤还礼，那殷勤神气，就像拴着的狗熊在耍狗熊的人指挥下向老爷先生们鞠躬行礼。就在这时候，一只兔子从树林里窜出来，朝田野上跑去。别列斯托夫和马夫放开嗓门儿叫起来，放出猎狗，纵马追上去。穆罗姆斯基的从未出猎过的马受了惊，狂奔起来。穆罗姆斯基自诩为高明的骑手，就任凭惊马狂奔，并且暗自庆幸有这样的机会，使他摆脱不愉快的交谈者。可是他的马跑到一条它先前没有发现的冲沟边，突然朝旁边一转身，穆罗姆斯基跌下马来。他跌在上了冻的土地上，跌得很重。他躺在地上，拼命咒骂自己的短尾巴牝马，那马仿佛清醒过来，一发现背上没有了骑马人，立即停下来。伊凡·彼得罗维奇骑着马跑到他跟前，问他跌伤了没有。这时马夫抓住闯了祸的马的辔头，把马牵了过来。他扶着穆罗姆斯基上了马，别列斯托夫就请他到家里去坐坐。穆罗姆斯基无法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了人家的恩惠。就这样，别列斯托夫捕获了兔子，带着受了伤的、几乎像战俘一样的对头，胜利而归。

两位乡邻在吃早饭的时候，谈得相当亲热。穆罗姆斯基向别列斯托夫借一辆车，他坦率地说，因为他跌得很重，无法骑马回

家。别列斯托夫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穆罗姆斯基却一直等他答应了第二天带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到普里鲁契诺去好好吃顿饭，才走了。就这样，由于短尾巴牝马受惊，两家人根深蒂固的宿怨似乎冰融雪消了。

丽莎跑出来迎接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您这是怎么啦，爸爸？”她惊讶地说，“您的腿怎么瘸啦？您的马呢？这是谁家的车？”“这你就猜不到了，我的好孩子[1]。”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回答她说，并且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说。丽莎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不等她定下神来，就对她说，明天别列斯托夫父子俩要来家里吃午饭。“您这是说什么呀！”她一下子脸色煞白，说，“别列斯托夫父子！明天来咱们家吃饭！哎呀，爸爸，随您怎么样，我可是怎么也不露面。”“你怎么，疯啦？”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怕羞的？要么你就是像小说里的人物，怀着上一辈的仇恨？算了吧，别傻了……”“哎呀，爸爸，说什么我也不露面，不论怎样我也不出来见别列斯托夫父子。”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耸耸肩膀，不再和她争论，因为他知道，和她争执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他就去休息了，因为这次很不平常的兜风使他太疲乏了。

丽莎回到自己房里，把娜斯佳叫了来。她们俩就明天客人的来访商量了很久。要是阿列克赛认出这位有教养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库莉娜，会怎样想呢？他对她的行为、风操和理智会有什么看法呢？另一方面，丽莎也很想看到，如此意外的见面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突然，她想出一个主意。她马上把这个主意对娜斯佳说了；两个人像捡到宝贝似的高兴起来，并且决定就照这个主意行事。

---

① 原文为英文。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问女儿，是不是还想躲开别列斯托夫父子。“爸爸，”丽莎回答说，“如果您一定要我见他们，我就见见他们，不过有一个条件：不管我怎样出来见他们，不管我怎样办，您都不要骂我，也不要露出任何一点惊讶或不满意的样子。”“你又要淘什么气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笑着说，“好吧，好吧，我同意，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的黑眼睛淘气鬼。”他说着，吻了吻她的脑门儿，丽莎就跑去做准备了。

下午两点整，一辆六匹马拉的自制四轮马车进了院子，来到碧绿的草坪旁边。别列斯托夫老头子在穆罗姆斯基两个穿制服的仆人搀扶下上了台阶。他的儿子也骑马跟他一起来到，跟他一起走进餐厅，里面已摆好了餐桌。穆罗姆斯基无比亲切地迎接客人，奉劝客人在吃饭之前先去看看他的花园和动物园，于是就领着客人顺着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铺了沙子的小路走去。别列斯托夫老头子看到在这种无益的事儿上花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在心中感到惋惜，然而出于礼貌，没有做声。他的儿子既不跟这位精打细算的地主一样感到不满，也不赞赏很爱面子的英国迷的洋洋得意；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主人的女儿露面，有关她的事儿他已经听说过很多，而且，虽然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他的心已经另有所属，但是一个妙龄美女总是使他神往的。

他们回到客厅里，坐了下来：两位老人家回想起以往的岁月和军旅中的趣事，阿列克赛却思索着，在丽莎出场时，他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认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冷漠的漫不经心态度都是最合适的，所以他准备就这样办。门开了，他转过头去，那种淡漠和漫不经心的神气简直到了不屑一顾的程度，就连情场老手见了也一定会不寒而栗。可是进来的不是丽莎，是搽了粉、束起腰的老小姐杰克逊走进来，垂着眼睛，微微行了一个屈膝礼，阿列克赛漂亮的军人姿势就白费了。不等他再一次提起精神，门又

开了，这一次进来的是丽莎了。大家都站起身来；父亲正要介绍客人，却突然愣住了，并且连忙咬住嘴唇……丽莎，他的黑黑的丽莎，脸上搽了厚厚的一层白粉，一直搽到耳朵；眉毛画得比杰克逊小姐还浓；假发比她本来的头发还淡得多，蓬松鬈曲，像路易十四的假发；泡泡袖撑得高高的，像蓬帕杜夫人[1]的筒裙；腰束得细细的，整个身躯像英文字母X；还没有送进当铺的她母亲那些钻石全在她的手指上、脖子上和耳朵上闪闪放光。阿列克赛认不出这位可笑的珠光宝气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库莉娜。他的父亲走过去吻她的玉手，他也无可奈何地跟着走过去；当他吻到她那白白的纤指时，他觉得那纤指在微微颤抖。这时他注意到她故意伸出来的一只穿得非常花哨的纤足。这使他觉得她其余的打扮倒是比较容易忍受了。至于她搽粉和画眉，说实话，由于他心地单纯，一开始就没有注意的，后来也没有怀疑。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想起自己答应过的话，尽量不露出惊讶的样子；但他觉得女儿玩的花样儿实在滑稽可笑，他好不容易没有笑出来。古板的英国小姐却没有心思笑。她猜想，香粉和眉黛是从她的柜子里偷来的，气得一张脸透过厚厚的一层香粉泛出紫红色。她一再向年轻的淘气鬼投去恼人的目光，淘气鬼准备另找时间向她好好解释，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大家入了席。阿列克赛继续扮演漫不经心和沉思默想的角色。丽莎装模作样，说话小声小气，拉长声调，而且光说法语。父亲不时地看看她，不明白她的用意，但觉得这一切非常好笑。英国小姐在生气，一言不发。只有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切如常；大口吃菜，大杯饮酒，谈笑风生，而且谈笑也越来越亲热了。

终于大家起身离座；客人走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这才

① 蓬帕杜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放声笑起来，问起来。"你怎么想起来要捉弄他们?"他问丽莎，"可是你知道吗?你搽了粉倒是很好看的。我不懂女人打扮的奥秘，不过，我要是你，我就搽粉；当然，不能搽得太多，微微傅一点儿。"丽莎因为自己玩的花样儿很成功，十分得意。她拥抱了父亲，答应考虑他的主意，就跑去给一肚子恼火的杰克逊小姐消消气。杰克逊小姐好不容易才给她把门开了，听她的解释。丽莎说，她不好意思就这样黑黑的出来见生人，又不敢向她要……她相信，善良而可亲的杰克逊小姐会原谅她的……等等，等等。杰克逊小姐相信丽莎不是存心拿她开玩笑，就消了气，吻了吻丽莎，还送给她一小盒英国香粉，以示和解，丽莎就表示衷心感谢，把香粉收下了。

读者一定猜到，第二天一早丽莎就急忙到树林里去赴约会。"少爷，你昨天到我们老爷家去过吗?"她立即对阿列克赛说，"你觉得小姐怎么样?"阿列克赛回答说，他没有留意她。"真可惜呀!"丽莎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可惜?"阿列克赛问道。"因为我想问问你，大家说的是不是真的……""大家说的是什么?""大家都说我很像小姐，是真的吗?""胡扯到哪里去了！她这个丑八怪，怎么能跟你比呀?""哎呀，少爷，你说这话可是罪过；我们的小姐又白，打扮得又那样漂亮！我哪儿能跟她比呀?"阿列克赛对她赌咒发誓，说不论多么白的小姐，都没有她长得好看，而且为了让她完全放心，他描述起小姐的外貌，说得极其可笑，丽莎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话说回来，"她叹着气说，"小姐也许很可笑，可是我跟她相比，总是一个不识字的傻丫头呀。""哎呀!"阿列克赛说，"这有什么好伤心的!你要是愿意，我马上就可以教你识字。""这倒是真话，"丽莎说，"咱们是不是真的试试看?""好，亲爱的，就现在开始也行。"他们坐了下来。阿列克赛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和笔记本，阿库莉娜学字母快得出奇。阿列克赛对她的理解力不能

不惊讶。第二天早晨她就想试试写字；起初铅笔不听她使唤，可是过了几分钟，描画起字母已经很像样了。“真稀奇呀！”阿列克赛说，“咱们的教学法比兰开斯特教学法[①] 还有效哩。”果然，第三次上课时，阿库莉娜已经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卡拉姆津的小说《贵族女儿娜塔丽雅》了，而且不时停下来说说自己的看法，使阿列克赛听了直咂舌头；她还从这部小说中摘出一些警句，把一张纸涂写得满满的。

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通起信来。邮局就设在一棵老橡树的窟窿里。娜斯佳暗中充当邮差。阿列克赛用大字写好信送到那里，就在那里拿到他的恋人歪歪扭扭地写在普通蓝色纸上的信。阿库莉娜显然已经写惯了，拼写大有长进，她的智力明显地在发展和成长。

与此同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和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结识之后，越来越亲密，很快就成为朋友。这是因为：穆罗姆斯基常常想到，伊凡·彼得罗维奇一死，他的全部家产必然传给他的儿子阿列克赛，阿列克赛就成了本省的大富豪之一，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娶丽莎为妻。在别列斯托夫老头子这方面，虽然认为穆罗姆斯基有点儿古怪（或者，用他的说法，有点儿英国人的傻劲儿），但无法否认他也有很多过人之处，比如：非常善于钻营；他是普隆斯基伯爵的近亲，那是一个有势力的显赫人物，可能会对阿列克赛很有好处，而穆罗姆斯基也一定很高兴（别列斯托夫老头子这样想）在有便宜可占的情形下把女儿嫁出去。两位老人家在此之前只是各自在心中盘算着这件事，后来终于彼此说出来，两人互相拥抱，说定逐步促成此事，并且各自

---

① 兰开斯特（1778—1838），英国教育家。他主张采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当时一度十分流行。

着手去进行。穆罗姆斯基感到为难的是：他必须劝说他的蓓西去和阿列克赛接近，自从那次难忘的午餐之后，她还没有见过他呢。似乎他们彼此都不怎么喜欢；至少阿列克赛再也没有到普里鲁契诺来过，别列斯托夫老头子每次来访，丽莎都要躲进自己房里去。但是，穆罗姆斯基心想，只要阿列克赛天天到家里来，蓓西一定会爱上他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时间长了，就行了。

别列斯托夫老头子倒不怎样担心自己心想的事儿是否能成。当天晚上，他就把儿子叫到自己房里；他抽起烟斗，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口说："阿廖沙[1]，你怎么很久不提到军队里去的事啦？是不是你已经不再迷恋骠骑兵制服了？……""不是的，爹，"阿列克赛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看出来，你不乐意我去当骠骑兵；我理应听从您的心意。""好呀，"伊凡·彼得罗维奇回答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这使我很放心；我也不想逼迫你，不想勉强你……马上就……去担任文职；我是想先给你娶亲。"

"要我娶谁呀，爹？"阿列克赛惊愕地问。

"娶穆罗姆斯基家的小姐丽莎，"伊凡·彼得罗维奇回答说，"这样的媳妇可是天下难找呀，不是吗？"

"爹，我还不想娶亲呢。"

"你不想，我可是替你想过，而且反复想过了。"

"随您怎样，我可是一点也不喜欢穆罗姆斯基家的丽莎。"

"以后你会喜欢的。相处惯了，就会相爱了。"

"我觉得我不会使她幸福的。"

"你不必操心她的幸福。怎么？你就是这样听父亲话的吗？好哇！"

"随您怎样，我不想娶亲，也不会娶亲。"

① 阿廖沙，阿列克赛的小名。

"你一定要娶亲，要不然我不再认你，家产动也别想动！我要卖光，花光，分文也不留给你！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不好别来见我。"

阿列克赛知道，父亲一旦想到什么主意，那就像塔拉斯·斯科季宁[①]所说的，用刀子挖也挖不掉；可是阿列克赛也跟父亲一样，谁也拗不过他。他回到自己房里，思索起父亲能做到什么，想到丽莎小姐，想到父亲要让他成为穷光蛋的气势汹汹的一番话，最后想到阿库莉娜。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出来，他太爱她了；他的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带浪漫色彩的念头：娶她为妻，靠自己劳动过日子。他越思索，越认为采取这种断然行动有道理。最近由于阴雨连绵，他们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在树林里见面了。他用清楚的笔迹和火热的语言给阿库莉娜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们已面临绝境，并且向她求婚。他立即把信送往邮局，也就是树窟窿，然后他非常满意地躺下睡了。

第二天，阿列克赛抱定原来的主意，一大早就去找穆罗姆斯基，要开诚布公地跟他好好谈一谈。他希望取得他的谅解，让他站到自己这方面。"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在家吗？"他在普里鲁契诺村地主家门前勒住马，问道。"不在家，"仆人回答说，"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一大早就出门了。""真不巧呀！"阿列克赛心想。"那么，丽莎小姐在家吧？""小姐在家，少爷。"于是阿列克赛跳下马，把缰绳交给仆人，不经通报就径直往里走。

"一切都可以解决了，"他一面想着，朝客厅走去，"我要当面和她说清楚。"他走进去……顿时愣住了！丽莎……不，是阿库莉娜，可爱的黑黑的阿库莉娜，不是穿粗布褂，而是穿着白色晨衣，坐在窗前看他的信。她神情是那样专注，竟没有听见他进来。阿

① 塔拉斯·斯科季宁，《纨袴少年》中的人物。

列克赛不禁高兴地惊叫起来。丽莎浑身打了个哆嗦，抬起头来，哎呀了一声，就想跑掉。他扑过去把她拦住。“阿库莉娜呀，阿库莉娜！……”丽莎拼命想挣脱他……“放开我，少爷；您是疯了吗？”[1]她使劲挣扎着，一遍又一遍地说。“阿库莉娜，我的好人儿，阿库莉娜！”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一面吻她的手。杰克逊小姐看着这个场面，不知道怎样才好。这时候门开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走了进来。

“啊哈！”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说，“看起来，你们的事情已经谈定啦……”

读者一定会原谅我不再浪费笔墨来描写故事的结局了。

伊·彼·别尔金小说集到此为止。

① 原文为法文。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元　甫译



如果老天让我拥有读者，那么他们感兴趣的事恐怕就是打听我怎么会决计撰写戈留辛诺村的历史的。为此我得事先交待某些细节。

1801 年 4 月 1 日我生在戈留辛诺村，父母亲名声不错，门第高贵；我的启蒙教育受自我们的教堂执事。后来，对阅读和种种文学活动的爱好在我身上发展起来，我真得感谢这位可尊敬的男子。尽管我那些成绩的取得是缓慢的，但却扎实可靠，因为到十岁那一年我已经对迄今留在记忆中的东西都懂了。我的记性天生不好，而且由于身体虚弱家里不许我太用脑筋。

文学家的称号一直是我最感欣羡的名称。我的父母为人值得尊敬，但心地单纯质朴，受的是老式教育，从来就什么书也不看，整个家里除了为我买的字母课本、历书和《最新语文读本》[1]，什么书也没有。阅读《语文读本》长久以来是我喜欢的一项练习。我能将它倒背如流。尽管如此，每天我仍然能从中找到从未发现过的美丽的新东西。除了我父亲为他当过副官的普列米扬尼科夫将军，库尔冈诺夫是我觉得的最伟大的人物。我向所有的人了解他

① 《最新语文读本》，指 18 世纪由教授库尔冈诺夫编写的一本书，内容有详细的语法、谚语、趣闻轶事、百科知识、诗歌等等。

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生平，对于我所有的问题，人们的回答仅限于库尔冈诺夫编写了《最新语文读本》，这一点我以前早就深信不疑了。他像某一个古代半仙式的人物，周围蒙上了一团无知的漆黑迷雾。有时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实有其人。我仿佛觉得他的名字是虚构的，有关他的传说，似乎是一个希望寻找新的尼布尔[①]的虚无缥缈的神话。然而他还是一直追随着我的想象力，我努力把这张神秘的脸想象成某一个样子，终于我断定他应当像地方缙绅会代表科留奇金，一个长着红鼻子、双目炯炯有神的小老头。

1812年我被带到莫斯科，送进卡尔·伊凡诺维奇·梅耶尔的寄宿学校，我在那里待了不过三个月，因为在敌人进犯前夕我们解散了，我于是回到了乡下。在赶走“多国语言”[②]部队以后家里又想重新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看看卡尔·伊凡诺维奇是否回到故地，或者，如果情况相反就把我送进另外的学校，但是我坚决恳求母亲让我留在乡间，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像寄宿学校通常规定的那样七点钟起床。就这样我长到了十六岁，依然只有启蒙教育的程度，依然和我的小伙伴们打棒球，那是我在寄宿学校期间从中学到足够知识的唯一科目。

这时我被派往＊＊步兵团担任士官，在那里一直待到18＊＊年。在团里服役的时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除了晋升为军官和在我口袋里只剩下一卢布六十戈比的时候赢进了二百四十五卢布这两件事。至亲至爱的双亲的故世迫使我申请退伍并回到我的领地。

---

① 尼布尔（1776—1831），德国古希腊罗马史学专家，1826年为彼得堡科学院外籍院士。

② 原文为“十二种语言”，指拿破仑从不同民族招募来的部队。

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所以我打算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如果我滥用了厚爱我的读者的宽容与爱护，那我预先在此请求原谅。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秋日。当我来到应当从此转道向戈留辛诺村进发的驿站时，我雇了一辆私车，驰上了一条乡间土道。虽然我生性脾气温和，但是渴望重见自己度过美好岁月的地方的心情是如此迫不及待，所以我便不停地催赶车夫，有时许诺给他喝伏特加酒，有时吓唬说要揍他。对我来说，推搡他的后背比掏出和解开钱包更方便，所以我得老实招供，我曾在他背部捶了两三下，这样的事我有生以来从未做过，因为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原因，总感到马车夫阶层的人是挺可亲近的。车夫驱赶着车马，但是我似乎觉得马车夫在按照他们的习惯，一面嘴里催促着马匹，手里挥动着鞭子，却仍在紧紧地拉他的绳环不让马匹快走。终于开始看见戈留辛诺的树林，十分钟后驶进了老爷的宅院。我的心激烈地跳动——我怀着难以推摹的激动心情环顾四周。我已八年不见戈留辛诺。我在这里的时候在围墙边栽下的白桦，如今已长大，成了枝叶繁茂的大树。院子里曾一度筑有三个平整的花圃作为装点，花圃间伸展着一条撒上砂砾的道路。如今院子变成了一片未经刈割的草地，上面放养着一群奶牛。我的四轮马车在前门的台阶前停下。我的仆人走去想打开门户，但是门是钉死了的，尽管百叶窗开着，而且屋里像有人住的。一个农妇从有人的茅舍里出来，问我要找谁。得知老爷回来了，她重新跑进茅舍，不久仆人们围住了我。见到熟识的和不熟识的面孔并和他们全体一一亲吻的时候，我的心深深地受到感动：陪我逗乐的男孩们已经成了庄稼汉，而坐在地板上听差遣的小女孩们都已成出了嫁的妇女。男人们哭了。对女人说话的时候我毫无礼仪："你老得好快！"——她们也动情地回答我："可您呢老爷，长得难看多了。"人们带我走上后门的

台阶，我的奶娘迎着我走出门来，拥抱我，又是哭又是嚎，就像拥抱饱经苦难的奥德修斯[①]似的。仆人们跑去给浴室生火烧水。厨师如今由于无所事事而长出了胡子，自告奋勇给我做午饭或晚饭——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仆人们马上给我清扫房间，那里曾经住过我的奶娘和我已故母亲的女仆，于是我便置身于世居的温馨的屋宇，在二十三年前我降生的房间里进入梦乡。

我在形形色色的忙碌辗转中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和各界的代表、头头脑脑、还有各式各样的省城官员打交道。最后我接受了遗产继承，开始掌管领地。我安下心来，但不久寂寞无聊的感觉开始折磨我。我还没有和我善良、可敬的邻居＊＊认识。管理家业的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事情。奶娘被我提拔起来做仓库钥匙保管员和女管家，她说来说去总共就是十五件家里的奇闻趣事，虽然这些故事使我非常感兴趣，但她的叙述总是千篇一律，到头来她对我来说也成了另一本最新语文读本，在这本读本里我知道哪行字可在哪一页找到，真正名副其实的语文读本被我找到是在仓库里，一堆破烂中间，样子十分可怜。我把它拿到亮处，开始读起来，但是库尔冈诺夫对我来说已失去往昔的魅力，我再一次读了它一遍，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忽发奇想：何妨自己来写点什么？厚爱我的读者已经知道，我是靠几个铜钱才受了点教育，没有机会亲自去获取已经失去过一次的东西，因而到十六岁以前一直和仆人的孩子玩耍，后来便从这一省开拔到那一省，从这一营地调防到那一营地，同犹太人和随军商贩一起打发日子，在破烂的台球桌上打弹子，在烂泥浆里操练步伐。

① 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又译《伊里亚特》）和《奥德修纪》（又译《奥德赛》）的主人公。

况且在我看来，当作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高不可攀的难事，所以一开始，想到要握笔杆子我就心里害怕。既然我连和一位作家见面这样一个炽烈的愿望都从未实现过，我还会有勇气奢望一旦加入他们的行列吗？不过这使我回想起一个情况，我打算把它说出来证明我对祖国语文始终如一的热情。

1820年，还在当士官的时候，我有一次因公务需要来到了彼得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而且，虽然我在那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日子却过得非常快活：每天悄悄地光顾剧院里的第四层楼座。我叫得出每一个演员的名字，而且没命地爱上了＊＊，她在一个星期天，以出色技艺扮演了《恨人与悔恨》[1]一剧中阿玛丽娅的角色。早上从总司令部回来的路上我通常走进一家低矮的糖果铺，一面啜饮着一杯巧克力，一面阅读文学期刊。有一次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看一篇题为《好心人》的批评文章。有个身穿灰黄色外套的人走到我跟前，轻轻地从我的小册子下面抽走了一份《汉堡报》。我读得那么专心致志，竟连眼睛也没有抬一下。陌生人叫了一份牛排，就坐在我的前面。我仍然读着，没有去留神他。这时他用完了早餐，生气地骂了一声小厮干活太懒惰，喝了半瓶葡萄酒，便走了出去。有两个年轻人也在这里早餐。"你知道他是谁吗？"一个对另一个说。"是Б，作家。""作家！"我不由得大声叫起来，于是放下没有读完的期刊和没有喝完的杯子，跑去付账，没等找回零钱就跑到了街上。我四下里张望，看见了远处一件灰黄色的外套，便沿着涅瓦大街去追他，只差没跑步了。我走了几步，突然觉得有人把我叫住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近卫军军官向我指出，说我应当停下来立正，不该把他推下人行道。经过这番训斥我变得小心起来；不幸的是我老遇上军官，我不时要停下来，而作家却继续离我向前走去。有生以来我的

[1] 《恨人与悔恨》，德国剧作家科策布（1761—1819）的剧本。

士兵服从未使我感到如此难受，有生以来军官的肩章从未使我感到如此羡慕。终于在紧靠阿尼奇金桥的地方赶上了穿灰黄外套的人。“请问，”我把手举到额边说，“您可是Б先生？我有幸在《启蒙竞赛者》上读到您的大作。”“绝对不是，先生，”他回答我说，“我不是作家，我是监察官，不过＊＊我很熟；一刻钟前我在警察桥边碰见过他。”就这样，我对俄罗斯文学的敬意的代价是失去三十戈比的找头，军务上的一顿训斥，而且差一点被逮捕——而这一切又都是徒劳无功的。

尽管我理智上一直反对自己这样做，但是当作家的大胆想法却不断地钻进我的脑子里。最后，由于无法抗拒天生的爱好，我给自己订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并且决意无论如何要将本子写满，对各种类型的诗歌（因为对平和温馨的散文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都进行了分析、鉴定，于是打定主意非写取材于我国历史的史诗不可。我为自己寻找主人公的时间并不长。我选择了留里克[①] ——便动手写了。

在抄写留传于我们的军官中间的手抄本的过程中，我掌握了某些诗歌方面的技能，这些手抄本有：《危险的邻居》[②]、《对莫斯科花园街的批评》、《对普列斯宁斯克水塘的批评》[③] 等等。尽管如此，我的叙事诗却进展缓慢，所以写到第三行诗时我便放弃不写了。我想史诗这个种类不是我选的种类，于是开始写留里克的悲剧。悲剧没有写成。我试图把它写成短篇故事诗——但是连短篇故事诗也不知怎么地写起来不顺手。终于灵感降临到我身上，于

① 留里克，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据俄国编年史记载，原为瓦兰部队统领，传说他应伊尔门斯拉夫人的邀请和其兄弟西涅乌斯与特鲁沃尔一起到诺夫哥罗德任大公。

② 《危险的邻居》，普希金的伯父、诗人瓦西里·普希金的诙谐叙事诗。

③ 以手抄本留传的匿名讽刺诗。

是我开始写留里克肖像的题铭诗，而且顺利地写完了。

虽然我的题铭诗并非完全不值一提，尤其作为年轻诗人的处女作是如此，不过我觉得我生来就不是当诗人的料，所以有了这初次的尝试也就心满意足。然而创作欲却使我对文学工作一往情深，我和笔记本以及墨水瓶已经难解难分。我想退而求其次，去写散文。由于我一开始就不愿意去做事先研究、谋章布局、建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便打算将个别的点子写下来，它们互不相关，也毫无次序，我想到是什么个样子就怎么写。不幸的是我脑子里出不来点子，整整两天之中我只想出了下面一段话：

> 一个不服从理性的规律并且习惯于凭热情随心所欲的人，往往要陷入迷途而且悔之不及。

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却并不新鲜。我不再想点子，开始叙述故事，可是由于不习惯，我不善于安排虚构的事件，我选择了曾经从各式各样的人那里听来的几件精彩的轶事，并努力用小说的生动手法来修饰真实事件，有时还加上我自己想象的色彩。在编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章法，而且学会了正确、愉快和自由的表达。但是我的储备不久就枯竭了，为了我的文学活动，我又开始寻找对象。

为了叙述真实、重大的事件而放弃肤浅、可疑的奇闻轶事的想法早就搅得我的想象力躁动不安。在我看来，做时代和人民的评判员、观察家和预言家，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可是就凭我这点可怜的文化我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来？那些学识丰富、根底扎实的大家哪一方面不是走在我的前头？哪一种历史不是被他们写光了？即使我来写世界史——难道不是已经有米洛特

神父的不朽著作[1]了吗？写本国史吗？已经有了塔季谢夫、鲍尔金和哥里科夫，我还能说什么？我连斯拉夫数目字都学不会，轮得到我去翻阅编年史和领会陈年八股语言的隐秘含义吗？我想过写小范围的历史，比如我们省城的历史；然而即使这样也有多少我无法逾越的障碍！驱车往城里赶，拜访省长和主教，请求允准进入档案馆和修道院的贮藏室等等。写我们县城的历史纵然对我比较方便，但是无论对哲学家还是实用主义者来说它都无趣味可言，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供炫耀的资料：＊＊＊于17＊＊年更名为城市，它的编年史中保存下来的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是十年前发生的一场可怕的火灾，烧毁了一个集市和政府的办公楼。

一个偶然的机会解决了我的疑难。在顶间分挂内衣的农妇发现了一只旧筐子，里面塞满无用的杂物、破烂和书籍。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喜欢读书。就在这个时候，正当我推开笔记本坐着，一面咬着羽毛笔，思考乡村布道的体验时，我那仓库钥匙保管员得意洋洋地把筐子拖进我房间，高兴地喊着："书！书！""书！"我兴奋地跟着说，便向筐子冲去。真的，我看见了整整一堆绿的和蓝的纸面精装书。这是收藏的旧历本。这个发现给我的兴奋情绪浇了一瓢冷水，不过我还是为这意外的收藏感到高兴，毕竟是书啊，于是我为洗衣妇的勤勉慷慨地赏了她五十戈比银币。到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浏览我的历书，不久我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书牢牢地吸引住了。它们组成了从1744年到1799年的一个不间断的年代的链条，也就是说整整五十五年。通常订成历书的蓝色书页上写满了古老字体的手迹。当我把目光投向这些字行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不仅有关于天气、经济账目的记载，还有关于戈留辛诺村简短历史的信息。我立刻着手分析这些珍贵

① 指1769年出版的《法国史教程》。

的笔记，不久便发现这是极其严格地按年代先后写成的我的领地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过程中的完整历史。此外，它们还包含了取之不尽的经济、统计、气象以及其他科学考察的丰富资料。从此研究这些笔记成了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因为我看到了从中提取合乎逻辑、引人入胜和富有教益的叙事材料的可能性。在充分熟悉这些珍贵文献以后我开始寻找戈留辛诺村历史的新资料。不久，这些资料的丰富程度令我大为惊讶。我花了六个月时间作预备性研究，终于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劳作，托上帝的福在1827年的11月3日这一天大功告成。

现在，我像某一位我记不起名字的与我类似的历史学家那样，在建立了自己艰难的功勋后，我搁下笔，忧伤地走进花园去思索我所完成的事情。我仿佛感到，在写完戈留辛诺村历史以后世界已经不再需要我，我的使命业已完成，该是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下面附录一份在撰写戈留辛诺村历史时用作资料的清单：

1. 古老历书的汇编。五十四部。前面的二十部写满了带有节略符号的古老手迹。这份编年记是我的曾祖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别尔金所写。它的特点是语言简明扼要。譬如：5月4日。雪。特里施卡因为粗鲁而挨打。6日——死了一头棕褐色奶牛。谢思卡因酒醉被打。8日——晴天。9日——下雨又下雪。特里施卡因天气而挨打。11日——天气晴好。下了新雪。捕获三头兔子。如此等等，没有任何深刻意义……其余三十五部系由各种手迹写成，较大部分是所谓的小铺子老板的手迹，有的带节略符号，有的没有。一般地说语言较噜苏，缺乏连贯性，也不知遵守书写规则。有一处看得出是女人的笔迹。这一部分有我祖父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别尔金和我的祖母，也即他的夫人，叶甫普拉克西娅·阿历克赛耶芙娜的手记，也有管家加尔波维茨基的手记。

2. 戈留辛诺村执事的编年手记。这份有趣的手稿是我从娶编

年手记作者的女儿为妻的我的牧师那里找到的。开头几页被撕了下来，让司祭的小孩子用来制作所谓的风筝了。其中一只风筝落在了我的院子中间。我捡起来，本想还给孩子们，突然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我从开头几行字发现风筝是用编年手记的纸做的，算我运气，我得以抢救其余部分。我用一俄石[1]燕麦换得的这份编年手记的特点是寓意深刻，用词非比寻常。

3. 口头传说。我对任何信息都不会等闲视之。但是尤其要感激的是阿格拉菲尼娅・特里丰诺娃，村长阿甫捷依的母亲，据说她是管家加尔波维茨基以前的恋人。

4. 人口税清册，附有历任村长的说明（收支账册），写农民的道德和境况有关。

首府的名称叫做戈留辛诺的这块地方在地球上的面积是二百四十俄亩[2]。居民人数达六十三名农奴。北面与捷里乌霍伏和彼尔库霍伏两个乡村交界，那里的居民贫穷、羸瘦，个子也小，而高傲的领主们却热衷于威武的猎兔活动。南边是西夫卡河，将它和卡拉切夫自由农民的土地分隔开来——他们是些不知安分守己、以生性凶悍残暴著称的邻居。围住它西面的是叫扎哈林的禾苗茁壮的田野，那是属于一群聪明能干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地主的乐土。东面与它接壤的是无人居住的荒地和无法通行的沼泽，那里只长着一种酸果蔓，只听得见青蛙发出单调的格格声，迷信的传说认为那里是某一个鬼怪居住的地方。

① 俄石，俄国容量单位，一俄石合 209.91 升。

② 俄亩，俄国面积单位，一俄亩合 1.09 公顷。

NB.[1] 这个沼泽叫鬼泽。据说一个疯疯癫癫的放猪姑娘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守着一群猪。她怀了身子，却怎么也无法对这个情况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公众的意见认为是沼地的魔鬼作的祟。然而这样一个故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值一顾的，而且在有了尼布尔以后再相信那种说法就不可原谅了。

戈留辛诺自古就以物产丰富和气候宜人而著称。肥沃的土地上盛产黑麦、燕麦、大麦和荞麦。白桦林和云杉林向居民们提供构筑居室及取暖的木材和枯枝断杆。胡桃、红莓苔子、越桔和黑果越桔就不知道有缺少的时候。蘑菇的数量之多非同一般；用酸奶油煎炒的蘑菇虽然不利于健康，倒是一种可口的食物。池塘里满是鲫鱼；西夫卡河里有梭子鱼和江鳕鱼。

戈留辛诺的居民大部分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威武，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淡褐或者红棕色。女人的特征是长着一个稍稍向上翘的鼻子，一副突出的颧骨，而且体型高大。NB. **婆娘们身材魁梧**，这样的形容词屡屡见之于村长在丁口册中的注脚。男人们品行端正，勤劳肯干（尤其在自己的耕地上），英勇善战：许多人能够一对一和熊对打，在附近一带享有徒手格斗战士的美名；所有的人酗起酒来都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妇女们除了家务活，还要分担很大一部分男人的农活；在勇敢这一点上不比男人逊色，她们中难得有人惧怕村长。她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村社卫队，常备不懈地在老爷的宅院里担任警戒，被称为女长矛手（此词源出斯

① NB.，拉丁文“注意”、“留心”的缩写。

拉夫词“长矛”)。女长矛手的主要职责是经常不断地用石块敲击铸铁板，借以震慑预谋的犯罪企图。她们像对待自己的美貌一样保护自己的贞操，对胆大妄为之徒的不轨企图严厉反击，旗帜鲜明。

戈留辛诺的居民很久以前就生产树皮带、柳条筐和树皮鞋来进行大宗贸易了。西夫卡河促进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春季他们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乘着独木舟渡河，在其他季节则把裤腿卷到膝部趟水过河。

戈留辛诺人的语言完全是斯拉夫语的一支，但是和俄罗斯语一样，与它有区别。这种语言充满了缩略语和截短了的词语，有些字母完全消失了，或者被别的字母所代替。但是大俄罗斯人完全听得懂戈留辛诺人说的话，反过来也一样。

男子通常十三岁就娶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为妻。在四五年之内妻子打自己的丈夫，过了这段时间丈夫就开始打妻子；就这样两种性别的人各有自己称王称霸的时候，均势也就保持住了。

葬礼按下面的方式进行。在去世的当天就将死者抬到墓地，为的是不让死人无谓地占据家里一块多余的地方。因此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正当死者被装在棺材里抬到村外去的时候，他打了个喷嚏或打了个呵欠，这使亲人们说不出地高兴。妻子呼天抢地，对丈夫号啕大哭，口中念念有词：“亲人哪，我的好汉子！你撇下我一个人叫我跟谁过？叫我怎么不想你呵？”从墓地回来以后追悼亡灵的丧宴就开始了，两三天或者甚至一星期之内，亲朋好友往往喝得酩酊大醉，这得看他们对记念死者的热心如何和对死者的眷恋程度而定。这种古老的丧葬习俗至今依然保留。

戈留辛诺人的衣服是罩在裤子外面的衬衫，这是典型的斯拉夫传统。冬天他们穿羊皮袄，不过这与其说是出于实际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好看，因为他们常常把皮袄罩在一只膀子上，而且稍

稍需要干点有动作的活就把它脱了。

自古以来科学、艺术和诗歌在戈留辛诺就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象。除了神甫和教堂职员，村里总是有人读书。编年史里提到过一个叫捷林季亚的本地人，他活到1776年左右，不仅右手会写字，连左手也会。这位非凡人物写得一手各式书信、呈文、私人文书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字，因而名闻四方。他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好手艺、热心肠和参与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受过苦，到死的时候已是老迈不堪，其时正当他开始学会用右脚写字，因为双手的字迹已经太为人熟悉了。正如读者在下面了解到的那样，他在戈留辛诺的历史上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音乐永远是有教养的戈留辛诺人喜爱的艺术；三弦琴、风笛既然能使多情善感的心灵得到愉悦，所以至今还在他们的居室、尤其是在饰有枞树和双头鹰图像的古老的公共建筑[1] 内回响。

在古老的戈留辛诺，诗歌曾灿烂辉煌过一阵子。迄今后代人还记得秃头佬阿尔希普写的诗。

就感情的细腻而言这些诗不亚于著名的维吉尔[2] 的田园牧歌，就想象的优美而论则远远超过了苏马罗科夫[3]先生的田园诗。虽然节律的华美较之我们诗人的最新作品略逊一筹，然而构思的奇巧与睿智则不相上下。

就举这首讽刺诗为例吧：

---

① 指酒馆。按俄罗斯1776年法律的规定，酒类归国家专卖。作为标记，酒馆内饰有俄罗斯国徽双头鹰的图像。

②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农事诗》及《埃涅阿斯纪》。

③ 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作家，古典主义代表之一。作品有悲剧《霍列夫》、《辛纳夫和特鲁沃尔》，还有喜剧、寓言和抒情歌谣等。

这个人叫安东，是村长，
正趋步走向老爷的宅院，
他怀里揣着记数的筹签，
捧出来向贵族老爷呈献，
老爷拿将来看上一眼，
脑子里糊里糊涂一片。
你好狠，村长安东，
竟然将老爷的钱财偷个精光，
搞得全村人讨饭走四方，
到头来还是你老婆去领赏。

在向我的读者介绍了戈留辛诺村的民族和统计状况及其居民的风情民俗以后，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传说中的时代

特里丰村长

戈留辛诺的管理方式有过几次变化。它曾由村民大会选举的村主席和地主任命的管家管理，最后直接由地主亲自掌管。这些不同管理方式的利弊我将在叙述过程中一一说明。

有关戈留辛诺的创始及其原始居民的情况，一团漆黑，无从知晓。据远古的传闻称，早先戈留辛诺是个富足而辽阔的村落，它的居民们生活富裕，每年有人来收一次代役租，然后装上几大车

不知送往什么人那里。那时候什么东西买进来都很便宜，卖出去的却很值钱。管家压根儿就不存在，村长不欺压任何人，居民们活儿干得不多，生活过得逍遥自在，牧人穿着靴子放牧。我们不应当陶醉于这幅迷人的图景。有关黄金时代的理想是所有民族与生俱来的，它仅仅证明人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眼前的现实，根据经验对未来又感到希望渺茫，于是用臆想出来的种种色彩去粉饰一去不返的既往。而这一点倒是信实可靠的：

在古代戈留辛诺村就属于有名的别尔金家族。然而我的先祖由于拥有其他许多领地，并不关注这个僻远的地方。戈留辛诺只交纳少量的贡品，由百姓在被称作米尔大会的村民大会上选出的村长管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别尔金的世族领地分崩离析了，开始衰败下去。有钱的祖父的孙子家道中落，戒不掉豪华奢侈的习气，便向已经减少了十倍的产业要求与往昔一样多的不折不扣的收益。一纸纸严厉苛刻的规定接二连三地下达。村长在村民大会上宣读；甲长们议论纷纷，村社群情激动，而老爷们呢，本该得到双倍代役租的，却得到了狡猾的推托之词和写在油污的纸上用铜币印封口的温和的诉苦。

戈留辛诺的上空乌云密布，可是谁也没有去想这件事。在民选的最后一任村长特里丰当政的最后一年，正当教堂命名节这一天，全村人闹嚷嚷地围着娱乐厅（指俗话所说的酒馆）或者在街上游来荡去，互相搂抱着大声唱秃头佬阿尔希普写的歌。这时村里驰进来一辆有藤编车篷的四轮轻便马车，车上套着两匹半死不活的劣马；赶车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赤膊的犹太人，马车里探出一个戴遮檐帽的脑袋，似乎在好奇地打量这喧闹的人群。村民们用笑声和粗鲁的嘲讽迎接马车。（NB. 发疯似的人群将衣服的前襟卷成筒形，嘲弄赶车的犹太人，逗乐地大声嚷道："犹太佬，犹

太佬，吃口猪耳朵！……”——引自戈留辛诺执事的编年记。）但是当车在村子中央停下，来客从车里跳下，用命令的口吻要见村长特里丰的时候，他们便莫名惊诧了。这位长官正在娱乐厅里，两名工长恭敬地搀着把他从那里带出来。陌生人威严地看了看他，递给他一封信，吩咐他立刻就念。戈留辛诺的历任村长有一个惯例，就是自己从来就什么也不念。村长不识字。派人去叫地方自治会头头阿夫杰依。在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一条小巷里一堵围墙下睡觉，于是带他来见陌生人。大约是由于刚刚被带到，或者由于受了突如其来的惊吓，或者由于伤心的预感，明明白白地写在信上的文字在他看来竟是模糊一片，无法辨认清楚。陌生人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叫村长特里丰和自治会的阿夫杰依睡觉去，将宣读文书的事延到第二天举行，自己则向自治会的衙门里走去，犹太人提着他的小手提箱跟在后面。

戈留辛诺人默默无声地用惊讶的表情看着这不寻常的一幕，但不久便把马车、犹太人和陌生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一天在喧闹和欢乐中结束，戈留辛诺进入睡乡，并未预见到等待着它的是什么。

随着朝阳的升起，村民们被敲击窗户的声音和通知去开村民大会的叫声所催醒。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作为村民大会广场的自治会院内。他们目光呆滞，双目发红，脸部浮肿；他们一面打哈欠，一面搔着头，望着居高临下地站在自治会门廊台阶上戴宽檐帽、穿蓝色旧长袍的人，努力在回想他们一度见过的这个人的面容。村长特里丰和自治会的阿夫杰依站在他身边，没有戴帽子，一副低三下四、深受委屈的样子。“都到了吗？”陌生人问。“真的都到了吗？”村长又问了一遍。“真的都到了，”村民们回答。这时村长宣布收到一份老爷发来的文书，命令自治会头头向全体村民宣读。阿夫杰依走上前，大声宣读下面的内容。（按：这份预

示着可怕后果的文书是我向特里丰村长抄来的，他将它和他统治戈留辛诺的其他纪念品一起收藏在神龛里。我没能找到这封令人好奇的书信。)

特里丰·伊凡诺夫：

这封函件的递送者，我的代理人＊＊前往我的领地戈留辛诺村行使管理权。务必在其抵达后即刻召集农户并宣布我作为领主的旨意，即：各农户对于我的代理人＊＊的命令视同我本人之命令，听从不误。该人之一切要求务必无条件执行，否则定将严惩不贷。农户们忘恩负义的违抗以及你特里丰·伊凡诺夫的狡诈的姑息迫使我采取该项决定。

NN 签署

此时＊＊两腿交叉成字母 X 形，双手叉腰呈字母 Φ 形，说出下面一段简短而富有表情的话："你们看看我的能耐吧，别太自作聪明了；我知道你们是一群娇纵惯了的人，我可要收拾你们，叫你们脑子里那种糊涂想法比昨天那副醉态去得还快。"任何人的脑袋里已经没有了醉态。戈留辛诺人如同被万钧雷霆震蒙了一般，一个个垂头丧气，胆战心惊地散开各自干活去了。

管家＊＊的治理

＊＊接收了管辖权，便开始执行他的施政方案。这个方案特别耐人寻味。

它的主要根据是如下一条公理：农民越是富裕，就越是娇惯；

越是贫穷，就越是温顺。因此＊＊把领地的安定当做农民的主要品德来加以关心。他要求登记农民的财产，将他们划分为富人和穷人两类。1）拖欠的租税分摊到富裕农民头上，使用一切严厉手段向他们追索。2）家境不富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则被即刻送往地里劳动，如果根据他的估算他们的劳动还不足，他就把他们分配到别的农民那里当雇工，为此后者得自愿向他纳贡，而被分配受奴役的人则只要除了缴纳欠租外再缴双倍的年租，便可赎身。一切公共义务由富裕农民承担。税民兵役制对贪婪的统治者来说是一项胜利，因为这项制度使得富裕的农民只要还没有最终落到在无赖汉和破落户之间作选择的地步，便会相继为自己赎身[①]。村民大会被取消了。租税他每年接二连三地一点一点地收取。此外他还突如其来地把农民召集起来。农民缴纳的租税与过去相比似乎也不太多，可是怎么也挣不到，积不起足够的钱。三年以后戈留辛诺彻底地破落了。

戈留辛诺村一片萧条，集市空空如也，秃头佬阿尔希普的歌也无人再唱。孩子们四出流浪讨饭。庄稼汉一半人在地里劳动，另一半成了雇农；按照编年史的形容，教堂节不再是快乐和欢呼的节日，而成了悲伤和心酸回忆的周年日。

……

1830 年

---

① 可恶的管家给安东·季莫菲耶夫上了铐，季莫菲老人为儿子付了一百卢布的赎金；管家还铐了彼得罗什卡·叶列密耶夫，他父亲为他付了六十八卢布的赎金，这个恶棍还想铐列哈·塔拉索夫，但后者逃进了森林，管家为此伤心至极，扬言要狠狠收拾他；喝醉酒的万卡还被送到城里去服兵役（戈留辛诺农民的报告）。——普希金原注

罗斯拉甫列夫

亢　甫译

罗斯拉甫列夫是扎戈斯金同名小说的主人公。《罗斯拉甫列夫》的情节是：贵族罗斯拉甫列夫爱上了公爵小姐波里娜·里京娜。波里娜在与罗斯拉甫列夫交往中隐瞒了一段私事：她在巴黎结识过法国伯爵塞尼库尔并爱上了他，而后者是有妻室的。拿破仑侵俄战争开始后塞尼库尔被俘，被遣送到里京家的乡村。这时他已成为鳏夫，波里娜便偷偷与他成婚。法军的进攻解放了塞尼库尔，波里娜也随他而去。战争中塞尼库尔阵亡，波里娜也在但泽（今波兰革但斯克）中了俄国人的榴弹而身亡。小说的结局是罗斯拉甫列夫和奥尔迦喜结良缘。普希金于 1831 年 6 月写这篇小说，草稿上标明的日期是 1831 年 6 月 22 日。扎戈斯金的小说里贯穿了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对此普希金是不满的；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扎戈斯金小说的可读性。普希金写这篇小说是为了批驳扎戈斯金的沙文主义观点，表现真正的爱国主义。

在阅读《罗斯拉甫列夫》[1]时，我惊奇地发现该书的开头部分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来写的，我对那事件真是太了解了。我一度做过被扎戈斯金先生选作小说女主人公的那位不幸妇女的朋友。作者重新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被遗忘的事件，激起了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的愤怒感情，搅扰了墓穴中的安宁。我要做她亡灵的辩护人——如果读者尊重我发自内心的动机的话，是会原谅我笔头的表达无方的。我将不得不用许多文字叙述我自己，因为我的命运和我那位可怜的女友的遭遇久久联系在一起。

1811年的冬季我被引出家门，进入上流社会。我不打算描述我最初的印象。很容易想象，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走出半楼[2]的房间和摆脱家庭教师后来到无休无止的舞会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以我这个年龄所具有的全部活力，还没有仔细思量便忘情地卷入了欢乐的旋风……可惜：那个时代是值得观察一番的。

在和我一起出来的姑娘之中，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公爵小姐（扎戈斯金先生称她为波里娜，我姑且保留她的这个名字吧）。

① 指俄罗斯作家扎戈斯金（1789—1852）于1831年6月出版的第二部历史小说《罗斯拉甫列夫，或1812年的俄罗斯人》。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

② 半楼，两个楼层之间占半层楼面的房间。

就在下面这个场合我们成了朋友。

我的哥哥，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属于当时纨袴子弟的阶层；他在外交部供职，住在莫斯科，跳跳舞，不务正业。他看中了波里娜，便央求我使两家亲近起来。哥哥是我们全家的宠儿，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

为了迎合他，我与波里娜接近了，不久便打心眼里离不开她了。她身上有许多奇怪的，而且更为吸引人的东西。我还没有理解她，却已经喜欢上了她。不知不觉地我开始用眼睛观察她，用脑子思考她。

波里娜的父亲是个有功之臣，也就是说戴着钥匙佩着星章[①]，不过轻浮简单。

波里娜出现在所有场合；她被倾慕者所包围；他们向她献殷勤，而她却感到孤寂无聊，而这种孤寂无聊的感觉又使她带着一副高傲冷漠的神态。这对她那希腊型的脸庞和黑色的双眉是十分相称的。当我那些讽刺性的意见在这张端正而忧郁的脸上引起笑容时，我胜利了。

波里娜读书读得非常多，而且不加任何选择。她父亲藏书室的钥匙在她手上。藏书室的书大部分是18世纪作家的文集。法国文学从孟德斯鸠到克雷比永[②]的小说，她都熟悉。卢梭的作品她能背出来。藏书室里除了波里娜从未打开过的苏马罗科夫的文集，没有一本俄文书。她对我说俄文印刷符号很难辨认，看样子什么俄文书都没有读过，包括莫斯科的诗歌作者送给她的小诗。

---

① 戴钥匙，指的是领有宫廷高级侍从的官阶；佩星章，是受到最高级勋章的奖励。

②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克雷比永（1702—1777），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漏勺》、《情感和理智的迷惘》等。

这里我要写一段小小的插叙。人们咒骂我们这些可怜虫，说我们不阅读俄文书刊，（似乎）不会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是谢天谢地。（注意：《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作者[①]一再重复庸俗的指控，实在是一种罪过。我们都读过他的著作，看来他得感谢我们中的一位将他的小说译成了法文。）问题是我们倒乐意用俄文阅读，但是我们的文学没有比罗蒙诺索夫更早的了，而且相当有限。它当然也向我展示了几位杰出的诗人，但是不能要求读者只对诗歌产生兴趣。我们的散文作品只有《卡拉姆津的故事》；最初的两三部小说两三年前才出现，其时在法国、英国和德国一本比一本出色的书却接二连三地出现。我们甚至没有见到译本；即使有译本也悉听尊便，我反正宁愿读原著。我们的期刊对我们的文学家来说是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却被迫从外国书本中汲取一切，包括消息和概念。就这样我们连思维也用的是外语（至少所有会思维并且跟随人类思维的人是如此）。这一点我们最著名的文学家也对我直言不讳。我们的作家们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我们忽视了俄国的书籍，这和俄国女商贩们的抱怨如出一辙，她们对于我们向希赫勒购买帽子，而且不满意科斯特罗马[②]女服装设计师的作品感到愤愤不平。让我回过来面向我的叙述对象吧。

上流社会生活的回忆即使在富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也通常显得苍白无力，微不足道。然而一位女旅行者在莫斯科的出现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女旅行者便是斯塔尔夫人[③]。她到来时是夏

---

① 指扎戈斯金。

② 科斯特罗马，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港口城市，科斯特罗马州的首府，始建于12世纪。

③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原名热尔曼娜·内克；由于反对拿破仑，1803年起被驱逐。作品有《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长篇小说《黛尔菲娜》、《高丽娜》等。“斯塔尔夫人”五字在本篇小说中原文均为法文，以下不再另注。

季，正值大部分莫斯科居民去往乡间。好客的俄罗斯人忙碌起来，不知该如何款待这位光荣的外国女人。自然少不了请客吃饭。男士们和女士们都去瞧上她一眼，但大部分人对她并不满意。他们看到她是个五十岁的胖婆，穿着也不合夏季的时令。她的语调他们也不喜欢，她讲的话他们觉得太冗长，而袖子又显得太短。波里娜的父亲在巴黎时就与斯塔尔夫人认识，便设宴款待她，宴会上还招来了我们莫斯科所有的聪明人。这时我见到了《高丽娜》的作者。她坐在上座，双肘靠在桌子上，漂亮的手指将一片纸卷成筒又打开。她看上去心绪不佳，有几次开腔说了话，可是兴致不高。我们的聪明人按自己的分寸吃菜饮酒，看样子似乎对公爵的鲜鱼汤比斯塔尔夫人的谈吐更满意。女士们显得拘谨。只是偶尔有这几位或那几位打破冷场，因为她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微不足道，而且有欧洲名人在场感到胆怯。整个宴会过程中波里娜都如坐针毡。宾客们的注意力分散在鲟鱼和斯塔尔夫人之间。他们时刻在等她说的俏皮话[①]，终于她嘴里蹦出了一句语义双关、甚至相当大胆的俏皮话。大家跟着她说了起来，笑了起来，响起了一阵惊讶的低语声；公爵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瞟了一眼波里娜。她脸烧得发红，眼眶里滚出了泪珠。客人们完全附和了斯塔尔夫人，便从桌边站了起来：她说了一句双关俏皮话，他们要乘车将它传遍全城。

“你怎么啦，亲爱的[②]？”我问波里娜，“难道一句稍为随便一点的玩笑会使你那么难堪吗？”“哎，亲爱的，”波里娜答道，“我绝望了！我们的上流社会在这位非凡的女性面前该显得多么一文不值！她习惯于被人们所包围，这些人理解她，对他们来说，出色的见解、心脏激烈的跳动和富有灵感的言辞永远不会消失。她

①② 原文均为法文。

习惯于有高等教养的引人入胜的交谈。可这里……我的天！三个小时过程中竟没有一点思想，没有一句出色的话！呆滞的面孔，呆滞的自大神色——仅此而已！她感到多么乏味！她看上去是多么疲倦！她看出了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猴子能听懂什么，于是向他们摔出了一句双关俏皮话。而他们竟然不当一回事！我羞得脸都红了，真想哭一场……不过让她，”波里娜激动地说下去，“让她对上流社会的那些无知之徒说出他们当之无愧的意见吧。至少她看到了我们善良朴实的人民，而且理解他们。你听见了，她对这群为了讨好一个外国女人而竟然想得出去嘲笑俄罗斯人民的俗不可耐的老丑角说了什么话：‘一百年前保住了自己胡子的人民，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保住自己的头颅。’她是多么可爱！我多么爱她！她对压迫者是何等仇视！”

不光是我一个人发觉了波里娜的窘态。还有一双洞若观火的眼睛在那同一刻落在了她身上：斯塔尔夫人本人的那双黑眼睛。我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但是宴会后她走到了我好友的身边，和她说了许多话。几天以后斯塔尔夫人给她写了下面的那张纸条：

> 我亲爱的孩子，我全然病倒了。如果您能来看我，使我振作起精神，那么从您这方面来说便是极大的情谊。请努力取得令堂的许可，劳烦向她转达爱您的 de S. 的敬意。①

这张字条由我收藏着。尽管我总是十分好奇，波里娜从来没有向我说明过她与斯塔尔夫人的交往。这位可爱的女性是如此地善良，就如她富有天才一样，直叫波里娜心醉神迷。

人们喜欢对人中伤诽谤竟到了何种地步！不久前我把这一切

① 原文为法文。

讲给一个非常体面的圈子里的人听了。“说不定，”他们对我说，“斯塔尔夫人正好是拿破仑的一个奸细，而＊＊公爵小姐却向她提供有用的情报。”“看您说哪儿去啦，”我说道，“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迫害了十年，高尚善良的斯塔尔夫人，好不容易逃出来寻求俄国皇帝的庇护，斯塔尔夫人，作为夏多布里昂和拜伦[1]的朋友，斯塔尔夫人会是拿破仑的奸细！……”“非常非常可能，”尖鼻子的B伯爵夫人回答说，“拿破仑是那么狡猾的骗子手，而斯塔尔夫人又是个灵敏的滑头！”

大家都在谈论迫在眉睫的战争，而且就我所记忆的，那些谈论都相当轻率。摹仿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腔调是一种时尚。热爱祖国似乎是一种学究气。当时的聪明人带着狂热的媚态大肆颂扬拿破仑，讥笑我们的失利。不幸的是袒护祖国的人们不免有点头脑简单。他们遭到十分可笑的讥讽，毫无权威可言。他们的爱国主义仅限于严厉指摘在上流社会使用法语和引进外来语，在库兹涅茨桥对面做出可怕的越轨行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年轻人说起俄罗斯的一切都带着鄙夷的语调和漠不关心的神情，说笑间预言俄罗斯难逃莱茵联盟[2]的厄运。总之上流社会令人讨厌极了。

突然国家遭受进攻的消息和皇帝的诏书使我们震惊了。莫斯科激动起来。出现了拉斯托普钦伯爵致普通百姓的传单；人民激怒了。上流社会插科打诨的饶舌家安静下来了；女士们吓怕了。主张取缔法语和库兹涅茨桥的人们在上流社会决定性地占了上风，客厅里挤满了爱国主义分子：有人从鼻烟壶里倒掉法国烟草，开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1804年和斯塔尔夫人等组织反拿破仑的政治集团。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② 莱茵联盟，1806--1813年间36个德意志国家在拿破仑一世保护下建立的联盟。

始闻俄国烟；有人烧了十本法国小册子；有人拒绝饮拉斐特[1]葡萄酒，开始喝酸素菜汤。大家都决心不再说法语；大家都喊起了波扎尔斯基和米宁的名字，开始宣传人民战争，准备一路不停地直接开赴萨拉托夫乡间。

波里娜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就如当初不掩饰自己的愤懑一样。如此迅速的变化和怯懦心理使她失去了耐心。在街心花园，在普列斯宁塘边，她故意说法语，在餐桌上她故意当着仆人的面反驳爱国主义者们的夸夸其谈，故意说拿破仑军队的数目之多和他的军事天才。在场的人因为担心告密，脸都吓白了，便赶紧指摘她忠于祖国的敌人。波里娜轻蔑地露出了笑容。"上帝保佑，"她说道，"但愿所有的俄罗斯人像我爱祖国一样地爱国。"她使我纳闷。我一向认识的波里娜是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我不明白她哪来这么大的胆子。"算了吧，"有一次我说道，"你不喜欢参与咱们的事。让男人相互吵架去，高谈阔论政治去；妇女又不去打仗，波拿巴不关她们的事。""你好不害臊，"她说道，"难道女人没有祖国？难道她们没有父亲、兄弟和丈夫？难道对我们来说俄罗斯人流的血是别人的血？或者你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在舞会上让人转着跳苏格兰舞，在家里被迫在绣架上绣小狗？不，我知道妇女该对公众、甚或一个人的心产生什么影响。我不承认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污损。看一看斯塔尔夫人吧：拿破仑像对付敌对势力那样和她周旋……而我伯伯竟还敢嘲笑她在法军迫近时的胆怯！'放心吧，夫人：拿破仑是和俄国打仗，而不是和您……'不错，如果我伯父落入法国人手中，他们也许会放他去游帕莱·罗雅尔宫[2]；但是如果斯塔尔夫人遇到这种情况，或许会在国家监狱里丧

① 拉斐特，法国地名，盛产葡萄酒。

② 帕莱·罗雅尔宫，奥尔良公爵家族在巴黎的宫殿。

命。而夏洛特·科尔黛[①]呢？我们的玛尔法·波萨得尼察呢？达什科娃公爵夫人[②]呢？我哪些地方不如她们？既不是内心的胆识，也不是决心。”我惊讶地听着波里娜的这番话。我从来没有怀疑她身上的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自尊心。哎，她心灵里的这种不同凡响的品格和思想上崇高的勇敢精神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敬爱的作家[③]说得对：只有在走惯的路上才能找到幸福[④]。

皇上的驾临更加剧了公众的激动情绪。高昂的爱国热情终于控制了整个上流社会。每家的客厅成了辩论的会场。到处都在议论爱国募捐的话题。人们反复说到年轻的马蒙诺夫伯爵不朽的演说，后者捐出了自己的全部产业。有几位当母亲的在这件事发生后说伯爵已不再是那样令人羡慕的一位未婚夫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波里娜对他则是开口必提。“您捐献什么呢？”一次她问我的哥哥。“我还没有掌握我的产业呢，”我那位公子哥儿回答说，“我一共有三万卢布的债务：我把它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作牺牲吧。”波里娜大为生气。“对有些人来说，”她说道，“无论气节还是祖国，都不足挂齿。他们的弟兄在战场上拼命，他们却在客厅里说笑逗乐。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十分卑微的妇女，能容忍那样的假正经在自己面前装模作样地表爱。”我哥哥脸红了。“您太苛求了，公爵小姐，”他说，“您要求所有人都把您看成斯塔尔夫人，对您说的都是《高丽娜》里的长篇大论。要知道，谁和

① 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4），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的狂热拥护者。她潜入J·P·马拉的寓所刺杀了他，自己被判死刑。

②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1744—1810），原姓沃隆佐娃，1762年参与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的政变。1769年后十多年内侨居国外，后任彼得堡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院长。

③ 指夏多布里昂。

④ 原文为法文，引自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勒内》。

女人开玩笑，谁就不会面对祖国说笑话。”说着他转过了身去。我想他们要永远吵下去了，但是我错了，波里娜喜欢我哥哥的粗鲁态度，由于他的脾气发得堂堂正正，她原谅了他不恰当的玩笑，所以一个星期以后当得知他参加了马蒙诺夫的团队后，便主动请求我帮他们和解。哥哥高兴非凡。他当即向她求婚。她同意了，但把婚期推到战争结束。第二天我哥哥便去了部队。

拿破仑正在向莫斯科进军；我们的人在后撤：莫斯科告急了。居民一个接一个地撤离了。公爵和公爵夫人劝妈妈一起到他们的＊＊＊村。

我们来到了＊＊＊，离省城二十俄里的一个大村庄。我们附近有许多邻居，大部分来自莫斯科。每天大家都聚在一起；我们的村居生活和城市生活很相似。来自军队的书信每天都有；老婆婆们在地图上寻找宿营地的位置，如果找不到便要生气。波里娜只关心政治，除了报纸，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什么也不看，一本书也没有翻过。在一群见识十分有限的人的包围下，听着荒诞不经的议论和毫无根据的新闻，她完全灰心丧气了，浑身打不起精神。她对拯救祖国失去了希望，她觉得俄罗斯正在迅速向自己的陷落逼近，各种各样的战报都在加剧她无望的情绪，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警察局通告使她失去了耐心。通告里诙谐的用词在她看来成了登峰造极的无礼言辞，而那里采取的措施又成了不可容忍的野蛮行径。她不理解当时就其可怕程度而言极其伟大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勇敢的实现拯救了俄罗斯，也解放了欧洲。她一连几个小时双肘靠在俄国地图上，计算着里程，跟踪部队的迅速移动。她脑子时常出现奇怪的念头。有一次她对我宣布说，她打算离开乡村，到法军营地去，走到拿破仑面前，在那里亲手杀了他。我不难使她相信做这样的事情是缺乏理智的行为。但是关于夏洛特·科尔黛的想法没有离开过她。

就如你们已经知道的，她的父亲是个浅薄的人；他想到的只是使村居生活尽可能按莫斯科的方式进行。他常设宴，举办家庭业余剧场[1]，演出法国谚语剧[2]，千方百计使我们的娱乐丰富多彩。城里来了几个被俘的军官。公爵为新人物的出现而高兴，便征得省长的许可将他们安顿在自己家里……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三个是十分无关紧要的人物，狂热地忠于拿破仑，大叫大嚷，叫人受不了。不过靠自己了不起的伤口换得了吹牛的资本。但是那第四个倒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当时二十六岁，出身于一个好的门庭。他的相貌令人舒服。声音也很悦耳。我们马上对他另眼相看。他以高雅的虚心态度接受了别人的厚爱。他说话不多，但说的话都很在理。由于他是第一个说得清军事行动和部队动向的人，波里娜喜欢上了他。他向她证实俄罗斯军队的后退不是毫无意义的逃跑，它不仅使俄国人铁了心肠，同样也使法国人惴惴不安。“可是您，”波里娜问他，“难道您不相信你们的皇帝是不可战胜的吗？”塞尼库尔（我用扎戈斯金先生加给他的名字称呼他）——塞尼库尔沉默了一会后回答说，处在他这样的境地要开诚布公不是件容易的事。波里娜执意要他回答。塞尼库尔承认，法国军队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心脏地区，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1812 年的远征似乎已经终结，但不具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终结！”波里娜答道，“可是拿破仑还在前进，我们还在后撤！”“这对我们来说就更糟。”塞尼库尔应道，于是又谈起了别的事情。

波里娜对我们的邻居们胆怯的预言和愚蠢的吹嘘感到厌烦，所以贪婪地倾听着以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和公正为基础的判断。我常收到哥哥的来信，从那些信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这些信

[1][2] 原文均为法文。谚语剧是上流社会演出的以谚语为题材的短喜剧。

充满了玩笑，有聪明的，也有蹩脚的，充满了关于波里娜的问题和对爱情的庸俗表白等等内容。波里娜读这些信的时候感到懊丧，常常耸肩。“你得承认，”她说道，“你那位阿列克赛是无聊透顶的人，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在战场上，他居然还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写毫无意思的信件，今后在平静的家庭生活中我还能和他有什么话好说呢?”然而她错了。我哥哥那些空洞无物的书信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是出于一种偏见，而且对我们来说是最为侮辱性的偏见：他认为和女人说话应当使用一种与她们低下的理解力相适应的语言，重大问题则和我们无关。这样一种意见不管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但在我们这里却是愚蠢的。毫无疑问，比起那些天知道忙些什么事的男人来，俄罗斯女人受的教育更好，读的书更多，更会思考。

传开了波罗金诺战役[①] 的消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真实的消息，每个人都有阵亡和负伤人员名单。哥哥没有信给我们。我们异常担心。最后一个分送各种物资的人来通知我们关于他被俘的消息，同时悄悄地告诉波里娜说他已阵亡。波里娜非常难过。她并没有爱上我哥哥，而且经常对他感到懊丧，但是在这时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殉道者的形象，一个英雄的形象，常常背着我哭泣。有几次我碰见她泪流满面。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我知道她怀着多么病态的心情投入到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命运之中。我也不怀疑还有哪一件事是她伤心的原因。

一天早晨我在花园里散步，身边走着塞尼库尔；我们交谈着波里娜的事。我发觉他深深地感觉到了她不同凡响的品格，而且

---

① 波罗金诺战役，又译“博罗季诺交战”。1812 年 9 月 7 日俄法军队在波罗金诺附近交战，在库图佐夫指挥下俄军战胜了法军，使拿破仑企图在总决战中粉碎俄军的计划破产。法军死伤五万八千人，俄军死伤四万四千人。

她的美丽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我笑着让他觉察到他的处境是最富浪漫气息的。作为敌方的俘虏，负伤的骑士爱上了城堡高贵的女主人，使她的心受到感动，而且最终接受他的求婚。"不，"塞尼库尔对我说，"公爵小姐把我看做俄国的敌人，永远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祖国的。"这时波里娜出现在林阴道的尽头，我们迎着向她走去。她温文尔雅地迈着步走近我们。她苍白的面容使我吃了一惊。

"莫斯科沦陷了，"她对我说道，毫不理会塞尼库尔向她行的鞠躬礼。我的心揪紧了，眼泪流水一般淌下来。塞尼库尔垂下眼睑，一语不发。"高贵、有教养的法国人，"她用因为愤怒而颤抖的声音接着说，"用配得上他们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焚烧了莫斯科。莫斯科已经烧了两天。""您说的事，"塞尼库尔大声说道，"不可能发生。""您等到夜晚来临吧，"她淡然答道，"也许您能看见火光。""我的天！他完了，"塞尼库尔说道，"怎么，难道您没有看出来，莫斯科的大火就是全体法国军队的灭顶之灾。拿破仑将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随着冬季的临近他将带着士气低落、心怀不满的军队穿过一个破产萧条、空无所有的国家尽快撤退！您可以想象，是法国人自己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地狱！不，不，是俄国人，是俄国人放火烧了莫斯科。可怕、野蛮的宽宏大量！现在一切都成定局了：你们的祖国走出了险境；可是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皇帝的结局是什么……"

他撇下我们走了。波里娜和我无法回过神来。"难道，"她说道，"塞尼库尔说对了，莫斯科的大火是我们自己放的？如果是这样……哦，我可以以一个俄罗斯女人的名义感到自豪了！全世界都将为这个伟大的牺牲而震惊。现在我们就是沦陷了我也不感到可怕了，我们的名誉得救了；欧洲再也不敢和一个砍断自己双手和焚烧自己首都的民族作对了。"

她的眼睛是那样地炯炯有光，她的嗓音是那样地铮铮有声。我拥抱了她，我因崇高的兴奋而流出的眼泪和为祖国热切的祈祷融合在一起。“你不知道吗？”波里娜露出振奋的神色对我说，“你的哥哥……他是幸福的，他没有被俘，为他高兴吧；为了拯救俄罗斯，他被打死了。”

我大叫一声，倒在她怀里失去了知觉……

1831 年



杜勃罗夫斯基

亢　甫译

第一部

第一章

若干年以前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住着一位俄国世家贵族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他的财富、显赫的家世和结交的圈子使他在领有产业的省份里举足轻重。乡邻们对他点点滴滴的古怪要求都甘愿曲意奉迎。省里的官员听到他的名字会瑟瑟发抖。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接受别人对他表示的阿谀奉承就如接受应得的贡品一样。他的邸宅里总是宾客盈门，他们愿意从这位贵族老爷闹闹嚷嚷、有时甚至狂放不羁的娱乐活动中分享快乐，给他游手好闲的生活助兴添乐。谁也不敢谢绝他的邀请或者在规定的日子里不到波克罗夫斯克村他府上请安问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家居生活中表现了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一切坏习气。作为一个被自己周围的一切娇惯坏了的人，他惯于为所欲为，任凭自己暴戾的性格随时发作，想出一个智力十分有限的人想得出的种种花样。尽管他身强力壮非同一般，但是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因饮食过度而难受，每个晚上通常是醉眼蒙胧的。他邸宅的一间耳房里住着十六个女仆，在那里做适合于她们性别的手工活。耳房的窗户都装上了木栅栏，门上了锁，钥匙则由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保管。隐居的年轻姑娘们在规定的时间里由两个老婆子监视，到

花园里散会儿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时将其中几个姑娘嫁出去，又有新的姑娘接替她们的位置。他对待农民和家仆既严厉又随心所欲。然而他们对自己主子的财富和荣耀怀着一种虚荣，反过来对待自己的邻里在许多方面又盛气凌人。因为他们依仗着主子的有力庇护。

特罗耶库罗夫常做的三件事是在他辽阔的领地附近纵马游荡，无休无止的宴饮，还有恶作剧，而且这种恶作剧每天花样翻新，它的牺牲品通常是某一位新到的熟人，只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一个人例外。这位杜勃罗夫斯基，退役的近卫军中尉，是他的近邻，拥有七十名农奴。虽然杜勃罗夫斯基地位卑微，即使在对待声望最高的人时也傲慢无礼的特罗耶库罗夫却敬重他。他们曾一度共过事，根据经验特罗耶库罗夫知道他嫉恶如仇而且秉性果敢。不同的境遇使他们分别良久。杜勃罗夫斯基由于家道中落被迫退役，便住进了自己仅存的一座村子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得知此事，便建议他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但是杜勃罗夫斯基致过谢意后，依然保持贫穷和独立的地位。几年以后，退役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来到自己的领地；他们见面了，双方都很高兴。从此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生来对任何人都不屈驾枉过，却随随便便地老往自己老同事的屋里走。他们是同岁人，又出身同样的等级、受过相同的教育，所以在性格和爱好上有部分的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他们的遭遇也相同：两人都恋爱结了婚，不久又都丧偶独居，都有一个孩子。杜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受教育，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在父亲身边成长。特罗耶库罗夫常对杜勃罗夫斯基说："听着，老弟，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要是你的伏洛奇卡有出息，我就让玛莎嫁给他；就是他一贫如洗也无所谓。"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通常摇摇头，回答说："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我的伏洛奇卡

不配做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的未婚夫。像他这样一个穷贵族，与其做一位娇生惯养的少妇的管家，还不如娶一个穷贵族，在家里做主人。”

大家都羡慕洋溢在傲慢的特罗耶库罗夫和他的穷邻居之间的融洽气氛，而且对后者的勇气表示惊讶：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餐桌边直陈己见的时候，他不用担心是否与主人的意见相左。有几个人想效仿他，越出应当服从的范围，但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吓得他们永远打消了试图这样做的念头，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一个人继续置身在一般规律的外面。一件偶然的事情破坏和改变了这一切。

一次，在初秋时节，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算去远处的猎场打猎。出发的前一天就下了命令，要求养狗人和马夫在早晨五点以前做好准备。帐篷和炊具已提前送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应当午餐的地点。主人和宾客去往养狗的院子。那里养着五百多条追兽犬和灵猩[1]。它们日子过得既满意又温暖，同时用它们狗的语言称颂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慷慨大度。这里有一个替病犬治病的医院，由校级军医季莫什卡照看，还有一个让品种名贵的母狗生养小狗和喂奶的单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为这出色的设施十分得意，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向自己的宾客炫耀，这些宾客中的每一位参观这个设施至少也有二十次了。他在宾客们的簇拥下，在季莫什卡和几个主要的养狗人陪伴下在狗舍里来回巡视；他在有几个狗窝前面停下步子，有时问问病狗的病情，有时或多或少提些严厉而正确的意见，有时把几条熟悉的狗叫到跟前，温和地和它们说说话。宾客们把赞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狗舍看做一种义务。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一声不吭，皱着眉头。他是热衷于打猎

① 灵猩，一种善跑的狗。

的人。他的经济状况只许他有两只追兽犬和一群灵缇。看到如此豪华的狗舍他不免有几分妒意。"你干吗绷着脸，老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说，"难道我的狗舍你不喜欢？""不，"他严肃地回答说，"狗舍好极了，恐怕您手下人住的还比不上您的狗呢。"一个养狗人感到委屈了。"我们托上帝和老爷的福，倒不抱怨自己的住处，事实总归是事实，别的贵族就是拿他的庄园和这里任何一个狗窝来换，也不是件坏事。他该会吃得饱一点，住得暖一点。"面对自己奴才大胆无礼的说法，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声笑起来，宾客们也跟着大笑起来，虽然他们也感到狗倌的玩笑有可能针对他们。杜勃罗夫斯基脸色煞白，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有人用筐子盛了几只新生的小狗送来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小狗，挑了两只，吩咐将其余的统统淹死。与此同时，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见了，而且谁也没有发觉这一点。

和客人们从养狗的院子回来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下来用晚餐，这时他没有见着杜勃罗夫斯基，才想到要去找他。人们告诉他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回家去了。特罗耶库罗夫吩咐立刻去追他并且一定要找他回来。有生以来他没有一次出外打猎不同杜勃罗夫斯基一起，后者是对猎犬的品质有经验和精确的鉴定家，也是正确无误地解决一切可能的猎事纠纷的好手。骑马去追他的仆人回来时大家还在餐桌边坐着，他向主人报告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听他的，不愿意回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像往常一样，几杯酒下肚就来了脾气，生起气来，派那个仆人再去对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说，如果他不马上回波克罗夫斯克村过夜，他，特罗耶库罗夫就和他永远闹翻了。仆人又走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桌子边站起来，让客人散去，自己则上床睡觉去。

第二天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在不在这里。代替回答的是递给他的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基里拉·彼得

罗维奇命令文书念给他听，于是听到下面的话：

我最仁慈的阁下：

在您未送养狗人巴拉莫什卡到舍间赔礼以前，我不打算到波克罗夫斯克村去；对其进行惩罚抑或宽恕当看我的意愿，我不愿忍受您奴仆的调侃，也不会忍受您的调笑，因为我不是供人取笑的小丑，而是家世悠久的贵族。为此恭候您的吩咐。

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

按现在关于礼仪的概念来看，这封信应是极不礼貌的，然而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为恼火的不是信中奇怪的措辞与态度，只是它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怎么，”特罗耶库罗夫从床上跳起来，赤着脚，大发雷霆，“送我的人去向他赔礼，由他决定宽恕还是处罚！他究竟出的什么鬼主意，再说他知道跟谁打交道吗？看我把他……他哭都来不及，让他领教领教和特罗耶库罗夫对着干会有什么结果！”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穿好衣服，出门打猎去，排场和往常一样豪华阔气，但是猎没有打成。一天下来只见到一只兔子，而且放狗去追也没有追着。设在田间帐篷里的午餐也没有吃好，或者至少不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胃口，为此厨师给打了一顿，客人们也遭他一顿痛骂，返回的途中他故意从杜勃罗夫斯基的土地上一路掠猎过去。

两天过去了，而两位邻居间的敌意却丝毫未减。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回波克罗夫斯克村，没有他在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又感到寂寥寡欢，于是使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来发泄烦恼，承蒙当地贵族们的古道热肠，这些话经过改造和补充又传到了杜勃

罗夫斯基耳朵里。新的情况断送了和解的最后一丝希望。

一次，杜勃罗夫斯基乘车绕过自己小小的领地；走近小白桦林时听到了斧子砍伐的声音，过了一会又听到树木砍倒的断裂声。他赶紧向林子里驰去，碰上了波克罗夫斯克村的几个农民，他们正不慌不忙地偷伐他的林木。见到他以后他们拔腿想逃。杜勃罗夫斯基和自己的马车夫抓获了其中的两个，将他们绑了带回家中的院里。三匹敌方的马也当即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被带了回来。杜勃罗夫斯基非常生气：以前特罗耶库罗夫手下的人，这帮有名的强盗，由于知道他和他们主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从来没有敢到他的势力范围来撒野。他看到他们现在是利用刚发生的关系破裂，所以决计不顾关于战争法规的所有概念，用自己的俘虏们留在他林子里的树条教训他们一顿，至于马匹则送去服役，编入主人所有的牲畜头数。

这件事当天就传到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耳朵里。他失去了自制，在一开始发怒的刹那间曾想带了自己的全体家仆攻打基斯杰涅夫卡（这是他邻居的村子的名称），将它砸个稀巴烂，把地主本人带回他的庄园关起来。这样的成功在他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他的思路不久就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无意间向窗外望了一眼，看到了停在大门口的一驾三套马车；一个头戴皮帽子，身穿厚呢外套的小个子男人从马车里出来，向耳房里的管家那儿走去。特罗耶库罗夫认出是陪审官沙巴施金，便打发人去叫他来。过了一会儿沙巴施金已站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跟前，连连向他鞠躬，媚态十足地等候他的命令。

“你好，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特罗耶库罗夫对他说，“干吗来了？”

“我要去城里，大人，”沙巴施金回答道，“就顺便去伊凡·杰

米扬诺夫那里转一转，看大人有何咐吩。”

“来得正是时候，看我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啦；我正有事找你。喝杯酒再听我说。”

这么和气的接待使陪审官惊奇之中感到高兴。他谢绝了伏特加酒，便开始全神贯注地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有什么吩咐。

“我有个邻居，”特罗耶库罗夫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地主。我想把他的产业搞到手。你看怎么样？”

“大人，如果有些证件什么的或者……”

“胡说，哪来的证件。证件是照章办事的事了。关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却能够把产业搞到手。不过，等一等。这份产业有一阵子曾经属于我们，是从一个叫斯比岑的什么人手里买进的，后来又卖给了杜勃罗夫斯基的父亲。这方面不能找找碴儿吗？”

“不好办，最尊贵的大人；看起来这宗买卖是完全合乎法律程序的。”

“想一想吧，老弟，再好好想想办法。”

“比如说，大人您要是能用不管什么方式从您的邻人手里搞到什么记录或者买进房地产的契约，由于这些文书他掌握了这份产业，那么当然……”

“我懂了，可是糟就糟在这里——他的所有证件都在一场火灾中烧了。”

“怎么，大人，他的证件烧了！那对您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在这种情况下就请按法律行事，毫无疑问，保管叫您满意。”

“你认为这样？好，就看着办吧。我指望着你的努力，至于我的酬谢，你放心好了。”

沙巴施金深施一礼，几乎脑袋着地，便走了出去；从这天起他就开始为预谋中的事奔走张罗。多亏他的机灵，刚过两个星期，杜勃罗夫斯基便接到城里来的通知，要他立刻送去有关他领有基

斯杰涅夫卡村的一应说明。

这种突如其来的查询使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莫名惊诧，他当天就回了一封措辞相当粗鲁的复函，声称基斯杰涅夫卡村到他手中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他是根据继承法占有这份产业的，特罗耶库罗夫与此毫不相干，任何外人觊觎他的这种所有权的企图都是诽谤与欺诈。

这封回信在陪审官沙巴施金的心里产生极其愉快的印象。他看到，第一，杜勃罗夫斯基对诉讼的门道并不谙熟；第二，如此性情急躁、处事不周的人不难被置于最不利的地位。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冷静地分析了陪审官的查询以后，发觉有必要作出较为详尽的答复。他写了一份相当有条理的文书，但是事后又显得说理有欠充分。

案子开始拖延。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相信自己有理，很少操心这件事。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到自己左右去打点；虽然往常总是他首先取笑刀笔吏们出卖良心的勾当，但是对于自己成为一场诬告的牺牲品这一点，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过来，特罗耶库罗夫对于自己起诉的案件的输赢也是毫不关心。有沙巴施金替他奔忙，以他的名义办事，恐吓和贿买法官，各种法令是正是反都由他说了算。

不管怎么着，18＊＊年2月9日杜勃罗夫斯基通过城里警察局接到一份传票，要他去地方法院听取有关他，杜勃罗夫斯基中尉，与特罗耶库罗夫陆军上将之间一宗田产争议案的判决，并签署服与不服的意见。当天杜勃罗夫斯基就出发去城里，路上特罗耶库罗夫赶过了他。他们都高傲地相互看了一眼，杜勃罗夫斯基从敌手脸上看到一丝险恶的傲笑。

第二章

抵达县城后，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耽搁在一个熟识的商人家里，并在那里宿夜，第二天一早便去县法院出庭。谁也没有注意他。随他而来的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文书站起来，将羽毛笔搁在了耳朵上。法庭成员迎接他的时候表现出十足的奴相，为表示对他官爵、年龄和魁伟身躯的敬意，给他端过一把安乐椅。他在敞开的门口就座。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则依墙而立。场内鸦雀无声。书记官开始放开嗓子宣读法庭裁决。考虑到任何人都会从中愉快地发现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我们在俄罗斯可能丧失本来无可争议地有权享有的财产，所以我们就将这份裁决全文照录。

18＊＊年10月27日＊＊县法院就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尔之子[①]·杜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本属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之子·特罗耶库罗夫所有、坐落于＊＊省基斯杰涅夫卡村之田产一案进行审理。该产业共有男性农奴＊＊名，并有包括牧场及农耕地之土地＊＊俄亩。本案显示：原告特罗耶库罗夫于去岁18＊＊年6月9日向本院呈递诉状称，其先父八等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叶非姆之子·特罗耶库罗夫在任＊＊总督公署外省事务秘书时，于17＊＊年8月14日自贵族出身之办事员法杰依·叶戈尔之子·斯比岑手中购得

① 加甫里洛维奇是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的父名，意即“加甫里尔之子”，在法庭文书中用“某某之子”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父名。下面的“彼得之子”即“彼得罗维奇”。

坐落于＊＊地区上述基斯杰涅夫卡村(据第＊＊次人口调查，该村原名基斯杰涅夫卡移民新村）之田产一份；根据第四次人口调查该田产共计有连同家产在内之男性农奴＊＊名，另有庄园、耕地与荒地、森林、草场、名为基斯杰涅夫卡河之小河沿线之渔场，以及隶属于该田产之农用地与主人木屋，总之在其父，贵族出身之警察叶戈尔·杰连季之子·斯比岑死后继承所得之全部产业，无一丁一亩之保留，作价二千五百卢布，悉数于当日在＊＊审判与执行法院完成买契手续；同时，其父于8月26日通过县法院办妥过户手续。最后其父于17＊＊年9月6日遵照上帝旨意与世长辞，其时原告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自17＊＊年起，几乎尚处年少时期便在部队服役，且大部分时间远征在国外，故其不可能得知其父去世之消息，亦不知其父死后留下之产业。现今，当其解甲归田并回到其父在＊＊与＊＊省＊＊、＊＊与＊＊县各村庄、丁口达三千之众之诸田庄后，发现诸产业之中上述丁口数为＊＊（据＊＊次人口调查该村现有丁口数为＊＊）并连同土地及农用地之田产竟为上述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毫无根据地侵占，故其在诉状中出示由卖主斯比岑出具给其父之卖契原件之同时，请求剥夺为杜勃罗夫斯基非法侵占之上述田产并归还给特罗耶库罗夫本人全权管理。由于杜勃罗夫斯基之非法侵占且从中获取收益，请求在进行适当调查后对其作出应有处罚，从而使其本人，即特罗耶库罗夫得以补偿。

经县法院据诉状所述进行调查后判明：上述有争议田产之现有业主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亦已在当地向贵族陪审官递交辩诉状，据称：其现所据有、且坐落于上述基斯杰涅夫卡村之田产一处，有丁口数＊＊及土地与农用地，系于其

父炮兵少尉加甫里尔·叶甫格拉夫之子·杜勃罗夫斯基死后继承所得。而该产业又系其父向原告之父、先为十三等文官、后升八等文官之特罗耶库罗夫经被委托人九等文官格里戈里·瓦西里之子·索包列夫之手购得。原告之父曾于17＊＊年8月30日出具委托书一件，且经县法院公证。按委托书规定，被告之父应从被委托人手中获取所购田产之契约，因委托书内载：其人特罗耶库罗夫已将彼按约购自办事员斯比岑之产业连同丁口数＊＊及土地悉数售与被告之父杜勃罗夫斯基；议价三千二百卢布，亦已全数向买方收取并无分文退回，故请被委托人索包列夫向被告之父出具法定契约。同时，该委托书又载明，在交付全部钱款之时，原告之父作为法定业主对向其购买之田产之领有及管辖权行使至卖契签署之时止，今后卖主特罗耶库罗夫及任何人不得对该处田产再行干预。然而究竟于何时及何处政府机关将该项卖契由被委托人索包列夫交与其父——该人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不得而知，因其时彼尚属年幼，而在其父死后该项契约又无从寻觅，据估计已在17＊＊年房屋失火时与其余文书及房产一起化为灰烬，关于该次火灾当地居民尽人皆知。至于自特罗耶库罗夫出售或委托索包列夫之日，即自17＊＊年起，在其父死后至今，杜勃罗夫斯基先生父子无可争议地领有该项田产一事，附近居民皆为见证。作证居民共五十二人，彼等起誓后供称，据记忆所及该项田产确在约七十年前已为杜勃罗夫斯基先生家领有，向无任何争议；至于据何种证件或契约，彼等概莫能知。本案提及之该产业原买主、前十三等文官彼得·特罗耶库罗夫是否一度领有该项田产，彼等无有所忆。杜勃罗夫斯基先生家之房屋于三十年前该村夜间起火时被焚毁。此外，旁人认为上述有争议之田产，据当时估计年收益

当总计不少于二千卢布。

对此，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之子·特罗耶库罗夫于今年1月3日向本院呈递答辩状称，虽然上述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在本案调查时提出其已故父亲加甫里尔·杜勃罗夫斯基所述之九等文官索包列夫曾受托向其代售田产一事，然其不特不能出示契约真本，且未能按民法十九条及1752年11月29日法令之规定提供该契约签署之任何明确证据。再则，由于委托人原告之父业已亡故，依1818年5月＊＊日之法令，委托书本身应视为完全失效。此外又称：

法令规定，判决有争议产业之产权归属，有契约者按约断案；无契约者待查。

关于上述田产属原告之父所有一事，原告已有契约文书为证，故应依上述法令撤销上述杜勃罗夫斯基之非法占有，重归原告继承。至于上述两方地主，一方在非法占有本不属其所有之产业期间非法从该产业获取本不属其所有之收益，则应在查清数额之后，按其应付之数尽量向地主杜勃罗夫斯基追索，从而使另一方特罗耶库罗夫其人得以补偿。现＊＊县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审理并对从本案摘录之有关材料及有关法律进行研究后，认定：

由本案可见：关于上述现为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尔之子·杜勃罗夫斯基领有之坐落于基斯杰涅夫卡村、据第＊＊次人口调查有丁口＊＊及土地与农用地之田产，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之子·特罗耶库罗夫业已呈递17＊＊年贵族出身之办事员法杰依·斯比岑将该产向十三等文官、后升八等文官、原告之先父出售之卖契真本；此外，作为该契约生效之签字清晰可见，而买主特罗耶库罗夫亦于当年经过＊＊县法院对已归其所有之产业实行掌管。尽管作为反证，近

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提出已故买主特罗耶库罗夫为签署将产业售至其父杜勃罗夫斯基名下之契约而向九等文官索包列夫出具委托书一事,然而按此类方式进行之交易,不仅不动产契约之确认视为非法,且根据**法令即使临时占有亦不许可;况且由于委托书提供人业已亡故,委托本身不复存在。此外,杜勃罗夫斯基方面自本案开始进入诉讼顺序、即18**年起,迄未提供任何明确证据,以证明确实在何地何时按委托书之规定签署上述有争议田产之买契。故本庭认为:根据所出示之有关上述产业之买契,应将田产连同丁口**数及土地与农用地按其所处现状确认为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所享有之财产;兹责成**县法院撤销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对该田产之支配权,按期将田产过户归特罗耶库罗夫先生领有,使该田产作为遗产归其继承。尽管如此,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还请求向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追索因其非法占有原告继承之田产而从中获取之收益。然而根据老住户供称,多年来杜勃罗夫斯基先生一家确在毫无争议情况下掌管该项田产,而本案亦未显示特罗耶库罗夫先生一方曾在此前就杜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其田产一事提起任何诉讼,关于这一点,根据法律,有如下规定:凡在他人土地上播种或围建庄园者,若有人申诉有关非法占有之事并经查实,则将该土地连同所播作物、围墙及建筑悉归法定所有人。

据此,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关于向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追索之申诉应予驳回,因在将原属其所有之田产复归其支配之时并无点滴排除在外。然而,倘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在享有正式领有权时具有关于索赔之明确、合法之证据,则可向任何法院另行起诉。依据法律及上诉规程本判决应事先向原被告双方宣读。兹经警察局将双方传唤到庭听取宣判

并签字以示服与不服。

本判决书由出席本庭之双方签字。

书记官闭上了嘴，陪审官起立向着特罗耶库罗夫深深一鞠躬，请他在递过去的文书上签字，得意洋洋的特罗耶库罗夫从他手里拿过笔在法院判决书的下方签上“完全满意”。

轮到杜勃罗夫斯基签字了。书记官向他递过文书。但是杜勃罗夫斯基低头站着纹丝不动。

书记官再次请他签上完全彻底心服或明确表示不服，如果万一认为自己问心无愧，就写上准备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方面上诉。杜勃罗夫斯基不吭声……突然他抬起头，眼睛闪着光，一只脚跺了一下，用力将书记官一推，书记官倒了下去，接着抓起墨水瓶向陪审官摔去。全场都吓坏了。“怎么！连上帝的教堂也不敬啦！滚，下流坯！”然后他转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见过这样的事吗，阁下，养狗的人把狗带进教堂来了！狗在教堂里满地跑。看我教训您……”警卫闻声赶来，用力抓住了他。他被带到外面，按在雪橇上。特罗耶库罗夫在法庭全体人员簇拥下也随着走到外面。杜勃罗夫斯基的突然理智失控，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强烈刺激，也使他得胜的情绪大受挫折。

法官们本当想得到他的感谢，却未能从他口中听到一句礼貌的话语。当天他就回波克罗夫斯克村去了。这时杜勃罗夫斯基躺在床上；幸好县里的医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庸医，摆上了水蛭和西班牙牛蝇，及时给他放了血。傍晚时病情开始减轻，病人恢复了知觉。翌日他被送回几乎已不属于他的基斯杰涅夫卡村。

第 三 章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可怜的杜勃罗夫斯基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确实，理智失控的情况没有再发作，可是体力却明显地衰弱下去。他忘却了往常的事务，难得走出自己的房间，整天整夜沉思默想。曾经照看过他儿子的叶戈罗芙娜，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如今成了他的保姆。她像照看婴孩一样看护他，向他提醒用餐和睡觉的时间，喂他吃饭，安顿他睡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静静地服从她，除了她跟谁也不交往。他无力思考自己的事务，思考经营上的安排，于是叶戈罗芙娜发现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小杜勃罗夫斯基，后者在一个近卫军步兵团服役，当时正在彼得堡。就这样，她从支出账本上撕下一页纸，向基斯杰涅夫卡唯一的识字人厨师哈里通口授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送到城里投了邮。

不过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我们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是在士官武备学校受的教育，毕业时以骑兵少尉的军阶进入近卫军。父亲为了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什么都舍得花，所以年轻人从家里得到的比他期望的要多。他出手大方，爱好虚荣，染上了讲究奢侈的坏习气，他不关心前程，预想自己早晚会找上个有钱的新娘，那是他穷困的年青时代的理想，所以他玩牌，借债。

一天晚上，几个军官坐在他那儿，七歪八斜地靠在沙发上，用他的琥珀烟斗抽着烟，这时他的侍仆格里沙递给他一封信，信上的签名和印戳立刻使年轻人感到惊讶。他急忙打开，念了下面的内容：

你，我们的主人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我是你的

老奶妈，决计要向你报告你爸爸的病情。他情况很不好，有时说胡话，整天坐着像个傻孩子，是生是死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我的好小子，你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派马车到沙村去接你。听说县法院要来我们这里把我们交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管，因为据说我们是他们的人，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你们的人，生来就没听说过那回事。你住在彼得堡，兴许能把这件事禀告沙皇老子，他兴许不会叫咱吃亏。我还是你忠诚的奴仆，奶娘

奥里娜·叶戈罗夫娜·布兹廖娃。

向我的格里沙寄去妈妈的祝福，他把你侍候得好吗？我们这儿已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牧童罗季亚在快到米科林节[①]时死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将这些语无伦次的字句接连读了几遍。他自幼丧母，在几乎还不认识自己父亲的时候，八岁上就被送到了彼得堡；因此他怀着浪漫的激情眷恋着父亲。家庭生活中那种宁静的欢乐他享受得越少，他对那种生活就越是热爱。

失去慈父的念头压得他的心万分难受，他从自己奶娘的信里已经猜到可怜的病人的境况，这使他害怕。他想象父亲被撇在僻远的乡间，落在一个无知无识的老婆子和一群仆人的手上，正受到灾难的威胁，在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中无可奈何地慢慢死去。弗拉基米尔责备自己犯了疏忽大意的罪过。他好久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总以为他在各处旅行或者忙于料理生产，而没有想到问问他的情况。

① 米科林节，宗教节日，指5月9日圣徒尼古拉显灵日。

他决计去看他，如果父亲的病情需要他在身边，他甚至决定退伍。伙伴们看到他心神不宁，都告辞了。只剩一个人时，弗拉季米尔便写了请假报告，他点起烟斗，沉浸在深思之中。

当天他就开始张罗请假的事，三天以后已经上了大道。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渐渐驶近应从那里拐向基斯杰涅夫卡的驿站。他心里充满了忧郁的预感，担心见到父亲时他已不在人世，他想象乡间等待着他的那种郁悒寡欢的生活方式，那里的偏僻、荒凉无人、贫困以及对他一窍不通的事务所作的操劳。抵达驿站，他进门去找驿站长，请求换空马。驿站长问清了他的去向就说从基斯杰涅夫卡派来的马匹已等他三天三夜多了。不久老车夫安东来见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他曾领他去看过马厩，为他照看过小马。安东见到他时眼泪夺眶而出，他深深地一躬到地，告诉他老爷还活着，于是便跑去为他套马。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拒绝了端给他吃的早餐，急忙上了路。安东带着他走乡间土道，两个人便聊起天来。

“安东，请你说说我父亲和特罗耶库罗夫究竟是怎么回事？”

“天晓得怎么回事，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少爷……听说老爷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闹了点别扭，那一位就告到了法院，其实他自己也常在当法官。弄清楚老爷们的心思可不是咱奴仆们的事，老爷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着干可真犯不着，鞭子打不碎斧背呀。”

“这么说在你们那儿这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可以为所欲为啦？”

“那当然，少爷：你看，他把陪审官根本不放在眼里，县警察局他也可以随意差遣。老爷们都上门向他请安问好，俗话说得好：有了食槽猪就会来呗。”

“他要夺走咱的产业，这是真的吗？”

“唉，少爷，我们也那样听说啦。这几天波克罗夫斯克的圣堂工友在洗礼宴上对咱们的村长说了：你们闲逛得够了；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就要把你们抓到他的手下了。铁匠米基塔对他说：得了，萨维里依奇，别伤了亲家的心，也别把客人搅蒙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自己管自己，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也自己管自己，而我们都是上帝和老爷的人，你可不能往别人嘴上钉个扣子，不让说话呀！”

“大概你们不愿意转给特罗耶库罗夫去管？”

“让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管！愿上帝保佑逃过这一关吧。他自己的人有时还过不好呢，要是把别人的人也抓到他手上，他不光要剥他们一层皮，连肉也得扯下来呢。不，愿上帝保佑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健康长寿，假如上帝把他叫了去，那我们除了你，我们的主人，别的谁也不要。别把我们卖了，我们反正已经跟着您了。”说到这里，安东挥了挥鞭子，抖了抖缰绳，马匹便迈开大步快跑起来。

老车夫的忠诚使杜勃罗夫斯基深受感动，他便不再说话而又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格里沙的一声呼喊将他惊醒了：“这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杜勃罗夫斯基抬起了头。他正沿着一个大湖的岸边行驶，从湖里流出一条小河，在远处的山冈间蜿蜒前进。一座小山上，在小树林浓密绿阴的上方高高地耸立着一幢大砖房绿色的屋顶和望楼；另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五个圆顶的教堂和一座古老的钟楼。附近散落着有院子和井台的乡间草屋。杜勃罗夫斯基认出了这些地方。他记得正是在这座小山上他曾和小小的玛莎·特罗耶库罗娃一起玩耍，后者比他小两岁，那时就可以肯定她会出落成一个漂亮姑娘。他曾想向安东打听她的情况，但是一种羞怯的心情使他把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

驰近主人屋宇的时候，他看见花园里树木间闪现的白色连衣

裙的身影。这时安东打了一下马匹，由于不管是乡间马车夫还是城里的出租马车夫都共有的一种虚荣心作怪，他奋力驱车驰过了桥梁和村庄。出了村，他们上了向山上去的路，于是弗拉基米尔看到了桦树林和左边开阔地上一座有红屋顶的灰色小屋；他的心激烈跳动起来。在自己前方他见到了基斯杰涅夫卡村和他父亲可怜的屋子。

十分钟后他驰进主人宅院。他怀着难以描摹的激动心情环顾自己的周围。他已经十二年没有见到自己的故乡了。他在的时候刚在围墙边种下的小白桦，如今已长大成为枝叶茂盛的高大树木。院子里当年曾经装点着三个平整的花坛，花坛间通着一条仔细清扫过的大道，如今院子变成了一片无人刈割的草地，那里放牧着一匹上了绊索的马。几条狗刚想汪汪吠叫，一认出来人是安东便不响了，开始摇摆毛茸茸的尾巴。家仆们从下人住的茅屋奔出来，用表示欢乐的喧闹围住了年轻的少爷。他好不容易穿过这亲热的人群，跑上了门廊破旧的台阶。叶戈罗芙娜在穿堂里迎接他，哭泣着拥抱了自己带养过的孩子。“你好，你好，奶妈，”他紧紧地把善良的老妈妈贴在胸口，连声说，“爸爸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

这时大厅里走进一个高个子老头，他面容苍白消瘦，穿着长衫，戴着尖顶帽，艰难地移动着脚步。

“你好，伏洛奇卡[①]！”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于是弗拉基米尔热烈地拥抱了自己的父亲。欢乐在病人身上引起了太强烈的震动，他没有了力气，身子下的两条腿站不住了，如果不是儿子搀着他，他会倒了下去。

“你干吗起床，”叶戈罗芙娜对他说，“你站不稳哪，别人往哪

① 伏洛奇卡，弗拉基米尔的小称。

儿你也要去哪儿。”

老人被扶回到卧室里。他努力和儿子说话，但是脑子里的各种想法搅在一起，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他闭上了嘴，便进入昏睡状态。他的状况使弗拉基米尔大吃一惊。他在他的卧室里住下来，要求让他单独和父亲在一起。家仆们遵从了他的要求，于是大家转向格里沙，把他引进下房去，按乡下的方式款待他，尽一切可能向他表示自己的殷勤热忱，用各种问题和问候弄得他疲惫不堪。

第 四 章

先前摆放盛宴餐桌的地方，
如今停放着棺材。[1]

到家几天以后，年轻的杜勃罗夫斯基打算着手处理事务了，但是父亲不可能给他必要的交待；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代理人。他翻检了他的文书，只找到了陪审官给他的第一封信和他回信的草稿，从中无法理出有关官司的明确概念，所以决计等待结果，希望案件本身有个公断。

在这期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的身体越来越坏下去。弗拉基米尔预见到他很快会彻底垮下去，便寸步不离已经完全童化的老人。

但是规定的期限已经过去，而上诉却没有提出。基斯杰涅夫卡属于特罗耶库罗夫了。沙巴施金上门来谒见他，又是行礼又是问好，请求吩咐，大人什么时候开始接管新得的产业——是亲自接管还是委托什么人代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犹豫了。他不是

① 引自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歌《悼密谢尔斯基公爵之死》。

个生性贪图钱财的人，复仇的愿望使他做得太过头了，良心已在向他发出责备。他知道自己年轻时代的老伙伴，如今的敌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胜利没有给他心里带来欢乐。他狠狠地瞪了沙巴施金一眼，想找个适当的由头去骂他一顿，但是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来作借口，于是气呼呼地对他说："滚，不干你的事。"

沙巴施金见他心情不好，鞠了一躬急忙离去。而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便开始来回踱步，一面用口哨吹着《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他这样做总是表示他心里有着异常激动的心思。

最后他吩咐给他套好轻便马车，把衣服穿得暖一些（已经是九月底了），便亲自驾着车驰出院子去。

不久他开始望见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的小屋，于是两种相反的感情涌上了他的心头。复仇的满足感和权力欲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较为高尚的情感，但最终还是后者取得了胜利。他决计和自己的老邻居和解，将财产归还他，从而消弭争吵的裂痕。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心头因这种美好的意向而感到一阵轻松，他快马加鞭向自己邻居的庄园驰去，驱车直接进入庭院。

当时病人正坐在卧室的窗前。他认出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于是脸上出现了极其惊慌不安的表情：深红的红晕盖满了原先苍白的面部，眼睛发亮，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他的儿子正坐在这里看账本，抬头一看，被他的样子惊呆了。病人露出恐惧与愤怒的表情，用手指指向庭院。他急急忙忙地撩自己长衫的下摆，想从椅子里站起来。他稍稍一欠身子……突然就摔倒了。儿子猛地向他冲过去，老人躺在那里已没有了知觉，也没有了呼吸，他中风了。"快，快去城里请医生！"弗拉基米尔喊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要见您，"仆人进门来说。弗拉基米尔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告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趁我还没有吩咐将他赶出院去，

赶快滚蛋……快去!”仆人高高兴兴地跑出去执行主人的命令;叶戈罗芙娜将两只手一拍。“咱们的老爷子呀,”她尖声哭叫着说,“你把自己的命给送啦!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可要把咱们给吃啦。”“闭嘴,奶娘,”弗拉基米尔生气地说,“马上派安东去城里请医生。”叶戈罗芙娜走了出去。

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里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去了。她走到台阶口,听到了仆人正以年青主人的名义回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在马车上听完了他的回话。他的脸色变得比黑夜还阴沉,他轻蔑地微微一笑,恶狠狠地向家仆们扫了一眼,慢步驱车从院子旁边驰去。他向窗户里望了望,那里一分钟前还坐着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现在则已经不在了。奶娘站在台阶口,忘了主人的命令。仆人们正闹嚷嚷地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事。忽然弗拉基米尔出现在人群里,断断续续地说:“不必请医生了,老爹归天了。”

出现一片慌乱。人们冲进老主人的房间。他躺在椅子上,是弗拉基米尔把他搬上去的。他的右手一直垂到了地面,脑袋在胸前耷拉着,在这个尚未冷却、然而因死亡而变得很难看的身体里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叶戈罗芙娜号哭起来,家仆们围住了交给他们照看的死尸,给他洗了身子,穿上还是1797年缝制的制服,将他放到桌子上,多少年来正是在那张桌子边伺候自己的主人的。

第 五 章

第三天举行葬礼。可怜老人的遗体安放在桌子上,盖着白殓尸布,四周燃着蜡烛。餐厅里挤满了家仆。正准备出殡。弗拉基米尔和三名仆人抬起棺木。神父走在前面,教会执事陪在旁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诵读下葬祷文。基斯杰涅夫卡的主人最后一次越过

自己屋子的门槛。棺材从小树林里抬过。林子后面是教堂。天气晴朗而寒冷。秋叶从树上飘落下来。

走出小树林时他们见到了基斯杰涅夫卡用木头建造的教堂和老椴树庇荫的墓地。那里安息着弗拉基米尔的母亲。那里，在她的墓旁昨天新挖了一个墓穴。

教堂里挤满基斯杰涅夫卡的农民，他们是来向自己的主人致最后一次敬礼的。青年杜勃罗夫斯基站在唱诗班席的旁边。他没有哭泣，也没有祈祷，然而他的脸色是可怕的。哀伤的仪式结束了。弗拉基米尔第一个上前和遗体告别，随后是家仆们。抬来了棺材盖，钉上了棺材。女人们大声恸哭起来，男人们有时用拳头擦眼泪。弗拉基米尔和原先那三个仆人在全村人的伴随下把棺材抬向墓地。棺材被放进墓穴，所有在场的人都向它撒上一把沙土；墓穴被填满了，众人鞠过躬便四下散去。弗拉基米尔匆匆离去，赶过大家后便隐入了基斯杰涅夫卡的小树林。

叶戈罗芙娜宣布说年轻的主人不愿意出席丧宴，便以他的名义邀请神父和教堂的一班人马赴宴，就这样神父安东，他的妻子费多托芙娜和诵经员便步行向主人的宅院走去，一面和叶戈罗芙娜谈论着死者做过的好事，以及他的继承人可能遭遇到什么。特罗耶库罗夫的到来以及给他吃的闭门羹，附近一带都已听说，所以当地的政界人士已预言了这件事的严重后果。

“要来的事总会来的，”神父太太说，“如果不是弗拉基米尔做我们的主人，太可惜了。是个好样儿的，没说的。”

“不是他还有谁来做咱们的主人，”叶戈罗芙娜打断她的话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火气大有什么用。他对付的可不是个胆小鬼：我那好小子可会自己保护自己，再说，上帝保佑，好人不会撇下他不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也太目空一切了。要是我的格里沙对他大喝一声：‘滚，老狗！从院子里滚出去！’说不定他会

把尾巴夹起来。”

“唉哟，叶戈罗芙娜，”执事说，“格里高力怎么骂得出口；我宁肯去骂大主教也不敢斜眼去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瞟上一眼。你一见着他啊，又是害怕又是发抖又是叩头，那背自动地就这样弯下去，弯下去……”

“人生在世一场空，”神父说，“人们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唱起挽歌来还不是和对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一样，无非葬礼再铺张一点，人来得再多一点，可对上帝来说还不是一回事吗！”

“嗳，老爹！我们是想把乡邻乡亲的人都叫来，可是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不愿意。要说招待客人，我们可是吃的喝的样样不少，可叫人怎么办呢。至少，如果没有人来，就请你们吃也成，我们亲爱的客人。”

这些好声好气的许诺和对美味佳肴的期待加速了说话人的脚步，他们顺利地到达了主人的屋里，那里桌子已上好菜，伏特加也已端上。

这时弗拉基米尔正向密林深处走，他要努力用动作和疲劳来消减心头的哀痛。他只管走，也不看有没有路；树枝不时将他钩住，扎住，双脚不时踩进泥沼里，他一点也不觉得。他终于来到一个四周都被树林包围的洼地；在被秋季脱去了一半叶子的树木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静静地流淌着。弗拉基米尔止住脚步，在一块冰冷的草皮上坐下，思绪涌上心头，一个比一个暗淡……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无依。对他来说前途笼罩着可怕的阴云。他和特罗耶库罗夫之间的敌对关系向他预示着新的不幸。他可怜的一点财产有可能从他手里转入他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等待着他的是一贫如洗。他就在那个地方默坐良久，纹丝不动，望着静静的溪流将几片零落的枯叶带走，使他形象地感到生活中真实的相似情景——如此平凡的相似。终于他发觉天色已暗；他站起

身，起步找寻回家的路径，但是在这片陌生的林子里他迷路得更久了，直至偶然踏上直通他家大门的小道。

杜勃罗夫斯基迎面碰见了神父和教堂的一班人。他脑子里钻进一个念头，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不由自主地闪到一边，躲到一棵树后面。他们没有发现他，还是热烈地相互交谈着从他身边走过。

"离开坏事，做点好事，"神父对他妻子说，"咱们没必要待在这里。不管事情怎么了结，都不是你的灾难。"神父的妻子回答了几句话，但是弗拉基米尔听不清楚。

走到近前他看见了许多人；农民和家仆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从远处弗拉基米尔就听见了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和说话声。干草棚边停着两辆三套马车。门廊台阶上站着几个穿制服式的常礼服的陌生人，似乎在商议着什么。

"怎么回事？"他生气地问向他迎面跑来的安东，"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要干吗？"

"哎哟，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老爷，"老人气喘吁吁地说，"法院来人啦。要把咱们交给特罗耶库罗夫，把咱们从您的恩惠下夺走！……"

弗拉基米尔低下了头，他的人围住了自己不幸的主人。"你是我们的父亲，"他们吻着他的双手大声说，"除了你，别的人做老爷我们不要，下命令吧，主人，法庭我们对付得了。我们就是死也不出卖您。"弗拉基米尔望着他们，一种奇异的感情叫他心潮起伏。"你们安静地站着，"他对他们说，"我跟衙门里的人谈判去。""去谈判去，老爷，"人群里有人向他喊道，"说得那些坏东西脸没处搁。"

弗拉基米尔走到官员们跟前。沙巴施金头上戴着大盖帽，两手叉腰站着，趾高气扬地向旁边看着。县警察局长，一个五十上

下年纪、身材高高胖胖的男子，脸红红的，留着唇须，看见走近前来的杜勃罗夫斯基便咯地咳了一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那么，我再向你们说一遍已经说过的话：根据县法院的判决，从今以后你们就属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了，他在这里的代表就是沙巴施金先生。不管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你们要一概听从，还有你们，婆娘们，要爱他，尊敬他，他可是最喜欢你们的人哪。"说完这句刻薄的笑话，警察局长哈哈笑起来，沙巴施金和另外的人也跟着笑起来。弗拉基米尔气得怒火中烧。"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他故作镇静地问乐不可支的警察局长。"这表示，"故弄玄虚的官员回答说，"我们来让那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实行接管，请其他无关的人趁早滚蛋。""不过你们在对我的农民们说话前，似乎可以先对我说，向原先的地主宣布解除所有权……""可你是什么人，"沙巴施金露出粗鲁无礼的目光说，"原先的地主安德烈·加甫里尔之子·杜勃罗夫斯基，遵从天意死了，我们不认识您，也不想认识。"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是我们的少东家，"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说。

"谁敢在那里张嘴，"警察局长严厉地说，"什么东家，哪一个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你们的东家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听见了吗，笨蛋。"

"哪有这回事，"同一个声音说。

"这是造反！"警察局长喊起来，"嗨，村长，过来！"

村长走上前去。

"马上给我找出来，谁敢跟我顶嘴，我叫他领教领教！"

村长转向人群，问刚才是谁在说话？但是大家都没有吭声，不久在后面几排里发出一阵嘟哝声，那声音开始加强，转瞬间变成了最吓人的号叫。警察局长压低了声音曾想劝说他们。"看着他干

吗?”家仆们喊起来，“孩子们，打倒他们!”于是整个人群移动起来。沙巴施金和其他人赶紧跑进穿堂，随手锁上了门。

“孩子们，把他们捆起来,”还是这个声音喊了起来，人群开始逼进……“站住,”杜勃罗夫斯基大声说，“傻瓜!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会毁了自己也毁了我。回到自己院里去，让我安静安静。别害怕，皇上是仁慈的，我会去恳求他。他不会委屈咱们。咱们都是他的孩子。要是你们造反，当了盗贼，他怎么替你们说话。”

青年杜勃罗夫斯基的话，他那洪亮的声音和英俊的模样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人们安静下来，散了开去，院子变得空无一人。衙门的人坐在前厅里。最后沙巴施金悄悄开了门，走到台阶口，低三下四地向杜勃罗夫斯基连连鞠躬，开始感谢他仁慈地为他说了情。弗拉基米尔鄙夷地听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们决定,”陪审官继续说，“请求您能允许留在这里过夜;否则天已经黑了，您的农民会在路上伏击我们。行行好吧:那怕是吩咐给我们在过道里铺点干草也好。要是天亮一点，我们就回家去。”

“悉听尊便,”杜勃罗夫斯基干巴巴地回答，“我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说着他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父亲的房间，随手锁上了门。

第六章

“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早晨我还有一角之地和一粟之食。明天我就要把自己生身、父亲去世的屋子让给使他死去、使我一贫如洗的罪人。”他的双眼凝视着他母亲的肖像画，一动也不动。画家笔下的她两臂支在栏杆上，身穿白色晨衣，发际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连这幅画像也要落人我家敌人的手中,”弗拉基米尔想道，“它将和那些破损的椅子一起被扔进贮藏室或者挂在穿堂里，成为养狗人嘲笑和指点的对象，而她的卧室、

我父亲在其间逝世的房间里，将住进他的管家或者他的妻妾。不！不！既然他把我从这间可怜的屋子里撵出去，也不能让他得到它。”弗拉基米尔咬紧牙关，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产生了。那帮官吏们的声音常传到他的耳边，他们以俨然主人的口气发号施令，一忽儿要这，一忽儿要那，在他悲伤的沉思中老是不愉快地分散他的注意。终于一切都沉寂下来。

弗拉基米尔打开五屉橱和箱子，开始清理死者的文书。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日用账目和各种事务的往来书信。弗拉基米尔看也不看就将它们撕了。在这些东西中间他发现一个小包，上面写道：**我妻子的书札**。弗拉基米尔怀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起来：这些书简写于土耳其战争[①] 时期，是从基斯杰涅夫卡寄往部队的。她向他描述了自己寂寥寡欢的生活和家务，温情脉脉地向他倾诉分离的苦闷，呼唤他返回家园，回到善良女友的怀抱；其中一封信里她表达了她对小弗拉基米尔身体的忧虑；另一封信里为他早慧的天资感到高兴，预示他将会有幸福、辉煌的前程。弗拉基米尔看得出了神，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全身心地沉浸在家庭幸福的天地里，竟没有发现时间的流逝。壁钟敲响了十一点。弗拉基米尔把书信放进口袋，拿起蜡烛，走出书房。大厅里小官吏们躺在地板上睡觉。桌子上是他们喝干的杯子，满屋子都能闻到罗姆酒浓烈的气息。弗拉基米尔厌恶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来到穿堂间。——门上了锁。没找到钥匙，弗拉基米尔又回到了大厅，——钥匙在桌上。弗拉基米尔开了门，碰见了一个紧贴在墙角里的人；那个人手里握着一把亮闪闪的斧头，弗拉基米尔拿蜡烛向他转过身去，认出是阿尔希普铁匠。“你干吗在这儿？”他问道。“啊，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是您，”阿尔希普悄声说，“老天保佑！幸好你拿

① 土耳其战争，指 1787—1791 年的俄土战争。

着蜡烛!”弗拉基米尔惊讶地看着他。“你躲在这儿干吗?”他问铁匠。

“我想……我来……是想看看是不是都在屋里,”阿尔希普讷讷地悄声说。

“你拿斧子干什么?”

“拿斧子干什么?今儿个不带斧子怎么走路。这些衙门里来的东西呀,你瞧有多坏,一不小心……”

“你醉了,把斧子扔了,睡觉去。”

“我醉了?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老弟,上帝作证,我嘴里可是滴酒未沾呀……再说有那兴致去喝酒吗,小角色要来管我们,小角色要把我们的主人从主人的宅院里赶出去,听说过那样的事吗……听他们的鼾打得有多响,这些坏东西;把他们一下子都结果,这么一来神不知鬼不觉。”

杜勃罗夫斯基蹙紧了眉头。“听着,阿尔希普,”他沉默了一会以后说,“你这个主意不是办法。不是这些小官吏的错。你把灯点亮了,跟我走。”

阿尔希普从主人手里接过蜡烛,在炉子后面找到了灯,点亮了,于是悄悄走下台阶,从院子旁边走去。守夜人开始敲打生铁板,狗吠叫起来。“谁守夜?”杜勃罗夫斯基问。“是我们,老爷,”一个细细的声音回答说,“瓦西里沙和卢盖里娅。”“回自己屋里去,”杜勃罗夫斯基对她们说,“用不着你们了。”“守完了,”阿尔希普说。“谢谢,我们的东家,”两个女人答道,说着立即就回家了。

杜勃罗夫斯基继续往前走。有两个人走近他们的身边,他们叫住了他。杜勃罗夫斯基听出是安东和格里沙的声音。“你们干吗不睡觉?”他问他们。“我们顾得上睡吗,”安东回答说,“我们到这步田地,谁要是想……”

“小声!”杜勃罗夫斯基打断他的话，“叶戈罗芙娜在哪里?”

“在主人的屋子里，她自己的小房间里，”格里沙答道。

“去，把她带到这里来，再从屋里把咱们的人都带出来，除了衙门里那班人，不要让屋子里留下一个人，你安东，把大车套好。”

格里沙走了，过了一会儿带着自己的母亲来了。老太太在这一夜没有脱衣服，屋子里的人除了衙门里来的那班人，谁也没有合眼。

“都到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屋子里谁也没有落下吗?”

“除了那批狗官，一个也没落下，”格里沙回答。

“去把干草或麦秸拿到这儿来，”杜勃罗夫斯基说。

人们跑向马厩，回来时抱着干草。

“堆到台阶跟前，看，这样堆，好，伙计们，点火!”

阿尔希普打开了灯。杜勃罗夫斯基点燃了松明。

“等一等，”他对阿尔希普说，“匆忙间我把通穿堂的门锁上了，快去把它打开。”

阿尔希普跑向前室——门没上锁。阿尔希普把它锁上了，低声自语道：“哪能这样呢：‘把它开了!’”说着回到了杜勃罗夫斯基那儿。

杜勃罗夫斯基把松明凑过去，干草一下子点着了，火苗升起来照亮了整个院子。

“哎呀，”叶戈罗芙娜哀怨地叫起来，“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你这是干什么?”

“别出声，”杜勃罗夫斯基说，“好了，伙计们，再见了，我要到上帝指引的地方去了，愿你们和新的主人一起感到幸福。”

“我们的老爷，恩人，”人们回答道，“我们死也不离开你，我们和你一起走。”

马匹牵来了。杜勃罗夫斯基和格里沙坐进了马车，指定基斯

杰涅夫卡森林作为会面的地点。安东打了一下马，他们便驶出了院子。

起风了。刹那间火焰包围了整座屋子。红色的火焰在屋顶上方打转；玻璃烧裂了，咣咣当当地散落下来，燃烧的原木开始倒塌，传来了哀怨的呼救和喊叫声："我们着火了，来救火呀，救火呀！""怎么能不这样呢，"阿尔希普露出恶毒的笑容望着火势。"阿尔希普什卡[①]，"叶戈罗芙娜对他说，"把他们这些有罪的人救了吧，上帝会奖赏你。"

"哪能这样呢，"铁匠回答说。

这时衙门里来的那班人在窗口露出了脸，力图把双重窗框砸破。然面就在这时一声脆响屋顶塌了下来，于是呼救声静止了。

不久仆人们都跑了出来，到了院子里。女人大呼小叫地赶紧抢救破烂，孩子们跳跃着，看着火势觉得好玩。火星卷起了一阵大的风暴，草屋也着火了。

"这下万事大吉啦，"阿尔希普说道，"烧得多好，啊？看，从波克罗夫斯克那边望过来才好看呢。"

这时一个新出现的场景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猫在熊熊燃烧的干草棚的屋顶上来回奔跑，不知该往哪儿跳；它的四面都被火包围了。可怜的动物发出哀婉的喵喵声祈求帮助。小孩子们看着它绝望的样子笑得要命。"有什么好笑的，小鬼，"铁匠生气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怕上帝吗？上帝的生灵要死了，你们还傻里傻气地乐得开心。"说着拿来一把梯子靠上屋顶，爬上去救猫。它明白了他的意思，露出急切的感激的表情，用爪子抓住了他的袖子。烧得半面乌焦的铁匠带着他的猎物爬了下来。"好啦，伙计们，再见了，"他对惶惑不安的家仆们说，"我在这里已无事可做。祝大家

① 阿尔希普什卡，阿尔希普的小称。

幸福，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包涵了。”

铁匠走了。火灾又肆虐了一段时间。终于火势止息下来，一堆堆没有火苗的火炭在暗夜里发出明亮的光，烧得一无所有的基斯杰涅夫卡的居民们在火场旁边踯躅徘徊。

第七章

第二天，火灾的消息传遍了周围地区。大家对这场火灾谈论时怀着各式各样的猜测和假设。有些人认为是杜勃罗夫斯基的人在丧宴上喝醉了酒，不小心使房子失了火；另一些人怪罪于在新居喝多了酒的接收人员；许多人相信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和法院来的一班人马连同全体家仆通通都烧死了。有几个人猜到了事情的真相，断定这场可怕灾难的真凶是被愤怒和绝望逼得铤而走险的杜勃罗夫斯基本人。特罗耶库罗夫第二天就赶到火灾现场亲自进行侦查。结果表明，县警察局长、县法院陪审官、诉讼代理人和文书，同样还有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保姆叶戈罗芙娜、家仆格里高力和铁匠阿尔希普，都已不知去向。所有的家仆都说接收人员是屋顶塌下来的时候烧死的；他们烧焦的尸骨被挖了出来。瓦西里沙和卢盖里娅这两个女人说，她们在火灾前几分钟还见过杜勃罗夫斯基和铁匠阿尔希普。根据共同的口供判断，铁匠阿尔希普还活着，而且即使不是造成火灾的唯一罪人，也可能是主犯；对杜勃罗夫斯基存有很大的怀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派人向省长送去了有关全部事件的详细描述，于是一场新的诉讼又开始了。

不久，另外一些消息又为人们的好奇心和闲谈提供了新的资料。＊＊地方出现了强盗，恐怖的消息传遍了附近各地。政府所采取的对付他们的措施似乎很不得力。抢劫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一次比一次高明。无论在路途还是在乡村都无安全可言。几辆满

载强盗的马车光天化日之下在全省各地横冲直撞，拦截行人、邮车，长驱直人乡间村落，抢掠地主家园，然后将其纵火焚烧。匪首的智慧、胆识和某种豁达宽容的性格远近闻名，人们传颂着他的奇闻轶事。人人嘴上都挂着杜勃罗夫斯基的名字，人人都相信，统帅这些勇敢的犯上作乱分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杜勃罗夫斯基。令人纳闷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对特罗耶库罗夫的领地却手下留情；强盗们既没有抢掠过他的任何一间棚屋，也没有拦截过任何一辆货车。特罗耶库罗夫如往常一样妄自尊大，认为这种例外都由于他善于在全省树立自己的威望，也由于他在自己的乡村建立起来的十分良好的警察机构。起先邻居们私下里对特罗耶库罗夫的孤高自傲暗加嘲笑，每天都盼望不速之客光顾他们有便宜可赚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但是最终不得不同意和承认：连强盗们也对特罗耶库罗夫怀有一种令人费解的敬意……特罗耶库罗夫洋洋自得，每当听到关于杜勃罗夫斯基新的抢掠事件的消息，他便要对省长、县警察局长和连长冷嘲热讽，说杜勃罗夫斯基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安然无恙地脱身。

这时 10 月 1 日到了，那是特罗耶库罗夫村子里赶庙会的日子。不过在转而描述这个节日的盛况及尔后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几位对他说来是新的角色，或者说在我们小说的开端一笔带过的人物。

第 八 章

读者大概已经猜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是咱们小说的女主人公，关于她我们还只介绍过几句话。在我们描写的时间里，她年方十七，正当姿容倾国的时候。父亲对她喜欢得要命，但是又用他天生的那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与她相处，时而千方百计去

讨好她极其微小的怪脾气，时而又用威严、有时甚至残酷的态度去吓唬她。虽然他深信她对他眷眷情深，却从来没有取得过她的信任。她惯于对他隐瞒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因为她似乎不可能知道这些情感和思想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接受。她没有女友，在孤独的环境中成长。邻居的妻子和女儿难得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门，他通常要求男性的朋友和他交谈、娱乐，不要女性在场。我们的美貌女郎也很少在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家赴宴的宾客中间露面。一间大藏书室供她使用，里面的藏书大部分是18世纪法国作家的作品。父亲除了一本《高超的女烹调师》，从来就什么书也不读，不可能指导她在阅读中进行选择，所以玛莎在翻遍各式各样的作品以后，自然而然地便选中了小说。就这样，她受完了自己一度在米米小姐[①]指导下开始的教育。对于后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表示了极大信任的厚爱，最后，当他们之间的情谊变成过于明显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她打发到他的另一座庄园。米米小姐所留下的关于她自己的记忆是相当美好的。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从不滥用她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身上明显地产生的影响，这是她与他往常不断地更换的其他情妇的不同之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她的爱似乎比对别人深，所以尽管许多和他长相一模一样的赤脚小孩子在他窗下跑来跑去并被看做是家仆，一个黑眼睛的小男孩，和米米小姐南方型的容貌相似的八九岁的小调皮，却能在他身边受教育，而且被认作是他的儿子。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写信从莫斯科请来一位法国人做教师，他在我们现在描写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抵达波克罗夫斯克村。

这位教师风度翩翩的外表和朴实无华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使

① “小姐”一词俄文作 мамзель 系法文 mademoiselle 一词俄文音译的简写，意为小姐或指俄国贵族家庭中的外国女家庭教师。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喜欢上了他。他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和特罗耶库罗夫的一位亲戚写的一封信，在这位亲戚那里他当过四年家庭教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仔细看过这一切，只是对他这位法国人年纪太轻这一点不满意，这倒并非因为他认为这个可爱的缺点与教师这个不幸的称号所必需的耐心和经验不相称，而是他心有顾虑，对此他决计立刻向对方说个明白。为此他吩咐把玛莎召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会说法语，所以她充当了他的翻译）。

"你过来，玛莎；就这么办，他被我录用了；但是有一点：叫他别敢追逐我的那些女孩子，否则他这个狗娘养的，我要叫他……把这句话翻给他听，玛莎。"

玛莎脸红了，转身向着教师，用法语对他说，父亲希望他注意温雅待人，行为检点。

法国人向她鞠过一躬，回答说，即使他得不到别人的好感，也希望赢得理应的尊重。

玛莎逐字翻译了他的答复。

"好，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对他来说既不需要好感，也不需要尊重。他的事就是和萨沙在一起，教语法和地理，翻译给他听。"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在自己翻译的话里把父亲粗鲁的用词作了委婉的表达，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放法国人到厢屋里去，那里为他准备了一个房间。

在贵族的偏见中受过教育的玛莎对年轻的法国人未加丝毫的注意，在她看来教师和仆人或者工匠是归为同类的，而仆人和工匠在她看来算不上是男人。对于她在德福日先生身上产生的印象，无论是他的窘迫不安，还是他的颤栗，或者他那变了调的嗓音，她都没有注意到。几天以后她和他的见面已相当频繁，也没有对他

多加注意。关于他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她是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得到的。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宅院里通常养着几只熊崽，这是波克罗夫斯克村地主取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幼年的早期，小熊每天被带进客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那里和它们一玩就是整整几个小时，拿小球和小狗去逗它们。长大以后，它们常常被栓上链子关起来，等待正式去追纵猎物。有时将它们带到主人住屋的窗前，把一只只空酒桶滚到它们身边，酒桶上钉着一枚枚钉子。熊闻了闻酒桶，然后轻轻地去碰它，刺痛了自己的爪子，一生气便更用力地去推它，一推就更痛了。熊完全进入了狂怒状态，吼叫着向酒桶扑去，直到从可怜的野兽身边拿走使它徒然发怒的对象。有时将两只熊套上马车，不管客人愿不愿意就让他们坐进马车，然后把他们随便拉到什么地方去。然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被认为更有趣的玩笑是下面一种。

一头饿了一段时间的熊通常被绳子栓在一个钉进墙里的环上，关在一间空房里。绳子的长度几乎可以够得着房间的每个地方，只有对面的一个墙角可以安全地免遭可怕野兽的攻击。通常把一位新客带到这个房间的门口，突然将他向熊的方向一推，门就锁上了，于是不幸的牺牲者就被单独留下来和蓬头散发的隐士待在一起。可怜的客人衣襟被撕得粉碎，身上被抓得血迹斑斑，不久便找到了安全的角落，但是有时他会被迫紧贴墙壁整整站上三个小时，看狂怒的野兽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吼叫，跳跃，用两只后脚站起来冲着，努力想碰到他。这就是一位俄国老爷的高尚娱乐！教师来到后过了几天，特罗耶库罗夫想起了他，于是打算在熊屋里给他尝尝味道。为此一天早上特罗耶库罗夫把他叫来，带他走过黑暗的走廊；突然旁边的门打开了，两个仆人把法国人往里一推，随即用钥匙锁上了门。教师醒悟过来，看见了拴着的熊。

野兽开始发出嗤嗤的呼声，从远处闻自己的客人，猛然间它站起后脚，开始向他走来。法国人毫不惊慌，也不逃跑，而是等候着攻击。熊逼近了，德福日从口袋里掏出小手枪，对准饿兽的耳朵开了一枪。熊倒了下去。大家都赶来了，门开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被自己玩笑的结局震惊了。他要求一定要对整件事做出解释：是谁事先向德福日通知了为他准备的玩笑，为什么他口袋里会有上了镗的手枪。他派人去叫玛莎，玛莎跑了过来，向法国人翻译了父亲提的问题。

“我没有听说过熊的事，”德福日回答道，“不过我身边总是带着枪，因为我不愿意忍受欺侮，而按照我的身份是不能因此而要求雪耻的。”

玛莎惊讶地望着他，把他的话翻给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什么话也没有答，吩咐把熊拉出去剥皮；然后转而向着自己的手下人，说道：“真是好样儿的！毫不畏惧，真的毫不畏惧。”从此他喜欢上了德福日，不再考虑去试探他了。

然而这件事给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她的想象力被震惊了：她见到了死熊和镇定自若地站在熊的旁边和她平心静气地交谈的德福日。她发现勇敢和高傲的自尊并非一个阶级所专有，从这时起她开始向年轻的教师表示出敬意，这种敬重之情变得越来越专注。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了某种往来。玛莎有一副好嗓子和出色的音乐天分；德福日便自告奋勇给她上课。这以后，读者已经不难猜测，玛莎爱上了他，而她自己却还不愿承认。

第 二 部

第 九 章

庙会日的前夕客人们已从各处赶来，有些人耽搁在主人府邸和厢屋里，另一些人待在管家家里，还有些人住在神父家，第四种人住在家境殷实的农民家里。马厩里挤满了赶路而来的马匹，院子里和板棚里塞满了各种马车。早晨九点，钟声响起，招呼人们去参加午祷，于是大家向着新的砖砌教堂鱼贯而行。这座教堂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建造的，每年都摆设着他捐赠的物品。会聚在这里的有身份的祈祷者数量很多，所以一般农民在教堂里已无容身之地，只好站在门口台阶上和院墙内。午祷尚未开始，都在等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到来。他坐一辆六套马车来到这里，庄严地走向自己的位置，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陪伴着他。男女众人的目光都落到她身上；男人们为她的美貌所惊叹；女人们则专注地审视着她的服饰。午祷开始，家庭唱诗班的歌手在唱诗班席上唱着圣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自己跟着唱，祈祷着，既不左顾，也不右盼，而当助祭大声地提到这**座教堂的创建者**的姓名时，他自豪而恭顺地叩首行礼。

午祷结束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率先向十字架走去。大家跟着他移步，然后邻居们走到他跟前向他致敬。女士们围住了玛

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出教堂的时候邀请大家到他家进午餐，然后坐进马车打道回府。大家跟随着他。一个个房间满满的都是客人。不时有新的人物进门，用力从人群中挤过去见主人。女士们拘谨地围成一个半圆坐着，她们穿着已不入时的昂贵衣服，戴着珍珠和钻石的项链。男士们聚在鱼子酱和伏特加附近，闹闹嚷嚷地发出各种声音，彼此交谈着。大厅里正在布置够放八十套餐具的餐桌。仆人们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分置酒瓶和水瓶，铺放桌布。最后管家宣布："酒菜摆好，请用餐。"——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率先就座，女士们跟在他后面，顾盼着长幼尊卑的次序，郑重其事地入座，小姐们扭扭捏捏地彼此推让着，仿佛一群胆怯的山羊，一个靠着一个选定自己的座位。在她们对面入座的是男士。桌子的终端，教师紧挨着年幼的萨沙。

仆人们开始按长幼尊卑的次序上菜，遇到搞不清时就按拉瓦特[①]的面相法来猜测，几乎总是正确无误。盘子和匙子叮当碰响的声音和宾客们喧闹的谈话声交融在一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乐滋滋地环顾自己餐厅的情景，完全陶醉于欣赏自己好客的幸福之中。这时院子里驰进一辆套着六匹马的马车。"是谁？"主人问。"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几个声音回答。门开了，于是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斯比岑，一个五十上下年纪的胖男人，闯进了大厅，他长着一张圆圆的麻脸，下巴长成了三层，一面鞠躬行礼，一面微笑着，已经准备道歉了……"把餐具端到这儿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喊起来，"欢迎你，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坐吧，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你没参加我的午祷，吃饭也迟到了。这不像你

---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作家，他认为，按人的相貌可以判断他的性格和身份。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邦季·皮拉特，或小圣经》、剧本《阿布拉哈姆和伊萨阿克》及相面术的著作《相面术种种》。

平素的作为啊，你可是信神的，吃饭也挺喜欢。”“是我的不是，”安东·帕甫奴季依奇一面把餐巾塞进他豌豆黄长上衣的纽扣孔、一面回答说，“是我的不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我本来早已上路，但是还没走上十俄里地，突然前轮的轮箍裂成了两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不远有个村子；等拖到那里，找到铁匠，马马虎虎弄好，已经过去三个小时，没有办法了。从基斯杰涅夫卡森林抄近路我不敢，我只好绕道……”

“嗳！”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说，“你啊，可真不是个胆大的人：有什么好怕的？”

“怎么有什么好怕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怕杜勃罗夫斯基呗，一不留神就落到他的手里啦。他可是个精明的后生，谁也不放过，要是碰上我，准让他剥去两层皮。”

“老弟，他究竟为什么对你就另眼相看？”

“怎么为什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为已故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那场官司呗。不是我为了使您满意，凭良心和正义作了证吗，说杜勃罗夫斯基家庭没有任何法定权利据有基斯杰涅夫卡，而完全是靠了您的宽宏大量。所以死者（愿他灵魂升入天堂）说过要按自己的方式跟我算账，他儿子可能会遵守父亲的诺言吧。到现在为止，托上帝的福，他们总共才抢了我的一个仓库，可是说不定，就到我庄园来了。”

“要是到了庄园里，他们可就得其所哉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我想那只红首饰箱一定装得满满的……”

“说那儿去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以前是满满的，现在可全空啦！”

“谎话说够了，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我们了解你；你的钱往哪儿花去，家里过着猪一样的日子，一个客人也不接待，只晓得往自己农民身上刮皮，只晓得一个劲地攒钱。”

“您老是开玩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挂着笑容喃喃地说，“说真的，我们可是破了产呢。”于是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开始就着一块油油的大馅饼吞食主人那难吃的老爷式的玩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放过他，转向新任的县警察局长，后者是首次到他家做客，坐在餐桌的另一端，教师的旁边。

“您怎么，警察局长先生，大概捕获了杜勃罗夫斯基了吧？”

警察局长害怕起来，鞠了一躬，微微一笑，急急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尽力而为吧，阁下。”

“嗯，尽力而为。老早老早就在尽力而为了，可是收效还是一点也没有。不错，干吗要抓住他。杜勃罗夫斯基的抢掠对警察局长来说是件美事：旅行，调查，车马，钱都进到口袋里。怎么能把这样的恩人消灭呢？对不对，局长先生。”

“对极了，阁下，”狼狈不堪的警察局长回答说。

宾客们大笑起来。

“为他的诚实，我喜欢这位好样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可惜哪，咱们已故的局长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假如他不烧死，附近一带该安宁一些。关于杜勃罗夫斯基听到了些什么？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是一个胖女士的声音在尖声说话，“上星期二他在我家吃过饭……”

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安娜·萨维什娜·格洛波娃，一位头脑相当简单的寡妇，大家都喜欢她那善良、快乐的性格。大家怀着好奇心准备听她的故事。

“应当告诉你们，三个星期前我派管家去邮局给我的瓦纽沙寄钱。我并不宠我的儿子，而且就是想宠也没有能力。不过你们自己都知道：近卫军军官需要保持体面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尽我的

可能把收入分一份给瓦纽沙。虽然我脑子里不止一次钻进过杜勃罗夫斯基的名字，我还是给他寄了二千卢布，同时想城里离这儿不远，一共才七俄里，大概不会有事的。一看：傍晚我的管家回来了，他脸色煞白，衣服也撕破了，而且是徒步回来的——我不禁啊地一声惊叫起来。'怎么回事，你出什么事了?'他对我说：'安娜·萨维什娜妈妈，强盗抢过了，我自己差点给杀死，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在现场，想绞死我，但看我可怜，把我放了．不过东西都给抢走了，马和车也夺走了。'我昏了过去。我的天，叫我的瓦纽沙怎么办呢？没办法，我给儿子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切原委，给他寄去我的祝福，但一个子儿也没有。

"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忽然我们家院子里驰进一辆马车。一位将军请求和我见面：欢迎。进来看我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黝黑的脸，黑头发，有唇须，留胡子，活脱脱像肖像画中的库利涅夫[1]，他向我自我介绍是我先夫伊凡·安德烈耶维奇的朋友和同事。他说路过此地，得知我住在这里，便不得不来看看朋友的遗孀。我尽我的所有款待了他，彼此东拉西扯地聊天，最后说到杜勃罗夫斯基。我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难。我那位将军蹙了蹙眉头。'这事有点蹊跷，'他说，'我听说杜勃罗夫斯基并不袭击随便哪一个人，只袭击有名的阔佬，而且留给他一份，不会抢个精光，至于杀人可从来没有人告过他这个罪；这里恐怕有诈，请您吩咐人把您的管家叫来。'派人去叫管家，他来了，一见到将军，他就吓呆了。'告诉我，老弟，杜勃罗夫斯基怎么抢了你，又怎么想绞死你的。'我的管家发起抖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将军面前。'老爷，我有罪，我鬼迷心窍了，我说了谎话。''既然是这样，'将军

---

① 库利涅夫（1763—1812），俄国中将，曾在1808—1809年的俄瑞战争中率部踏冰穿越波的尼亚湾。1812年卫国战争中阵亡。

回答说，'那么请你给太太说说事情的全部经过，也让我听听。'管家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怎么啦，'将军继续说，'说说，你是在哪儿碰上杜勃罗夫斯基的？''在两棵松，老爷，两棵松。''他对你说了什么？''他问我，你是谁家的人，到哪儿去，干什么？''嗯，那后来呢？''后来要我交出信和钱。''那么他……？嗯，他怎么样？''老爷，是我有罪。''嗯，他做了什么？……''他还给我信和钱，说道：去吧，把这些拿到邮局去寄了。''那么你呢？''老爷，我有罪。''我和你，亲爱的，得算个明白，'将军严厉地说，'而您呢，夫人，吩咐人去搜查这骗子的箱子，把他交给我，让我来教训他。您要知道，杜勃罗夫斯基自己就是个近卫军军官，他不想去欺侮自己的伙伴。'我已猜出这位大人是谁了，我跟他没什么好理论的。马车夫把管家绑到了驾车人的座位上。钱找到了；将军在我家里吃了饭，然后立即动身，带走了管家。第二天人们在林子里找到了管家。他被绑在一棵橡树上，身上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大家静静地听着安娜·萨维什娜的叙述，特别是小姐们。她们中许多人看到他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她是个受过拉德克利夫[1]的神秘惊险小说熏陶的狂热的幻想家。

"安娜·萨维什娜，你也认为到过你家的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道，"你大错特错啦。我不知道到你家里做客的究竟是谁，只不过不会是杜勃罗夫斯基。"

"怎么不是杜勃罗夫斯基呢，老兄，如果不是他，还有谁会到路上拦截行人，还对他们仔细进行检查呢。"

---

①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小说家，作品有哥特小说《尤道夫的神秘事迹》、《意大利人》等。

“不知道，不过肯定不是杜勃罗夫斯基。我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否染黑了头发，当初他是个头发淡黄、鬈曲的小男孩。不过我大约知道他比我的玛莎大五岁，所以他不该是三十五岁，而是二十三岁左右。”

“一点儿也不错，大人，”警察局长说，“我口袋里就有关于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特征的材料。那里明确地写着，他二十三岁。”

“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正好，你就念念，我们听着；咱们知道他的特征可不是件坏事；说不定正眼碰见了，就这么让他给溜了过去。”

警察局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脏的纸，煞有介事地打开了，拉长了调子念了起来：

“根据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从前的家仆的供词归纳的他的特征。

“二十三岁，身材中等，面目清秀，胡子剃尽，眼睛深棕色，头发淡黄色，鼻梁笔挺。特征是不同一般：这种样子的没发现过。”

“绝无仅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

“绝无仅有，”警察局长一面折纸头，一面说。

“祝贺您，局长先生。哦，还有那张纸！凭这些特征您不难找到杜勃罗夫斯基了。可是谁个不是中等身材，谁个不是浅褐色头发，不是鼻梁笔挺，不是深棕色眼睛！我打赌，你会和杜勃罗夫斯基本人一连谈上三个小时，却猜不出上帝让你结识的是什么人。没说的，官府的聪明人！”

警察局长温文尔雅地把他的纸头放进口袋，便默默地开始吃白菜烧鹅。此时仆人们已经酒巡数遍，给每个客人的杯子里斟酒。有几瓶高加索产和齐姆良产的葡萄酒已经砰砰地开了瓶，而且由于称作香槟溜而更加受到欢迎，人们的脸开始发红，交谈声变得

响起来，而且缺乏伦次、兴致更高。

“是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像已故的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那样的警察局长已经见不到了!这个人精明能干，办事不马虎。可惜一个能人给烧死了，否则整个匪帮里一个人也甭想从他手里溜走。他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也逃脱不了，而且花钱也赎不了。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钱倒会收他的，但他这个人可不会放走：这是死者的习惯。没办法，看来我只好卷进这件事并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去对付强盗了。第一次我要派二十来个人去，他们会把盗贼藏匿的森林梳上一遍；他们不是胆小的人，每个人可以和熊一对一搏斗，见到强盗不会后退。”

“您那头熊好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兄?”听到这几句话，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想起了他那头蓬头散发的老相识和自己一度成为其中之一的牺牲品的那些玩笑，便说道。

“米沙死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光荣地死了，死于它敌人之手。这位就是胜利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指着德福日说，“为我那位法国人换个圣像吧[①]。他为你报了仇……请允许我说……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搔着头皮说，“记得可清楚哩。那么米沙死了。为米沙可惜，真可惜！它多逗人啊！有多聪明！这样的熊找不到第二只。可是先生为什么要打死它?”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开始极其快乐地讲述自己那位法国人的功绩，因为他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本领，善于利用自己周围的任何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客人们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述米沙之死的故事，惊讶不止地望着德福日，后者虽然不怀疑谈话涉及的正是他的胆量，却安详地坐在自己位子上，向自己活泼好动的学生

① 意即：买一个他的圣像吧；或者表示：为他祈祷吧。

进行着道德方面的训戒。

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的宴会结束了。主人把餐巾放到桌子上，全体起立，向客厅走去，那里等待大家的是咖啡、纸牌和如此出色地在餐厅开始、现在又将继续进行的狂喝豪饮。

第 十 章

傍晚七点左右有几位客人打算离去，但是被潘趣酒搞得兴致勃勃的主人却命令把门上了锁，宣布翌日清晨以前不放任何人走出宅院。不久音乐声响起，通大厅的门开了，于是舞会开始了。主人和他的心腹亲信坐在一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同时欣赏着年轻人娱乐的场面。老婆子们玩纸牌。凡是没有一个枪骑兵旅驻扎的地方，男舞伴总是比女舞伴少，所以凡是适合跳舞的男子都被请了去。在所有男舞伴中，以教师最为突出，他跳得比谁都多，所有的小姐都选他做伴，认为和他一起跳华尔兹非常得心应手。他好几次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一起跳，小姐们嘲弄地注视着他们。终于时近午夜，疲惫的主人中止了舞会，命令端上晚餐，自己则去睡觉了。

没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场，大家更自由，更活跃。男舞伴们敢于在女士们旁边坐下来。姑娘们笑着，和自己的邻座轻声交谈。女士们隔着桌子大声说话。男士们喝酒、争论、哈哈大笑，——总之晚餐进行得异常欢乐，留下了许多愉快的回忆。

在众人一片欢乐之中只有一人向隅：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坐在自己位子里阴沉着脸，漫不经心地吃着，显出非常不安的样子。有关强盗的闲谈激起了他的想象力，不久我们便会发现他有充分的理由担惊受怕。

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在请各位先生证明他那红色首饰箱里空

无所有的时候，没有撒谎，也没有做昧良心的事：红色首饰箱确实空空如也，他一度收藏其中的钱财现在转移到了一只小皮袋里，那只袋子他揣在了自己怀里。只有这样一个预防措施才能使他怀疑一切和长年累月的忐忑不安的心理得到宽慰。当被迫在别人家里过夜时，他害怕将他一个人安顿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睡觉，那里小偷是很容易光顾的。他用双眼寻找可靠的伙伴，最后选中了德福日。后者的显示出力量的外表，他在与熊遭遇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这种情景是他一想起来就不由得要浑身打颤的，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他的选择。当大家从桌边起身的时候，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开始在年轻的法国人身边转悠，哼哼唧唧，干咳几下，终于他向他做了说明。

"嗯，嗯，先生，能否让我在您的陋室里过上一夜，因为请看……"

"有何见教？"[①] 德福日彬彬有礼地鞠上一躬问。

"糟糕，你这位先生还没学会俄语。日维莫阿，舍甫库舍，[②]懂吗？

"先生，不胜荣幸，"德福日回答说，"请您作必要的关照吧。"[③]

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对自己的法语知识相当满意，便去吩咐了。

客人们开始彼此告别，每个人都去往为自己指定的房间。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和家庭教师则去了厢房。夜一片漆黑。德福日用灯笼照路，安东·帕甫奴季依奇跟在后面走。他走起路来很有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此系法文在俄文中的拟音，意思是：我想在您那儿睡觉。

③ 原文为法文。

精神，为了确信钱还在身边，有时按一按藏在怀里的钱袋。

来到厢房，教师点燃了蜡烛，两人开始脱衣。这时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察看门锁和窗户，在这叫他难以放心的检查过程中，他连连搔头。门只有一个闩，窗扇还不是双层的。他本想对德福日抱怨这一点的，但是对于如此复杂的说明，他的法语知识太不够了。法国人听不懂，他只好把抱怨往肚里吞。他们的床铺面对面放着，两人一躺下，教师便吹灭了蜡烛。

"普尔库阿·甫·杜舍，普尔库阿·甫·杜舍?"[①]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叫起来，他把俄语的动词"熄灭"一半按法语的方式来进行变位。"我不能黑着灯多尔米尔[②]"。德福日听不懂他的叫喊，便向他道了晚安。

"该死的异教徒，"斯比岑将身子用毯子裹住，一面唠叨着。"他用得着熄灯吗，这对他更不好。我睡觉不能没有灯。莫西埃，莫西埃，"他接着说，"热·维埃·阿维埃克·甫·帕尔勒。"[③] 然而法国人没有回答，不久便打起鼾来。

"法国骗子倒打起鼾来了，"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想道，"可我却一点也不想睡觉。一会儿小偷从开着的门里进来，或者从窗口爬进来，可这个鬼东西却就是大炮轰也轰不醒。"

"莫西埃，啊，莫西埃！见鬼！"

安东·帕甫奴季依奇不响了，疲劳和酒力胜过了恐惧心理，他开始打盹，不久完全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将要醒来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梦中他感到有人轻轻地在拉他的衬衫的衣领。安东·帕甫奴季依奇睁开眼，借着秋日清晨

① 此系法文在俄文中的拟音，意思是：您干吗灭了亮，干吗灭了亮？

② 法文"睡觉"在俄文中的拟音。

③ 此系法文在俄文中的拟音，意思是：先生，先生，我要和您说话。

暗淡的光线他看到眼前的德福日：法国人一只手握着一把袖珍手枪，另一只手正在解下他的钱包。安东·帕甫奴季依奇吓呆了。

“盖斯·盖·塞，莫西埃，盖斯·盖·塞，”[①]他声音哆嗦着说。

“轻一点，别出声，”教师用纯粹的俄语回答说，“别出声，要不您就完了。我是杜勃罗夫斯基。”

第十一章

现在请读者允许我们表一表以前业已发生而未及交代的情况，以便对小说中刚才的情节做一番解释。

在＊＊驿站，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位驿站长的屋子里，角落里坐着一个过路客。他的表情温良谦恭而富于耐心，这表明他是一个平民百姓或者外国人，也就是在驿道上没有说话的份儿的人。他的四轮轻便马车停在路上，等待上油。车里放一只小手提箱，那是家境不太富足的一个可怜的证明。过路客既没有要茶，也没有要咖啡，望着窗外，吹着口哨，这使坐在隔壁的站长太太大为不满。

“真是上帝派来了一个爱吹口哨的人，”她轻声说，“吹得那么起劲，这讨厌的东西，叫他不得好死。”

“怎么啦？”驿站长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让他吹去吧。”

“有什么了不起？”老婆子没好气地反问道：“难道你不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吗？”

“什么兆头？口哨会把钱吹走。咳！帕霍莫芙娜，咱们家可是只要一吹上口哨什么东西就没啦：不过钱反正是没有。”

“你还是放他走吧，西多雷奇。你这么喜欢留他。给他马匹，

① 此系法文在俄文中的拟音，意思是：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

让他滚蛋得啦。”

“让他等等吧，帕霍莫芙娜。马厩里一共只有三组马匹，第四组在休息。说不定会突然赶到几个有来头的客人，我可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去替这个法国佬冒风险。看！真有那样的事！来了。哎嗨！跑得这么快！怕是位将军吧？”

一辆马车停在门口台阶前。仆人从驾车人位子上跳下来，打开车门；转眼间一个穿军外套，戴白制帽的年轻人进屋向驿站长走来。仆人跟在他后面，手里提着一只箱子，进门后放在了窗台上。

“换马，”军官用命令的语气说。

“这就换，”驿站长回答，“请出示您的驿马使用证。”

“我没有驿马使用证。我是去……难道你认不出我啦？”

驿站长忙碌起来，跑去催促马夫。年轻人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隔壁后面低声问驿站长太太，这个过路客是什么人。

“天知道他是谁，”驿站长太太回答说，“一个法国人。已经五个小时了，一直在等换马，老吹口哨。烦死了，讨厌鬼。”

年轻人便用法语和过路客聊起来。

“您上哪儿去？”他问他。

“到附近一个城市去。”法国人回答道，“我要到那里去见一位地主，他没见我面就要雇我当教师。我想今天就到职，不过驿站长先生似乎另有打算。在这一带地方很难搞到马匹，军官先生。”

“那么您要找的是此地哪一位地主呢？”军官问。

“特罗耶库罗夫先生，”法国人答道。

“特罗耶库罗夫？这位特罗耶库罗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确实，军官先生……[1] 我听说他的口碑不佳，都说他是位孤

① 原文为法文。

高自傲、随心所欲的老爷，对自己家里的仆人严酷无情，谁也跟他过不下去，大家一听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他对待教师（avec les outchitels）毫无礼貌，已经有两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

“可不得了！你竟敢去见这样一个怪物。”

“有什么办法呢，军官先生。他答应给我很好的报酬，年薪三千卢布，外加什么都是现成的。说不定我会比别人运气。我有一个老妈妈，我要把一半的薪水寄给她作生活费，其余的钱我积五年就有了一笔今后足够我独立生活的小资本，到那时就再见吧[1]，我就去巴黎经商了。”

“特罗耶库罗夫家里有人认识你吗？”军官问。

“一个人也不认识，”教师答，“他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从莫斯科把我雇来的，是那个人的厨师、我的同胞，将我介绍给他的。（应当让）您知道，起先我是不打算当教师，而想做个糖果点心师的，可是有人对我说，在贵国教师这个称号是最有利可图的……”

军官沉思起来。

“您听我说，”他打断法国人的话道，“如果有人愿出一万卢布现金来换您这未来的职业，但要您立即回巴黎去，您看如何？”

法国人惊愕地望了望那位军官，微微一笑，摇起头来。

“马匹已经备好，”驿站长进来说。仆人也这样说。

“这就走，”军官回答说，“请你们出去一会。”驿站长和仆人便走了出去。“我不是说着玩儿的，”他用法语继续说道，“我可以给您一万卢布，我需要的只是您离开此地并把您的证件给我。”说着他打开小箱子，拿出了几叠钞票。

法国人的眼睁得瞪了出来。他不知怎么办才好。

---

① 原文为法文。

“要我离开……我的证件，”他惊讶地重复说，“这是我的证件……不过您是在说着玩儿：您要我的证件有什么用？”

“这就不用您管了。我问您，您究竟同意不同意？”

法国人尽管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是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年轻的军官，后者迅速地将它们看了一遍。

“您的护照……好……介绍信，咱们来看一看。出生证明，好极了。好，现在给您钱，往回走吧。再见了。”

法国人栽在了土里似地站着。

军官转过身来。

“我差点忘了最要紧的一件事。您向我保证，这件事只有咱们俩知道，您能保证吗？”

“我保证，”法国人回答，“可是没有了证件我怎么办呢？”

“在您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您就去报案，说您遭了杜勃罗夫斯基的抢劫。那里会相信您说的，并且给您相应的证明。再见了，上帝保佑您早日到达巴黎，见到您的母亲还健在。”

杜勃罗夫斯基走出屋去，坐上马车就起程了。

驿站长望了望窗外，待马车走了，转身对着妻子惊讶地说：“帕霍莫芙娜，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刚才那个人是杜勃罗夫斯基。”

驿站长的妻子利索地向窗口走去，可是为时已晚：杜勃罗夫斯基已经远去。她开始咒骂丈夫。

“西多雷奇，你不怕上帝罚你吗？刚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哪怕见一眼杜勃罗夫斯基也好，现在好了，你得等他再冒出来。你这个没心没思的人，是的，没心没思的人！”

法国人站着还像栽在土里似的。和军官的协议，钱钞，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是在梦里。可是那几叠钞票却分明就在他的口袋里，雄辩地证明了那段奇遇是实有其事的。

他决计雇几匹马进城去。马车夫慢慢吞吞地赶马载着他，夜间才把他拖到一座城市。

城门口代替站岗的哨兵的是一个倾圮了的小亭子，还没有驰到这里法国人就吩咐停了车，爬下车来，他用手势告诉马车夫，车和手提箱送给他换酒喝了，自己就步行着走了。对于他的慷慨好施，马车夫感到的惊异并不亚于法国人自己听到杜勃罗夫斯基的建议时所感受的。不过马车夫断定这个哑巴一定是丧失了理智，便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表示谢意。他并不认为进城去更好些，便去了一个他知道的寻欢作乐的场所，那里的老板和他相当熟悉。那里他度过了整整一宿，第二天清晨赶着三匹空马回家去——既没有了车，也没有了手提箱，带着一副浮肿的面容和一双充血的眼睛。

就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杜勃罗夫斯基由于有了法国人的证件，便大胆地去见特罗耶库罗夫，而且住进了他的家里。不论他如何心怀叵测（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知晓），然而他的行为举止却丝毫没有失检之处。当然，对小萨沙的教育他做得很少，对于流于形式地布置的功课也不严格要求，但是却非常尽心尽力地关注着他那位女学生音乐课的成绩，经常和她在钢琴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大家都喜欢年轻的教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喜欢他打猎时的勇敢敏捷，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喜欢他到各处都尽心尽职和怯生生的殷勤态度，萨沙喜欢他对他调皮捣蛋的宽容原谅，家仆们喜欢他的好心肠和看起来与他的地位不相称的慷慨好施。看样子，他本人似乎对全家人已深怀眷恋之情而且把自己当成了其中一员。

自他取得教师这个称号到那个可堪纪念的吉庆活动，时间过去了大约一个月，谁也没有怀疑到谦恭有礼的青年法国人后面隐藏的竟是一个可怕的强盗，他的名字使四乡的地主们闻风丧胆。这

一段时间里杜勃罗夫斯基没有离开过波克罗夫斯克村，但是有关他抢劫作案的传闻，却多亏村民们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从未停止过，不过也可能是他的党羽们虽然头领不在，却依然继续着自己的行动。

跟一个堪称自己的私敌并且导致自己一贫如洗的罪魁祸首之一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夜，杜勃罗夫斯基在诱惑面前难以自持了。他知道那个钱袋的存在，于是决计占为己有。我们已经看到，他蓦然之间从一个教师变成了强盗，使得安东·帕甫奴季依奇何等惊慌失措。

上午九点，在波克罗夫斯克村过夜的宾客们纷纷到客厅里会合，那里一座茶炊已在沸腾，茶炊前坐着穿上晨衣的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穿身绒布做的常礼服，脚着便鞋，拿着一只形似漱口杯的大茶缸在喝茶。最后到场的是安东·帕甫奴季依奇；他脸色煞白，垂头丧气，那副样子叫大家大吃一惊，连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都要问他是不是有病了。斯比岑的回答语无伦次，胆战心惊地望着教师，后者就坐在这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几分钟后仆人进来对斯比岑说马车已经备好。安东·帕甫奴季依奇急忙鞠躬告辞，尽管主人好言相劝，他还是急匆匆地走出屋子，马上上车走了。人们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则认定他吃坏了肚子。喝过茶，吃完告别早餐，其他客人开始散去，不久波克罗夫斯克村变得冷冷清清，一切又恢复常态。

第十二章

过了几天，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波克罗夫斯克村的居民们的生活千篇一律的单调。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每天出门打猎；玛

丽娅·基里洛芙娜则只知看书、散步和上音乐课，尤其是音乐课。她开始清楚自己的心理，承认自己面对年轻法国人的种种优良品格不能无动于衷，对此她不由得感到烦恼。从他这方面来说，他的举止没有越出敬重和恪守礼仪的规范，这一点又使她那孤高自傲和疑虑重重的胆怯心理得到慰藉。对他迷人的脾性她越来越难以忘怀了。如果德福日不在，她会感到若有所失，当他在场，她会注意他，对任何事她都想听听他的意见，而且两人的意见总是不谋而合。也许她尚未堕入爱河，然而只要命运初次遇上偶然的障碍或者意外的压迫，爱情的火苗是应当在她的心里猛然升起的。

一次，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走进大厅，她的教师正在那里等她，她惊讶地发现了他苍白的面孔上忸怩不安的神色。她打开琴盖，唱了几首乐曲，但是杜勃罗夫斯基推说头痛，向她道了歉，没有把课上下去，在合上乐谱时悄悄塞给了她一张字条。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来不及细想便收下了字条，不过马上又有点后悔起来，然而大厅里已经没有杜勃罗夫斯基的身影。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走回自己的闺房，展开字条，念了下面的字行：

“今晚七点请到溪边小亭里去，我有话必须对您说。”

她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她早就期待着他的表白，尽管她既想听到，又有点担心。能亲耳证实自己的猜测，这在她是很乐意的事，然而听取一个按身份来说无法指望她在哪一天接受求婚的人的表白，这在她是有失礼仪的。她决计赴约，但是有一件事犹豫不定，用什么方式接受教师的表白，用贵族小姐式的愤慨？用友善的规劝？用欢乐的说笑？还是默然无语地认同？与此同时她不时地看着时钟。天色昏暗下来，仆人端上了灯烛，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下来和来访的邻居玩波士顿牌戏。台钟敲打了六点三刻，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悄悄走出门廊的台阶，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便向花园里跑去。

夜一片漆黑，天空布满乌云，眼前两步之内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在黑暗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走的是熟悉的小径，一会儿就到了亭子边。这时，为了换口气，也为了在德福日面前显得若无其事、从容不迫，她停住了脚步。但是德福日已经站在她跟前。

"谢谢您，"他说话的声气轻轻的，又带点忧伤之情，"因为您没有拒绝我的请求，如果您不答应来见我，我会绝望的。"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回答他的是事先想好的话：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为自己的宽厚而后悔。"

他没有说话，看样子正在鼓足勇气。

"迫于情势……我必须离开您了，"他终于开了口……"不久，您也许会听说……不过临别之际我应当亲自对您说个明白……"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一听这几句话她便看到了预期中表白用的开场白。

"我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种人，"他低下头继续说下去，"我不是那个法国人德福日，我是杜勃罗夫斯基。"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惊叫了一声。

"别害怕，看在上帝分上，您不需要害怕我的名字。不错，我正是那个被您父亲剥夺了糊口的一块面包，赶出祖居的住屋，在官塘大道上抢掠为生的可怜人。不过您不需要害怕我——既不为您自己，也不为您父亲。一切都结束了。我宽恕了他。告诉您，是您救了他。本来我的第一个流血的行为应是对他而做的。我曾在他住屋附近来回走动，确定在哪里放火，从哪里进入他的卧室，如何切断他的每一条退路，就在这时您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仿佛天仙出现在眼前，于是我的心软了下来。我明白，您所居住的房屋是神圣的，任何一个与您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不应当受我的诅咒，我放弃了复仇，就如放弃一个疯狂的念头一样。一连好几天我一直徘徊在波克罗夫斯克村的花园附近，期望从远处望见您穿着白色

衣衫的身影。在您毫不经意地散步的时候，我暗暗地从一丛灌木走向另一丛灌木，跟随着您，当我想到我在护卫着您，想到有我暗中护卫您不会有危险，我就感到幸福。终于机会来了。我住进了你们家的屋子。这三个星期对我来说是幸福的日子。关于这些日子的回忆将是我悲惨的一生中的快乐……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无法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我和您的分手就在今天……此时此刻……不过为了不使您诅咒我，蔑视我，我得先把自己的情况坦诚地告诉您。到时候想念杜勃罗夫斯基吧，要知道，他生就是接受另一种使命来的，他的心曾经很好地爱过您，永远也不会……”

这时传来一声轻轻的口哨，杜勃罗夫斯基止住不说了。他抓过她的一只手，紧紧地贴到热烈的双唇上。口哨又响了一次。

“对不起，”杜勃罗夫斯基说，“有人在呼唤我，稍有迟疑我就可能会完蛋。”他走了开去，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纹丝不动地站着。杜勃罗夫斯基回转来，又握住她的手。

“假如有朝一日，”他用亲切而动人的声气说，“假如有朝一日不幸落到您的头上，而您又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与庇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会答应跑来找我吗？会为了拯救您而向我提出一切要求吗？您会答应不拒绝我的忠诚吗？”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无声地淌下了眼泪。第三次响起了口哨。

“您会毁了我！”杜勃罗夫斯基大声说道，“只要不得到您的答复，我不会离开您，您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可怜的美丽姑娘轻声说。

因与杜勃罗夫斯基的幽会而激动不安的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从花园走回屋里去。她觉得所有的人在到处奔忙，屋子里一片忙乱，院子里有许多人，门廊的台阶口停着一架三套马车，她从远处听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便赶紧往屋里走去，因为担

心让人发现她不在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厅里遇见了她，客人们正围住了县警察局长，我们所熟悉的那位人物，向他问长问短。警察局长穿着出门穿的衣服，全副武装，露出一副神秘和碌碌于公务的神态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刚才你到哪儿去啦，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你没见着德福日先生吗？”玛莎好不容易才作了否定的回答。

“你想想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警察局长来抓他，还要我相信他就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

“一切特征都符合，阁下，”警察局长恭敬地说。

“哎，老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说，“还是收起你那些特征吧。只要我自己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会把我的法国佬交出来给你。怎么可以相信安东·帕甫奴季依奇这个胆小鬼和说谎话的家伙说的话呢：是他在梦里见到教师要抢劫他。为什么当天早上这件事他对我只字未提呢？”

“阁下，法国佬把他吓住了，”警察局长回答说，“而且要他发誓不说出去……”

“胡说八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断言，“现在我会把什么都搞个水落石出。”“教师在哪里？”他问进屋来的一个仆人。

“哪儿也找不到，老爷，”仆人回答。

“那去搜寻一下，”特罗耶库罗夫嚷了起来，他也开始怀疑了。“把你那些牛皮特征给我看，”他对警察局长说，后者马上把纸交给了他。“嗯，嗯，二十三岁……这倒符合，不过这还不能证明。教师怎么样啦？”

“没找到，老爷，”还是同样的回答。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担心起来，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吓得面无人色。

“玛莎，你的脸色这么苍白，”父亲对她说，“吓着你了。”

“不是的，爸爸，”玛莎答道，“我头痛。”

"玛莎，那就回自己房里去吧，别担心。"玛莎吻了吻他的手，就赶紧到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向床上一扑，便歇斯底里般大哭起来。女仆们跑拢来，帮她脱衣服，好不容易用凉水、各种各样的香精使她镇静下来，安顿她躺下，她才进入蒙蒙胧胧的睡眠状态。

这时法国人却找不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威严地用口哨吹着《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客人们相互窃窃私语，警察局长仿佛受了愚弄，法国人没有找到。也许事先听到过风声，藏了起来，然而究竟是谁报的信，用什么方法报的信？这依然是个谜。

时钟敲响十一点，谁也没有睡意。最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气呼呼地对警察局长说：

"怎么办呢？你该不会在这儿赖到天亮吧，我的家可不是酒店饭馆，假如他真是杜勃罗夫斯基的话，老弟，凭你的那两三下可逮不住他。回去吧，往后得机灵着点。你们也该回家了，"他接着对客人们说，"吩咐套车吧，我可要睡了。"

特罗耶库罗夫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和客人们分了手。

第十三章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任何引人注目的情况。然而在第二年的夏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距他的庄园三十俄里地的地方坐落着维列依斯基公爵富庶的领地。公爵久居异国他乡，全部产业交给一个退伍的少校经管，所以波克罗夫斯克村和阿尔巴托沃村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五月底公爵却从国外归来，回到了他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自己的村庄。他过惯了闲散的生活，耐不住乡居的孤寂，于是在他回来后的第三

天便到曾经认识过的特罗耶库罗夫家共进午餐。

公爵五十上下年纪，但他的样子却要老得多。各种各样漫无节制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尽管如此，从外表看他却是风流倜傥，仪态万方。他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出入，这使他具备了某种可亲可近的气质，尤其在与女性交往的时候。对于消遣娱乐的需求他是永无厌足，所以老是感到穷极无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的来访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对他尊敬的标志；他按例让他参观自己的设施，以此表示对他的款待，带他去看了狗院。可是狗舍的臭气几乎把他熏死，他用洒过香水的手绢掩住鼻子，赶忙逃了出来。他不喜欢旧式的花园和那里修剪过的椴树、四方的池塘和笔直的林阴道；他喜欢的是英国式的花园和所谓的自然形态，不过还是表示了夸奖和赞叹；仆人前来报告饭菜已经备好。他们便去吃饭。由于散步，他感到劳累。连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已经有点后悔自己的来访了。

然而大厅里迎接他们的竟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她的美丽使老花花公子为之一怔。特罗耶库罗夫让客人坐在她旁边。有她在场，公爵感到兴奋，感到高兴，已经好几次用有趣的故事来吸引她的注意。午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提议骑马，但是公爵一面指指自己的软靴，一面笑称自己得了痛风病，向他表示了歉意。为了不离开自己可爱的邻座，他说宁可乘敞篷马车去兜风。马车套好。两个老头和一个漂亮少女，三个人一同坐上车，便出发了。谈天说地一直没有间断过。听着这位俗入大献殷勤的快乐问候，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心里挺高兴，突然维列依斯基转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那座烧毁的建筑是怎么回事，还问这座房子是不是他所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蹙紧了眉头，烧毁的庄园在他心里唤起的回忆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他回答说这片土地现在

属于他，以前曾属于杜勃罗夫斯基。

"属于杜勃罗夫斯基，"维列依斯基重复说，"怎么，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强盗？……"

"他的父亲，"特罗耶库罗夫答道，"不过他父亲也是个很大的强盗。"

"咱们的里纳尔多[①]到哪儿去啦？他还活着吗？他被抓住了没有？"

"他活着，而且还逍遥法外，只要我们的警察局长们还和小偷一个鼻孔出气，杜勃罗夫斯基就不会被抓住；顺便问一下，公爵，杜勃罗夫斯基不是到过你的阿尔巴托沃吗？"

"不错，去年好像放火烧了什么，还抢掠了一番……可不是吗，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要是能同这位富有浪漫色彩的主人公熟识，那该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吧？"

"有什么好感兴趣的！"特罗耶库罗夫说，"她认识他：他给她上了整整三个星期的音乐课，托上帝的福，讲课费他一分也没有拿。"这时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讲述他那位法国家庭教师的故事。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如坐针毡。维列依斯基听得聚精会神，认为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事，所以改变了话题。回来以后他吩咐给他备好自己的马车，尽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极力挽留他过夜，他却在喝过茶后立刻就走了。不过走以前他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到他家里去做客，而高傲的特罗耶库罗夫居然答应了，因为他看重对方的公爵头衔、二颗星章和三千农奴的家产，认为维列依斯基公爵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是地位相当的。

就在维列依斯基公爵造访后过了两天，基里拉·彼得罗维奇

---

① 里纳尔多，德国作家乌尔庇乌斯（1762—1827）的绿林小说《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中的主人公。

带了女儿出发去他家里做客了。驰近阿尔巴托沃的时候，他不能不对一间间干干净净、喜气洋洋的农家茅舍和按英国城堡风味建筑的石砌的主人邸宅欣赏起来。邸宅的前面铺展着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面放牧着一头头瑞士奶牛，牛颈上响着铃铛。屋子四周是空旷的庭院。主人在门廊的台阶口迎接客人并向漂亮的年轻姑娘伸出手去。他们走进豪华的大厅，那里的餐桌上已经陈放了三副餐具。公爵领客人走到窗前，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色。伏尔加河在窗前流过，一艘艘满载货物、风帆紧鼓的驳船在河上航行，点点渔舟隐约可见，它们被称作独木小舟真是再形象不过了。越河面望是连绵的山冈和田野，几座村落使这一带显出勃勃生机，然后他们开始参观陈列着公爵从国外买回的绘画的走廊。公爵向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讲解这些绘画的各种内容、画家的生平，指出它们的长处和不足。他谈画时用的不是学究式的行家的那种程式化的语言，而是满怀情感，充满想象。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非常愉快地听着他的讲解。大家走到餐桌边就座。特罗耶库罗夫对自己这位安菲特律翁[①]的美酒和厨师的手艺给予了十分公正的评价。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在与一个有生以来才第二次见到的男人交谈时，丝毫没有感到局促不安和拘束。午后主人建议客人到花园去看看。他们在一个坐落在布满岛屿的大湖岸边的亭子里喝咖啡，突然响起了吹奏乐的声音，于是有一叶三对桨的小舟向着亭子靠拢过来。他们乘舟游湖，沿岛而行，参观其中几座岛，一座岛上有一个大理石雕像，另一座岛上有一个僻静的岩洞，第三座岛上有一块镌有神秘题词的纪念碑，这些题词激发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少女特有的好奇心，而公爵彬彬有礼欲言又

① 安菲特律翁，希腊神话中的提任斯国王。由于莫里哀在他的剧本中塑造的形象，安菲特律翁成了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同义词。

止的谈吐又使这种好奇心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天色开始暗下来。公爵借口凉气袭人和露水潮湿赶紧回进屋去。茶炊已经在等待他们。公爵请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在他这个老单身汉的家里自己动手。她沏了茶，听好客的演说家滔滔不绝的叙说。突然劈啪一声，爆竹照亮了天空。公爵交给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一块披肩，招呼她和特罗耶库罗夫到阳台上去。屋子前面，五颜六色的焰火从黑暗中迸发出来，转动起来，像穗子、棕榈叶、喷泉一样升向高空，又像雨滴、星星一样坠落下来，熄灭了又重新迸发出来。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她的呼叫使维列依斯基公爵听了高兴，特罗耶库罗夫则感到异常满意，因为他认为公爵的一切努力[①]是对他尊敬和希望他满意的标志。

晚餐的精美比午餐毫不逊色。客人们进入为他们准备的房间，第二天清晨便辞别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彼此许诺不久以后重见。

第 十 四 章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坐在自己的闺房里，临着敞开的窗口正在绷子上绣花。她没有像康拉德[②]的恋人那样用错丝线，后者由于爱情而心不在焉，用绿丝线绣出了一朵玫瑰。在她的绣针下，底布上准确无误地再现出原稿花样的图案。尽管如此，她的心思却不在手头的活计上，而在遥远的地方。

蓦然间一只手悄悄伸进窗来，还没等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弄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康拉德，波兰诗人和民族解放革命家密茨凯维支（1798—1855）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主人公。

清是怎么回事，有人在绣绷上放了封信就不见了。这时仆人进来叫她去见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她哆嗦着将信藏进三角围巾里，便匆匆向父亲的书房走去。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维列依斯基公爵也坐在他那里。看到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进来，公爵站立起来，显出他平素没有的惶惑不安的神态默默向她鞠了一躬。

“过来，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道，“告诉你一个消息，希望它能使你高兴。这就是你未来的新郎，公爵向你提亲来了。”

玛莎呆住了，死一般的苍白覆盖了她的脸面。她没有开口。公爵走近她跟前，握住她的一只手，露出深受感动的表情问道：她是否同意让他幸福。玛莎没有开腔。

“同意，当然同意，”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不过公爵你知道，这两个字姑娘是很难说出口的。好吧孩子们，亲吻吧，做幸福的人吧。”

玛莎站着纹丝不动，老公爵吻了吻她的手，突然眼泪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淌了下来。公爵稍稍皱起了眉头。

“去吧，去吧，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道，“擦干眼泪，高高兴兴地回来见我们。她们在定亲的时候都要掉眼泪的，”他转脸向着维列依斯基继续说，“这在她们已经成了定规……现在嘛，公爵，咱们来谈正事，也就是陪嫁。”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迫不及待地利用了允准她离开的机会。她跑进自己的闺房，锁上了门，让眼泪纵情地流淌，一面设想着做一个老公爵妻子的情况。她突然觉得他既讨厌又可恨……结婚两字像断头台，像坟墓一样使她害怕……“不，不，”绝望中她连连说，“宁肯去死，宁肯进修道院，宁肯嫁给杜勃罗夫斯基。”这时她想到了那封信，预感到它是来自于他的，便贪婪地拿出读起来。信确实是他写的，只有下面几个字：

“晚上十点。老地方。”

第 十 五 章

明月当空，七月之夜一片静寂，时而刮起一阵微风，于是轻细的沙沙声传遍了整个花园。

年轻的美女宛如一个轻盈的影子，走近预定的约会地点。还一个人也见不到。突然杜勃罗夫斯基从亭子后面出现在她面前。

“我都知道了，”他用轻轻的、忧伤的声音说，“您要记住答应过的话。”

“您要给我保护，”玛莎答道，“但是请别生气，那种保护会使我感到害怕。您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我呢？”

“我可以使您摆脱那个可恶的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您爱我，就不要去碰他，也别想去碰他。我不愿意成为某件可怕事件的祸首……”

“我不碰他，您的意志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多亏您他才保全了性命。不会有任何一件坏事会以您的名义去干的。即使在我犯罪的时候您仍然是纯洁无邪的。可是我怎么才能把您从残酷的父亲手里救出来呢？”

“还有希望。我希望我的眼泪和无望的情绪能感动他。他为人固执，但他是那么喜欢我。”

“别空想了：您的这些眼泪只会使他认为是胆怯和厌恶的心理，所有年轻的姑娘当她们出嫁的时候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理智的打算，都会有这种心情。假如他明白了他要使您的幸福违背您本人的意愿，假如为了把您的命运交给一个年老的丈夫去支配而强行使您结婚，那会怎么样呢？”

“那，那就没有办法了，您就来找我，我要做您的妻子。”

杜勃罗夫斯基颤栗起来，苍白的面容上泛起一片深深的红晕，随即又变得比原先更加苍白。他低下头，久久没有说话。

“鼓足勇气去央求您的父亲，跪到他的跟前，让他想象未来的种种可怕的情景，想象您的青春将在一个弱不禁风、放荡不羁的老头身边枯萎凋零下去，打定主意去做毫不留情的解释：告诉他，如果仍然那么铁石心肠，那么，那么您就要寻找可怕的方式来自卫……告诉他，财富不会给您带来一分钟的幸福；奢侈豪华的生活只会给贫困的生活以安慰，而且由于不习惯、连这种安慰也是转瞬即逝的。别在他面前退却，无论他发怒还是威胁，都不要怕，只要存在哪怕希望的影子，那就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退却。要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杜勃罗夫斯基用双手捂住了脸。他似乎连气也喘不过来了。玛莎在哭泣……

“可怜啊，我可怜的命运，”他痛苦地叹口气说，“为了您我连献出生命也愿意，能远远地望上您一眼，碰碰您的手，这对我都是极大的快乐。可是当我想把您紧紧地贴在我激动的心口并且说‘天使啊，让咱们一块儿死去吧！’成为可能的时候，我这个可怜人却必须避开这幸福，我必须竭尽全力远离它。我没有勇气跑到您的跟前，去为那种不配获得的莫名其妙的奖赏而感谢上苍。哦，我多么应当去恨那个人……可是我感到现在我心里没有仇恨的位置。”

他轻轻地拥抱了她苗条的腰肢，轻轻地将她靠近自己的心口。她信任地将头靠到年轻强盗的肩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

时间飞逝而过。“该回去了，”玛莎终于说道。杜勃罗夫斯基仿佛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他拿起她的手，将一只戒指戴到她的手指上。

“要是您决心跑来找我，”他说，“那就把这戒指带到这儿，放

进这棵橡树的树洞里。我会知道怎么办的。”

杜勃罗夫斯基吻了吻她的手，便在树林里消失了。

第十六章

维列依斯基公爵的提亲在邻里之间已不成其为秘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接受着人们的贺喜，婚事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玛莎一天天地推迟决定性的表态。与此同时，她对待年老的未婚夫的态度却是冷若冰霜、无可奈何的。公爵对此并不放在心上。他不操心爱情的事，因为对她无言的允诺已经满意了。

然而时间却在流逝。玛莎终于打定主意要采取行动，便给维列依斯基公爵写了封信。她力图在他心里激发起宽厚的情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他丝毫没有眷恋之情，恳求他放弃对她的求婚，亲自保护她免受父亲的控制。她悄悄地把信亲手交给了维列依斯基公爵，他独自一人看了信，但是未婚妻的坦率对他丝毫没有触动。相反，他看到婚事必须加紧进行，为此他认为需要让未来的丈人看那封信。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发雷霆。公爵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关于他已经知道玛莎的信的事对她不露声色。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答应对她不提这件事，但是决定不浪费时间，把婚期另定一个日子。公爵认为这是贤明之举，便去看他的未婚妻，对她说她的信使他很难过，不过他希望今后能得到她的爱情，说一想到要失去她，这对他来说太沉重了，说他无法同意对他的死刑判决。说完这些话他恭敬地吻了她的手便乘车走了，关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决定，对她只字未提。

然而一等他驰出院子，她父亲便进来直截了当吩咐她明天就做好准备。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已经因公爵的解说而激动不安了，

这时便大哭起来，扑过去跪在了父亲的膝下。

“好爸爸，”她用哀怨的嗓音大声说道，“好爸爸，别毁了我，我不爱公爵，我不愿意做他的妻子……”

“这是什么意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咄咄逼人地说，“一直到现在你都一声不吭，而且同意了，可现在，什么都决定了，你倒想使起性子来，要反悔了。别想干傻事，这号事你要不过我。”

“别毁了我，”可怜的玛莎又说道，“为什么把我从您身边赶走，去给一个不爱的人？难道您讨厌我？我想跟往常一样和您在一起。好爸爸，没有我您心里会难受，当您想到我不幸福的时候，好爸爸，您心里会更难受：别强迫我，我不想嫁人……”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动了心，但是把自己的窘态掩饰了起来，一把将她推开，严厉地说：

“听见没有，你这些都是胡话。我比你更清楚，为了您的幸福需要做什么。眼泪帮不了你忙，后天就是你的婚期。”

“后天！”玛莎叫起来，“我的天！不，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好爸爸，您听我说，如果您决计要毁了我，那我会找到我的庇护人，您连想也不会想到那个人，您将会看到，您将会害怕，您把我逼到了哪一步田地。”

“什么？什么？”特罗耶库罗夫说，“吓唬！吓唬起我来了，好大胆的女孩子！可是你听着，看我把你怎么办，叫你想也想不到。你竟敢拿庇护人来吓唬我。咱们来瞧一瞧，这庇护人是谁。”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玛莎绝望地说。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想她疯了，并惊讶地望着她。

“那好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对她说，“你想谁来救你就等谁吧，暂时你就坐在这个房间里，直到婚礼之前你是走不出这个房间的。”说完这些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了出去，随手锁上了门。

可怜的姑娘想象着等待她的种种情景，哭了好久，不过情绪激烈的表白使她心头轻松了一些，所以她能够比较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办。对她来说，最要紧的是摆脱这可恶的婚姻。比起为她设定的命运，做压寨夫人这条路在她看来无异于天堂。她瞧了瞧杜勃罗夫斯基给她留下的戒指。她热切地希望和他单独见面，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再一次和他久久地商谈一番。预感告诉她晚上她能在花园里的亭子附近找到他。她打定主意，一等天开始变暗就去那里等他。天色变暗了。玛莎准备动身，但是门用锁匙锁上了。女仆从门外回答她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吩咐不准放她出去。她被禁闭了。她心里受到极大伤害，便坐到窗前，和衣一直坐到深夜，呆滞不动地望着黑暗的天空。黎明时分她开始打盹，但是她睡得并不深，被一个个伤心的梦境搅得心惊肉跳，而旭日的光辉却已将她催醒了。

第十七章

她醒来了，随她的第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的是她所处的种种可怕境地。她按了铃，女仆进屋来回她的问话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昨晚去了阿尔巴托沃，回来很迟，下了严厉的命令不准放她出房间，并且要看住，不让任何人同她说话，不过看不出对婚事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此外牧师还接到吩咐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村子。女仆说完这些话便把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留在屋里，重新锁上了门。

她的话使年轻的女囚铁了心，她脑子里思绪万千，心里热血翻腾，她决计把这一切都告诉杜勃罗夫斯基，于是开始寻求将戒指放到约定的那棵橡树的树洞里去的方法。这时窗口扔来一棵小石子，敲响了窗玻璃；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向院子里一望，看见

了小萨沙，他正在对她做暗号。她知道他对她很亲热，他的出现使她心头一喜。她开了窗。

“你好，萨沙，”她说，“你找我干吗？”

“姐姐，我想问问您需不需要我做点什么。爸爸正在生气，不许家里所有人听从您的话，不过您愿意吩咐我做什么，我会为您做任何事的。”

“谢谢，我亲爱的萨申卡[1]，你听着：你知道有树洞的那棵老橡树吗，就是亭子边的那棵？”

“知道，姐姐。”

“既然这样，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赶快跑到那里，把这个戒指放进树洞里，还得留神别让任何人看见。”

说着她把戒指扔给他，随后关上了窗。

小男孩捡起戒指，用尽平生之力跑去，三分钟后就到了那棵秘密的树边。这时他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向四面环顾了一遍，然后将戒指放进树洞。他顺利地做完这一切后，打算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突然间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孩子从亭子后边闪了出来，这孩子红棕色头发，是个斜眼佬，跑到橡树前面，把手伸进了树洞。萨沙跑得比松鼠还快，向他扑过去两手抓住了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严厉地问。

“关你什么事？”男孩挣扎着回答。

“把戒子放回去，你这红毛兔子，”萨沙嚷道，“要不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男孩没有回答，往他脸上打了一拳。但是萨莎没有放开他，拼命叫喊起来：“抓小偷，抓小偷，往这儿来，往这儿来……”

---

① 萨申卡，亚历山大的爱称，萨沙为小称。

男孩用劲挣脱他。他看上去比萨沙大两岁，力气比他大得多，但是萨沙比他要灵活。他们俩搏斗了几分钟，终于红头发的男孩子占了上风。他把萨沙摔倒在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可是这时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硬直的红棕色头发，园丁斯捷潘一把将他提起离地半俄尺高……

“哼，你这个红毛鬼，”园丁说，“你竟敢打小少爷……”

萨沙已经从地下一跃而起而且恢复了力气。

“你抓我的胳肢窝，”他说，“要不怎么也翻不倒我。现在把戒指交出来滚吧。”

“怎么会不交呢，”红头发回答说，突然他就地一转身，将硬直的头发挣脱了斯捷潘的手。这时他拔起腿想跑，但是萨沙赶上了他，往他背上一推，男孩两脚离地倒了下去。园丁又抓住了他，并用腰带将他绑了起来。

“把戒指交出来！”萨沙喊道。

“等等，少爷，”斯捷潘说，“咱们把他送交管家那儿审问去。”

园丁把俘虏带到主人的宅院去，萨沙同行，一面惴惴不安地看着自己的灯笼裤，裤子破了，而且被绿色的叶汁弄脏了。突然三个人都来到了正在察看马厩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斯捷潘。

斯捷潘简短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留神地听了他的叙述。

“你这个混小子，”他转身向着萨沙说，“你怎么也和他搅在一起啦？”

“他从树洞里偷了戒指，爸爸，命令他交出来吧。”

“什么戒指，从哪一个树洞里？”

“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给我……对了，就是那个戒指……”

萨沙窘住了，说话没有了头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面摇

头，一面蹙紧了眉头。

“这件事牵连到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你把什么都老实说出来，要么让我把你用树条抽得连自家人也认不出。”

“真的，爸爸，我，爸爸……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什么也没要我做，爸爸。”

“斯捷潘，去，给我折一根好好的、新鲜的桦树条来……”

“别，爸爸，我把什么都给您说出来。今天我在院子里跑，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姐姐打开窗子，我跑了过去，姐姐无意之中把戒指掉了下来，我就把它藏进了树洞，面……而……这个红头发的男孩子却想偷戒脂……”

“不是故意掉下的，而你却想把它藏……斯捷潘，去拿树条来。”

“爸爸，等一等，我都说出来。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姐姐吩咐我跑到橡树那边把戒指放进树洞里，我就跑去放了戒指，可这个坏小子……”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转身向着坏小子，威严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杜勃罗夫斯基老爷家的仆人，”红棕色头发的男孩回答说。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脸色沉了下来。

“着来你不承认我是你的主人，好，”他回答道，“那么你在我的花园里干什么？”

“偷马林果，”男孩不动声色地回答。

“啊哈，奴仆像主子，真是有种出种，可是马林果难道长在树洞里？”

男孩什么也没有回答。

“爸爸，命令他交出戒指来，”萨莎说。

“住口，亚历山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你别忘了，我要和你算账呢。回你的房里去。你这个**兔崽子**[1]，我觉得你是个小精灵鬼。把戒指交出来，回家去吧。”

男孩松开拳头，表示手掌里什么也没有。

“如果你在我面前把什么都招认了，我就不打你，还给你五个子儿买核桃吃。要不然我让你尝尝你连想也想不到的滋味。嗯！”

男孩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低下头装出一副十足傻瓜的样子站着。

“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道，“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关起来，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否则屋里所有的人都要狠狠地抽一顿。”

斯捷潘把男孩带到鸽子房，把他关进里面，派了养鸽的老婆子阿加非娅来看守他。

“现在到城里去叫警察局长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目送男孩离开后说道，“还得要越快越好。”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她和那个混蛋杜勃罗夫斯基保持着联系。莫非她真的叫他来帮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想道，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气呼呼地哼着《胜利的雷声》。“也许我终于发现了他的最新线索，他就逃不过我们的追捕了。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听！铃响了，谢天谢地，是警察局长来了。”

“来人哪，把抓住的那个小孩子带来。”

这时一辆马车驰进院子，咱们已经认识的县警察局长满身尘土，走进房来。

“好消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我逮着杜勃罗夫斯基了。”

---

① 原文作косой，意为“斜眼的”，也可当名词，作“兔子”解，此处似译作“兔子”为好。

"谢天谢地，大人，"警察局长露出愉快的神色说，"他在哪儿？"

"我说的不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而是他的一个匪徒。马上就把他带到。他能帮我们抓住匪首本人。看，带来了。"

警察局长原来希望见到一个吓人强盗，一见一个外表十分羸弱的十三岁的男孩，怔住了。他大惑不解地转身向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等他解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立即开始讲述早上发生的事，但是没有提到玛丽娅·基里洛芙娜。

警察局长专注地听完他的叙述，一面不时地看一眼小坏蛋，后者装作愣头愣脑的样子，仿佛对他身边发生的事毫不在意似的。

"阁下，请允许我和您单独谈谈，"警察局长最后说。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带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半小时后他们走了出来，又到了大厅里，那里被囚禁的人正在等待对他命运的决定。

"老爷想送你去城里坐牢，"警察局长对他说，"用树枝条抽打你，然后将你永久流放，但是我为你说了话，请求了他对你的宽恕。放开他。"

男孩被松了绑。

"谢谢老爷啊，"警察局长说。男孩走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跟前，吻了吻他的手。

"回家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往后可别往树洞里偷马林果了。"

男孩走出屋去，高高兴兴地跳下门口的台阶，头也不回地跑将起来，穿过田野奔向基斯杰涅夫卡村。跑到村口，他在村边第一间半塌的茅屋前停下来，敲了敲窗户。窗门掀开了，露出一个老婆婆的身影。

"奶奶，给面包，"男孩说，"我打清早起没吃过一点东西，饿死了。"

“哎，是你呀，米佳，你到哪儿去啦，小鬼头，”老婆婆回答。

“待会儿告诉你，奶奶，看在上帝分上给块面包吃吧。”

“那你进屋来。”

“没时间了，奶奶，我还得跑到一个地方去。面包，看在基督分上，给面包。”

“真是个坐不住的人，”老婆婆唠叨说，“拿着，这块给你，”说着从窗口塞出一块黑面包。男孩贪婪地咬了一口，一边咀嚼着，一眨眼又继续赶路了。

天开始暗下来。米佳穿过烘谷房和菜园子，跑进基斯杰涅夫卡的林子。走到像林子的前沿哨兵似地竖立着的两棵松树前，他停住了，四下里望了望，打了个尖利而断续的唿哨，就听起来。响应他的是一声轻细而持续的口哨，有人走出林子，走近他身边。

第 十 八 章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厅里前后来回踱步，一面比平日更响地用口哨吹他的曲子。满屋子的人都动起来了，仆人奔进跑出，女仆们忙忙碌碌，车夫的棚屋里正在套车，院子里聚集着人群。小姐的梳妆间里，镜子前面，喜娘四周围了许多女仆，正在给面色苍白、纹丝不动的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梳妆，钻石的重量使她懒洋洋地低下了头，当喜娘的手不小心刺痛了她时，她浑身一颤，但是不出声，木然地望着镜子。

“快好了吧?”门口传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

“这就好，”喜娘回答，“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请起立，自己看看，好不好?”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站起来，什么也没有回答。门开了。

“新娘妆好了，”喜娘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吩咐上车

吧。”

“愿上帝保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桌子上捧起圣像后回答说，“玛莎走到我跟前来，”他动情地对她说，“我要替你祝福……”可怜的姑娘跪倒在他膝下，大哭起来。

“好爸爸……好爸爸……”她边哭边说，声音哽住不响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赶紧替她祝了福，她被扶起来，几乎是被架进了马车里。和她一起坐进马车的是代替母亲的女主婚人和一个女仆。她们向教堂驶去。新郎已经在那里等候她们。他出来迎接新娘，看到她苍白的脸容和古怪的神色大吃一惊。他们一起步入冷漠、空洞的教堂；他们身后，教堂的门随即锁上了。神甫从祭坛后面走出来，立刻就开始举行了婚礼。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从早晨开始她一直在等待杜勃罗夫斯基，这期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然而当神甫向他提出例行的问题时，她浑身一颤，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她还在拖延回答，还在期待；未等她回答，神甫就说出了无可挽回的话语。

仪式完成了。她感觉到了可憎的丈夫对她冷冷的亲吻，她听到了在场的人们欢乐的祝贺，但是依然无法相信她的一生就此永远套上了枷锁，杜勃罗夫斯基竟没有飞来解救她。公爵对她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她一句也没有听懂，他们步出教堂，门口的台阶上聚集着来自波克罗夫斯克村的农民。她的目光迅速在他们身上扫视了一遍，又显出了先前木然无知的表情。新婚夫妇一起坐进马车，向阿尔巴托沃进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已经乘车去往那里，以便在那里迎接新婚夫妇。和年轻的妻子单独相处在一起，公爵丝毫没有因她冷漠的表情而感到不自在。他没有用甜言蜜语的解释和可笑的兴奋情绪去惹起她的厌恶心情，他说的话很简单，也不需要回答。这样他们驰过了大约十俄里路程，马匹沿着坑坑洼

洼的乡间土路飞跑，装着英国弹簧的马车几乎没有什么颠簸。猛然间响起了追赶者的吆喝声，马车停了下来，一群带武器的人包围了它，于是一个戴着半截面罩的人打开年轻的公爵夫人坐着的一边的车门，对她说："您自由了，请出来吧。""这是怎么回事，"公爵叫嚷起来，"你是什么人？……""这是杜勃罗夫斯基，"公爵夫人说。公爵没有失去镇静，从侧面口袋里掏出旅途护身手枪，向戴面具的强盗开了一枪。公爵夫人惊叫一声，害怕地用双手捂住了脸。杜勃罗夫斯基肩部受了伤，血流了出来。公爵一分钟也不耽误，又掏出了另一支手枪，然而他没有时间再开枪，车门打开了，几双强劲的手把他拖出了马车，夺走了他的手枪。几把匕首在他上方闪动。

"别碰他！"杜勃罗夫斯基叫起来，于是他那些脸色阴沉的同伙退了开去。

"您自由了，"杜勃罗夫斯基向着脸色煞白的公爵夫人继续说。

"不，"她答道，"晚了，我已行过婚礼，我是维列依斯基公爵的妻子了。"

"您说什么，"杜勃罗夫斯基绝望地说，"不，您不是他妻子，您不是自愿的，您永远不会同意……"

"我同意了，我起了誓，"她坚定地回答，"公爵是我丈夫，您下命令把他放了，离开我和他吧。我没有说谎。我等您到最后一分钟……可是现在，我告诉您，晚了。放开我们吧。"

但是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听不见她的话了，伤口的疼痛和内心强烈的活动使他失去了力气。他倒在了车轮边，强盗们围住了他。他来得及向他们关照了几句话，他们让他骑上了马，其中两个搀扶着他，第三个牵住了马缰绳，于是全体骑马向一边走了，留下了停在路中央的马车，被捆绑的人们，下了套的马匹，但是没有劫掠任何东西，也没有因头目的流血而要以血来复仇。

第十九章

稠密的森林里，一块狭窄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由土墙和壕堑组成的土堡，土墙和壕堑的后面是几间窝棚和土屋。

院子里有许多人坐在行军灶边，没有戴帽子，正在吃饭，根据他们各不相同的衣着和一模一样的武器马上可以认出这是一伙强盗。土墙上，一门小型大炮的边上盘腿坐着一个哨兵；他一面在给衣服的某一部位打补丁，一面不时地向四下里观望，他熟练地使用缝针的样子表明是个手艺不错的裁缝。

虽然一只长柄勺多次在他们的手里传来递去，这伙人中间笼罩一片异样的沉寂。强盗们吃完饭，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做过祈祷，一些人各自走向窝棚，另一些人分头走入林中或者按俄罗斯的习惯躺下来打个盹儿。

哨兵做完自己的活计，抖了抖这件破衣服，欣赏了一番补丁，把缝针往袖子上一别，骑坐到大炮上，放开嗓子唱起了一首忧郁的老歌：

请别喧哗，绿色的母亲林，
请别妨碍我小伙子的思念……

这时一间窝棚的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个戴白包发帽、穿着整洁而古板的老婆婆。“你够了，斯焦普卡，”她生气地说，“老爷在睡觉，可你就知道大声哼哼；你们这些人真是既没有良心，也不知怜悯。”“是我的不是，叶戈罗芙娜，”斯焦普卡回答道，“行啦，我再也不唱了，让他，咱们的老爷，睡个好觉，快快康复。”老婆婆走了，斯焦普卡开始在土墙上踱步。

在老婆婆出来的那间窝棚内，隔壁的后面，受伤的杜勃罗夫斯基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他前面的小桌上放着他的几支手枪，床头则挂着他的军刀。土屋里铺设和悬挂着豪华的地毯和壁毯，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女用的银梳妆台和一面穿衣镜。杜勃罗夫斯基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但是他的眼睛却闭着。所以从隔壁的那一面探身望着他的老婆婆无法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只是在想心事。

猛然间杜勃罗夫斯基身子一颤：堡垒里报起了警，斯焦普卡从窗外向他探进头来。“老爷，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他叫起来，“咱们的人打起了信号，有人在搜索我们。”杜勃罗夫斯基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拿起武器，走出了窝棚。强盗们喧喧嚷嚷地聚集在院子里；他一出现便顿时鸦雀无声。“都到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除了在巡逻的，都到了，”大家回答他。“各就各位！”杜勃罗夫斯基喊道。于是强盗们每个人都占据了一定的位置。这时三个巡逻兵向土堡门口跑了过来。杜勃罗夫斯基向着他们迎上前去。“怎么回事？”他问他们。“林子里有士兵，”他们大声说道，“正在包围我们。”杜勃罗夫斯基吩咐闩上土堡大门，自己则走去察看大炮。林子里响起几个人的说话声，而且开始逼近前来。强盗们一声不响地等候着。突然林子里冒出了三四个士兵，马上又转了回去，向他们的同伴鸣枪报信。“准备战斗，”杜勃罗夫斯基说，于是强盗中间响起一阵窸窣声，接着一切又复归寂静。这时他们听到了一支队伍逼近的嘈杂声，武器在林木间闪动，大约一百五十人的士兵从林子里蜂拥而出，呼喊着冲向土墙。杜勃罗夫斯基接上导火线，这一炮打得很成功：一个士兵削了脑袋，两个受了伤。士兵中间出现一片慌乱，但是军官冲到前面，士兵们跟着他向壕堑跑去。强盗们用长枪和手枪向他们射击，开始用手中的斧子保卫土墙，凶狠的士兵们在壕堑里留下二十来个受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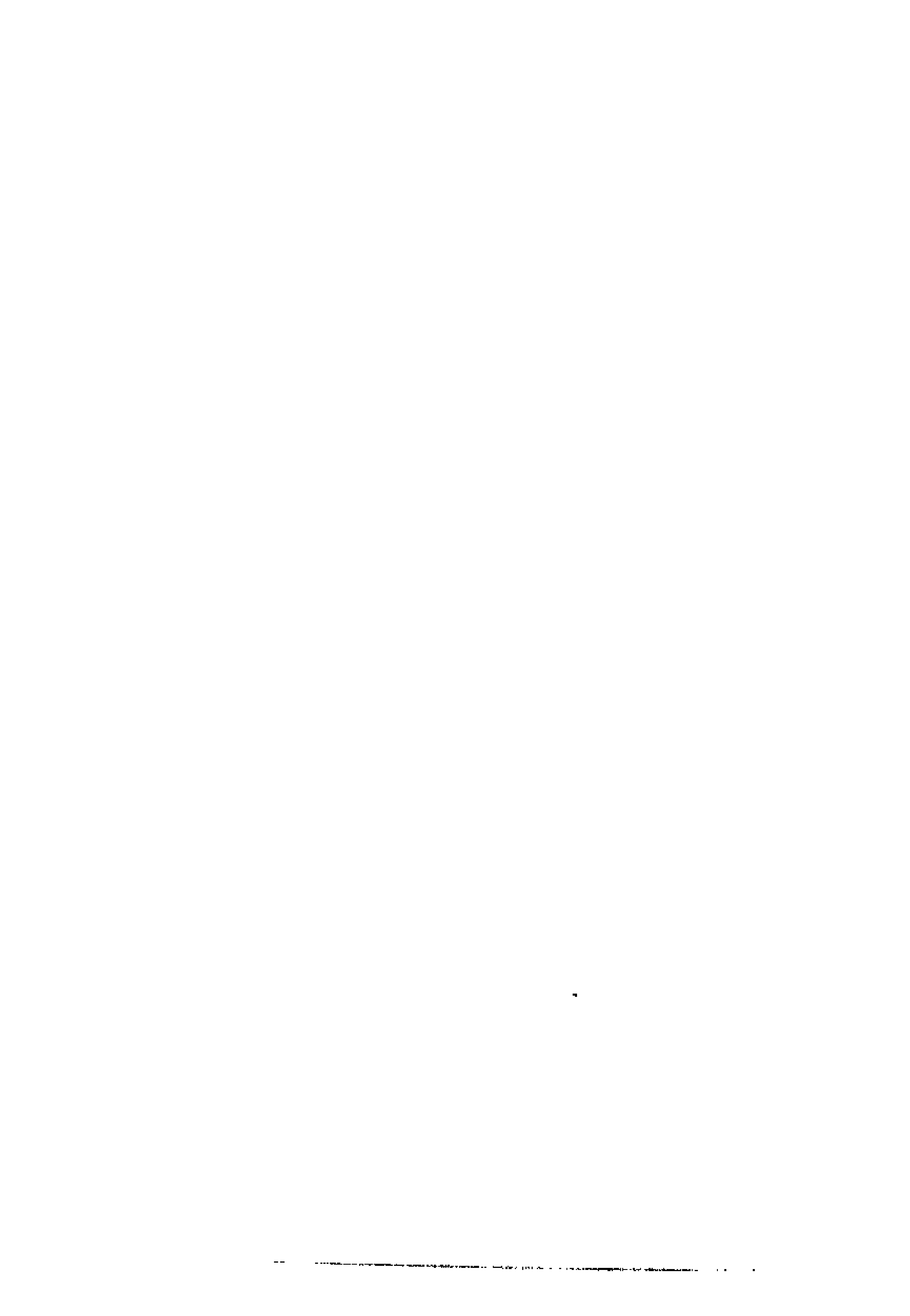
同伴，正向土墙上爬。开始了短兵相接的搏斗，士兵们已经爬上了土墙，强盗们开始后退，但是杜勃罗夫斯基走近军官，把手枪对着他的胸口开了一枪，军官仰天倒了下去。几个士兵用手把他接住，急忙拉进林子去，其余的失去了长官，停了下来。强盗们军心大振，利用对方不知所措的瞬间赶走了他们，把他们逼进了壕堑，溃败的士兵开始逃跑，强盗们高喊着追击他们。胜利已成定局。杜勃罗夫斯基估计敌人已完全土崩瓦解，便叫自己人停止追击，命令收拾伤员，派双倍的人放哨，不许任何人离开，然后回进堡垒紧闭土堡门。

最近发生的情况已经使政府对杜勃罗夫斯基肆无忌惮的抢劫不能等闲视之。已经搜集到有关他出没地点的情报。为了不论死活都将他捉拿归案，已经派出一个连的士兵。抓到了他这一帮里的几个人，从他们口中得知杜勃罗夫斯基已经不在他们中间。那场战斗以后过了几天，他召集自己同伙，向他们宣告他打算永远离开他们，建议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在我的带领下你们都致富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凭这一点可以安全地去往某个偏远的省份，在那里靠诚实的劳动富足地度过余生。不过你们都是些痞子，也许不想放弃你们的行当。”说完这些话，他离开了他们，只带上了＊＊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起初人们对这些供词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强盗们对自己头领的忠诚是有名的。人们估计他们是担心他的安全。然而结果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令人胆战心惊的不期造访、放火、抢掠，都停止了。大道上开始可以自由往来。根据另外的消息得知杜勃罗夫斯基已藏身国外。

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表示
暗中捣蛋。
——最新卜书

亢　甫译



一

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往往相聚一堂，
下注赌钱……
从五十押到一百；
愿上帝宽恕他们。
赢了钱便用粉笔，
记下赌账。
就这样在阴雨天
他们干着这个勾当。

一天，在近卫骑兵军官纳鲁莫夫的屋里一伙人在打牌。漫漫冬夜不知不觉地已经逝去；他们坐拢来吃晚餐已是清晨五点。赢了钱的那几位吃饭时胃口大开，其余的显得心不在焉，面对吃空的餐具干坐。但是香槟酒来了，谈话便活跃起来，大家都参加了进去。

“你怎么样，苏林？”主人问道。

“老样子，又输了。应当承认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注我又没有多下，而且从来就沉得住气，什么花招也蒙不过我，可总是输！”

“难道你一次也没有动过心？一次也没有把注下定在一张牌上？……你这么沉得住气，真叫我佩服。”

“赫尔曼才了不起呢！”客人中有一位指着年轻的工程兵军官说，“有生以来从来没摸过牌，也从来没有叫过赌注加倍，可总是陪咱们坐到早上五点，看着咱们打牌！”

“对打牌我的兴趣可大哩，”赫尔曼说，“可我不能为了想发分外之财而拿生活必需的钱作牺牲啊。”

“赫尔曼是德国人：他会过日子，道理就在这里！”托姆斯基说，“不过如果有什么人叫我捉摸不透的话，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奥多托芙娜伯爵夫人。”

“怎么会呢？怎么回事？”客人们大声叫了起来。

“我弄不明白，”托姆斯基接着说，“现在我祖母怎么会不去赌钱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纳鲁莫夫说，“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赌钱！”

“那么你对她一无所知是吗？”

“不错！确实一无所知！”

“哦，那就听我说吧：

“应当告诉你们，六十年前她到过巴黎，成了那里的风流人物。人们跟着跑，想见见莫斯科来的维纳斯[①]的芳容；黎塞留[②]轻浮地追她个不停，所以奶奶现在还认定他差点为了她对他冷若冰霜而拔枪自尽。

“那个时候女士们打的一种牌戏叫法拉昂。一次在宫廷里，她为了跟奥尔良公爵赌一句话，输了很大一笔钱。回家以后奶奶一面揭下脸上的俏皮膏[③]，解下箍骨裙，一面告诉爷爷输钱的事并吩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黎塞留，法国公爵，法国大革命时侨居俄国，1814年起任法王路易十八的内阁大臣。

③ 俏皮膏，一种装饰品。

咐他去付账。

“据我的记忆我爷爷的出身是祖母家的管家。他像见了火一样地怕她。但是一听她输了那么吓人的一笔钱，他自制不住了，他拿来账本，让她看到半年之内他们花费了五十万，而且巴黎城外他们既没有在莫斯科郊外领有的乡村，也没有在萨拉托夫领有的乡村，一口回绝了付钱的事。奶奶打了他一记耳光，而且一个人去睡了，表示对他已无好感。

“第二天她派人叫来了丈夫，希望在家里对他的惩罚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但是她发现他毫不动摇。有生以来她第一次落到和他商量和解释的田地。她想让他感到过意不去，便好声好气地告诉他，说债务和债务不一样，亲王和马车匠不可以一般看待。‘没门！’爷爷造反了，‘不给，就是不给！’奶奶不知该怎么办了。

“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人和她很熟。你们听说过圣热曼伯爵，人们说起他的奇事可太多了。你们知道他冒充过流浪的犹太人[①]，也冒充过发明长命水和点金石的人，还有其他等等。人们像嘲笑骗子手一样嘲笑他；卡桑诺瓦[②]在他的笔记里说他是个奸细。不过圣热曼虽然神妙莫测，却仪表堂堂，在上流社会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奶奶至今爱他爱得神魂颠倒，如果有人谈吐间对他不恭，她便会生气。奶奶知道圣热曼能够控制大笔钱财。她决计求助于他。她给他写了张字条，请他马上来看她。

“古怪老人马上就到，见到她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她向他描述了丈夫的粗暴无理，说得一团漆黑，最后说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友谊和好心上。

① 中世纪传说中被神判处终身流浪的犹太人，罪名是他不许耶稣在赴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山谷地的途中休息，多数说法是他打了耶稣。

② 卡桑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

"圣热曼沉思起来。

"'这笔钱我能够为您效劳,'他说,'不过只要您还没有还我这笔钱,您是不会安心的,而我又不希望把您带进新的麻烦。有一个其他的办法:您可以把钱赢回来。''可是,亲爱的伯爵,'奶奶回答说,'实话告诉您,我们一文钱也没有。''钱,这里倒用不着,'圣热曼回答她说,'请仔细听我把话说完。'于是他向她透露了一个秘密,为这个秘密,我们中谁都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

年轻的赌徒们加倍留神地听起来。托姆斯基点起烟斗,深深吸了口烟,又继续讲下去:

"当晚奶奶来到凡尔赛宫,和王后一起打牌[①]。奥尔良公爵做庄家;奶奶随口道了声歉,说没有带钱来,作为推托她编了个小故事,开始对他下注。她选了三张牌,一张接一张地出去:三张牌都使她立刻赢了钱,于是奶奶把钱全部赢了回来。"

"巧合!"一位客人说。

"你在编故事!"赫尔曼说。

"也许,牌是涂粉做了记号的?"第三个接着说。

"我不这样看,"托姆斯基傲慢地说。

"说哪儿去了!"纳鲁莫夫说,"你有一个奶奶能连猜三张牌,而你却至今没有向她学一手?"

"哎,说什么鬼话!"托姆斯基答道,"她有四个儿子,其中包括我父亲:这四个人都嗜赌似命,可她却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个人透露自己的秘密;但愿这对他们,也对我不是件坏事。不过我说一说我叔叔伊凡·依里奇伯爵对我说过的一件事,而且他以他的名誉使我相信了那件事。已故的恰普里茨基,就是荡尽了几百万

① 原文为法文。

家产、穷愁潦倒死去的那个，他年轻时有一次输给了——记得是卓里奇——大约三十万。他绝望了。奶奶对年轻人的胡作非为一向很严厉，不知怎么的竟可怜起恰普里茨基来。她给了他三张牌，要他一张接一张连着出，同时要他保证从今以后不再赌博。恰普里茨基出现在他赢家面前：他们坐下来开赌。第一张牌他押了五万，一下子赢了；再加倍下注，又加倍下注，——他赢回了先前输掉的钱，还是照样赢……”

但是已是该睡觉的时候：已经六点差一刻。

事实上天已大亮：年轻人喝完自己杯中的酒，便各自回去了。

二

"您显然对于女仆
似乎更喜欢吧。"
"有什么办法呢？
她们更鲜艳么。"[1]
——社交界的对话

老伯爵夫人＊＊＊坐在她的梳妆间，面对着镜子。三个女仆围着她。一个拿着盒胭脂，另一个拿着盒发卡，第三个拿着一顶带有火红带子的高高的包发帽。伯爵夫人美丽的容颜早已消逝，对此她已不再有丝毫的追求，不过她依然保持着自己年青时代的全部习惯，严格地遵循着七十年代的时尚，依然如六十年前那样长久地、认真地穿着打扮。窗口的绣花架后面坐着一位小姐，她的养女。

"您好，奶奶[2]，"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说，"您好，丽莎小姐[3]。奶奶[4]，我有件事求您。"

"什么事，保罗[5]？"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并在星期五的舞会上带他

①②③④⑤ 原文均为法文。

来见您。”

“直接带他到舞会上见我吧，你就在那个时候介绍他跟我认识。昨天你到过＊＊＊家吗？”

“怎么没呢！高兴极了；跳舞跳到了五点。叶列茨卡娅有多漂亮！”

“嗳，我的小宝贝！她怎么个漂亮法？和她的奶奶公爵夫人达里娅·彼得罗芙娜长得一样吗？……对啦：我想，她，达里娅·彼得罗芙娜公爵夫人已经很老了吧？”

“怎么，很老了？”托姆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死了有七年啦。”

小姐抬起头，向年轻军官做了个眼色。他想起来了，关于老伯爵夫人的这位同龄人的死，大家都瞒着她，于是咬紧了嘴唇。然而伯爵夫人听到这个对她来说的新消息却显得完全漠不关心。

“死啦！”她说，“我竟然不知道！我们俩是一起被提升为宫廷女官的，当介绍我们去觐见时，女皇……”

这时伯爵夫人向她的孙子讲了自己的故事，这已有上百遍了。

“好啦，保罗[1]，”接着她说，“现在帮我站起来，丽莎恩卡[2]，我的鼻烟壶在哪儿？”

于是伯爵夫人和她的全部女仆走到屏风后面去完成她的妆扮。托姆斯基和小姐留了下来。

“您想介绍谁？”莎丽维塔·伊凡诺芙娜悄悄问。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

“不认识！他是军人还是文官？”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丽莎恩卡或丽莎，都是本名“伊丽莎白”（也叫做“丽莎维塔”）的小称或爱称。

“军人。”

“是工程兵军官？”

“不是，是骑兵。您为什么会认为他是个工程兵军官？”

小姐笑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保罗[①]！”伯爵夫人在屏风后面喊起来，“给我弄本新的小说来，只是不要时下流行的。”

“这是什么意思，奶奶[②]？”

“就是说要这样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既不掐死父亲，也不掐死母亲，里面也不要有淹死的尸体，我怕淹死的人怕得要命！”

“这样的小说今儿没有了。您难道不想看看俄罗斯小说吗？”

“莫非有俄罗斯小说？……那就请你弄来吧，少爷，去弄来吧！”

“再见了，奶奶[③]，我得赶紧走了……再见了，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您为什么会认为纳鲁莫夫是工程兵军官？”

说着托姆斯基走出了梳妆间。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剩下了一个人：她搁下活计，开始向窗外张望。不久街道一边拐角处的一幢房子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红晕泛上了她的双颊，她又拿起活计，把头低低地垂向绣花绷子。这时伯爵夫人已穿戴整齐，走了出来。

“吩咐下去，丽莎恩卡，”她说道，“让人把马车套好，咱们溜溜去。”

丽莎恩卡在绣花架边站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活计。

“你怎么啦，我的妈呀，聋了还是怎么的！”伯爵夫人喊起来，“吩咐快点套车。”

“这就去！”小姐轻轻说道，便向前厅里跑去。

---

①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仆人走进屋来，交给伯爵夫人几本巴威尔[①]·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送来的书。

“好！谢谢他，”伯爵夫人说道，“丽莎恩卡，丽莎恩卡！你跑哪儿去啦？”

“穿衣服呢。”

“忙什么，我的妈呀。坐这儿。打开第一卷；出声念……”

小姐拿起书，念了几行。

“念响一点！”伯爵夫人说，“你怎么啦，嗓子哑了还是怎么的，我的妈呀？……等一等；把椅子靠我挪一挪，近一点……对了！”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又念了两页。伯爵夫人打起呵欠来。

“把这本书扔掉，”她说道，“胡说八道！把它给巴威尔公爵送回去，吩咐去的人谢谢他……马车怎么样啦？”

“马车备好了，”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望了望街上说。

“你怎么没穿戴好？”伯爵夫人说，“老是要等你！我的妈，这可叫人受不了。”

丽莎向自己的房间跑去。还没过两分钟，伯爵夫人便没命地按起铃来。三个女仆向一扇门里跑去，贴身侍仆则跑进另一扇门里。

“你们怎么叫了不应？”伯爵夫人对他们说，“告诉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我在等她。”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身穿宽腰连衣裙，头戴宽檐帽，走了进来。

“总算来了，我的妈！”伯爵夫人说，“看你打扮得像什么！干吗要这样穿？……想勾引谁？……天气怎么样？——好像有风。”

“一丝风也没有呢，夫人！平静得很哩！”贴身侍仆答道。

---

① 巴威尔，与前文的“保罗”实为同一教名，只是此为俄文，前者为法文。

“您总是信口开河！打开通气窗。不是吗：有风！还冷得很呢！把车套卸了！丽莎恩卡，咱们不去了：甭打扮了。”

“我就过这样的生活！”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忖道。

确实，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是个最不幸的人。吃别人的饭不好受，这是但丁说的，走别人的台阶脚步沉，要不是老贵妇人可怜的养女，谁会知道寄人篱下的酸苦？当然，＊＊＊伯爵夫人心肠一点也不狠毒；但是作为一个被上流社会娇宠惯了的女人，她随心所欲，而且吝啬、极度地冷酷自私，就如在年轻时期曾经爱过别人、而对当今格格不人的所有老年人一样。上流社会的一切琐屑小事她都要插足，舞会上也是常客。她在舞会上坐在角落里，满脸脂粉，穿着过时的服装，仿佛舞会大厅里一件难看而必不可少的点缀品。来客们走到她跟前向她深深鞠躬，仿佛按照规定的仪式似的，然后就谁也不去理睬她了。她在自己家里接待全城所有的来客，恪守礼节，可是看着脸一个人也认不出。许许多多的仆人在她的前厅和下房里捞够了钱，也熬白了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相把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偷盗一空。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是家里的受气包。她给别人斟茶，常常为多费了糖而受到申斥；她朗读小说，还要为作者的一切过错承担罪责；她陪伴伯爵夫人散步，还要为天气和道路不好而负责。她有规定的生活费，但从来没有发足过；同时却要求她穿戴得和所有姑娘一样，就是要和为数极少的那几个一样，在上流社会她扮演着一个最可怜的角色。谁都认识她，谁都不注意她；在舞会上只有在缺舞伴[1]的时候才有她跳舞的份；每当女士们需要到梳妆室去整理一下自己服装的时候，便挽起了她的手。她自尊心强，深切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望着自己的周围——迫不及待地期望有人解救她。然

[1] 原文为法文。

而年轻人精于追求轻浮的虚荣，对她不屑一顾，虽然比起那些令他们缠绵左右的厚颜无耻的冷面少女来，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要可爱百倍。有多少次她离开无聊豪华的客厅回到她寒酸的闺房去哭泣，那闺房里只有几架裱糊着花纸的屏风，一只五斗橱和一张上了漆的眠床，那里有一支油脂做的蜡烛在铜烛台上幽暗地燃烧！

有一次——此事发生在本小说开头所描写的那个夜晚以后两天，我们落笔的那个场景前一周，——一次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坐在窗口绣花，无意中向街上望了一眼，见到了年轻的工程兵军官，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盯着她的窗户。她低下头去，又开始了她的活计；五分钟后她又向窗外望了一眼，——年轻军官还站在老地方。她没有和过路的军官暗送秋波的习惯，便不再去望街上，直绣了大约两个小时，连头也不抬。午饭已经端了上来。她站起身，开始收拾自己的绣花架，无意中又向街上瞟了一眼，还是见到了那个军官。这使她感到非常奇怪。午饭后她向窗口走去时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不过军官已经不在了，于是她把他忘了。

两天以后当她和伯爵夫人一起出门去坐马车时，她又见到了他。他紧靠台阶口站着，竖起海龙皮领子遮着脸，宽檐帽下露出他那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吃了一惊，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坐进马车，莫名其妙地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理。

回到家以后她跑近窗口去看，——军官还在老地方站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她为好奇心所苦恼，为一种对她来说全新的感觉而激动不安，于是走了开去。

从此以后年轻人没有一天不在一定的时间出现在她们家的窗下。在他和她之间建立了一种不期而然的联系。坐在自己的位置做活计的时候，她觉得他正走近前来，于是抬起头来，注视他的

时间一天长于一天。年轻人似乎为此对她怀有感激之情：凭着青年人敏锐的目光，她发现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苍白的脸上立刻泛上了红晕。一个星期以后她向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当托姆斯基请求伯爵夫人准许向她介绍自己的朋友时，可怜的姑娘的心跳了起来。但是当得知纳鲁莫夫不是工程兵军官，而是骑兵军官时，她后悔了，认为她那不得体的提问向轻浮的托姆斯基透露了自己的秘密。

赫尔曼是一个俄国化了的德国人的儿子，父亲留给他一笔小小的资产。由于深信保持独立地位的必要，赫尔曼只靠薪水度日，既不动用那份遗产的利息，也不允许自己沾染些许不良习气。另一方面，他为人内向，爱好虚荣，所以伙伴们不大有可能去嘲笑他过分的节俭。他有强烈的欲望和炽热的想象力，但是坚强的性格救了他，使他免入青春时代通常会遇到的歧途。比方说，尽管他心里很想参加赌博，却从来不摸纸牌，因为他算计过，他的财产不允许他（就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获得分外的钱财而拿必需的那点钱去作牺牲**。但同时他却整夜整夜地坐在牌桌边，狂热地哆嗦着去注视牌局上各式各样的回合。

关于三张牌的传说强烈地触动了他的想象，整夜没有离开他的脑子。“假如，”第二天晚上沿彼得堡街头踯躅徘徊时他想道，“假如老伯爵夫人向我透露了自己的秘密，那会怎么样呢！——或者她告诉了我那三张必赢无疑的纸牌！为什么不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去晋见她，鼓励她对我开恩，——也许，该去做她的情人，——不过这需要时间——而她已经八十七岁了，可能过一个星期，——过两天，她就会死去……还有那个传说本身……可以相信吗？……不！节俭、克制和勤劳：这就是我忠实可靠的三张牌，这就是使我的资财增加两倍，增加六倍并使我得到安宁和独立地位的东西！”

这么琢磨着，他不知不觉来到彼得堡一条主要的街道上，一幢建筑老式的邸宅前。街上停满了轻便马车。车辆一辆接一辆地驶向灯火通明的门口。时不时地从马车里伸出一只年轻的美貌女郎的一条玉腿，或者一只咯咯作响的长统靴，或者一只有条形花纹的长袜子和一只外交官的短帮皮鞋。毛皮大衣和披风在神气十足的看门人旁边晃动。赫尔曼停了下来。

“这是谁家的公馆?”他问拐角处的岗警。

“＊＊＊伯爵夫人家的，”岗警答道。

赫尔曼浑身打起颤来。奇异的传说重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开始在房子附近来回走动，一面想象着它的女主人和她那奇妙的本领。很晚他才回到自己简朴的栖身之所；他久久不能入眠，当他进入梦乡以后他看到了纸牌、绿牌桌、一叠叠钞票和一堆堆金币。他一张接一张地出牌，毅然决然地把赌注押下去，不停地赢钱，贪婪地把金子往身边扒，把钞票往口袋里放。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很迟，为梦想中的财富一声长叹，于是又去城里踯躅徘徊，又来到＊＊＊伯爵夫人邸宅的前面。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吸引到了这里。他停住脚步，开始向窗口望。他看到窗里有一个黑头发的脑袋，大概正在俯首看书或做活计。那脑袋微微抬了起来。赫尔曼看到一张清秀的脸和一双黑眼睛。这一瞬间决定了他的命运。

三

我的天使，你写
那四页书简比我阅读
得还快。①
——摘自往来书简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刚脱下宽腰连衣裙和宽檐帽，伯爵夫人已经派人来叫她并吩咐重新备车。她们出发上车。就在这时，正当两个仆人把老太太往上扶并往车门里塞的时候，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在紧靠马车的地方看到了她的工程兵军官。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她吓得转不过神来，年轻人却不见了：她手里留着一封信。她把信藏在了手套里，一路上便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伯爵夫人有个习惯，坐在马车里老要提问题：和我们相遇的是什么人？——这座桥叫什么名字？——那边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这一次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的回答可是随口应付、答非所问了，所以惹得伯爵夫人大为生气。

“你怎么啦，我的妈！你发呆了还是怎么的？你是没听见我的话还是没听懂我的话？……谢天谢地，我还没有说不清话也没有

① 原文为法文。

老昏了头!”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没有去听她说的话。回到家后她便跑进自己的闺房，从手套里拿出那封信：信没有封口。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看了信。信里承认了他对她的爱：信写得含情脉脉、毕恭毕敬，逐字逐句抄自一本德国长篇小说。好在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不懂德文，也就对它心满意足了。

然而她收到的那封信却使她异常不安。她第一次进入与一个年轻男子秘密而亲近地交往的状态。他的大胆使她害怕。她责怪自己行动不慎。不知如何是好：是不再坐在窗口，用不加理睬的办法冷却年轻军官继续追求她的欲望?——是派人把信送回给他?——还是给他一个冷淡而决然的回复?她无人可与商量，她既没有女友，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决计给他回信。

她坐到书桌前，拿起了笔和纸，便开始沉思。好几次她的信开了头，但都被她撕了：不是觉得措辞过于宽容，便是觉得过于冷酷。最终她写成了几行令她还算满意的字。“我相信，”她写道，“您的意图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您不愿意用轻率的举动使我蒙受耻辱。但是我们的认识不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我把您的信送还给您，希望我今后不要因此受到不应得的不尊重而有所抱怨。”

第二天见到赫尔曼走过来时，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从绣架边站了起来，走到大厅里打开了通风窗，把信丢向了街头，她希望年轻军官能机灵些。赫尔曼跑过来捡了起来，走进了一家糖果铺。撕下封印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信和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的回信。他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便回家去，全神贯注地要他的诡计去了。

这以后过了三天，一个年纪轻轻、眼光伶俐的外国小姐从一家时装店给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带来一张字条。丽莎维塔·伊

凡诺芙娜预感到这是来讨账的，所以惴惴不安地打开了纸条，突然她认出是赫尔曼的笔迹。

“亲爱的，您搞错了，”她说，“这张纸条不是给我的。”

“不，正是给您的！”大胆的姑娘不掩饰狡黠的笑容，回答说，“请读完它！”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扫视了一遍字条。赫尔曼要求见面。

“不可能！”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为如此匆促地提出要求以及他采用的手法而大吃一惊，便这样说。“这张字条确实不是给我的！”说着把它撕成了小碎片。

“既然信不是给您的，那您为什么要撕碎它？”外国小姐说，“我得将它还给托我送来的人呀。”

“对不起，亲爱的，”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因她的话而红了脸，说道，“以后请别再带条子给我了。而那个派您来的人应当感到羞耻……”

可是赫尔曼却并不善罢甘休。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每天收到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送来的书信。这些书信已经不是从德文翻译过来了。赫尔曼受到激情的鼓动，写信和说话所使用的是他特有的语言：这些书信表达了他不可遏制的愿望和难以控制的胡思乱想。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已经不再考虑将这些信件退回了，她已渐渐陶醉其中；她开始回信，——而且她的字条也渐渐地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情意绵绵。最后她从窗口抛给他下面一封信：

“今天＊＊＊公使家有个舞会。伯爵夫人将去那里。我们在那里待到大约两点钟。这就是您和我单独见面的机会。等伯爵夫人一出门，她的仆人们大概也都各自散去了，穿堂间里还剩下看门人，不过他一般都回到他自己的小屋。请在十一点半来。直接向楼梯上走。如果在前厅遇见什么人，就问伯爵夫人是否在家。假如对您说不在家，——那就没有办法了。您就只好返回了。不过

您也许什么人也不会碰见。女仆们都坐在自己房里，大家都在一间屋里。从前厅向左走，再笔直走，直到伯爵夫人的卧室。卧室里屏风后面您会看到两扇小门：右边一扇通书房，那里伯爵夫人从来不去；左边一扇通走廊，那里有一架螺旋形的小楼梯：它通向我的房间。”

赫尔曼犹如一头老虎，浑身战战兢兢，等待着那约定的时刻。晚间十点他已经站在伯爵夫人邸宅的前面。天气糟透了：狂风怒号，湿雪如鹅毛般下来；街灯昏昏暗暗；街上阒无行人。偶尔有一辆蹩脚马车驾着一匹驽马经过，探寻着迟归的乘客。赫尔曼身穿一件常礼服，既感觉不到风吼，也觉察不到雪飘。终于拉来了伯爵夫人用的马车。赫尔曼看到仆人们搀着一个裹在貂皮大衣里的佝偻的老太婆走了出来，她后面跟着闪过她养女的身影，后者身穿冷冰冰的披风，头上插着新鲜的花朵。车门啪地一声关上了。马车沿着松软的雪地很费劲地滚动起来。看门人关闭了门户。窗户里灯光暗了下来。赫尔曼开始在空荡荡的屋宇附近徘徊：他走到路灯下，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分。他留在路灯下，眼睛盯着时针，等着挨过其余的时间。正好十一点半，赫尔曼踏上伯爵夫人府邸的台阶，向着灯火通明的穿堂间拾级而上。看门人不在。赫尔曼沿楼梯向里而跑去，打开通向前厅的门，看见灯下面，老式面污秽的安乐椅上，一个仆人正在打盹。赫尔曼迈出轻巧面稳实的一步，从他旁边走了过去。大厅和客厅里一片黑暗。前厅里的灯光微弱地照进里面。赫尔曼走进卧室。满是古老圣像的神龛前点着一盏金色的油灯。糊着中国花纸的两面墙边，凄凄凉凉、对称地陈放着几把退了色的花缎面安乐椅和有羽绒靠垫、镀金层已经剥落的沙发。墙壁上挂着两幅肖像，是勒布朗夫人[①] 在巴黎

① 原文为法文，系法国肖像画家。

的手笔。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四十上下年纪的男子，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段，穿一件佩一颗星章的浅绿色制服。另一幅画的是一个美貌的青年女郎，长着鹰钩鼻，鬓发梳向两边，撒了粉的发际插着一朵玫瑰。各个角落里都放着瓷器牧童、有名的莱鲁阿[①] 制作的台钟、盒子、滚轮、扇子和各式各样在上世纪末与蒙戈尔菲耶兄弟[②] 的热气球及梅斯默[③] 的催眠术一起发明的女人玩的小摆设。赫尔曼向屏风后面走去。那里放着一张小铁床。右边有一扇门，通向书房。左边是另一扇门——通向走廊。赫尔曼打开门看到一架螺旋形的小楼梯，直通可怜的养女的闺房……然而他转过了身，走进了黑暗的书房。

时间过得很慢。万籁无声。客厅里敲响十二点。所有房间里时钟一台接一台地敲响了十二点，——一切又复归寂静。赫尔曼身靠一只不生火的炉子站着。他心里很平静，犹如一个人决心去做一件危险而必须做的事那样，他的心脏均匀地跳动着。时钟敲打了凌晨一点和二点，——于是他听到了远远传来的马车的橐橐声。一种不由自主的激动情绪向他袭来。马车驶近，停了下来。他听到踏脚板橐地一声放了下来。屋子里开始忙乱起来。人们跑动起来，发出说话声，屋里亮起了灯。卧室里跑进三个年老的女仆，于是勉强还有一丝生气的伯爵夫人走了进来，坐进了安乐椅里。赫尔曼从门缝里望出去：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从他身边走过。赫尔曼听到她在楼梯上一级级走动的急促的脚步。他心里回响起一种类似对良心进行谴责的声音，但又重新沉默了下去。他铁了心了。

---

① 原文为法文，系法国著名钟表师。

② 原文为法文。蒙戈尔菲耶，又译“蒙高飞”，18世纪法国热气球发明者。1873年制成热气球，同年11月21日在巴黎进行第一次载人飞行。

③ 梅斯默，18世纪奥地利医生，医学中催眠术的发明者。

伯爵夫人开始在镜子前面卸妆。从她头上取下插着玫瑰的包发帽；撒了粉的假发从她剃光了白发的脑袋上摘了下来。别针如雨点般撒落在她身旁。银线绣的黄色连衣裙褪落在她浮肿的脚边。赫尔曼是目睹她卸妆的那种令人作呕的隐私的人。终于伯爵夫人身上只剩下睡衣和睡帽了：穿着这身更符合她老年特征的服装，她似乎看上去不那么可怕和丑陋了。

就如所有老年人一样，伯爵夫人患有失眠症。脱衣以后，她坐到窗口的安乐椅上，把女仆们都打发走了。蜡烛拿走了，给房间照明的又只剩下一盏油灯。伯爵夫人坐着，满脸蜡黄，两片松垂下来的嘴唇翕动着，身子一左一右晃动着。浑浊无光的双眼显露出毫无思想的表情；望着她，可能会认为这个可怕的老太婆的摇摇晃晃不是出于她的意愿，而是由于潜在的电流的作用。

蓦然间这张死气沉沉的脸变得难以言状了。双唇停止了翕动，眼睛现出了生气：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子。

"别害怕，看在上帝分上，别害怕！"他一字一句地轻声说，"我无意伤害您；我是为一件事来求您开恩的。"

老太婆默默地看着他，似乎并没有听见他说的话。赫尔曼以为她是聋子，便俯身凑到她的耳边重复了刚才的话。老太婆依然一声不吭。

"您能够，"赫尔曼继续说，"营造我一生的幸福，而这幸福丝毫不用您花费什么：我知道您能连猜三张纸牌……"

赫尔曼打住不说了。伯爵夫人似乎听懂了他的要求；她似乎在考虑答复的言词。

"这是说着玩儿的，"她终于开口了，"我向您发誓！这是说着玩的！"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说笑的，"赫尔曼气呼呼地说，"想想恰普里茨基吧，他可是您帮他把钱赢回来的。"

伯爵夫人显然感到难堪了。她的表情显示她内心在剧烈地活动；但是她不久就回到了原先无知无觉的状态。

“您能不能，”赫尔曼接着说，“告诉我这三张信实可靠的纸牌？”

伯爵夫人没有说话。赫尔曼又说下去：

“您为谁守着这秘密：为子孙？他们没有那三张牌也够富的了，他们连金钱的价值也不知道。您那三张牌帮不了挥金如土的人。谁不会珍惜父亲的遗产，谁就免不了在贫困中死去，不管有什么魔法。我不是浪荡子；我懂得金钱的价值。您那三张牌对我来说是不会白费的。怎么样！……”

他打住话，哆嗦着等待她的回答。伯爵夫人默不作声；赫尔曼跪了下去。

“如果您的心曾经体验过爱这种感情，如果您现在还记得爱的激情，如果您在听到新生儿的啼哭时曾经微笑过哪怕一次，如果某种富有人性的感情曾经在您胸中激荡，那么我恳求您表现出一位夫人、一位情人、一位母亲的感情，——表现出人生所有神圣的感情，——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向我公开您的秘密吧！——您还要这个秘密干什么呢？……也许随之而来的是深重的罪孽，是失去一生永久的幸福，是与魔鬼签订条约……您想一想：您已年老，您已不会活多久，——我愿意让自己的灵魂为您赎罪。只是请告诉我您的秘密。您想想看，一个人的幸福操在您的手中；不仅我，而且我的子辈、孙辈、重孙辈都会感恩戴德地纪念您，像纪念圣物般地纪念您……”

老太婆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赫尔曼站了起来。

“老妖婆！”他咬紧牙关说道，“那我就强迫你做出回答……”

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手枪。

见到手枪，伯爵夫人再次表露出激动的情绪。她开始点头，抬起一只手，仿佛想挡住枪弹似的……接着身子向后倒了下去，便不再动弹了。

“别再耍小孩子那一套，”赫尔曼抓住她的手说，“我最后一次问您：您愿意告诉我那三张牌吗？——愿意还是不愿意？”

伯爵夫人没有回答。赫尔曼发现她死了。

四

18＊＊年5月7日

一个毫无道德准则和

毫无信仰的人。①

——往来书简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坐在自己闺房内，身上还穿着舞会上穿的那身衣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回到家以后，她急忙把睡眼惺忪、不太乐意侍候她的女仆打发了开去，推说自己会脱衣服，然后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房里，希望在那里见到赫尔曼，可是心里又不愿意见到他。她一眼看去便确信他不在屋里，于是感激命运阻碍了他们的会面。她坐下来，也没有脱衣服，开始回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她迷惑又使她走得那么远的种种情况。自她第一次从窗口见到那个年轻人起，过去还不到三个星期，她却已经和他书来信往，而他竟要求和她夜间幽会了！她得知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他的有几封信里有他的签名；直至这个晚上以前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情况……真是怪事！就在这天晚上，舞会上，托姆斯基在生年轻的

① 原文为法文。

公爵小姐波丽娜・＊＊＊的气，因为她一反往常，没有和他来卖情弄俏，他想报复她，便做出对她毫不在意的样子：他邀了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无休无止地和她跳马祖卡舞。他一直和她开玩笑，说她对工程兵军官情有独钟，说他知道的情况要比她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他的某些玩笑居然顺利地一举中的，使得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有几次认为他已经知道她的秘密。

“这一切您都是从谁那里知道的？”她笑着问。

“从一位朋友，您认识的一位人物，”托姆斯基答道，“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这个了不起的人是谁？”

“他叫赫尔曼。”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但是她的手脚都冰凉了……

“这个赫尔曼，”托姆斯基接着说，“可真是个传奇角色：他的面影像拿破仑，可心灵像靡非斯特[①]。我想他心头至少压着三件罪恶。您脸色怎么这么白！……”

“我头疼……赫尔曼对您说了什么啦？对了，他叫什么来着？……”

“赫尔曼对自己的朋友很不满意：他说如果处在他的地位他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我甚至认为赫尔曼对您有所企图，至少他听到他那位朋友关于爱情的赞叹时相当动心。”

“他在哪儿见到过我？”

“在教堂里，或许——在娱乐场所！……天知道！也许在您的闺房里，您熟睡的时候：他干得出来……”

---

① 靡非斯特，德国诗人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中的魔鬼。

三位女士走近前来问：是忘却还是惋惜？[1]这打断了使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好奇到难受的谈话。

托姆斯基所选的舞伴正是公爵小姐＊＊＊。她在又跳了一圈、再次转到自己椅子跟前时已经向他做出了解释。所以当托姆斯基回到自己座位时，无论赫尔曼，还是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都已经被他置之脑后了。她一心想恢复中断了的谈话；但是马祖卡舞会结束了，不久以后老伯爵夫人也乘车离去了。

托姆斯基所说的话无非是跳舞时的信口胡言，却在富于幻想的年轻姑娘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姆斯基所描绘的肖像，和她自己所想象的相似，由于时新小说的影响，这张已经显得俗里俗气的面孔使她想象的时候既惊恐不安又神魂颠倒。她坐着，裸露的双臂交叉着，还插着花朵的头颅俯视着坦露的胸口……突然门开了，赫尔曼走了进来。她开始打颤……

"您刚才在哪里？"她惶恐地低声问。

"在老伯爵夫人的卧室，"赫尔曼答道，"我刚从她那儿来。伯爵夫人死啦。"

"我的天！……您说什么？……"

"看起来，"赫尔曼接着说，"我是她致死的原因。"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向他瞟了一眼，这时托姆斯基的话在她心里响了起来：**这个人的心头至少压着三件罪恶！**赫尔曼在她身边的窗台上坐下，讲述了全部经过。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怀着恐惧的心情听完了他的话。原来这些充满激情的书信，这些火焰般热烈的要求，这大胆而执着的追逐，这种种一切竟都不是为了爱情！金钱，——他心灵渴求的竟是这东西！他的愿望并非她所能满足的，他的幸福也不是她所

---

① 原文为法文。跳舞时女士以"忘却"和"惋惜"为名，请男舞伴挑选。

能给予的！可怜的养女只是盲目地充当了强盗和致她年迈的恩人于死命的杀人犯的帮凶！……她伤心地哭了起来，为她那为时已晚而又痛苦万分的悔恨而哭泣。赫尔曼默默地望着她，他心里同样感到难过，然而无论可怜姑娘的泪水，还是她痛苦时惊人的魅力，都未使他良心不安。即使在想到老太婆死去的时候他也没有感到良心的谴责。使他害怕的只有一件事：本期望由此致富的秘密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您是魔怪！”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最后说。

“我并不希望她死，”赫尔曼答道，“我的手枪没有装子弹。”

他们沉默下来。

清晨已经到来。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熄灭了颤动的烛焰：惨白的晨光照亮了她的闺房。她擦干泪眼，抬眼向赫尔曼望去：他坐在窗台上，垂着双手，可怕地紧蹙着双眉。这种样子使他和拿破仑的肖像惊人地相似。这种酷似连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也感到惊讶。

“您怎么从屋里出去呢？”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终于说，“我想送您沿暗梯出去，不过需要从卧室旁边走过，我感到害怕。”

“告诉我怎么找到这架暗梯；我会出去的。”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站起来，从五斗橱里取出钥匙交给了赫尔曼，并详细作了交代。赫尔曼握了握她冰冷而毫无反应的手，吻了吻她低垂的头就走了出去。

他沿螺旋形楼梯下楼去又走进了伯爵夫人的卧室。死去的老太婆僵硬地坐着，她的神态显得极其安详。赫尔曼在她跟前站定，久久望着她，仿佛想证实这可怕的事实似的。最后他走进书房，摸到了壁纸背后的门，开始沿黑暗中的楼梯下楼，一路上他有种种奇异的感觉，不禁心潮起伏。他想，也许在六十年前，如今早已在墓穴里化为一堆朽骨的一位幸福的年轻人，身穿绣花的男长袍，

头梳称为王乌[1]的发式，手持紧贴在心口的三角形宽檐帽，沿着这架楼梯，正是在这个时刻，正是向着这间卧室，偷偷走去，而今他那老迈不堪的情妇的心脏也已停止跳动……

楼梯下面，赫尔曼找到了门，用那个钥匙开了门，便来到将他引向户外的敞亮的走廊。

① 原文为法文。这种发式又叫“鹤顶”，像一顶歪戴的帽子。

五

> 这天夜间已故的男爵夫人冯·B＊＊＊出现在我面前。她穿一身白衣服，对我说："您好，文官先生！"
>
> ——施维登博格[①]

那个不祥的夜晚以后过了三天，早晨九点钟，赫尔曼向＊＊＊修道院进发，那里应当举行已故伯爵夫人遗体安葬仪式。他虽不感到后悔，但是无法消除良心对他谴责的声音：你是杀死老太婆的凶手！虽然缺乏真正的信仰，他心里却有许多迷信的偏见。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会对他的生活产生有害的影响，于是决定参加她的葬礼，以求取得她的宽恕。

教堂里人挤得满满的。赫尔曼好不容易才从人群里挤过去。灵柩盖着丝绒棺罩，停放在豪华的灵台上。死者双手交叠在胸前，头戴有花边的包发帽，身穿白缎子的连衣裙，躺在棺材里。她的四周站着她的家人：仆人们身穿黑色长袍，肩头挂着有纹章的绶带，

① 施维登博格，瑞典神秘论者和神智学者。

手里握着蜡烛；亲属们身穿深色的丧服，——她的儿辈、孙辈和曾孙辈。没有一个人哭泣；如果有泪水的话，会显得是装腔作势[①]。伯爵夫人已经太老，所以她的亡故不会惊动任何人，亲人们早已把她看做一个活过了头的人。年轻的僧侣诵读了临葬悼词。他用简洁动人的词句介绍了这位遵循教规的女性平安亡故的经过，说她度过的漫长岁月就是为基督教徒的逝世所作的宁静而令人感动的准备。“死亡的天使找到了她，”演说者说道，“这位废寝忘食、一心只想着行善、等待基督降临的人。”遵循哀伤的礼仪，葬礼结束了。亲属们率先上前与遗体告别。继之而来的是许多来宾，他们是来向她鞠躬道别的，后者老早就是他们虚华的娱乐场中的常客了。他们之后是全体家仆。最后走近前来的是一位年老的贵妇人，死者的同龄人。两个年轻的女仆搀着她。她已不能一躬到地，便吻了吻她这位夫人冷冰冰的手，独自洒了几滴泪。她过去以后赫尔曼决计走到灵柩面前去。他一躬到地，趴在铺满云杉树枝的冰冷的地上，伏了几分钟。最后他站起来，脸白得跟死者一样，拾级走上灵台，俯下身去……在这一刻他似乎看到死者眯起一只眼，嘲弄地看了他一眼。赫尔曼急忙向后退，踩空了一脚，嘭地一声仰天跌倒在地上。他被扶了起来。与此同时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昏倒了，她被抬出去放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这个情节使本来肃穆、忧伤的仪式骚动了几分钟。来宾中响起了一阵轻声的絮语，一位瘦削的宫廷高级侍从，死老的近亲，对着他身边的一个英国人轻声耳语说年轻的军官是她的私生子，英国人冷淡地回答说：“哦？”[②]

赫尔曼整日里异常地沮丧。他到一家僻静的饭馆用了午餐，而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英文。

且一反自己的习惯，喝了许多酒，想借此压制内心的不安。然而酒力更加刺激了他的思绪。回家以后他衣服也没有脱，就扑到了床上，沉入了深深的梦乡。

他醒来时已是夜间：月光照进了房间。他看了看表：三点差一刻。他的睡意已消；他坐在床上，开始想老伯爵夫人的葬礼。

这时有人从外面向窗里对他张望了一下便立刻走开了。赫尔曼丝毫没有去理会这一点。一会儿以后他听到穿堂间的房门被打开了。赫尔曼以为是他的勤务兵同往常一样，从夜间游荡的地方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然而他听到的脚步声却是陌生的：有人穿着便鞋窣窸地在走。门开了，走进一个穿白衣的女人。赫尔曼以为是他的老奶妈，感到纳闷，是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使她来这里呢？但是白衣女人飘移着突然来到了他面前，——赫尔曼认出了伯爵夫人。

"我来这里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她用确凿无疑的声音说，"但是我奉命来满足你的请求。三点，七点和爱司能使你接连成为赢家，不过这一昼夜之内你只能押一张牌，不能再多，而且以后一辈子再也不可赌钱。我为我的死现在宽恕你，但是你得娶我的养女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为妻……"

说完这些话，她轻轻转过身子向门口走去，消失了，便鞋发出窣窸的声音，赫尔曼听到穿堂间的门啪地一声关上了，于是看到有人从窗外向他望了一望。

赫尔曼好久没有能醒悟过来。他走到另一个房间。他的勤务兵躺在地上。赫尔曼使劲叫醒了他。勤务兵同往常一样烂醉如泥：从他那里不可能搞清任何事情。穿堂间的门上着锁。赫尔曼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亮了蜡烛，记下了自己所见的情况。

六

“等等，慢慢发牌！”

“你怎么敢对我说慢点发牌？”

“大人，我是说了慢点发牌！”

两种静止的思想不可能在精神世界相伴共存，同样，两个物体不可能在物质世界占据同一个位置。不久，在赫尔曼的脑海里死去的老太婆的形象就被三点、七点和爱司取而代之了。三点、七点、爱司——这六个字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并且在他的口头微微颤动，如果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便会说：“她身材多苗条！……活脱脱像个红桃三点。”如果有人问他：“现在几点钟？”他会回答：“差五分七点。”随便哪一个挺胸凸肚的男子都会使他觉得是爱司。三点、七点、爱司，这三张牌在梦中也追随着他，以各种可能形状出现：三点像一朵茂盛的大花，在他面前怒放；七点像一座哥特式的大门，爱司像一只巨型的蜘蛛。他的一切念头都汇合成一个思想：利用需要他付出巨大代价的秘密。他开始考虑退役和旅行。他希冀在巴黎公开的赌场里迫使中了魔法的命运女神交出她的宝藏。一个机会使他摆脱了这件烦心事。

莫斯科成立了一个阔佬赌客的协会，归有名的契卡林斯基领导，后者一辈子都在牌戏中度过，一度发了几百万的财，赢进的是银行的存折，输出的是现金。长期的赌场阅历使他值得伙伴们信赖，而宾客云集的府邸、技艺精湛的厨师、温雅的风度和笑口常开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公众的敬仰。他来到了彼得堡。青年人向他蜂拥而去，为了打牌忘了舞会，认为追逐女人所得的陶醉还比不上牌戏的诱惑。纳鲁莫夫带了赫尔曼去见他。

他们走过一排满是彬彬有礼的招待的豪华房间。几位将军和三等文官在打惠斯特[①]牌；年轻人懒洋洋地坐在花缎面的沙发上，吃着冰淇淋，抽着烟斗。客厅里一张长桌边挤着二十来个参赌的人，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主人，正在坐庄分牌。他约莫六十岁，外表极其稳重；他满头银丝，饱满而富有生气的脸庞显得和善温厚，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笑意盈盈。纳鲁莫夫向他介绍了赫尔曼。契卡林斯基亲切地和他握了手，请他不要客气，又继续分牌了。

这一局牌进行了很长时间。桌子上已放上了三十多张牌。契卡林斯基每分一次牌后都要停一停，让赌客有时间拿主意、记下输掉的钱数，彬彬有礼地倾听他们的要求，更加彬彬有礼地弄平哪位不经意的赌客折起的牌角[②]。终于一局牌结束了。契卡林斯基洗了牌，准备分下一局的牌。

“请允许我押一张牌，”赫尔曼从正在下注的胖主人后面伸出手去说。契卡林斯基默默地莞尔一笑，欠了欠身，表示恭顺地同意。纳鲁莫夫笑着祝贺赫尔曼守了那么长时间的斋后终于开了戒，愿他旗开得胜。

“下了！”赫尔曼用粉笔在自己的牌上写上赌注的数目，说道。

---

① 惠斯特，一种牌戏。

② 折角表示下注。

“先生，多少？”庄家眯起眼睛问，“对不起，我看不清楚。”

“四万七千，”赫尔曼回答。

随着这几个字所有人的脑袋都转了过来，大家都眼睛盯着赫尔曼。“他疯啦！”纳鲁莫夫忖道。

“请允许我告诉您，”契卡林斯基含着常驻不变的笑容说，“您下的注可是相当大呵：这里的赌客可没有一个人一次下注超过二百七十五的呢。”

“怎么，”赫尔曼回答说，“您想不想赢我的牌啦？”

契卡林斯基露出同样温和地表示赞同的神色欠了欠身。

“我只是想向您奉告，”他说，“承蒙诸位同道的信赖，我坐庄只来现金。当然，从我的方面来说我是相信您这句话的，不过为了游戏的规则和便于计算，请您把现钱压在您的牌上。”

赫尔曼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交给了契卡林斯基，后者迅速将钱看了一下，便压在了赫尔曼的牌上。

他开始翻牌。右边是九点，左边是三点。

“我赢了！”赫尔曼翻出自己的牌说。

赌客们发出一阵低语。契卡林斯基皱了皱眉头，又立即恢复了微笑。

“您打算收钱吗？”他问赫尔曼。

“请。”

契卡林斯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当即清点给了他。赫尔曼收起自己的钱，离开了桌子。纳鲁莫夫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赫尔曼喝了一杯柠檬汁就回家去了。

翌日晚上他又到了契卡林斯基那里。主人坐庄。赫尔曼走到桌子跟前；赌客们马上让给他位子。契卡林斯基和蔼地向他欠了欠身。

赫尔曼等到新一轮赌局开始，出了一张牌，押上自己的四万

七外加昨天赢得的那笔钱。

契卡林斯基开始翻牌。右边的是十一点，左边的是七点。

赫尔曼翻开的是七点。

大家啊地一声叫了起来。契卡林斯基明显地慌了神。他数出九万四千交给了赫尔曼。赫尔曼冷静地收下钱，当即就走了。

下一天晚上赫尔曼又出现在牌桌边。大家都在等待他的结果。将军和文官们停下了自己打的惠斯特，想一睹这场如此不同凡响的输赢。年轻的军官们从沙发里一跃而起；所有的侍仆也都汇集到了客厅里。大家都围在赫尔曼身边。其余的赌客们连注也不下了，焦急地等着看他的结果。赫尔曼站在桌子边，准备单独和面色苍白、然而依然笑容可掬的契卡林斯基一赌输赢。每个人都拆开一副牌。契卡林斯基将牌洗了一遍。赫尔曼洗过牌，出了自己的一张牌，在牌上押了一叠钞票。这情景就如决斗一般。四周鸦雀无声。

契卡林斯基开始翻牌，他的手在抖。右边是皇后，左边是爱司。

"爱司赢啦!"赫尔曼说着翻了自己的牌。

"您的皇后输啦!"契卡林斯基和颜悦色地说。

赫尔曼浑身一颤：确实，他没有出爱司，而是出了黑桃皇后。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错牌的。

这时他仿佛看到黑桃皇后眯起了眼，露出了一丝冷笑。非比寻常的相似之处使他大吃一惊……

"老太婆!"他恐惧地叫喊起来。

契卡林斯基把输掉的钞票扒到了自己一边。赫尔曼纹丝不动地站着。待他离开牌桌时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说话声。"赌得真帅!"赌客们说。契卡林斯基又洗了牌：赌局按自己的顺序进行下去。

结　　尾

赫尔曼疯了。他在奥布霍夫医院十六号病房住院，不回答任何问题，非常迅速地喃喃自语："三点，七点，爱司！三点，七点，皇后！……"

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嫁给了一位十分可爱的年轻人，他在某处供职，有一份像样的家产：他是老伯爵夫人以前的管家的儿子。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收养了一个贫苦的女亲戚。

托姆斯基晋升为大尉，娶了公爵小姐波丽娜为妻。

1883 年

基尔查里是布尔加人。基尔查里四个字在土耳其语里的意思是勇士、好汉。我不知他的真名叫什么。

基尔查里打家劫舍，闹得整个摩尔达维亚人心惶惶。为了使您对他有所了解，我就来讲一件他做过的好事。有一天夜间他和阿尔纳乌特人[1] 米哈伊拉基两人一起袭击一个布尔加村庄。他们从村子两头放起火，开始一间一间地光顾农民的茅舍。基尔查里在前砍杀，米哈伊拉基则收取战利品。两个人齐声喊着："基尔查里！基尔查里！"整个村子的人四下奔逃。

当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2] 宣布起义并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基尔查里带几个老同伙去投奔他。那个秘密组织的真正目的他们不太了解，然而战争能提供机会去从土耳其人、或许还有摩尔达维亚人身上发财致富，对此他们似乎是一清二楚的。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骁勇无畏，然而要担任他如此热情、如此草率地挑起的角色，他还缺乏应有的素质。他不善于与人相处，

①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后来俄罗斯人把从阿尔巴尼亚迁来的人也称作阿尔纳乌特人。

②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792—1828），希腊革命组织"友谊社"领导人，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的参加者；1817年起为俄国少将并于1821年组织义军在摩尔多瓦发动反奥斯曼的起义。

而这些人正是他不得不去带领的。他们对他既不敬仰，也不信赖。在那场使希腊青年的精英惨遭牺牲的不幸的战斗以后，约尔达季·奥林比奥蒂劝说他远走高飞，自己则接替了他的位置。伊普西兰蒂骑马去到奥地利边境，从那里托人带来对那些人的诅咒，说他们不服从命令，是胆小鬼，恶棍。在毫无希望地抵御强过自己十倍的敌人的时候，这些胆小鬼和恶棍大部分在谢库修道院护墙内或普鲁特河[1] 畔阵亡。

基尔查里在乔治·康塔库津的队伍里，关于后者，可以重复关于伊普西兰蒂的话来加以形容。在斯库良奈城下之战的前夕，康塔库津请求俄罗斯的主管官员允许他进入我们的检疫所。部队失去了指挥员。但是基尔查里，萨费扬诺斯，康塔戈尼以及其他的战士认为指挥官毫无必要。

斯库良奈城下之战感人至深的全部真相，恐怕还没有任何人描写过。请设想一下七百名阿尔纳乌特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对军事艺术没有概念，而且在看见一万五千名土耳其骑兵时就节节后退的狼狈相。这支队伍紧紧贴着普鲁特河岸边，架了两门从雅西[2] 的一位大公的宫殿里找到的小炮，通常这些炮只是在命名日宴会时放礼炮用的。土耳其入乐意使用霰弹炮，但是没有俄罗斯当局长官的准许他们不敢用，因为霰弹必然会飞越到我们一边的河岸。检疫所的长官（如今已经作古）服役已有四十年，却没有听到过子弹的呼啸，可是现在上帝让他听见了。有几颗子弹在他耳边嘟嘟飞过。老头大发雷霆，为此将隶属于检疫所的鄂霍茨克步兵团的一位少校大骂

① 普鲁特河，多瑙河支流，曾是前苏联与罗马尼亚的界河。在 1940 年以前比萨拉比亚尚未属苏联时，该河几乎全在罗马尼亚境内。

② 雅西，现为罗马尼亚城市，是雅西县的县府所在地。1565—1862 年为摩尔达维亚首府。

一通。少校不知所措，便向河边跑去，河对岸那些胆大妄为之徒正骑马横冲直撞。他向他们伸出一个手指头发出警告。那些胆大妄为之徒一见到这个，便转过身飞驰而去，他们后面还有整整一队土耳其人。伸出手指发警告的那个少校叫霍尔契夫斯基。他后来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是第二天土耳其人向会党分子发起了进攻。他们既不敢用霰弹，也不敢用炮弹，便一反往常开展短兵相接的战斗。撕杀得相当惨烈。用一种叫阿塔干的刀相互砍杀。在土耳其人的一边可以发现用长矛的，在此以前这在他们那里是从未有过的。这些长矛是俄罗斯人的：涅克拉斯分子[1]在他们的队伍里参加了撕杀。会党分子征得我们国君的许可，得以越过普鲁特河，在我们的检疫所躲藏。他们开始渡河。康塔戈尼和萨费扬诺斯最后一批留在土耳其一边的岸上。基尔查里昨天就负了伤，所以已经躺在了检疫所里。萨费扬诺斯被打死。康塔戈尼人很胖，腹部被矛刺伤。他一手举起军刀，另一手抓住敌人的长矛往自己身子更深地捅去，这样他用军刀就够得着杀他的那个人，与他一齐倒了下去。

一切都告终结。土耳其人获胜。摩尔达维亚被洗劫一空。大约六百个阿尔纳乌特人流落在比萨拉比亚[2]。尽管他们不知道何以为生，却仍然感谢俄罗斯给他们的庇护。他们过着游手好闲，但是并不放荡的生活。在半土耳其化的比萨拉比亚的咖啡馆里总能见到他们叼着长长的烟袋，从一个碗里吃咖啡渣。他们有花纹的

---

① 涅克拉斯分子，顿河哥萨克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曾参加1707—1709年由布拉温领导的反封建起义。失败后布拉温的战友涅克拉斯率领二千名哥萨克出走库班河地区，1740年进入奥斯曼帝国。19世纪起，尤其在十月革命后许多人纷纷返回祖国。

② 比萨拉比亚，历史地名，位于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相当于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敖德萨州的南部）。10—11世纪属基辅罗斯，16世纪属土耳其统治。1812年归俄国。

短上衣和尖头的红鞋子已经开始破旧，但是凤头样的小圆帽还歪戴在头上，宽阔的腰带下面则依然露出佩剑和手枪。难以设想这些温和的贫民曾经是摩尔达维亚有名的希腊解放战士，可怕的基尔查里的同伙，而且他本人就身在其中。

统领雅西的巴夏[1]得知此事后便根据和约要求俄罗斯方面的长官交出强盗。

基尔查里被看管起来。他并不打算隐瞒真相，而且承认自己就是基尔查里。“不过，”他补充说，“自从我渡过普鲁特河以来，我对他人财物毫发未动，也没有欺侮过最后剩下的一个茨冈人。对土耳其人、对摩尔达维亚人、对瓦拉几亚人来说，我当然是土匪，然而对俄罗斯人来说我却是客人。当萨费扬诺斯打完了所有的霰弹，来到检疫所来找我们，为了搜集最后的弹药而从伤员身上夺取钮扣、钉子、项链和刀柄上的镶头时，我给了他二十个贝什雷克，所以身无分文了。上帝看得见，我基尔查里曾经是靠别人周济过日子！为什么现在俄罗斯人要把我出卖给我的敌人呢？”说完这些话基尔查里便不再开腔，开始静静地等待自己命运的结果。

他没有等待多久。上司没有理由从土匪们浪漫的一面去看待他们，而且认为土耳其人的要求是正当的，便吩咐将他押解到雅西去。

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而今已身居要职的有头脑、心肠好的人[2]向我生动地描述了他离开时的情景。

有尖顶的小城堡的门口停放着一辆叫卡鲁察的驿车……（也许您不知道卡鲁察是什么玩艺儿。这是一种用树条编的低矮的马

① 巴夏，又译“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公职人员的荣誉称号。

② 指 M·И·列克斯（1793—1856），曾任英佐夫将军办公厅的官员，1834 年任内务部办公厅主任。

车，还在不久以前，它通常总是套着六至八匹劣马。一个留唇髭、戴绵羊皮帽子的摩尔达维亚人不住地喊叫着，打着响鞭，他的劣马也就迈着相当大的快步奔跑起来。如果其中一匹马空跑不出力的话，他就狠狠地咒骂着给它卸了套，扔在路上就不管死活了。他相信回来的路上能在原地找到它，而且正安安静静地在绿色草原上吃草。一个旅行者离开一个驿站时乘的车驾的是八匹马，到另一个驿站时却只剩下一对马了，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这是十五年前的情况。如今在半俄罗斯化了的比萨拉比亚已经换上俄罗斯的挽具，用的也是俄式马车了。）

1812 年 9 月的最后几天中的一天，一辆这样的卡鲁察就停在有小尖顶的城堡的门口。大大咧咧、啪嗒啦嗒拖着鞋子的犹太女人，穿着破旧而色彩鲜艳服装的阿尔纳乌特人，手上抱着黑眼睛的婴孩、身材苗条的摩尔达维亚女人，围住了卡鲁察。男人们一声不吭，妇女们热切地期待着什么。

城门开了，几个警官走了出来，到了街上；两个士兵跟在他们后面把上了镣铐的基尔查里带了出来。

他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他黝黑的脸部容貌端正而严峻。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整个体形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体力。花花绿绿的缠头布歪斜着罩在他的头顶，宽阔的腰带束在他紧细的腰上。厚蓝呢的土耳其长衫，拖到膝盖上方的衬衫的宽折裥，以及一双漂亮的便鞋便构成了他其余的装束。他的表情高傲而安详。

一位官员，是一个穿着退色制服的红面老头，他制服上的三颗钮扣已经松动，一副锡制的眼镜夹住了代替鼻子的一个红红的肉球；他打开一份文书，弓着身子，开始用摩尔达维亚语宣读。他不时傲慢地望一眼上了镣的基尔查里，显然文书的内容与他有关。基尔查里则专注地听他念。官员念完了文书，将它折叠起来，严厉地向民众发出一声吆喝，命令他们散开，然后吩咐把马车驰到

跟前来。这时基尔查里向着他，用摩尔达维亚语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是颤抖的，脸也变了色；他哭了起来，跪倒在警官的面前，使镣铐也丁零当啷响了起来。警官吃了一惊，身子一跳向后退去；士兵想扶基尔查里起来，但是他自己站了起来。他收拾起锁链，一步跨进了卡鲁察，喊道："走！"一个宪兵坐在他身边，赶车的摩尔达维亚人打起一声响鞭，卡鲁察便滚动起来。

"基尔查里对您说了些什么？"年轻的官员问警官。

"您看见啦，先生，他请求我，"警官笑着回答，"照应他的妻子和小孩，他们住在离基里亚不远的一个保加利亚村子里，——他担心他们因他的牵连而受苦。这样的人真是蠢货，先生。"

年轻官员讲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可怜不幸的基尔查里。很长时间内我对他的命运一无所知。几年以后我遇见了那位年轻官员。我们谈起了往事。

"您那位伙计基尔查里怎么样了？"我问道，"您知道他结果如何吗？"

"怎么不知道呢，"他回答道，于是向我讲述了下面的情况：

基尔查里被送到雅西，带去见了巴夏。巴夏判他插桩[①]处死。死刑将延期至某一节日前执行。暂时他被关在牢里。

囚犯由七个土耳其人看守（他们是一群没有头脑的人，但内心里却是和基尔查里一样的土匪）。他们尊敬他，怀着所有东方人共有的贪婪心理听他讲传奇故事。

看守和囚徒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有一次基尔查里对他们说："哥儿们！我的死期快到了。谁也无法使我逃脱命运。我不久就要和你们告别。我想为你们留下一点可纪念的东西。"

土耳其人竖起了耳朵。

① 插桩，一种酷刑。

“哥们!”基尔查里接着说道，“三年前，当我和已故的米哈伊拉基一起打劫的时候，我们在离雅西不远的草原上埋了一口装满加尔宾[1]的锅子。看来无论我还是他，都不可能占有这份宝藏了。这样吧：你们去拿了它，友好地分了吧。”

土耳其人简直要疯了。他们开始议论：怎么才能找到那个藏宝的地方？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办法：让基尔查里自己领他们去。

到了夜里。土耳其人给他们的囚徒卸了镣铐，用绳子绑了他的双手，就带他一起出城向草原走去。

基尔查里认定一个方向带他们走过一个土岗，又走向另一个土岗。他们走了很久。终于基尔查里在一块大岩石边停住了脚步，向南量了二十步，跺了跺脚说：“在这儿。”

土耳其人分了工。四个人拔出佩剑，开始挖土。三个人留下来看守。基尔查里坐在岩石上，开始看他们干活。

“怎么样啦？快了吗?”他问，“挖到了吗?”

“还没有,”土耳其人答道，他们已经干得汗流浃背了。

基尔查里显得不耐烦起来。

“看这些人”，他说，“连像模像样地挖土都不会。要是我啊，两分钟就干完了。孩子们！解开我的手，把剑给我。”

土耳其人思索起来，开始商议。

“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下决心了)咱们给他松绑，给他剑。会坏什么事呢？他只一个人，咱们有七个。”于是土耳其人给他松了绑，给了他剑。

基尔查里终于自由了，而且有了武器。他应当有某种感觉！……他开始利索地挖起来，看守们帮着他……突然他用自己的剑捅进了其中一个的身子，然后把剑把留在了那个人的胸口，从他

---

① 加尔宾，疑为一种硬币的名称，此词查不到，姑存疑。

的腰带下面抽出了两支手枪。

另外六个人看见基尔查里已经武装了两支手枪，便四下逃跑了。

基尔查里如今在雅西附近打家劫舍。不久前他给大公写了一封信，要他缴出五千列弗[①] 的钱，威胁说如果不缴，就放火烧掉雅西城，而且要给他本人看颜色。五千列弗送到了他手上。

基尔查里是怎么一个人呢？[②]

1834 年

① 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名称。

② 根据当时的有些情报，基尔查里后来被捕，并于 1834 年 9 月 24 日在雅西处以绞刑。

埃及之夜

元　甫译



第一章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呀，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靠自己的嗓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夫人，他应当靠嗓子定做一条裤子。"①

恰尔斯基是最先定居彼得堡的居民之一。他还不足三十岁，也尚未成亲；供职谋生的重担还没有压到他身上。他已故的伯父曾做过副省长，给他留下了一份像样的产业。他可以过上优游卒岁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他要写诗，还要发表。在刊物上他被称作诗人，而在仆人圈里则被称作耍笔杆的。

虽然诗人享有巨大的特权（说实在的，除了能在用所有格的地方用宾格、以及某些所谓的做诗的自由外，我们看不到俄罗斯诗人有什么专享的特权），不管怎么说，虽然他们享有种种特权，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法国侯爵皮埃尔1771年编的《双关俏皮话选集》。

这些人却遭受着巨大的损失和不快。对诗人来说，最为痛苦、最不堪忍受的灾难，是他的称号和诨名已在他身上烙下印记而且永远不可消除。公众对他们视同自己的私有财产，按公众的看法，诗人生来就是为他们谋利，给他们取乐的。假如他从乡下回来，第一个遇见他的人便会问：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作？如果他因某件伤心事，或因某个亲近人的疾病而沉思默想，马上会有庸俗的笑容和庸俗的感叹相伴而生：真的，他正在构思写作呢！他是不是堕入情网了？——他的美人正在英国商店替自己买纪念册，已经等着他写哀诗了。如果他走近一个他几乎不相识的人去谈一件重要的事，那个人已经叫来自己的儿子，要儿子朗读自己写的诗了；于是小孩子便拿自己的歪诗来款待诗人。而这还是同行中的精英们的反应呢！究竟还应该吃哪些苦头？恰尔斯基承认，人们的欢迎、询问、纪念册以及小孩已经使他厌尽烦极，因为他不得不随时随地沉住气，免得做出粗鲁无礼的举动来。

恰尔斯基千方百计使自己摆脱不堪忍受的诨名。他避开与文学家圈子的交往，宁可去结交上流社会人士，甚至最空虚无聊的人物。他的谈吐庸俗不堪，从来不涉及文学。在自己的穿着上，他像一个平生初次来到彼得堡的青年莫斯科人那样，怀着胆怯和迷信的心理，注意保持最时新的款式。他的书房收拾得像女人的闺房一样，丝毫不会使人想到作家二字。书不是随意堆放在桌子上或桌子下；沙发上也不是溅满了墨水迹；也没有那种表示缪斯存在和既无扫帚又无刷子的杂乱无章的景象。如果恰尔斯基在上流社会的哪一位朋友追使他握笔写作，他会苦不堪言。一个天生有才气、有思想的人竟会对那些生活小事如此孜孜以求，叫人难以置信。他有时装作好马成癖，有时装成不可救药的赌徒，有时装成口味极其精细的美食家，虽然他根本说不清山地马和阿拉伯马的区别，从来没有记住过哪张牌是王牌，而且心底里还认为烤土

豆比各式各样新发明的法国菜要好吃。他过着悠闲懒散的生活，舞会每场必到，每一顿外交人士的宴会上都大嚼一通，而且任何晚会也是有请必到，就如列桑诺夫点心店[1] 的冰淇淋一样。

然而他是诗人，他的激情是无法遏制的：当恰尔斯基心血来潮（他是这样称呼灵感的）的时候，他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从清晨一直写到深夜。他向自己真诚的朋友们承认，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领略到真正的幸福。其余的时间里他就游来荡去，一面羞人答答、装模作样地倾听不时有人提出的那个动听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新作？

一天早晨，恰尔斯基感受到了那种最佳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幻象会清晰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得到生动而意想不到的字眼来表达您的所见，诗句会轻松自如地横在您的笔下，铿锵的韵脚会迎着您严整和谐的思绪奔涌而来。恰尔斯基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甜蜜愉快、忘乎所以的状态之中……于是无论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议论以及他自己的奇怪念头，对他来说都不复存在了。他在写诗。

突然他书房的门吱呀一声响，探进一个陌生人的脑袋。恰尔斯基一怔，蹙紧了眉头。

“谁呀？”他懊丧地问道，同时心里暗暗地骂他那些仆人总是不在前厅里坐着。

陌生人走了进来。

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他黧黑的面容是很生动的：苍白的高额头上盖着几绺黑发，一双闪闪有光的黑眼睛，一个鹰钩鼻，还有围住黄里透黑、凹陷的双颊的稠密的大胡子，这些特征表明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身穿一件黑燕尾服，衣

[1] 当时彼得堡的一家食品店。

服的线缝已经退得发白了，裤子还是夏天的款式（虽然户外已是深秋）；皱皱巴巴的黑领结下面，淡黄的衬胸上有一颗发亮的假钻石；粗糙的宽檐帽似乎表明它已饱经风霜雨雪。如果在森林遇见这样一个人，您会把他当成强盗；如果在上流社会，会把他当成政治上善弄权谋的阴谋家；如果在前厅里，则会当成一个贩卖甘香酒剂和砒霜的江湖骗子。

“您有什么事？”恰尔斯基用法语问他。

“先生”，外国人深深地行了个礼说，“请原谅，如果……”[①]

恰尔斯基没有示意他在椅子上就座，自己站了起来，谈话用意大利语继续进行。

“我是那不勒斯的艺术家，”陌生人说，“我的境况迫使我离开了祖国。我来到俄罗斯，希望施展自己的才能。”

恰尔斯基以为那不勒斯人打算举办大提琴演奏会，现在是挨家分送票子来了。他已经想塞给他二十五个卢布打发他了事，但是陌生人又说了下去：

“我希望，先生[②]，您会友好地周济自己的同行的，而且会带我进入您有资格出人的那些府邸。”

没有比这更敏锐地使恰尔斯基觉得自己的虚荣心受了污辱。他高傲地瞥了一眼称他为同行的那个人。

“请允许我问一声，您是什么人，您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他好不容易按捺住自己的怒气问道。

那不勒斯人察觉了他的懊丧。

“先生，”他结结巴巴地答道，“我想……我认为……阁下，请原谅……”[③]

“您有什么事？”恰尔斯基干巴巴地重复说。

---

①②③ 原文均为意大利文。

"关于您惊人的才能我已听说过许多了。我相信此地的老爷们把给予如此才华绝伦的诗人以庇护，视作一种荣耀，"意大利人回答说，"因此我才斗胆来见您……"

"您弄错了，先生，[1]"恰尔斯基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这儿不存在诗人这一称号。我们的诗人也并不享用老爷们的庇护；我们的诗人本身就是老爷，假如我们那些庇护学术和文艺的老爷们（让他们见鬼去！）不了解这一点，那对他们来说就更糟糕。我们这儿没有那些被音乐家从街上捡来替他们写歌剧唱词[2]的破衣烂衫的天主教神父。我们这儿诗人不会迈开两条腿串门走户，去乞求对自己的周济。不过，大概有人对您开过玩笑，说我是个大诗人。是的，我曾经写过几首蹩脚的题铭诗，不过谢天谢地，跟诗人大老爷们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也不想有。"

可怜的意大利人窘住了。他向四下里望了望。绘画、大理石雕像、青铜器、陈列在哥特式博物架上昂贵的玩具，使他惊诧不已。他知道，站在他面前这个傲慢的花花公子[3]，头上戴的是有绒球的锦缎小圆帽，身上穿的是金黄色的中国式长袍，腰间束的是土耳其围巾，而他这个漂泊四方的穷演员，戴的是皱皱巴巴的领结，穿的是破旧的燕尾服，两者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说了几句不连贯的道歉的话，躬身行了个礼，便打算出去了。恰尔斯基被他的可怜样子感动了，他尽管性格上有些细小的毛病，却有一副善良而高尚的好心肠。他为自己因自尊而发火感到羞愧。

"您去哪儿？"他对意大利人说，"请等一等……我本该谢绝受之有愧的头衔，并且向您承认我并非诗人的。现在咱们来谈谈您的事吧。我愿意为您效劳，只要力所能及。您是音乐家吗？"

---

①② 原文均为意大利文。

③ 原文为英文。

"不，阁下[1]，"意大利人答道，"我是个即兴诗人。"

"即兴诗人！"恰尔斯基感到自己待人的态度过于生硬，所以惊叫起来，"为什么刚才您不说您是即兴诗人呢？"于是恰尔斯基怀着真心悔恨的心情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他友好的样子使意大利人受到了鼓舞。他朴实地谈开了自己的计划。他的外表并非假装；他需要钱。他希望在俄罗斯通过某种方式改善自己的境况。恰尔斯基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述。

"我希望，"他对贫困的艺术家说，"您会取得成功；此地的上流社会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诗人的即兴表演。他们的好奇心会激发起来。当然我们这儿不说意大利语，他们听不懂您的话，不过这没什么关系；主要的一点是您是时新人物。"

"可是如果你们这儿谁也听不懂意大利语，"即兴诗人沉思了一下说，"那有谁会去听我朗诵呢？"

"会去的，别担心：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另一种人是为了随意排遣晚间的时光；第三种人是为了摆出一副懂意大利语的样子。我再说一遍，只要您是时新人物；而您是一定会成时新人物的，这就是我伸给您的手。"

恰尔斯基向即兴诗人要来了他的住址，便亲切地和他分了手，当晚就去为他的事情张罗了。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第 二 章

我是沙皇，我是奴
隶，我是卑微的人，
我是上帝。
——杰尔查文[①]

翌日恰尔斯基在一家旅馆的一条阴暗、肮脏的过道里找到了第三十五号房间。他在门口站定，叩了叩门。昨天的那个意大利人开了门。

“成功了！”恰尔斯基对他说，“您的事办成了。＊＊公爵夫人把自己的客厅供您使用。在昨天的招待会上我已经招募了一半彼得堡的人；把入场券和广告印起来吧。我向您保证，即使不会大获成功，至少也有利可图……”

“这是主要的！”意大利人叫了起来，他用一种南方人种特有的热烈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我知道您会帮助我。真了不起！[②] 您和我一样，是诗人；不管怎么说诗人都是好伙伴！我怎么来表示自己的谢意呢？等一等……您想听听即兴之作吗？”

---

① 引自杰尔查文的诗《上帝颂》。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即兴之作！……难道没有听众，没有音乐，没有如雷的掌声您能即兴创作?”

“全没有，全没有！我到哪儿去找到更好的听众？您是诗人，您对我的理解比他们强，您轻声的褒奖对我来说比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还要珍贵……您在随便哪儿坐下吧，给我出题。”

恰尔斯基在手提箱上坐了下来（拥挤的斗室里的两张椅子之中一张折坏了腿，另一张堆满了纸张和衣服）。即兴诗人从桌子上拿起吉他，站到恰尔斯基面前，一面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拨弄着琴弦，等待他出题。

“就给您这个题吧，”恰尔斯基对他说，**“诗人为自己作歌都自己选择对象；听众无权支配他的灵感。”**

意大利人的双眼亮了起来，他弹了几个和弦，神气地昂起了头，于是四行一段的热情的诗句，那表示瞬息之间迸发的感情，和谐地从他的口中飞了出来……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位朋友根据恰尔斯基记忆的歌词随意转述的诗句：

诗人走来——睁着双眼，
可谁身上也没落下他的眼神。
这时扯牵他衣衫的边沿，
是一位过路的行人……
“告诉我你任意漫游究为何因？
你刚到达那高山之巅，
却已把目光向谷底下沉，
而且急于要走向山的下边。
望着和谐的世界你意乱心慌，
折磨你的是无谓的热情，
而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又常常，

将你惊扰，将你吸引。
天才应当心比天高。
为了灵感的篇什，
选择崇高的目标，
才是真正诗人的天职。”
——在静止的雾气里面，
当船只把风儿的呼吸渴望，
为什么它要在峡谷里飞旋，
将树叶卷起，叫尘土飞扬？
山鹰为什么擦过钟楼离开山冈，
飞向那枯朽的树桩，
它为何样子沉重而可怕？不妨去问问它。
年轻的苔丝狄蒙娜[①]
为什么爱自己的黑人，
就如热爱夜间黑暗的明月？
为什么就没有什么规律，
无论风儿，山鹰，还有姑娘的心？
诗人就是这样：犹如阿克维隆[②]
想要什么就席卷一空——
仿佛山鹰展翅，
从不和谁商量，
犹如那苔丝狄蒙娜心里
挑选钟爱的偶像。

① 苔丝狄蒙娜，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中的女主人公。
② 阿克维隆，罗马神话中的凛烈北风之神。

意大利人闭起了口……恰尔斯基也一声不吭，他惊诧万分，深受感动。

“喂，怎么样?”即兴诗人问。

恰尔斯基抓住他的手，将它紧紧握住。

“怎么样?”即兴诗人问，“究竟怎么样?”

“棒极了，”诗人回答，“真了不起！别人的思想，刚接触您的听觉，就变成您的所有物了，仿佛您和它已融合在一起，一刻不停地爱护着它，培育着它。所以，对您来说，就既不存在困难，也不存在冷漠，更不存在灵感出现之前的激动不安?……棒极了，棒极了！……”

即兴诗人答道：

“任何一个天才都是难以捉摸的。雕塑家怎么会从一块卡拉拉[①]大理石里看到隐藏其中的朱庇特[②]呢？又怎样用刻刀和榔头一小块一小块地剥去它的外壳，使它问世的呢？为什么从诗人头脑里出来的思想就有了四个韵脚的武装，具有了相同音步的和谐节奏呢？——除了即兴诗人自己，任何人也不能理解这印象会来得如此迅捷，本人的灵感和他人外来的意志之间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曾试图阐明这一点，可是枉费心机。不过……该考虑一下咱们的第一个晚会了。您打算怎么办？票价可以定多少，才不致使观众负担过重，又使我也不亏本？听说卡塔拉尼夫人[③]的票价是二十五卢布？好价钱呵……”

从诗歌的高度突然跌到办事员的边沿，使恰尔斯基感到很不是味儿；不过他相当理解生计的需求，于是开始和意大利人进行

① 卡拉卡，意大利城市名，那里产优质大理石。

②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相仿，又译丘必特。注意不要和爱神厄洛斯（Eros，又名“丘必德”或“丘比特”）相混淆。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系意大利女歌唱家，1820年曾在彼得堡巡回演出。

商业上的计算。在这种场合意大利人暴露了极其野性的贪婪和极其赤裸裸的对利润的酷爱，这使恰尔斯基反感。为了不至于完全失去出色的即兴诗人在他心里产生的激赏之情，他赶紧离开了他。关心利益的意大利人没有发现这种变化，一直送他走过过道和楼梯，向他深深鞠躬，表示永久的谢意。

第 三 章

票价十卢布；七点开场。

——音乐会海报

＊＊公爵夫人的客厅已供即兴诗人使用。舞台已经搭好，椅子放了十二排；在预定的一天，从晚上七点开始大厅里就灯火通明，大门口售票和收票的小桌前面坐着一个鼻子长长的老妇人，她戴一顶灰色帽子，帽上的羽翎已经折坏，所有的手指上都戴着镶钻石的戒指。大门旁边站着宪兵。观众开始陆续到场。恰尔斯基属于最先到场的一批。他为演出的成功进行花了很大力气，所以想见见即兴诗人，以便了解他是否对此都满意了。他在边厢的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意大利人，后者正焦虑不安地看表。意大利人的穿戴像在剧院演出的样子。他浑身上下都是一片黑色；衬衫的花边领子翻倒了，光裸的颈项露出奇异的白色，与稠密的黑色大胡子形成鲜明的对照。一绺绺挂下来的头发遮盖了他的前额和眉毛。这一切使恰尔斯基很不喜欢，他很不乐意看见一个诗人穿戴得像个外来的卖艺人。和即兴诗人简单地交谈几句后他又回到了客厅，那里人已越来越满。

不久，每一排椅子都被光彩照人的女士们占据了。男士们站在舞台两边，沿墙壁和最后一排椅子的背后，挤成一个方框。乐

师们和他们的乐谱架占据了舞台的两侧。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瓷花瓶。观众人数很多。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开场。终于乐师们忙碌起来，准备好琴弓，奏起了《唐克莱第》[①]的序曲。一切都安定下来，变得无声无息，序曲的最后几个音符也响过了……于是即兴诗人迎着四面八方响起的震耳欲聋的掌声，深深地接连鞠着躬，向着舞台的前沿徐徐走来。

恰尔斯基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那最初的一刻产生的印象，但是他发现，在他看来如此不合礼仪的装束，在观众身上却并未产生同样的作用。当恰尔斯基本人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在许多灯光和烛光的强烈照耀下他的脸色是如此苍白时，并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什么可笑之处。掌声停息了……意大利人操着蹩脚的法语，请求到场的先生们拟定几个题目，写在专用的纸片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大家都相顾无言，没有一个人作出任何响应。意大利人等了不多一会，又一次用胆怯而温和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请求。恰尔斯基正好站在台下；他浑身感到惶惶不安，他预感到没有他事情便难于进展，而且他将被迫写下自己的命题。确实，有几个女人的脑袋转向他这一面，开始叫他的名字，起先是小声地叫，后来越叫越响。即兴诗人听到他的名字后，用眼睛在自己的脚边找到了他，便带着友善的笑容递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片。在这场喜剧中扮演角色使恰尔斯基感到很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他从意大利人手中接过铅笔和纸片，写了几个字；意大利人从桌上拿起花瓶，走下舞台，拿到恰尔斯基跟前，后者把自己命的题扔了进去。他做出的样子发生了作用。两名记者作为作家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写下自己的命题。那不勒斯使馆的一个秘书，还有一个

① 《唐克莱第》，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曲。他的代表作有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威廉·退尔》及《唐克莱第》等。

游览过佛罗伦萨、不久前旅行归来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纸卷儿放进了瓶子；最后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遵照母亲的吩咐，噙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写下了几行字，脸红到了耳根，把它交给了即兴诗人；当时女士们都默默地望着她，脸上挂着隐约可见的冷笑。即兴诗人回到台上，把花瓶放到桌上，一张接一张地从里面掏出纸片，同时出声念着每一个题目：

钦契一家（La famiglia dei Cenci）。[1]

庞培的末日。

克娄巴特拉和她的情夫们。

从监狱里望见的春天。

塔索的胜利。[2]

“尊敬的观众们如何吩咐呢？”温和的意大利人问道，“我自己从这些提出的题目中确定一个呢还是通过拈阄来决定呢？……”

“拈阄！”人群中一个声音说道。

“拈阄，拈阄！”观众们重复说。

即兴诗人又走下台，双手捧着花瓶问道：“请哪一位来摸题呢？”即兴诗人用恳求的目光扫视了前面几排椅子。坐在这里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女士们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即兴诗人不习惯于北方人那种冷漠的态度，看样子感到难堪了……蓦然间他发现一边

---

① 钦契是16世纪罗马贵族，生活暴虐，杀子奸女，但因用金币和葡萄园贿赂教皇，得以逍遥法外。其女贝特里亚采·钦契不堪凌辱，雇刺客将父杀死。虽然法庭判其无罪，教皇仍将其处死。这后来成为诗歌和戏剧的题材，如雪莱著有五幕悲剧《钦契一家》。

② 原文均为意大利文。庞培，前1世纪古罗马政治家和统帅。克娄巴特拉，古埃及著名女王，曾先后与罗马执政官恺撒、安东尼结合，后来当渥大维到埃及时她又试图降服这位罗马领袖，未果，因而自杀。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代表诗人和作家，代表作有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文艺理论著作《论诗的艺术》、《论英雄及诗》及26篇《对话》。

举起了一只戴小小的白手套的手。他热情地转过去，走到一个态度傲慢、年纪轻轻的漂亮女郎面前，她坐在第二排的边上。她毫不拘束地站了起来，以极其天真的姿态将贵族派头十足的小手伸进了花瓶，摸出了一个纸卷。

"请打开念一下，"即兴诗人对她说。漂亮的女郎打开纸片，出声念道：

"克娄巴特拉和她的情夫们。"[①]

这几个字念得非常小声，但是由于客厅里一片寂静，所以大家都听见了。即兴诗人露出深表谢意的神色，向漂亮的女士深深鞠了一躬，便回到台上。

"先生们，"他向着观众说，"通过拈阄给我出的题目是就克娄巴特拉和她的情夫们即兴做诗。我恭敬地请求选定这个题目的那一位，向我解释一下自己的想法：这里说的是哪几个情夫，因为伟大的女王有许多……[②]"

随着这句话许多男士大声笑了起来，即兴诗人有点难堪了。

"我希望知道，"他接着说，"选定这个题目的那一位暗示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特征……假如有哪一位愿意替她做出说明，我将十分感谢。"

没有谁急于做出应答。有几位女士把目光转向了那位遵从母亲的命令写下题目的其貌不扬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发觉了这种不怀好意的注视，显得非常难堪，以至于泪珠儿挂在了睫毛上……恰尔斯基不能容忍这一点，便转身向着即兴诗人，用意大利语对他说：

"题目是我出的。我指的是奥勒留·维克多[③]的记载，他写道，

①② 原文均为意大利文。

③ 奥勒留·维克多，4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帝王纪》。

似乎克娄巴特拉规定赢得她爱情的代价是死亡，而且竟然有那样的求爱者，他们没有被这样的条件吓退，也没有弃她而去……不过，这样的题目似乎难了一点，您是否另选一个？……”

然而即兴诗人感到了上帝的临近……他向乐师们发出了演奏的信号……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浑身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双眼射出了奇异的光焰；他用一只手向上推了推自己的黑发，用手绢擦了擦满是汗珠的高高的前额……突然他向前迈出一步，把双手交叉在胸前……音乐停止了……即兴诗朗诵开始了。

殿宇金碧辉煌，和着长笛和里拉[①] 的乐声
歌手们齐声颂唱。
女王的清喉和眼神
使华筵喜欣若狂。
人们对她的御座心向神往。
就在金杯举起的一刻
女王突然思绪茫茫，
美丽的头颅俯视着山谷的景色……

华筵仿佛深入了梦乡，
嘉宾无言，合唱也再无声息。
女王重新仰起她的面庞
说话间带着坦然的神色：
你们的无上欢乐就靠我的爱情？
无上欢乐你们可花钱去买。
听着：我要重新把平等

① 里拉，即七弦琴。

在你们中间恢复起来。
谁有胆量做这色欲的买卖?
我要出售的是我的爱情。
告诉我：谁来买我的一夜恩爱;
代价是他的性命?

哦，享乐之母，听我把誓言讲……
我对你的效忠可是闻所未闻，
我上到那诱惑的淫床上
只不过是以仆佣的身份。
听我说，强大的塞浦里斯[①]
还有你们，哦黄泉的君王，
可怕的哈得斯[②] 的神祇，
我发誓——趁朝霞尚未临降
我要用甜蜜的温馨
叫淫欲的爷们累得吃不消，
我要用尽隐秘的亲吻
还有奇妙的爱抚叫他们骨酥魂销。
然而只要永恒的奥罗拉[③]
闪现她紫色的晨袍，
我发誓——在死刑的斧钺下
幸运儿就会血洒头抛。

① 塞浦里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特（又译阿芙罗狄蒂）的别称。
② 哈得斯，希腊神话中的冥府。
③ 奥罗拉，即希腊神话中司晨光的女神厄俄斯。

话音刚落——恐惧便把众人拥抱，
而欲火又叫他们心灵颤动……
她露出粗鲁的冷笑，
听着那羞怯的嘟哝
便向她的倾慕者环顾
那鄙视的目光投向八方四面
人群中忽有个人迈出脚步，
跟着又有两人上前。
他们步履从容，目光冷静；
她迎着他们起身向前；
买卖做成：三夜恩爱已经买定，
召唤他们的是死亡的床垫。

当着伫立不动的嘉宾的面，
自有祭司为他们祝福，
他们要从厄运的瓶里抽签，
决定先后向死亡开赴。
第一个轮到勇敢的军人弗拉维，
罗马卫队中他是头发花白的一位
妻子的傲慢他难以忍受，
居然把他视作等闲；
他只好为寻欢把挑战接受，
犹如那些岁月里战火连绵
迎鏖战杀他个黑地昏天。
他后面是生在伊璧鸠鲁林的克里同，
血气方刚的聪明儿，
他虔诚地膜拜又歌颂

美惠女神[1]、塞浦里斯和阿穆尔[2]……
他令人心舒叫人心顺，
仿佛春天里蓓蕾初开的一朵花
他作为最后一个人
名垂青史没有份。他的面颊
刚被初生的茸毛细细地盖上；
双眸中射出兴奋的光；
虽然他还只是初试情场
干柴烈火正烧在年轻的心中。
女王深深受感动，
便把目光落在了他身上。[3]

1835 年

① 美惠女神，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最初是丰饶女神，后来才成为司美丽和快乐的神。通常认为有三位：司快乐的欧佛罗叙涅、司花的塔利亚和司光辉的阿格莱亚。

② 阿穆尔，即希腊神话中爱神厄洛斯。

③ 根据留在个别稿页上的手稿片断，下面这几行可能是本节的继续：

眼看白日将尽，
金色的月牙升起在天边。
亚历山大城的宫殿，
蒙上了甜蜜的阴影。
喷泉汹涌，华灯初放，
轻盈的香烟冉冉四起，
习习凉风叫人魂飞魄荡，
正袭向人间的上帝。
在奢华幽暗的安逸里，
在摄人心魄的奇幻间，
在紫色帷幔的庇荫里
合欢的金床正闪闪显现。



上尉的女儿

爱惜名声须趁小。

——民谚

力　冈译

普希金在写作《杜勃罗夫斯基》时就想写一部反映普加乔夫暴动的小说。他研究了普加乔夫暴动的档案材料，在暴动军住过的小镇上住了半年，访问了参加暴动的老人，并写了《普加乔夫史》。

普希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不得不谨慎从事；书名定为《上尉的女儿》，似乎是两个青年军官争夺一个姑娘的故事；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普加乔夫。

小说于1833年8月动笔，1834年继续写作。完成于1836年10月19日。

小说初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36年第4卷，未署名，并由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删节。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要是进近卫军，明天就是上尉。”
“那不应该；要让他到行伍中当当兵。”
“说得好！就让他受点儿折腾……
……………………………………
不过，他的父亲是什么人？”
——克尼亚什宁①

我父亲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在米宁赫伯爵麾下服役，17＊＊年以中校衔退伍。从那时起，他就在自己的辛比尔村住下来，在那里娶了当地一个穷贵族的女儿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Ю为妻。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有九个。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承蒙我家近亲近卫军少校Б公爵的关照，被编入谢苗诺夫团，成为一名中士。万一不幸母亲生下一个女儿，那父亲只要到有关的部门去说明一下这个不曾出现的中士已死，也就行了。我算是休假，直到学业期满。那时候我们受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就把我交给了马夫萨维里奇，因为

① 克尼亚什宁（1742—1791），俄国戏剧家。上文引自他的喜剧《牛皮大王》。

他不喝酒，就让他照管我。在他的照管下，我十二岁学会读书识字，并且能准确地判断狗的特性。就在这时候，父亲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鲍普勒先生，他是跟我们从莫斯科订购的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道来的。他一来，萨维里奇很不高兴。"感谢上帝，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照应得好好的了，"他嘀咕说，"干吗乱花钱雇一个外国佬，好像自家人都不行了！"

鲍普勒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然后就到俄国来当教师①，虽然他还不怎么明白当教师是怎样一回事儿。他是一个大好人，但是却非常轻浮放荡。他的最大毛病是迷恋女色；常常因为多情被人家赶走，因此整日价唉声叹气。此外，他也（照他的说法）不和酒瓶作对，也就是（照俄国人的说法）喜欢多喝几杯。但是因为在我家午餐时才上葡萄酒，而且每人只给一小杯，斟酒时还常常把教师漏掉，这样一来，我那位鲍普勒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果子酒，甚至认为这比他们法国的葡萄酒好，对于胃更是好得不得了。我们很快就要好起来。虽然按照合同他应该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门功课，可是他觉得还不如匆匆跟我胡乱学几句俄语，然后就各干各的事情。我们过得亲亲热热的。我再不希望有别的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散了，是因为这样一回事儿：

麻脸的胖洗衣女仆帕拉什卡和独眼的挤奶女仆阿库利卡有一天约好了同时跪倒在我母亲面前，一面责怪自己经不住诱惑，一面哭诉法国先生利用她们年轻无知勾引她们。母亲很看重这事儿，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查处。他当即吩咐把法国流氓叫来。仆人报告说，法国先生在给我上课。父亲就朝我房里走来。这时鲍普勒正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正在忙活着。应当交待一件事：从莫

① 原文为法文。

斯科给我买来了一张地图。地图挂在墙上，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地图纸又大又好，我早就看中了。我打定主意用这地图做个风筝，就趁鲍普勒睡觉的机会动手了。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韧皮尾巴往好望角上安。父亲一看到我做的地理功课，揪了揪我的耳朵，然后就朝鲍普勒奔去，很不客气地把他叫醒，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鲍普勒慌乱中就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这个倒霉的法国人醉得跟死人一样了。这点那点，归结为一点。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这使萨维里奇说不出地高兴。我受的教育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放放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做做游戏。就这样我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秋季里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蜜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前阅读他年年都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总是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从来不是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起来，就要大动肝火。母亲对他的秉性和习气了解得十分透彻，总是尽可能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远远的，所以父亲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这本《皇家年鉴》。可是，他一旦找到了，就会一连几个钟头不放手。这一天，他就是在读《皇家年鉴》，不时地耸耸肩膀，还小声嘟哝着："陆军中将哩！……当年他在我的连里还是一名中士呢！……还得了两颗俄罗斯勋章哩！……这才有多久呀……"终于父亲把年鉴扔到沙发上，沉思起来，这样的沉思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身问母亲："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彼得这孩子几岁啦？"

"哦，虚岁十七了，"母亲回答说，"彼得这孩子是在娜斯塔霞·盖拉西莫芙娜姑姑瞎了一只眼那年生的，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的话说，"该让他去当兵了。不能让他天

天在丫头们房里钻来钻去，天天爬鸽子笼了。”

母亲一想到我很快就要离开她，吓愣了，她手里的勺子掉到锅子里，眼泪扑簌簌从脸上往下流。我却相反，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我一想到当兵服役，立刻联想到的是自由自在，是彼得堡生活的快乐。我想象自己成了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心目中，这是人类幸福的顶峰。

父亲既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着不办。我出门的日子一下子就定下来。在我动身的前一天，父亲说要写一封信让带给未来的长官，吩咐把笔和纸拿来。

“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你别忘了，也替我向Б公爵问候，就说我希望他多多关照我家彼得。”

“你胡扯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说，“我干吗要给Б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要写信给彼得的长官吗？”

“是啊，那又怎么样？”

“彼得的长官就是Б公爵嘛。彼得本来就是登记在谢苗诺夫团里的呀。”

“登记是登记！我才不管他登记不登记哩！我家彼得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只能学会挥霍和浪荡。休想！还是让他到行伍里去干干，吃点苦，闻闻火药味，去当当兵，而不是当二流子。在近卫军里登记过呢！他的证件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

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小褂一起放在她的小匣子里，母亲找出来，用打颤的手递给父亲。父亲仔细看了看，放到面前的桌上，就写起信来。

我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心里七上八下：要是不让我去彼得堡，又让我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爸爸那枝移动得

相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了，把信和证件装到一个信封里，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把这封信带给安得列·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你到奥伦堡去，就在他麾下当兵。"

就这样，我的一切憧憬全成了泡影！不是要到彼得堡去过快活日子，而是要到荒凉而遥远的地方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一分钟之前我还欢天喜地地想象着的服役，一下子成了无法忍受的灾难。但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第二天早晨，一辆带篷的旅行马车来到台阶前；仆人把我的箱子和带茶具的食品箱子装上去，又装上一包包的白面包和馅饼，这是家里人溺爱的最后标志。父母亲给我祝了福。父亲对我说："再见吧，彼得。你向谁宣誓，就竭诚为谁效力；要服从长官；不要逢迎讨好；遇事不强求，也不推诿；要记住一句老话：爱惜衣裳须趁新，爱惜名声须趁小。"母亲含着泪水一再叮咛我爱护自己的身体，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应孩子。给我穿上兔皮袄，外面又穿上狐皮大衣。我流着眼泪和萨维里奇一起上了马车，就动身了。

当天夜里就来到辛比尔斯克，要在这里停留一昼夜，买一些必需的东西，这也是向萨维里奇交代过的。我在一家旅店里住下来。萨维里奇一早就出去买东西。从窗口看那条肮脏的小胡同看腻了，我就到各个房间里去走走。走进弹子房，我看到一位高高的先生，三十五岁光景，长长的黑胡子，穿着晨衣，手拿球杆，嘴里叼着烟斗。他在和记分员打台球，记分员赢了可以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得从球台下面爬过去。我看他们玩起来。越玩下去，记分员爬的次数越多，直到最后他在球台下面爬不动了才罢休。那位先生像致悼词似的说了几句挖苦话，就邀我和他一起打。我因为不会打，就谢绝了。看样子，他觉得这很奇怪。他看了看我，似乎流露出很可惜的意味；不过我们就聊了起来。我得知，他叫伊

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住在这家旅店里。祖林请我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像在军营里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我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就坐下来吃饭。祖林喝得很多，也劝我多喝，说是应该习惯军队生活。他给我讲了一些军队里的笑话，使我差点儿笑破肚皮。等我们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成为好朋友了。这时他自动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在我们当兵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比如，你随军来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儿好干呢？要知道，并不是天天有犹太佬可打。只能到旅店里去打打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听信了这话，就很带劲儿地学了起来。祖林大声给我打气，对于我的飞快进步一再表示赞赏，而且在学着打了几局之后，他就提议和我赌钱，每次赌一个戈比，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不空打，据他说，空打是最坏的习惯。我也同意了这一点。于是祖林就吩咐把潘趣酒拿来，劝我尝尝，并且一再地说，我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不喝潘趣酒，算什么军人！我也听从了他这话。同时我们一直在打着台球。我喝酒越多，胆子越大。我的球老是飞出界外；我发火，骂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记分的，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没有了管束的孩子。而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祖林看了看表，把球杆放下，就对我声明说，我输了一百卢布。这使我有些发慌。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手里。我表示歉意。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了吧！不过也不用着急。我倒是可以等一等，现在咱们就到阿林努什卡那儿去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天下午我像上午一样过得无拘无束。我们在阿林努什卡那儿吃的晚饭。祖林不住地给我斟酒，一再地说，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吃完了饭，我两腿站都站不住了；半夜里，祖林用车把我送回旅店。

萨维里奇在大门口迎住我们。他一看到我这种热心军务的明

显特征，就啊呀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用抱怨的语气说，“你这是在哪儿喝醉的？我的天呀！从来还没有过这种造孽的事呢!”“住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说，“大概是你自己喝醉了，睡觉去吧……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头很疼，模模糊糊回想起昨天的事情。萨维里奇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彼得·安得列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你现在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太早了。你像谁呀？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更不用说了：她除了克瓦斯，什么也不喝。这一切都怪谁？就怪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动不动就跑去找安季皮耶芙娜：‘太太，热乌普里，伏特加。’这就是你热乌普里！不用说，就是那个狗崽子教唆的好事。偏偏要雇一个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好像自己府上的人都不顶用了!”

我很不好意思，就扭过脸去，并且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要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数落起来，就很难叫他停住。“你瞧，彼得·安得列伊奇，喝酒有什么好处。又头疼，又倒胃口。人一喝上酒，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你就喝点儿搀蜂蜜的腌黄瓜汁儿吧，不过最好还是喝半杯露酒解解酒。好不好?”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的便条。我打开便条，看到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彼得·安得列伊奇，请将昨天你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给我的小厮带回。我急需用钱。

随时听候吩咐的

伊凡·祖林

没有办法。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对萨维里奇，因为

他又照管我的钱财、衣物，又照管我的种种事务[1]，吩咐他拿出一百卢布交给这小厮。“怎么啦！为什么呀？”萨维里奇吃惊地问道。“是我欠他的，”我尽可能冷淡地回答说。“你欠他的！”越发吃惊的萨维里奇顶撞说：“少爷，你什么时候借过他的债？这事儿有点不对头。你想怎样就怎样好啦，少爷，钱我可是不给。”

我心想，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拗不过这个倔老头子，那以后我就休想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高傲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高兴输。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十分吃惊，举起两手一拍，就站在那儿愣住了。“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我怒喝道。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用打哆嗦的声音说，“不要让我伤心吧。我的好少爷呀！你就听我老头子的话：给那个强盗写个字条，就说你是闹着玩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闲钱。一百卢布呢！我的上帝呀！就说父母从来不准你赌博，除非赌赌核桃……”“别胡说了，”我厉声打断他的话说，“把钱拿来，不然我掐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带着十分痛心的神气看了我一眼，就去拿钱给我还债。我很替这可怜的老头子难过；但我想摆脱他的管束，证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欠祖林的钱付清了。萨维里奇赶紧带我离开这家倒霉的旅店。他走来告诉我，车马已经备好。我就带着良心有愧和无言的悔恨心情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向我那位老师告别，也不想今后什么时候再和他见面。

① 这一句引自冯维辛的诗《给我的仆人舒米洛夫、凡尔和彼特鲁沙的信》。

第二章　领路人

异乡呀，异乡，
可爱的地方！
不是我自己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送我来的：
是少年的胆量和朝气，
是酒店里的美酒，
将我带到遥远的异地。
——古歌

我一路上左思右想，很不愉快。我输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说，是不小的数目。我在心里不能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很难过。老头子闷闷不乐地坐在驭座上，背对着我，默默无语，只是偶尔干咳一两声。我很想同他和好，但不知从何说起。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算了，咱们和好吧，怪我不好；我看出来，是我不好。我昨天很不像话，不应该让你生气。我今后为人做事一定要通情理，一定要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了；咱们和好吧。"

"唉，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深深地叹着气回答说，"我生气是气我自己；都怪我不好。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

旅店里呀！这算什么？是我一时鬼迷心窍，要去看教堂执事的老婆，见见这位女教亲。结果就像常言说的：去看女教亲，就把监牢蹲。大祸，真是大祸！……我怎么有脸回去见老爷和夫人呀？他们要是听说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会怎么说呢？”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发誓，今后不经他同意决不乱花一个戈比。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尽管偶尔地还摇着头嘟哝两句：“一百卢布呀！还得了吗？”

我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四周围是辽阔的荒原，沟壑纵横，山峦交错。到处是冰雪。太阳就要落山了。我的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确切地说，是顺着庄稼人的雪橇留下的印子前进着。突然车夫朝一边注视起来，末了，摘下帽子，转过头来，对我说：

“少爷，你看，咱们是不是转回去？”

“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地上的雪都刮起来了。”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

“你看那儿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了指东方。

“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白茫茫的原野和晴朗的天空。”

“你看，你看，那儿有一小片云。”

我看到天边真的有一小片白云，乍一看我还以为那是远处的山峦。车夫对我解释说，那片白云预示暴风雪要来了。

我听说过这地方的暴风雪，知道暴风雪能够把一队队的大车埋掉。萨维里奇赞同车夫的意见，主张转回去。但我觉得这风不大；我希望在暴风雪到来之前赶到下一站，就吩咐把车赶快些。

车夫赶着车飞奔起来；但还是一直注视着东方。几匹马跑得很欢。这时候风越刮越大了。那片白云变成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沉甸甸地往上升，越来越大，渐渐把天空遮住。下起了小雪，一会儿就落起鹅毛大雪。风怒吼起来；暴风雪来了。霎时间黑沉沉的

天空便和白茫茫的雪海混成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少爷，”车夫叫起来，“糟了：暴风雪来了！”

我从车窗里往外一看，只见天昏地暗，风雪狂舞。那风带着愤怒的腔调狂叫，好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我和萨维里奇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雪；几匹马慢慢走着，不一会儿就站住不动了。“你怎么不赶着车走呀？”我焦急地问车夫。“怎么走呀？”车夫说着，从驭座上跳下来，“不知道往哪里走：没有路，又是一团漆黑。”我正要骂他，萨维里奇却替他说话了。“怪只怪你不听人劝，”他生气地说，“要是回到旅店里去，喝喝茶，好好地睡上一夜，暴风雪就过去了，咱们就可以继续赶路了。咱们急什么呀？又不是赶着去吃喜酒！”萨维里奇说得对。毫无办法。大雪一个劲儿地下着。马车旁边的雪越堆越高。几匹马都站着，耷拉着头，偶尔打几下哆嗦。车夫在周围走来走去，因为无事可干，不时调理调理皮套。萨维里奇嘟哝着；我朝四处打量着，希望能看到哪怕一点点人家或道路的痕迹，可是除了黑糊糊的旋转飞舞的暴风雪，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我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喂，赶车的！”我叫起来，“你看：那儿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车夫凝神看了看。“少爷，天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说着，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车不像车，树不像树，好像还在动呢。看样子，要么是一只狼，要么是一个人。”

我吩咐把车朝那个不明的东西赶去，那东西立即也朝我们这儿移动了。过了两分钟，一个人就来到我们跟前。

“喂，大哥！”车夫对那人叫道，“请问，你可知道，路在哪儿？”

“路就在这儿；我站的就是硬实的地方，”那个行路人回答说，“可这有什么用？”

“你听我说，老乡，”我对他说，“这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个住宿的地方？”

“这地方我熟悉，”行路人回答说，“好在这地方横的竖的远远近近我都走遍了。不过，你看，这是什么天气呀：很容易迷路的。最好还是在这儿等一等，也许风雪会停下来，天会放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找到路了。”

他的冷静使我提起了精神。我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就在荒野里过夜了，行路人却一下子很敏捷地爬上驭座，对车夫说：“好啦，谢天谢地，不远处有人家；往右拐，走吧。”

“为什么要朝右边走？”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马不是你的，皮套也不是你的，拼命赶吧，使坏了你不心疼，是吗？”我觉得车夫的话有道理。“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不远处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边吹来的，”行路人回答说，“我闻到有烟味儿；可见不远处有村子。”他的机智和灵敏使我吃惊。我叫车夫赶车走。几匹马在很深的雪里吃力地走着。马车慢慢移动着，一会儿钻进雪堆，一会儿陷进冲沟，一会儿向左倒，一会儿朝右歪。这很像一条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萨维里奇唉声叹气，他的身子不时撞在我身上。我放下车篷，裹紧大衣，风雪的啸声和缓缓行进的马车的颠簸，使我昏昏欲睡，我打起盹来。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而且直到现在，每当我把一生中的奇遇和这个梦联系起来思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梦是一种预兆。读者一定会原谅我，因为读者凭切身体验想必会知道，一个人不管多么蔑视迷信，总是很容易陷于迷信的。

我当时的感觉和心情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现实渐渐让位于幻想，在迷迷糊糊的初睡时的梦幻中，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我觉得，暴风雪还在逞凶，我们在风雪狂啸的荒野里仍然走投无路……忽然我看到了大门，我们的马车进入我家庄园的宅院。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担心父亲会因为我无意中返回家园大发雷霆，以为我是有意违抗父命。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就看到妈妈带着

悲痛欲绝的神情在台阶上迎接我。"轻点儿，"她对我说，"父亲病得要死了，他想最后见你一面。"我吓慌了，就跟着她朝卧室里走去。我看到房里灯光幽暗；站在床前的人都哭丧着脸。我轻轻走到床前；妈妈撩了撩帐子，说："安得列·彼得罗维奇，彼得鲁沙来了；他是听说你生病回来的；你给他祝福吧。"我跪下来，凝神去看病人。究竟怎么啦？……我看到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黑胡子庄稼汉，那汉子快快活活地瞧着我。我大惑不解地朝妈妈转过头去，对她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这不是我爹。我干吗要请一个庄稼汉为我祝福？""反正都一样，彼得鲁沙，"妈妈回答我说，"这是男主婚人；你吻他的手，让他为你祝福吧……"我不肯。于是那汉子从床上跳起来，从背后抓起一把斧头，挥舞起来。我想跑……却跑不掉。房里堆满了死尸；我在死尸堆里跌跌撞撞，在血泊中滑来滑去……那个可怕的大汉亲热地呼唤着我，对我说："不要怕，过来，让我为你祝福……"我又害怕，又困惑不解……就在这时候，我醒了；马车停住了；萨维里奇扯了扯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了。"

"来到哪儿了？"我揉着眼睛问。

"来到客栈了。上帝保佑，我们的车抵到围墙了。下车吧，少爷，快点儿去暖和暖和吧。"

我下了车。暴风雪还没有停，虽然不那么猛烈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店主在大门口门帘下提着灯笼迎接我们，把我们带进一间狭小、然而很干净的客房；房里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条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

店主是亚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看样子像个六十岁上下的庄稼汉，精力还很充沛。萨维里奇提着食品箱子跟我走进来，要店家升火烧茶，我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想喝茶。店主张罗去了。

"那个领路人在哪儿？"我问萨维里奇。

“在这儿，先生，”上面有一个声音回答我。我抬头朝高板床上一看，就看到一部黑黑的大胡子和两只亮闪闪的眼睛。“怎么样，大哥，冻坏了吧?”“只穿一件破褂子，怎么会不冻坏呀？本来有一件皮袄，说来不怕见笑，昨天押给酒店老板了，我以为天不会怎么冷呢。”这时候店主端着烧滚的茶炊走了进来。我就请领路人也来喝杯茶。那汉子便从高板床上爬了下来。我觉得这人仪表不俗：他有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瘦瘦的，肩膀宽宽的。他的黑胡子当中有少许已经灰白；灵活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他的脸上有一种非常愉快、然而狡黠的表情。他的头发剪成一个圆圈，身穿一件破旧的褂子和一条鞑靼式灯笼裤。我端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口，便皱起眉头。“先生，您就行行好，叫人给我来杯酒吧；茶不是我们哥萨克喝的东西。”我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的心意。店主从酒柜里拿出一瓶酒和一个杯子，走到他跟前，瞧着他的脸，说：“哎呀，你又到我们这地方来啦！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的领路人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用一句谚语回答说：“鸟儿飞到菜园里，把大麻啄；老婆子拿石头打，没打着。噢，你们怎么样?”

“我们会怎么样呢!”店主也用隐语回答，“本想撞晚祷的钟，神父娘子不答应；神父做客去，小鬼在坟地。”

“算了吧，大叔，”我的领路人反驳说，“天下雨，就会有蘑菇；有蘑菇，就会有篮子。可是现在（这时他又眨眨眼睛）把斧子藏到背后吧：管林人来了。先生！为您的健康干一杯!”他说着，端起酒杯，画了一个十字，便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一个躬，又回到高板床上。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理解他们这番黑话谈的是什么；但后来我猜到他们谈的是在1772年叛乱之后当时刚刚遭到镇压的哥萨克大军的事。萨维里奇很不满意地听着。他带着怀疑的神气一会儿看看店主，一会儿看看领路人。这家客栈，或者按当地的说法，这

家车店，设在这样的草原荒野上，远离一切村庄，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那是连想也休想的。我看到萨维里奇惶惶不安，倒是觉得很开心。这时我已准备就寝，在板床上躺了下来。萨维里奇拿定主意就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不一会儿，屋子里的人都打起鼾来，我也睡得像个死人一样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迟才醒来，看到暴风雪已经停息了。太阳出来了。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铺了白得耀眼的一层雪。马已经套好了。我和店主结了账，收的房金很公道，就连萨维里奇也没有和他争执，没有像往常一样讨价还价，他昨天的怀疑也消失得一干二净。我把领路人叫过来，感谢他的帮助，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卢布酒钱。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卢布酒钱！”他说，“为什么？就为了你用车把他带到客栈来？随你的便吧，少爷；反正咱们没有那么多闲钱。见到什么人都要给酒钱，那咱们自己很快就要饿肚子。”我不能跟萨维里奇争执了。我已经答应过，钱由他掌握。然而我还是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不能对这个人表示一点谢意，即使不说这个人把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至少也是帮我摆脱了很不愉快的困境。“那好吧，”我冷冷地说，“你既然不肯给半个卢布，那就把我的衣服随便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就把我的兔皮袄给他吧。”

“得了吧，我的爷彼得·安得列伊奇呀！”萨维里奇说，“干吗要把你的兔皮袄给他呀？这狗东西一到酒店就会换酒喝掉。”

“老头子，我会不会换酒喝掉，这不是你操心的事，”我的领路人说，“少爷要把他的皮袄赏给我，这是他少爷的心意，你当奴才的只能遵命，没什么好争辩的。”

“强盗，你不怕上帝了！”萨维里奇气呼呼地回答他说，“你看到这孩子还不懂事，就巴不得把他的东西抢光，因为他天真无知嘛。你要少爷的皮袄干什么？你那强盗肩膀那样宽，这皮袄连套

都套不上。"

"请你不要自作聪明，"我对我的老仆说，"快把皮袄拿来。"

"我的上帝呀！"萨维里奇难受地叫道，"兔皮袄差不多还是崭新的呀！给别的什么人倒也罢了，偏偏给这个穷光蛋酒鬼！"

不过兔皮袄还是拿来了。那汉子立刻就试穿起来。我穿着都有点儿紧的这件皮袄，他穿起来当然显得窄小。然而他动了动脑筋，把衣缝撕开，就把皮袄穿上了。萨维里奇听到衣缝撕裂的声音，差点儿没叫起来。那汉子得到我赠的皮袄，分外高兴。他把我送上车之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谢谢少爷！愿上帝报答您的好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他走了，我也继续赶路，没有理会萨维里奇的懊恼，而且很快就忘记了昨天的暴风雪、我的领路人和兔皮袄。

到了奥伦堡，我径自去见将军。我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高大、但是已经老得有点儿驼背的男子。他的长头发完全白了。他那退色的旧军服使人想起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时代的军人，他说话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很快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的上帝呀！才过了多久呀，安得列·彼得罗维奇还像你这么大呢，可是你瞧，他已经有这样的好小子了！唉呀，时间过得真快，真快呀！"他拆开信，小声念起来，不时加一两句评论。"'尊敬的安得列·卡尔洛维奇，我想，阁下……'干吗这样客气呀？唉，怎么好意思来这一套！当然，纪律是要紧的，不过给老朋友写信何必这样？……'阁下不会忘记……'哦……'当年……已故的元帅米宁……行军……还有……卡罗林卡……'唉呀，伙计！他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儿哩！'现在谈谈正事儿……把我的不肖儿子送到麾下……'哦……'要把他套在刺猬皮手套里……'刺猬皮手套是怎么一回事儿？想必这是俄国的成语……'套在刺猬皮手套里'是什么意思？"他向我

问道。

“这意思就是说，”我尽量装出天真的神气回答说，“要亲热相待，不要太严厉，给予更多的自由，套在刺猬皮手套里。”

“哦，我懂了…… ‘对他不能放纵……’ 不对，看样子，刺猬皮手套不是这个意思…… ‘附上……他的证件……’ 证件在哪儿？哦，在这儿…… ‘调入谢苗诺夫团……’ 好的，好的：一切照办…… ‘允许我不拘上下……以老同事和老朋友的身份拥抱你。’ 啊！这才对了……等等，等等……好了，伙计，”他念完信，把我的证件放到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把你调到某某团去当军官，为了不耽误时间，明天你就去白山要塞，到米罗诺夫上尉麾下，他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你到那儿要好好地干，学会遵守纪律。你在奥伦堡无事可干。年轻人太闲散没有好处。不过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这儿吃饭。”

“真是越来越够受了！”我心里想道，“说起来我在娘胎里就是近卫军中士，可是这顶什么用呀！这是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呀？调到某某团，到荒凉的要塞里，到吉尔吉斯-卡依萨克草原的边境上呀！……”我在安得列·卡尔洛维奇那里，连同他的老副官三人共进了午餐。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的餐桌上，而且我想，他急着把我送到边防军去的部分原因，是怕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有时会看到我这个多余的客人。第二天，我就辞别了将军，到我的驻地去。

第三章 要 塞

我们住碉堡，
喝水吃面包；
假如有敌人
要来吃肉包，
我们迎来客，
炮弹管吃饱。
——士兵的歌

过时的人们，我的爷呀。
——《纨袴子弟》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有四十俄里。道路顺着雅伊河陡峭的河岸向前延伸。河面还没有结冰，那铅灰色的河水，夹在单调的、白雪皑皑的两岸当中，显得黑郁郁的。河岸两边是广阔无垠的吉尔吉斯草原。我想起心事，多半是伤心事。驻防生活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我竭力想象我未来的上司米罗诺夫的模样，把他想象成一个严厉而暴躁的老头子，除了军务，什么也不知道，为一点小事就会把我关禁闭，只给我吃面包和喝水。这时，天已经开始黑了。我们的马车跑得很快。“离要塞还很远吗?”我问车夫。“不远，”他回答，“那不是，已经看得见了。”我四处张望，以为能看到森

严的碉堡、塔楼和高墙，然而除了一个围了木栅栏的小村子，什么也看不见。那村子的一边是三四垛被雪埋了一半的干草，另一边是一座歪歪斜斜的磨坊，那树皮做的翼片懒洋洋地耷拉着。“要塞在哪儿？”我诧异地问。“这就是，”车夫指着小村子回答说，就在说这话的工夫，我们的马车进了村子。在寨门口，我看到一尊旧的生铁大炮；街道又狭窄又弯曲；房屋都很矮，大部分是麦秸盖顶。我吩咐车夫把马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不一会儿，马车就停在一座木板房前，木板房建在高地上，近旁有一座教堂，也是木结构的。

没有人迎接我。我走进过道，推开前室的门。一名残废老兵坐在桌上，正在绿军装的袖肘上打一块蓝色补丁。我叫他去通报。“进去吧，伙计，”残废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干干净净，陈设是旧式的。屋角有一架食品橱，墙上挂着嵌在玻璃框里的军官委任状；旁边贴着几张通俗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还有选妻和葬猫。窗前坐着一个穿坎肩、裹头巾的老太婆。老太婆在捯线，一个穿军官服的独眼小老头用两手把线撑着。“您有什么事，伙计？”她一边捯线，一边问。我回答说，我是来当兵，向上尉先生报到的。我还以为独眼老头就是要塞司令，正要把这话对他说一遍，可是老太婆打断了我重复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西姆家做客去了；不过反正一样，先生，我是他的太太。以后请多多关照。请坐吧，先生。”她唤来使女，叫她把下士找来。那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请问，”他说，“您是哪一团的？”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请问，”他继续问道，“您为什么从近卫军调到边防军来？”我回答，这是上级的意思。“大概因为行为不检点，败坏近卫军军官风纪吧？”老头子又絮絮不休地问。“别胡扯了，”上尉夫人对他说，“你看，年轻人路途劳累了；他没心思跟你闲扯……

把手撑直些……你，先生，”她转身对我继续说，“把你送到我们这荒凉地方来，你别难过。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住惯了，就好了。什瓦布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因为杀人调到我们这儿，已经有四年多了。天知道，他怎么会造这种孽；有一次，他跟一位中尉骑马到城外去，而且都带了长剑，就这么斗起来。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还有两位证人在场呢！你说有什么办法呀？人造孽是不难的。”

这时走进来一名下士，是一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夫人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处，要干净些的。”“是，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下士回答说，“是不是让这位先生住到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胡扯，马克西梅奇，”上尉夫人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已经够挤的了；他可是我的教亲，他不会忘记我们是他的上司。你带这位军官先生……您这位先生，您的大名？哦，彼得·安得列伊奇吗？……你把彼得·安得列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去。他这浑蛋，竟把马放到我的菜园里。哦，怎么样，马克西梅奇，一切都平安无事吗？”

“谢天谢地，一切都好好儿的，”那哥萨克回答说，“只不过普罗霍罗夫伍长在澡堂里为了一盆热水和乌斯季尼雅·涅古莉娜打了一架。”

“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夫人对独眼老头说，“你去问问普罗霍罗夫和乌斯季尼雅的事，看谁对谁不对。噢，就把两个人都处罚一下吧。哦，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得列伊奇，马克西梅奇送您到住处去。”

我鞠躬告辞。下士把我领进一座小房子。小房子在高高的河岸上，在要塞的尽边上。小房子的一半住着谢苗·库佐夫一家，另一半划给我住。这一半只是一个房间，相当干净，而且用板壁隔成两半。萨维里奇就在里面忙活起来；我便从小小的窗户向外眺

望。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荒凉的草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街上有几只母鸡走来走去。一个老太婆端着一个木盆站在台阶上唤猪，那些猪亲热地呜噜呜噜叫着回答她。这不是，我命中注定要在这样的地方度我的青春了！我难过起来，就离开窗子，躺下睡了，连晚饭也没有吃，尽管萨维里奇一再劝我吃，一遍又一遍难受地念叨着："上帝呀！他什么也不吃！万一这孩子把身子弄坏了，夫人要怎么说呀？"

第二天早晨，我刚刚开始穿衣服，房门就开了，一个身材不高、脸色黝黑、长相很不好看然而特别有生气的青年军官走进我房里来。"对不起，"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前来跟您结识。昨天我听说您来了；我觉得终于又可以见到人的面孔了，因此巴不得要见一见。您只要在这里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猜想，这就是因为决斗而被开除的那位近卫军军官了。我们当即互通了姓名。什瓦布林一点也不蠢。他说话又尖刻又有趣。他很风趣地对我描绘了司令的一家、他交往的一些人和我流落的地方的情形。我正开心地笑着，那个在前室里缝补军装的残废老兵就来到我房里，说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请我去吃饭。什瓦布林表示要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司令家门前，就看到场地上有二十来个扎着长辫子、头戴三角帽的残废老兵。他们排成队站着。前面站着司令，是一个很有精神的老头子，个头儿高高的，头戴圆帽，身穿长袍。一看见我们，便走到我们跟前，对我说了几句很亲切的话，就又去指挥操练。我们本想站在那里看操练，但他叫我们到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那里去，说他随后就来。"你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他补充说。

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待我们又随便又亲热，就像是多年的故交。那个残废老兵和巴拉什卡在端菜上酒。"今天我那伊凡·库

兹米奇操练起来怎么没有完啦！”司令夫人说，“巴拉什卡，去叫老爷吃饭。哦，玛莎在哪儿？”这时走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脸圆圆的，红红的，淡黄色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梳到羞得通红的耳朵后面。刚见面，我并不怎么喜欢她。我是带着成见看她的，因为什瓦布林对我描绘过上尉的女儿玛莎，把她说成是一个十足的傻姑娘。玛莎小姐在角落里坐下来，做起她的针线活儿。这时菜汤端上来了。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见丈夫没有回来，第二次派巴拉什卡去请他。“你告诉老爷：客人等着呢，汤也要凉了；谢天谢地，要操练有的是时间，想吆喝以后还来得及。”不一会儿，上尉由那个独眼老头子陪伴着走了进来。“你怎么啦，我的老爷子呀？”夫人对他说，“酒菜老早就上齐了，可你就是不来。”“夫人，你要知道，”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我是忙于军务：在训练士兵呢。”“哼，算了吧！”上尉夫人反驳说，“训练士兵，不过说说好听：他们训练不出什么名堂，你也没本事训练。还是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祷告祷告上帝，这样倒好些。尊敬的客人们，请入席吧。”

我们就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不住嘴地说着话儿，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父母是什么人，是不是健在，住在哪里，有多大家产？她听说我爹有三百农奴，就说：“真不得了！世上有这样富的人！可我们，我的天呀，总共只有一个使女巴拉什卡。不过，感谢上帝，我们的日子凑凑合合还能过。只有一件操心事，那就是玛莎。这姑娘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可是哪儿有嫁妆呀？一把篦子，一把桦条帚，再就是三戈比小钱（上帝可怜可怜吧！），到澡堂洗把澡倒是行了。要是能找到个好人，那是福气；要不然只能坐在家里做一辈子老姑娘了。”我看了看玛莎小姐；她的脸完全红了，甚至泪水都滴到她的碟子上。我怜惜起她来，便急忙改变话题。“我听说，”我不管是不是地方，打岔说，“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我们的要塞了。”“伙计，你这是听谁说的？”伊凡·

库兹米奇问道。"在奥伦堡有人对我这样说的,"我回答说。"胡说!"伊凡·库兹米奇说,"我们很久没听说过什么了。巴什基尔人是惊弓之鸟,吉尔吉斯人挨打也挨够了。他们未必敢来冒犯;要是他们敢来,那我狠狠教训他们一顿,叫他们十年不敢动弹。""您在要塞里,在枪林弹雨中,不害怕吗?"我问上尉夫人。"习惯了就行了,先生,"她回答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刚从团里调到这里的时候,那可不得了,我多么害怕那些该死的异教徒呀!那时候,我一看见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我的爷呀,你信不信,我真要吓死了!可是现在我习惯了,就是有人来报告说暴徒在要塞周围跑来跑去,我连动也不动。"

"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是一位异常勇敢的夫人,"什瓦布林一本正经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

"是的,"伊凡·库兹米奇说,"可以说,她不是胆小的娘们儿。"

"玛莎小姐呢?"我问,"也像您一样大胆吗?"

"玛莎的胆量吗?"她母亲回答说,"玛莎的胆子才小哩。到现在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浑身发抖。两年前伊凡·库兹米奇心血来潮,放大炮给我庆贺命名日,差点儿把我的宝贝吓死。从那时候起,就不放该死的大炮了。"

我们吃完饭,离开餐桌。上尉和夫人去睡了;我就到什瓦布林那里去,和他一起度过一个晚上。

第四章　决　斗

"请吧，快摆好架势，
看我宝剑取你！"
——克尼亚日宁[①]

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我在白山要塞的生活不仅是可以过的，而且是愉快的了。司令一家待我如家人。司令夫妇都是令人敬佩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士兵子弟出身的军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人，然而非常正直和善良。妻子处处管着他，这正适合他那无忧无虑的天性。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把军务也看做家务，把要塞管理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井井有条。没过多久，玛莎小姐见到我也不腼腆了。我们彼此熟识了。我看出她是一个懂道理、重感情的姑娘。我不知不觉爱上这善良的一家，甚至也爱上那个独眼的驻防军中尉伊凡·伊格纳季奇，什瓦布林胡说他和上尉夫人有不正当关系，那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什瓦布林却不管这一套。

我提升为军官。我也不觉得军务繁重。在平安无事的要塞里，没有人视察，不必训练，也不必站岗放哨。司令有时高兴起来就

① 引自俄国剧作家、诗人克尼亚日宁（1742？—1791）的诗《怪人》。

操练一下士兵；然而至今还不能使他们分清哪边是右，哪边是左，虽然有很多士兵为了不弄错，在每次转身之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划十字。什瓦布林有几本法文书。我便读起书来，并且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每天早晨我都读书，练习翻译，有时还写写诗。午饭几乎都是在司令家里吃，每天其余的时间一般也都是在他家里度过，盖拉辛神父和他的太太阿库里娜·潘菲洛芙娜晚上有时也到司令家里来；神父太太在附近一带是第一号消息灵通人士。当然，我每天也都和什瓦布林见面；但是他的话越来越使我不感兴趣。他老是取笑司令一家，我很不喜欢听这些话，尤其是讽刺挖苦玛莎小姐的话。在要塞里没有别的交往，而且我也不希望再有什么别的交往了。

尽管有种种流言，巴什基尔人并没有暴乱。我们要塞周围一直平安无事。然而这种太平气氛一下子就被突然发生的内讧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学习起文学。我的习作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见了甚是称赞。有一天，我写了一首小诗，自己感到很满意。大家都知道，诗作者有时会借口征求意见，朗读自己的诗作给别人听，希望得到赏识。所以，我抄好小诗，就拿了去找什瓦布林，因为在我们的要塞里只有他能够评价诗歌作品。我简短地说明来意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对他朗读了下面一首小诗：

撕扯心中缕缕情思，
竭力想把美人儿忘记，
啊，为了不做爱情的俘虏，
想方设法把玛莎躲避！

然而那双令我陶醉的眼睛，
时时刻刻在我眼前闪动，
扰乱了我的心灵，
使我的心不得安宁。

当你知道我命运不济，
眼见我迷恋着你，
为你憔悴，为你戚戚，
玛莎呀，你要将我怜惜。

“你以为怎样?”我问什瓦布林，以为准会得到他的称赞，那是我应得的回报。然而，使我懊恼的是，一向十分客气的什瓦布林竟很不客气地说，我的诗不好。

“为什么不好?”我掩盖着自己的懊恼，问他道。

“因为，”他回答说，“这样的诗只有我中学的老师瓦西里·基里雷奇·特列佳科夫斯基会说好，我觉得这很像他那些爱情小调。”

于是他把我的小本子拿过去，很不客气地对每一行、每一个字挑剔起来，用最尖刻的字眼儿挖苦我。我再也忍不住，就从他手里夺回我的小本子，并且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让他看我的作品了。什瓦布林听到我这种发狠的话也冷冷地笑了笑。“咱们等着瞧吧，”他说，“看你说话算不算数：写诗就是要念给别人听的，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要喝酒一样。哦，你向她表白爱情，倾诉相思之苦的玛莎是哪一个呀？是不是就是玛莎小姐?”

“这不关你的事，”我皱着眉头回答说，“不管这个玛莎是谁。用不着你说长道短，也用不着你猜测。”

“哎哟！真是一个爱面子和怕羞的情人!”什瓦布林继续说下

去，而且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刺激意味了。“不过请你听听我的忠告：你要是想成功的话，我劝你不要拿小诗去求爱。”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请你把话说明白。”

“愿意奉告。这意思就是，你要是想让玛莎小姐晚上来跟你相会，那你不必送情诗，还是送她一对耳环。”

我的血沸腾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看她？”我好不容易压制着怒火问道。

“因为，”他阴险地冷笑着回答说，“我根据经验了解她的脾性和习气。”

“你胡说，浑蛋！”我狂怒地叫起来，“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什瓦布林变了脸。

“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抓住我的手说，“您得跟我决斗。”

“好的；随时可以奉陪！”我十分高兴地回答说。此时此刻我恨不得把他撕碎。

我立刻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看到他手里拿着针。是司令夫人要他用线把蘑菇串起来，晒干了过冬。“哦，彼得·安得列伊奇！”他一看到我，就说道，“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请问，有何贵干？”我简单地对他说了说我和什瓦布林争吵的事，说我是来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当我的决斗证人的。伊凡·伊格纳季奇瞪大了他的独眼看着我，仔细听完了我的话。“您是不是说，”他对我说，“您要杀死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并且希望我在场当证人？是这样吗？请问。”

“正是这样。”

“行行好吧，彼得·安得列伊奇！您这是想干什么呀！您和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有什么呀？骂人的话，不必当真。他骂您两句，您还他两句；他打您嘴巴，您就打他耳光，两下，三下，——就各走各的路；然后我们来帮你们和解。要不然，请问，

杀死自家人，这可是好事？要是您杀了他，倒也罢了；愿上帝保佑他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我也不喜欢他。可是，他要是在您身上穿个窟窿呢？那可像什么呀？请问，到底谁吃亏呀？”

尽管中尉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我没有动摇。我主意已定，决不改变。“那就请便，”伊凡·伊格纳季奇说，“您想怎样就怎样吧。可是我干吗要去当证人？何苦呢？请问，打架斗殴，这算什么稀罕事儿？谢天谢地，我跟瑞典人、土耳其人都打过仗：什么场面都看够了。”

我好歹对他解释了一下证人的职责，可是伊凡·伊格纳季奇怎么也不明白。“随您怎样吧，”他说，“如果您真要我参与这事儿的话，那只有去见见伊凡·库兹米奇，并且依照军规向他报告，说在要塞里有人图谋不轨，准备行凶杀人，司令先生是不是可以采取应有的措施……”

我害怕了，就要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什么也不对司令说；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他答应不去说，我也下决心避开他了。

这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司令家里度过。我尽量装得很快活、很平静，免得引起什么怀疑，避免一些讨厌的盘问。可是，说实话，虽然几乎所有处在我这种境况的人都要炫耀自己的冷静，我却没有那样冷静。这天晚上我格外动情。玛莎小姐比往常更使我喜欢。我一想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她，就觉得她有一种销魂的魅力。什瓦布林也在这儿。我把他拉到一边，把我和伊凡·伊格纳季奇交谈的情况对他说了说。“咱们干吗要证人，”他冷冷地对我说，“没有证人也行。”我们约定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垛后面决斗，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之前就到那里去。从表面上看，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因此伊凡·伊格纳季奇高兴得说走了嘴。“早就该这样了，”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好斗不如歹和，不争面子，只求平安。”

“什么，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在角落里用纸牌算卦的司令夫人问道，“我没有听明白。”

伊凡·伊格纳季奇发现我有不满的神色，就想起了自己的诺言，为难起来，不知该如何回答。什瓦布林连忙给他解围。

“伊凡·伊格纳季奇是说，我们和解为好，”他说。

“我的爷呀，你这是跟谁争吵了？”

“我跟彼得·安得列伊奇争吵过，本来争吵得很厉害。”

“为什么事争吵呀？”

“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一首短歌，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

“这也值得争吵！为一支短歌！……究竟怎么吵起来的呀？……”

“是这样：彼得·安得列伊奇不久前编了一支歌儿，今天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我也就唱起自己喜欢的歌儿：

> 上尉的女儿呀，上尉的女儿，
> 不要在半夜里出去玩儿……

“这样就不谐调了。彼得·安得列伊奇就发火了；但后来他想明白了：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我见什瓦布林这样厚颜无耻，几乎气得发疯；好在除了我，没有谁明白他的无礼的暗示，至少没有谁留意。谈话从诗歌转到诗人。司令说，诗人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并且好意劝我以后不要再写诗，因为写诗有碍军务，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有什瓦布林在场，我受不了。没过多久，我就离开司令和他

的一家。回到家里以后，把我的剑检查了一番，试了试剑尖，就躺下睡觉，吩咐萨维里奇在七点之前唤醒我。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就站在干草垛后面等待我的对手了。他很快也到了。“咱们会被人看到的，”他对我说，“得快一点儿。”我们脱下军装，只穿坎肩，抽出剑来。这时候伊凡·伊格纳季奇带着五六个残废士兵突然从草垛后面走了出来。他要我们去见司令。我们自认霉气，只好听从。士兵们把我们包围住，我们便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朝要塞里走去。伊凡·伊格纳季奇神气活现地大踏步走着，得意洋洋地带领着我们。

我们来到司令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推开门，得意洋洋地报告说：“把他们带来了！”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迎住我们。“唉呀，我的爷呀！这像什么话呀？怎么啦？这算什么呀？要在我们要塞里行凶杀人哩！伊凡·库兹米奇，快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得列伊奇！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快交出来！巴拉什卡，把他们的剑收到储藏室里去。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真没想到你会干这种事儿。你怎么不害臊呀？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倒也罢了，他就是因为杀人被近卫军开除的，他连上帝也不信；可你呢？你也要学他的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赞同夫人的话，并且说：“你们给我听着，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说得很对。决斗是军法条例中明文禁止的。”这时，巴拉什卡把我们的剑拿去；送进储藏室。我憋不住笑起来。什瓦布林依然保持着傲慢的神气。“尽管我非常尊重您，”他冷冷地对司令夫人说，“但我不能不指出，您不应该操这份心，管我们的事。应该由伊凡·库兹米奇来管，这是他的事。”“唉呀，我的爷呀！”司令夫人反驳说，“夫妻心相通，肉相连，妻子和丈夫还不是一回事儿吗？伊凡·库兹米奇！还磨蹭什么？马上把他们分别关到小屋子里去，让他们过几天清淡日子，消消浑劲儿。再

就是让盖拉西姆神父给他们进行宗教上的惩罚，叫他们祈求上帝饶恕，在众人面前认错。”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好。玛莎小姐脸色煞白。暴风雨渐渐过去；司令夫人气消了，她叫我们互相亲吻和好。巴拉什卡也把剑拿来还给我们。我们表面上和和气气地从司令家里走了出来。伊凡·伊格纳季奇把我们送到门外。“你答应过我不向司令报告的，却把我们告发了，”我很生气地对他说，“你怎么不害臊呀？”“基督在上，我可是没有对司令报告，”他回答说，“是夫人查问此事，我不能不说。她不告诉司令就自行处置了。不过，谢天谢地，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他说过这话，就回家去了。剩下我和什瓦布林两个人。“咱们的事不能就这样算了，”我对他说。“当然啦，”什瓦布林回答说，“你必须用自己的血补偿你对我的无礼。不过，恐怕还会有人监视咱们。咱们还得装几天老实样儿。再见吧！”于是我们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分手了。

我回到司令家里，像往常一样在玛莎小姐身旁坐下来。司令不在家；夫人正忙着做家务事。我们小声说着话儿。玛莎小姐含情脉脉地责备我，怪我和什瓦布林争吵，闹得大家都不安宁。“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简直吓呆了，”她说，“你们男人多么怪呀！为了一句话，过一个礼拜准会忘记的话，就要决斗，不仅可以不要性命，而且可以不要良心，不顾别人担心害怕，别人……不过我相信，争吵不是您挑起来的。肯定怪阿列克赛·伊凡内奇。”

“您为什么这样想呀，小姐？”

“哦，是这样……他总是喜欢嘲笑别人！我很不喜欢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我很讨厌他。可是很奇怪：我怎么也不希望他也同样不喜欢我。这使我非常担心。”

“您以为怎样，小姐？他喜欢不喜欢您？”

玛莎小姐欲说又止，脸红了红。

“我觉得，”她说道，“我想，他是喜欢的。”

“为什么您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向我求过婚。”

“求婚！他向您求过婚？是什么时候？”

“是去年。在您来之前两个月。”

“您没有答应吗？”

“这是您应该看出来的。当然，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是一个聪明人，出身又好，又有家产；可是我一想到在举行婚礼时要当众和他接吻……决不能！不管有多少好处！”

玛莎小姐的话使我睁开眼睛，明白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了什瓦布林为什么老是说她的坏话。大概他发现我们互相倾慕，就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原来引起我们争吵的那些话，现在我觉得更加卑鄙可恶了，因为我看出来，那不是粗野无耻的嘲笑，而是处心积虑的诋毁。我更是一心一意要惩罚这个恶意中伤的家伙，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适当的机会。

我没等多久。第二天，就在我写一首哀诗，咬着笔思索如何押韵的时候，什瓦布林来敲我的窗户了。我放下笔，拿起剑走出来迎他。“有什么好拖延的？”什瓦布林说，“现在没人监视咱们。咱们到河边去。到那儿没有谁干扰咱们。”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去。顺着陡峭的小路走下去，我们在河边站住，拔出剑来。什瓦布林的剑法比我熟练，可是我比他更强壮，更大胆，而且过去当过兵的鲍普勒先生曾经教过我几手，现在正好用上了。什瓦布林没想到碰上我这样一个危险的对手。有很长时间我们彼此不分上下；后来我终于看出什瓦布林气力渐渐不支，便抖擞精神，向他进攻，几乎要把他逼到河里去。突然我听见有人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看到萨维里奇顺着陡峭的小路朝我跑来……就在这时候，我右肩下面的胸部被狠狠地刺了一剑；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

第五章　爱　　情

啊，姑娘呀，美丽的姑娘！
你年纪轻轻，别忙着嫁人；
你要问问父亲，问问母亲，
问问父亲，母亲，问问乡邻；
你要积攒呀，姑娘，
积攒才智，积攒嫁妆。

——民歌

你要找到比我好的，会把我忘怀。
要是找到比我差的，会想起我来。

——民歌

我清醒过来以后，一时间还没有回过神来，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躺在床上，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觉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萨维里奇端着蜡烛站在我的床前。有个人小心翼翼地在解我胸前和肩膀上扎的绷带。我的头脑渐渐清楚了。我想起我们的决斗，明白我是受伤了。这时门吱呀响了一声。“怎么样？他怎么样啦？”一个声音轻轻地问，我听到这个声音，浑身为之一振。“还是那样，”萨维里奇叹着气回答说，“一直昏迷不醒，已经是第五天了。”我想翻个身，但浑身不能动弹。“我这是在哪儿呀？谁

在这儿呀?"我吃力地说。玛莎小姐走到我床前,并且向我俯下身来。"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她说。"还好,"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是您吗,玛莎小姐?请您告诉我……"我没有力气说下去,就不说了。萨维里奇啊呀了一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主啊,真感谢你!哦,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你可把我吓坏了!这些天我好过吗?已经是第五天了!……"玛莎小姐打断他的话。"萨维里奇,不要和他多说话,"她说,"他还没有什么气力。"她走出去,轻轻地把门掩上。我心里激动起来。就是说,我这是在司令家里,玛莎小姐常来看我呢。我想问萨维里奇几个问题,可是老头子直摇头,而且把耳朵捂住。我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不久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等我醒来,呼唤萨维里奇,却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玛莎小姐;她用天使般的声音问候我。真说不出此时此刻我心里有多么甜蜜。我抓住她的手,把脸贴在她手上,流下感动的泪水。玛莎没有把手抽回去……突然,她的嘴唇接触到我的脸颊,于是我得到热辣辣的、温柔的一吻。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亲爱的,好玛莎,"我对她说,"做我的妻子吧,答应我,让我幸福吧。"她一下子清醒过来。"您千万要安静,"她从我手里抽回手去,说,"您还没有脱离危险:伤口还会开裂。您要多多保重,哪怕为了我。"她说过这话就走了,让我一个人沉醉在欢乐中。幸福使我提起了精神。她是我的了!她爱我呢!我一心一意想着的只是这一点。

从这时候起,我的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给我治伤的是团里的一名理发师,因为要塞里没有别的医生,而且,谢天谢地,他并不胡乱逞能。我因为年轻,体质好,恢复得很快。司令一家人都在照料我。玛莎小姐更是一直守着我。不用说,一有机会我就继续表白爱情,玛莎小姐也更耐心听我表白了。她一点也不装模作样,承认她爱我,并且说,父母对她的婚事当然是会感到高兴

的。"不过你要好好想一想，"她又说，"你父母那方面是不是会不同意？"

我沉思起来。母亲对我百依百顺，那是无可疑虑的，但父亲的脾性和思想方法我是知道的，我觉得我的爱情不会怎样打动他的心，他会把我的爱情看做年轻人的胡闹。我老老实实向玛莎小姐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下定决心给父亲写信，尽可能恳切些，以求得父母的祝福。我把信拿给玛莎小姐看，她认为这封信非常恳切感人，父母收到信后一定会答应的，因此她那颗怀着一片痴情和年轻人的纯情的芳心沉醉在幸福中。

在我康复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同什瓦布林言归于好了。上尉因为决斗训斥我说："唉呀，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真应该关你禁闭，不过就这样你已经算是受到惩罚了。什瓦布林到现在还被我关在谷仓里，他的剑也由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收藏着。让他好好想一想，反省反省吧。"我太幸福了，心里没办法保留敌意了。于是我为什瓦布林求情，好心的上尉在得到夫人同意之后，就叫人把他放了出来。什瓦布林前来看我；他为我们之间的事深表歉意，承认一切全是他的错，请我忘掉过去的事。我生来不喜欢记仇，因此真心实意地原谅了他，忘却我们的争吵和他给我造成的重伤。我也看出来，他所以说难听的话，是因为求爱不成，自尊心受到伤害，心中懊恼，所以我应该宽大为怀，原谅这个不幸的情敌。

不久我就完全康复，可以回我的住所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父母的回信，不敢抱什么希望，而且竭力在压制悲伤的预感。我还没有同司令和夫人谈此事，不过我要是求婚，他们想必不会感到意外。我和玛莎小姐在他们面前都没有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我们早就认定他们会同意的。

终于有一天早晨，萨维里奇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我房里来。我

浑身打着哆嗦把信夺过来。信封是我爹亲手写的。这使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往常都是妈妈给我写信，父亲只是在信的末尾附笔写几句。我有好一阵子不敢拆信，并且一遍又一遍看着那庄重的字体："我儿彼得·安得列伊奇·格里尼约夫收。寄往奥伦堡省白山要塞。"我竭力就笔迹猜度父亲写信时的心情。终于我下定决心把信拆开，一看头几行，就知道这事儿完蛋了。信的内容如下：

彼得我儿！你要求我们祝福和同意你与米罗诺夫家女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婚事的来信，我们于本月15日收到。我不但不会给你祝福和同意你的婚事，而且有机会还要好好收拾你，而且因为你胡闹还要像教训小孩子那样把你教训一顿，虽然你已经当了军官。因为你已经证明，你还不配佩带军官的剑，那是让你保卫祖国的，不是让你跟和你一样胡闹的人决斗的。我这就写信给安得列·卡尔洛维奇，请他把你从白山要塞调往更远些的地方，让你到那里清醒清醒。你妈听说你与人决斗和负伤，难受得害了病，至今卧床不起。你有什么出息呀？我祈求上帝，让你改过自新，虽然不敢指望上帝给我多么大的恩惠。

你的父亲　安·格

看完这封信，顿时百感交集。父亲大加申斥，说出这样厉害的话，使我深感屈辱。他提到玛莎小姐时用那种轻蔑语气，我觉得既不礼貌也不公正。一想到要把我从白山要塞调出去，就非常害怕。但最使我难过的还是母亲生病的消息。我对萨维里奇非常恼火，毫无疑问，决斗的事是他报告我父母的。我在小小的房间里前前后后走了一阵子之后，便在他面前站下来，狠狠看了他一

眼，说："多亏你我受了伤，在死亡线上折腾了整整一个月，显然你觉得还不够，你还想把我妈也害死。"这话就像晴天霹雳，萨维里奇受不了这一击。"哪儿话呀，少爷，"他差点儿要哭起来，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害你受伤？上帝明白，我是跑去拿自己胸膛挡住阿列克赛·伊凡内奇的剑，免得让你受伤的！可恨的是我老了，跑不快了。可是我对你妈又怎样啦？""你怎样吗？"我回答说，"谁叫你去告我的状？难道是派你到我这儿来当奸细的吗？""我？我告了你的状？"萨维里奇流着泪回答说，"老天爷呀！请你看看老爷给我写了些什么，就会看到我是怎样告你的状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看到信是这样写的：

你这老狗，真不要脸，你无视我的严厉命令，竟不向我报告少爷的事，旁人才不得不向我报告了他的胡作非为。你就是这样尽责，这样效忠主人的吗？我要派你这条老狗去放猪，因为你隐瞒真情，姑息年轻人。我要你收到此信立即给我写回信，说说他目前身体如何，至于他的身体复原，已有人写信告诉我了。还要说说伤在什么地方，医治是否良好。

显然，萨维里奇没有错，我不应该责备他，怀疑他，让他受委屈。我请他多多原谅，老头子却还是很难受。"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呀！"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换得主人什么样的恩典呀！我又是老狗，又是猪倌，又是我害你受了伤！不是呀，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不怪我，全怪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是他教会你拿铁扦子戳人和跺脚后跟的，好像会戳人和跺脚后跟就能防备坏人了！真不该花许多钱去雇一个法国先生呀！"

那又是谁把我的事报告我爹的呢？是将军吗？可是他似乎对

我的事不怎么操心；伊凡·库兹米奇也没有必要去报告我决斗的事。我猜来猜去，怎么也猜不出。最后我的疑点集中在什瓦布林身上。只有他可以从告状中得到好处，因为一告状就有可能把我从白山要塞调走，同司令一家断绝关系。我去找玛莎小姐，想把一切对她说说。她在台阶上迎住我。“您这是怎么啦？”她一看见我，就说，“您的脸多么苍白呀！”“全完了！”我说着，把我爹的回信递给她。她的脸一下子也发了白。她看完信，用打哆嗦的手把信还给我，并且用打哆嗦的声音说：“显然是我命不好……你们家的人不愿意我进你们家的门。那就听天由命吧！上天比咱们更知道咱们应该怎样。没有办法呀，彼得·安得列伊奇；您就另觅美满姻缘吧……”“那不行！”我抓住她的手，叫起来，“你爱我；我不惜一切。咱们走，跪倒在你父母脚下；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们会给咱们祝福的；咱们就结婚……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咱们会求得我爹答应的；我妈会赞成咱们的事；我爹也会宽恕我……”“不，彼得·安得列伊奇，”玛莎回答说，“没有你父母的祝福，我不能嫁给你。没有他们的祝福，你不会幸福的。咱们听从上帝安排吧。你要是能找到意中人，爱上另外一个姑娘，上帝也会保佑你的，彼得·安得列伊奇；我也祝你们幸福……”她说到这里，哭了起来，并且走了出去；我本想跟着到她的房间里去，可是我觉得已无法控制自己，便回家了。

我正心事重重地坐着，突然萨维里奇打断了我的沉思。“你看看吧，少爷，”他说着，递给我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你看看，是不是我告了少爷的状，是不是我挑拨父子不和。”我接过他手里的纸；原来是萨维里奇写的回信。他的回信我照抄如下：

安得列·彼得罗维奇老爷，我们仁慈的父亲！

您仁慈的来信我已收到。您在信中对我这个奴仆十分

生气，说我不要脸，没有遵照主人命令行事。我不是一条老狗，是您的忠实奴仆，是一直听从主人吩咐，时时刻刻尽心为您效力的，一直活到白了头发，都是如此。至于我没有向您报告少爷受伤的事，那是觉得惊动您没有什么好处；听说我们仁慈的夫人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受惊病倒在床，我要祷告上帝，愿她早日康复。少爷伤在右肩下，在胸部一块骨头下面，深一俄寸半，我们把他从河边抬到司令家里，他就在司令家里养伤，给他治伤的是这里的理发师斯捷潘·帕拉莫诺夫。感谢上帝，少爷伤势已经痊愈，现在他一切良好，没有什么可说的。听说长官对他很满意；司令夫人待他像亲儿子一般。至于他出这种意外事，那也不足怪，年轻人嘛：马有四条腿，还免不了跌交呢。您来信说要派我去放猪，主人的心意自是应该服从的。我俯首听命。

您忠心的奴仆

阿尔希普·萨维里奇

我读着善良的老人写的回信，有好几次憋不住笑起来。我无法给我爹写回信；要安慰我妈，我觉得有萨维里奇的信已经够了。

从这时候起，我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玛莎小姐几乎不跟我说话，并且千方百计地躲避我。司令的家不再是我喜欢的去处了。渐渐我习惯了一个人呆在家里。起初司令夫人为此责备我；但看到我很固执，就不再管我了。和司令见面，只是在军务需要的时候。和什瓦布林很少见面，也不乐意和他见面，尤其因为我发现他对我暗怀着仇恨，我看出我的怀疑是不错的。我觉得日子过得乏味了。整日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孤独和无所事事更加重了这种心情。我的爱情却在冷清中炽烈起来，越来越使我痛苦。我对读

书和文学已失去兴致。我的情绪坏极了。我害怕发疯或者堕落。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件，使我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有益的震荡，这些事件对我一生有重大的影响。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你们年轻小仔子仔细听着，
听我们老头子把往事叙说。
——歌谣

在我着笔描述我亲眼见到的种种奇事之前，应该先说说1773年底奥伦堡省的情形。

这个辽阔而富饶的省居住着许多半开化的民族，这些民族是不久前才归属俄国的。他们经常作乱，不习惯法度，过不惯规矩生活，又不安分，又残忍，政府不得不设法时刻监视他们，让他们服从管束。在一些适当的地方设立要塞，移居要塞的大部分是在雅伊克河两岸定居已久的哥萨克。但是，担任该地区治安的雅伊克哥萨克，从某个时候起，本身也成为政府的不安定和危险的国民。在1772年就在他们的首府发生了一次骚乱。起因是特劳宾别格少将为了管束军队，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结果是特劳宾别格被残杀，指挥部被任意撤换，最后动用了枪弹和残酷的惩罚才把暴乱平息下去。

这事是在我来白山要塞之前的一些日子里发生的。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了。或者应该说，似乎完全平静了；政府太轻易相信了刁滑的叛乱者虚假的悔过，这些人却是怀恨在心，等待适当时机，

重新作乱。

话休烦琐，言归正传。

有一天晚上（这是在1773年10月初），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听着秋风的呼号，从窗户里望着月亮旁边飞驰的乌云。司令派人来叫我。我立刻去见他。我在司令处见到什瓦布林、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一名哥萨克中士。司令夫人和玛莎小姐都不在房里。司令带着一脸心事重重的神气和我打了个招呼。他关上门，叫我们都坐下，只让哥萨克中士站在门口，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对我们说："诸位军官，有重要消息！诸位就听听将军是怎么写的。"于是他戴上眼镜，念了起来：

> 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先生！
>
> 机密。
>
> 兹通知阁下：越狱的顿河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胆大妄为，僭用先帝彼得三世名号，纠集匪帮，在雅伊克两岸一些村庄掀起叛乱，现已攻占和捣毁要塞数座，到处抢劫和杀戮。因此，上尉先生阁下接到此信后应立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上述恶徒和僭称为帝者窜犯，如该犯进犯阁下据守之要塞，立即彻底消灭之。

"采取必要措施呢！"司令一面说，一面摘下眼镜，把信收起来。"你们看，说得多轻巧。看样子，那个坏家伙够厉害的。可是我们总共才一百三十人，没有算哥萨克，因为他们靠不住，这不是指你，马克西梅奇（哥萨克军士笑了笑）。不过没有办法呀，诸位军官先生！要认真对待，安排好放哨和夜间巡逻。要是来进犯，就关起寨门，带兵出击。马克西梅奇，你要好好注意你那些哥萨克。要把大炮检查检查，好好擦一擦。尤其是要严守秘密，不要

让要塞里任何人过早地知道这件事。"

司令作过一番吩咐之后，便让我们走了。我和什瓦布林议论着我们听到的事，一起走了出来。"你看，这事结局如何？"我问他。"天知道，"他回答说，"过一些日子会看出来的。眼下还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于是沉思起来，并且漫不经心地用口哨吹起一首法国歌剧的咏叹调。

尽管我们处处提防走漏风声，普加乔夫作乱的消息还是传遍了要塞。司令虽然非常尊重夫人，却怎么也不肯向她透露军事方面的机密。他收到将军的信以后，用相当巧妙的方法把她支开，对她说，好像盖拉辛神父从奥伦堡听到什么惊人的消息，却怎么也不肯说给人听。夫人立刻就想去拜访神父娘子，并且依照司令的意见，把玛莎也带上，免得她一个人在家里寂寞。

司令完全可以当家做主了，就派人召唤我们，并且把巴拉莎锁在下屋里，免得她偷听我们的话。

夫人在神父娘子处什么也没有打听到，回到家来却听说司令在她外出时开过会，并且还把巴拉莎锁了起来。她猜测到她是受了丈夫的骗，便去质问他。可是司令已准备好对策。他一点也不慌张，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好奇的老伴儿："你听我说，孩子她娘，我们这儿的娘们儿想拿麦秸生火，这可是要出大祸，所以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不准娘们儿用麦秸烧锅，只准烧枯树枝。""那你为什么要把巴拉莎关起来？"夫人问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可怜的丫头锁在下屋里？"司令对这个问题却毫无准备；他支吾起来，嘟哝了两句，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夫人看出丈夫在捣鬼；但她知道从他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就不再问了，而是说起腌黄瓜的事儿，说神父娘子腌黄瓜的方法完全不同。她一整夜没有睡着，怎么也猜不出丈夫的头脑里究竟有什么玩意儿是她不能知道的。

第二天，她在做完弥撒回来的路上，看到伊凡·伊格纳季奇在从大炮里往外掏破布、石子、木片、骨头和各种各样的脏东西，那都是孩子们塞进去的。“干吗要做这些军事上的准备？”夫人想道，“是不是吉尔吉斯人要来进攻呀？不过，连这样的小事情老头子也要瞒着我吗？”于是她把伊凡·伊格纳季奇叫了来，一心要从他嘴里探听出折磨她那女人的好奇心的秘密。

夫人对他谈了家务方面的几点见解，就像一位法官，开头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为的是首先让被告解除警惕。然后，她沉默了几分钟之后，长叹一声，摇着头说：“我的上帝呀！多么坏的消息呀！怎么得了呀！”

“哎，夫人！”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说，“上帝是仁慈的：咱们有足够的兵力，火药有很多，大炮我也掏干净了。咱们会把普加乔夫打退的。上帝不会瞎眼，猪吃不了人！”

“这个普加乔夫是什么人呀？”司令夫人问。

这时伊凡·伊格纳季奇才发现说漏了嘴，赶快刹住话头。可是已经迟了。夫人逼着他把一切都说出来，答应他不对任何人说。

夫人遵守自己的诺言，没有对谁说一个字，只有神父娘子是例外，因为她家的牛还在草原上，可能会被强盗抢了去。

没过多久，所有的人都谈起普加乔夫。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司令派军士到附近村镇和要塞去好好探听情况。军士两天后回来，报告说，他在离要塞六十俄里之外的草原上看到许多火光，并且听到巴什基尔人说，来了一支不知是什么军队。不过，他说不出什么确切的情况，因为他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在要塞里，哥萨克们的情绪显然非常激动，与平时大不相同；他们在各条街道上聚集成一堆一堆的，悄悄议论着，一看到龙骑兵或者驻军士兵，就马上散开。派了一些人到他们当中去做眼线。尤莱是一个皈依正教的卡尔梅克人，他给司令提供了重要情报。据

尤莱说，哥萨克军士的报告是假的：这个狡猾的哥萨克一回来就对他的同伙说，他到叛军里去过，见过他们的首领，那首领还让他吻了手，跟他谈了很久。司令立即把哥萨克军士关起来，派尤莱接替他的位子。哥萨克们听到这事儿，都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们大声发牢骚；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执行司令的命令，就亲耳听他们说："等着瞧吧，你这个驻军的小头头儿！"司令本想当天就审讯关押的军士，那军士却逃跑了，肯定是他的同伙把他救出去的。

新的情况使司令更加不安。有一个巴什基尔人散发煽动叛乱的传单，被捉住了。因为这事司令想再召集军官开会，因此他又想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把夫人支开。可是司令是一个极憨厚、极老实的人，除了已经用过一次的办法，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你听我说，孩子她娘，"他一面咳嗽着，对她说，"都说盖拉辛神父从城里听到……""别再扯谎了，老爷子，"夫人打断他的话，"你大概又想找人来开会，趁我不在，谈谈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事儿。这一回你可糊弄不了我啦！"司令把眼睛瞪得老大。"好吧，孩子她娘，"他说，"你既然都知道了，那就留下来，我们就当着你的面谈谈吧。""这就对了，我的老爷子，"她回答说，"你耍花招可不行；那就派人去请军官们吧。"

我们又一次被召集了来。司令当着夫人的面给我们念了普加乔夫的檄文，檄文是由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写的。这个强盗声称很快就要进攻我们的要塞。号召哥萨克和士兵加入他们的一伙；告诫军官们不要反抗，否则将处以死刑。檄文措词粗鲁而强硬，会对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产生很危险的影响。

"好一个无赖！"夫人叫起来，"胆敢对我们指手划脚！叫我们出去迎接他，把军旗放到他的脚下！哼，这个狗崽子！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在军中已有四十年，什么场面都见过？难道有这种听

从强盗命令的指挥官吗?"

"恐怕，不会有，"司令回答说，"不过，听说，那个坏家伙已经攻占许多要塞了。"

"可见，他确实是很厉害的，"什瓦布林说。

"不过咱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究竟有多么厉害了，"司令说，"孩子她娘，你把谷仓的钥匙给我。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把那个巴什基尔人带来，叫尤莱把鞭子拿来。"

"等一等，老爷子，"夫人说着，站了起来，"让我把玛莎从家里带到什么地方去；要不然，她听到叫声会吓坏的。而且，说实话，我也不喜欢看审讯。再见吧。"

古代的刑讯在诉讼程序中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取消刑讯的恩旨很长时间不能付诸实施。人们一直以为，为了充分证实罪犯的罪行，必需有罪犯的亲口供词，——这种想法不仅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完全违反正常的法律观念：因为，如果被告的否认不能作为他无罪的证据，那么被告的供认更不应成为他有罪的证据。甚至到了现在，我还常常听到有一些老法官对于取消这种野蛮的习惯表示遗憾。而在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法官还是罪犯，都不曾怀疑过刑讯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听了司令的命令，谁也不觉得奇怪或不安。伊凡·伊格纳季奇便去带那个被夫人锁在谷仓里的巴什基尔人，过了几分钟，就把囚犯带进了前厅。司令吩咐把他带进来。

巴什基尔人吃力地跨过门槛（他戴着脚镣），摘下自己的高高的毛皮帽，在门口站了下来。我抬眼朝他一看，不禁浑身打了个哆嗦。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人。他在七十岁开外，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他的头发被剃光了；没留大胡子，只有几根白白的小胡子往上翘着。他小小个头儿，干瘦干瘦的，弯腰驼背；不过一双细细的眼睛还像火一样闪着亮光。

"哼!"司令一看到他那可怕的样子，知道他是1741年受刑的一个暴徒，便对他说，"看得出，你是一只老狼了，在我们的兽笼里关过的。就是说，你已经不是第一次造反了，因为你的脑袋已经剃得那样光。走过来一点儿；你说说，是谁派你来的?"

老巴什基尔人一言不发，带着一副完全不理解的神气看着司令。

"你怎么不说话呀?"司令又问，"是不是不懂俄罗斯话?尤莱，你用你们的话问他，是谁派他到我们要塞来的?"

尤莱用鞑靼语把司令的问话重说了一遍。但老巴什基尔人仍然带着那样的表情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好吧，"司令说，"我会叫你开口的。伙计们!把他的浑蛋条纹长袍剥下来，照他背上狠抽。尤莱，你注意：好好收拾他一顿!"

两个残废兵便动手剥巴什基尔人的衣服。可怜的老头子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他朝四下里打量着，就像一只被孩子们逮住的小动物。一个残废兵抓住他的两条胳膊，将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旁边，用肩膀把老头子架起来。尤莱拿起鞭子抽了起来，——这时老巴什基尔人用微弱的、恳求的声音呻吟起来，一面点着头，把嘴巴张开，那嘴里竟没有舌头，只有短短的舌根蠕动着。

现在我一想起这事儿就发生在我的时代，如今却见到亚历山大皇帝的仁政，就不能不惊讶文明进步之快和人道精神传播之广。年轻人呀，年轻人!如果我的回忆录落到你的手里，那你不要忘记，最好和最可靠的变革是通过移风易俗进行的，而不是靠什么暴力震慑。

当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嗯，"司令说，"看来，从他身上是得不到什么的。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送回谷仓去。诸位，咱们再谈谈吧。"

我们谈起我们面临的局势；突然司令夫人带着一脸惊慌失措

的神气，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你这是怎么啦?”司令惊慌地问。

“我的老天爷呀，糟啦!”夫人说，“下湖要塞今天早上失守了。盖拉辛神父家的长工刚刚从那儿回来。他看到是怎样进攻要塞的。司令和军官都被绞死。所有的士兵都被俘虏。眼看暴徒们就要到这儿来了。”

这个意外消息使我十分震惊。下湖要塞的司令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两个多月前他带着年轻妻子离开奥伦堡，从这儿路过，在司令家里逗留过。下湖要塞离我们的要塞有二十五俄里。普加乔夫随时都会向我们进攻。我为玛莎小姐的命运提心吊胆，我的心紧张得不得了。

“伊凡·库兹米奇，您听我说!”我对司令说，“咱们的责任是誓死保卫要塞；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应该考虑考虑女眷们的安全。要是道路还能通行的话，就把她们送到奥伦堡，或者送到远些、更安全一些、暴徒一时还打不到的要塞去。”

司令转过身去对着夫人，对她说：

“孩子她娘，你听见吗?真的，在我们还没有打退暴徒以前，是不是把你们送到远一些的地方去?”

“咦，胡扯什么!”夫人说，“哪里有子弹打不到的要塞?白山要塞怎么不可靠?感谢上帝，我们在这儿住了有二十二个年头了。我们见过巴什基尔人，也见过吉尔吉斯人；普加乔夫来了，咱们也守得住!”

“唉呀，孩子她娘，”司令表示不同意，“你要是觉得我们的要塞可靠，那你就留下来。可是玛莎不走怎么行呀?要是我们能守得住，或者等到了援兵，那很好；万一暴徒攻下要塞，那怎么办?”

“哦，那样的话……”夫人一时回答不上来，就带着一脸焦急的神气停住不说了。

"不行啊，孩子她娘，"司令发现他的话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起了作用，就继续说，"玛莎留在这儿不行啊。咱们把她送到奥伦堡她的教母家去：那里的军队和大炮都有很多，城墙也是石头的。我也劝你跟她一起到那儿去。别看你是个老太婆，万一要塞被攻破，看你怎么办！"

"好吧，"夫人说，"就这样办：把玛莎送走。可是你做梦也别想要我走：我不走！我这么大年纪了，犯不着跟你分离，一个人去死在外地。活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这样也行，"司令说，"好吧，事不宜迟。你就去为玛莎出门打点打点。明天天亮以前就送她走，还得派人护送她，虽然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多余的人。哦，玛莎哪儿去了！"

"在阿库利娜·潘菲洛芙娜家里呢。"夫人回答说，"她一听说下湖要塞失守，就感到不舒服；我怕她会生病。天啊，咱们怎么这样倒霉呀！"

司令夫人便去张罗送女儿的事。司令继续说他的话；但我已经不再插嘴说话，而且什么也不再去听了。玛莎小姐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脸色煞白，泪汪汪的。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司令家吃过晚饭，比平时更快地离开餐桌；和他们一家人告过别，便各自回住处了。不过我故意忘记拿我的佩剑，又回去拿；我预感到，我会单独见到玛莎小姐的。果然，她在门口迎住我，把剑交给我。"再见吧，彼得·安得列伊奇！"她噙着泪对我说，"要把我送到奥伦堡去了。祝您平安和幸福吧；也许上帝会让我们再见面的；要是不能……"她说到这里，痛哭起来。我抱住她。"再见吧，我的天使，"我说，"再见吧，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不论我会怎么样，你可以相信，我在最后一息想着的是你，最后的祷告也一定是为了你！"玛莎将身子贴在我胸前，痛哭着。我带着火一样的感情吻了吻她，便急忙从房里走了出来。

第七章　进　攻

我的头领呀，好头领，
我的头领能征惯战！
我的好头领戎马一生，
整整三十又三年。
唉，我的头领没享到欢乐，
也没挣得像样的家产，
没有听到赞扬的好话，
也没得到显赫的官衔。
我的好头领只是得到
两根高高的木柱，
一段打横的槭木，
还有一个丝绳套。
——民歌

这一夜我没有睡觉，也没有宽衣。我想在天快亮的时候到要塞寨门口去，玛莎小姐必然从那儿动身，我可以在那儿和她最后一次告别。我觉得我内心有很大的变化：心灵的激动不安不再使我感到心头怎样沉重了，使我难以自拔的是才感染不久的沮丧情绪。在我心中，同离愁别恨交织在一起的，有模糊而甜蜜的希望，有对危险的焦急等待，有崇高的荣誉感。黑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我正想出门，房门却突然打开了。军曹走进来报告说，我们的哥萨克抓走尤莱，冲出了要塞，要塞附近已经有不明来历的人马在活动了。我一想到玛莎小姐还没有走掉，就不寒而栗；我匆匆向军曹吩咐了几句，就立刻跑去见司令。

天已经亮了。我在街上飞跑着，突然听到有人喊我。我站下来。“您上哪儿去？”伊凡·伊格纳季奇一面追我，一面说，“司令在寨墙上，派我来找您。普加乔夫来了。”“玛莎小姐走了吗？”我的心怦怦跳着，问道。“没来得及，”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说，“去奥伦堡的路被切断了；要塞被包围了。糟啦，彼得·安得列伊奇呀！”

我们朝寨墙，朝一块围了栅栏的天然高地走去。要塞里的人已经全聚集在那儿了。驻军都持枪站着。大炮昨天就拖到这里。司令在很小的一队人马前面走来走去。这位久经战场的军人因为危险临近，斗志昂扬，精神倍增。在草原上，离要塞不远处，有二十来个人骑马奔跑着。看样子，那是一些哥萨克，但其中也有巴什基尔人，从他们的山猫皮帽和箭袋可以很容易认出来。司令巡视了自己的队伍，就对士兵们说：“喂，弟兄们，今天咱们要保卫女皇圣驾了，要向天下人证明，我们是英勇顽强，忠于女皇的！”士兵们齐声高呼，表示愿意效忠。什瓦布林站在我旁边，注视着敌人。那些骑马在草原上跑来跑去的人，发现要塞里的动静，便凑到一堆，商量起来。司令吩咐伊凡·伊格纳季奇把大炮对准那一堆人，并且亲自点燃了导火线。炮弹叫啸起来，从那一堆人头顶上飞过，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那些骑马的人一下子散开，立刻跑得不见人影，草原上空空荡荡了。

这时司令夫人到寨墙上来了，玛莎不肯离开她，也跟着她来了。“喂，怎么样？”司令夫人说，“仗打得怎么样？敌人在哪儿？“敌人就在不远的地方，”司令回答说，“上帝会保佑，一切都会平

安无事的。怎么样，玛莎，你害怕吗？”“不怕，爸爸，”玛莎回答说，“一个人在家里倒是可怕些。”这时她抬眼朝我看了看，并且强露了一下笑容。我想起昨天从她手里接过的我的佩剑，不由地握紧了剑柄，好像这就是保护我的心上人的。我的心热腾腾的。我想象自己成为保护她的英雄。我一心要证实我是不负她的信赖的，并且焦急地等待着决战时刻。

这时候，从离要塞半俄里的一道丘岗后面跑出一群又一群骑马的人，不一会儿，草原上就到处是手执长矛和带弓箭的人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骑白马，穿红袍，手握马刀：那就是普加乔夫。他勒住马；一些人围拢上去，有四个人显然是听了他的号令，纵马一直飞驰到要塞脚下。我们认出他们是叛变的哥萨克。其中一个人拿着一张纸，放在皮帽里；另有一个人用长矛挑着尤莱的头，将长矛一挥，人头便飞过栅栏，朝我们飞来。这可怜的卡尔梅克人的头落到司令的脚下。叛变的哥萨克大声吆喝：“别开枪；快出来迎接皇上。皇上在这儿！”

“看我教训你们！”司令喊道，“弟兄们，开枪！”我们的士兵一阵齐射。拿信的哥萨克身子晃了晃，便滚下马来；其余几个立即掉头往回跑。我看了看玛莎小姐。她看见尤莱血淋淋的头，听到枪声，已经吓昏了。司令叫来军曹，叫他去把被打死的哥萨克手上的那封信拿来。军曹走到田野上，回来的时候把死者的马也牵了来。他把信交给司令。司令把信看了一遍，就撕成碎片。这时暴徒们显然准备进攻了。不一会儿，子弹就在我们耳边叫啸起来，有几支箭扎进我们身边的土地里和围墙上。“孩子她娘！”司令说，“这里没有娘们儿的事儿；快把玛莎带走；你瞧：这孩子已经吓坏了。”

被子弹啸声吓呆了的司令夫人朝草原上一看，看出草原上的暴徒要大举进攻了。她回过头来对丈夫说：“伊凡·库兹米奇，生

死都是天定的：你给玛莎祝福吧。玛莎，到你爹这儿来。”

玛莎脸色煞白，浑身颤抖，走到司令面前，跪下来，给他叩了一个头。老司令对她画了三个十字，然后把她扶起来，吻了吻，就用变了音的嗓门儿对她说：“嗯，玛莎，祝你幸福。要祷告上帝：上帝会保佑你的。要是找到个好人，上帝会让你们幸福美满的。你们在一起生活，要像我和你妈一样。好啦，再见吧，玛莎。孩子她娘，快点儿带她走吧。”玛莎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大哭起来。“咱们也接个吻吧，”司令夫人哭着说，“再见吧，我的伊凡·库兹米奇。要是过去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就原谅我吧！”“再见，再见吧，孩子她娘！”司令抱住他的老伴说，“好，行了！你们走吧，回家去吧；要是来得及的话，你给玛莎换一件农家女长袍。”司令夫人便带着女儿走了。我目送玛莎小姐。她回过头来，向我点了点头。这时司令转过身来朝着我们。他的注意力全部转到敌人方面了。暴徒们都聚集在他们的首领周围，而且突然纷纷从马上下来。“现在要坚决顶住，”司令说，“要发起猛攻了……”就在这时候，响起可怕的呼哨声和呐喊声；暴徒们飞跑着向要塞冲来。我们的大炮已经装了霰弹。司令让他们来到最近的距离内，突然又开了一炮。霰弹打到一群人正当中。暴徒们往两边躲了躲，并且往后退了退。他们的首领一个人留在前面……他挥舞着马刀，好像是很起劲儿地在煽动他们……停息了一会儿的呼哨声和呐喊声又响了起来。“喂，弟兄们，”司令说，“现在把寨门打开，把鼓擂起来。弟兄们！前进，跟我冲出去！”

司令、伊凡·伊格纳季奇和我转眼之间就冲到寨墙外；但是胆怯的驻防部队却动也未动。“弟兄们，你们怎么还站着？”司令吆喝起来，“死就死呗：这是军人的天职！”就在这时候，暴徒向我们冲来，并且涌进了要塞。鼓声停息了；驻防部队都丢下枪；我被撞倒在地，但我又爬起来，和暴徒们一起进了要塞。司令头部

受了伤，站在一群暴徒中间，暴徒们要他交出钥匙。我本想跑过去救他，可是好几个强壮的哥萨克把我抓住，用腰带把我捆起来，说："你们违抗皇上，等着瞧吧！"把我们拖到街上。老百姓纷纷拿着面包和盐出来欢迎。响起了钟声。突然人群里有人喊起来，说皇上在广场上等候俘虏，接受宣誓。人群向广场涌去；我们也被拖到广场上。

普加乔夫在司令家的台阶上，坐在安乐椅上。他身穿绣金的哥萨克大红袍。高高的貂皮帽带有金色流苏，一直扣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上。我觉得这人很面熟。他周围站的是几个哥萨克头目。盖拉辛神父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站在台阶旁边，手里拿着十字架，似乎在默默地恳求他饶恕面临死难的人。广场上有人在匆忙地竖立绞刑架。等我们走近了，一些巴什基尔人把人群驱散，把我们带到普加乔夫面前。钟声停了。一时间鸦雀无声。"哪一个是司令？"自封的皇帝问道。我们那个军士从人群中走出来，朝伊凡·库兹米奇指了指。普加乔夫威严地看了看老头子，对他说："你怎么胆敢反抗我，反抗你的皇上？"司令受了伤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这时使出最后一点劲儿用强硬的口气回答说："你不是我的什么皇上，你是强盗、自封的皇帝，听见没有！"普加乔夫阴沉地皱起眉头，挥了挥白手帕。几个哥萨克便揪住老上尉，把他拖到绞刑架那里去。我们昨天审讯过的那个残废的巴什基尔人骑在绞架的横木上。他用手拉着绳子，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可怜的司令被吊在空中了。接着又把伊凡·伊格纳季奇带到普加乔夫面前。"你向彼得·菲尔罗维奇皇帝宣誓效忠吧！"普加乔夫对他说。"你不是我们的皇帝，"伊凡·伊格纳季奇把上尉说的话又说一遍，"你这家伙是强盗，自封的皇帝！"普加乔夫又挥了挥手帕，善良的中尉就被吊在老上司旁边了。

现在轮到我了。我毫不畏惧地看着普加乔夫，准备把我的两

位大义凛然的同事的回答再重复一遍。这时我突然看到什瓦布林也在暴徒的头目当中，头发剃成了一个圆圈儿，穿起哥萨克袍子，我的惊讶是难以形容的。他走到普加乔夫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绞死他！”普加乔夫连看也不看我，就说道。绞索一下子就套到我的脖子上。我默默地祷告起来，向上帝诚心诚意地忏悔我所有的罪孽，祈求上帝拯救我所爱的一切人。我被拖到绞刑架下。“别害怕，别害怕，”暴徒们一遍又一遍对我说，也许是真的想给我鼓励。忽然我听到叫喊声：“等一等，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等一等啊！……”刽子手们站住了。我一看，只见萨维里奇俯伏在普加乔夫脚下。“亲爹呀！”可怜的老人家说，“你杀了我家少爷有什么好处呀？把他放了吧，会给你赎金的；要是为了做样子，表示儆戒，你就叫他们把我这个老头子绞死吧！”普加乔夫打了个手势，暴徒们立刻给我解下绳索，把我放了。“我们的父亲对你开恩了，”他们对我说。此时此刻，我对自己免于一死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遗憾。我的心情太乱了。他们又把我带到自封的皇帝面前，逼着我向他跪下。普加乔夫向我伸过一只露着青筋的手。“快吻手，快吻手！”在我旁边的人说。可是我宁愿接受最残酷的死刑，也不愿这样低三下四地受辱。“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站在我背后，捅了捅我，小声对我说，“别固执了！这又算得什么？吻就吻这强……（呸！）就吻吻他的手吧！”我动也未动。普加乔夫放下手，冷笑着说：“这位先生大概是高兴得糊涂了。扶他起来吧！”于是把我扶起来，把我放掉了。我就观看起这出可怕的闹剧怎样演下去。

老百姓都开始宣誓效忠。他们一个个走过去吻十字架，然后向自封的皇帝行礼。驻防军的士兵们也都站在这儿。连里一名裁缝拿着他那把不快的剪刀，在给他们剪辫子。他们抖搂着身上的头发，走过去吻普加乔夫的手，普加乔夫表示饶恕他们，并接受

他们入伙。这一切延续了有三个小时。最后，普加乔夫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在手下众头目簇拥下走下台阶。给他牵来一匹白马，备有华贵的马鞍。两个哥萨克扶着他上了马。他对盖拉辛神父说，要在他家里吃饭。就在这时候，听到有女人号叫的声音。几个匪徒把披头散发、剥光了衣服的司令夫人拖到了台阶上。其中有一个已经穿起了她的坎肩。另外一些人正在把羽毛褥子、箱子、茶具、衣服和坛坛罐罐往外搬。“我的老天爷呀！”可怜的老司令夫人呼喊着，“别再折腾我了！我的亲爷呀，把我送到伊凡・库兹米奇那里去吧！”她突然抬头看了看绞架，认出自己的丈夫。“你们这些强盗！”她疯狂地叫起来，“你们对他怎么能这样呀？我的亲人伊凡・库兹米奇呀，你这个能征惯战的好汉！普鲁士的刺刀、土耳其的子弹都没有伤到你，在光荣的战斗中你也没有牺牲，却死在一个逃犯手里！”“叫这个老妖婆闭嘴！”普加乔夫说。于是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举起马刀朝她头上砍去，她倒下去，死在台阶上。普加乔夫骑着马走了；人群涌过去，跟在他后面。

第八章　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可恶。

——谚语

广场空了。我还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看到这样可怕的场面，惊惶翻腾的心还没有镇定下来。

最使我痛苦的是不知道玛莎小姐的情形。她在哪儿？现在她怎样了？是不是来得及藏起来？藏的地方是不是可靠？……我又担心又害怕地走进司令的家……房子里空荡荡的；桌椅橱柜全被砸坏，碗碟杯盘全被砸碎；能抢走的全被抢走。我跑上通正房的楼梯，平生第一次进入玛莎小姐的房间。我看到她的床铺被强盗们翻得乱糟糟的，衣橱被砸坏，里面的东西被抢光，空了的神龛前面的长明灯还亮着。挂在隔墙上的小镜子也还完好……这简朴的闺房的主人究竟在哪儿呀？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到她可能落入强盗之手……我的心紧缩起来……我伤心地、非常伤心地哭起来，大声呼唤我心上人的名字……就在这时候，我听见轻微的响动声，从衣橱后面走出巴拉莎，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

"唉呀，彼得·安得列伊奇！"她把两手一拍，说，"这是什么世道！多么可怕呀！……"

"玛莎小姐呢?"我急不可待地问道,"玛莎小姐怎样啦?"

"小姐还活着,"巴拉莎回答说,"她藏在神父娘子那儿。"

"在神父娘子那儿!"我吓得叫起来,"我的天呀!普加乔夫就在那儿呀!……"

我从房里跑出来,转眼间来到街上,就飞也似地朝神父家跑去,一路上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顾了。神父家里闹哄哄的,叫嚷声,笑声,歌声……普加乔夫正在和他的同伙宴饮。巴拉莎也跟着我跑来了。我叫她悄悄地把神父娘子叫出来。过了一会儿,神父娘子就拿着一个空酒瓶来到门廊里迎我。

"行行好吧!告诉我,玛莎小姐在哪儿?"我怀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问道。

"我那好孩子躺在我的床上,在里面屋里呢,"神父娘子回答说,"唉呀,彼得·安得列伊奇,差一点出事儿呀,不过,谢天谢地,一切都平平安安过去了:那强盗刚刚坐下来吃饭,我那可怜的孩子就醒过来,呻吟起来!……我简直吓呆了。他听见了,就问:'这里谁在你屋里叹气,老婆子?'我给强盗鞠了个躬,回答说:'是我的侄女,皇上;她生病了,睡在床上呢,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你侄女年轻吗?''还年轻,皇上。''叫你侄女出来让我看看,老婆子。'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可是没有法子。'对不起,皇上,这孩子就是不能起床,不能来见陛下呀。''好吧,老婆子,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于是该死的强盗朝里间走来;你猜怎样!他掀起帐子,用他那老鹰一样的眼睛看了看!——还好……上帝拯救了她!你是不是相信,我和老头子当时已经准备好去殉难了。幸亏我的好孩子也没有认出他来。主啊,我们怎么活到这种年头呀!有什么好说的呀!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呀!谁又能想到啊!……还有瓦西丽莎·叶戈罗芙娜呢?还有伊凡·伊格纳季奇呢?为什么绞死他?……怎么倒把你饶过了?可是什瓦布

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又怎么样？他把头发剃成圆圈儿，这会儿在我们这儿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了！没说的，太狡猾了！在我说到侄女生病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你信不信，那一眼就像一把刀子，要把我戳穿；不过他没有说出来，这是要感谢他的。”就在这时候，听到客人们醉醺醺的叫嚷声和盖拉辛神父的声音。是客人们要酒喝，主人在呼唤老伴儿。神父娘子着了忙。“你快回去吧，彼得·安得列伊奇，”她说，“我这会儿顾不上您了；强盗们喝得上了劲儿。您要是落到醉鬼手里，那就糟了。再见，彼得·安得列伊奇。听天由命吧；也许上帝会保佑咱们的。”

神父娘子走了。我多少放心一些了，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从广场旁边走过的时候，看到好几个巴什基尔人挤在绞架旁边，在剥死者的靴子。我觉得干预也无益，就使劲儿把怒火压下去。强盗们在要塞里跑来跑去，洗劫军官们的家。到处可以听到喝得醉醺醺的暴徒的叫嚷声。我回到住处。萨维里奇在门口迎住我。“谢天谢地！”他一看见我，就叫起来，“我还以为，强盗们又把你抓去了呢。唉，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你可相信，强盗把咱们的东西抢光啦？衣服、被单、碗碟——一样也不剩。不过，那又算什么！谢天谢天，把你放了，让你活下来！少爷，你可认出他们的首领？”

“没有，没认出来；他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啦，少爷？你怎么忘了在客店里骗走你的皮袄的那个酒鬼呀？兔皮袄还是崭新的呀；可是他这家伙使劲儿撕扯开，就往身上硬套！”

我非常惊愕。确实，普加乔夫跟我那个领路人像得出奇。我这才明白，普加乔夫就是那个领路人；这才明白，为什么把我饶过了。我不能不惊讶，竟有这样奇怪的巧合：送给流浪汉一件小皮袄，竟使我逃脱绞刑；一个到处游荡的酒鬼，竟然攻占许多要

塞，震撼了整个国家！

“你想吃点东西吗？”还没有改变习惯的萨维里奇问道，“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去找找，给你做点儿什么吃的。”

剩下一个人，我沉思起来。我怎么办呢？留在暴徒占领的要塞里，或者追随他们的一伙，在一个军官来说，都是很不成体统的。军人天职要求，在目前危难的局面下，我应该到我还能为祖国效力的地方去……但爱情却强烈地要求我留在玛莎小姐身边，保护她，照顾她。虽然我预料形势无疑会很快转变，但我想到她的危险处境，还是不能不担心害怕。

一个哥萨克跑来找我，打断我的思绪。他通知我说：“皇上召见你。”“他在哪儿？”我准备听从，就问道。

“在司令的房子里，”哥萨克回答说，“饭后我们的老爷子去洗过澡，这会儿在休息呢。您大人要知道，从各方面看出来，他是一个贵人：一顿饭吃了两头烤小猪，能洗那样热的蒸汽澡，连塔拉斯·库罗奇全都吃不消，把桦条帚交给福姆卡·比克巴耶夫，浇过些冷水才好不容易喘过气来。没说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威严……听说，在澡堂里他让人看了看他胸前的帝王印记：一边是双头鹰，有五戈比硬币那样大；另一边是他的头像。”

我觉得没必要反驳这个哥萨克的说法，就跟他一起朝司令的房子走去，一面想象着和普加乔夫见面的情形，并且竭力揣测这次见面会怎样收场。读者不难想象，当时我不是非常冷静的。

我来到司令家门前时，天已经开始黑了。吊着死人的绞架黑糊糊的，非常可怕。可怜的司令夫人的尸体依然横躺在台阶脚下；台阶上有两个哥萨克在站岗。带我来的那个哥萨克进去通报，一会儿就回来，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昨天我就是在这儿依依不舍地和玛莎小姐告别的。

我面前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情景：一张铺了台布的餐桌上摆满

酒瓶和酒杯，餐桌后面坐的是普加乔夫和十来个哥萨克头目，戴着皮帽，穿着花衬衫，喝酒喝得来了劲儿，脸红红的，眼睛亮闪闪的。什瓦布林、我们那个军士以及新入伙的哥萨克，都不在其中。“哦，先生来了！”普加乔夫一看见我，就说，“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不要见外。”在座的人多少挤了挤。我一声不响地在桌子边上坐下来。我旁边一个挺拔而英俊的年轻哥萨克给我斟了一杯白酒，我碰也没有碰。我好奇地打量起这一伙人。普加乔夫坐在首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用他那老大的拳头托着黑黑的大胡子。他的相貌又端正又相当可爱，一点也不显得残暴。他不时和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说话，有时称他伯爵，有时称他季莫菲伊奇，有时还尊称他大叔。所有的人彼此都以同伴对待，也不对自己的首领表示特别的恭敬。他们谈的是早晨的进攻、暴动以来的胜利和今后的行动。每个人都夸耀自己的功绩，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无拘无束地和普加乔夫争论。就在这个奇怪的军事会议上，决定了向奥伦堡进军：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而且这次行动差一点取得成功，酿成灾难！进军就定在明天。“来吧，弟兄们，”普加乔夫说，“咱们来唱唱我喜欢的一支歌儿，唱了歌儿好睡觉。丘马科夫！你开个头儿！”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哥萨克用尖细的嗓门儿唱起悲壮的纤夫之歌，接着大家就一齐唱起来：

别嚷嚷，亲爱的绿橡树，
别打扰我好汉想心事。
明天我好汉要去受审判，
去见沙皇这个威严的法官。
皇上要亲自把我审问：
你这个农民的孩子，你说说，
你跟谁一起偷窃，一起抢劫，

是不是还有很多同伙儿？
正教的沙皇，你听着，
我把真情实话对你说说，
我的同伙儿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同伙儿是黑夜，
第二个同伙儿是宝刀，
第三个同伙儿是骏马，
第四个同伙儿是强弓，
我派出的密探就是利箭。
那正教的沙皇就会对我说：
好啊，你这农家孩子，
你又会抢劫，又能言善辩！
我要给你这孩子赏赐：
在空地上竖两根柱子加一截横木，
就给你做高高的宫殿。

我听到这些注定要受绞刑的人唱起有关绞刑的民歌，真说不清在我心中激起的是什么样的波澜。他们那威风凛凛的面容、和谐的声音、他们为悲壮的歌词增添的悲壮激情——这一切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受到诗歌的威力。

客人们又每人干了一杯，就站起来向普加乔夫告别。我也想跟他们走了，可是普加乔夫对我说："你坐下；我想和你聊聊。"我们就面对面坐下了。

我们都一言不发地过了几分钟。普加乔夫凝神看着我，偶尔带着一种调皮和嘲笑的奇怪表情眯起左眼。终于，他笑起来，而且，笑得那样开心，所以我望着他也笑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怎么样，先生？"他对我说，"你说实话，我那些弟兄们把绳

子套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害怕了吧？我看，恐怕魂都飞上天了……要不是你那个老家人，你就在横木上晃悠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老家伙。哦，你可曾想到，先生，那个把你带到客店的人，就是我这个大皇帝？（于是他摆出一副又威严又神秘的架势。）你对我犯了很大的罪，”他继续说，“不过我赦免了你，因为你人品好，就在我不得不到处躲避敌人的时候，你给了我帮助。而且你会看到，何止这一点呀！等我得了天下，我会好好赏赐你的！你能保证效忠于我吗？”

这骗子的问话和他的胆大妄为，使我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我忍不住笑了笑。

“你笑什么？”他皱着眉头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是大皇帝？老实回答我。”

我为难了：承认这流浪汉是皇帝，我办不到，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怯懦。当面说他是骗子——那是自招死亡；当时我在绞刑架下，在怒火中烧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出那种态度，现在我觉得那样逞英雄是无益的了。我犹豫起来。普加乔夫阴沉着脸等待我回答。终于（至今我还非常得意地记着这一时刻）我的责任感在我心中战胜了人类的弱点。我回答普加乔夫：“你听着：我对你说的全是实话。你想想看，我能承认你是皇帝吗？你是一个聪明人：就算是我承认了，你也会看出我说的不是真心话。”

“依你看，我究竟是什么人？”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在开一种危险的玩笑。”

普加乔夫迅速地看了我一眼。“这么说，你不相信我是彼得·菲多罗维奇皇帝喽？”他说，“好吧。不过，难道好汉就不能成大事吗？古时候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不是也曾经称帝吗？你想把我看做什么人就看做什么人好啦，可是你不要离开我。你管那

么多事干什么？谁当神父，谁就是爹。你要是为我效忠，我就封你为元帅和公爵。你以为怎样？”

“不，”我坚定地回答说，“我生来就是贵族；我向女皇宣过誓；不能为你效劳。你要是真正好心对待我，那就放我到奥伦堡去。”

普加乔夫沉思起来。“要是我放了你，”他说，“你是不是可以保证，今后至少不再反抗我？”

“这一点我怎么能向你保证呢？”我回答说，“你应该知道，这由不得我：上级叫我反抗你，我就得上前，没有办法。你现在自己是首领，你也要部下服从你呀。需要我效力的时候，我不肯效力，那又像什么话呢？我的命在你手里：你要是放了我，那谢谢你；你要是杀了我，上帝自会审判你；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的真诚震动了普加乔夫。“那就这样吧，”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杀了就杀了，饶了就饶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啦。明天你来和我告别，现在就去睡吧，我也要睡了。”

我离开普加乔夫，来到街上。这是一个无风而寒冷的夜晚。月亮和星星都很明亮，照得广场和绞架清清楚楚的。要塞里到处都很安静，到处都黑糊糊的。只有小酒店里还亮着灯火，还有来迟的浪荡汉的叫嚷声。我朝神父家看了看。护窗和大门都已经关上。看来，里面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看到萨维里奇因为我没回来正在发愁。他一听说我可以自由了，真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主啊，真感谢你！”他画了个十字，说，“天一亮咱们就离开要塞，哪儿有路就往哪儿去。我给你做了一点儿吃的；你吃点儿吧，少爷，吃过了就安安稳稳睡一夜，像睡在基督怀里那样。”

我听从他的劝告，津津有味地吃过晚饭，就在光光的地板上睡着了，因为精神和身体都疲乏极了。

第九章　离　　别

和你亲近甜如蜜，
姑娘呀，好姑娘！
和你分别好悲伤，
像告别灵魂一样。
——赫拉斯科夫[①]

清晨，鼓声把我惊醒。我朝集合的地方走去。普加乔夫的人马已经在绞架旁边排成队伍，绞架上还吊着昨天的牺牲者。哥萨克们都骑在马上，士兵们都持着枪。旌旗猎猎飘扬。几尊大炮已经装到行军炮架上，其中有一尊我认出是我们的。所有的居民也都在这儿等候自封的皇帝。在司令家的台阶旁边，一个哥萨克牵着一匹吉尔吉斯种的白色骏马。我用眼睛寻找司令夫人的尸体。尸体已经被挪到一边，盖着芦席。终于，普加乔夫走出门来。大家都摘下帽子。普加乔夫在台阶上站下来，向大家问好。一个头目递给他一袋铜钱，他便一把一把地把铜钱撒了开去。大家又叫又嚷地跑过来抢钱，免不了有受伤的。普加乔夫由他的一些主要的同伙儿簇拥着。什瓦布林也在其中。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看出

①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诗人和戏剧家。

我的目光里有轻蔑的意味，便带着真正恼恨和故作嘲笑的神情转过身去。普加乔夫看见我在人群里，便向我点点头，叫我过去。“你听着，”他对我说，“你现在就到奥伦堡去，代我告诉省长和所有的将军，过一个礼拜我就到那儿去，叫他们等候我。你劝他们迎接我，像孩子一样爱戴我，听从我；要不然他们逃脱不了严厉的死刑。一路平安，先生！”然后他转过身朝着大家，指着什瓦布林说：“弟兄们，这是你们的新指挥官，你们要听从他的指挥，他负责替我指挥你们，掌管要塞。”我听到这话十分害怕：什瓦布林当上要塞司令了；玛莎小姐落到他手里了！天啊，她会怎么样呀！普加乔夫下了台阶。给他牵过马来。几个哥萨克本想扶他上马，可是他一腾身就跨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的萨维里奇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到普加乔夫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我猜不出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普加乔夫很威风地问道。“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萨维里奇回答说。普加乔夫接过纸，带着很深沉的神气看了老半天。“你怎么写得这样费解？”终于他说，“我们这些明亮的眼睛一点也看不明白。我的书记长在哪儿？”

一个穿军曹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很麻利地跑到普加乔夫面前。“你念一念吧，”普加乔夫说着，把那张纸递给他。我非常想知道我的老家人给普加乔夫写了些什么。书记长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念起来：

“两件长袍，一件细面的，一件条纹绸子的，合六卢布。”

“这是什么意思？”普加乔夫皱着眉头说。

“请让他念下去，”萨维里奇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书记长又念下去：

“细呢绿军装一件，值七卢布。

“白色呢裤一条，值五卢布。

“带套袖的荷兰布衬衫十二件，合十卢布。

“带茶具的食品盒一个，值两个半卢布……”

“胡说什么呀?”普加乔夫打断他，“什么食品盒、带套袖裤子，这干我什么事?”

萨维里奇干咳了一声，就解释起来：

“老爷子，这是请你看看我家少爷的失物清单，被歹徒抢去的……”

“什么歹徒?”普加乔夫厉声问道。

“对不起，我说走嘴了，”萨维里奇回答说，“不管是不是歹徒，反正你的弟兄们就这么偷偷摸摸拿走了。你不要生气：马有四条腿，还跌交呢。你叫他念完吧。”

“念下去，”普加乔夫说。书记长就又念下去：

“印花布被单、塔夫绸被单各一条，合四卢布。

“红色拉锦卷毛绒皮袄一件，值四十卢布。

“还有兔皮袄一件，就是在客店里施舍给你的，值十五卢布。”

“这又是什么鬼玩意儿!”普加乔夫大喝一声，眼睛里有火光闪了一下。

说实话，我真吓坏了，担心我那可怜的老家人会遭殃。他本来还想加以解释，可是普加乔夫把他打断了：“你怎么敢拿这种小事来跟我捣蛋?”他叫起来，便从书记长手里抓过那张纸，摔到萨维里奇的脸上。“你这老浑蛋!把东西全拿走，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老东西，你应该天天为我和我的弟兄们祷告上帝，因为没有把你和你家少爷跟那些违抗圣命的家伙一起绞死……兔皮袄呢!我会给你兔皮袄的!你明白吗，我要叫人活剥你的皮来做皮袄!”

“要剥就剥好啦，”萨维里奇回答说，“我是一个伺候人的人，应该管好主人的东西。”

普加乔夫显然动了慈悲之心。他转过身，就骑着马走了，再

没有说一句话。什瓦布林和众头目也跟着他走了。全部人马很有秩序地出了要塞。老百姓都去送普加乔夫了。广场上只剩了我和萨维里奇。我的老家人手里还拿着那张清单，而且带着十分惋惜的神气看着。

他看到普加乔夫对我很和善，就想利用一下；他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我本想骂他几句，说他这种忠心是不恰当的，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吧，少爷，”萨维里奇回答说，“笑吧；等到咱们重新安定下来过日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不是可笑了。”

我急忙到神父家去看玛莎小姐。神父娘子一看见我，就报告了令人难过的事。夜里玛莎小姐发起高烧。她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而且还说胡话。神父娘子把我领进她的房里。我轻轻地走到她床前。她的脸变了模样，我一见大吃一惊。她竟认不出我来了。我在她床前站了很久，也没有去听盖拉辛神父和好心的神父娘子说的话，他们好像是在安慰我。我愁肠百结，心烦意乱。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可怜的、举目无亲的孤女落入凶恶的暴徒当中，而我又无力相救。尤其使我提心吊胆的是什瓦布林，什瓦布林在这里 。他受自封皇帝之命占据这个要塞，可怜的姑娘留在这里，姑娘又是他所仇恨的无辜的对象，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该怎么办呢？怎样帮助她呢？怎样才能把她从这个恶棍手里解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我决意立刻到奥伦堡去，催促早日收复白山要塞，并且尽可能予以协助。我辞别神父和神父娘子，并且很动情地把我已经认作妻子的姑娘交托给她。我抓住姑娘的手，噙着泪水吻了吻。“再见吧，”神父娘子在送我的时候，对我说，“彼得·安得列伊奇，再见吧。也许咱们还能在太平的时候见面的。不要把我们忘了，常给我们来信。除了您，可怜的玛莎小姐再也找不到什么安慰，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我来到广场上，站了一会儿，看了看绞架，朝绞架鞠了一躬，

便出了要塞，走上大路，在寸步不离的萨维里奇陪伴下，朝奥伦堡走去。

我走着，想着心事，忽然听到背后有马蹄声。我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哥萨克骑着马从要塞里跑来，并且牵着一匹马，老远就向我招手。我站了下来，很快就认出这是我们那个军士。他来到跟前，下了马，把另一匹马的缰绳递给我，说："先生！我们的爷赏给您一匹马，把他身上的皮袄也赏给您（马鞍上扎着一件羊皮袄）。还有……"这个军士结结巴巴地说起来，"他赏给您……半个卢布……可是我在路上掉了；请多多原谅。"萨维里奇斜着眼睛看了看他，说："在路上掉了！那你怀里哗啦哗啦响的是什么？不要脸的东西！""我怀里哗啦哗啦响的是什么吗？"那军士一点也不难为情，而是反驳说，"你得了吧，老头子！这是马笼头在响，不是钱。""好啦，"我打断他们的争吵，说，"你替我谢谢派你来的那个人；掉了的那半个卢布，你在回去的路上仔细找找，找到了你就买酒喝吧。""多谢了，先生，"他说着，转过马头，"我要天天为您祷告上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骑着马往回跑了，同时用一只手紧紧把怀里的钱按住；一会儿，他就跑得不见影子了。

我穿起皮袄，上了马，让萨维里奇骑在我背后。"少爷，你看，"老人家说，"我向那流氓告状没有白费劲儿。这贼东西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虽然这匹又高又瘦的巴什基尔驽马和一件羊皮袄还不抵他们这伙强盗抢你的和你施舍给他的东西的一半，可总还是有点儿用处的；而且，能从恶狗身上拔下一撮毛，也是好的。"

第十章　围　城

占领了草地和高山，
他就对城市虎视眈眈。
下令在营地后面筑起炮垒，
炮手就位，准备攻城夜战。
——赫拉斯科夫

我们来到奥伦堡城外，看到一群剃光了头、脸上带烙印的囚徒。他们在驻军的残废士兵监督下，在工事旁边干活儿。有的用小车往外运送壕沟里的脏东西；有的用锹掘土；泥水匠在搬砖，修补城墙。在城门口哨兵把我们拦住，要看我们的证件。一名军士听说我是从白山要塞来的，就径直把我带到将军家里。

我在花园里见到将军。他正在察看被秋风吹秃了的一株株苹果树，并且在一名老园丁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用干草包扎以防冻。他的脸流露着安详、健康、和善和神气。他一看见我，非常高兴，就详细询问起我所见到的种种可怕的事。我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说。老将军很认真地听我说，一面剪着枯枝。"米罗诺夫真不幸呀！"等我说完了这些悲惨的事，他说道，"可惜呀，他是一个很好的军官。米罗诺夫夫人也是一位很好的夫人，而且她腌蘑菇做得多么好呀！哦，玛莎，上尉的女儿，怎么样了？"我回答说，

她还留在要塞里，在神父娘子家里。“唉呀，唉呀，唉呀！”将军说，“那就糟了，太糟了！不能指望强盗有什么纪律。可怜的姑娘怎么办呀？”我回答说，这里离白山要塞不远，将军大人想必很快会派兵去解救白山要塞的居民。将军带着疑虑的神气摇了摇头。“咱们再看吧，再看吧，”他说，“这事咱们还有时间再商量。请你来我家喝杯茶吧：今天我要开一个军事会议。你可以给我们报告一下有关那个无赖普加乔夫和他的军队的真实情况。现在你暂且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来到分拨给我的住处，萨维里奇已经在这里忙活着了。我焦急地等待起开会时间。读者不难想象，我是不会错过这个会议的，因为这个会议对我的命运会有重大影响。到了预定时间，我已经在将军家里了。

我在将军家里见到一位本城的官员，记得好像是关税局长，是一个穿缎子长袍的红脸膛胖老头子。他向我详细问起伊凡·库兹米奇的遭遇，并且称伊凡·库兹米奇为教亲。他常常打断我，提一些问题，发表一些道义方面的见解，表明他这人即使不精通军事，至少也是精明灵活，天生聪慧。这时应邀参加会议的人也陆续来到。除了将军本人，他们没有一个是军人。等大家都就座，给每人送上一杯茶之后，将军便极其清楚、极其详尽地说明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诸位先生，”他继续说，“就是要决定，对暴徒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攻还是守？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进攻可望迅速击溃敌人，防守则稳妥可靠……那么，咱们就按应有的顺序征求意见，也就是自下面上征求意见。准尉先生！”他转身对我说，“请您发表意见吧。”

我站起来，首先简要地说了说普加乔夫及一伙儿的情况，然后就斩钉截铁地说，自封皇帝无法抵挡正规军的进攻。

这些官员显然不赏识我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年轻人的轻率

和冒失。他们很不满意地小声议论起来，我只是听清了一个人小声说的一句："太幼稚！"将军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准尉先生！在军事会议上，开头的发言一般都是主张进攻的，这也是应有的规律。现在咱们继续征求意见。六级文官先生！请说说您的意见！"

穿缎子长袍的老头儿匆匆喝下第三杯搀了不少罗姆酒的茶，回答将军说："将军大人，愚意以为，既不宜攻，也不宜守。"

"那怎么办呀，六级文官先生？"将军惊讶不已地问道，"战术上可没有别的办法：不是攻就是守……"

"大人，最好是用收买的办法。"

"哎呀呀！您的主意太高明了！收买的办法在战术上是允许的，我们就采用您的主意。可以悬赏收买那个无赖的头……出七十卢布，甚至一百卢布……就从秘密经费中支出……"

"要是这样的话，"关税局长不等对方说完，就接话说，"那些强盗要是不把他们的首领五花大绑送到我们这儿来，我就不是六级文官，算是一头吉尔吉斯绵羊。"

"这事儿咱们还可以再考虑，再商量，"将军回答说，"可是不管怎样，还是要采取一些军事措施。诸位，还是按照应有的程序发表你们的意见吧。"

结果所有的意见都和我的意见相反。所有的官员都说军队靠不住，取胜没有把握，还是小心谨慎为妙，等等。大家都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以大炮为掩护，在石头城里坚守，而不是到战场上去碰运气。最后，将军听完大家的意见，磕了磕烟灰，说了如下一番话：

"诸位先生！我应该说明，就我来说，我是完全赞同准尉先生的意见的；因为他的意见是符合战术常规的，在战术上，进攻几乎总是比防守为好。"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装起烟斗。我自以为高明，洋洋得意

起来。我骄傲地看了看众官员，他们在小声议论着，流露着不满和不安的神情。

“不过，诸位先生，”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着叹气吐出一股浓烟，然后继续说下去，“这事关系到我们仁慈的女皇交托给我的几个省的安全，我不敢担当这样重大的责任。所以，我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多数人认定的最明智、最安全的办法：在城里坚守，如果敌人进攻，就用大炮抵挡，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伺机出击。”

官员们这时也带着讥笑的神气看了看我。会议散了。这位可敬的老将如此软弱，竟违反自己信念，接受这些外行和没有经验的人意见，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这次重要的会议之后，过了几天，我们就获悉，普加乔夫果然说到做到，已经逼近奥伦堡了。我在城墙上看到了暴动的军队。我觉得，从我见到的那次进攻以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有十倍。他们也有不少大炮，那是普加乔夫从他已经攻下的一些小要塞里缴获的。我想起军事会议的决定，就预料到我们会长期被围困在奥伦堡城内，懊恼得几乎要哭了。

我不来描写奥伦堡之围，那属于历史范畴，不应纳入家庭纪事。总而言之，这次包围由于地方当局玩忽职守，使居民遭受饥饿和种种灾难，受害极为严重。不难想象，奥伦堡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所有的人都垂头丧气，为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感到物价涨得实在可怕。居民们已经见惯了飞到院子里的炮弹；连普加乔夫的进攻也引不起大家的注意了。我非常苦闷。时间一天天过去。收不到白山要塞的来信。所有的道路都被切断。真忍受不了我同玛莎小姐离别之苦。尤其使我痛苦的是，不知道她遭遇如何。我唯一的消遣是随骑兵出击。多亏普加乔夫，我有了一匹好马，我和它分享少得可怜的食物，每天骑着

它出城去和普加乔夫的骑兵交战。在多次交战中，那些吃得饱、喝得足、又有好马的暴徒总是占上风。城里的瘦弱不堪的骑兵无法战胜他们。我们的饥饿的步兵有时也出击，但积雪太深，他们对付不了分散活动的骑兵。大炮在城墙上轰击无济于事，拉到田野上，由于马匹瘦弱不堪，拉也拉不动。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奥伦堡的官员们所说的谨慎和明智！

有一次，我们难得地打散和赶跑一大群敌人，我追上一个掉了队的哥萨克，正要举起我的土耳其马刀朝他砍去，他突然摘下帽子，大声叫起来：

“您好，彼得·安得列伊奇！一切都如意吗？”

我一看，认出是我们那个军士。我看到他真是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你好，马克西梅奇，”我对他说，“你从白山要塞出来很久了吗？”

“不久，彼得·安得列伊奇；昨天才回来。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信在哪儿？”我叫起来，激动得一张脸都红了。

“在我身上，”他说着，就把手伸进怀里，“我答应巴拉莎，一定把信带给您。”于是他把一封折好的信交给我，转身就跑掉了。我把信展开，浑身颤抖着看起来：

> 大祸临头，使我突然失去父母。在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我现在求助于您，因为我知道，您一直希望我好，您对任何人都愿意帮助。我祷告上帝，希望这封信无论如何送到您的手里！马克西梅奇答应把这封信送给您。巴拉莎还听到马克西梅奇说，他常常在你们出击的时候老远看到您，说您一点不顾惜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些含泪为您祷告上帝的人。我病了很久；等我身体好了，

取代先父掌管要塞的什瓦布林逼着盖拉辛神父把我交给他，不然就要向普加乔夫告发。我现在住在自己家里，受到监视。什瓦布林逼着我嫁给他。他说他救过我的命，因为神父娘子说我是她的侄女时，他帮助隐瞒了真相。与其嫁给什瓦布林这样的人，还不如死掉。他对待我很厉害，并且威胁说，要是不回心转意，不肯嫁给他，他就要把我送到军营里去交给那个强盗，我的下场就会像丽莎维妲·哈尔洛娃那样。我要求什瓦布林让我再想一想。他答应再等三天。我要是过三天不嫁给他，那就毫不留情了。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我只有您可以依靠了；你就救救我这个苦命人吧。您恳求将军和各位军官赶快派援军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您能来，您也亲自来吧。

永远听从您的、不幸的孤女

玛丽娅·米罗诺娃

我看过这封信，几乎要发疯了。我无情地催赶着我那匹可怜的马，跑回城里。一路上我寻思着怎样设法解救可怜的姑娘，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一回到城里，我就直接去见将军，急匆匆闯进他家里。

将军正在房里前前后后踱着，吸着他那海泡石烟斗。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想必是我的样子使他吃了一惊；他很关心地问起我匆匆赶来的原因。

“大人，”我对他说，“我是来求您，把您当做亲爹；您行行好，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吧：这事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

“唉呀，什么事呀？”老将军惊讶地问，“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呀？你说吧。”

“大人，请您下令让我带一连士兵和五十名哥萨克去扫平白山

要塞。”

将军凝神看着我，想必以为我是发了疯（这一点他几乎没有猜错）。

“扫平白山要塞？那怎么行？”他终于说。

“我向您保证，一定会成功，”我慷慨激昂地回答说，“只要您让我去。”

“不行呀，年轻人，”他摇着头说，“这么远的距离，敌人很容易切断你们和主要战略据点的联系，把你们打垮。切断联系……”

我看出他一心想在军事方面进行论断，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连忙把他的话打断。

“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对他说，“她向我求救；什瓦布林强迫她嫁给他。”

“真的吗？哦，这个什瓦布林真是坏透了，要是落到我手里，我一定下令严厉审判他，就把他送到要塞护墙上枪毙！不过暂时还应该忍耐……”

“忍耐呢！”我失声叫起来，“可是他就要娶玛莎小姐了呀！……”

“噢！”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最好还是暂时做什瓦布林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保护她。等我们把他枪毙了，到那时候，上帝保佑，她会再找到丈夫的。标致的小寡妇是不会长期守寡的。我的意思是说，小寡妇找丈夫，比大姑娘更容易。”

“我宁愿去死，”我发狂似地说，“也不能把她让给什瓦布林！”

“哎呀呀呀！”老头子说，“现在我明白了：你想必是爱上玛莎小姐了。噢，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不幸的小伙子呀！不过我还是不能给你一连士兵和五十名哥萨克。这种出击太轻率了，我负

不了这个责任。”

我垂下头，感到绝望。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主意：至于什么样的主意，如古代小说家说的，诸位明公且待下一章分解。

第十一章 动乱的小镇

这时狮子已经吃饱，
虽然它生性残暴。
“为何光临我的洞穴？”
它亲切地问道。
——苏马罗科夫[1]

我辞别将军，匆匆赶回自己住处。萨维里奇迎住我，仍然像往常那样规劝我：“少爷，你就喜欢跟那些强盗酒鬼较量！这哪儿是贵人干的事儿？万一有个闪失，那才不值得呢。要是去打土耳其人或者瑞典人，倒也罢了，可是你现在打的是什么人呀，连说说都是罪过。”

我打断他的话，问他现在总共还有多少钱。“够你用的，”他带着得意的神气回答说。“不管那些坏蛋怎样翻箱倒柜，我还是藏起来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针织的长袋子，里面装满了银币。“好吧，萨维里奇，”我对他说，“现在你给我一半，剩下的你拿着。我要到白山要塞去。”

“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善良的老家人用打哆嗦的声音

① 据考证，这段题词实际上是普希金自己撰写的。

说，“安分点儿吧；眼下所有的道路都被强盗切断了，你怎么能出去呀！你就是不顾惜自己，至少也要可怜可怜你的父母呀。你能上哪儿去？去干什么？还是多少等一等，等大军来了，把坏蛋们都抓起来，那时候你想上哪儿去就上那儿去好啦。”

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没时间商量了，”我回答老头子说，“我必须去，我不能不去。不要难过，萨维里奇：上帝是仁慈的，也许咱们还能见面！你自己也当心些，不必于心不安，不要舍不得花钱。你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价钱再贵也要买。这些钱我都送给你了。要是过三天我还没有回来……”

“你这是说什么呀，少爷？”萨维里奇打断我的话，“叫我放你一个人走！这事你做梦也别想。你要是打定了主意，你骑马走，那我步行也要跟着你，决不离开你。你要我离开你，一个人躲在石头城里吗？难道我疯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好啦，少爷，我可是不能离开你。”

我知道，跟萨维里奇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便叫他准备动身。半个钟头之后，我就骑上我的那匹好马，萨维里奇也骑上一匹又瘦又瘸的老马，那是城里一户居民没有草料喂马，白送给他的。我们来到城门口，哨兵放行；我们便出了奥伦堡城。

暮色渐浓。我走的这条路要从别尔达镇旁边经过，那是普加乔夫的驻地。有一条直路被雪埋住了；可是整个草原上到处是马蹄印子，可见天天都有马经过。我放马大步奔跑。萨维里奇很勉强地远远跟着我，不时地大声朝我叫喊：“慢点儿，少爷，行行好，慢点儿吧。我这匹该死的老马跟不上你那匹长腿魔鬼。你急着上哪儿去呀？这又不是去吃喜酒，是去闯刀山，弄不好就……彼得·安得列伊奇……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呀！……行行好吧！……主啊，救救少东家吧！”

不一会儿，就看见别尔达镇的灯火。我们来到冲沟边，这是这个镇的天然堑壕。萨维里奇依然跟在我后面，没有中断他那诉苦性质的祷告。我指望能平平安安绕过这个镇，却突然在暮色中看见前面有五六个手持棍棒的大汉；这是普加乔夫驻地的前哨。他们吆喝我们站住。我不知道他们的口令，就想一声不响地从他们旁边跑过去；可是他们立刻把我包围起来，其中一个抓住缰绳把我的马勒住。我抽出马刀，朝这个汉子头上劈去；皮帽救了他的命，然而他还是踉跄了两下，把手里的缰绳松掉了。其他几个也慌了，跑开了。我趁这机会，把马一踢，就跑起来。

夜幕已渐渐降下，我本来可以脱离一切危险的，可是我突然回头一看，发现萨维里奇不见了。可怜的老头子骑着瘸马，没有逃出强盗的手掌。怎么办呀？我等了他几分钟，料定他是被截住了，便拨转马头去救他。

我朝冲沟跑去，老远就听见闹声、叫声和萨维里奇的说话声。我催马加鞭跑去，一会儿就来到刚才拦截我的那几个大汉中间。萨维里奇也在这里。他们把老头子从马上拖下来，正要把他捆起来。他们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他们叫嚷着向我扑过来，转眼工夫就把我拖下马来。其中的一个，看样子是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马上要带我们去见皇帝。他又说："要听皇上的旨意：是马上把我们绞死，还是等到天亮。"我没有反抗；萨维里奇也学我的样。这几个哨兵便神气活现地押着我们走去。

我们跨过冲沟，进了镇。一座座房子里都点起灯火。到处都有叫声和闹声。在街上我遇到很多人；但在黑暗中谁也没有注意我们，没有认出我是奥伦堡的军官。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的一座小屋门前。门口放着好几个酒桶和两尊大炮。"这就是皇宫，"一个汉子说，"我们就去通报。"他走进小屋。我看了看萨维里奇；老头子画了个十字，默默地在祈祷。我等了老半天；那汉

子终于走出来，对我说："走吧：皇上传旨叫军官进去。"

我走进小屋，或者如那汉子说的，走进皇宫。小屋里点着两支脂油蜡烛，墙上裱了金纸；不过，那板凳、桌子、吊在绳子上的洗脸盆、挂在钉子上的手巾、角落里的炉叉和放满瓶瓶罐罐的宽阔的炉台，——一切都跟普通农舍里一样。普加乔夫坐在圣像下面，身穿大红袍，头戴高高的皮帽，威风凛凛地叉着腰。他身旁站着几个主要的头目，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显然，这些暴徒听说从奥伦堡来了一名军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并且摆出胜利的姿态迎接我的。普加乔夫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摆出来的那种威严神气一下子就不见了。"啊，是您呀，先生！"他很快活地对我说，"近来还好吗！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呀？"我回答说，我有事从这儿经过，他手下的人把我截住了。"有什么事呀？"他问我。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普加乔夫以为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话不便说出口，就对众头目说，请他们出去。大家都听从了，只有两个人站着没有动。"你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胆地说吧，"普加乔夫对我说，"我是什么事都不瞒着他们的。"我侧眼看了看自封皇帝的两个亲信。其中一个是孱弱而驼背的老头子，灰色大胡子，除了他那灰呢子长袍上斜佩一条浅蓝色绶带以外，他身上再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注目之处。可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那个伙伴。他身材高大，肩宽背阔，我估计他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那浓密的火红色大胡子、炯炯有神的灰眼睛、没有鼻孔的鼻子、额上和腮上的一个个红斑给他那宽阔的麻脸增添了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他穿着红色衬衫、吉尔吉斯长袍和哥萨克灯笼裤。后来我才知道，前一个是从军队里逃出来的军曹别洛鲍罗多夫；后一个是阿法纳西·索科洛夫，绰号闹板[1]，是一个流放犯，三次从西伯利亚矿坑

① 闹板，驱鱼入网或轰野兽入圈套的带响器具。

里逃出来。尽管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无意中遇到的这伙人还是使我分散了思绪。可是普加乔夫又问我话了，这才使我回过神来。

“你说说吧：你从奥伦堡出来，有什么事？”

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上天既然特意让我又一次见到普加乔夫，那就是给我机会实现我的打算。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而且不等考虑好怎样来利用，就回答普加乔夫的问话说：

“我要到白山要塞去拯救一个孤女，那里有人欺侮她。”

普加乔夫的眼睛里闪起火光。“我手下的人哪一个敢欺侮孤女？”他叫起来，“不管他有几个脑袋，休想逃脱我的惩罚。告诉我：那坏家伙是谁？”

“是什瓦布林，”我回答说，“他扣押着那个姑娘，那姑娘你见过的，就是在神父娘子家里养病的那一个，他要强迫她嫁给他。”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什瓦布林，”普加乔夫威风凛凛地说，“叫他知道，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要把他绞死。”

“请允许我说几句，”阔板用嘎哑的嗓子说，“你急急忙忙任命什瓦布林当要塞司令，现在又急急忙忙要把他绞死。你派一个贵族去给哥萨克做长官，已经使哥萨克们感到屈辱；现在一听到谗言又要绞死贵族，可不要把贵族也都吓跑了。”

“用不着可怜贵族，抬举贵族！”佩戴蓝绶带的老头儿说，“绞死什瓦布林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妨也好好审问审问这位军官先生：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要是不承认你是皇帝，何必来找你申诉；他要是承认，为什么他至今留在奥伦堡城里，跟你的敌人在一起？是不是把他送到审讯室里，在那里把灯点起来：我猜想，这位先生是奥伦堡的指挥官派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觉得这个老坏蛋的推断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一想到我落到

了什么人手里，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战。普加乔夫注意到我的慌乱。“怎么样，先生?”他对我挤挤眼睛，说，“我的元帅好像说得很有道理呀。你以为如何?”

普加乔夫开玩笑，使我又鼓起勇气。我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我既然落在他手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

“好吧，”普加乔夫说，“那你说说，你们城里情况怎么样?”

“感谢上帝，”我回答，“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普加乔夫反问道，“老百姓都快饿死了!”

自封皇帝说的是真情；可是我出于责任感，就一再地说，这都是谣言，奥伦堡不管哪方面都有充足的储备。

“你看，”那个老头子接话说，“他当面欺骗你。所有逃出来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奥伦堡城里正在闹饥荒和瘟疫，那里有许多人在吃死人肉，并且当做荣幸的事；这位先生却非要说什么都很充足。既然你要绞死什瓦布林，那就把这小子吊到同一个绞架上，叫他们谁也不眼红谁。”

普加乔夫听了这个该死的老头子的话，似乎动摇了。幸亏闹板开口反驳他了。

“得了吧，纳乌梅奇，”他对老头子说，“你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斩尽杀绝。这算什么英雄好汉?看你那样子，只剩一口气了。自己快入土了，却还要杀人。难道你良心上沾的血还少吗?”

“瞧你多么会迎合讨好?”别洛鲍罗多夫反驳说，“你这好心肠是从哪儿来的?”

“当然，”闹板回答说，“我也有罪过，这只手(这时他握起他那骨节粗大的拳头，挽起袖子，露出毛茸茸的胳膊)，这只手也犯过罪，杀过人。但我杀的是敌人，不是客人；是在大路口，在黑黑的树林里，不是在家里，坐在炉子旁；是用铁锤和斧头，而不是用妇人的毒舌头。”

老头子转过身去，嘟哝说："没鼻子的东西！……"

"你在那儿嘟哝什么，老浑蛋？"闹板叫起来，"我要叫你尝尝没鼻子的厉害；等着瞧吧，你也会有这一天的；上帝会让你闻闻火钳的味道儿……眼下你小心点儿，别让我揪掉你的胡子！"

"两位将军！"普加乔夫威严地说，"你们别吵了。要是所有奥伦堡的狗在一个绞架下踢腿，那倒也不坏；要是我们的人都像狗一样互相咬起来，那就糟了。好啦，你们别吵了。"

闹板和别洛鲍罗多夫没有再说话，只是阴沉着脸互相看着。我看出必须改变话题，因为再这样谈下去结果可能对我很不利，于是我转身对普加乔夫，装出一副很快活的神气对他说："噢呀！我差点儿忘记了感谢你，感谢你送给我马和皮袄。要不是你，我恐怕到不了城里，在路上就冻死了。"

我这一计果然有用。普加乔夫快活起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嘛，"他又挤眼睛又眯眼睛说，"那你对我说说吧，你怎么那样操心什瓦布林欺侮的那个姑娘？小伙子是不是动了心，恋上了？嗯？"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看出气氛发生了良好的变化，觉得无须隐瞒了，就照实回答普加乔夫说。

"是你的未婚妻呀！"普加乔夫叫起来，"你怎么不早说？让我们来给你成亲，还要吃吃你的喜酒呢！"然后转身对别洛鲍罗多夫说："元帅，你听我说！我跟这位先生是老朋友了，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吧；没什么好着急的。明天咱们再商量，他的事该怎么办。"

我很想谢绝他的盛情，但是毫无办法。两个年轻的哥萨克姑娘，都是房东的女儿，在桌子上铺好雪白的桌布，端来面包、鱼汤、几瓶葡萄酒和啤酒，于是我又一次跟普加乔夫和他那些可怕的同伙一起用餐了。

我参加的这次无拘无束的宴饮，一直继续到深夜。到末了同

席的人都有了醉意。普加乔夫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打起盹儿；他的伙伴站起来，示意叫我不要打扰他。我跟他们一起走出来。闹板吩咐了一声，一名哨兵便把我带到一间秘密室里，我看到萨维里奇也在这里，哨兵就把我们关在里面。我的老家人看到这一切种种，惊讶得不得了，甚至什么话也没有问我。他在黑暗中躺下来，老半天都在唉声叹气；终于他打起呼噜，我却想起心事，左思右想，一夜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晨，普加乔夫派人来叫我。我便去见他。他的门口停着一辆带篷马车，套了三匹鞑靼马。街上已经有不少人了。我在过道里遇见普加乔夫：他身穿皮大衣，头戴吉尔吉斯皮帽，一副出门的打扮。昨天在一起谈话的两个人站在他旁边，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跟我昨天晚上见到的情形截然不同。普加乔夫高高兴兴地和我打过招呼，就叫我和他一起坐到马车上去。

我们上了马车。"上白山要塞！"普加乔夫对那个站着赶车的宽肩膀鞑靼人说。我的心怦怦跳了。三匹马走动了，铃铛响了，马车上路了……

"停一下！停一下！"忽然响起我太熟悉的声音，于是我看到迎面跑来的萨维里奇。普加乔夫吩咐停车。"彼得·安得列伊奇少爷！"我的老家人喊道，"我这么大年纪了，别把我丢在这些强……""哦，你这老东西！"普加乔夫对他说，"上帝又叫咱们见面了！好吧，你坐到驭座上。"

"谢谢，多谢皇上，我的亲爹！"萨维里奇一面说，一面坐上车，"你这样照顾和关心我这老头子，愿上帝让你活到一百岁。我要天天为你祷告上帝，那件兔皮袄的事我再也不提了。"

提及兔皮袄的事，有可能终于使普加乔夫大发雷霆。幸亏这个自封的皇帝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不屑理睬这种不合时宜的提示。三匹马大步跑起来；街上的人站下来，深深地鞠躬。普加乔

夫不住地朝两边点着头。一会儿我们就出了小镇，马车在平坦的大道上飞驰起来。

不难想象，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怎样。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和我原以为失去了的姑娘见面了。我想象着我们见面的那一刻……我也在想着这个掌握着我的命运和由于奇怪的巧合跟我建立了秘密关系的人。我想到这个热心去拯救我心上人的人是残酷成性、杀人如麻的！普加乔夫还不知道她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什瓦布林要是发起狠来，会把什么都揭发出来的；普加乔夫也可能从别的方面了解到真相……那时候玛莎小姐又会怎样呀？我浑身打起冷战，毛发也竖了起来……

突然，普加乔夫打断我的沉思，问我说：

"先生，你在想什么？"

"怎么能不想呢？"我回答他说，"我是个军官和贵族；昨天还和你交战，今天却和你同坐在一辆马车里，而且我一生的幸福全靠你了。"

"怎么样？"普加乔夫问，"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我已经蒙他赦免过一次，就有希望不仅能得到他的饶恕，而且能得到他的帮助。

"你说得对，一点不错！"普加乔夫说，"你也看到，我手下弟兄们都斜眼看着你；那个老头子今天还一再说，你是奸细，要拷问你，把你绞死；可是我没有同意，"他又压低嗓门儿，不让萨维里奇听见，补充说，"因为我没有忘记你那一杯酒和那件兔皮袄。你看，我并不是你们那帮人说的那样的杀人魔王。"

我想起白山要塞陷落时的情景；但我觉得不必和他争论，就没有说话。

"奥伦堡城里的人是怎样议论我的？"普加乔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哦，都说，你很难对付；没说的，你已经叫人知道厉害了。"

自封皇帝的脸上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气。

"是啊！"他很快活地说，"我不管打到哪儿都行。你们奥伦堡的人知道尤泽耶瓦那一仗吗？杀了四十个将军，俘虏了四个军。你以为怎样：普鲁士国王能和我较量吗？"

这个强盗大夸海口，我觉得非常好笑。

"你自己以为怎样？"我对他说，"你能打败普鲁士国王吗？"

"打败弗里德里希二世吗？怎么不能？我能打败你们的将军嘛；你们的将军不是打败过他吗？至今我的军队还没有打过败仗呢。等着瞧吧，不用多久，我要去打莫斯科的。"

"你想去打莫斯科吗？"

自封的皇帝沉思了一下，就小声说：

"天知道。我能走的路很窄；有些事我未必能做主。我的弟兄们都自作聪明。他们都是强盗。我得时刻小心；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换他们的脖子。"

"这话就对了！"我对普加乔夫说，"你最好是不是趁早丢下他们，跑去向女皇请罪？"

普加乔夫苦笑了一下。

"不行呀，"他回答说，"我悔过已经迟了。不会赦免我的。我是一不做二不休。谁知怎样呢？也许能成大事！格里什卡·奥特列皮约夫不是占领过莫斯科吗？"

"你知道他的结局吗？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砍了头，烧成灰，连骨灰都被装进大炮里轰出去了！"

"你听我说，"普加乔夫带着一种强烈的兴奋劲儿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卡尔梅克老婆子讲给我听的。有一天，老鹰问乌鸦：乌鸦，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能活三百年，而我总共只能活三十三年？乌鸦回答说：老兄，因为你是喝鲜血，我

是吃死尸。老鹰想：那就试试看，咱们一块儿去吃吃死尸吧。好的。老鹰就跟乌鸦一起飞去。他们看见一匹死马，便落下来，停住。乌鸦就吃起来，并且说怎样怎样好吃。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一口，就摇了摇翅膀，对乌鸦说：我不吃了，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还不如痛痛快快喝一回鲜血，以后的事就随它怎样吧！……这个卡尔梅克老婆子讲的故事怎么样？"

"很有意思，"我回答说，"不过，依我看，靠杀人抢劫过日子，就等于吃死尸。"

普加乔夫带着惊讶的神气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们都不说话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鞑靼人唱起一支悲怆的歌儿；萨维里奇打起瞌睡，在驭座上摇晃着。马车在平坦的冬季道路上飞驰着……突然，我看见雅伊克河陡峭的岸边那个小村子，有栅栏，还有钟楼——过了一刻钟，我们的马车就进了白山要塞。

第十二章 孤 女

好像我们的小苹果树，
没有树梢，没有枝芽；
好像我们的公爵小姐，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没有人给她梳妆打扮，
没有人为她祝福、送嫁。
——结婚歌

马车来到司令家台阶前。老百姓听出普加乔夫的马车铃声，都拥过来跟在我们后面跑着。什瓦布林在台阶上迎接自封的皇帝。他穿着哥萨克服装，留起大胡子。这个叛贼扶着普加乔夫下了马车，说了一些卑贱的恭维话，表示欢迎和效忠。他一看见我，就慌张起来，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向我伸过一只手，说："你也是我们的人了吗？早就该这样了！"我转过脸去，什么也没有回答他。

我们一走进那早已熟悉的房间，我的心就痛楚起来。墙上还挂着已故司令的委任状，如今已成为往昔岁月的伤心的追悼文。普加乔夫坐到沙发上，以前司令常常坐在这里打盹，听着老伴唠叨昏昏入睡的。什瓦布林亲自给他送来伏特加。普加乔夫喝下一杯，便指了指我，对他说："你也款待款待这位先生。"什瓦布林端着

盘子走到我跟前；但是我又一次转过脸去。他似乎乱了方寸。他本来就机灵，这时自然猜测到普加乔夫对他不满意。他害怕普加乔夫，不时地用怀疑的目光看我。普加乔夫问过要塞里的情形，问过敌军消息和其他一些事，便出其不意地突然问道：

“告诉我，老弟，你这儿关着一个什么样的姑娘？让我看看。”

什瓦布林的脸顿时白得像死人一样。

“皇上，”他用打哆嗦的声音说，“皇上，她不是关着……她是生病……她在上房里躺着。”

“那你带我去看看她，”自封皇帝说着，站起身来。推托是不行的。什瓦布林领着普加乔夫朝玛莎小姐房里走去。我也跟在他们后面。

什瓦布林在楼梯上站住了。

“皇上！”他说，“您随便要我怎样，都是应该的；不过请您不要让旁人进入我妻子的卧室。”

我浑身打起哆嗦。

“你真的结婚了！”我对什瓦布林说，就想把他撕碎。

“安静点儿！”普加乔夫打断我的话说，“这事儿由我做主。”他又转身对什瓦布林说：“你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装模作样：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妻子，我想带谁到她那里去就带谁去。先生，跟我来。”

到了房门口，什瓦布林又站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

“皇上，我得禀告您，她发高烧，不停地说胡话，已经有两天多了。”

“开门！”普加乔夫说。

什瓦布林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就说没有带钥匙。普加乔夫朝门上踢了一脚，锁脱落了；门开了，我们便走了进去。

我一看就呆住了。玛莎小姐坐在地板上，穿着乡下女人的破烂衣衫，脸色苍白，形容枯瘦，披散着头发。她面前放着一瓦罐

水，瓦罐上放一块面包。她一看见我，浑身哆嗦了一下，叫了起来。当时我是什么样子，现在不记得了。

普加乔夫看了看什瓦布林，就苦笑着说：

“你的病房真不错！”然后，他走到玛莎小姐面前，对她说：“你对我说说，好姑娘，你的丈夫为什么这样处罚你？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我的丈夫！”她重复说，“他不是我的丈夫。我永远也不会做他的妻子！我宁死也不肯，要是不放我，我就死。”

普加乔夫威严地看了什瓦布林一眼。

“你竟敢欺骗我！”他对他说，“你这个流氓，你可知道，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什瓦布林跪了下来……此时此刻，一种鄙视感压倒了我的仇恨和愤怒心情。我极其厌恶地看着这个跪倒在一个逃亡的哥萨克脚下的贵族。普加乔夫火气消了一些。

“我饶你这一次，”他对什瓦布林说，“可是你要记住，今后再做坏事，就连这一次的账一起算。”

然后他转身对着玛莎小姐，亲切地对她说：

“你出去吧，好姑娘；我让你自由了。我是皇帝。”

玛莎小姐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猜到站在她面前的就是杀害她父母的凶手。她用双手捂住脸，昏倒在地上。我连忙跑过去；但就在这时候，我早就熟悉的巴拉莎冲进房里来，照料起她的小姐。普加乔夫走出房间，我们三个人便朝客厅走去。

“怎么样，先生？”普加乔夫笑着说，“咱们救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你以为怎样，要不要去把神父找来，让他为他的侄女举行婚礼？好吧，我就做主婚人，什瓦布林就做傧相；咱们把大门关上，痛痛快快喝一顿！”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什瓦布林听到普加乔夫这样一

说，按捺不住了。

“皇上!”他疯狂地叫起来，“我有罪，没有对您说实话；但是格里尼约夫也在欺骗您。这个姑娘不是本地神父的侄女，她是伊凡·米罗诺夫的女儿，就是打下这个要塞时绞死的那个米罗诺夫。”

普加乔夫用火一般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大惑不解地问我。

“什瓦布林对你说的是实话，”我毅然回答说。

“你没有对我说过这一点，”普加乔夫说着，脸色阴沉下来。

“你自己想想吧，”我对他说，“能不能当着你手下人的面说，米罗诺夫的女儿还活着。他们知道了，会把她活活折腾死，没办法可以救她!”

“倒也是的，”普加乔夫笑着说，“我手下那些酒鬼是不会饶过这可怜的姑娘的。多亏神父娘子，把他们瞒过了。”

“你听我说，”我看到他情绪很好，就又说下去，“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而且也不想知道……不过上帝可以看见，你为我做了好事，我愿意用生命报答你。只是你不能要我做有损人格和违背良心的事。你是我的恩人。事情已经做了，你就做到底吧：就让我把可怜的姑娘带走吧，哪儿能去就往哪儿去。以后不论你在哪儿，不论你今后怎样，我们天天都要为你祷告，祈求上帝拯救你的有罪的灵魂……”

普加乔夫的铁石心肠似乎被感动了。“那就照你说的办吧!”他说，“该杀就杀，该宽容就宽容，我一向就是这样。你就带着你的美人儿走吧，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愿上帝保佑你们恩爱和睦!”

于是他转身对什瓦布林，吩咐他发给我通行证，好通过他属下的一些关卡和要塞。什瓦布林灰心丧气，站在那儿像柱子一样。普加乔夫去巡视要塞了。什瓦布林也陪着他去了。我借口要做出

门的准备，留了下来。

我往玛莎小姐房里跑去。门关着。我敲了敲。“谁呀？”巴拉莎问道。我说，是我。门里面便响起玛莎小姐那可爱的声音：“等一下，彼得·安得列伊奇。我在换衣服呢。您到神父家里去吧，我一会儿就去。”

我听了她的话，就朝盖拉辛神父家走去。神父和神父娘子跑出来迎接我。原来萨维里奇已经来对他们说了。“您好呀，彼得·安得列伊奇，”神父娘子说，“感谢上帝，咱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好吗？我们可是天天都念叨您。您不在这里，玛莎小姐可吃够苦头了，我的好孩子呀！……您倒说说，您是怎样跟普加乔夫和好的？他怎么没有杀您？这倒是要谢谢那强盗呢。”“得了，老婆子，”盖拉辛神父打断她的话，“你知道什么事，不要乱说。说多了，没有好处。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快请进来吧。咱们好久好久没见面了。”

神父娘子尽家里所有招待我，同时不住嘴地说着话儿。她对我说了说什瓦布林怎样逼他们把玛莎小姐交给他；说了说玛莎小姐怎样大哭和怎样不肯离开他们；又说玛莎小姐一直跟她有联系，都是通过巴拉莎，巴拉莎这姑娘很机灵，她能使那个军士处处听她指使；又说她怎样出主意叫玛莎小姐给我写信，等等。我也简单地对她说了说我的情形。神父和神父娘子一听说普加乔夫已经知道他们骗了他，连忙画十字。“上帝保佑我们吧！”神父娘子说，“让灾难过去吧。这个什瓦布林呀，没说的，真是一个大坏蛋！”这时候门开了，玛莎小姐走了进来，那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她已经脱去农家服装，穿着像往常一样又朴素又好看。

我握住她的手，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因为心情太激动了。神父和神父娘子感觉到我们顾不上他们，便走开了。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把什么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我

们说起话儿，怎么也说不完。玛莎小姐对我说了说要塞失陷以来她遇到的种种事儿；描述了她的处境的可怕以及卑鄙的什瓦布林使她遭受的种种磨难。我们也回忆起以前幸福的时光……我们都哭了……最后我对她说起我的打算。她是不能留在要塞里的，要塞已归属普加乔夫，而且由什瓦布林掌管着。至于奥伦堡，连想也休想，因为奥伦堡在围困下正遭受着种种灾难。她在世界上又没有一个亲人。我提出要她去乡下，到我父母那里去。她开头很犹豫：她知道我爹不赞成我们的婚事，所以她害怕。我安慰她，她放下心来。我知道，我爹会收留一个为国捐躯的有功军人的女儿，认为是一种光荣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好玛莎小姐，”最后我对她说，“我要把你看做我的妻子。种种不寻常的境遇使我们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世界上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分离。”玛莎小姐老老实实地听我说这话，既不羞羞答答，也不故作忸怩。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和我连结在一起了。但是她又一次说，只有得到我父母的同意，才能做我的妻子。我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就热烈而动情地吻起来——我们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过了一个小时，一名军士给我送来通行证，上面有普加乔夫歪歪扭扭的签字，他并且叫我去见他。我见到他，他已经准备上路了。在和这个除我以外都认为是恶魔的强盗的可怕的人分手的时候，真说不出我有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此时此刻，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我热切地希望把他拯救出来，趁现在还不晚，赶快离开他所率领的那伙暴徒，免得掉脑袋。什瓦布林在这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老百姓，我无法全部说出我心中的许多话。

我们友好地分手了。普加乔夫在人群中看见神父娘子，伸出手指头吓唬了她两下，又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睛；然后，上了马车，就说到别尔达镇去。等三匹马走动了，他还又一次从马车里

探出头来，大声对我说："再见了，先生！也许什么时候咱们还会见面的。"后来我们真的又见面了，可那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啊！……

普加乔夫走了。我对着白茫茫的草原望了很久，他的三驾马车在草原上飞驰着。老百姓走散了。什瓦布林也不见了。我回到神父家里。一切都已打点好，我们可以走了；我也不想再耽搁。我们的东西已经装到司令那辆旧马车上。车夫转眼工夫就把车套好了。玛莎小姐就到教堂后面去和父母的坟墓告别。我本想陪她去，可是她要我让她一个人去。过了几分钟，她才回来，默默无语，满脸都是泪。马车来到门口。神父和神父娘子出来送我们。玛莎小姐、巴拉莎和我三个人上了马车。萨维里奇爬上驭座。"再见吧，玛莎小姐，我的好孩子！再见吧，安得列伊奇，我们的好小伙子！"好心肠的神父娘子说，"一路平安！愿上帝保佑你们俩幸福美满！"我们的马车走动了。我看到什瓦布林站在司令家窗外。他的脸流露着阴沉沉、恶狠狠的神气。我不愿在失败的敌人面前显露得意之情，就把眼睛转向另一边。终于我们出了要塞的寨门，永远离开了白山要塞。

第十三章 被 捕

请别见怪，先生：我要尽我的职，
立即把您送进监狱。
—好吧，去就去；不过我希望，
先把事情说个清楚。
——克尼亚日宁[①]

今天早晨我还忧心忡忡，为亲爱的姑娘担心，现在竟如此出人意外地和她结合了，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以为我这只是在做梦。玛莎小姐带着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道路，似乎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没有回过神来。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的心太疲乏了。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来到最近的一个要塞，也是普加乔夫管辖下的。我们在这里换了马。我看到套马的那股麻利劲儿，看到普加乔夫委任为司令的那个大胡子哥萨克忙不迭地献殷勤，就看出来，由于为我们赶车的车夫多嘴多舌，他们把我当成了普加乔夫的宫廷宠臣。

我们继续赶路。天渐渐黑下来。我们来到一座小城，据那个大胡子司令说，这里驻扎着一支精锐部队，就要去和自封皇帝会

① 这段题词是普希金自己撰写的。

合的。哨兵叫我们停车。他们问，车上是什么人；车夫响亮地回答说："是皇上的教亲和他的夫人。"突然一群骠骑兵把我们包围起来，气势汹汹地破口大骂。"出来，鬼教亲！"一个留小胡子的骑兵司务长对我说，"马上叫你和你老婆尝尝厉害的！"

我下了马车，要他们带我去见他们的长官。他们看见我是军官，就不再骂了。司务长便带我去见一位少校。萨维里奇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嘴里嘟哝着："这就是皇上教亲！才出火坑，又进火海……我的主啊！这可怎么了结呀？"马车跟在我们后面。

过了五分钟，我们来到一座小房子前面，里面灯火通明。司务长把我交给哨兵，自己进去通报。他一会儿就走了出来，对我说，少校大人没工夫见我，吩咐把我送到监狱去，把太太带到他那儿去。

"这是什么意思？"我愤怒地叫起来，"难道他发疯了？"

"我不知道，先生，"司务长回答说，"少校大人只是吩咐把您先生送到监狱去，把太太带到他那儿去。"

我朝台阶上冲去。哨兵不想拦阻我，我便径直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五六个骠骑兵军官在赌钱。少校在坐庄。我朝他一看，认出他就是当初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赢了我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我是多么惊讶呀！

"谁能想到呀？"我叫起来，"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你吗？"

"哎呀呀，彼得·安得列伊奇！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从哪儿来？你好呀，老弟。一起来玩玩牌吧？"

"谢谢。你最好还是叫人给我找一个住处。"

"你要什么住处？就住在我这儿吧。"

"不行，我不是一个人。"

"哦，那就让你的伙伴也来这儿住。"

"我不是跟一个伙伴；我是跟……一位小姐。"

“跟一位小姐！你是在哪儿把她勾搭上的？哈哈，老弟！”祖林说着，很俏皮地吹起口哨，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却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好吧，”祖林又说下去，“那就这样。给你找个住处。不过可惜……照老规矩我们本来可以好好喝一顿的……喂，弟兄们！怎么还不把普加乔夫的女教亲带到这儿来？是她不肯来吗？告诉她，叫她不要害怕：这儿的老爷可好呢；一点不会委屈她，还要好好地跟她亲热亲热。”

“你这是说什么呀？”我对祖林说，“什么普加乔夫的女教亲？这是已故的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我把她救出来，现在是把她送到乡下我父亲那里去，让她住在那儿。”

“原来如此呀！刚才他们向我报告的就是你吗？恕罪，恕罪！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等会儿从头对你说说。现在你行行好，安慰安慰可怜的姑娘吧，你的骠骑兵把她吓坏了。”

祖林立刻作了安排。他亲自走到街上，向玛莎小姐道歉，说都是出于误会，并且吩咐司务长把城里最好的房子腾给她住。我就在他这里过夜。

我们吃过晚饭，等到剩了我们两个人，我便对他说起我的奇遇。祖林很用心地听着。等我说完了，他摇了摇头，说：“老弟，这一切都很好；只有一样不好：为什么你鬼迷心窍，要结婚呀？我是一个正派军官，不愿意欺骗你：你要相信我的话，结婚是件蠢事。结了婚，又要忙着伺候老婆，又要照料孩子，你犯得着吗？唉，算了吧。还是听我的话；丢开那个上尉的女儿。去辛比尔斯克的路我已经扫清了，没有危险了。明天你就叫人送她一个人到你父母那里去；你就留在我的部队里。你也不必回奥伦堡去。万一再落到暴徒手里，未必还能够脱身。这样你那股恋爱蠢劲儿也就自

然而然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觉得应该留在女皇的军队里，尽军人的天职。我决意听从祖林的劝告：把玛莎小姐送到乡下去，我就留在他的部队里。

萨维里奇来给我脱衣服。我就对他说了，要他明天就和玛莎小姐一起回乡下。他本来怎么也不肯。“你怎么啦，少爷？我怎么能把你丢下？谁服侍你呀？老爷和夫人会怎么说呀？”

我知道我的老家人的倔脾气，便有意拿深情和真诚打动他。“你是我的好朋友，阿尔希普·萨维里奇！”我对他说，“你答应我，为我做做好事吧。我这里用不着人服侍。没有你陪着，玛莎小姐一个人走，我不放心。你服侍她，也就是服侍我，因为我已经拿定主意，情况一好转，我就和她结婚。”

这时萨维里奇把两手一扎煞，那惊讶的样子是笔墨无法形容的。

“结婚！”他学说一遍，“小孩子想结婚哩！老爷会怎么说，夫人会怎么想呀？”

“等他们了解了玛莎小姐的品性，就会同意的，一定会同意，”我回答说，“我还指望你呢。我爹和我妈都信得过你：你会替我们说服他们，不是吗？”

老头子感动了。“噢哨，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回答说，“您想结婚虽然早了点儿，可是玛莎小姐实在是一个好小姐，错过这个机会，真是罪过。那就依你的吧！我送她，送这个天使一般的小姐回去，并且恭恭敬敬地禀告老爷和夫人，娶这样好的媳妇，是不必要陪嫁的。”

我谢过萨维里奇，便在祖林的房间里躺下来。我又兴奋又激动，话也就多起来。祖林起初高高兴兴和我聊了一会儿；可是后来他说话渐渐少了，也渐渐不连贯了；终于，他不再回答我的问

话，却打起呼噜，而且发出呼哧声。我也不再说话，一会儿也就像他一样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玛莎小姐那儿去。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她听了。她认为这样做合情合理，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意见。祖林的部队这一天就要出发。不能再耽搁了。我当即和玛莎小姐告别，把她交给萨维里奇照管，并把我给父母的一封信交给她。她哭了起来。“再见吧，彼得·安得列伊奇！”她小声对我说，“咱们能不能再见面，只有天知道；但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到死我心里也只有您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能回答她。我们周围都是人。我不想当着众人的面任凭我胸中如潮的感情流露。终于她乘着马车走了。我回到祖林房里，愁眉苦脸，一句话也不说。他想让我高兴高兴，我也想排遣心中郁闷，我们就热热闹闹地过了一天，到晚上我们就出发了。

这时已经是二月底。不利于调动部队的冬季即将过去，我们的将军们都在准备联合行动了。普加乔夫的部队还在奥伦堡城下。然而在他的周围有许多部队在集结，并从四面八方逼近匪巢。暴动的村庄一见我们的部队就归顺；一伙伙匪徒四处逃窜；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不久，戈利岑公爵就在塔吉谢夫要塞一战中击溃普加乔夫，把他的人马打败，解了奥伦堡之围，似乎给予暴动军最后的、致命的一击。这时候祖林奉命讨伐一帮帮叛乱的巴什基尔人，不等我们看到他们，他们已经四散奔逃了。春天把我们困在一个鞑靼人的小村子里。河流泛滥，道路不能通行。我们无所事事，但我们是开心的，因为想到和强盗与野蛮人打的这场乏味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但普加乔夫还没有捉到。他出现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工厂里，在那里纠集新的匪帮，重新作乱。他不断取胜的消息又纷纷传来。我

们听说西伯利亚一些要塞被攻破。不久，又有消息说喀山失守，自封皇帝正在向莫斯科进军，将领们原来以为不堪一击的叛乱者已经无力挣扎，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听到这些消息，大为惊慌。祖林接到横渡伏尔加河的命令。①

我不想描写我们的进军和战争的结局。我只是简单地说，灾难已到了顶点。我们经过一些被暴徒破坏过的村庄，又不得不把贫苦居民抢救下来的东西夺走。到处官府关闭，地主们纷纷躲进森林。匪帮到处横行；各部队将领任意赏罚；广大地区烽火四起，景象十分悲惨……但愿上帝不要让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和残酷无情的俄国叛乱！

普加乔夫被伊凡·伊凡诺维奇·米赫尔孙追赶得到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听说他的军队被彻底击溃。终于祖林得到消息，说自封皇帝已被捕获，同时也收到停止追击的命令。战争结束了。终于我可以回到父母那里去了！一想到就要拥抱他们，就要见到杳无音信的玛莎小姐，就心花怒放，精神抖擞。我像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祖林耸耸肩膀，笑着说："嘿，你高兴得太早了！一结了婚，什么都完了！"

可是同时，有一种奇怪的心情常常败坏我的兴致：我一想到那个双手沾满这么多无辜牺牲者鲜血的强盗，想到他即将被处死，不由得就惶惶不安。"叶梅利扬② 呀，叶梅利扬！"我在心里很难过地说，"你怎么没有死在刺刀下或者炮火下呀？你不会有更好的下场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想到他，就必然联想到在他一生最令人震惊的时刻里他对我的怜惜，想到他从卑鄙的什瓦布林手中搭救了我的未婚妻。

① 普希金抽去的《删去的一章》应接在此处，这一章只留下草稿。

② 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名字。

祖林给了我假期。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家里，又见到我的玛莎小姐了……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向我打来。

在预定要动身的那一天，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祖林走进我屋里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带着一副特别忧虑的神气。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害怕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把我的勤务兵支使出去，就对我说，他找我有事。“什么事?”我惶惶不安地问。“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说着，把那张纸递给我，“你看看吧，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我看起来：这是一张秘密的通缉令，命令各部队长官，不管我在哪儿，务必将我逮捕，并立刻押送喀山，交给普加乔夫案件侦查委员会。

这张纸差点儿从我手里掉下去。“没办法呀!”祖林说，“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想必是你和普加乔夫亲亲热热乘车出门的事儿也传到了官府里。但愿这事儿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愿你能申辩清楚。不要灰心丧气，你就去吧。”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怕审讯；但一想到我那甜蜜的会面时刻要推迟，也许要推迟几个月，我就觉得可怕。马车已经准备好了。祖林亲热地和我道别。我被押上马车。跟我坐在车上的是两名手执出鞘马刀的骠骑兵。我们的马车上了大路。

第十四章 审　　讯

世上的流言——
海上的波澜
——谚语

我深信，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擅自离开奥伦堡。我很容易证明自己无罪，因为单刀匹马出战不仅从来不禁止，而且多方面受到鼓励。有可能指控我过分急躁，而不是违抗军令。不过我和普加乔夫的友好交往可能已有许多目睹者作证，这种交往至少应该是非常可疑的。我一路上思索着而临的审讯，考虑怎样回答，想来想去，拿定主意到法庭上实话实说，认为这种办法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

我来到经受了战火和洗劫的喀山。一条条街道上没有房屋，只有一堆堆焦炭和一堵堵没有屋顶和窗户的熏得黑黑的断垣残壁。这就是普加乔夫留下的痕迹！我被带到这座毁于战火的城市的一座幸存的要塞里。两个骠骑兵把我交给值班军官。值班军官吩咐把铁匠叫来。给我上了脚镣，并且把脚镣钉死。然后把我带到监牢里，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又小又黑的牢房里，这牢房只有光秃秃的四壁，还有一个装了铁栏杆的小小窗户。

这样的开端告诉我，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不过我既没有泄气，

也没有灰心绝望。我采取了所有悲伤的人常用的自我安慰的办法，第一次尝试了发自纯洁而慌乱的心的祈祷的甜蜜，不再担心下文如何，就心安理得地睡着了。

第二天，监狱的一名看守把我叫醒，说委员会传讯我。两名士兵带着我，穿过一个庭院，走进司令部的房子，他们在前厅里站住，让我一个人进入里面的房间。

我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一张大桌子上放满公文卷宗，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一脸严肃和冷峻的神气；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二十七八岁，外貌很讨人喜欢，神态举止又灵活又潇洒。窗口单独有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名书记，耳朵上夹着一枝笔，弯身对着一张纸，已准备好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了。问了我的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的儿子。他听了我的回答，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冷冷地说："可惜，这样可敬的一个人竟养了这样一个不肖儿子！"我镇静地回答说，不论指控我犯了什么样的罪，我都可以凭良心说清事实，证明无罪。他很不喜欢我的自信态度。"伙计，你很机灵，"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可是比你更机灵的人我们也见过！"

于是那个年轻军官就问我：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时候去为普加乔夫效力的，他指使我办过一些什么事？

我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军官和贵族，不可能去为普加乔夫效力，也不可能为他办什么事。

"一个军官和贵族，"审讯我的军官反驳说，"为什么在同事们全被残杀的时候，独独会得到自封皇帝的赦免呢？为什么就是这个军官和贵族可以亲亲热热地跟暴徒一起畅饮，还接受暴徒首领赠送的皮袄、马匹和半个卢布呢？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交情，这种交情如果不是出于背叛，或者至少出于卑鄙无耻的怯懦，那又

是出于什么呢？”

我听了这个近卫军军官的话，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于是带着火气为自己申辩起来。我说了说，我是怎样在暴风雪中在草原上认识了普加乔夫；又说了说，在白山要塞失陷时他怎样认出我，没有杀害我。我说，我确实很不应该地接受了自封皇帝的一件皮袄和一匹马，不过我在保卫白山要塞时是尽最后力量抵抗这个强盗的。最后我提到我们的将军，说他可以证明我在奥伦堡被围困时期的忠诚。

这时那个严肃的老将军从桌上拿起一封拆开的信，念了起来：

阁下来函询及格里尼约夫准尉之事，云该准尉似已卷入此次叛乱，与叛匪勾结，实为军法所不容，违背军人誓言；谨答复如下：该格里尼约夫准尉在奥伦堡军中效力是1773年10月初至今年2月24日，是日擅自出城，至今未返回部队。据降匪供称，彼曾进入普加乔夫所驻之小镇，并偕其前往彼曾服役之白山要塞。至于其所作所为，则可以……”

他念到这里，停下来，厉声对我说：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本来想还像开头那样说下去，还像说其他一些事儿那样如实地说说我和玛莎小姐的事儿。可是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厌恶心情。我想到，如果我说出她的名字，委员会一定要传她来质问。一想到会使她的名字和坏人的告密牵扯到一起，并且会把她传来和他们对质，就觉得可怕，好像当头一棒，我不由得犹豫了，心里乱了。

审讯我的两位法官起初听我回答似乎抱有一点儿好感的，一

看到我慌乱起来，又像原来一样看待我了。近卫军军官提出，要我和主要的告发人对质。将军吩咐传唤昨天那个恶徒。我立即转身朝着门口，等待告发我的人来到。过了几分钟，响起铁镣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什瓦布林。我看到他模样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瘦得厉害，脸也苍白得厉害。他的头发不久前还乌黑乌黑的，现在完全白了；长长的大胡子乱蓬蓬的。他用微弱然而毫不含糊的声音把他对我的控告重复了一遍。照他的说法，我是普加乔夫派到奥伦堡去的奸细；每天出城交战为的是传送有关城里活动的种种情报；最后公开投奔自封皇帝，并且跟他一起到各个要塞去视察，千方百计谋害叛变的旧日同事，以便取代他们的职位，博得自封皇帝的封赏。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完了，并且有一点使我很满意：这个卑鄙的家伙没有提到玛莎小姐的名字。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一想到她不客气地拒绝过他，就触痛他的自尊心，还是因为他心中也隐藏着感情的火花，正是这种感情使我没有说出来的，——不管怎样，没有在审讯中提到白山要塞司令的女儿的名字。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所以，当法官问我有什么话可以反驳什瓦布林的供词时，我回答说，坚持我原来的申述，没有别的话好说。将军吩咐把我们带出去。我们一起走出来。我泰然自若地朝什瓦布林看了一眼，但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他恶狠狠地冷笑了一下，就提起脚镣，走到我前面去，加快了步子。我又被送回监狱，以后就没有再提审过我了。

还有一些事我应该向读者交代的，那都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了；但是我听说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连一些细微情节都深深印入我的脑际，就好像我在无形中亲身经历了。

我的父母古道热肠，盛情接待玛莎小姐。他们认为有缘收留和照顾一个不幸的孤女，是上帝的恩赐。不久他们就由衷地喜欢她了，因为只要了解了她，就不能不喜欢她的。我爹再也不认为

我的恋爱是胡闹；我妈则一心希望她的好儿子娶这个可爱的上尉的女儿。

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全家人大为震惊。玛莎小姐老老实实把我和普加乔夫的奇遇对我的父母说了说，他们听了不但不惊慌，而且常常开心地笑起来。我爹连想也不想我会参加这种旨在推翻帝制和消灭贵族的可恶的叛乱。他严厉地讯问过萨维里奇。老家人没有隐瞒，说少爷去见过普加乔夫，那强盗也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但是他赌咒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说少爷叛变过。两位老人家放心了，就急切地等待着好消息。玛莎小姐天天提心吊胆，但是却什么话也不说，因为她天生是非常持重和谨慎的。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爹突然收到我家亲戚某公爵从彼得堡寄来的信。公爵是向他报告我的事。在几句客套话之后，他就向他报告说，关于我参与暴徒造反的嫌疑不幸已得到充分证实，本应将我处死示众，但女皇念及父亲的功绩和高龄，决定对有罪的儿子开恩，免于可耻的死刑，只是下旨发配西伯利亚辽远的边疆，终身流放。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差点儿送掉我爹的命。他失去了往日的刚强，他有痛苦往常是不表露的，现在常常在痛苦的怨诉中表露出来。"怎么！"他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儿子参与普加乔夫造反哩！公正的上帝啊，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呀！女皇免了他的死刑呢！难道这样我就好过些？可怕的并不是死刑：我的先祖就是为了维护他良心上最神圣的东西，死在刑场上；我父亲就同沃伦斯基和赫鲁晓夫一起遇难[①]。可是一个贵族竟违背自己的誓言，与强盗、杀人犯、逃跑的奴隶相勾结！……这是我们家的

① 沃伦斯基，18世纪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的内阁大臣，因反对"比伦苛政"，与赫鲁晓夫等人一起遇难。

奇耻大辱！……”我妈见我爹如此灰心绝望，吓坏了，不敢当着他的面哭，并且想方设法劝他打起精神，说流言不可靠，人们的说法也不一样。我爹仍然非常伤心。

最痛心的是玛莎小姐。她深信，只要我愿意，完全可以洗清自己的罪名，所以她能猜到事情的真相，认为我的不幸是她造成的。她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和痛苦，同时不断地思索营救我的办法。

有一天晚上，我爹坐在沙发上翻阅《皇家年鉴》；但他的心思已经飞得远远的，所以这一次看年鉴不像往常那样动感情。他用口哨吹一支古老的进行曲。我妈一声不响地在打毛线衣，泪水不时滴到毛衣上。玛莎小姐也坐在这儿做针线活儿，突然说她必须要到彼得堡去，要求给她一些盘缠。我妈很伤心。“你上彼得堡去干什么呀？”她说，“玛莎，难道你也想离开我们吗？”玛莎小姐回答说，她今后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这次远行了，她是要凭一个殉国军人女儿的身份，去请求一些有权势的人保护和帮助。

我爹低下了头：凡是似乎提到儿子的罪行的话，他听了都受不了，觉得就像是最辛辣的责备。“好呀，你走吧！”他叹着气对她说，“我们不想耽误你的终身大事。愿你能找到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判了刑的叛徒。”他站起来，走了出去。

玛莎小姐看到房里就剩了她和我妈妈，就把自己的打算对她说了一些。妈妈含泪抱住她，祈求上帝保佑她谋求的事有个圆满的结局。家里人为玛莎小姐做好出门的准备，过了几天，她便带着忠心的巴拉莎和忠心的萨维里奇上路了。不得不离开了我的萨维里奇，一想到他是在服侍我的未婚妻，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了。

玛莎小姐顺利地来到索菲亚镇上，在驿站上听说女皇圣驾这时正在皇村，便决定在这里住下来。给她腾出隔板后面的一个小

小房间。驿站长的妻子立刻跟她聊起来；她自称是宫中一名烧炉工的侄女，讲了宫中生活的种种秘事。她说了说，女皇平常几点钟醒来，几点钟喝咖啡，散步；当时驾前有哪些大臣；昨天进膳时她说了些什么，晚上召见了什么人，——总之，驿站长妻子说的话够写几页历史文献，对于后代将是极其珍贵的。玛莎小姐听得很仔细。她们往花园里走去。驿站长妻子讲了每一条林阴道和每一座小桥的掌故；等她们玩够了，回到驿站的时候，彼此已经很投契了。

第二天清早，玛莎小姐醒来，穿好衣服，便悄悄朝花园里走去。早晨是晴朗的，太阳照耀着已经被寒冷的秋风吹黄了的菩提树梢。宽阔的湖面金光闪闪，一动也不动。刚刚醒来的天鹅雍容地从岸边密密的灌木丛中游出来。玛莎小姐朝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边上走去，草地上刚刚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纪念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不久前对土耳其作战的胜利。突然有一只英国种的小白狗汪汪叫起来，并且迎着她跑来。玛莎小姐吓了一跳，就站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响起悦耳的女声："不要怕，它不咬人。"玛莎小姐就看见一位贵夫人坐在纪念碑对面的长椅上。玛莎小姐便坐到长椅的另一头。那贵夫人凝神注视着她；玛莎小姐也用眼角瞟了她几眼，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穿着白色晨衣和背心，戴着睡帽。她有四十岁上下。她的脸丰腴而红润，显得雍容而安详，那一双蓝眼睛和她的微笑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贵夫人首先打破沉默的局面。

"您想必不是此地人吧？"她说。

"您说对了：我是昨天刚从外地来的。"

"您是和您的家里人一起来的吗？"

"不是的。我是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可是您还这样年轻呀。"

"我没有爹，也没有妈了呀。"

"您到这儿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您说对了。我是来向女皇上书的。"

"您是一个孤女：想必您是来控告不公道和欺压之事吧？"

"不是的。我是来请求开恩，不是申冤。"

"请问，您是什么人？"

"我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

"米罗诺夫上尉家里的！就是在奥伦堡的一个要塞里当司令的那个米罗诺夫吗？"

"就是的。"

贵夫人似乎感动了。她用更亲切的语气说："如果我干预了您的事，那就请原谅；不过我是宫廷里的人，您有什么请求，就请对我说说，也许我能对您有所帮助。"

玛莎小姐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她道谢。这位不相识的贵夫人的言谈举止不由地引起她的好感，博得了她的信任。玛莎小姐从口袋里掏出叠好的请求书，交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贵夫人就看了起来。

起初她看着，流露出一副认真和赏识的神气；可是骤然她的脸色大变，——一直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的玛莎小姐，看到这张一分钟之前还是那样愉快和安详的脸一下子变得这样严肃，不禁吓了一跳。

"您是为格里尼约夫求情吗？"贵夫人冷冷地问道，"女皇不会赦免他的。他投靠那个自封皇帝不是由于无知和轻率，就因为他是一个品行不端、为非作歹的坏蛋。"

"唉呀，不是的！"玛莎小姐叫起来。

"怎么不是！"贵夫人涨红了脸，反驳说。

"不是的，真的不是！我全知道，我全对您说说。他全是为了

我，才落到这个地步。他要是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洗刷清楚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把我牵连进去。”于是她十分动情地把读者诸君已经知道的一切说了说。

贵夫人留心听她说完了。“您现在住在哪儿?”然后她问道。听说是住在驿站长妻子那儿，她就笑着说：“哦！我知道了。再见吧。不管对谁都不要说咱们见过面。我想，不久您会得到答复的。”

她说着站起来，走进有顶的林阴道，玛莎小姐也满怀快乐的希望回到驿站长家里。

女主人责备她不该在秋天的早晨出去散步，据她说，这对年轻姑娘的身体是有害的。她拿来茶炊，端起茶杯，正要开始讲那些没完没了的宫中故事，忽然有一辆宫廷马车在台阶前停下来，一位宫廷近侍走进来，说女皇要召见米罗诺夫家姑娘。

驿站长妻子大吃一惊，接着就忙活起来，“哎哟，我的天呀!”她叫起来，“女皇宣您进宫哩。她这是怎么知道您的?可是您怎样进见女皇呀，好姑娘?我看，您连在宫中怎样走路都不会……要不要我陪您去?遇到什么事我至少还可以提醒提醒您。再说，您怎么能穿着这旅行服装去呀?要不要叫人去找接生婆把她那件黄礼服借来?”宫廷近侍说，女皇是要玛莎小姐一个人去，就穿这身衣服行了。没有办法，玛莎小姐就上了马车，带着驿站长妻子一遍又一遍的嘱咐和祝福，往宫中面去。

玛莎小姐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就要决定了；她的心猛烈跳动着，紧张得不得了。过了几分钟，马车在宫前停下来。玛莎小姐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上台阶。宫门在她面前敞开了。她穿过长长的一排没有住人的金碧辉煌的房间；宫廷近侍给她引路。最后，来到一道紧闭着的门前，宫廷近侍说他这就去通报，让她一个人在门外等候。

一想到当面见到女皇，她心里非常害怕，好不容易支持住，没

有跌倒。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走进女皇的梳妆室。

女皇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几名宫廷侍从侍立在她周围，见玛莎小姐来了，恭恭敬敬地向两边闪开。女皇亲切地向她转过身来，玛莎小姐认出她就是几分钟之前自己坦率地向其说明来意的那位贵夫人。女皇叫她走过去，笑盈盈地对她说："我能履行我的诺言，满足您的请求，我很高兴。你们的事可以了结了。我相信您的未婚夫是无罪的。这一封信，就麻烦您亲自交给您未来的公公。"

玛莎小姐用颤抖的手把信接过来，就流着眼泪跪倒在女皇脚下，女皇把她扶起来，并且吻了吻她。女皇又和她说了说话儿。"我知道您并不富裕，"她说，"而且我也应该关怀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您不要为今后生活发愁。我负责为您创建家业。"

女皇对不幸的孤女好好抚慰了一番，便让她走了。玛莎小姐坐上原来那辆宫廷马车离开了皇宫。急切地等待她回来的驿站长妻子接二连三地问了她许多问题，玛莎小姐回答起来好不容易。驿站长妻子虽然很不满意她的没有记性，但认为这是外地人不大方，也就宽大为怀，不再计较了。玛莎小姐还没有好好地看看彼得堡，当天就回乡下去了……

彼得·安得列依奇·格里尼约夫所记到此为止。从家族的传说中可以知道，他在1774年底依照圣谕被释放；还可以知道，普加乔夫被处死的时候他也在场，普加乔夫在人群中认出了他，并且向他点了点头，几分钟之后，这个头便被割下来，而且血淋淋的被挂起来示众了。后来过了不久，格里尼约夫少爷便娶了玛莎小姐。他们的后代在辛比尔斯克省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在离＊＊＊三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十家地主。在一间地

主厢房里悬挂着叶卡捷琳娜二世御笔亲书的一封信，镶了镜框，还罩了玻璃。这封信就是写给彼得·安得列伊奇的父亲的，宣布他的儿子无罪，赞扬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的聪慧和贤良。彼得·安得列伊奇·格里尼约夫的手稿我们是从他的一个孙子手里得到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整理他的祖父所写的那个时代的著作。我们取得家属的同意，决定单独出版这部手稿，并且在每一章之首配上适当的题词，还斗胆改换了一些人的真实姓名。

出版人

1836年10月19日

附　　录

删去的一章[1]

我们来到伏尔加河畔；我们的团开进＊＊村，就在这里宿夜。村长告诉我，对岸所有的村庄都暴乱了，到处都有普加乔夫匪帮的人马在活动。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乱腾起来。我们原定第二天早晨才渡河。我焦急起来。我爹的村子就在对岸三十俄里的地方。我问，能不能找到渡河的小船。所有的庄稼人都会捕鱼；小船很多。我找到格里尼约夫，对他说了说我的打算。“你要谨慎，”他对我说，“一个人过去很危险。还是等到明天早晨吧。到时候咱们先过去，去看望您的父母，并且带五十名骠骑兵，以防万一。”

我还是照原来的打算行事。小船找好了。我和两个船夫上了船。他们解了缆，便划起长桨。

天空明朗。月华如水。没有一丝风——伏尔加河平稳而安静地流动着。小船轻轻晃动着，迅速地滑行在黑郁郁的波浪间。我不由地沉思遐想起来。半个小时过去。我们已经到了河心……突然两个船夫窃窃私语起来。“怎么一回事儿？”我回过神来，问道。“不知道，谁知道呀，”两个船夫望着一个方向，回答说。我也朝

[1] 这一章未收入《上尉的女儿》定稿中，只作为草稿保留下来，题名为《删去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格里尼约夫名为布拉宁，祖林则名为格里尼约夫。

同一方向望去，就看到黑暗中有一样什么东西顺着伏尔加河往下漂来。那黑糊糊的东西越来越近了。我吩咐船夫停下来等着。月亮躲进一片云里。那漂浮的黑糊糊的东西更模糊了。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可我还是看不出那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呀？”船夫说。“帆不像帆，桅不像桅……”忽然月亮从云彩里钻出来，一下子映照出一个可怕的场面。迎面漂来的是一个竖在木筏上的绞架，三具尸体吊在横梁上。我顿时产生了病态的好奇心，很想看看三具尸体的面孔。

两个船夫按照我的吩咐用钩竿钩住木筏，我们的小船便撞到了漂浮的绞架。我跳上木筏，站到两根可怕的柱子中间。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死者那很难看的面孔。其中一个是楚瓦什老头子，另一个是俄罗斯农民，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等我一看第三个，不禁大吃一惊，忍不住痛心地叫起来：这是万卡，我那可怜的万卡，因为糊涂去投奔了普加乔夫的。他们头顶上方钉着一块黑色的木牌，上面用老大的白字写着“强盗和暴徒”。两个船夫用钩竿钩着木筏，淡漠地望着，等待着我。我又坐到小船上。木筏顺流往下漂去。那黑黑的绞架在昏暗的夜色中有好久还隐约可见。最后终于消失了；我的小船也靠拢了又高又陡的河岸……

我很大方地付了船钱。其中一个船夫带我去找渡口附近一个村庄的村长。我和他一同走进一座小屋。村长听说我要马，对我相当无礼，但带我来的船夫小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的冷淡无礼立刻变成忙不迭的殷勤。一会儿工夫三驾马车就套好了。我坐上马车，吩咐把我送到我们的村里去。

我的马车在大道上飞驰着，从一个个沉睡的村庄外面经过。我只怕在半路上被拦截住。如果夜里我在伏尔加河上所见证实此地有暴徒的话，那同时也可以证实政府在作有力的反击。为了防备

万一，我口袋里既有普加乔夫给我开的通行证，也有格里尼约夫上校的命令。可是我什么人也没有碰到，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就看见一条小河和一片云杉林，再过去就是我们的村子了。车夫照马身上抽了几鞭，过了一刻钟，马车就进了村子。

我家的宅院在村子的另一头。几匹马大步奔跑着。忽然车夫就在街心里勒起马来。“怎么回事儿?”我焦急地问道。“老爷，有岗哨，”车夫使劲儿把狂奔的马勒住，回答说。真的，我看到路上设了障碍物，还有一名手执木棍的岗哨。那汉子走到我跟前，脱下帽子，向我要证件。“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干吗要设障碍物?你这是给谁站岗?”“哦，少爷，我们造反了，”他抓抓头皮，回答说。

“老爷和夫人在哪儿?”我的心怦怦跳着，问道。

“老爷和夫人在哪儿?”那汉子重复了一遍，“老爷和夫人在谷仓里。”

“怎么在谷仓里?”

“是安得柳哈，就是地保，把他们关起来的，还给他们上了脚镣，要送到皇爷那里去。”

“我的天呀！浑蛋，快把障碍物搬开。你还发什么呆?”

那汉子迟迟不肯动。我跳下马车，打了他一记耳光（真是罪过)，自己把障碍物搬开。那汉子呆呆地看着我。我又上了马车，吩咐把车赶进老爷的宅院。谷仓就在院子里。紧闭的仓门两边站着两个汉子，也都手执木棍。马车就停在他们面前。我跳下马车，朝他们奔去。“把门打开!”我对他们说。我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的。至少他们丢下木棍，跑掉了。我砸了几下，想把锁砸掉，把门撞开，但这门是橡木的，锁也很大，砸不掉。这时候一个挺拔的年轻汉子从下房里走出来，神气活现地问我，怎么敢在这里胡闹。“地保安得列那小子在哪儿?”我对他大声说，“把他给我叫来。”

“我就是安得列·阿法纳西耶维奇，不是什么安得列小子。”他傲慢地叉着腰，回答说，“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仓门口，叫他开门。这个地保本来不肯，但家常的惩罚对他也起了作用。他掏出钥匙，开了仓门。我冲进门去，从屋顶的狭小缝隙中透进来一缕光线，我借着这点微弱的光线在幽暗的角落里看到了我爹和我妈。他们的手都被捆着，脚都套上足枷。我扑过去把他们抱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惊愕地望着我。——我从军三年，模样大变，他们一下子认不出我了。我妈啊呀了一声，眼泪就扑簌簌流起来。

我忽然听到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彼得·安得列伊奇！是您呀！”我呆住了……我往四下里看了看，就在另一个角落里看到玛莎小姐，也被捆绑着。

我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连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他脸上显露出喜悦的神气。我急忙用马刀割断他们的绳索。

“你好，你好，我的好彼得，”我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对我说，“谢天谢地，终于盼到你了……”

“我的好彼得，我的好孩子，”我妈说，“你怎么能来了呀！你身体好吗？”

我急忙带他们走出这囚禁的地方，可是一走到门口，发现门又锁上了。“安得列，你这小子，”我叫起来，“快开门！”“没这么便宜！”地保在门外回答说，“你也在里面呆着吧。我们就教教你怎样胡闹和揪皇家官员的领口！”

我在谷仓里四处打量起来，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钻出去。

“不要白费心思了。”我爹对我说，“我这个当家人可不是那样马虎，在谷仓里留几个窟窿，让小贼钻进钻出。”

我妈本来看到我回来，高兴了一会儿的，现在看着我也要跟

家人同归于尽，灰心绝望了。可是我自从和他们，和玛莎小姐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安心多了。我随身带有一把马刀和两支手枪，我还能对付他们的包围。格里尼约夫到晚上想必就能赶来解救我们。我把这个意思对我父母说了说，我妈也就放心了。我们就完全沉浸在一家人团圆的欢乐中。

“唉，彼得呀，”我爹对我说，“你也淘气够了，我为你也生了不少气。不过，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想，你现在已经安分，走正路了。我知道，你现在是好好服役，像一个正正经经的军官了。谢谢了。你使我老头子得到了安慰。你要是能把我救出去，那我今后就活得更称心了。”

我含泪吻着他的手，并且望着玛莎小姐，她见我在这里是那样高兴，好像已经幸福美满，已经完全放心了。

中午时分，我们听到不同寻常的闹声和叫嚷声。“怎么回事儿?”我爹说，“是不是你们那个上校来了?”“不可能，”我回答说，“不到天黑时候他是不会来的。”闹声越来越大了。敲起了警钟。院子里来了一些骑马的人；这时候，萨维里奇那白发苍苍的头从墙上一个小小窟窿里探了进来，这可怜的老家人用忧伤的声音说：“老爷，夫人，少爷，玛莎小姐，糟啦！强盗进村了。你可知道，少爷，他们领头的是谁?是什瓦布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是那个该死的鬼东西呀!”玛莎小姐一听到这个可恨的名字，两手一扎煞，就呆住了。

“你听着，”我对萨维里奇说，“马上派人到**渡口去迎骠骑兵团；向上校报告我们的危险。”

“少爷，还有谁好派呀!所有的小厮都造反了，马也都抢走了!唉呀呀!他们已经到了院子里，朝谷仓奔来了。”

就在这时候，门外响起好几个人的说话声。我一声不响地打手势让我妈和玛莎小姐躲到角落里去，我抽出马刀，身子贴在门后墙

上。我爹接过手枪，扳起两支手枪的枪机，站到我旁边。门锁咔嚓一响，仓门开了，地保的头探了进来。我挥起马刀砍去，他倒下来，把门口堵住。就在这时候我爹朝门外开了一枪。包围我们的一群人咒骂着跑开了。我把受伤的地保拖进来，从里面把门闩上。院子里到处是带武器的人。我看到什瓦布林就在这些人当中。

“不要怕，”我对女眷们说，“有希望。爹，您不要再开枪了。要爱惜最后这点火药。”

我妈在默默地祷告上帝；玛莎小姐站在她旁边，带着天使般的安详神情等待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门外响起恐吓声和咒骂声。我站在原地方，谁敢闯进来，我就劈谁。忽然强盗们不叫骂了。我听见什瓦布林的声音，他叫我的名字。

“我就在这儿，你想怎样？”

“投降吧，布拉宁，反抗是没有用的。可怜可怜你家老人吧。顽抗救不了你的命。我有办法收拾你们！”

“你试试看吧，奸贼！”

“我不会亲自冒险往里闯，也不会让我们的人白白牺牲。我只要叫人烧掉谷仓，那时候看你这个白山要塞的堂·吉诃德怎么办。现在该吃午饭了。暂时你就坐在那儿，趁空好好想一想吧。再见，玛莎小姐，我就不对您说对不起了：您和您的英雄一起呆在黑屋子里，想必不会寂寞的。”

什瓦布林走开了，只在仓房门口留下岗哨。我们都不做声。各自在心里思索着，都不敢把自己想的说给别人听。我想象着穷凶极恶的什瓦布林能做出的种种事情。我几乎丝毫不操心我自己。要我说实话吗？我不怎么担心我父母会怎样，最担心的是玛莎小姐。我知道，我妈深得农民和仆人的爱戴，我爹虽然严厉，但也受到敬爱，因为他为人公正，懂得手下人的真正甘苦。他们造反是受蒙蔽，一时糊涂，不是发泄仇恨，所以一定会留情的。可是玛莎

小姐呢？那个下流无耻的家伙会对她怎样呢？我连想都不敢再想这种可怕的事，宁可把她杀死，罪过，罪过，也不愿再一次看到她落入残酷的仇人之手。

又过了约莫一个钟头。那些酒足饭饱的人在村子里大声唱起歌儿。看守我们的一些人对他们眼红起来，却怪罪起我们，对我们破口大骂，说要拷打和杀死我们。我们等待着什瓦布林来下毒手。终于院子里又闹哄起来，我们又听见什瓦布林的声音。

"怎么样，你们想好了吗？是不是乖乖地向我投降？"

谁也没有回答他。什瓦布林等了一会儿之后，就叫人去抱干草来。过了几分钟，火就烧起来，火光照亮了昏暗的谷仓，浓烟从门槛的缝隙里开始往里钻。这时玛莎小姐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小声说：

"算了，彼得·安得列伊奇！不要为了我毁了您，毁了您的父母。您让我出去。什瓦布林会听我的。"

"说什么也不行，"我生气地叫起来，"您可知道，他会把您怎么样吗？"

"耻辱的事我是不会忍受的，"她镇定地回答说，"不过我也许能救出我的恩人和如此厚待我这个可怜的孤女的一家。别了，安得列·彼得罗维奇，别了，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你们待我恩重如山，祝福我吧。彼得·安得列伊奇，您也原谅我吧。请您相信，我……我……"她说到这里就哭起来……双手捂住脸……我简直要发疯了。我妈也在哭。

"别瞎说了，玛莎小姐，"我爹说，"谁能让你一个人到强盗那儿去！你坐下，不要哭。要死就死在一块儿。你听听，他们还在那儿说什么？"

"你们投降不投降？"什瓦布林在叫着，"你们看见吗？再过五分钟就把你们烧焦了。"

“决不投降，你这坏蛋！”我爹刚强地回答他说。

他那到处是皱纹的脸一下子充满活力，流露出蓬勃的朝气，一双眼睛在灰白的眉毛下放射出威严的光芒。他转身朝着我，说：

“现在是时候了！”

他把门打开。火一下子窜进来，冲上布满干青苔的梁木。我爹开了一枪，喊了一声“都跟我来”，就跨过燃烧的门槛。我抓住我妈和玛莎小姐的手，很快地把她们带到外面。什瓦布林被我爹那衰老的手开枪打了个窟窿，倒在门槛旁边。一伙儿强盗没料到我们突然冲了出来，吓得跑了开去，但立刻又打起精神，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我挥起马刀砍了几下，但是一块砖头打来，正中我的胸膛。我倒下去，昏迷了一会儿。等我清醒过来，就看到什瓦布林坐在鲜血淋淋的草地上，我们全家都在他面前。我被人架着。一大群农民、哥萨克、巴什基尔人围着我们。什瓦布林脸色煞白。他用一只手按着受伤的腰部。他的脸流露着痛楚和凶狠的神情。他慢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就用微弱无力和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绞死他……全绞死……留下她……”

这伙暴徒立刻把我们围住，嚷嚷着把我们朝大门口拖去。可是突然他们把我们丢下，纷纷逃跑；格里尼约夫骑马冲进了大门，他后面是一连挥舞着马刀的骑兵。

暴徒们四散逃窜；骠骑兵前去追赶，砍杀，捉拿。格里尼约夫跳下马，向我爹和我妈鞠躬行礼，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恰好我赶到了，”他对我们说，“噢呀！这就是你的未婚妻了。”玛莎小姐羞得一张脸红到了耳朵根。我爹走到他面前，向他表示感谢，虽然很感动，却显得很镇定。我妈拥抱他，把他叫做救命天使。“请赏光到我们家去坐坐吧，”我爹说过，就带着他朝我们家走去。

走过什瓦布林身旁时，格里尼约夫站了下来。“这是什么人？”他打量着受伤的什瓦布林，问道。“这是领头的，是匪帮的头目，”我爹带着一个老军人的自豪神气回答说，“上帝保佑，让我这只老手惩罚了这个年轻匪徒，为我儿子所流的血报了仇。”

“这是什瓦布林，”我对格里尼约夫说。

“什瓦布林！很好。来人呀！把他带走！叫我们的医生把他的伤口包扎好，把他保护好，像保护眼睛一样。一定要把什瓦布林送到喀山秘密委员会。他是一名要犯，他的口供应该是很有用的。”

什瓦布林睁开无神的眼睛看了看。他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表现出肉体的痛楚。几名骠骑兵用斗篷把他一裹，就抬走了。

我们走进房里。我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朝周围打量着，回想着我的幼年时代。家里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在老地方。什瓦布林没有让人在我家里抢劫，尽管他卑鄙透顶，却不由自主地保持着反对肆无忌惮劫财的传统。仆人们都来到前厅里。他们没有参与造反，衷心地庆贺我们获救。萨维里奇更是洋洋得意。应当交代的是，就在强盗发起攻击，乱成一团的时候，他跑到马厩里，什瓦布林的马就在里面，他给马上了鞍，悄悄牵出来，就趁着混乱神不知鬼不觉地朝渡口飞奔而去。他奔到伏尔加河边，骠骑兵团已经过了河在休息了。格里尼约夫听他说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就下令上马，全速前进，——谢天谢地，终于及时赶到了。

格里尼约夫一定要把地保的头挂到酒店旁边的高竿上，挂几个小时示众。

骠骑兵们追击回来，抓到几个俘虏。就把俘虏关进那座谷仓，就是我们经历了值得纪念的围困的地方。

我们各自回到房间里。两位老人家需要休息。我也一夜没睡了，往床上一倒就睡熟了。格里尼约夫也去办他的事情。

晚上，我们聚集在客厅里，围坐在茶炊旁，快快活活地谈着

已经过去的危险。玛莎小姐给大家倒茶，我坐在她身旁，我的心全在她身上。我父母看着我们情投意合的样子，似乎非常赞赏。那个晚上的情景至今还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感到很幸福，幸福美满，在可怜的人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能有几何呀？

第二天，仆人来向我爹报告，说农民们来到老爷的院子里请罪了。我爹走到台阶上迎他们。庄稼人一见他出来都跪下了。

“怎么样，你们这些糊涂虫，”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想起要造反？”

“我们有罪，我们的好东家呀，”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这就对了，你们是有罪。你们闹腾了一阵子，自己也没有什么高兴的。上帝让我和儿子彼得·安得列伊奇又见面了，我很高兴，就饶了你们吧。好啦，就这样吧：知过改过就行了。——你们有罪呀！当然有罪。这样好的天气，早就应该割草了；可是，你们这些蠢货，整整三天干了些什么？村长！安排每个人都去割草。你给我小心，你这滑头家伙，伊里亚节以前，所有的草都要成垛。都给我走吧！”

庄稼汉们鞠了个躬，就去干活儿了，好像什么事也不曾有过似的。

什瓦布林的伤不是致命的。他被押往喀山。我在窗口看着他被押上马车。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低下头，我也急忙离开窗口。我怕流露出我是在庆幸仇人倒霉和受辱的得意神气。

格里尼约夫还要往更远的地方去。我虽然很想跟家里人在一起再呆几天，可还是下定决心跟他走。出发前一天，我去见我的父母，按照当时的习惯，向他们磕头，请他们为我和玛莎小姐的婚事祝福。两位老人把我扶起来，流着高兴的眼泪表示应允。我把脸色煞白、浑身颤抖的玛莎小姐带到他们面前。两位老人家为我们祝了福……我当时心情如何，就不详细描述了。谁要是经历

过我这种事儿，不用我说，也会知道；谁要是没经历过，我只能为之惋惜，并且诚心奉劝，趁好时光未过，及时相爱并取得双亲的祝福。

第二天，全团集合，格里尼约夫前来向我们一家人告别。我们都相信，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我指望一个月后就可以做新郎了。玛莎小姐在和我告别的时候，当众吻了我。我上了马。萨维里奇又跟着我了——我们的团就出发了。

我远望着我又一次离开的我家的房舍，望了很久。不觉出现一种阴暗的预感，我心中惴惴不安起来。似乎有一个人在小声对我说，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已经过去。我的心感觉到新的风暴又要来临了。

我不想描写我们的进军和普加乔夫战争的结局了。我们经过一些被普加乔夫毁坏的村庄，又不得不从贫苦居民手里把强盗给他们留下的东西夺走。

他们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的。到处官府关闭。地主们纷纷躲进森林。匪帮到处横行。普加乔夫当时已向阿斯特拉罕逃窜，派出去追击的各部队将领不问有罪无罪，任意杀罚……战火所及的地区，景象极其悲惨。但愿上帝不要让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和残酷无情的俄国叛乱。那些异想天开、妄图在我们国家实行变革的人，要么太幼稚，要么不了解我国人民，要么就是一些生性残酷的人，把别人的脑袋，也把自己的脖子看得不值一文。

普加乔夫被伊·伊·米赫尔孙追赶得到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听说他的军队被彻底击溃。终于格里尼约夫从他的将军处得到自封皇帝已被捕获的消息，同时也接到停止追击的命令。终于我可以回家了。我真是欢喜如狂；可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欢乐的心蒙上一层阴影。

瓦西里岛上的寂静小屋

李　静译

《瓦西里岛上的寂静小屋》首先以迪克·科斯莫克拉托夫的名义在1829年的《北方蜜蜂》上发表。迪克·科斯莫克拉托夫是作家弗拉基米尔·季托夫的笔名。季托夫则认为，这篇小说不是什么科斯莫克拉托夫的作品，而是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曾在卡拉姆津家讲述了这一故事，季托夫随后将此记录下来，并经普希金本人校订和修改，后根据杰尔维格的要求，发表在《北方花朵》上。该小说从1912年起，以普希金的名义出版，并收入苏《普希金全集》。

谁有机会在瓦西里岛从头到尾兜一圈儿的话，毫无疑问就会发现，小岛的各端极少有相似的地方。小岛的南岸是一排豪华、高大的石头建筑物。岛的北端，看上去就像彼得岛一样，犹如一条长长的发辫蜿蜒而进沉睡的海湾。靠近北部的边端，木制的小农舍便取代了高大的石头建筑物和楼房。这些小农舍的中间是一片片的荒地和空地，最后，建筑物完全消失了。你若沿着一行行宽阔的菜园边畦走过（它的左边被茂密的小白杨树隔开来），菜园会将你引向小岛的最高点。那里只有一两栋孤独的小房子和几株小树。长满了高大的荨麻和苍耳的壕沟把小岛的最高处与土墙分隔开来。这些土墙是用来阻止和提防河水泛滥的。再往前是一片像沼泽一样泥泞的草地，构成了靠近岸边的海滨。就是在夏天，这些地方也是凄凉和空荡的。更不用说冬天，当这些草地、大海和松林遮挡住了彼得岛的对岸时，一切都淹没在灰色的雪堆中，就像掩埋进坟墓里一样。

几十年以前这里还要僻静和荒凉得多。在前面所讲的高地旁的一栋低矮的、但非常干净的小木屋里，住着一个老太婆，记不清是在政府哪个部门任过职的一个官员的遗孀。这个官员退任以后，买了这带菜园的小房子，想养养花草，种种庄稼。可是不久他就死了，这些念头被他一同带进了坟墓。后来他的遗孀勉强地

变卖了全部家当，只剩下了这栋小木屋，靠着剩余的钱过着平静的、心安理得的小康生活。或许，或多或少地说，她靠着死者生前用权势掠夺来的罪恶的钱财生活着。她的全部家庭成员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女仆，以前是家中负责打扫卫生的保姆和厨娘。这个遗孀远离社会，过着平静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她单调的一生中看来也是很幸福的。每逢节假日她就去教堂，平常日子每天上午干活。午饭以后通常是母亲织袜子，年轻的维拉给她读《日课经文月书》[1] 以及其他一些敬神的书，或者和她一起玩牌占卜算卦，以此来消磨时光。现在女人们也经常是这样的。维拉早已经到了女孩子们开始思考怎样谈吐，怎样安排自己的事的年龄。但幼稚单纯的心理组成了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爱自己的母亲，出于习惯地喜欢自己的日常活动，对现实很满意，内心深处对未来没有忧郁的预感。母亲她老人家想的就不一样了：她为自己的暮年忧愁；悲观地看待自己二十岁风华正茂的女儿，她在这可怜的孤独中没有指望什么时候能够找得到一个可靠的、能作为靠山的丈夫。这一切都使她时常悲伤，甚至悄悄流泪。不知为什么，她与其他老太婆们总是不太融洽，也许是老太婆们对她不太赞赏。她们议论说，好像在她丈夫临终时他们生活得不好，疑虑重重的朋友们来劝慰过她。丈夫是猝然死亡的，天晓得这些喜欢挖苦人的好事者会想出些什么来。

维拉和自己的母亲过着孤寂的生活。一个年轻的远房亲戚时而来访，会打破这种寂寞，给单调的生活带来些欢乐。这个年轻人从自己的家乡来彼得堡供职已有好几年了。我们叫他巴维尔。他称维拉小妹妹，他喜欢维拉，就像所有的年轻人喜欢漂亮、可爱的姑娘一样。他讨好和迎合她的母亲。而他，在她母亲的心目中，

[1] 《日课经文月书》，东正教教堂逐日祈祷经文汇录，每月一册。

就像所述的一样，已经占有了位置。然而，和他结婚看来只是妄想：他不可能经常光顾瓦西里岛上这一家。阻碍这一切的不是事业，也不是工作。这个年轻人有时做事漫不经心，疏忽大意。他的生活是由几乎接连不断的空闲时间组成的。巴维尔是属于那种明白道理、遇事加以思考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现在有两样东西还不能太无节制：即，时间和金钱。他，依照习惯寻找和找到了甘愿效力的伙伴，他们很情愿地使他摆脱了那些完全多余的重负，用他的钱帮助他打发时间。打牌、娱乐、夜间散步——这一切都理应帮助。巴维尔还是凡人当中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怎样过去的。当然，没有不愉快的事也是不现实的：有时钱包空了，有时良心在灵魂深处觉醒了，脸上出现了悔过或者是忧郁的预感。为了减轻这些新的负担，他习惯于首先来找维拉，但是他能够问心无愧地把自己与这位无辜的、心地善良的姑娘相提并论吗？

这样一来，必须寻找其他方式。他很快就在自己的一个娱乐朋友那里找到了他，并且与他交了朋友。这个新交的朋友，巴维尔只知道名叫瓦尔福洛梅。瓦尔福洛梅经常教他一些恶作剧。这些恶作剧都是忠厚老实的巴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然而，瓦尔福洛梅也总是常把巴维尔从困境和危险的后果中解救出来。瓦尔福洛梅这个人主要的、不可争议的威信体现在：在需要的时候能为巴维尔提供食品，这使他深感难为情，甚至提供金钱，而缺钱则让巴维尔更是难堪。瓦尔福洛梅却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轻松而迅速地搞得到食品和金钱。连巴维尔有时也对此感到奇怪和怀疑。他甚至下定决心要从瓦尔福洛梅那里探出这一秘密。但是无论他怎样想迅速地问个详细，结果总是使他无法反驳。然后，巴维尔总是在想："我能干些什么呢？他是用什么办法搞到钱的呢？要知道，我既没有去为他服苦役，也没有去为他下地狱呀！"他出于自己的

良心自说自话着。瓦尔福洛梅具有足够的技巧战胜同伴并且让他们喜欢他，虽然有时在不由自主的激动中也流露出他的冷酷无情。我还忘了说，他从来不去东正教堂。巴维尔本身也不是很虔诚的。然而，瓦尔福洛梅经常说他自己不属于我们的宗教信仰。简言之，我们的巴维尔最终还是被自己选择的朋友所倾倒，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一次，一个礼拜天，经过了一夜的懒散消沉的昏睡以后，巴维尔起得很晚。懊恼、怀疑、对一切都不相信的消极情绪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教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教堂了。他看了一下钟，发现已经睡过了做弥撒的时间。火红炽热的太阳高高地悬挂在炎热夏季的天空中，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瓦西里岛。“我是多么对不住老妇人呀，”巴维尔自言自语地说，“我最后一次离开她家的时候是冬天，大雪还没有融化呢。如果现在呆在那么僻静的乡村小房子里该有多么惬意啊。还有可爱的维拉！她很爱我，说不定她还会责怪我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了。也许……”他想着想着，毅然决定在瓦西里岛度过这一天。他穿好衣服，走出了家门。刚刚走出院子，瓦尔福洛梅就像从哪里冒了出来一样，迎面站在他的面前。这对巴维尔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但已经无路可退。

“喂，伙计，我来找你！”瓦尔福洛梅还没有走近就叫了起来，“我想带你去我们三天前去过的地方。”

“可是今天我没有时间。”巴维尔干巴巴地回答。

“噢，没有时间，很好！你，看来是想让我相信，你大概是有事情。别胡诌了，快走吧！”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想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巴维尔说着，将自己的手从瓦尔福洛梅冷冰冰的手中挣脱了出来。

“对，是的，是的。我怎么就忘记了你的瓦西里岛上那个老妖婆呢。顺便问一下，我还听你说过，你还有一个表妹，她非常可爱。请告诉我，她多大啦？”

“我为什么要知道呢？我又没有为她举行洗礼！”

“我本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举行过洗礼，可是我知道你的以及所有跟我有过交往的人的年龄。”

“这对于你是很好的，然而……”

“然而事情的关键不在这里。”瓦尔福洛梅打断了巴维尔的话，“我早就想让你带我一起去那里了。今天天气很好，我很高兴散散步，走，带我一起去吧！”

“不行，不行，不能带你去见她。”巴维尔不乐意地回答，“她们不喜欢陌生人，请原谅，再见，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你听着，巴维尔。”瓦尔福洛梅说道，生气地用手拦住了他，并向他投过去一瞥，这眼光对于软弱的青年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真不明白，昨天你说起话来还像只喜鹊，喳喳不停，可现在又傲慢自大起来，像只公火鸡。你是什么意思？出于友谊我没有拖你去一个地方，因此我可以要求你做这件事。”

“是这样，”巴维尔难为情地回答，“但是现在我不能够按你的话去做。因为……因为……我知道，你在那里会感到枯燥无味的。”

“无聊的推托！如果我想去做，就不会感到枯燥无味。马上带我去！否则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巴维尔犹豫不决起来，最后，鼓足了一口气说：

“你听着，你是我的朋友，这不错。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对于你是没有什么可神圣的。维拉是个好姑娘，她像天使一样纯洁无瑕，她的心地非常单纯，你能不能对我发誓，不要对她的贞洁设置罗网？”

“好啊！我终于找到了发过誓的、向女人献殷勤的人。”瓦尔

福洛梅带着一种恶魔般的凶狠的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哥儿们，没有她，城里还有许多姑娘呢，有必要烦恼这么久吗？我不发誓，你应该相信我，要么和我吵架断交。带我一起去，或者，把左手伸给我！”

年轻人看了一眼瓦尔福洛梅那可怕、严厉的面孔，他想起来了，他的荣誉和人格，乃至他的财产全都控制在这个人的权力之下，和他争吵等于毁灭。他的心颤抖了一下，又讲了几句毫无力量的推托之词，最后，同意了。

老妇人由衷地感谢巴维尔，因为他带来了新的客人。他的这位端庄持重、衣着严肃考究的同事让她非常喜欢。她依照自己的习惯，把他看做了维拉的最有利、合适的未婚夫。瓦尔福洛梅给维拉的印象倒不是这样好：她胆怯地接受了他的鞠躬和问候，并对他的来临表示欢迎。她那充满活力的面腮突然泛起一片苍白。维拉对瓦尔福洛梅的特征是非常熟悉的。有两次她满怀着神圣和恭顺的感情走出教堂的时候，都发现瓦尔福洛梅站在教堂门廊的大石柱旁边，向她射来锐利的目光。这目光一下子就破坏了全部神圣的感情，就像在她的灵魂上划了一道伤口，留下了一道伤痕。这种目光不是用爱情的力量使可怜的姑娘惊呆，这目光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害怕感。瓦尔福洛梅是个体态端正的人，有着一张能让人产生好感的脸，但是这张脸并没有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的灵魂，而像面具一样掩盖住了他的所有行为。在他那表面上显得安详的前额上，加尔[①]定能准确地发现傲慢的器官和已经被废除了的恶习。

然而，维拉还是巧妙地掩饰住了自己的窘相。确实，除了瓦尔福洛梅以外，未必就有谁能够发现这一窘态。他谈了些一般的

① 加尔（1758—1828），颅相学家。

话题，比其他时候都表现得可爱和聪明些。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午饭以后大家提议到海边去散步。散步后大家回到了家里。老妇人开始了自己喜欢的消遣活动——打牌占卜。但是无论她怎样专心地摆牌，就像故意与她作对似的：总是一无所获。瓦尔福洛梅踱到老妇人跟前，把正在与维拉谈话的朋友丢在另外一个角落。看着老妇人懊恼的样子，他告诉她说，要是按照她现在的方式摆牌的话，是不可能预测未来的。现在她所摆的牌局只显示着过去。“啊呀，我的爷！您，看来是个行家。快给我讲讲，这牌局说明了什么？”老妇人带着满脸的迷惑问道。“说明这个……”他回答着，向前移动了一下椅子，轻声地说了很长时间。他说了些什么，只有天晓得。最后，老妇人从他那里听到了死去的丈夫的生死秘密，这些秘密她只对上帝讲过，并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冷汗布满了她脸上的皱纹，她那灰色的头发在包发帽下竖了起来，她哆嗦着画起了十字。瓦尔福洛梅赶紧走开了，像刚才一样无拘无束地加入了这对年轻人的谈话。如果我们的客人不急着回去的话，谈话一定会延续到深夜。考虑到马上就要开桥[①]了，那样他们可就得在自由的夜空中过夜了。

我们不再描写我们的朋友们整整一个夏天在瓦西里岛上其他更多的相聚了。对于你们来说，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瓦尔福洛梅已经越来越博得了老妇人的信任。心地善良的维拉已经习惯于盲目地服从自己母亲的感情，有些忘记了这个陌生人最初给她带来的不良印象。巴维尔对维拉来说成了能够敞开心扉、倾心交谈的对象。说实话，这是很值得的。经常与年轻的维拉交往，这个年轻人逐渐养成十分良好的行为举止，他

① 涅瓦河上一座桥的桥面可自由开合，船舶经过时桥面向上提起，桥面闭合时上面可走行人、车辆。

开始努力地工作，勤奋地任职，离开了许多放荡轻佻、不务正业的朋友，总之一句话，他想成为一名正派规矩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的无忧无虑的性格也是受习惯的影响。他有时会感到：只有像维拉这样的妻子才能够使他成为幸福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像维拉这样的夫人，他才是幸福的。

这样漂亮、美丽的姑娘选中了自己的伙伴，这也许刺激和伤害了瓦尔福洛梅那桀骜不驯的自尊心。然而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对巴维尔表现出比以前更宽宏大量、更友爱的态度。巴维尔也对他怀着真挚的友谊，完全抛弃了对瓦尔福洛梅的成见，全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一次，他们谈到了双方的优、缺点——这完全是一次正常的、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真诚的谈话。“你知道吗？我不喜欢阿谀奉承，”瓦尔福洛梅说，“但是，坦率地说，我的朋友，不久前我在你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完全有益的变化，不止是我一个人发现了。很多人都说，在最近这六个月当中你所成熟的程度比其他人在六年当中成熟的程度还要大得多。你现在只缺少一点：就是在社会上生活的技能。我说这些话不是对你开玩笑。我自己在步人社会之前也从来就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知道，这等于零；然而这个零也是一个人的优点的十倍。你可能不同意我说的话。你想要娶维拉为妻……”（说这话的时候，瓦尔福洛梅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忘记了一些什么）………“你想娶她为妻，”他继续说道，“可是你除了家庭幸福和未来妻子的爱却什么也不想知道。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想象着，只要在教堂里结了婚，舞会就结束了。不，恰恰相反，这仅仅是刚刚开始。你要记住我所预料的话，将来看吧——和妻子生活一年以后，你就会重新想起朋友们，但是那时要想再挤人社会可就困难得多了。人们是需要朋友的，特别是成了家的人更是需要朋友。我们没有靠山和真理是不行的。也许，一

个响亮的名字更使你害怕，这就是：贵族社会！你放心吧，这只是练马场里的马，它很温和，但看来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它有自己的习惯，你得迁就它，适应它的习惯。是呵，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这些话呢？最好是让他们在实践中相信真理。后天晚上到И伯爵夫人那里去。我昨天在她那里做客，还对伯爵夫人谈到了你，她说她想见见你这个小人物。"

这些话就像渗入他内心深处的毒药一样改变了年轻人从前的全部理想和愿望。从来没有进入过贵族社会，这次他决定试一试，他要体味一下这急剧的转变。在约定的那个晚上，他出现在伯爵夫人家的客厅里。伯爵夫人的别墅坐落在一条不太喧闹的街道上。从外面看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里面的确非常富丽堂皇、豪华讲究。瓦尔福洛梅已经提前告诉了巴维尔，某些东西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有些奇怪：因为伯爵夫人不久前刚从国外回来，依照当地的生活方式，她邀请了一些中产阶级的人来自家做客。但是这已是城里最好的阶层了。他们遇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戴着高高的假头套，穿着大宽腿的肥大的灯笼裤，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摘下手套。这不太符合当时彼得堡中产阶级的时尚，这些时尚巴维尔是知道的。但是巴维尔遵守了约定，没有感到奇怪。是呵，为什么要他来发现这些小事呢？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完全全被女主人吸引过去了。想象一下这位显赫的贵妇人穿着雍容华贵的服装，显得年轻艳美，天生丽质。她全身上下一切都是那样美好和迷人，以至于大自然和艺术用自己美丽和迷人的东西把女人装点成了亚当后裔的一大祸水。补充一点，她没有丈夫，因此在与男人的交往中能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勇气和魅力，这勇气和魅力足以使那些没有经验者着迷和心醉。在这样的诱惑下，维拉那清纯的形象还能够在变化无常的巴维尔心目中留有位置吗？激情在年轻人的心中燃烧，为了博得这位美人的欢心，他用尽了一切解

数。几次拜访之后，巴维尔发现，伯爵夫人对他的努力并没有淡然置之。这对于一个燃烧着激情、热血沸腾的青年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种发现啊！巴维尔看不见脚下的地了，他已经开始幻想……但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摧毁了他全部勇敢的空中阁楼。有一天，在伯爵夫人家里的一次很多人的聚会上，他看见伯爵夫人在一旁与一个男人说悄悄话。应该说这位老兄的穿着实在有些不顺眼。不管他怎样努力掩饰，还是遮挡不住他形体的缺陷。为此巴维尔和瓦尔福洛梅故意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圈腿。好奇和妒忌的心理驱使巴维尔走近他们的身边。突然他听到这个男人在说他的名字，嘲笑他的蹩脚的法国话。而伯爵夫人竟然允许他这样讲，还笑眯眯地听着。我们的巴维尔狂怒了，想马上冲上去惩罚这个嘲笑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他想到，如果他这样做，会引起新的、更多的人对他的嘲笑。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出了伯爵夫人家。他发誓一辈子也不要再见到伯爵夫人。

灵魂上受到了很大的震怒和刺激，他又想起了早就被他忘记了的维拉。就像在道德沦丧的无底深渊中的罪人突然想起了一条救命之路。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在可爱的姑娘那里找到所希望的快乐。瓦尔福洛梅像主人一样主持着家里的一切，几个月之前他领来的这个人现在在这个家里却像主人迎接客人一样地接待了他。老妇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维拉也忙得一塌糊涂。她异常冷淡地接待了巴维尔，纯粹是出于礼貌地应付着他，一会儿熬药，一会儿去叫老女仆，一会儿又照顾病人，而且还不停地喊着瓦尔福洛梅来帮她的忙。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使巴维尔非常惊奇和苦恼。现在，倒霉和不幸接二连三地向他袭来。他想做一些解释和争辩，但又害怕惊扰和刺激生病的老妇人和已经被母亲的病折磨得惊慌失措的维拉。剩下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与瓦尔福洛梅谈谈。做出这一决定以后，巴维尔借口头痛请大家原谅，吃过午饭只呆

了一小会儿就行礼告辞了，谁也没有挽留他。他急切地暗示了一下瓦尔福洛梅，希望次日早晨能够见到他，随后就离开了。

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惨状：可怜不幸的巴维尔第二天在那里等着自己以前的朋友，现在真正的情敌。应该理解和体谅年轻人的各种激奋和冲动。这些情绪就像凶狠的飞禽一样扑向他的灵魂深处，仿佛要在那里咬碎自己的猎物。他发誓永远忘记伯爵夫人，同时从心底里燃烧着对维拉的爱。他对维拉的依恋不光是炽热的感情，而且还带有一种兄长般的爱。他珍惜她善良的意见，并认为自己即使不是一辈子的话，也永远成了一个消极的堕落者。究竟谁是这些倒霉的灾难的罪人呢？是科瓦尔内·瓦尔福洛梅吗？这个人，他曾经把他看做是自己的朋友，这个人，照他的想法，现在是这样残酷地欺骗了他。巴维尔是这样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他万分懊恼地望着大街，暴风雪在呼啸着，就像在他的灵魂里狂吼着。“下流坯！”他默念着，“利用恶劣的天气来逃避正义的报复！他夺去了我最后的欢乐，我要正视着他那不知羞耻的眼睛，告诉他，我是多么地恨他！”但就在这时，在巴维尔痛苦地折磨自己的时候，门开了。瓦尔福洛梅带着一张大理石一样安详的面孔，像指挥员到唐璜那里进晚餐一样走了进来。然而他的脸上马上就露出了富有人情味儿的表情。他走到巴维尔面前，带着一种恻隐之心和友好的表情对他说：“你真不像你自己，我的朋友，你有什么伤心之事，对我敞开你的心扉，全部告诉我！”

“我不是你的朋友！”巴维尔大叫起来，一下子跳到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离他远远的，就像躲避凶狠的毒蛇一样。他全身颤抖着，满眼的血丝和泪水，小伙子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全部感情，或许有些偏激和狂怒。

瓦尔福洛梅带着一种不快的、淡然置之的怪罪神态听他讲完了一切，然后说道：

“你的语言太恶毒了，都值得受惩罚了。但是我原谅你，你还年轻，既不知道语言的价值，也不知道人的价值。你以前不是对我这样说话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你就会上吊的。可是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就是因为姑娘的冷淡刺激和激怒了你的自尊心。你一下子消失了整整几个月，不知道与什么人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荒诞无稽的恶作剧。而我却要忍受着，不能去我要去的地方。不！老兄，我要去老妇人那里，哪怕是在你面前做个恶人。更何况我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也不瞒你了，你知道吗，维拉爱上了我！”

“你扯谎！你这个恶棍！”巴维尔愤怒若狂地大叫起来，“难道天使能够爱上一个魔鬼？”

“你不相信是可以理解的，”瓦尔福洛梅面带冷笑地回答，“上苍对我与对你是一样的，没有进行额外的装饰，而你却被贵妇人所倾倒，倾倒一辈子，永远不变心。”

巴维尔不能忍受这一嘲弄。何况，他早就怀疑是瓦尔福洛梅促使了他与伯爵夫人的分道扬镳。他盛怒之下扑向情敌，想把他就地打死。但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自己被勺子击了一下。他的头“嗡”地一声像灌满了铅。这毫无疼痛的一击使他失去了知觉。醒来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房间另一面的墙边上，门已经关上了，瓦尔福洛梅不在了。他好像苏醒过来一样：记起了瓦尔福洛梅的最后的几句话：“冷静一下，年轻人，你与自己的兄弟一刀两断了。”

由于害怕和愤怒，巴维尔全身发抖，千万种念头迅速地掠过了他的脑海：或者他下定决心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瓦尔福洛梅，打碎他的脑袋；或者他想到老妇人那里去，对她和维拉讲清楚自己以前的荒唐和恶作剧，求她们原谅。他想起了令人迷醉和倾倒的美丽的伯爵夫人，想着，要么杀死她，要么跟她解释清楚，不改变以前的决定。最后一条当然是很难疏通的。他的胸口感到很

闷。他像个呆子一样跑到了院子里，感到自己患了热病。他脸色苍白，衣冠不整，沿着大街来回奔跑，失去了理智。如果当时不是冬天，涅瓦河不封冻的话，他大概会以为在深深的涅瓦河底能找到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法。

不知是命运厌倦了烦恼和刺激巴维尔，还是想在他倒霉的时候更加猛烈地重创和刺激他一下，当他踉踉跄跄地走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实现自己主要愿望的意想不到的事情。И伯爵夫人的衣着华丽的仆人正站在走廊里等着他……他塞给巴维尔一张字条。巴维尔哆嗦颤栗着打开了纸条，看到了下列几行字，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伯爵夫人的手迹：

> 恶人想要离间我们，我全都知道了。如果您心中还留有对我的一点点爱和一点怜悯之情的话，请晚上在老时间到我这里来。——永远是你的И。

热恋中的情人是多么愚蠢！巴维尔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这具有魔术般神奇力量的最后几行字，马上就忘记了维拉的友谊和对瓦尔福洛梅的憎恨。对于他来说，整个现在的世界，过去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全部都浓缩在这张小纸头上了。他把它贴在胸口上，吻它，好几次把它举到灯前仔细观看。“不！”他高兴得大叫，“这不是欺骗，不是。我确实是、确实是幸运的。除了她一个人以外，谁也不会这样写，也不可能这样写。是不是这个调皮的女子想把我邀请到她那里去折磨和戏弄我，然后再像上次一样讽刺和嘲笑我？不！我发誓，这不可能。‘永远，永远是你的……’要让她对我讲讲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莫非是……她的良好的名誉和声望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

在约定的时刻，我们的巴维尔已经打扮得焕然一新，穿戴得

漂亮考究，出现在伯爵夫人家宽大的楼梯上。他没有经过通报就直接被领进了客厅。懊恼的是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位来访者，但是他们中间没有罗圈腿。女主人干巴巴地欢迎了他，只勉强地和他讲了几句话。但她那黑色的大眼睛无声地、目不转睛地对着他的脸庞凝视了一会儿，就又懒懒地垂下了眼帘。这是热恋中的情人之间的神秘莫测的信号，局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客人们开始做游戏。女主人看来非常自信，她相信，她轮流坐在每一位游戏者的身边感觉都是很好的。因为她希望这样能给游戏者带来好运。大家对她这委婉含蓄的礼貌没有惊讶。过了一会儿，伯爵夫人转过身对巴维尔说："您很久没有到我这儿来了，您发现了吗，这房间里的装饰有了一些变化？喏，您看，窗帘以前是挂在月挂枝上的，但我更喜欢用吊杆挂窗帘。""我心情不好，没心思欣赏。"巴维尔有些勉强地、不失礼貌地回答。"然而，不只一个客厅的装饰有变化，"伯爵夫人继续说道，"还有其他新的装饰呢。"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您不想到休息室来看一眼吗？那里挂满了不久前刚刚从欧洲运来的绘有精美绝伦图案的织花壁毯。"巴维尔微微弓着身子跟在她的身后。当他跨进了富丽堂皇的房间时，一股非常忧郁的烦恼之情顿时充满了他的胸膛，闷得他透不过气来。这是一间带有冬季温室的休息室。沿墙四周摆着一排香桃木树，把枝型大烛台的灯光装点得更加漂亮辉煌。香桃木树后面的遮阳处是一排豪华、松软、富丽的大沙发。巴维尔停住了脚，对着织花壁毯低声娓娓地叙说着情话，他们的脸上涌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性欲冲动和神奇的爱情激流。厅的对面立着一排壁镜，靠壁镜的墙上是从欧洲掠夺来的无价之宝。这就是无上权力的证明，哪怕是把人变成牲畜都可以。就在这排壁镜的旁边开始了一场决定今后命运的谈话。每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都非常清楚，热恋者之间的对话往往充满了可怕的、残酷的、多余的重复。因此，我现在再叙述一下

它的实质。伯爵夫人一再对巴维尔解释，让他相信，她那天嘲笑他的蹩脚的法国话不是针对巴维尔，而是针对他的一个同名者。所以她好长时间都不能明白他突然离去的原因。最后还是瓦尔福洛梅开导了她，又讲了其他的一些事情等等，再简单不过了。巴维尔呢，虽然他对瓦尔福洛梅在这件谁也没有对他讲过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感到奇怪，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作为和事佬的角色，他还是接受了他。不用说，巴维尔已经相信了一切，尽管嘴上还是很固执地说他什么也不相信。“您还想要什么证明呢?”最后伯爵夫人温柔、娇滴而又不耐烦地问道。巴维尔，像个有礼貌的青年，热烈地吻她的手，作为回答。伯爵夫人挣脱着，她胆怯了，急着要到客人们那里去。巴维尔跪在她面前，紧紧地抓着她的双手，威胁着说，他决不放开她。还补充了一句说，如果她不答应，他马上就在这里自杀。他的这一招术真是得到了所渴望的结果——轻轻地、颤抖着互相紧握着双手，伯爵夫人小声地、悄悄对他耳语：“明天夜里十一点钟，在后台阶上相聚。”这一许诺使巴维尔极为兴奋，它的震惊于对幸运的年轻人来说胜过了大炮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

伯爵夫人就势马上奔到了客厅里。那里有两个游戏者正在争吵，差一点儿没有动起手来。“您快来看呀，”其中的一个气愤地喘着粗气对伯爵夫人叫着，“我白白地输掉了几百个农奴，可是他却……”“您是想说，输掉了几百个卢布吧。”伯爵夫人傲慢地打断了他的话。“是的，是的……是我不对……是我错了……”一个争吵者结结巴巴地回答着，不时地斜眼看着巴维尔。游戏者们停止了争吵和忙乱，一时间喧嚣声消失得无踪无影。巴维尔这次把这一切都当做了耳边风。内心深处的兴奋和激动使他不能在这里逗留得太久，他急着回家喘口气，休息一下。但是睡意却久久不愿光顾他的眼皮儿。事情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甜蜜的梦。美人

儿那双又黑又大的潮湿的眼睛牢牢地镶嵌在他那被燃烧起来的遐想和梦幻中，这双妩媚的大眼睛伴随着他入眠。可是，他的睡梦——不知是由于一种神秘的预感，还是由于激动和热血沸腾，总是被一种说不出的、奇怪的东西惊醒。一会儿，他在绿色的草地上散步，前面有两株花，异常美丽。但是他刚刚伸出手去想触摸一下花茎，想摘下花来，突然，窜出一条黑黑的蛇，把毒汁浇在了花上。一会儿，他又看见了一汪湖，湖水清澈透明得像镜子。靠湖边的湖底有两条小金鱼在尽情地游玩，可是他刚刚要向金鱼伸出手，一个非常可怕的水陆两栖鬼怪把他给吓醒了。有时候，深夜他一个人走在夏日里的芬芳的天穹下，高高的夜空中闪烁着两颗连结在一起的明亮的小星星，向他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欣赏，突然在黑暗的西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大点，伸展成了一条长长的阴暗的长蛇，吞掉了小星星。每当这些所见惊醒了巴维尔美梦的时候，他那受了惊吓的思维总是不由自主地射向了瓦尔福洛梅，他马上就想到这是瓦尔福洛梅在作恶。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那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就又占了上风。眼下新的恐惧还没有打断他那被欲火燃烧起来的幻想。不顾这一切，巴维尔一觉睡到了中午，醒来以后，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愉快。剩下的一天中的十一个小时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天还没有来得及黑呢，他已经在伯爵夫人的房子周围来回徘徊了。今夜那里没有接待任何人，会客大厅里也没有开灯，只是在远处的角落里闪着一丝微弱的灯光："我的美丽的宝贝儿在那儿等着我呢。"巴维尔默默地想着，他的灵魂已经提前陶醉在幸福之中。

议会大厦的大钟缠绵地敲完了十一响，巴维尔因爱情而兴奋得欢欣雀跃，激动不已……但，写到这里，我要中断一下自己的画面，模仿古代的、中世纪和当代新时期的古典派和浪漫派作家

们，给你们补充一些这个故事的独特的想象内容。很简单明了：…巴维尔已经想着要贪吞这一幸福了……突然，有人轻轻地敲办公室的门，伯爵夫人为难地打开了门，受了委托的女仆走进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客人，现在后台阶上，他说他非常非常需要见一下年轻的先生。巴维尔生气了，他吩咐女仆去告诉那人，说先生现在没有时间。可是他略为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房门，来到走廊里。仆人对他说，那个陌生人刚走。他又回到了亲爱的人身边："任何力量也不能够把我和你分开，"他兴奋激昂地说。可是突然又有人敲门，女仆走进房间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让那个陌生人去见鬼吧！"巴维尔跺着脚喊着，"或者，让我揍死他。"他走出房门，听了一下，那个人已经走开了，是沿着楼梯跑到院子里的，但是那里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大雪在无声地向大地上飘洒着雪花儿。巴维尔骂着仆人，吩咐他禁止任何人进来，比以前更加激动和热忱地回到了被惊扰得失魂落魄的伯爵夫人身边。但是，刚刚过了几分钟，又响起了第三次敲门声，而且这次敲得比前二次更响、更长久。"不！算了！"盛怒之下，巴维尔失态地叫了起来，"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个什么幽灵，在开什么玩笑。"——他跑到了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个斗篷边儿，那个人刚刚来得及躲进关上了的门后边，陌生人慌慌张张地披上了大衣外套，抓起手杖，跑到了院子里。小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站住，站住，你是什么人？"——巴维尔在他身后大声叫着，也跟着窜到了大街上。他看到远处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那人好像停在那里用手招呼他，又藏进了旁边的胡同里。急不可耐的巴维尔马上追了过去，眼看就要追上了，那个人却又出现在旁边的一条大街上，又向他打招呼，然后又消失了。就这样，小伙子追逐着这个陌生人，从一条街追到另一条街，从一条小巷追到另一条小巷。最后，自己落在了一条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字路口上，陷进了一

排又低又矮的小房屋中间的没膝深的大雪堆中。而那个陌生人却跑得无踪无影。巴维尔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可以承认，此时没有人妒忌他了，小伙子真够可怜的。跑了几俄里以后，巴维尔在深夜的大雪中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怎么办？走吧？会迷路的。敲附近人家的门？——也敲不醒。令巴维尔意外惊喜的是突然滑过来一辆雪橇。“万卡[①]！”巴维尔大叫着，“顺着这条街把我送回家去。”听话顺从的万卡用雪橇拖着他莫名其妙地沿着什么地方走着，雪在雪橇下吱吱作响。一弯冷月，就像茹科夫斯基描写的那样，透过飘游的云层摇晃不定地冷冷地照着夜行人。然而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找到他所熟悉的地方，最后，完全走出了城外。巴维尔的脑海中自然而然涌现出了在沃尔科夫荒野上找到的那些死尸的所有的古老的故事，涌现出马车夫在荒郊野岭杀死了自己所载客人的场景，等等、等等……他毛骨悚然……“你要把我拉到哪里去？”他厉声问道，没有回答。于是，趁着月光，他想仔细查看一下马车夫的洋铁牌[②]。一看，令他惊讶不已：他发现，这块铁牌上既没有标出任何部门，也没有标出任何住所，而是用一种奇怪的形状和怪异的色彩的大型数字写着新约默示录第666号，这是他后来想起来的。巴维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怀疑：自己陷入了恶人手中。于是，我们的年轻人就更加大声地重复着刚才的问题：“你要把我拉到哪里去？”没有回答。小伙子没有得到反应，用力挥起棍子朝马车夫的后背打下去。但是，出现的是一幅多么可怕、恐惧、令人吓掉魂魄的场面：一棍子落下去，“嘎吱”一声，响起了骸骨碰

① 万卡，对劣质马车、驾具粗糙的载客马车的俗称。

② 洋铁牌，旧时俄国载客马车上的一种标牌。通常标明该马车的归属部门和部门的坐落地址，以备查找。

骸骨的撞击声。当这个假马车夫转过头来的时候，巴维尔看到了一副死人的头骨骷髅正对着他，这个可怕的骷髅突然张开了颚骨，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又仿佛熟悉的嗓音对他说："冷静一下，年轻人，你已经和你的兄弟一刀两断了。"不幸的巴维尔此时只剩下画十字的力气了。然而他的双手画十字已经不熟练了。突然，雪橇翻倒了，随之响起了一阵可怕、刺耳、疯狂的哈哈大笑声。刮起了可怕的龙卷风……马车、马、马车夫，一切——统统融进大雪里。只摔下巴维尔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了城门外，吓得他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巴维尔疲惫不堪地躺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心地善良的老仆人站在他的身旁，一只手拉着主人无力的手，不停地转过身去，用另一只手抹那只视力极弱的眼睛里涌出的泪水，嘴里说着："主人啊，主人，我对您说过的话不是白说的，彻夜的饮酒狂欢是没有好处的。您这是到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巴维尔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他时而用发狂的目光死盯着墙角，时而陷入半睡状态，朦胧中不停地颤抖着、笑着，不时又像疯了似地从床上跳起来，呼唤着一些女人的名字，然后又把脸埋到了枕头里。老仆人心中暗想："可怜的巴维尔·伊万诺维奇！上帝饶恕他吧，他真的是发疯了。"但他马上又仁慈起来，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跑去把医生找来了。医生摇了摇头，查看了病人的情况，发现他全然不认识周围的人，诊了诊像是发疟子似的脉搏。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些病症是相互矛盾的，无法确诊是什么病。但从所有现象看来，可以有理由认为，病人的病因是在心灵上，而不是在肉体上。病人对过去的事情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的内心似乎被某种异常痛苦而可怕的预感折磨着。医生让忠实的老仆人和自己一起在病人床边守候了一整天。傍晚，病人的情绪变得更绝望了，辗转不安，哭泣着，不停地搓着手，嘴里念叨着维拉，念叨着瓦

西里岛，呼唤着到某某人那里去帮助某某人，天晓得这些名字是谁，然后他抓起帽子，向房门奔去，医生和老仆人两个人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拦住。这样可怕的歇斯底里发作一直持续到半夜。突然，病人安静下来了，他感觉好些了，但是，他的精力和体力都被不久前的挣扎完全摧垮了，陷入了沉睡，醒来又重新开始了歇斯底里的发作。

这种断断续续的歇斯底里式的发作折磨了年轻人整整三个昼夜。第三天早晨，他开始觉得自己稍微有了点力气，便从床上爬了起来。正在这时，有人告诉他，寡妇家的老女仆在走廊里等着他呢。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他走出门来，老女仆哽咽着大声痛哭。“是这样！还要有更不幸的事！”说着，巴维尔走到老女仆跟前，“别折磨我了，亲爱的，快把一切都说出来吧。”老女仆回答说：“老妇人命令要让小姐长久地活下去，可天晓得她还能活多久。”“怎么啦？维拉她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年轻的老爷，您就别空费口舌了，小姐现在需要帮助。我好不容易走到这里来。如果您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立刻到她那里去吧，她现在在安德烈·佩尔沃茨万内大教堂的神父屋里。”“在神父屋里？为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穿衣服，一切你都会知道的。”巴维尔穿上衣服，把自己裹严实，乘车向瓦西里岛驰去。

他最后一次见到维拉和她的母亲时，老太太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在她这样的高龄，这种病治愈的希望不大。她太贫穷了，已经请不起医生了，她采纳了瓦尔福洛梅的唯一的建议。瓦尔福洛梅除了其他的一些交往信息外，还夸口说认识一些懂医术的人。他的活动不知疲倦；他安慰维拉，照顾病人，还帮助老女仆做事，跑去买药，他能找到最近的药房，且买药的速度之快令维拉吃惊。虽然他搞来的药不是每次都能见效，但总能给病人带来愉快。使人奇怪的是，老妇人越是临近死亡，脑子里萦绕的

却全是生存下去的事。她睡着时“梦见”了自己已经康复，梦见她的孩子们：瓦尔福洛梅和维拉将要结婚，并将会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她担心这所小房子对于未来的家庭是不是挤了点，能否在城市附近另找一所房子等等、等等。她的眼睛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浑浊的、濒临死亡的呆板神情，她把两个年轻人召唤到自己床边，带着奇特的笑容说道：“别害羞了，我的维拉，快同你的未婚夫接吻吧，我害怕一旦眼睛瞎了，就看不到你们的幸福了。”此时，死神之手已在越来越紧地抓住老妇人了，她的视力和记忆力一小时一小时地消失着。在瓦尔福洛梅的脸上看不出悲伤，这可能是由于忙碌，不停地为墓穴的事奔忙分散了他的悲伤。想到母亲，想到自己，维拉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哪个新娘在结婚前遭受到这么可怕的事？然而，她又努力想尽一切方法安慰自己。“我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姑娘心里在想，“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为什么一开始就认为瓦尔福洛梅是个狡猾的凶恶的人。他可比巴维尔强多了，你看，他那么为母亲出力，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看来，他不是恶人。”突然，她的思绪变得模糊起来，她心中暗想：“他是个具有独断专横脾气的人，如果他不想做某事，你若对他说：瓦尔福洛梅，看在上帝的分上把这事办了吧，他会生气地颤抖着，脸色苍白。”维拉用小手指抹去面颊上的泪珠，继续往下想：“但是，我也不是天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和自身的缺陷。我要纠正他，他也要纠正我。”

想到这里，一些新的疑惑又涌上心头：“他看上去很富有，是靠正当的方式获得的钱财吗？反正我要把这些打听清楚，要知道他是爱我的。”善良纯洁的姑娘就这样安慰自己，但老妇人的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了。维拉将自己的恐惧心情告诉了瓦尔福洛梅，甚至问他是不是需要请听取忏悔的神父来。瓦尔福洛梅生气了，沉着脸答道：“你想加速母亲的死亡吗？这倒是个好办法。她的病是

危险的，但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是什么支持着她活下来？是把病医治好的希望。如果我们请来了神父，那我们就是把她的最后一线希望夺走了。”胆小的维拉克制住内心的秘密愿望，同意了瓦尔福洛梅的意见。但是就在这一天，请注意，这是在巴维尔和美丽的伯爵夫人那命中注定的、倒霉的相会的第二天，一种危险感愈加震撼了维拉那颗早有预兆的心。她叫回瓦尔福洛梅，用坚决的口气对他说：“我以上天的神灵恳求你，别让妈妈不忏悔就过世。上帝知道她能否活到明天。”说完，她倒在椅子上，泪水盈眶。当时瓦尔福洛梅是怎样的呢？他的眼珠来回转起来，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极力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最后低声含糊地说：“女孩子家真是胆小，沉不住气。说什么你都不信……您，太太，不相信我的医学知识……等一等，我认识一个医生，他比我知道的多……只可惜，他住得太远。”说到这里，他抓住姑娘的手，把她拉到窗户旁，指着天空，眼皮也不抬地说：“你看好，那边还没有出现第一颗星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了，到那时我们再决定吧。请您答应我，在我未回来之前别叫神父来，好吗？”“好的，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床那边传来病人深深的叹气声。“那你快去！”维拉一边喊着，一边向母亲的房门奔去，跑到门口，她转过身来，用异常忧伤的眼神看了一眼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瓦尔福洛梅，向他挥了一下手，补充道：“看在我的分上，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吧。”瓦尔福洛梅的身影消失了。

冬日的天空渐渐布满了乌云，在病人那里，生命和生命的最后火花在同死神做着最后的决斗。开始下雪了，一阵阵风把窗户吹得噼啪响。每当听到一点点轻微的踩在雪上的声音，维拉都要跑到窗前张望，看是不是瓦尔福洛梅回来了，然而，只有猫叫声。寒鸦在大门上啄食，风把大门上的小便门吹得开来开去吱吱作响。夜幕过早地降临了，瓦尔福洛梅还是不见踪影。天空上也不见一

颗星星。维拉决定派老女仆去请接受忏悔的神父。老女仆一去久久不归，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安德烈·佩尔沃茨万内附近没有一所教堂。门开了，出现的不是女厨娘，而是瓦尔福洛梅，他面色苍白，神色不安。维拉小声问道："怎么样，没希望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希望很小。我到医生那里去了，他住得很远，他知识渊博……""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还需要做什么？……现在是派人去请神父的时候了哼！我看，你已经派人请去了……看那边路上的脚印就知道了。"他用一种近乎冷淡的口气说着，冷淡中含有一丝绝望。

过了一些时候，已经到了深夜，万籁俱寂，老女仆回来了，并带回了消息：神父不在家，但只要他一回家，家人就会马上告诉他，让他立刻赶到濒死的病人这里来。关于这件事，他们决定事先应告诉老妇人。老妇人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都还理智吧，孩子们，难道我真的病得很重？维拉！你哭什么？把油灯拿走，我想，睡梦会使我康复的。"女儿吻着母亲的手，瓦尔福洛梅默不作声地站在远处，一动不动地盯着病人的眼睛。在油灯下，那眼睛中闪烁着灯光照耀下折射出的像煤一样闪亮的光。

维拉和女厨娘跪在那里祈祷。瓦尔福洛梅不安地搓着手，不时地走进阴暗处，抱怨头上发热。过了半小时，他走进卧室，马上又像疯子似地跑了出来，带出消息："一切都完了！"我不打算描写维拉此时此刻的心情！然而，她的精神力量是不寻常的。"上帝啊！这是你的意志！"她把两手伸向天空呼唤着。她想走动，但体力已不支了，她昏昏沉沉地倒在了扶手椅上，突然迸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使她郁闷的心情好受了一些，不然她就更不幸了。这时老女仆开始忙碌起来：号啕大哭着，清洗尸体，在床上放上蜡烛，又去拿圣像。突然，或许是由于劳累，或许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老女仆被不可抗拒的困意压倒了，处于昏睡状态。这时，瓦

尔福洛梅走到维拉跟前。这个魔鬼的心要是变软了就好了，因为此刻维拉正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你并不爱我，”瓦尔福洛梅异常激动地叫道，“我和你母亲一起，在你心中已失去了唯一的支柱地位。”姑娘被他的绝望吓坏了。她畏惧地回答：“不，我爱你。”他扑倒在她的脚下，说：“你发誓，你发誓吧，说，你是我的，说，你爱我胜于爱自己的灵魂。”维拉怎么也没料到，这么一个冷漠的人会有这样的激情。她用胆怯温柔的声音对他说：“瓦尔福洛梅，瓦尔福洛梅，在这可怕的时刻就忘掉那些邪念吧。我起誓，当我们安葬好了母亲，当神父在教堂里以上帝的名义为我们祝福时……”瓦尔福洛梅没等听完她的话，便像个疯子似地激愤地胡说起来。他让维拉相信，这些都是空洞的典礼仪式，相爱的人并不需要这些。他要她和自己一起去那个遥远的祖国，并许下诺言：那里她会得到大公般的礼遇。他搂着她的双膝，泪流满面。他说得是这样激动，这样深情，似乎他讲的所有奇迹此刻都是真实可信的。维拉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坚定性在渐渐消弱，一种危险的感觉使她的心灵警觉起来。她挣脱瓦尔福洛梅，向卧室的房门跑去，想找到老女仆。瓦尔福洛梅挡住了她的去路，换了一种虚伪、冷漠的口吻，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住她说：“听着，维拉，别固执，无论是老女仆，还是你母亲，都不会得到你。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你逃脱我的威力。”“上帝是保护无罪之人的。”可怜的女子叫起来，绝望地奔到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面前跪了下来。瓦尔福洛梅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现出了无奈的恼怒。他咬着自己的嘴唇，反驳道：“如果这样，如果这样……那么看来我和你已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我会迫使你的母亲，让她使你变得顺从。”“难道她也在你的威力范围之中？”姑娘问道。“你就瞧着吧。”他把目光投向半开着的卧室房门，回答道。此刻，维拉看见：仿佛有两道光束从他的眼睛里射出，这眼神仿佛就像已故的老妇人在烛光的闪烁中折

射出的目光。她仿佛看到妈妈痛苦万状地抬起头来，挥动着枯瘦的手，让她到瓦尔福洛梅那里去。此刻维拉看清了，事情与谁有关。“是呀，上帝要复活了！你快点消失吧，魔鬼。”她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这时，似乎是一声炮响，惊醒了熟睡的老女仆。她清醒过来，惊恐地看见房门大开着，房间里满是烟和蓝色的火苗，火苗正顺着玻璃镜子和窗帘蔓延，窗帘是瓦尔福洛梅作为礼物送给已故的老妇人的。老女仆第一个动作便是抓起墙角的带把儿的水罐，把水泼到火苗上。但是，火势已经以加倍的迅猛燃烧起来，老女仆灰白的头发被火燎着了。她拼命跑到另一间房间，大叫道：“着火了！着火了！”看到自己的女主人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她用两手把小姐抱起，也许是由于恐惧，她那衰老的身体不知怎地得到了一股力量，她一股劲儿把女主人拖到大门后的桥上。附近没有居民，无处寻找能来帮助的人。当老女仆用雪为昏迷的女主人揉搓太阳穴时，火舌已从窗户、烟囱里窜了出来，并且爬上了屋顶。火光在空中的反照引来了一队警察，他们拿着水桶和炉叉，因为当时消防水管还没有广泛使用。又跑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安德烈·佩尔沃茨万内教堂的监督司祭，他手里提着圣餐来访问死者。他与死者生前相处得并不很和睦。他认为死者是那种不好的女人，但他喜欢维拉，他是从自己女儿那里听到的关于维拉的许多赞美的话的。在对这不幸表示同情的同时，他答应，如果能及时把死者的遗体从里面拖出来，使她能按照基督的方式被埋葬的话，就给救火人员一笔钱。但是此时已经不行了。大火借着暴风雪的风势，越烧越大，泼上来的水以及一切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一个年轻的警官想冲进屋里，拖出尸体，但只冲进去了一下，又惊恐万状地跑出来。他说他好像已经摸到了卧房，刚想走近老者的床边时，突然从高处跳下来一个恶魔般的丑八怪，一大

块天花板带着可怕的折裂声塌落下来，他只有开口请求圣·尼康[1]显灵者的仁慈，保护住自己肩膀上的脑袋，他还许愿立刻就在他的圣像前摆上五十戈比银币。此时围观的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说他是胆小，把房梁上掉下来的圆木当成了魔鬼。但这个警官却坚持认为自己没看错，并且此后直到年老，一直到死他都在小酒馆里宣传，说他这辈子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带尾巴的魔鬼，还有犄角和一个很大的歪鼻子，那魔鬼用歪鼻子吹火，就像铁匠铺里的风箱。"不，弟兄们，那是因为上帝不领你们去看魔鬼。"我们的天才总是用那好听的誓言结束他的故事，而酒店老板为了奖赏他的勇敢以及他的故事在听众中产生的深刻印象，总是无偿地斟给他一杯满满的纯烧酒。

就这样，这队警察作出了全部努力，对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所作的努力，后代应该给以完全的肯定，尽管如此，瓦西里岛上的这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还是彻底烧光了，而当年造房子的那块地方，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空着，再也没有人在那里盖房子。

年老的女仆人在不停地吟诵着教区哀歌的监督司祭的帮助下，使维拉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带着维拉，在尊敬的神父家里找到了避难的地方。火灾发生得很偶然，当时的所有情况是那么离奇，使得警察局认为有必要对大火的原因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但怎么也不可能把疑点放到老女仆身上，更不可能怀疑到维拉，那么纵火者很显然就是瓦尔福洛梅了。警察局把他的长相特征描述出来，并且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在附近的所有街区寻找，在整个彼得堡城寻找。但一切都是徒劳，没有找到他的一点踪迹。更令人奇怪的是，冬天不可能通行轮船，因此他怎么也不可能悄悄地乘上某艘外国轮船，远航到异国他乡去。人们不知道，这种长

① 圣·尼康，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

时间的调查到何时才能结束，连真心喜爱维拉的监督司祭也不知道，到何时才可能洗净维拉和这个人的关系，他慎重地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这件事压下来了，没有让它再进一步扩散。

这样一来，直到第三天派来的人找到巴维尔时，巴维尔才从亲爱的老女仆那里得知了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他在约安诺神父的住宅里找到了自己年轻的病了的女亲戚。好客的神父一家请他留在了那里，直到她的身体恢复健康。轻浮的年轻人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受了这么多心灵的打击，而且这些打击在内心的秘而不宣的原因又是这么可怕，这一切对他的想象力和性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变得老成了，经常陷入沉思。他忘记了那神秘的伯爵夫人的迷人风韵和年青时的纵情欢乐，这一切导致了后来致命的后果。他对天祈祷的唯一愿望，就是让维拉痊愈，他可以像忠实的丈夫那样为她尽力。在和维拉单独见面的时刻，他下定決心对她说出了这些想法，但她只是对他抱以妹妹式的信任，并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她说："你还年轻，巴维尔，而我已经衰老了。坟墓很快就会接纳我了，在那里，仁慈的上帝可能会给我带来宽恕和安宁。"这个念头一直印在维拉的脑海里，然而，看来她是被一种深藏在内心的秘密信念折磨着：是她自身的软弱使得凶手杀死了母亲，这是可能的，谁知道呢？在现在或将来的日子里会怎样？任何高明的医术也不能够使她重新快乐起来，不能使她健康起来。她面颊上的容光消退了，天蓝色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常流露出忧伤的、无精打采的、压抑着她那美丽灵魂的神情。春天还没有来得及用新的绿色重新装饰草地，这朵曾要完全盛开的花朵儿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悄悄地、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

可以猜想到，除了神父以外，维拉在临死之前把自己近年来生活中的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一切情况全都告诉和托付给了巴维尔。当她去世以后，年轻人没有哭，也没有显出悲伤。

但很快他就在老女仆陪同下离开了首都，在很远的一块世袭领地上居住下来。在其所有周围地区，他是个出名的怪人，实际上那是癫狂病的症状。在他到来之后，不仅邻居，就连他的佃户和仆人们都没有见过他一次。他蓄起大胡子和长长的头发，三个月没有出书房一步。他的大部分命令都是通过书面形式签发的，还有，人们发现，当文件放在他的桌上让他签字时，他不用自己的名字，而用另外一个奇怪的名字签字。他不能见女人，而当那个灰眼睛、浅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有时突然出现时，他就会全身抽搐、狂怒起来。一次，他在房间里按自己的习惯踱步，踱到门前，正巧碰上拉夫连季突然开门，要向他报告什么。巴维尔即刻颤抖起来，哆嗦着说："你，不是我整死她的。"他断断续续地念叨着。一个星期以后，他向老仆人道歉，说他曾不小心推了老仆人一下，使得他差点儿没有在隔墙上撞破后脑勺。拉夫连季说："这件事以后，我每次要进他的房间报告什么事时，总是先敲门，后进去。"

巴维尔死了，很年轻时就死了。关于他和维拉的故事，彼得堡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通过他们的口述传到了我这里。不过，尊敬的读者，你们会比我判断得更清楚，能否相信这个故事。当人们谁也没有去勾引魔鬼的时候，魔鬼哪有兴致干涉人间的事情？

小说片断与草稿

姚锦荣译



娜 坚 卡*

几名年轻人，大部分是军人，把自家的田产输给了一个开小钱庄的波兰人雅松斯基。此人开钱庄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洗牌、错牌的劲头却十分认真。爱司、小三、破破烂烂的王牌、折得弯弯扭扭的J摊将开来，活脱像把扇面。室内粉末飞扬，土耳其烟草雾气腾腾。

"敢情果真是半夜两点了？老天爷，咱们呆得够久了。"维克多·N对年轻的伙伴说，"该歇手了吧？"

众人纷纷扔下手中的牌，站起来。他们衔着将熄的烟斗，数起桌上自己的或别人的钱，看到底赢了多少；争论了一阵，约好下次玩牌的时间，便各自坐车走了。

"想不想一块儿吃夜宵去？"风流的维利维洛夫问维克多，"我带你去会会一位非常可爱的俏妞儿，到时候你会对我感激不尽的。"

两个人坐上轻便马车，沿着彼得堡寂无一人的街道飞驰起来。

……

* 该稿是已知的普希金小说创作的首次实践。据普希金工作手册的草稿，该篇作于1819年，第一次刊出时间是1884年。

别墅里宾客盈门*

一

别墅里宾客盈门。＊＊＊大厅里全是刚看完首演的意大利歌剧、同时从剧院赶来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稍定之后，女士们各自在沙发上落座，旁边是一帮男子，玩起了惠斯特牌。另有几位年轻人站着，没有参与众人交谈，径自在欣赏巴黎画报。

阳台上坐着两名男子。其中一位看来是来旅游的西班牙人，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迷人的北国之夜。面对晴朗而苍白的夜空、被难以言表的光芒辉映的壮丽的涅瓦河以及隐现在透明暮色中的市郊别墅，看着，看着，赞不绝口。"贵国的北方之夜多美啊！"他终于开口说道，"这样的美景怎么在我国就没有呢？太可惜了！""我们的一位诗人，"另一位对他说，"曾把这样的夜晚比做淡黄金发的俄国美女。坦白地说，皮肤黝黑、眼睛乌亮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女郎生气勃勃、无忧无虑，如日中天，倒更能激发我的想象。话得说回来，原先有关黑发和金发女郎[1]的争论还没有结果哩。不过，我倒要问，您知不知道一位外国女郎对我说起彼得堡的民风既严谨又纯洁的话？她要我相信，我国的冬夜太冷了，不适宜猎

* 该稿第一、二两章写于1828年8—9月间，第三章估计写于1830年。

① 原文为法文。

艳偷情，夏天呢，夜晚又太亮了。”西班牙人听罢报之一笑。“如此说来，多亏气候的影响，”他说，“彼得堡成了好客、纯真和美的圣地了。”“美涉及人的鉴赏力。”俄国人说，“但我们的好客是没说的。这不是摆时髦；谁也没想到好不好客。女人忌的是被人看做在卖弄风骚，男人就怕失去尊严。人人努力对鉴赏力和礼貌不屑一顾。要说到民风的纯真，只要不滥用外国人的信任就好了。我告诉您……”于是接下去的谈话便富有讽刺色彩了。

说话间大厅的门开了，沃莉斯卡娅走了进来。她正当青春妙龄。她婀娜多姿，步态轻盈，奇装异服，一招一式，一举一动无不自然而然引人注目。男人见了她都露出戏谑而友好的态度，女人则报之明显的恶意。但沃莉斯卡娅却视而不见。她对众人的问话似答非答，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脸色像天上的云，变化无常，一副不快的样子。她在傲气十足的Г公爵夫人身旁坐下来，开始赌气[①]。

猛地她身子一震，转身对着阳台。她显得坐立不安，便站起来，穿过沙发和桌子，在老将军P的桌子前站了一会。对方微妙地恭维她，她却置之不理，猛地溜到了阳台。

西班牙人和俄国人见状站了起来。她来到他俩跟前，惶惶不安地用俄语说了几个字。西班牙人觉得留下来多有不便，告别她回到大厅。

趾高气扬的Г公爵夫人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沃莉斯卡娅的一举一动，低声对坐在身旁的人说：

“太不成体统。”

“她轻浮得很，”对方说。

“轻浮？岂止轻浮？她的行为难以饶恕。她不自爱，那是她的

① 原文为法文。

自由。可上流社会容不得她如此放肆。明斯基该向她指出。”

“他什么也不会说，生怕和她牵连在一起。[①] 我敢打赌，他俩的交谈一定是清白的。”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您早就成了菩萨心肠了吧？”

“实言相告，我很同情这位年轻女子的命运。她身上有许许多多好的品质，而坏的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可惜情欲毁了她。”

“情欲？多高尚的字眼！何谓情欲？莫非是您的想象吧：以为她有一颗炽热的心、富有浪漫情调的头脑？她完全受的是邪恶的教育……这画的是什么？侯赛因大人的肖像？让我看看。”

客人纷纷离去。客厅里见不到一位妇女。只有女主人立在桌前，露出明显的不满，等着两位外交官赌完最后一局牌。沃莉斯卡娅猛地发觉大厅的情景，急匆匆地离开阳台。她在阳台与明斯基已连续单独谈了近三个小时。女主人冷冷地与她告别，而对明斯基有意不理不睬。门口站着几位客人在等自己的马车。明斯基扶着沃莉斯卡娅上了马车。“看来该轮到你了，”一位年轻军官对他说。“哪里！”他答道，“她忙得很。我只是她的好友，也可以说别的什么，仅此而已。不过我是真心爱她的——她太逗人了。”

齐娜依达·沃莉斯卡娅出生后第六年便死了妈妈。她父亲是个讲求实际而懒散之人，把她交给一位法国女人照管。他雇了形形色色的教师教她，自己则不闻不问。到了十四岁她已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竟给自己的舞蹈教师写起情书。父亲得知此事后，打发走舞蹈教师，便带她进交际界，以为再不需要教育她了。齐娜依达的出现引起了轰动。沃莉斯基，一位富有的年轻人，

① 原文为法文。

自己感情上没有主见，可惯于人云亦云，当他听到一位参谋官＊＊在一次宫庭舞会上口气坚决地说：齐娜依达是彼得堡第一美人，说皇上在英国海岸见到她、与她足足谈了一个小时，从此这位公子便没命地爱上了她。他去求亲。她父亲以为有此良机，可以了结这个爱赶时髦的女儿亲事，大喜过望。齐娜依达也急于嫁出去，好见见世面。再说沃莉斯基并不使她反感。她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她坦率、时不时异想天开淘气捣蛋，像个小娃娃，不稳重，开始时挺讨人喜欢，交际场上都为她不时打破达官贵人那一套一本正经的单调气氛而暗自庆幸。大家因她闹的恶作剧而喜笑颜开，纷纷仿效她的怪诞举止。但岁月流逝，齐娜依达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四岁的水平，人们不免要对她指指点点了。大家发现，沃莉斯卡娅全然不懂女人的礼数。妇女们对她疏而远之，而男子则巴结奉承她。齐娜依达觉得自己并不因此而吃亏，何乐而不为？

流言纷起，指名道姓提起她的情人来。真是人言可畏，永难洗刷。在上流社会法典中似是而非的流言也可弄假成真，而作为诽谤目标自然就人微言轻了。沃莉斯卡娅又气又恼，眼泪婆娑，决心忿然而起，与这个不公正的上流社会作对。机会很快来了。

齐娜依达在一帮围着自己转的年轻人当中，特别器重明斯基。显而易见，由于性格和生活遭际颇为相似，他俩必然接近起来。明斯基正当年少岁盛，干过些坏事，不免成了上流社会的攻击靶子，受到百般诽谤。明斯基装得若无其事，不再涉足这个圈子。受损的自尊心暂时压下心中的情欲。当他阅历丰富起来，变得老练之后，又踏上交际场。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是个狂热不端的少年郎，而是位宽容大度、端方规矩的利己主义者。他不喜欢上流社会，但也不轻视它。因为他懂得，得到上流社会的支持十分必要。虽然他对人表示出泛泛尊重，但有的方面决不轻饶，他准

备让这个圈子的每个成员都要成为自己那爱记仇的心的牺牲品。他喜欢沃莉斯卡娅，是因为她敢在他面前公然蔑视那些可恨的规矩。他支持她，给她出主意、怂恿她，使自己成为她的左膀右臂，从此她怎么也离不开他。

Б＊＊这个人一度引起过她的注意。“他太微不足道了，”明斯基对她说，“他的全部智慧是从危险的关系[①]中得来的。他的整个才华是从约米宁那儿偷来的。稍稍了解，您就瞧不起这个厚颜无耻之徒，他的卑俗见解没一个军人瞧得起。”

“我倒想爱 P。”齐娜依达说。

“瞧你说到哪里去了！”他回答说，“这个人染了头发、每五分钟总是喜滋滋地说：‘当我在佛罗伦萨时……’[②]何苦跟他沾边呢！据说，爱他的只有他那个讨人厌的老婆。你别给他俩捅乱子了。他俩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么 W 男爵呢？”

“他是个穿礼服的娘儿。他身上……你了解他吗？不如去爱 Л 吧。他会让你感兴趣的，因为他聪明得非同一般，蠢得也非同一般。再说，他也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③]他会醋劲大发，热情之极；他会折磨你，也会逗你发笑。你不会不满意吧？”

沃莉斯卡娅可没听他的。明斯基是试探她的心。他的自尊心受到触动。他认为轻浮的人不会有热烈感情，他已预见到，即使跟她来往也不会有严重后果，倒是自己的情人堆里多了一名女子，他在稳稳地盘算着，以为胜券在握。也许，倘若他能预料到这会招致一场风暴，他就不会洋洋得意了。因为上流社会的人生性怠惰、碍于体面，即使牺牲快活，丢掉虚荣心，也不是什么难事。

①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二

明斯基收到信的时候还没有起床。他打着呵欠，拆开信封，看罢两页密密麻麻写满出自女性之手的蝇头小字，不免耸了耸肩。信是这样开头的：

> “我不善于把内心的一切全告诉你；在你的面前我脑中一片空白，想不出说些什么；此刻又清晰地呈现出来，令人不得安宁。你巧言善辩，却难以令人信服，打消不了我的疑虑，反而迫使我保持沉默。这说明你始终高我一筹。但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使我幸福，不足以令我安宁……

沃莉斯卡娅怪他冷漠，多疑等等。她又是抱怨、又是恳求，颠三倒四，又作了一大堆柔情脉脉、动听的保证。最后约他晚上在自己的包厢与他相会。明斯基的回信三言两语，推托说一些无聊的小事非办不可，请她包涵，但答应一定去剧院。

三

“您为人坦率、大度，”西班牙人说，“我才斗胆请您为我解答一个问题：我跑遍世界各地，出入欧洲各国宫廷，涉足各地上流社会，但从未像在贵国该死的贵族圈子所感到的那么不自在，那么受拘束。每次进公爵 B 家的大厅，看到的都是些哑口无声、麻木不仁的木乃伊，使我立即想到埃及的陵墓来，浑身透过一阵凉气。他们之间既无道德权威，也没有一个声名卓著、令人起敬。我在他们面前为什么会这等胆怯心虚呢？”

“怕他们不怀好意，”俄国人说，“这是我们性格的一大特点。老百姓就表现在爱冷嘲热讽，而上流社会便表现在漫不经心、麻木不仁。况且我们的太太小姐受的完全是皮毛的教育，欧洲的思想她们一窍不通。男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政治和文学。睿智被看做是轻浮，早已束之高阁。他们有什么可谈论呢？谈自己？不。他们的教养实在已好得不能再好了。所以能谈论的只是些家庭的琐事，私事，只有少数人——精英们理解的事。不属于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被视为外人——不单是外国人，也包括自己的同胞。”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西班牙人说，“下次我未必有机会得到满意的回答，所以就急于打扰您了。您刚才提到贵国贵族，请问俄国的贵族体制到底怎样的呢？我在研究贵国法律过程中发现，贵国并不存在以财产不可分原则为基础的承袭贵族阶层。看来在贵国贵族阶层中存在公民平权和取得贵族身份不受任何限制的事实。美国的所谓贵族阶层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难道只凭渊源古老这一点吗？”俄国人听了报之一笑。

“您错了，”他回答道，“靠您刚才提到的原因而取得贵族称号的人，如今早已默默无闻而成为第三等人了。我所属的这些平民都承认留里克和麻诺赫是自己的祖先。”俄国人显出一种轻蔑而自足的神情，接着说道，“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家的贵族渊源流长。在我国史册中也有我祖先的名字。若是我想自称贵族，恐怕要笑破许多人肚皮的。可是即使名副其实的贵族未必说得出自己的爷爷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祖辈可追溯到彼得大帝和伊丽莎白女皇之前。当勤务兵、在教堂唱诗班唱歌、乌克兰佬——他们的祖先就是这类人。我这么说并无瞧不起他们的意思。体面的人始终体面。他们地位的高升也出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是一看见那些卖馅饼的、当勤务兵的、在唱诗班混过或当过小神甫之流的可怜

子孙，如今摆起第一位信奉基督的男爵蒙莫雷斯和克雷蒙·托纳尔的谱子，倒也可笑。我们都循规蹈矩，会拜倒在真正有权势、有声望者面前……但我国不存在迷恋过去、托荫祖先、敬重道德尊严的传统。卡拉姆津不久前给我们说过我国历史。但我们未必听得进去。我们并不为祖先的光荣而自豪，倒为某位叔叔当什么官，或表姊开什么舞会而津津乐道。请注意，不尊重祖先恰恰是野蛮和道德沦丧的主要表现。”

……

1812年初……*

1812年初，我们的团驻扎在一座小县城里，日子过得挺快活。县城附近村子里的财主通常都到城里来过冬。我们天天在一起。每逢星期天就在团长家跳舞。我们这帮二十岁的尉级军官个个都在谈情说爱。我的许多伙伴就是在这些聚会中找到女友的。说来不足为奇，对当时一些小事直至今日我还记忆犹新，都认为非同寻常。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县长家。他是个贪官，却谈吐风趣，殷勤好客。他的妻子鲜亮快活，爱玩惠斯特牌，简直入迷。他的千金年方十七，苗条婀娜，神色忧郁，是在小说堆和奶油冻中泡大的……

……

* 该片断作于1829年8—10月间。普希金《暴风雪》中的人物性格基本根据本篇人物塑造。

小广场一角[*]

第 一 章

你的心是一块浸透
着怨恨和酸醋的海绵。①
——摘自未发表的书信

小广场一角，一座木屋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城市这个僻远地段向来不太见到轿式马车的。车夫躺在座上鼾鼾大睡。另一位驾前导马的车把式在跟几个小厮玩雪球。

在装点得颇有情调阔绰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沙发，上面垫着几只垫子。垫子上躺着一位脸色苍白的太太。她服饰考究，年纪不轻，风韵犹存。壁炉前坐着一位大约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翻着一本英国小说。

脸色苍白的太太长着一对乌黑的塌陷眼睛，周围布着一圈病态的乌青。她的目光不停地落在年轻人身上。天渐渐暗下来，炉

* 该篇构思基本上与《别墅里宾客盈门》有联系。写于1830年11、12月至1831年2、3月间。

① 原文为法文。

火已熄灭。年轻人继续在念小说。她终于开口了：

“你怎么了，瓦列林？你今天一脸不高兴。”

“是不高兴，”他回答说，目光还是对着书。

“生谁的气？”

“戈列茨基公爵。他家今天开舞会，没请我。”

“你很想参加他家的舞会？”

“没有的事。他家的舞会见鬼去吧。可他要是把全城的人请遍了，就应该也请我。”

“哪个戈列茨基？是雅可夫公爵吧？”

“哪是他。雅可夫公爵早死啦。是他弟弟，格利高里公爵，臭名昭著的畜生。”

“他的妻子是哪个？”

“一个唱诗班歌手的女儿……叫什么来着？”

“我久不出门，跟你们上流社会的人完全生疏了。如此说来你很在乎格利高里公爵，一个臭名昭著的下流坯的关注，很珍惜他的妻子，唱诗班歌手女儿的垂青了？”

“那还用说，”年轻人激动起来把书扔到桌子上，“我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愿意被有身份的贵族冷落。我才不管他们的什么祖宗八代，什么样的德行哩。”

“你倒管什么样的人叫贵族？”

“凡是富弗雷基娜伯爵夫人愿意伸给他手的人。”

“倒是哪个富弗雷基娜伯爵夫人？”

“一个恬不知耻的傻瓜。”

“被自己瞧不起的人冷落竟会使你激动成这个样子？”太太沉默片刻后说，“老实说吧，其中必有缘故。”

“这不，你又疑神疑鬼了不是！又吃醋了不是！说真的，简直叫人受不了。”

他说罢立起身拿来帽子。

“你这就走了?”太太不安地说,“不想在这儿用了饭再走?”

“不,我答应人家了。”

“跟我一起吃吧。”她用讨好、胆怯的声调说,“我已吩咐下去买香槟酒了。”

“何必呢?难道我是莫斯科大庄家不成?难道缺了香槟就过不了日子?”

“可上次你一尝我家的酒,嫌太差,就生气,说是妇道人家就不懂酒,怠慢了你。”

“我不要人款待。”

她听了一声不吭。年轻人立即意识到自己最后一句话太冲,后悔不已,便走到她跟前,拿起她的手,好声好气地说:“齐娜依达,原谅我吧,因为今天我心情不好,对谁都很不顺眼,什么事都烦心。这种时候我该呆在家里……请原谅,别生气。”

“我不生气,瓦列林。不过最近你这个人全变了,我见了难受。你到我这儿来好像只是在尽义务,而不是出自内心愿望。你跟我一起感到乏味。你一言不发,心不在焉,手翻着书页。挑我的刺,为的是好跟我斗嘴,好一走了之……我不怪你,因为你我的心谁也管不了,但是我……”

瓦列林已不在听了。他拉了拉早已戴上手的手套,不耐烦地打量着窗外。她没有说下去,脸上露出窘迫苦恼的神色。他握了握她的手敷衍几句,跑出房间,像个好动的小学生跑出教室。齐娜依达走到窗前,打量着准备好的马车;他坐上,走了。她把灼热的前额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在原地立了很久。最后大声说道:“不,他不爱我。”说罢她按了铃,吩咐上灯,自己坐到写字台前。

第二章

你的信写了四页，
快得使我来不及读。[1]

＊＊很快就发现妻子不忠。他受了很大刺激。他左右为难，该如何是好。装作蒙在鼓里吧，显得太蠢了；对这等司空见惯的不幸付之一笑吧，他办不到；大吵大闹它一场吧，怕闹得满城风雨；像个感情深受其害之人去诉苦吧，那也太可笑了。幸好妻子帮他解了结。

她爱上沃洛斯基后，便感到丈夫开始讨厌起自己了。这种感觉是女人所共有的，也只有她们才感受得到。有一次她走进他的书房，随手锁上门，直言相告：她已爱上沃洛斯基。说她不想欺骗自己的丈夫，不想暗中给他戴绿帽子，决心与他离婚。＊＊话说得明白不过，而且是斩钉截铁的，他深感不安。她没容他冷静想想余地，当天就离开英国海滨去了科洛姆纳[2]。写了一封短信，全告诉了沃洛斯基。这是沃洛斯基始所未料的……

这下逼得他走投无路。他可从未想到自己要背上这个包袱。他爱热闹，却又怕承担任何责任。个人的独立自由他看得高于一切。现在全完了。齐娜依达成了自己的累赘。他装出一副感激她的样子，着手操办起婚事来，像是办公务，又像检查管家每月的账目，虽单调乏味，却又不容辞……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科洛姆纳，莫斯科州南部城市。

一位年轻人的札记*

1825年5月4日我晋升为军官。6日接到命令，要我去驻扎在瓦西里可夫这个小地方的团部报到。9日从彼得堡动身。

我原是武备中学学生。那是很久之前的事吗？早晨六点钟我就被叫醒，那是很久之前的事吗？在大楼不断的吵闹声中念德语也是很久之前的事吗？现在我已成了准尉。袋里也有四百七十五卢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此刻我正坐着驿车直奔瓦西里可夫这个小地方去。到了那里之后，我可以一直睡到八点。从此一句德语也不用说了。

我的耳际还回响着武备中学学生玩耍时的喧闹声和用功学生背单词的单调嗡嗡声：Le bluet，le bluet——矢车菊，amarante——苋菜。amarante，amarante……此时此刻只有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伴着丁零零的铃声，打破城外的寂静……我还不太习惯这种寂静的气氛。

一想到自由自在的生活，想到旅途上的逍遥和可能遇到的历险，难以言传的喜悦油然而生，阵阵狂喜涌上心头。稍稍平静之后我便观察起马车前轮的转动，做起了数学运算。算着，算着，不

* 该片断存有草稿，无标题，写于1829至1930（?）年，在《驿站长》中有引用。《驿站长》里面有描写驿站墙上图画的一段文字，上注“引自《一位年轻人的札记》”。

知不觉有点累了。旅途不再像开始那样美好了。

到了驿站，我把驿站使用证出示给独眼的站长，要他备好快马。不曾料到他回答说没有马。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扫兴。我翻了翻登记册。可不是，从＊城去彼得堡的六品官定走了十二匹马，将军夫人Б占了八匹，两辆马车送邮件，余下的两匹被同团的弟兄——一位准尉用了。驿站上只停着一辆快递马车。那几匹马站长是无法交给我的，万一邮车或信使一到，找不到马匹，叫他如何是好，肯定要遭殃。说不定落了个丢掉饭碗流落街头的下场。我原想塞几个钱让他通融通融，他死活不肯，硬把钱还给我。绝路一条！我也只好认了。

“喝点儿茶或咖啡吧？”站长问我。我道了谢，径自看起装点他那简陋住房的画片来。画片说的是浪子回头故事。第一幅画着个可敬的老者，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在送一位不安分青年出门。那青年急不可耐地接受老人的祝福，收下一袋钱。另一幅色彩鲜艳，画着那浪子的种种不轨行径：他坐在桌前，拥着一帮狐朋狗友和放荡女子。第三幅画上的青年身穿法国外衣，头戴三角帽，已是穷极潦倒。他在养猪，与猪争食。他的脸上现出深深的悲哀和悔恨。他在回忆父亲的房子，家里最后一名奴仆及别的事。最后一幅画的是他被叫回父亲身边。善良的老人还是穿着同样的长袍，戴着同样的尖顶帽。他从屋里跑出来迎接儿子。浪子跪倒在地。背景上是厨子宰着一头膘肥滚壮的牛犊。他的哥哥痛惜地问这样大喜大庆到底为哪般。画下印着德文诗，我高兴地读了一遍，抄了下来，以后有空把它译出来。

其他的画都没有装框，直接钉在墙上。有画猫出殡的，有画红鼻子与严寒论理的，不一而足。不过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艺术水平，有学问的人都不屑一顾。

我在窗前坐下。景色索然。一排单调的木屋，挤挤挨挨、显

得甚是局促。偶尔见到三两株苹果树，三两株花楸树，围着稀稀拉拉的篱笆。一辆卸了马的大车，车上装着行李和干粮袋。

天很热。车夫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帮头发金黄、脏巴巴的孩子在街上玩羊拐子游戏。对面有位神色忧郁的老太婆，坐在木屋前。偶尔有鸡鸣声。狗在太阳底下或躺着，或闲逛，伸出舌头，耷拉尾巴。小猪哼哼唧唧着奔出门来，没头没脑窜来窜去。

多无聊！到田野散散心去。一口破井，井旁一个浅水塘，上面散着几只嫩黄小鸭，由一只傻乎乎的母鸭看护着，恰如一群在女教师带领下的调皮小孩。

我沿着一条大道往前走。右面是一片密密的冬麦地，左面是灌木丛和池沼。四处一片开阔的平川。一路上迎面见到的只有涂着条纹的路标。头顶悬着慢吞吞的太阳。偶尔有几朵云彩。多无聊！往回走吧。到了第三根路标一算，原来下一个驿站离这儿有二十二俄里。

回去的路上想跟同来的车夫说说话，可他像是害怕一本正经谈话，对我的问话，一个劲地回答："先生，俺不知道。""天晓得……""才不哩……"

我又在窗前坐下。一位长得胖胖的女佣，不时从我面前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去后房，一会儿上储藏室。我问她可有什么书借来一读。她给我捎来几本。我喜出望外，急忙翻阅起来。但一看原来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国民学校语文书和算术书，心就冷了。据她说，书是驿站长九岁的宝贝儿子用的。他的全部学问全是从这些教科书中学到的。他学完一页，扯下一页，不屈不挠。但天理报应，人家也扯他的头发。

……

命运已定，我要娶妻*

（译自法文）

命运已定，我要娶妻……

我爱了整整两个年头的她，我寻寻觅觅第一个就看中的她，在我心目中与其相逢便是天大幸福的她，天哪，差不多就要属于我了。

等着最后的答复，这期间的感受，活像人在病中，是一生中最最难熬的了。即使是等着摊出最后一张牌时心灵的煎熬，或决斗前夕的恶梦，相比之下，都不足挂齿。

问题是，使我提心吊胆的不单单是会遭到拒绝。我的一位好朋友说："我真不明白，你既然知道不太会遭到拒绝，还要搞什么求婚自找麻烦呢？"

结婚！谈何容易！大多数人一说到结婚，就会想到去借钱举债，买婚纱，置新式马车、购粉红长衣。

另一些人则念念不忘嫁妆、像模像样的小日子……

第三类人之所以要结婚是因为大家都结婚，何况自己已到三十岁了。倒是去问问他们，婚姻是什么，得到的答复不过是些陈

* 该篇约作于1830年5月12日至13日。有自传性质，因为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罗娃于5月6日订婚。

词滥调。

我结婚，那得作出牺牲，意味着从此告别自由自在的日子，结束无忧无虑、猎奇求新的生活，抛弃阔绰大方的习惯，断绝漫无目标、独来独往、居无定所的生涯。

我准备让原本空虚的生活成倍充实丰富起来。我从来不曾为幸福操心过。没有幸福算得了什么，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我就要过两人生活了，可哪来幸福？

现在我尚未成婚，这时候我有什么义务？我有个从未谋面的叔叔。他一直在生病。我得去看望他。他见了我会很高兴的。不，他会原谅我的："我的这位浪子年纪轻轻，他哪有工夫顾得上我。"我跟谁也不通信，欠的债月月还清。早上爱什么时候起床随我的意，爱见谁凭自己高兴。想去散步吗，就有人为我备好那匹懂事温顺的马热妮亚。我爱走小街冷巷，透过低矮房子的窗户可张望屋内情景。瞧，这里一家人围着茶炊喝茶。那儿有个仆人在打扫房间。往前走，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练钢琴，老师就守在旁边，她心不在焉，转过脸看我。老师骂她。我跨了一步从她面前骑过去……回到家，翻翻书信文件，理理梳妆台。如果要去做客，马马虎虎披上外衣；如果是上饭馆吃饭，去那边看新出版的小说、杂志，就精心挑选服装。如果瓦尔特·司各特和库珀没写出什么新作来，报纸下也没审理刑事案件的新闻，就要来一瓶冰镇香槟酒，眼盯着冷得结冰的酒杯，一口一口浅斟慢饮。为一顿饭只花去十七卢布而暗自庆幸，这么潇洒下去不成问题。我也上戏院，在某个包厢碰上个衣着华丽、眼睛乌黑的俏妞儿，彼此眉来眼去，不到散场决不罢休。晚上往往在闹哄哄的交际场上度过。全城的人都来了，熙熙攘攘。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我全都看在眼中，可没一个人注意到我。要不我就到谈得来的知己堆中。我谈自己的事，大家听我说。很晚才回家。临睡时读读精彩的小说。第二天又骑

马穿冷巷过小街。又经过头天弹钢琴的小女孩家。她在反复练习头天的功课。她看了我一眼，像是见到熟人，莞尔一笑——我过的就是这种单身生活。

要是对方一口回绝呢，我思量着，那我就远走异国他乡——想象中我已身在火轮上了。我周围的人忙忙碌碌，有与人告别的，有拎箱子的，有看手表的。火轮启航，清新海风扑面而来。我久久望着迅速离去的海岸——别了，我的故国[1]。我的身旁立着位年轻女子。她吐了起来。这一吐使她那苍白的面容平添几分痛楚而娇柔的神色……她请我给她点水……谢天谢地，这下到喀琅施塔得一路上有我忙的了……

就在这时候有人送来一封信，是给我的答复。我心上人的父亲亲切地邀我上他家去……毫无疑问，我的求婚被接受了。娜坚卡，我的天使——她属于我了！……美滋滋地想到这里，一切忧愁和疑虑跟着烟消云散。我跳上马车，急驰而去。他们的家到了。我走进过道，一看仆人那急急忙忙的样子，就知道我已是他们家的快婿了。我不免手脚无措起来。我心里想些什么这里的人全知道。看他们说起我的婚事来都奴气十足，一副下人腔！……

她父母在客厅里。第一个迎上来的是她父亲。他摊开双手拥抱我。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便改变主意擤擤鼻子。她母亲两眼通红。娜坚卡被唤了出来。她脸色苍白，很不自在。她父亲出去拿来圣者尼古拉和喀山圣母像，为我们祝福。娜坚卡递给我的是一只冰冷顺从的手。她母亲谈到嫁妆。她父亲提起萨拉托夫的那个庄子——我就这样成了新郎。

瞧，这已不是两颗心的秘密了。今天已是这个家里的谈论中心，到了明天便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① 原文为英文，引自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原文引文不很确切。

于是，单身一人时在夏夜月色下构思出来的一首叙事诗，后来放在书铺里出售，在杂志里受到众傻瓜的指指点点。

———

人人都为我的婚事高兴，人人都来祝贺我，人人都爱我。大家都为我出力：有的腾出自己的房子，有的借钱给我，有的介绍熟悉的布哈尔人带婚纱来。也有人为我未来的家人丁兴旺操起心来，给了我十二打手套，上面印有佐塔格夫人[①]的玉照。

年轻人跟我热乎起来，像对仇敌一样敬我三分。太太小姐当面夸我眼力好，挑了个好媳妇，背地里却怜惜起我的未婚妻，说什么："可怜的姑娘！那么年轻、单纯，可他又那么朝三暮四，那么厚颜无耻……"

老实说，我对这一套烦透了。想从前的人，做新郎的偷偷抢回新娘，第二天才对城里的那些好事之徒公开引见自己的娘子。我就喜欢这种古风。可如今办喜事忙这忙那。事先要在报上刊登公告，要送礼，闹得满城风雨，要发请柬、会客。总之，竭尽排场摆阔之能事……

① 佐塔格夫人（1804—1854），著名德国女歌唱家，曾于1830年到俄国巡回演出。

片　　断*

虽说写诗的人有很大好处（实说吧，无非是在否定语气词 He 之后原该用第二格的时候，他们有权用第四格，以及其他一些所谓写诗的自由。此外，我们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特别好处）——不管怎么说，虽说他们有这有那不少好处，但毕竟有诸多不利之处，要不断碰到种种头痛的事。且不说他们一般无权无势，穷困潦倒，都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说一旦出了点名，就要受人诽谤，被人妒忌，成了众矢之的。一旦他们的作品不受欢迎，更被说得一钱不值，热讽冷嘲，群起攻之——试想，还有什么能比注定要受的晦气（我们指的是那些傻瓜的宏论）更不幸的事吗？但是这点晦气，不管它有多大，还不是最大的。写诗的人最大的痛苦、最最无法忍受的苦楚莫过于"诗人"这个称号，以及再加上去的帽子，一旦戴了上去，一辈子休想脱掉。公众视他为自家私产，认为有权要把他自己的一举一动向他们交代清楚。在他们看来，诗人生来就是满足他们的愿望，诗人的呼吸也要讲究韵律。由于环境所迫，去了一趟乡村，回来后一见面就要问：带回新作没有；若

---

* 普希金在手稿中注明作于 1830 年 10 月 26 日。该篇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在《埃及之夜》中，引用过该片断，用以介绍恰尔斯基，但作了某些删节。《片断》是普希金死后在《现代人》杂志上 1837 年第 8 卷首次刊出的。

是去军营只是访亲会友，公众必然要他写出赞美最近一次胜利的颂歌，那些小报往往要大发雷霆，怪他不该迟迟没有交出诗来，令他们苦等；诗人即使为私事伤透脑筋，为家庭问题苦苦思索，为亲友患病心事重重，人家假惜假义送你一丝笑容之后，又要大声疾呼：拿出诗来！要是他爱上谁，那美人儿准会特意买回一本纪念册，专等他为她写出悲歌来。要是他有事，或者只是散散心，到邻居家去串门，那位高邻准要把自己儿子唤出来，逼他念诗。小小的孩子用可怜巴巴的声音把诗人的诗念得走腔走调，让诗人好不受用。人家还得意洋洋哩。你还有比这更痛楚的事吗？我可说不上。不过相比之下，这些还是容易熬得过的。至少我的一位好友，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再说过：这些送往迎来啦，提问啦，纪念册啦，小孩子念诗啦，简直把他逼疯了，搞得他时不时差点没发起火来，转念一想：这些都是好人，他们无意惹自己生气……

我的朋友虽说是诗人，却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每当他倒起霉来（他管来了灵感叫倒霉），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钻进被窝，从早写到晚，然后草草穿上衣服，去饭馆吃顿饭。在外面呆上三个来小时，回来后钻进被窝一直写到天大亮。他就这样连续折腾两三个星期，几个月。他一年发作一次，老在秋天。我的朋友要我相信，只有到了这个时节才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一年中其他时间他只管玩，书读得少，什么也不写。老听人问：您很快又有新作奉献出来吧？要是书商不付给我的朋友足够稿费，最最可敬的公众只能翘首久等而得不到他的诗作奉献出来了。我的朋友时刻需要钱，所以他才把作品印出来，以后才有幸读到有关这些作品的书面评论（见上），他为此说了这么一句话：权当在酒馆里听疯狗汪汪叫。

我的朋友出身于我国渊源久远的名门望族。他千方百计用心良苦地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十分珍惜族谱上三行文字，提

到他的祖先，他的表叔是位时髦的三星宫廷侍从。他也像我们所有古老贵族一样，家道中落，可还傲气十足，断言要是不娶个叶烈茨郡主，永不成家。殊不知他们的先辈、兄长如今也亲自种田耕地。在田头相逢时，抖抖犁头，问一声："愿天保佑，安季帕·库兹米奇公爵，您老今儿贵手犁了多少地？""谢谢，叶烈马·阿甫杰维奇公爵……"我的朋友除了这个小小弱点（我以为他是想仿效拜伦勋爵，他不是也出卖过非常精彩的诗作吗？），倒也是个un homme tout ornd，即十全十美的人，拉丁文叫homo quadratus，即四角方方的人。

他不喜欢文学圈中人，只有极少数几个例外。他认为这些人太聪明，专事挖苦人，另一些人想象力太旺，第三种人多愁善感，第四种人或太忧郁，或过于伤感，或故作深思熟虑，或假慈悲，或消极厌世，或热嘲冷讽，等等等等。在他的眼中，有的人蠢得无聊，有的拿腔作调叫他受不了，有的卑鄙低下，有的两面三刀，阴险邪恶——总而言之，个个都太自信，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他宁肯与女界及上流社会人士来往。这些圈子里的人天天都能见到他，不对他摆架子，避免与他谈及文学，不问他已问烂了的问题："写出新作了吗？"

我们介绍了我的朋友这么多情况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是我唯一结识不久的文人；其二，如今介绍给诸位的这篇小说是我们从他那儿听来的。

上述片断也许原是一部未完成的或已散失的中篇小说的前言。我们不想埋没它……

高加索矿泉的故事*

181＊年4月初的一天，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托姆斯卡娅家一派忙乱景象。门一律开着。客厅和前室堆满大大小小的箱子。所有柜子的抽屉都拉了出来。楼梯上男仆上上下下。女仆来来往往，争吵不休。四十五岁的女主人坐在卧室里翻着账本。她面前立着胖管家，双手插在背后，右脚前伸。女主人手中的账本就是他送来的。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装出对经济方面的诀窍也略知一二的样子。但她提的问题和意见一听就知道，她身为贵族，对此道实在一窍不通，管家那一本正经的脸上也露出明显的一丝丝笑意来。不过他还是能体谅她，对她提的问题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说话间仆人进来报告说：帕拉斯科维娅·伊凡诺芙娜·波沃多娃来了。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听了喜上心头：与管家的谈话可以借机搁下了。一声“请”后便打发管家走了。

“得了，老姐姐，”进来的老妇人说，“你倒是打算外出！上哪儿去呢？”

“高加索，亲爱的帕拉斯科维娅·伊凡诺芙娜。”

“高加索？这不是莫斯科从未有过的笑话吗？我才不信哩。高

---

* 此篇原稿无标题，作于1831年9月30日。1881年首次刊出。故事内容取自他多种写作提纲。

加索！那可远着哩。何苦到那么个鬼地方去，干吗呢？"

"要不怎么办？大夫吩咐说，我的玛莎得喝些有铁的水。我自己呢，也得洗洗滚烫的浴，对身体有好处。这不，一年半了，老是病病痛痛的，也许去了高加索管用。"

"说的也是。很快就动身吗？"

"三四天后，顶多一星期。全都准备好了。出门用的新马车昨天就运来了。多好的马车！小巧玲珑，见了爱不释手——里面装满了抽屉，一应俱全：床铺、梳妆台、酒柜、药箱、厨房、杯盘碗盏，哪也不缺。要不看看去？"

"行呀，老姐姐。"

说着两位太太出了房门，来到大门口。车夫从车棚里拉出旅行马车。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吩咐打开车门，进了马车，拍遍了所有枕垫，拉出全部抽屉，露露里面的所有宝贝，显显做工的精巧，支起所有护窗板，摆出所有镜子，倒出所有袋子里的东西。总之一句话，一位病妇人此刻的精力也够足，手脚也够麻利的了。两位老太太欣赏罢马车，回到客厅，又议论起未来的远游、归程及今年过冬的打算。

"到了十月份，"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说，"我一准回来。我要办它几场舞会。一周两次。亲爱的，我希望你到时候把波士顿纸牌带来。"

说话间悄悄进来一位约莫十八岁的姑娘，苗条修长的身段，苍白而姣好的面容，乌黑明亮的眼睛。她到了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的身旁，在波沃多娃旁边坐了下来。

"你睡得踏实吗，玛莎？"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问。

"踏实，妈。刚起来。您认为我太懒散了，帕拉斯科维娅·伊凡诺芙娜？病人嘛，情有可原吧。"

"睡吧，宝贝，美美地睡吧。"波沃多娃说，"可得记着：从高

加索回来时脸蛋儿得红朴朴的，身板子结结实实，上帝保佑，然后就成家。”

“成家哩？”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笑着反驳说，“在高加索跟谁成家？嫁给切尔克斯的公爵不成？”

“嫁给切尔克斯地方的人？你得了吧！那儿清一色土耳其人和布哈尔人。全都不信基督。要那样人家还不剃光她的头，把她关在家里？”

“但愿上帝保佑我娘俩身体好就心满意足了。”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叹息道，“新郎迟早逃不走的。谢天谢地，玛莎还年轻，嫁妆还拿得出。要是有好心人爱上她，即便没嫁妆，人家还是会要她的。”

“老姐姐，有嫁妆到底比没嫁妆强。”帕拉斯科维娅·伊凡诺芙娜说着，并且站了起来，“我得走了，卡捷琳娜·彼得洛甫娜。看来九月前我是见不到你了。我跟巴斯玛娜住在阿尔巴特街。咱俩离得远，来往一次不易哪。我也不打扰你了，我知道你很忙。再见了，美人儿，别忘了我的话。”

两位太太道别之后，帕拉斯科维娅·伊凡诺芙娜坐车走了。

我常想……*

我常想到可怕的家庭爱情，想到年轻的妻子身孕在身，日子难熬。丈夫却信心十足，不慌不忙盼着。

临盆的时刻终于到了。丈夫在亲爱的人的痛苦煎熬中来了。他听到新生儿第一阵哭声。狂喜之余向自己骨肉奔过去……呆立着一动不动……

……

* 约作于1833年。首次刊于1922年。

俄国的佩拉姆*

第一章

提笔伊始我便想起自己那娇嫩的童年。下面就是保存在我印象中栩栩如生的一幕。

奶妈把我抱进一个大房间。伞状灯罩下烛光微弱。绿色床罩下躺着一个妇人，浑身上下雪白。父亲把我抱过去，她吻着我直哭。我父亲跟着号啕大哭起来。我害怕了也哭。奶妈把我抱出去，说："妈妈想睡了。"记得当时十分忙乱。来了许多客人。人们进进出出。阳光灿烂，照得所有的窗子明晃晃的。我很快活。修道士胸前挂着十字，为我祝福。一具长长的红色棺材抬了进来。这就是留在我心中母亲出殡的情景。母亲聪慧、心地善良，是位不寻常的女子。这是我后来听人说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我母亲的为人。

我的回忆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我记得最清晰的是自己八岁以后的事。但先让我谈谈我的家庭情况。

---

* 该篇手稿无标题，现标题是俄文本编者所加，是根据提纲中的主人公名字而加的。该片断是普希金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始部分。关于这部小说，现存数种详细写作提纲，现附于篇末。

我父亲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被封为中士了。他十八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受教育。教他的老师叫德科尔，是位平易近人、善良的老人。他通晓法文。父亲是否还有其他老师，不得而知。不过，父亲除了懂法文，对其他似乎一无所知。他违背父母意愿娶了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姑娘为妻。结婚当年便退役迁居莫斯科。他的老仆萨维里依奇告诉我说，结婚后的最初几年他俩很幸福。在我母亲的努力下，他们和家里关系得到改善，家里都喜欢她。但由于我父亲是个花花公子，感情反复无常，母亲没能继续过上安宁而幸福的生活。他与一位姿色出众、水性杨花的女子有染。那女人为了我父亲要与自己丈夫离婚。对方要我父亲拿出一万卢布才把妻子让出来。后来他还经常来我们家混饭吃。这一切我母亲全知道，但保持沉默。内心的痛苦损坏了她的健康。她病倒了，从此卧床不起。

我父亲有五千个农奴。他这个贵族属于已故的舍列麦捷夫伯爵所谓的小地主。伯爵打心底里感到奇怪：这种小地主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我父亲虽然比舍列麦捷夫伯爵穷二十倍，但日子过得不比他差。莫斯科人如今还念念不忘我父亲家的宴会、家庭演出、猎人号角舞等的盛况。我母亲死后两年，安娜·彼得洛芙娜·维尔拉茨卡娅，我母亲之死的罪魁祸首，堂而皇之进了我家。她可是个所谓的名女人，不过已是半老徐娘了。她还带来一个小男孩，穿一件红色短上衣，袖口镶着扣子。说他是我的弟弟。我张大眼睛打量他。米什卡的脚往右娜了一步，又往左娜了一步，脚下发出沙沙声。他想玩我的枪。我一把从他手中夺回自己的玩具。米什卡哭了起来。父亲把我的枪给了我弟弟，罚我站屋角。

这么个开端预示着我往后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事实上留在我记忆里我在家里的一段生活都是不愉快的。父亲自然是爱我的，但丝毫不为我操心，全交给法文教师照管我，而这些法文教师走马

灯似地换来换去。我的第一位家庭教师是个醉鬼。第二位人倒也不笨，肚里也有点墨水，但是个凶神恶煞。有一次因为我把墨水滴到他的坎肩上，用劈柴差点没把我打死。第三位在我家呆了整整一年。他是个疯子。有一回他向安娜·彼得洛芙娜告我和米什卡的状，说我俩合伙满屋子放了臭虫，让他不得安生。还说小鬼头经常在他帽子里按钉子。大家猜他准是脑子有毛病。其他几位法国人和安娜·彼得洛芙娜合不来，说她三餐不供酒，星期天不给马骑。此外，又不及时付工钱。但千错万错全是我一个人错。安娜·彼得洛芙娜认定像我这种讨人厌的孩子哪个家庭教师也管不了。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那就是没一个教师来我家执教两星期内没让我使他成为家里的笑柄的。我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回忆起格罗什先生。他是位可敬的日内瓦人，五十岁。我要他相信，安娜·彼得洛芙娜爱上他了。吃饭的时候，安娜·彼得洛芙娜瞟着他，低声说："好个贪吃的！"这时候他露出纯真的恐惧，伴着几分狡黠的讨好。这种模样实在值得欣赏。

我生性懒散、好动、爱发火，但重感情，而且虚荣心强，只要人家对我好，我是什么都依的。不幸的是，插手教育我的各式各样老师没一个教得了我。我捉弄老师，调皮捣蛋。跟安娜·彼得洛芙娜顶嘴、对骂，与米什卡闹别扭、打架，常常闹到父亲那里去讨个说法，结果双方都哭着出来。最后安娜·彼得洛芙娜说服我父亲把我打发到德国一所大学去念书……那时我十五岁。

第 二 章

大学生活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细想起来，那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些还令人不快。但青春是个大魔术师：若是我再能在烟雾腾腾中喝上一杯啤酒，手持文明棍，头戴油渍斑斑的天鹅绒

制帽，花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若是我有个满是人的房间，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花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若是能唱唱拉丁语歌曲，搞几次大学生间的决斗，跟一些凡夫俗子辩论一番，花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自由自在的大学学习带给我的好处大于家庭教育。但是我认认真真去学习的课程只有击剑和调潘趣酒。家里寄给我的钱没有准时，所以举债便成了家常便饭。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过了三年，父亲从彼得堡来信，令我辍学回俄国供职：什么家道败落、开支增加、生活变化云云在我听来好生不惯，也根本不当回事。离校前夕举办了一次告别宴会。会上我发誓永远忠于友谊和人类，决不干书报检查员行当。第二天我头脑发痛，拉肚子，但还是动身上路……

……

《俄国的佩拉姆》提纲

一

俄国的佩拉姆，地主的儿子，受法国人教育。他父亲轻浮[①]，俄国血统。佩拉姆，他的表兄弟是平庸轻浮的青年[②]。佩拉姆在交际场、剧院。文学家。牌迷。他亲眼目睹一年轻人可耻行径。他与费多尔·奥尔洛夫的友谊。他帮他与情人私奔，拒绝参与玩牌做手脚。他哥哥玩牌时挨了人家一耳光。决斗。他哥哥胆怯脱逃。

奥尔洛夫拐走一姑娘。她境况悲惨。贫穷。丈夫堕落。她爱上佩拉姆。她

①② 原文均为法文。

与他的关系。丈夫怀疑。费多尔·奥尔洛夫之死。

佩拉姆爱上上流社会贵妇人。佩拉姆在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爱情。他父亲奄奄一息。佩拉姆在农村（费·奥尔洛夫之妻情节）。邻居。俄国地主生活。听到表兄结婚消息。去彼得堡。他表兄成为他仇人，去政府告发他。被逐出彼得堡（费多尔·奥尔洛夫沦为强盗，佩拉姆是他的知心朋友[1]。目睹袭击。费·奥尔洛夫为他辩白。

二

佩拉姆出入上流社会。无聊之极，与坏人为伍。

在女演员与文学家圈子里遇费·奥尔洛夫，并与之相交，拒绝参赌，帮他与一姑娘私奔。

继续过放荡生活。与舞女有染，投靠扎瓦多夫斯基伯爵。

费多尔·奥尔洛夫与佩拉姆表兄决斗。

费·奥尔洛夫之妻生活悲惨。奥尔洛夫一贫如洗，沦为强盗。

佩拉姆得知全部情况，让他躲在自己家中。

佩拉姆恋情。其父濒临死亡。他的变迁，与舞女争吵。他求婚，遭拒。去农村。

抢劫。告密。审判。暗中仇人。给表兄的信，塔尔立弗回信。得知表兄结婚。绝望。

由于得到阿历克赛·奥尔洛夫开脱而获释。被驱逐出城。

心脏病。上流社会诽谤。孤独生活。抢劫时费·奥尔洛夫被捕。佩拉姆洗去不白之冤。允许回彼得堡。

结　局

---

① 原文为法文。

人　物

父亲和他的情人。维勃＊＊克，费·费·奥尔洛夫，阿·奥尔洛夫。科丘别依，其女。沙霍夫斯基，叶若娃。伊斯托米娜，格利鲍叶多夫，扎瓦多夫斯基。夫谢沃兹莫斯基家的房子，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莫尔特维诺夫，他的交际圈。赫鲁晓夫。聪明人的交际圈（伊利亚·多尔加罗科夫，谢尔盖·特罗别茨基，尼基塔·莫拉夫耶夫等）。

服军役。近卫军士官生。近卫军军官。德国长官。退役。负债。尼洛夫，希什金。

父亲葬礼等。习惯于奢侈生活。宴会，文学家、伊·科兹洛夫。

上流社会。巴什科夫一家，等等，等等。

赌　徒

奥尔洛夫，巴尔洛夫。

三

费多尔·奥尔洛夫身世。一个假作风雅的，像扎瓦多夫斯基一样的人，坏人，情人，债务。[①] 他爱上出身高贵的穷女子，与她私奔，最初几年生活阔绰，后陷入贫困，在第一群情妇中找乐趣，变成了骗子和好决斗的人。[②]沦为强盗，杀死谢波切金，被枪决（或失踪）。

佩雷莫夫身世。与费·奥尔洛夫相识在堕落的上流社会里[③]。帮他与一姑娘私奔，拒绝参与赌博做手脚，决斗中做他的副手。从他口中得知对方杀害谢波切金，成为费·奥尔洛夫遗嘱执行人[④]。被嫌疑（拿出当票）。找要塞

①②③④　原文均为法文。

中的阿・奥尔洛夫。

情节。

表兄身世。他钻营于官场。抛弃亲母，成为佩雷莫夫仇人。闯天下，成为丘科列依的秘书，暗中跟踪表弟，向他未婚妻求婚，并娶了她。

他母亲（霍沃斯卡娅公爵夫人）为了波洛维而花光夫谢沃兹莫斯基的钱，因费・奥尔洛夫一伙赢了波洛维的钱，波洛维挨耳光等等。

娜塔莉娅・科丘别依与佩雷莫夫通信，警告他，等等。

一位舞女。[1]佩雷莫夫与她相交。在她家遇到费・奥尔洛夫。

佩雷莫夫是由他父亲请来的七名法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和英国人教育下长大的。父亲不过问他，但爱他。为了波洛维与他争吵。父亲指定一年给他一千卢布并把他赶出家门。因贫困而死，儿子安葬了他。

为生存而翻译歌舞剧。[2]沙霍夫斯基，叶若娃等等。

四

Ⅰ）教育。母亲之死。霍沃斯卡娅公爵夫人与尼格拉茨基来到。我对他的错误。他的诽谤。几位家庭教师。父亲生活：在男人那里，他能找到好伙伴；在女人那里，他找到的是坏伙伴。[3]我从军，出入交际场。

Ⅱ）彼得堡交际场生活。（我得到母亲一份财产）。舞会。由于妇女出言不逊开始厌倦上流社会。他仿效年轻人远离交际场而与单身者为伍。与扎瓦多夫斯基（费・奥尔洛夫）相知。

Ⅲ）扎瓦多夫斯基交际圈。寄生虫、女演员、坏名声；他变得富有感情，佩雷莫夫成了他的知己。[4]

Ⅳ）佩雷莫夫在上流社会眼中成了坏人，那时他正与娜塔莉娅通信。从依伊托曼家中出来时，他收到一封信，为扎瓦多夫斯基婚姻去安慰她。

Ⅴ）丘科列依拒绝他进门，他只能在剧院见她。他听说她哥哥是丘科列

①②③④ 原文均为法文

依的秘书。

Ⅵ）扎瓦多夫斯基辉煌的生活，他举办舞会和晚会。家境窘迫，债主，赌博。

Ⅶ）波洛维和……决斗。

Ⅷ）在父亲家的场景。

Ⅸ）向扎瓦多夫斯基解释。

Ⅹ）佩雷莫夫与扎瓦多夫斯基断交。

Ⅰ）佩雷莫夫爱情的继续。

Ⅱ）灾难后的一章。扎瓦多夫斯基的妻子。丈夫变成费·奥尔洛夫。他的新伙伴，他们的战绩。他们在街上拦住佩雷莫夫。奥尔洛夫认出他。一场玩笑收场。

Ⅲ）疾病。佩雷莫夫之父遭遗弃，死亡。

Ⅳ）表兄境况。

Ⅴ）凶杀。

Ⅵ）……

179＊年回家途中*

179＊年我在回利福莲杰亚途中，一想到这就要拥抱阔别四年的老娘亲了，心中说不尽的高兴。离自家庄园越近，越是焦急激动。来接我的老乡办事慢条斯理，我便不断地催他。打心底里觉得俄国车夫好，想念在俄国坐车天不怕地不怕的情景。由于性子急、催得紧，结果把四轮马车跑坏了。只好停下来。幸好离驿站已不远了。

我徒步到村子里找人来修理那辆糟糕的车子。时值夏末。太阳正在下山。路的一边是翻松了的土地，另一边是草场，长着低矮的灌木丛。远处传来年轻的爱沙尼亚姑娘悲凉的歌声。四周一片寂静。突然响起一阵清晰的炮声……炮声过去，听不到回响。我不觉纳闷起来：附近并没有要塞。在这一带和平的地方怎么会有炮声呢？我以为附近想必有兵营。刹那间仿佛又回到刚离开的军旅生涯。

快到村口的时候，见到路旁有一座地主的房子。阳台上坐着两位女子。经过她俩面前时，我鞠躬致意，然后径直去大车店。

刚找好一位懒洋洋的铁匠，来了位老者。他是位退伍的俄国兵。奉女主人之命邀我去喝茶。我很乐意，便跟着去地主庄园。

---

* 该片断约作于1835年。首次刊于《现代人》杂志1837年第8卷。

路上我从这位大兵口中得知，年老的女主人名叫卡洛里娜·伊凡诺芙娜，寡居在家。她的女儿叫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待字闺中。娘儿俩心地好，等等，等等……

179＊年我有二十三岁了。一想到有个年轻小姐不由不引起强烈的好奇心。

老太太亲切热情地接待我。一听我介绍的姓氏，卡洛里娜·伊凡诺芙娜便跟我拉上了亲戚关系。我这才知道，她是贵族B，我家远房亲戚的遗孀。B原是一位英勇的将军，1772年牺牲。

在我细听卡洛里娜·伊凡诺芙娜介绍家史的同时，又偷偷地打量她那可人的女儿。只见她不时给我沏茶，或把琥珀色的鲜奶油抹在自制的面包片上。她年方十八，红朴朴的圆脸，浓黑的细眉毛，鲜嫩的小嘴，蓝湛湛的眼睛。她的模样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俩很快就热乎起来。茶过三杯之后，已情同堂兄妹一般了。这时我的马车拖到。伊凡来报告说，车子最早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修好。这对我来说绝非坏消息。应卡洛里娜·伊凡诺芙娜之邀，我留下来过夜。

晚上，我们在别墅里度过*

晚上，我们在公爵 Д 的别墅里度过。

交谈中提到斯塔尔夫人。达尔贝格男爵操一口蹩脚的法语，蹩脚地说了个人人皆知的笑话：她问波拿巴，他以为谁是上流社会的一等女子。他的回答挺逗人："谁生孩子多就是谁。"（"Celle qui a fait le plus d'enfants."）

"多精彩的俏皮话！"一位客人说。

"她这是自讨苦吃！"一位太太说，"怎么可以这般死乞白赖地讨人家的恭维话呢？"

"我认为，"索洛赫金一直坐在加姆勃斯沙发上打瞌睡。这时他插言道，"我认为斯塔尔夫人并没存心讨恭维话。拿破仑说的也不是俏皮话。她纯粹出自好奇才问，这是明显不过的。拿破仑完全是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可你们就不相信英才自有其纯朴的一面。"

于是客人们争论起来。索洛赫金又径自打起瞌睡来。

"那么，"女主人问，"你们认为到底哪个是上流社会一等女人呢？"

---

* 这是普希金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可能写于1835年，早于《埃及之夜》，其素材在《埃及之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当心，您这是在讨恭维话……”

“不，别开玩笑……”

于是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斯塔尔夫人，有人主张是奥尔良女郎[1]，也有人说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曼特农夫人[2]、罗兰夫人[3] 等等，不一而足。

一位年轻人立在壁炉前（在彼得堡哪家也少不了壁炉），他第一次参与这场谈话。

“在我看来，”他说，“最最奇特的女子当属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客人们说，“可不是，那自然……可倒是为什么呢？”

“她的一生有这么一大特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看到一位女子不由我不立刻联想到克娄巴特拉。”

“究竟是什么样的特点？”女主人问，“说来听听。”

“不能说。很难说出来。”

“怎么了？难以启口不成？”

“不错。就跟描述那些可怕的古代风俗一样不能说。”

“哟！说吧，说吧！”

“哎，别，别说。”沃莉斯卡娅，一位已离异的古板女人，垂下通红通红的眼睛，插言道。

“得啦，”女主人不耐烦地大声嚷道，“那这儿的人会骗谁呢？[4]昨天都看过《安东尼》[5]，我的壁炉上还放看《婚姻生理学》。难以

---

① 奥尔良女郎，指15世纪法英战争期间法国人民女英雄贞德。

② 曼特农夫人（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原为宫廷女官，1683年王后死后为路易十四所娶。曾创办王室教养院，教育贵族出身的贫苦少女。

③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大革命年代的政治活动家。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指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戏剧《安东尼》。

启口！别吓人了！您别再糊弄我们吧，阿历克赛·伊凡内奇！您又不是记者。干脆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克娄巴特拉的情况给说说……尽量说得文雅些……”

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说真的，”年轻人说，“我胆子小，变得像书报检查员一样羞羞答答了。事实正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拉丁史学家中有位叫奥雷利·维克多的，诸位也许没有听说过他吧。”

“奥雷利·维克多？”插言的是维尔什涅夫。此人曾一度拜耶稣会会员为师，“奥雷利·维克多，公元4世纪的作家。现在都把他的作品看成是科尔涅利·尼波特的著作，甚至说成出自斯维托尼之手。他写过一本书，叫《杰出的维里斯》，说的是当时罗马城一帮赫赫有名的男子，我知道……”

“正是，”阿历克赛·伊凡内奇插言道，“他的书一文不值。不过书内倒有一节提到了克娄巴特拉。那故事着实叫我吃惊。妙就妙在这个枯燥乏味、干巴巴的奥雷利·维克多居然在这一节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其丰富多彩足可与塔西陀媲美：她是如此淫荡，以致常常出卖自己；如此美丽，以致许多人以死亡的代价来买她过夜……[1]

“精彩！”维尔什涅夫说，“听来令人想到塞勒斯特来。还记得吗，如此[2]……”

“诸位，这是怎么了？”女主人说，“你们说起拉丁语了！那才痛快哩！说说，那些拉丁文是什么意思？”

“说的是克娄巴特拉出卖自己的姿色，许多人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以求得与她过上一夜……”

---

[1][2] 原文均为拉丁文。

“太可怕了，”太太们说，“这种事有什么可称道的！”

“怎么没有？据我看，克娄巴特拉并不是那个无耻的荡妇。她出的价不低。我曾提议＊＊可根据这个故事写首叙事诗，他都开始写了，后来还是没有写下去。”

“干得不错。”

“他从中得出什么教益呢？主要写些什么？还记得吗？”

“开头写的是宴会。埃及女皇花园里的一场宴会。”

漆黑闷热的夜笼罩着非洲天空。亚历山大港已经入睡。大街上静悄悄。屋里灯火已经熄灭。宽宽的码头上，远方的灯塔孤独地闪烁着，像是睡美人床头的神灯。

托勒密王宫中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是克娄巴特拉在宴请客人。桌子四周围着骨床。三百名小伙子在侍候客人。三百名女郎在分发盛着希腊名酒的双耳酒具。三百名黑人宦官一言不发，守着他们。

斑岩廊庙南北敞开，迎候自天而降的凉风。但空气纹丝不动。神灯的火舌也纹丝不动。香炉的烟也像凝固的气流，腾腾而上。海而一平如镜，纹丝不动地横卧在粉红色半圆形台阶前，守门的斯芬克斯的金色爪子和花岗石尾巴倒映其上……唯有基法拉琴声、笛声震得火焰、空气、大海动了起来。

猛地，女皇陷入沉思，忧郁地低下娇美的头。她那忧伤的神情使欢乐的宴会蒙上一层阴影，宛如乌云遮没了阳光。

她为何忧伤？

她为何忧伤彷徨，
古老的埃及女皇？
繁华的京城帝都，
有奴隶层层设防，
可稳坐宝座称王。
人间诸神俯首帖耳，
宫中珍宝灿灿生光。
不问非洲赤日当空，
不问长夜凉风送爽。
杯筹交错笙歌不断，
权作空虚心灵依傍。
五洲陆地、四海波涛
向她朝贡，送来盛装，
任她挥霍，凭她发放，
时而通体宝器珠光，
时而挑选酒神妻妾。
华屋紫衣奉送大方。
苍苍尼罗河任她泛舟，
鼓鼓的白帆为她张伞，

在金色三层船上，
像年轻的美神一样航行。
她的眼前时时刻刻
欢宴不断，
谁能理解
她黑夜的奥秘？

枉然！她的心灵伤痕累累，
渴求的是默默的安慰，
因为她无所事事，饱食终日，
感情麻木，难度时光……

克娄巴特拉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席散人静，宛如梦醒，
她又抬起自己的眼睛，
目光如炬，趾高气扬，
笑容可掬，把话挑明：
可知道我的爱如入仙境？
我的话你们可得相信；
我决不分谁贵谁贱，
幸福可以属于你。
我要问：谁肯来临？
我在出卖自己的夜晚，
谁肯付出身家性命，
过一夜良辰美景。
…………

“乔治·桑侯爵夫人也像克娄巴特拉一样厚颜无耻，应由她来做这篇文章。她可以用现代精神改写这件埃及趣闻。”

“不可能，完全办不到。这是个古老的故事，就像建造金字塔，这种买卖现在是无法实现的。”

“为什么不能实现？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要在事实上公正地证明：她的爱比男人的身家性命更昂贵？”

“能证明一下倒也有趣。可如何进行科学实证呢？克娄巴特拉有各种手段让对方偿还债务，可我们呢？殊不知既不能在公证文书上，也不能在民政局的证件上列入这些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单凭信用。”

“那怎么行？”

“女人可以从自己的情人口中得到保证，第二天便去自杀。”

“如果第二天他远走高飞，她不是上大当了吗？”

“可不是，如果他答应对自己所爱的女人始终不渝就够了。条件本身算得上十分苛刻吗？难道要博得怜爱和一夜欢乐就不值得舍上一命吗？想想吧：一个即使是我瞧不起的好寻开心的人，保证决不伤害我，那我会让他对我开枪的。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为了寻开心，枪口对着我，想考验我够不够镇定，我是没有权利拒绝他的考验的。何况事关自己幸福，我会临阵脱逃吗？如果一生只是没精打采，只有些虚幻愿望，生命值几个钱？而一旦享尽人生欢乐，那又有多大意思！”

“难道您会在这条件上签字？……”

在这之前沃莉斯卡娅坐在那里始终一言不发，这时候低下头，眼睛打量着阿历克赛·伊凡内奇。

“我自己签不签暂且不谈，但一个得到了真正爱的人，决不会犹豫不决的……”

“好哇！就连为了并不爱您的女人也会这么坚决？（而答应您要求的女人反倒不爱您了。）一想到存在这种兽性，真该把那些疯狂的情欲消灭得一干二净……”

“不，我认为她既然答应，说明她的想象力很强烈。既然涉及到相互的爱……那么我并不要求。既然爱了，对方怎么样有什么关系？”

“别争了。天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看来你们什么都要说出口的。”

……

年轻的K伯爵夫人，一位圆滚滚的丑女人，鼻子像插在芜菁里的蒜头。她竭力让鼻子装出趾高气扬的样子。

“如今也有懂得自重的妇女……”

她的丈夫，一位波兰伯爵，因为另有所图，才娶了她（据说结果他还是打错了算盘），皱起眉头，把杯子里的茶一口气喝了下去。

“伯爵夫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年轻人强忍着不笑出来，问她。

“我的意思是，”K伯爵夫人说，“凡是自爱的女人，自爱的女人……”她说到这里，找不到词儿了。维尔什涅夫赶忙来救她的急。

“您认为凡是自爱的女人不愿让罪恶之人去死的——是这意思吧？”

……

转了个话题。

阿历克赛·伊凡内奇坐在沃莉斯卡娅身边，像是在欣赏对方的女红，低声说：“您对克娄巴特拉提的条件有什么看法？”

沃莉斯卡娅一言不发。阿历克赛·伊凡内奇又问了一遍。

“怎么说呢？如今也有自重的女人。但19世纪的男人非常理智，稳重，不会签约的。”

“您以为，”阿历克赛·伊凡内奇改变了声调，问，“您以为当今之世，在这儿，在彼得堡，有没有非常骄傲、意志力特别强的女人，她足以让情夫在克娄巴特拉提出的那种条件上签字？……”

“我相信有，甚至深信有。”

“您不欺骗我吧？要知道，要是骗了我那就太残酷了，比条件本身还要残酷……”

沃莉斯卡娅锐利的目光像团火直逼着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个“不”字。

阿历克赛·伊凡内奇立起身，很快就不见了他的人影。

罗马生活的故事*

国王出游，我们与佩特罗尼乌斯跟随在后，但保持一定距离。太阳下山，仆从支起帐篷、铺好被褥。我们坐下来喝酒，愉快地谈天。天一亮又动身上路。天气太热，加上头天晚上太尽兴，坐在肩舆里就美美地入睡了。

一行人到了库马后正打算继续行程，尼禄派人来，带来国王给佩特罗尼乌斯的命令，要他回罗马。由于仇人告发令他等候发落。

我们大吃一惊，倒只有佩特罗尼乌斯镇定自若。听完圣旨后打发人带了礼物离去，并对我们说自己打算留在库马。他打发一名贴身奴仆去为自己挑选并租下一座好房子，便在柏树林中散步。这树林是为复仇女神欧墨尼得斯营造起来的。

我们惴惴不安地围着他。弗拉维·奥雷利问他在库马呆的时间久不久，担不担心违命之举会激怒尼禄？

"我非但不想违命，"佩特罗尼乌斯脸带微笑说，"甚至打算先期了却他的心愿。但是，我的朋友，我劝你们回去。橡树下，行路人晴天可以纳凉，来了雷雨还是远离的好，以免遭雷击。"

*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原稿无标题。小说写于1833年9月，1835年续写。小说中的诗歌片断即属1835年之作。该小说片断最初刊于1855年。

我们都说愿意留下来与他一起。佩特罗尼乌斯听了亲切地表示感谢，奴仆回来带我们去看他选中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城郊，由一位已脱离奴隶身份的老人管理。房主人很早以前便不在意大利。几名由老人监督的奴隶负责清扫房间，管理庭园。我们在宽宽的杂物间里看见九女神雕像，门口立着两尊半人半马像。

佩特罗尼乌斯在大理石门槛外停了下来，念着上面的字："欢迎！"他的脸上现出凄惨的笑——老管家领着他进了藏宝室，在那里细看了几支笛子，然后进了主人的卧房。卧房陈设简朴，只摆着两尊人像。一尊雕的是这家人的主妇，坐在沙发上；另一尊是个小女孩，在玩球。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小灯。佩特罗尼乌斯留下来休息，要我们晚上再去，便让我们走了。

※　　※　　※

我无法入睡，内心十分痛苦。在我的心目中佩特罗尼乌斯不单是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而且是我深爱的挚友。我敬重他博大的智慧，我爱他那赤诚的心。在与他交谈中使我洞察人情世事，这一切与其说是得益于他个人经历，不如说源自圣人柏拉图的思辨。他的判断通常敏捷准确。他对一切都抱冷静客观的态度，使他免受偏激之病，而对自己则真诚恳切，使他变得明达透彻。他不可能从生活中取得新的营养。他已尝尽人生种种欢乐。他的感情已经麻木，习惯使他的情感迟钝，但他的智慧却保持新鲜活力。他喜欢玩弄思想和词藻的协调。他喜欢哲学辩论，写起诗来不在卡图鲁斯之下。

我踱到花园，在弯弯曲曲的古树夹道的小径上久久盘桓。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头顶是亭亭如盖的杨树，树旁立着年轻的半人半仙神雕像，剪着一株芦苇。为排遣内心的悲哀，我拿出几块书写板，翻译阿那克里翁的一首颂诗，译诗保存下来就是为

了纪念这个不幸的日子：

头发，我头颅的荣耀，
寒霜覆顶，一片萧条，
满口白牙已开始动摇，
眼中火焰也不再燃烧。
甜蜜的生活余日无多，
最后的岁月苦苦难熬。
命运之神与我斤斤计较。
阎王爷频频对我相邀。
阴曹冷气彻骨风萧萧，
地府之门任谁也难逃。
有进无回此路何迢迢，
万事皆空，一死百了。

太阳西下。我去找佩特罗尼乌斯。他在藏书室里踱来踱去。他的私人医生塞普蒂穆斯也在那里。佩特罗尼乌斯一见我来便停了下来，风趣地吟咏起来：

见身上烙印，
而知良驹；
凭头上高帽，
定是傲慢安息人。
看一双眼睛，
知是快乐情人。

“被你猜中了，”我说罢把书写板递给佩特罗尼乌斯。他看了

我的译诗，脸上掠过沉思的影子，旋即消散。

“每当我读这类诗时，”他说，“都想知道，那些惧怕死亡而惊恐不安的人到底是如何死的。阿那克里翁说，地狱吓得他半死，但我不相信他的话，就像不信贺拉斯是个胆小鬼。你知不知道他的一首短诗：

哪尊神还给我，
与我共同初征，
共受战斗惊惶的人？
那时大无畏的布鲁特，
领着我们紧跟自由神。
与他们共在一个帐篷，
把惊惶付与杯杯香醇。
那青春藤般鬈曲美发，
共用叙利亚香料涂上。
可记得可怕的战斗时刻，
我，浑身战栗的公民，
无耻地弃甲临阵逃遁，
口中念念有词拜佛求神？
我胆战心惊如惊弓之鸟，

逃过险关，保住残生，
区区之躯未化为灰尘。

狡猾的诗人自己怯懦，反而想取笑奥古斯都和米岑纳特[①]，免得让人们把他们看做是卡西乌和布鲁图斯[②]。随您便，他的诗句我认为是真诚的：

为祖国而死美好而甜蜜……

① 米岑纳特，奥古斯都皇帝亲信，对诗人庇护使他的名字成为诗人卫护者的同义语。

② 卡西乌和布鲁图斯，古罗马刺杀恺撒的主谋，共同反对三头政治。

玛丽娅·绍宁*

安娜·哈琳致玛丽娅·绍宁的信

亲爱的玛丽娅：

你这是怎么了？都四个多月，你音讯全无。身体好吗？要不是忙不完的事儿我早就去你那里做客了。话得说回来，你是知道的，十二英里的路可不算很近吧。缺了我这个人家就不像家了。弗里茨丝毫不通家务。他简直是个十足的小娃娃。你没出嫁吧？可不是，你还记得我，愿意把自己的喜讯告诉朋友，令她高兴高兴吧。在上封信中，你说你爹还在闹病，但愿春天来了对他有好处。但愿他的健康有所好转。说点我自己的事吧。谢天谢地，我挺健康，也挺幸福。生意方面我也懂了一点。可还是学不会要高价，做不好买卖。可非学会不可。弗里茨身体相当好，但一段时间支着木腿使他挺苦恼。他很少走路，一到阴雨天便唉声叹气，哼哼唧唧。不过他还像过去一样乐观，一样贪杯。他没有把出征的事全部告诉我。孩子大了，越发漂亮了。弗兰克快成小伙子了。玛丽

---

* 这是普希金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根据他在书中读到的诉讼材料而写成。小说写作日期不详，很有可能是在1834年至1835年间。普希金还写了有关玛丽娅·绍宁和安娜·哈琳的简述，现附于篇末。

娅，你没想到吧，他竟追起小丫头来了——你看他怎样？可他还只有三岁哩。真是个淘气包！弗里茨对他们疼得不得了。都让他宠坏了。他恶作剧不但不管，反而纵容他。自已还乐哩。米娜规矩多了。也难怪，她到底长他一岁。我已教她认字了。她挺聪明，看来会长成个漂亮的好姑娘的。可光漂亮有什么用？要紧的是善良、懂事，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又及：寄上一条头巾，送给你。亲爱的玛丽娅，下个星期天上教堂时戴上吧。这是弗里茨送的礼物。不过你长黑头发，红颜色的更相配，可我送的是浅褐色的。男人就不懂这些门道道。蓝的、红的，他们眼中全是一回事。亲爱的玛丽娅，原谅我跟你唠叨个没完。快给我回信吧。请向大叔转致我的敬意。来信告诉我他的健康情况。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他身边度过的三年日子。他对我这个可怜的孤女亲如骨肉，从不以女佣相待。我们这里的牧师的妈妈建议他别喝茶，改用茴芹。这是一种常见的花。我曾查找过它拉丁文名称，随便问问哪个药剂师，你就知道了。

4月25日　星期三

玛丽娅·绍宁致安娜·哈琳的信

你的信是上星期五收到的，今天才念它。可怜的爸爸就是在那天早上六时去世，晚上安葬。

我简直无法想象他这么快就去了。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多了。克利茨先生还说他可望完全康复。上星期一他甚至到我们家小园子去散步了，一直走到井旁，气也不急。回到房间他感到有点冷。我安顿他睡下，便跑去请克利茨先生。回家后见爸爸已睡了。我以为睡过之后他会没事的。晚上克利茨先生来，检查了病人，对病

情很不满意，便换了一种药。半夜里爸爸醒了，要吃东西，我让他喝汤。他喝了一汤匙便不要了。第二天他开始痉挛。克利茨先生守着他寸步不离。到了傍晚疼痛缓解，但显得焦躁不安，同一姿势不能连续躺上五分钟。我只好不断地帮他翻身……破晓时他安静下来睡了约莫两小时。克利茨先生出来跟我说，他要出去两小时左右……猛地，爸爸坐起来，唤我过去。我到了他跟前问他有什么事。他说："玛丽娅，怎么这样黑？把窗子打开。"我一听吓坏了，对他说："爸爸！敢情你的眼睛看不见东西……窗子开着哩。"他伸出手摸索起来，抓住我的手说："玛丽娅！玛丽娅！我不行了——要死了……让我祝福你——快点。"我扑通一声跪下，让他的手按在我的头上。他说："上帝，保佑她吧。上帝，我把她托付给你了。"他再也没有言语，手显得沉甸甸的。我以为他睡着了，所以连续几分钟不敢动。突然克利茨先生进来，把爸爸的手从我头上拿开，对我说："让他去吧，你回自己的房间去。"我一看爸爸脸如死灰，一动不动。全完了。

好心的克利茨先生整整两天没离开我家。一切全由他张罗，因为我动弹不得。这一向全是我一个人照料病人，没人替我。我常想起你，可惜你不在我们身边。

昨天我才下床，想去送葬，突然觉得很难受。我跪下来远远地与他告别。弗劳·鲁别尔赫说："真会装模作样！"没想到吧，亲爱的安娜，这句话倒反使我恢复了力气，走起路来一点也不觉吃力。我就这样走去送葬。我仿佛觉得教堂里亮堂堂的，四周的东西全在晃动。我没哭，只觉得憋气，老想笑。

爸爸给抬到圣雅可夫教堂后面的墓地里。当我的面把他放进墓穴。这时我猛地想把墓挖开，因为我还没有好好与他告过别呢。但墓地里有许多人在走动，我怕弗劳·鲁别尔赫又说："真会装模作样！"

没让女儿最后见去世的爹一面是何等残酷的事……

回家后看见几个陌生人在，他们对我说，先父的财产和文书得查封。他们让我呆在一个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凳子外全搬走了。明天是星期天，你送的头巾不会戴了，但十分感谢你的好意，请向你丈夫问安。吻你的弗兰克和米娜。再见。

我是站在窗口写这封信的。墨水也是向邻居要的。

4月28日

玛丽娅·绍宁致安娜·哈琳的信

亲爱的安娜：

昨天来了一位官员，宣布：先父的全部财产必须拍卖充公，因为他未如实纳税，而按财产清单看，他比估计的要富得多。对此我实在不理解。最近我们支付了一大笔药费，我手头只剩下二十三枚三马克的硬币——我曾拿出来让官员们看，他们让我留下，因为法律未规定要拿走这些钱。

我家的房子下周要卖掉。到时候我该往哪里安身？我找过市长先生。他态度很好，但对我的请求回答是"爱莫能助"四个字。我已求告无门了。如果你需要雇个女佣，请关照我一声。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帮助你料理家务。我也会针线活，而且可以照看孩子。要是弗里茨有个头痛脑热，我也会伺候他的。我已学会看护病人。请写信告诉我：你要不要我。别不好意思。我深信，你我的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在我心目中你一如既往，始终是我知心的朋友。

老绍宁的小房子里全是人。报价员坐在桌后，前面围着一大

堆人。他大声吆喝："镶铜钮扣绒布坎肩……＊＊马克一——二，……没有报更高的价吗……绒布坎肩，＊＊马克——三。"坎肩归了新主。

来买东西的人对摆出来拍卖的东西指指点点，又挑剔，又好奇。鲁别尔赫小姐翻来覆去细看一件内衣，绍宁死后就没有洗过。她拿去又是拉，又是抖，嘴里一个劲嘟哝着："破烂儿，脏货一件，破皮条——却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加价。"饭铺老板基尔茨买走了两把匙子，半打餐巾，两只瓷碗。绍宁临终时睡过的床被卡洛里娜·施密特买走。她是个脸上抹着一层厚脂粉的姑娘，样子挺和顺，挺老实。

玛丽娅脸色苍白如纸，一言不发，看着人家抢光家中少得可怜的财产。她手里攥着＊＊马克，打算买回些东西，可就是没勇气开口向买主赎回。买好东西的人陆续走了，只剩下两幅镀过金的、上面积满苍蝇屎的无框画没卖掉。一幅是绍宁年轻时的肖像，穿着红色上衣。另一幅画着位女教徒，他的妻子，手抱一只小狗。两幅画色彩鲜艳、刺眼。基尔茨想买去挂在小饭铺的一个角落小房间里，因为房间四壁空空，太难看。两幅画叫价＊＊马克。基尔茨正掏出钱包，玛丽娅鼓足勇气，声音抖抖索索地加了价。基尔茨投过鄙夷的目光，也加了价。慢慢地加码到＊＊马克。最后玛丽娅报了＊＊马克。基尔茨只好作罢。于是两幅画被她买回。她交了钱，余下的放口袋。没等拍卖结束，出了家门。

玛丽娅拿着画到了外面，左右为难起来：该往哪儿去？……

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年轻人走到她跟前，彬彬有礼地自告奋勇帮她把画送到她想去的地方，哪儿都行。

"非常感谢您……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玛丽娅心想，眼下她无家可归，画送到哪儿反正一样。

年轻人等了片刻，走了。玛丽娅决定把画送到克利茨医生家。

玛丽娅·绍宁和安娜·哈琳
1787年在纽伦堡受判决

玛丽娅·绍宁是纽伦堡一工人女儿，十七岁丧父。她独自照顾父亲。贫穷逼使她辞掉家中唯一佣人安娜·哈琳。

从父亲葬礼回来后，有两位公共税收处官员要查看她父亲的文件以证实他是否按比例纳税。查看后，他们发现老绍宁没有按比例纳税，便查封其财产。在国库负责官员审理清此案前，年轻的姑娘只得搬到一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居住。

税务官带来了上司的决定，命令玛丽娅·埃莱若尔离开房子。房子充公归国库。

绍宁很穷，但勤俭。一场持续三年的病耗尽了她收捡到的一切。玛丽娅去见警察，她痛哭。但警察当局毫不让步。

夜里，她住在圣·亚克墓地。早上从墓地出来，受尽饥饿折磨。再回墓地……

纽伦堡警察局规定每个守夜人十点钟以后逮着一位女子就可得到半个克朗的奖励。玛丽娅·绍宁被带到警卫队。第二天被带去见法官。法官放走她时威胁说，如果她重犯，就要送她去教养所。

玛丽娅想跳佩尼兹河，人们拦住了她。她碰到了她父亲从前的佣人安娜·哈琳。安娜·哈琳嫁了个残疾人。安娜安慰她：生命短暂。她说：我的孩子，只有上天永存。玛丽娅在哈琳家住了一年。她在那里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以后，安娜病了。冬天来了，找不到活计，食品价格猛涨。家具一件件被卖掉，只剩下春天丈夫死时睡过的破床。

一位穷医生为这夫妇治病。他有时带来一瓶酒，但他没有钱。安娜恢复了健康，但变得冷漠，完全失去工作。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玛丽娅突然出门……

她被夜间巡逻队抓住了。下士把她置于士兵中间，告诉她明天将受到鞭

答。玛丽娅叫嚷说她犯有杀婴罪。

她被带到法官那儿。她说哈琳的老婆曾帮助她产下一个孩子。她把孩子放在木箱里，后来不知葬在什么地方。安娜·哈琳马上遭到逮捕。由于她否认，与玛丽娅进行对质。玛丽娅又推翻了原来的供词。

人们带来了刑具，玛丽娅惊恐万状。她的所谓同谋被绑住了手脚。她对她说：承认有人叫你这样做的，亲爱的安娜，我们的一切就结束了。弗兰克与米娜将被送去孤儿院。

安娜明白了她的意思，吻吻她，说孩子被扔进佩尼茨河去了。

案件很快审完。她俩被判了死刑。在行刑那天上午，她俩被带去教堂，在那里做死前的祈祷。在车上，安娜很沉着，玛丽娅躁动不安。哈琳上了绞架，对她说：一会儿以后，我们将在天国了。勇敢些，我们马上要面对上帝了。

玛丽娅大叫起来，她是无辜的，我作了假证……她跪倒在刽子手与神父脚下……她说出了一切。行刑人很吃惊，停了下来，人群骚动起来。安娜·哈琳在受刽子手和神父盘问时反感地说：的确，她说了真话，我因为说谎和不信上帝，所以有罪。

--份报告送到法官那儿，信使一小时后带回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行刑者在砍去安娜·哈琳的头后昏了过去，而玛丽娅在此之前已死了。①

① 此篇附录原文为法文。由陈小莺翻译。



未完成的作品写作提纲

姚锦荣译



画，卖了*

……画，卖了；结婚——舅舅。

……当兵生涯，成为军官。

* 该提纲手稿的左上方被撕，因而残缺不全。该提纲约作于1819年11月。

多情魔鬼*

1811年的莫斯科。

老太婆，两个女儿。一个纯真无邪；一个多情浪漫——两个朋友与她俩来往，一个贪淫好色；另一个是多情魔鬼。多情魔鬼爱上小女儿，想害年轻人。送钱给他，带他四处闯荡。纳斯塔西娅——守寡巫婆。夜。马车夫。年轻人。与他争吵——大女儿爱上多情魔鬼而发了疯。

* 据估计该提纲写于1821—1823年。

H选知心朋友*

H选了涅瓦大街作为知心朋友——向它——倾诉家里的全部烦恼，家庭的不幸——大家同情他——他心满意足。

* 该提纲确切的写作日期不详。或许写于30年代初，首次于1884年刊出。

关于火枪手的小说提纲*

一

1）火枪手，老分裂派教徒之子，看见侍女打扮的尔热夫斯卡娅从窗外经过，请分裂派女教徒大妈去提亲，遭拒绝。

火枪兵部队的上校在部下心目中很有威望；索菲娅想勾引他。他对她说了自己如何打听到谋反的事。

索菲娅。你为何悲伤？——遭到拒绝——我是媒婆——算了吧，等等，等等。

---

* 估计写于1833年—1834年间。最初的四种提纲刊于1884年，最后一份提纲刊于1926年。

很可能，最后一份提纲与前四种在构思上并无关联。最初的提纲涉及索菲娅统治时期（1682—1689）的事件。很可能是统治第一年（1682）的事。当时发生分裂派闹事。霍沃斯基公爵在特种常备军射手中很有影响。第五种提纲涉及1711年普鲁士远征。当时索菲娅已在修道院禁闭15年后死去（1704）。

二

索菲娅在宫中。

乞丐，优伶。

优伶与老分裂派教徒。

年轻的火枪手。谋反。

三

火枪手爱上了尔热夫斯卡娅；提亲，遭拒。他沮丧。一位同伴向他公开谋反的秘密……他向女长官告发。索菲娅认为他也是谋反分子。辩白。索菲娅做媒，大臣家的喜剧。火枪兵的谋反，大臣为他所救，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尔热夫斯卡娅出嫁。

母亲急急忙忙把她嫁给贵族议会的贵族。

四

火枪手爱上贵族女儿——遭拒——去找一个朋友，他是谋反分子——参加谋反。

五

一位被判极刑的火枪手的儿子，由一位寡妇抚养。她有一男一女。他与寡妇儿子一起从军。普鲁特河畔彼得把信交给他去送。

寡妇的管家告发小主人。小主人已倾家荡产并被送去当兵。射手的儿子拜访他的家，并向彼得为小主人求情。

克里斯平到省里来*

克里斯平上省城集市——人家把他当做……省长是个正直的傻瓜——省长夫人与他调情——克里斯平向她女儿求婚。

* 提纲大约写于1833—1834年间。刊于1913年。

显而易见，这个提纲反映了普希金的构思：他告诉过果戈理，说有一个喜剧题材。这个题材后来成为《钦差大臣》的基础。

两名舞女*

两名舞女。1819年狄德罗芭蕾舞。扎瓦多夫斯基。天堂中的情人。一幕后的场景——决斗——依斯托敏娜很时髦。由人供养。结婚。她姐姐陷人困境。她嫁了个吹玻璃的工人。依斯托敏娜跻身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人不接纳她。她在家中接见人——厌烦——她将去看望女伴。

* 该提纲可能是《俄国的佩拉姆》总提纲中的一个部分。本篇原文为法语。由陈小莺翻译。



我们乘轮船从亚洲来到了欧洲。[1]我立即出发到一处叫做米特里达特的陵墓去（一座塔的废址），在那儿我摘了一朵小花，作为纪念，可是到了第二天，便毫不怜惜地把它丢掉了。潘蒂卡派遗址并没有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我看见了街道的遗迹，半荒芜的沟渠，一些古老的瓦片，仅此而已。从费奥多西亚渡海去尤尔苏夫。整整一夜没有睡觉。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闪烁；在我的面前，南方的群山横亘在雾中…… "这就是车泰尔达格，"船长对我说。我既没有看清它的面目，它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黎明前我睡着了，这时轮船就在尤尔苏夫游览区停泊了。我醒后，看到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五颜六色的山头闪闪发亮，远处，鞑靼人的平顶屋就像粘在山脚上的蜂房。白杨像一根根绿色的圆柱笔直地耸立其间。右边是巨大的阿尤-达格……四周则是蔚蓝如洗的天空，波光粼粼的大海和南国清新的空气……

在尤尔苏夫我整天不出门，除了洗海水浴，便是大吃葡萄，我很快习惯了南方的自然景色，并且用那不勒斯流浪汉[2]完全淡漠和随意的心情来欣赏它。夜间醒来，我爱听大海的喧嚷，常常一

① 指从塔曼到刻赤。——普希金原注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听就是几个小时。离房子两步之遥，有一棵小柏树；每天早晨我都去看望它，并且对它产生了感情，--种类似友谊的感情。这就是我逗留尤尔苏夫期间，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全部印象。

我游遍了南方的海岸。M① 的游记勾起了我许多回忆。但是他翻越可怕的吉开涅依斯悬崖的记叙，却没有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丝毫痕迹。我们沿着山上的石阶，拉住鞑靼人的马尾巴，徒步攀登。这使我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好像在举行一种神秘的东方宗教仪式。我们翻过山顶，令我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白桦树，只有北方才有的白桦树。我的心紧缩了，我开始思念那可爱的南方了，虽然我仍然置身在塔夫利达，仍然看见白杨树和葡萄藤。乔治修道院以及它通向海湾的陡峭的石阶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就在这里我看到了神话中的狄安娜神庙的遗址。显然，神话传说对我来说似乎比历史回忆更加美妙，至少此时我萌发了写信的冲动。我用诗句来表达我的想法，下面就是这首诗：

谁需要这冷酷的猜疑？
我相信：有一座威严的神殿，在这里，
牺牲的鲜血
在贪婪的众神面前冒着热气。
复仇女神的险恶的仇恨，
在这里得以平息。
塔夫利达的预言家
在这里把手伸给兄弟。
在这神殿的遗址上
友谊的神圣盛典已经举行。

① 指穆拉维约夫。

心灵伟大的神们
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
……
恰达耶夫，你可曾记得往事？
我打算以青春的狂热，
背叛另一处遗址那不祥的名字，
这可是久远的事？
不过，我那被风暴平息的内心
现在只有倦怠和恬静。
在热情洋溢的感召下
在友谊的石碑上
我写下了我们的名字。

我来到巴赫奇萨拉伊时，害病了。我以前就听说过热恋中的汗的奇怪的纪念物。对此，K＊＊曾给我做过富有诗意的描述，称它为泪泉[①]。我走进宫殿，看见了已废弃了的喷泉，泉水从生锈的铁管里一滴滴往下落。我游遍宫殿，感到极大的失望，一是宫殿正在倾圮而无人过问，二是有些房间被随意改成半欧洲式的不伦不类的风格。NN几乎强行带我们沿着破旧的阶梯来到了后宫的遗址和汗的陵墓，

这时，心中想的
并非那些事……

疟疾折磨着我。

---

① 原文为法文。

关于M告诉我的汗的情人的纪念物，当我写那首诗[1]时，已完全记不起来了，否则肯定会在诗中引用它。

现在请你详细说说，南方的海岸和巴赫奇萨拉伊对我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我为何如此强烈地希望再度去那些地方旅游，而当我离开这些地方时，我的态度又是何等淡漠。或许回忆是我们心灵的最强大的能力，一旦受回忆支配，那么一切都会着魔。

① 指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1829年远征时游阿尔兹鲁姆

李醒东译



前　　言

不久前，我偶然拿到一本书，是1834年巴黎出版的，书名叫《受法兰西政府委派的东方之行》①。作者以自己的观点描述了1829年的远征，并用下面的论断作为结束语：

> 一位想象力极为出众的诗人，在如此光荣的事业中，作为目击者，他所得到的题材不适于写诗，而适于写讽刺作品。②

参加过土耳其远征的诗人中，我只知道A·C·霍米亚可夫和A·H·穆拉维约夫。他们俩都在吉比奇伯爵的军中。当时前者写了若干首极其优美的抒情诗，后者对那些给他留下极其强烈印象的地方则酝酿写游记。不过我还没有读到过有关阿尔兹鲁姆远征的任何讽刺作品。

在这本书中我发现在高加索独立军团的将军们的名单中，竟有我的名字，若非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会把我牵扯进去。

①② 原文均为法文。

> 在它（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军队）的指挥官中，出色的有穆拉维约夫将军……有格鲁吉亚公爵齐切瓦泽……有亚美尼亚公爵别布托夫……有波将金公爵、拉耶夫斯基将军，最后——是普希金先生……他离开京城，为了歌颂自己同胞的功勋。①

必须承认，法国旅行家的这些话，虽然加上了许多赞美的修饰语，但对我来说比俄国杂志上的漫骂更令人不快。所谓寻觅灵感，我总觉得可笑，觉得这是一种怪癖，因为灵感是找不到的，灵感应当自己来寻找诗人。为了颂扬未来的功勋而去参加战争，这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太自负了，而另一方面又太不合适了。我未曾参加过对战争的评论。这不是我的事。勇敢地翻越萨冈-鲁，帕斯凯维奇伯爵切断了土军司令员同奥斯曼-帕夏的联系的军事行动，一昼夜将敌人两个军歼灭，向阿尔兹鲁姆的进军，所有这些以完全胜利而结束的事件，可能在军人们的眼中太值得嘲讽了（例如东方游记的作者，商务参赞封丹叶先生即持此观点）；如果写诗讥讽自己光荣的统帅，我会感到无地自容的。统帅曾在自己的营帐中亲切地接待我，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挤时间照顾我，使我受宠若惊。一个人不需要强者的保护，但珍惜强者对他的殷勤接待和礼遇。对于忘恩负义的指控，不应像对待一张不屑一顾的图画或文学家的谩骂，听之任之，不加驳斥。这就是我决定发表这篇前言和我的旅游笔记的原因，这也是我写的关于 1829 年远征的全部材料。

普希金

① 原文为法文。

第 一 章

草原。卡尔梅克人的小土房。高加索温泉。格鲁吉亚军用通道。弗拉季高加索奥塞梯人的葬礼。捷列克河。达里阿立大狭谷。翻越雪山。格鲁吉亚第一印象。引水渠。霍兹列夫亲王。杜申斯基市长。

……我从莫斯科出发去卡卢加，经别廖夫，到奥廖尔，这样多走了两百多俄里的弯路；因此却见到了叶尔莫洛夫。他的村子就在奥廖尔城的近郊。我上午八时到他家，但没有碰到他。马车夫告诉我，叶尔莫洛夫除了自己的父亲家哪儿也不去，他的父亲是一位笃信上帝的朴实的老头儿，还说，这老头儿不接待那些城里来的当官的，而其他人他都有时间接待。过了一个小时，我再次去找他。叶尔莫洛夫以他那平易的殷勤接待了我。乍一看，我竟看不出他与他的侧面画像有丝毫相同之处。圆圆的脸，灰眼睛炯炯有神，一头花白的粗发直竖着，那老虎头安放在赫拉克勒斯[①]似的躯干上，那笑容并不讨人喜欢，因为笑得不自然。可当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时，就变得非常漂亮，而且与道[②] 所作的艺术肖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英雄，宙斯的儿子，体魁力大。

② 道（1613—1675)、荷兰画家。这里指1812年在冬宫画廊的道所画的肖像画。

像画有令人吃惊的相像之处。他身穿一件切尔克斯绿色上衣。在他的工作室的墙上，悬挂着马刀和短剑，这是他统治高加索的纪念品。看来，他对自己的无所作为难以忍受。有好几次只要一说到帕斯凯维奇，他的话便变得尖酸刻薄起来。当他说到帕斯凯维奇的胜利是多么轻而易举时，他把帕斯凯维奇与纳文（他而前的城墙由于军号声而坍塌）相比，并把爱利伐斯基伯爵谑称为耶利哥[①]伯爵。叶尔莫洛夫说："帕斯凯维奇来进攻我们是不明智，不高明的，那是一种偏执，例如，进攻舒密尔总督，他便完蛋了。"我引用托尔斯泰伯爵[②]的话说，帕斯凯维奇在波斯战争中打得很漂亮，要是有人自作聪明，想与他比个高低，那么只会打得更坏。叶尔莫洛夫笑了，但是并不同意。"能够保护好人力并节省费用就好了，"他说。我认为，他正在写，或者想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对卡拉姆津写的历史不满意。他可能希望用自己充满激情的笔描绘出俄罗斯人民由渺小走向光荣和强大的转变过程。关于库尔勃公爵的回忆录，他说得兴致勃勃[③]。德国人成功了。"五十年之后，"他说，"人们会认为，在这次远征中有由某些德国将军率领的普鲁士或奥地利援军参加。"我在他那里逗留了两个小时。他为没有记住我的姓名全称而感到遗憾，他说了一些恭维的话来表示歉意。有好几次我们谈到了文学。他评论格里鲍耶陀夫的诗时说，读他的诗，颧骨发痛。而对政府和政治未置一词。我本来还得去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但我取直道走上了去梯弗里斯的大道，为此白白牺牲了库尔斯克小酒馆里的一顿丰盛午餐（这在我们的旅行中可

① 耶利哥，据《圣经》记载，耶利哥为一城市名，以色列军围攻该城不下，士兵吹响军号，城墙遂坍塌，于是城陷。

② 托尔斯泰伯爵，指费·伊·托尔斯泰伯爵，1828—1829年期间，与普希金保持着友好关系。

③ 原文为法文。

不是一件小事），当然哈尔科夫大学也无缘访问，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尽管它不如库尔斯克酒馆那么诱人。

到叶列茨的道路糟得吓人，我的马车几次陷入泥泞之中，敖德萨的泥泞真是名不虚传！我一昼夜的行程不会超过五十俄里。终于，我见到了沃罗涅日地区的草原，并开始在绿色的平原上自由地奔跑。在新切尔卡斯克，我遇到了普希金伯爵[①]，他也去梯弗里斯，于是我们商定一起进行这次旅行。从欧洲到亚洲的行程，让人越来越心情激动，森林消失了，丘陵变平了，野草长得密了，表现出更大的生长能力；在森林里从未见过的鸟出现了，鹰蹲在大路旁的小草丘上，像是在站岗放哨，高傲地俯视着过往旅客；沿着水草丰茂的牧场

一群群桀骜不驯的母马，
在高傲地漫步徜徉。[②]

卡尔梅克人居住在破旧的驿站附近，在他们的帐篷边放牧着其貌不扬的毛茸茸的马群，这种马你们在奥尔洛夫斯基的画中已见过了。

前几天我访问了一座卡尔梅克帐篷（方格的篱笆，上面蒙着毡子）。全家人正围坐在一起用早餐；锅子在帐篷中央烧着，炊烟从开在帐篷顶上的一个洞眼里排出。一个卡尔梅克年轻姑娘，长得很不错的，一边吸烟，一边做着针线活。我在她身边坐下："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十岁加八岁。""你在缝什

① 指瓦·亚·穆欣-普希金伯爵，近卫军军官，此方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被调到彼得罗夫军团。

② 引自诗人雷列耶夫的诗《彼得大帝在奥斯罗戈斯克》。

么?”“缝裤子。”“谁的?”“自己的。”她把烟斗递给我，并开始吃早饭。锅子里煮着加了羊油和盐的茶。她邀请我吃茶，把自己的勺子递给我。我不愿拒绝她，于是竭力屏住气喝了一口。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民族能做出比这更糟的伙食。我请求随便给我点什么来就着吃。给了我一小片马肉干，连这点马肉也让我高兴。卡尔梅克女子卖弄风情的举止把我吓坏了，我赶快钻出帐篷，逃离这草原上的狐媚女子。

在斯塔夫罗波尔，我见到了天边的白云，它损坏了我的视力，整整九个年头不能恢复。白云始终是那个样子，始终在那个地方。这是高加索山脉的雪山顶峰。

从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出发，我顺便去了温泉。这里我得到了一次大休息。在我去的那会儿，浴盆都设在仓促搭成的茅舍内。温泉大部分处于原始状态，喷涌着，冒着蒸气，从山上往各个方向流去，在自己的身后留下白色的和淡红色的痕迹。我们用果壳做成的勺子或破瓶底舀那滚烫的泉水。现在已建成豪华的浴室，配备了高级的浴盆，沿着玛舒克山坡修筑一条两旁种了椴树的林阴大道。到处是清清洁洁的道路，绿色的长凳，标准的花坛、小桥、售货亭。温泉也经过了装修，四周和底部都砌上了石头，浴室的墙上挂着警察局的告示；到处是秩序、清洁、美……

我承认，现在的高加索温泉是更舒适了；但我更留恋它们从前的荒芜状态，我留恋陡峭的石子路、灌木丛、不设护栏的深谷，我们不止一次地在这些深谷上攀援。我忧伤地告别温泉，起程回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夜幕很快降临了。碧空如洗，群星闪烁。我的马车沿着波特库姆克河岸行驶。A·拉耶夫斯基和我曾不止一次在这里谛听这富有音乐感的流水声。远处是雄伟的贝史土山，四周的小山头像奴仆似地向它俯首听命，这会儿贝史土山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黑，终于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二天，我们继续旅行，抵达了叶卡捷琳娜格勒，这座城市有个时期曾是总督府的所在地。

格鲁吉亚军用通道就从叶卡捷琳娜格勒开始。驿路中断了，到弗拉季高加索人们只得租用马匹。一路上都是哥萨克骑兵、步兵和大炮。邮车每周两次途经这里。于是便有旅客搭乘邮车的，即所谓的奥卡齐。我们没等太久。第二天邮车就来了，第三天早晨九时，我们已经准备出发，在集合地点，搭车的人全到齐了，总共有五百人左右。鼓声过后，我们上路了。走在最前面的是由步兵簇拥着的大炮，它的后面跟着一辆辆调防士兵的四轮马车、轻便马车、带篷马车，接着是吱吱作响的载辎重的双轮大车。马队和牛群在两边奔驰。在马队和牛群旁边身披斗篷、手持套马索的诺盖人马夫在飞跑。开始时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喜欢。可是很快就厌烦了，大炮慢吞吞地走着，捻子燃烧着，士兵们用它狠抽自己的烟斗。行军的缓慢（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五俄里），难以忍受的炎热，食物的不足，晚上睡觉又不得安宁，还有诺盖人马夫不停地尖叫声，终于使我失去了忍耐。鞑靼人竟以这种尖叫声自豪，并说他们是以正直人的身份到处闯荡的，没有必要躲躲藏藏、一声不吭，要是不参加如此庞大的团体，我的这次旅行也许要愉快得多。沿途风光相当单调，一片平原，两边是一座座丘陵。天边是高加索的山峰，一天比一天变高。城堡（对这个地区已够多了）四周筑有壕沟（不过这种壕沟，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到了老年，不用助跑，也能跳过去），布有生锈的大炮（这些大炮从古多维奇伯爵时代起就没有射击过）。城堡的土墙已经倒塌，成群的鸡、鹅在土墙上像卫兵似地徘徊游荡。城堡内有几座破旧的房舍，在那里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十只鸡蛋和一点酸牛奶。

第一个好地方要数米纳列特城堡。快到城堡时，我们的队伍正行进在风景优美的谷地，两旁是周围长满椴树和悬铃木的坟丘。

这是数千座死于鼠疫的人们的坟墓。由于火山灰的散落，鲜花开得非常绚丽多彩。右边，高加索雪山在熠熠发光；前面是一座森林覆盖的大山；在大山那边就是城堡了。在城堡的四周可以看到一座叫鞑靼土勃的被毁山村的遗址，这山村在一个时期曾是大卡巴尔达的主要村庄。孤独而精巧的清真寺塔证明了这已消失的村庄的存在。寺塔风姿绰约地矗立在一条已干涸的河岸上的乱石丛中。塔内的阶梯尚未倒塌，我沿着阶梯攀登，上了平台，不过从平台上已听不到毛拉的声音。在那儿我还发现有几个不熟悉的姓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旅游者胡乱刻划在砖墙上的。

我们的旅途已变得风景如画。高山在我们头顶连绵不断，山顶勉强可以看见牲畜像昆虫似地爬动，我们能分辨出一个牧人，可能还是个什么时候被俘的俄罗斯人，现在老了，仍然没有自由。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古坟丘、一些废墟。有两三块墓碑就竖立在道路的边沿。按照切尔凯斯人的习俗，坟墓内埋葬的都是他们的游击骑兵，镌刻在石碑上的鞑靼文墓志铭、军刀图案以及标记，留下了剽悍的子孙对剽悍的祖先的怀念。

切尔凯斯人对我们怀有仇恨。我们把他们从辽阔自由的牧场赶走；他们的村落被毁，他们的家族被整个整个地消灭。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往深山里逃，并且从那里发起袭击。不参战的切尔凯斯人的友谊也是不牢靠的，他们随时准备帮助好战的同族人。他们那粗犷的骑士精神明显地丧失了。他们很少进攻数量相等的哥萨克，从来不进攻步兵，而一见大炮便溜之大吉。相反，他们从不放过一次机会去攻打一支弱小的队伍或没有自卫能力的队伍。这里到处流传着关于他们暴行的传闻。在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前，就如同解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武装那样，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制服他们，但是要做到解除他们的武装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世世代代存在着内争和仇杀。短剑和马刀是他们身躯上的器官，一

个幼儿在咿呀学语之前就开始掌握它们。在他们那里，杀人只不过是肢体的简单动作。他们不杀俘虏是希望获得赎金，但是对待他们是惨无人道的，强迫他们从事超体力的劳动，给他们吃生面团，想打就打，并且叫自己的孩子看管他们，这些孩子为了一句话就有权用自己的马刀将他们砍死。前不久抓到了一个向我们士兵放冷枪的不参战的切尔凯斯人，他为自己辩护说，他的枪装上子弹的时间太久了。与这样的民族打交道，你有什么办法。然而，应该希望，我们在获得黑海东部地区之后，切断了切尔凯斯人与土耳其的商业联系，会迫使他们与我们接近。繁华的影响将能有助于使他们驯服：茶炊可能将是一个重要的新事物。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更富于道义力量的，更合乎我们时代教育的手段：传布福音书。切尔凯斯人就在不久前接受了穆罕默德的教义，他们由于强烈的宗教狂热情绪，古兰经的信徒增多了，其中尤以曼苏尔最为突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长期煽动高加索用暴力反对俄罗斯的统治，最后被我们捉获，并死于索洛维茨修道院。高加索在等待基督的传教士。用无生命的字母印成无声的书送给不识字的人们来代替活的语言，对于偷懒的我们来说要容易些。

我们到达了弗拉季高加索，以前叫卡普卡伊，已靠近高加索山脉。它的四周有许多奥塞梯人的村庄。我们访问了其中一座村庄，并且碰巧遇上了出殡。在土房附近聚集着人群。户外停着四轮大车，车上套着两头犍牛。死者的亲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声号哭着走向土房，还不断地用拳头敲打自己的额头。妇女们哀悼地站着。死者用斗篷抬了出来……

……就像一名安息的战士
身上裹着一件军人的斗篷；[1]

安放在大车上。一位来宾拿来死者的枪，从火药池内吹掉火药，把枪放在死者的身边。犍牛走动了，客人们跟在车后。遗体必须安葬在离村庄三十来俄里的山中。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讲清这种仪式。

奥塞梯人是居住在高加索诸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女子都很美貌，正如传说的那样，她们都对旅游者抱有好感。在城堡大门口，我遇到了一个奥塞梯囚犯的妻子和女儿。她们给他去送饭。两人显得镇静而勇敢。可是，由于我的来到，她俩都低下了头，并且躲进了自己破烂的恰得拉[2] 中去了。在城堡内我看到了做人质的切尔凯斯人，那是一些又机灵又漂亮的男孩。他们一刻不停地调皮捣蛋，并从城堡里逃走。他们被抓回来，情况就惨了。他们衣衫褴褛，半裸着身子，脏得令人作呕。在有些人质的脚上我见到了木枷。看来被释放的人质，对自己呆在弗拉季高加索做人质并不感到懊悔。

炮队扔下了我们。我们与步兵和哥萨克同行。高加索用自己的庙宇接待我们。我们听到了低沉的喧嚣，并看到了捷列克河，河水到处溢出河岸。我们行进在河的左岸。它的波浪咆哮着推动了狗窝似的低矮的奥塞梯水磨。我们越深入大山，山谷就变得越狭窄，受到制约的捷列克河怒吼着，混浊的波涛冲过阻挡它去路的礁石。山谷沿着河流弯弯曲曲地伸展着。山麓的岩石被河水冲刷得非常光滑。我走着，不时地停下步来。我被这忧郁的大自然的

① 原文为英文，引自英国诗人沃尔夫的诗《约翰·摩尔先生的葬礼》。

② 恰得拉，一种伊斯兰教妇女蒙头的面纱，在中亚细亚还从肩披到脚。

魅力所倾倒。那是一个阴天，在黑色的山顶上堆积着一团团厚云。普希金伯爵和什尔瓦里看着捷列克河，就想起了依玛特拉河，并说这是北方江河中波涛声最响亮的河流[1]。但是，我不能把眼前的景象与任何东西比拟。

尚未到达拉尔斯时，我就落在护卫队的后面，捷列克河以不可思议的狂涛怒浪在悬崖峭壁间奔腾而去，我对那些巨大的石壁看得入迷了。突然，一个士兵向我跑来，老远就喊："大人，不可停步，会打死你的！"这出乎意料的警告使我感到非常害怕。问题在于奥塞梯强盗在这狭窄地区从捷列克河对岸向旅行人射击是很危险的。就在我们出发的前夜，别科维奇将军经过，就遭到过他们的袭击。在山岩上可以看到某种城堡的遗址，它们被奥塞梯燕巢似的土房团团围住。

我们停留在拉尔斯过夜。这儿我们遇到了一位法国游客，他吓唬我们说，前面的路程更危险。他建议我们到科比后不乘马车，而改为骑马。我们第一次和他一起喝了装在一种有股难闻气味的皮囊里的卡赫齐亚酒，这时我想起了《伊利昂纪》中的宴会：

山羊皮囊装的酒，我们的乐趣！

这里我发现一本弄得很脏的《高加索的俘虏》的手抄本，说实话，我重读了一遍，感到很满意。尽管这本书幼稚、片面、不够有力，但是有许多推测和描写是真实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赶路了。土耳其俘虏在维修道路。他们抱怨给他们提供的伙食太糟，他们对俄罗斯的黑面包怎么也不能习惯，这使我回忆起我的朋友什列缅杰夫从巴黎回国后说的

① 引自俄国诗人杰尔查文的颂歌《瀑布》

话："在巴黎生活糟透了，老兄，没东西可吃，黑面包你都无法弄到！"

距拉尔斯七俄里处，是达里阿尔哨所，山谷地以此命名，两边也是悬崖峭壁，就像两堵平行的墙。这里山谷是这么狭小，有个旅游者写道，你不仅看了闷气，而且似乎连呼吸也感到憋闷。你们头顶那一小片天空，就像一条蓝色的彩带。从高山上奔腾而下的山涧的细流水花四溅，让我想起伦勃朗的《伽倪墨得斯的偷窃》那幅画来。而这个山谷完全属于他的风格。在另外一些地段，捷列克河水一直冲刷到山麓，而在像山坝似的道路上乱石纵横。离哨所不远处，有一座小桥勇敢地横跨河上。你站在小桥上，就像站在水磨上一样。整座桥剧烈地抖动，而捷列克河咆哮着，就像转动磨盘的轮子。在达里阿尔对面，在峭壁上可以看到城堡的遗址。据传说，在这里曾躲藏过一位女王达里娅，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山谷。在古波斯语中达里阿尔就是大门。据普拉尼的考证，这里是有座大门，不过被里海人误认为是高加索大门。山谷的出口确实被两扇真正的包铁皮的大木门所封闭。普拉尼写道，季里奥多里斯河从大门下流过。这里建立城堡也是为了防止野蛮民族的袭击，等等（请看 И・波托茨基[1] 伯爵游记，他的学术著作写得如此出色，简直可与西班牙小说媲美）。

我们从达里阿尔出发去卡兹别克，我们看到了托洛依茨基大门（一座用火药炸开岩石而建成的拱门），从前某个时期有一条大道从门下通过，而现在经过门下的是改了道的捷列克河。

离卡兹别克村庄不远，我们越过了一条名叫疯狂沟的峡谷，暴雨时就会暴发山洪。这时，它却完全干涸了，只有它的名称依旧

① И・波托茨基，俄国旅行家，作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取材自西班牙生活的长篇小说和用法文写的游记。

十分响亮。

卡兹别克村坐落在卡兹别克山麓，属卡兹别克公爵所有。公爵是位四十五岁上下的汉子，个子比排头的标兵还高。我们在杜汗（格鲁吉亚这样称呼小酒馆，它们比俄罗斯的小酒馆更简陋、更肮脏）里找到了他。门口放着一只四脚大大张开的大肚子皮囊（牛皮箱子）。身材高大的公爵从皮囊里吸了一口奇希里红葡萄酒，接着提出了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我都恭敬地作了回答，这种恭敬与他的爵位和身份是恰如其分的。告别时我们已成了知心朋友。

不久，对周围景色的印象便变得淡漠起来。仅仅过了一昼夜，无论是捷列克河的涛声和变化无常的瀑布，还是悬崖峭壁和深渊低谷，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了。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到达梯弗里斯。我是非常淡漠地渡过卡兹别克河的，就像有时渡过车泰尔达格一样。确实，阴雨多雾的天气也妨碍我观赏它的雪峰，用诗人的话说是擎天的雪峰。

人们在恭候波斯亲王。离开卡兹别克不远，我们迎面遇到了一些大车，使本来就狭窄的道路行走更加困难。当堵车的时候，护卫队的军官告诉我们，他护送的是波斯诗人法济尔汗，并且按照我的意愿，把我介绍给他。通过翻译，我开始致词藻华丽的东方式的欢迎词；可是，当法济尔汗以普通人那种平易而智慧的谦恭语言来回答我的不合时宜的、显得古怪可笑的欢迎词时，我是多么羞愧啊！他希望能在彼得堡再看到我，他对我们刚相识又将分离而感到遗憾，等等。我难为情地被迫放弃这傲慢而可笑的语调，而使用常用的欧式语言。这是对我们俄罗斯人含有嘲讽的教训。今后，我判断一个人不会再根据他的羊皮帽子和已染色的指甲。

科比桥坐落在克列斯托山麓，过了河就是我们行军的目的地。我们在那里停留过夜，并开始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次可怕

的旅行：丢下马车改骑哥萨克的马呢？还是继续跟在奥塞梯人的牛群后面。为了防备万一，我以我们全队的名义写了一份正式请求书，递交给乞里亚耶夫伯爵，他是这个地区的长官，然后我们在等待指引中躺下睡觉。

第二天十二点钟左右，我们听到了喧闹声和呼叫声，并看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场景：十八对瘦弱而矮小的犍牛，在一群半裸的奥塞梯人的鞭打下，吃力地拉着我的朋友O·某某的维也纳轻便马车。看到了这个情况，我的疑团顿消。我决定把我的笨重的彼得堡马车放回弗拉季高加索，自己骑马去梯弗里斯。普希金伯爵不想学我的样。他宁肯让一大群犍牛来拉他那装满各种各样食品和用品的马车，并将欢快地翻越积雪的山峰。我们分手了，于是我与奥加廖夫团长同行，他正在检查这一带的道路。

道路经过一雪崩处，那是1827年6月底发生的。这种情况一般每隔七年发生一次。巨大的雪团坍塌下来堆满了山谷，整整有一俄里长，使捷列克河断流。站在下面的哨兵们听到了可怕的轰隆声并且看到河水很快变浅了，有一刻钟时间变得完全无声无息，断流了。至少过了两个小时，捷列克河才从坍下的雪团中冲开了一个缺口。这条河的确够吓人的！

我们沿着陡坡越攀越高，我们的马陷入松软的积雪中，雪下可以听到山涧潺潺的流水声。我惊奇地看着道路，并且不能明白怎么能在这种道路上行车。

这时我听到了沉闷的轰隆声。“这是雪崩，”奥加廖夫对我说。我回过头去，看到有一大团雪坍塌下来并且从陡坡上慢慢往下滑。小雪崩在这里并不罕见。去年，有个俄罗斯车夫赶车路过克列斯托山；雪崩发生了，可怕的雪团压在他的马车上，卷走了车子、马匹和车夫，越过了道路，带着自己的猎物滚进了深谷。我们到达了山的最高峰，这里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那是一座由叶尔

莫洛夫重修的古老的纪念碑。

在这里旅行者通常都下车步行。不久前有位外国领事经过这里，他是那么胆小，竟叫人蒙上他的眼睛，拉着他的手前行；当人们为他解开蒙眼的手帕时，他居然跪倒在地，感谢上帝……这使向导们大为吃惊。

从可怕的高加索突然到达可爱的格鲁吉亚的瞬间，是令人陶醉的。南方的微风突然开始向旅行者习习吹来。从古特山的高峰往下看，凯沙乌尔谷地就展现在面前，各地的悬崖峭壁间有人居住，有果园，而蜿蜒曲折的阿拉格伐河闪闪发光，就像一条银色的彩带。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显得很小很小。在三俄里长的山谷底部有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们往下向谷地走去。一镰新月出现在明亮的天空，晚风吹来，无声而温暖。我们在阿拉格伐河岸边的乞里亚耶夫伯爵家过夜。次日，我们告别了殷勤的主人并继续前行。

这里已是格鲁吉亚地界。明亮的谷地，灌浇着谷地的欢快的阿拉格伐河，代替了阴沉的峡谷和可怕的捷列克河。在我们身旁看到的已不再是光秃秃的悬崖峭壁，而是绿色的群山和硕果累累的果树。水渠证明了文明的存在。有一条水渠是如此完美，以致使人产生幻觉，渠水好像从山下往山上自流，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在派萨纳乌尔作短暂停留，以便更换马匹。这里我遇到了一位护送波斯亲王的俄国军官。很快我听到了铃声，一大群骡子，一匹与另一匹系在一起，并按亚洲的方式驮着东西，沿着道路，一匹挨一匹地走去。我没有等到马匹，便开始徒步行走。在离阿纳奴尔半俄里的一弯道处，我遇到了霍兹廖夫-米尔扎。他的马车停在那里，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并对我点头招呼。我们相遇后过了几小时，波斯亲王遭到了山民的袭击，霍兹廖夫听到子弹的呼啸声后，就跳出马车，跨上马，追赶去了。曾是他的部属的俄国

人都对他的大胆而感到惊讶。问题在于年轻的亚洲人不晓得马车为何物，常常把它看做陷阱，而不知道是旅客的藏身处。

我到达阿纳奴尔时，一点也不感到疲倦。我的马还没有来。我被告知，到杜舍特城最多不过十俄里，于是我又徒步出发。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条山路。这十俄里抵得上二十多俄里。

夜晚来临了。我向前走着，越走越高。迷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路段泥泞不堪，这是泉水冲积成的，常常浸过我的膝盖。我已疲惫不堪。天色越来越暗。我听到野兽的嗥叫和狗的吠声，便高兴起来，并且以为，城市已经不远了。但是，我错了，那是格鲁吉亚牧人的狗在吠，是胡狼在嗥，这种野兽在当地是很普通的。我责备自己的急躁情绪，可是于事无补。终于，我看到了灯光，半夜时分我意外地来到了房屋跟前，房屋都坐落在绿树丛中。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竟自告奋勇地带我去见市长，并要我付给他一个阿巴兹[1] 当脚钱。

我到了市长那儿，这是一名年老的格鲁吉亚军官，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我要一个房间，可以宽宽衣；第二、我要一杯酒；第三，我要一个阿巴兹，好打发我的带路人。市长不知道该怎么接待我，用困惑的目光打量我，我看他不急于满足我的请求，便当着他的面脱起外衣来，并请他原谅我的无拘无束[2]。幸亏我在口袋里找到了通行证，它能证明我是一名安分守己的旅客，而不是《列那狐故事》中的狐狸，一纸美好的文书立即发挥了作用：房间分给我了，一杯酒也送来了，一个阿巴兹给了我的带路人，并像教训儿子似地教训了他一顿，说他太贪财，对好客的格鲁吉亚来说是一种耻辱。我快步冲向沙发

① 阿巴兹，19世纪高加索的小银币。

② 原文为法文。

床，在我建立奇功之后，我希望能重温一下勇士梦：无奈这里不是做勇士梦的地方。比胡狼更危险的跳蚤，咬得我整夜不得安眠。一大清早，我的仆人来了，并告诉我，普希金伯爵乘那老牛车已顺利地越过雪山，抵达杜舍特。我着什么急啊！普希金伯爵和舍尔伐里来拜访我，并建议我们一起出发。今晚能在梯弗里斯过夜了，怀着这令人愉快的念头，我离开了杜舍特。

一路上果然风景如画，心情舒畅，尽管很少见到人的踪迹。在离加尔齐斯克数俄里处，我们通过一座古老的桥（是远征罗马时的建筑），渡过了库拉河，然后我们快速行进，有时疾驰，奔向梯弗里斯，夜间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了城。

第二章

梯弗里斯。平民浴室。无鼻的哈桑。格鲁吉亚习俗。歌谣。卡赫齐亚葡萄酒。炎热的成因。昂贵的物质。城市面貌。离开梯弗里斯。格鲁吉亚之夜。亚美尼亚风光。重复的翻越。亚美尼亚的乡村。盖尔盖尔要塞。格里鲍耶陀夫。别佐勃达尔山。矿泉。山中风暴。夜宿古姆拉。金刚鹦鹉。边界。土耳其的好客。课程。亚美尼亚家庭。离开卡尔斯。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兵营。

我在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动身去有名的梯弗里斯澡堂，城里看起来人头攒动，亚洲风格的建筑物和市场使我想起了基什尼奥夫城。毛驴背上驮着筐子，沿着狭窄而美丽的街道奔跑。套着犍牛的四轮大车常常把道路堵塞。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切尔凯斯人、波斯人在不规则的广场上挤来挤去。年轻的俄罗斯官员骑着卡拉马赫公马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澡堂入口处坐着一个波斯老头儿，是澡堂的老板。他为我打开了门，我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嗨，竟看到了什么？那是五十多个女人，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半裸的，有一丝不挂的，或坐或立，在墙边的长凳上脱衣服或穿衣服。我呆住了。“请进，请进，”主人对我说，“今天是星期天，是妇女日。没关系，也不是坏事。”“当然不是坏事，”我

回答道，“刚好相反。”男人的来到并未引起丝毫反应，她们自顾自继续嬉笑、谈话。没有一个人急于要躲进自己的恰得拉，也没有一个人停止脱衣服。似乎我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身人。确实，她们中很多人是很漂亮的，没有辜负托马斯·莫尔的想象力：

当多情的姑娘们从梯弗里斯的小溪里出浴，
一位可爱的格鲁吉亚的少女，
犹如鲜花盛开，生机勃勃，绚丽多彩，
显示出那个地方少女的特有风采。
——《拉拉-卢克》[1]

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格鲁吉亚老太婆更丑陋的了：简直是一群母夜叉。

波斯人把我带进了浴池，一股热气腾腾的硫磺泉注入用岩石凿成的浴盆。有生以来，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土耳其，我都没有遇到过比梯弗里斯浴室更奢华的地方了。我将对它们作详细的描述：

主人指派一个鞑靼服务员来照顾我。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没有鼻子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一行的行家里手。哈桑（这是无鼻鞑靼人的名字）首先让我躺在一块热的石板上，接着他开始捋我的四肢，拽我的身体，用拳头重重地捶我，可是我却没有感到一丁点疼痛，相反我觉得出奇的轻松。有时候这些亚洲澡堂服务员一时兴起，会跳到您的肩膀上，用双脚搓您的大腿，在

① 原文为英文，引自莫尔的长诗《拉拉-卢克》。

您的背上跳开蹲步舞[①]，妙极了[②]！捶过之后，他戴上羊毛手套，长时间擦拭我的身体，同时用热水猛力泼我，然后用满是肥皂泡的亚麻布擦洗。其中感受无法言传，滚烫的肥皂水像灼热的空气一样向您泼来。请注意：羊毛手套和满是肥皂泡的亚麻布在俄罗斯澡堂里未必是令人惬意的：因此行家里手将会对这种新办法表示感谢。

哈桑给我冲洗了肥皂之后，终于放我出浴池，仪式到此才告结束。

我希望在梯弗里斯找到拉耶夫斯基，当我打听到他的团队已经出征的消息之后，我决定请求帕斯凯维奇伯爵允许我到他的军队去。

我在梯弗里斯度过了约两个星期，并与那儿的社交界熟悉了。桑科夫斯基，《梯弗里斯新闻》的出版人，给我讲述了许多趣闻轶事，有关于这个地方的，有关于津津阿诺夫公爵的，有关于А·П·叶尔莫洛夫的，等等。桑科夫斯基热爱格鲁吉亚，并预言她将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格鲁吉亚于1783年寻求俄罗斯的保护，但是，这并不妨碍光荣的阿里-穆罕默德夺取梯弗里斯，并使它的经济遭到破坏，还将两万名居民作俘虏带走了（1795年）。格鲁吉亚于1802年又转到了亚历山大皇帝的统治之下。格鲁吉亚人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他们在我们的旗帜下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待于通过进一步教育去开发。总的来说，他们是性情快乐而喜爱交往的人。每逢节日，男人们喝酒，在街上游玩。黑眼睛的孩子们唱

① 蹲步舞，俄罗斯民间舞蹈中的一种步法，跳舞时身子不断往下蹲，两腿轮流向前伸。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呀，跳呀，翻着筋斗，妇女们则跳起了列兹金卡舞。

格鲁吉亚的歌声是动听的。其中有一首逐字逐句翻译了出来，这首歌好像是最近写作的，歌中有一种东方的朦胧美，富于诗意。下面就是这首歌词：

亲爱的，你不久前在天堂呈诞生！亲爱的，你是为我的幸福而出生，永生的你，我等待你给我生命。

鲜花盛开的春天，滚圆滚圆的月亮，亲爱的，我的保护神，我等待着你给我生命。

你的脸大放光彩，你的笑欢乐无比。我不要整个世界，我只求你看我一眼。我等待着你给我生命。

山上的玫瑰花挂着露珠，鲜艳无比，你是大自然卓越超群的宠儿，你是无声的秘密的瑰宝，我等待着你给我生命。①

格鲁吉亚人喝酒，不像我们俄罗斯人，严厉得叫人称奇。他们的酒不好随便移动，否则很快坏了。但放置在原地这酒就很好。卡赫齐亚葡萄酒和卡拉巴赫葡萄酒可以与一些法国布尔冈红酒媲美。酒装在一种叫马兰的大酒缸里，酒缸埋在泥土里。打开酒缸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不久前一个俄罗斯龙骑兵偷偷挖开了这样一缸酒，失足落入酒缸，结果溺死在卡赫齐亚葡萄酒中，就像不

① 引自格鲁吉亚诗人图马尼施维里的诗《春歌》。

幸的克拉伦斯[1] 淹死在马拉加葡萄酒桶中一样。

梯弗里斯坐落在库拉河两岸的谷地上，四周石头山峰环抱。群山把来自各个方向的风都挡住了，加上太阳的炙烤，那凝固不动的空气不用加温，就要煮沸了。这就是梯弗里斯难熬的炎热的成因，尽管该城处于北纬 41 度附近。这座城市的名称（梯弗里斯-B卡雷克）的意思就是“炎热的城市”。

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是亚洲风格的：房子低矮，平顶。只有城东矗立着欧洲建筑风格的高楼大厦。在高楼大厦周围开始建设合乎规范的广场。市场被分为好几排，摊位上摆满了土耳其和波斯的货物，而且相当便宜，如果与全国普遍高昂的物价作比较。梯弗里斯的武器在整个东方是评价很高的。萨莫依洛夫伯爵和 B（当地人把他们看做勇士），平时总要试试自己的新马刀，他们一挥刀不是把一只只羊劈为两半，便是把一头头牛的头斩下。

在梯弗里斯的居民中以亚美尼亚人占多数，1825 年他们有二千五百户，在这次战争期间，人们的人数还在增加。格鲁吉亚人达到一千五百户。俄罗斯人不把自己当做当地的居民。军人为了履行职责而住在格鲁吉亚，因为他们是按命令这样做的。年轻的九级文官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取得梦寐以求的八级文官的头衔。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把格鲁吉亚看做流放地。

据说，梯弗里斯的气候，对人的健康有害。这里的热病简直吓死人；人们都用水银来治疗，因为炎热，使用水银是无害的。医生也毫无顾忌地给自己的病人服用水银。听说，西皮亚京[2] 将军的死就是因为与他从被得堡同来的家庭医生，被当地医生提出的

① 克拉伦斯，英国公爵，1478 年被处死刑。据传说允许他选择就死的方式，他说宁愿在酒桶里淹死。

② 西皮亚京，梯弗里斯的军事长官。

治疗方法吓坏了而加以拒绝造成的。这里的热病与克里米亚和摩尔达维亚的热病相似，治疗方法也一样。

老百姓喝的库拉河的水，是浑浊的，却是可口的。所有的泉水和井水都是灰色的。顺便插一句，由于这里普遍大量饮用葡萄酒，水的缺点就不为人们所注意了。

在梯弗里斯货币的贬值使我吃惊。我乘了半个小时出租马车，穿过两条街，却要付两个银卢布。开头我以为车夫利用我初来乍到斩我；可是人家告诉我确实是这个价格。其他所有的东西也都如此昂贵。

我们去了德国侨民区，并在那里吃中饭。喝了那里生产的啤酒，味道差极了，而为这顿很差的中饭却付了很高的代价。在我们住的小旅馆里，伙食也同样贵、同样糟。斯特列卡洛夫[1]将军，一位出名的美食家，邀请我吃了一顿饭。活该倒霉，他家是按官衔分食菜肴的，而桌旁坐的英国军官都佩戴着带穗的将军肩章。仆人们对我服务殷勤周到，可当我离开餐桌时肚子还是饿的。见你的鬼去吧，梯弗里斯美食家！

我焦急地等待着批准我的请求。终于我收到了拉耶夫斯基的条子。他要我尽快去卡尔斯，因为再过几天部队要开拔得更远。于是，我便在第二天起程。

我是骑马去的，一路上在哥萨克哨所更换马匹。我的周围大地被酷热燎烤。格鲁吉亚的乡村从远处看去就像美丽的花园。然而，当我走近它们，看到的只是几间简陋的土房和覆盖着土房的沾满尘土的白杨树。太阳下山了，但是空气仍然是闷热的：

① 斯特列卡洛夫，继西皮亚京后的梯弗里斯军事长官。

夜晚是酷热的！

星星是陌生的！……

月光明亮，万籁无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只有我的马蹄声得得地响着。我走了很久，连个人影也没有遇到。终于我看见了一座孤零零的土房。我便去敲起门来，屋主人出来了。我先是用俄语，后来又用鞑靼语，向他讨碗水喝。可是他还是听不懂我的话。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简直令人吃惊！离梯弗里斯三十俄里之外，在通往波斯和土耳其的路上，他既不懂一句俄语，也不懂一句鞑靼语。

我在哥萨克的哨所过了一夜，在黎明时分便出发继续赶我的路。道路穿过群山和森林。我遇到了一群旅行的鞑靼人。其中还有几个女的，她们骑着马，身子用恰得拉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眼睛和鞋跟露在外面。

我开始攀登别佐勃达尔山，它是格鲁吉亚与古亚美尼亚的界山。万木丛中，宽阔的道路顺着山势蜿蜒伸展。在别佐勃达尔山顶，我们穿过了一个好像叫狼门的小狭谷，便到了格鲁吉亚的自然边界。我的前面还有新的山，新的地平线。在我的脚下是一大片肥沃的绿色的庄稼地。我再看了炽热的格鲁吉亚一眼，便开始沿着不陡的山坡下山，向清新的亚美尼亚平原走去。我以无法描述的满意心情发现，突然天气不那么炎热了，这里的气温就是不一样。

我的仆人，还有驮行李的马，都落在我的后面了。我独自一人骑马走在鲜花盛开的荒野上，四周远山环抱。由于漫不经心，我错过了一处该换马的哨所。过了六个多小时，我开始对我走过的地方感到惊奇。我在一旁看见了好像一座座石屋的石头堆，于是我向石头堆走去。其实，我来到了一座亚美尼亚人的村落。几名妇女穿着形形色色的破衣烂衫，坐在石屋的平顶上。我好不容易

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她们当中有一人从屋顶上下来，走进石屋，给我拿来乳酪和牛奶，我休息了几分钟，又继续上路，在高高的河岸上我看到了自己前面的盖尔盖尔要塞。有三股水流哗哗作响，泡沫横飞地从高高的河岸上冲泻而下。我渡过了河。两头犍牛拖着一辆大车正沿着陡峭的道路往上拉。大车由几个格鲁吉亚人护送。“你们从哪里来？”我问他们。“从德里兰来。”“车上拉的是什么？”“格里鲍耶陀夫[1]。”这是被杀的格里鲍耶陀夫的遗体，现在正将他运送到梯弗里斯去。

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这种时刻遇见格里鲍耶陀夫！我是去年在彼得堡他出发去波斯前与他分手的。当时，他很忧伤，并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我刚要安慰他，他却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呢，您会看到，事情会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2] 他认为，波斯国王之死和他的七十个儿子之间的内讧必将引发一场流血冲突。然而老朽的波斯国王尚在，而格里鲍耶陀夫关于流血冲突的预言却应验了，他丧生于波斯人的短剑之下，成为愚昧无知和背信弃义的牺牲品。他的遗体被德黑兰暴民们糟蹋了三天，已弄得面目全非。我只能从他的一只手上认出他来，那儿留有被手枪子弹打穿的伤疤。

我是1817年结识格里鲍耶陀夫的。他那忧郁寡欢的性格，那对一切都不满的头脑，那温厚和善良的心肠，这些正是不可避免地与人类俱生的弱点和恶习，所有这些在他身上全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他生来便有强烈的功名心，以及与之相应的天赋，但他却长期被琐碎小事和默默无闻的罗网所束缚。他那治国的才能

[1]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聪明误》（又译《智慧的痛苦》）的作者。1928年被派往波斯任大使。

[2] 原文为法文。

竟无用武之地，他那诗人的才华不被承认，甚至他那出色的冷静和勇敢在一个时期也受人怀疑。有几位朋友知道他的价值，并且看到他那不信任的笑容，当朋友们偶尔谈到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时，他便露出这种愚蠢的、叫人无法忍受的笑容。人们只相信荣誉，而不了解，在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没有带领过一个步兵连的拿破仑，或者有一位没有在《莫斯科电讯》上刊登过一行文字的笛卡尔。顺便提一下，我们尊重荣誉，可能出于我们的自尊心：在荣誉的组成中也包括了我们的心声。

几朵乌云使格里鲍耶陀夫的生活变得黯然失色：炽烈的感情和强大的环境。他感到必须永远结束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急剧的转变。他告别了彼得堡，怀着一种闲散的心情，去了格鲁吉亚，在那里一呆就是八年，一个人孤零零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于1824年回到彼得堡，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不断获得成功的起点。他那以手抄本流传的喜剧《智慧的痛苦》，造成了无法描述的影响，突然间使他站进了我们的第一流诗人的行列。若干时间以后，由于他对发生战争的那个国家了如指掌，为他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他被任命为公使。他到达格鲁吉亚之后，与他所热恋的姑娘结了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不平凡的生活的最后几年更令人羡慕的了。在众寡悬殊的英勇战斗中，格里鲍耶陀夫被杀了，但这死亡本身对他来说，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痛苦。它发生在一瞬间，可以说是美好的。

多么遗憾，格里鲍耶陀夫没有留下自己的笔记。写他的传记该是他的朋友们做的事了，然而在我们国家杰出的人物去世之后，常常变得无声无息。我们太偷懒，太缺乏好奇心了……

在盖尔盖尔要塞我遇到了布土尔林，他也与我一样，要去部队。布土尔林外出旅行总是带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要求。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饭，就像在彼得堡时那样。我们决定同行，但是

急躁的魔鬼又控制了我。我的仆人请求我允许他休息一下。我只得一个人出发，连个向导也没有。一路上平平淡淡，但完全安全。

翻过一座山，来到了树木葱郁的谷地，我看见了一眼横着流过马路的矿泉。这里我还遇到一位亚美尼亚神父，他是从埃里瓦尼到阿哈津克去的。“埃里瓦尼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我问他。“埃里瓦尼有瘟疫。”他回答道。“关于阿哈津克有什么信息？”“阿哈津克也有瘟疫。”他对我说。我们交换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之后，便分手了。

我行走在收获在望的田野和鲜花绚丽的草地上。成熟的庄稼波浪起伏，等待着开镰收割。我观赏着这美好的土地，这片土地的肥沃和高产在东方已经家喻户晓。傍晚，我们到了彼尔尼克。这是一个哥萨克哨所。一位哥萨克军士告诉我将有暴风雨，并建议我在哨所过夜，但是我想当天一定要到达古姆拉。

我必须翻过几座不高的山，那是卡尔斯克帕夏辖区的自然边界。乌云遮蔽着天空，我希望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能把乌云吹散。雨开始稀稀落落地下了起来，而且越下越大，雨丝越来越密。从彼尔尼克到古姆拉有二十七俄里。我扎紧斗篷的带子，在便帽上再戴上巴思雷克帽[①]，并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老天爷。

过了两个多小时。雨还是不停地下。我的便帽变重了，我的巴思雷克帽湿透了，雨水像一条条小河从帽子上往下淌。终于，那冰凉的水流开始钻进我的领口，并且很快雨水把我淋得像只落汤鸡。夜是漆黑的；哥萨克走在前头，给我引路。我们开始登山。这时，雨停了，云也散了。离古姆拉还有约莫十俄里。风毫无阻挡地刮着，风的力量又是那么大，只不过一刻钟已把我全身吹干了。我不想逃避热病。终于，在半夜里我到达了古姆拉。哥萨克径直

① 巴思雷克帽，这种帽子有两条很长的护耳，可兼作围巾，也叫围巾帽。

将我领到哨所。我们已来到帐篷边，我是多么急着要进去啊！帐篷里我看到十二个哥萨克，他们一个挨一个睡着。我分到一个铺位，我倒在斗篷上，已经累得失去了知觉。这一天，我走了七十五俄里。我睡着了，像个死人。

一大早，哥萨克就把我叫醒了。醒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我莫非得了热病。但是，感觉告诉我，很好，精神不错，身体健康；不仅没有一丝病的痕迹，而且没有一点疲惫的感觉。我走出帐篷，呼吸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太阳正在升起。明亮的天边，一座双峰雪山闪烁着银光。“这是什么山？”我问，同时伸了个懒腰，我听到了回答，“这是亚拉腊山。”这声音的作用多么强大！我贪婪地观赏这圣经中的山峰，观看那停泊在山顶的、给人以新生和生命希望的诺亚方舟，观看象征惩罚的乌鸦和象征和解的母鸽。

我的马已经备好。我和向导一起上路。早晨是美好的，阳光灿烂。我们行走在广阔的草地上，行走在繁茂露水和昨天雨水浇灌过的繁茂的绿色原野上。

我们前面有一条小河水波粼粼，我们必须渡过这条河。“这就是阿尔帕恰依，”一位哥萨克告诉我。阿尔帕恰依！这是我们的边界。这抵得上亚拉腊山。我怀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心情开始向小河奔跑。我还从来未曾见过别国的土地。国界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神秘感。从童年起，旅行便是我喜爱的梦想。后来，我长期过着漂泊的生活，一会儿下南方，一会儿又去北方，却从来未曾跨出过辽阔广大的俄罗斯疆界。我快乐地走进这神圣的界河，我的好马把我驮到了对面土耳其的河岸上。但是，这河岸现在已被我们占领，因此，我仍然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离卡尔斯还有七十五俄里的路程。黄昏将临，我希望看到我们的营帐。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停留。半路上，在一座亚美尼亚村落（坐落在河边的群山之中），我吃了一块该死的大饼和一点亚美

尼亚面包。那面包的样子很像一只半面带灰滓的烙饼，在达里阿尔山谷的土耳其俘虏常常思念这种面包。要是我为了这么一块俄罗斯黑面包，而且是如此令他们倒胃口的黑面包，我觉得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我由一名年轻的土耳其人做向导，他是个可怕的啰唆鬼，他用土耳其语一路上啰里八唆说个不停，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我则集中注意力努力猜测他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在骂俄国人，他已习惯把俄国人看成都是穿制服的，于是根据我的便装，把我当做外国人。我们迎面遇到了一位俄罗斯军官，他是从我军营地来的，并且告诉我，军队已从卡尔斯城下开拔。我的失望是无法形容的。我得返回梯弗里斯这样的念头，在荒漠的亚美尼亚白白地折磨着我，并完全把我压垮了。军官朝自己的方向走了，土耳其人又开始自言自语；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思去注意他了。我不再让马遛蹄步，而叫它大步快跑，并在晚上赶到一座土耳其村庄，此地距离卡尔斯有二十俄里。我跳下了马，想走进第一座土房，这时主人出现在门口，把我推开，还骂了起来。对他的这种欢迎，我用马鞭来回报，土耳其人破口大骂，人们都来围观。我的向导好像在为我说情，他们给我指了一处供商队住宿的棚屋，我走进这间像牛棚的大土房，但是屋里连我铺斗篷的地方也没有了。一位土耳其司务长来了，对他所说的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话，我只回答一句话：维尔巴拿阿脱（请给我马）。土耳其人就是不给。终于，我想到给他们看看我有钱（我一开始就这么做该多好！）。马立即牵来了，还给了我一名向导。

我又开始在广阔的谷地上行进，四周远山环抱。不久我看到了卡尔斯，它在一座山上闪烁着白光。我的土耳其向导用手指着那城市，重复地说："卡尔斯，卡尔斯！"并策马快跑起来。我跟在他后面，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折磨着我：在卡尔斯，应该决定我的命运了。在这里我必须弄清楚，我军的营地在哪里，以及我

能不能追赶上我们的部队。这时，天空乌云密布，并且又下起雨来，不过，我已无心顾及它了。

我们终于进了卡尔斯城，当我们走近城门时，我听到了俄罗斯鼓声，是打点名鼓。哨兵接过我的证件，便去请示要塞司令。我在雨中站了半小时，终于，放我进去了。我吩咐向导直接把我带往澡堂。我们在弯曲而陡峭的街道上走着，马却走到一条糟糕的土耳其马路上去。我们在一座房子旁边停了下来，这房子外观相当破旧。这便是澡堂。土耳其向导下了马，并开始敲门。没有人回答。大雨哗哗地淋着我。最后，从近邻的房子里出来一个亚美尼亚年轻人，和我的土耳其向导交谈了几句之后，便招呼我进去，并用相当纯正的俄语对我作了说明。他带我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来到了二楼。房间里摆着矮沙发，铺了过时的地毯，还坐着一个老太婆，年轻人的母亲。她走到我跟前，吻了我的手。儿子吩咐她生火为我准备晚饭。我脱去了外套，坐在炉火前。主人的弟弟进房来了，他是一个十七岁上下的小青年。兄弟俩常到梯弗里斯去并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他们告诉我，我们的军队是昨天夜里开拔的，我们军队的宿营地离卡尔斯二十五俄里。我完全放下心来。不久，老太婆就为我准备好一盆带葱花的羊肉，在我看来，这是烹调艺术的顶峰。我们所有人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对着快熄灭的壁炉，摊开四肢睡下，在明天就可见到帕斯凯维奇伯爵军营的美妙希望中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去游览市容。我主人的弟弟给我当向导。我参观了建筑在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上的工事和堡垒之后，不明白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占领卡尔斯的。我的亚美尼亚向导给我解释了这些仗打得多么巧妙，而他自己是这些战斗的见证人。我发现他有去打仗的心愿，便建议他与我一起去军队。他立即同意了，我叫他去牵马来。他回来时还带来一名军官，军官要求我出示书面命

令。我从他的脸部特征判断，看出他是亚洲人，便认为不必在我的文件中翻寻那需要的证件，而是顺手从口袋里取出一纸公文给了他。军官一本正经地仔细看了公文，立即吩咐给他的长官牵马来，并把那张纸头还给了我。其实，这是高加索一个驿站上胡乱写成的给卡尔梅克人的信。半小时后，我出了卡尔斯城，阿尔杰米（我的亚美尼亚人的名字）已经紧跟在我旁边，骑着那匹土耳其公马，手持哥萨克长矛，腰带上别着一把短剑，已经幻想着和土耳其人交战了。

我走在到处已播种谷物的土地上，周围都可以看到乡村，但是早已阒无一人，老百姓都逃难去了。道路非常好，在泥泞处都已铺上了石子。小河上都架起了石桥，地面明显地提高了，已经能够看到萨冈-鲁山脊（古托罗斯的山脊）的前沿丘陵了。过了两小时左右，我们登上了一个平缓的高坡，并且突然看见了驻扎在卡尔斯-恰伊河岸的我们的军营，几分钟之后，我已经坐在拉耶夫斯基的营帐里了。

第 三 章

翻越萨冈-鲁山脊。互射。军营生活。异教徒。与阿尔兹鲁姆人，土耳其陆军大臣之战。炸毁的土屋。

我来得很及时。就在这一天（6月13日）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向前开拔。我在拉耶夫斯基那里午餐时，听到年轻将领们谈论有关为他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布尔佐夫[1] 将军就受命从左路沿阿尔兹鲁姆大道正面进攻土耳其军营，同时其他所有的部队从右面对敌人实行迂回包抄。

部队于下午四时出发。我与下戈洛茨基龙骑兵团同行，与已经好几年未见面的拉耶夫斯基一路交谈。夜幕降临了，我们在一处谷地停下，在这里所有部队都能找到休息地，在这里我荣幸地被介绍与帕斯凯维奇相识。

在围绕司令部营火前的一所房子里，我遇到了伯爵。他性格开朗，亲切地接待我。尽管我对军事科学一窍不通，可是，我毫不怀疑，这次进军的命运就在这一分钟里决定了。我在这里看到

① 布尔佐夫（1794—1829），十二月党人，1827年被派往高加索，1929年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重伤阵亡。

我们的沃里霍夫斯基[1]，他从头到脚沾满尘土，长满胡子，处理军务累得疲惫不堪。然而，他却能挤出时间像老朋友一样与我交谈。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去年负伤的米哈伊尔·普欣[2]。他作为一名光荣的朋友、勇敢的士兵而受到爱戴和尊敬。我的许多老朋友把我围住了。他们的变化多大啊！时间的流逝多快啊！

啊，波斯图，波斯图，
时光疾驰如飞……[3]

我回到了拉耶夫斯基那里，并在他的营帐中过夜。半夜我被可怕的呐喊声惊醒了：可以认为是与敌人偶然遭遇而打了起来。拉耶夫斯基派人去打听吵闹的原因：原来有几匹脱缰的鞑靼马，在营地乱跑，于是穆苏里曼（人们这样称呼那些在我们军队服务的鞑靼人）去抓它们。

清晨，军队又向前进发。我们来到了森林覆盖的群山前。我们进入了狭谷，龙骑兵相互告诫说："小心，老兄，保持一定距离，敌人打炮正是地方！"事实上，这里的地形对打埋伏极为有利；不过，土耳其人被布尔佐夫将军的行动吸引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没能利用这一有利地形。我们顺利通过了危险的狭谷，来到了离敌军营地十俄里的萨冈-鲁山脉的高岗上。

我们附近的自然环境是阴森的。空气是冰冷的，群山被忧伤的松林所遮蔽，山沟里全是积雪。

---

① 沃里霍夫斯基，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的同学，也为十二月党人，1926 年被派往高加索。

② 米哈伊尔·普欣，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伊凡·普欣的弟弟，也是十二月党人，被降职为士兵并派往高加索。在普希金到来前已升为陆军准尉。

③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贺拉斯的颂歌。

……还有亚美尼亚的大地，
朋友瓦尔吉啊，它是否整年
被不动的冰雪所覆盖……①

我们刚刚休息了片刻并用完午餐，便听到了枪击声。拉耶夫斯基派人去探听。他得到报告：是土耳其人与我军的前沿哨兵交火。我就和谢米切夫去观看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情景。我们遇到了一位哥萨克伤兵：他摇摇晃晃坐在马鞍上，脸色苍白，浑身是血。两个哥萨克扶着他。“土耳其人多吗？”谢米切夫问道。“长官，像猪猡那么一大群！”一个哥萨克回答道。通过狭谷之后，我们突然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二百来个哥萨克，排列成骑兵散兵线。在他们上面有五百个左右土耳其人。哥萨克正缓慢地后撤，土耳其人则在凶猛地进行攻击，当与哥萨克相距约二十来步时，他们对准哥萨克射击，然后掉转马头跑开了。他们高高的缠头，漂亮的长衫和豪华的马饰，与哥萨克的蓝色制服和简朴的马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已有十五人挂了彩。巴索夫上校派人去求援。他自己的脚也在这时受了伤。哥萨克已乱了队形。但是巴索夫重新骑上马，坚持指挥自己的部队。援兵及时赶到。土耳其人发现来了援军，立即逃得无影无踪，丢下一具哥萨克遍体刀伤的无头尸体。土耳其人把所有割下的脑袋送往君士坦丁堡，用他们的手掌蘸了血印在自己的军旗上。枪声静下来了。鹰，军队的旅伴，已在山头上空飞翔，注视着自己的猎物。这时来了一大帮将军和军官：帕斯凯维奇伯爵来了，随即出发到一座隐藏着土军的山头去。他们有四千人，是前来增援的骑兵，都躲在山沟里面。我们从山冈上

①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贺拉斯的颂歌。

发现了土耳其人的营地，一些山沟和山冈把我们与他们隔开了。我们回来已经很迟了。经过我军的营地时，我看到了我们的伤员，其中有五人当天和次日先后死去。晚上我探望了年轻的奥斯杰-萨凯，他也在同一天另一次战斗中负伤的。

我非常喜欢军营生活，清早大炮叫我们起床。在帐篷中睡眠极其有益健康，吃饭时我们喝用托弗里士山的积雪冰冻过的啤酒和香槟，用亚洲羊肉串下酒。我们的社交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在拉耶夫斯基的帐篷里聚集了穆苏里曼团里的别伊①，与他们交谈得通过翻译。在我们的军队中，有我们外高加索各省的人，也有不久前被占领地区的人。他们当中，我好奇地观察着亚济特人，他们在东部地区以信奉恶魔而闻名。在阿拉拉特山麓大约有三百户人家。他们承认俄国皇帝的统治。他们的首长是一位面目丑陋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长衫，头戴黑色帽子，有时来向骑兵司令拉耶夫斯基请安问候。我竭力想从这个亚济特人嘴里打听出有关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真实情况。对我的问题，他回答道，据传说，似乎亚济特人信奉撒旦，有自己臆造的神话，说他们是信奉一种神教，说按他们的法规，咒骂恶魔当真要被看做是忘恩负义的不光彩行为，因为他现在是不幸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可能得到宽恕，因为真主的慈悲是无边的。这一解释使我宽慰。我很乐意地赞同亚济特人，因为他们并不崇拜撒旦，他们的错误见解我觉得更加可以原谅的了。

过了三天，我的仆人也到了军营。他是与辎重车垒一起来的，由于车垒伪装成敌军的车垒，所以很顺利地与部队会合了。注意：在进军的所有时间，在我们无数的辎重队中没有一辆大车能逃脱敌人的拦截。辎重车跟随军队之后，这种安排事实上也令人吃惊。

① 别伊，中东与远东一些国家中小封建诸侯和官员的称号或职位。

6月17日早晨，我们又听到了相互的射击声，过了两个小时，我们看到卡拉巴赫团带着八面土军的旗帜回营了。弗里杰里克斯上校还与埋伏在石头垒成的鹿砦内的敌军遭遇，把他们挤出鹿砦，并把他们赶走。敌骑兵司令奥斯曼-帕夏，差点儿来不及逃命。

6月18日，我们的军营转移了防地。19日，大炮把我们叫醒，整个军营全都行动起来。将军们骑马走向自己的岗位；团队都已在整队；军官们都已站在自己排的旁边。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由于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便让我的马漫无目的地乱跑。我碰到了布尔佐夫将军，他招呼我到左翼去。左翼是什么意思？我一边想，一边继续向前走。我看到了穆拉维约夫将军，他正在给大炮布阵。很快就出现了土耳其骑兵，他们一边晕头晕脑地进了谷地，一边与哥萨克相互射击。同时他们的步兵也以密集的队形沿谷地行进。穆拉维约夫将军下令开炮。霰弹正好落在密集的步兵当中，土耳其人纷纷向一旁溃逃，躲到了一处高地的后面。我看见帕斯凯维奇伯爵，由他的部下簇拥着。土耳其人包围了与他们隔着一条深沟的我们的部队。伯爵命令普欣去察看深沟的情况，普欣骑上马去了。土耳其人把他当做出击的骑兵，便一齐对他射击，惹得大家大笑起来。伯爵命令大炮向敌人齐射。敌人纷纷沿着山坡和谷地散开。在左翼，就是布尔佐夫叫我去的地方，发生了一件过激的事件，我们前面(战场中心的前面)一支土耳其骑兵部队飞奔而来。伯爵派拉耶夫斯基将军去对付它，拉耶夫斯基率领自己的尼日哥罗德团发动进攻。土耳其人逃跑了。我们的鞑靼士兵包围了他们的伤兵，并且利索地扒下了他们的衣服，把他们赤身裸体地丢在战场上。拉耶夫斯基将军在沟壑边缘停了马。有两个骑兵连，追踪敌人时跑得很远，脱离了团队，是西蒙尼奇上校救了他们。

战斗静止下来了。土耳其人在我们眼皮底下开始挖土搬石，按

他们自己的习惯加固工事。现在没有人去打扰他们。我们跳下马，开始用餐，有什么就吃点什么。这时有几个俘虏被带到伯爵跟前。其中有一个伤得很重。伯爵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六时左右，部队又接到迎击敌人的命令。土耳其人开始在自己的鹿砦后面行动了，用炮轰来招待我们，但是很快就开始后撤。我们的骑兵一马当先，冲下山沟，泥土被炸得纷纷散落在马脚边。我的马随时都可能倒下，那时枪骑兵混合团就会从我身上踩过去了。可是上帝救了我。我们刚刚走上一条山间大道，我们所有的骑兵便开始全速进攻。土耳其人逃跑了。哥萨克用敌人丢弃在路上的大炮当马鞭抽打他们，并从我身旁飞驰而过。土耳其人跳进大道西边的山沟：他们已经停止射击，至少我的耳边已不再有一粒子弹呼啸而过了。首批进行返击的是我们的鞑靼骑兵团，速度和力量是这些团的骑兵的特长。我的马紧咬缰绳，不甘心落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驾驭它。它在一具横卧在路上的年轻土耳其人的尸体前停了下来。他看上去约十八岁，他那苍白的姑娘般的脸还没有变形。他的缠头跌落在尘土里。剃光头发的后脑勺已被子弹打穿。我开始骑马缓行，不久拉耶夫斯基就追上了我。他用铅笔在一小片纸头上给帕斯凯维奇伯爵写好有关敌人战败情况的报告，就骑马走了，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夜来临了。我的马已疲惫不堪，开始落在后面，而且每跨一步都磕磕绊绊。帕斯凯维奇伯爵命令不得停止追击，并且亲自负责指挥。我们的骑兵队伍一支支赶到我的前面去了。我看见了波里科夫上校，他是哥萨克炮兵司令，在当天的战斗中他的炮兵起了重要作用，我和他一起来到一座人已逃空的村子，帕斯凯维奇伯爵正在这里逗留，由于黑夜来临他已停止了追击。

我们在一间地下土房的屋顶上找到了伯爵。有几个俘虏被带到了他的跟前。他详细地盘问他们，所有的部队首长差不多都在

这里。哥萨克拉着自己马的缰绳，营火照耀着一幅不愧为萨瓦尔托尔的玫瑰[1]的景色，小溪在黑暗中喧闹地流淌。有人向伯爵报告，村子里隐藏着炸药，必须防止火药爆炸。伯爵带着他所有的侍从离开了土房，我们则去自己的军营，距我们过夜的地方有三十俄里。道路上都是马队。我们刚到目的地，天突然好像被一颗流星照亮了，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我们刚离开一刻钟的土房，已炸飞了，原来土房内埋有炸药。四处散落的石块砸死了好几名哥萨克。

这些就是我在这段时间能够看到的全部情况。晚上我才得知，在这次战斗中，土耳其陆军大臣（阿尔兹鲁姆人），与加基-帕夏合在一起共有三万士兵被击败。他逃往阿尔兹鲁姆，他的军队被调往萨冈-鲁山脉那边，已经军心涣散，炮兵被俘。剩下加基-帕夏一人仍然在我们的掌握中。帕斯凯维奇伯爵不给他发布命令的时间。

---

① 整个地名称为“萨瓦尔托尔-玫瑰”，翻译时文字上稍作了一下处理。

第四章

与加基-帕夏交战。鞑靼别伊之死。阴阳人。被俘的帕夏。阿拉克斯河。牧人桥。加珊-卡列。温泉。进军阿尔兹鲁姆。谈判。占领阿尔兹鲁姆。土耳其俘虏。苦行僧。

翌日五时，军营的人都醒了，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走出帐篷，遇到了帕斯凯维奇伯爵，他起得比谁都早。他看到了我。“昨天的事情之后您不觉得累?”——“有点累，伯爵先生。”——“我为您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还面临一次行军，以便追上帕夏，然后还得走三十多俄里追击敌人。”[①]

我们动身了，并于八时前抵达一座高地，从这里可以把加基-帕夏的营地看得一清二楚。土耳其人从所有的炮台开炮，但未给我们造成伤亡。这时在他们的营地明显地看出有很大的动作。疲劳和早晨的酷热迫使我们很多人下了马，躺到鲜嫩的野草上。我将马缰绳缠在手上，并在对前进命令的期待中，甜蜜地睡着了。四小时后，我被叫醒了。一切都在运转。一方面纵队正向土耳其军营进发；另一方面，骑兵准备追击敌人。我刚要与尼日哥罗德团

① 原文为法文。

一起走，可是我的马腿瘸了。我掉队了。枪骑兵团从我身旁飞驰而过。接着沃里霍夫斯基带着三门大炮也过去了。我独自一人身处森林茂密的山中，迎面遇到了一位龙骑兵，他对我宣称，森林里到处是散兵。我只好往回走，遇到了穆拉维约夫和他的步兵团。他派出一个连以便肃清森林里的敌人。当我走近谷地时，看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面。树下躺着一个我们的鞑靼别伊，他受了致命伤。他的好朋友在他身旁号啕大哭。毛拉跪着在念祈祷文。垂死的别伊非常平静，死死盯着自己年轻的好友。在谷地里，聚集了五百名俘虏。有几个负伤的土耳其人对我打手势，叫我过去，大概他们把我当做医生了，想得到我的医疗护理，但是我无法给他们帮助。从森林里走出来一个土耳其伤兵，伤口缠着满是血污的布头。几个士兵走近他，想用刺刀捅死他，这也许是出于仁爱之心。但是这种行为太使我气愤了，我为土耳其伤兵求情，并好不容易才把那气息奄奄、流血过多的人扶到他的同伴堆里。安列普上校就在他们旁边。他友好地用他们的烟斗吸着烟，尽管当时已流传着土军发生瘟疫的消息。俘虏们坐着，相互平静地交谈。他们差不多全是年轻人。休息之后，我们又上路了。沿途尸体狼藉。在大约十五俄里处，我遇到了停留在悬崖峭壁之中的小溪岸边的尼日哥罗德团。追击又持续了几个小时。傍晚，我们到了一处四周密林环抱的谷地，我在两天内跑了七十多俄里之后，终于可以尽情地睡个够了。

第二天，追击敌兵的部队奉命回营。这时，我才知道，俘虏当中有一个阴阳人。拉耶夫斯基应我的要求吩咐把他带来。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男子，相当胖，有一张长着翘鼻子的楚赫纳老人的面孔。我们在军医在场的情况下，查看了他。这是一个长有女性乳房的男性，生殖腺处于尚未发育状态，性器官很小，像孩童

似的。我们问他是不是被阉割了？他回答说："是上帝把我阉了。"[①] 这种疾病，在伊波克拉特人人皆知，在游牧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中常常可以遇到，这也为旅行者所证实。土耳其人把这种假性阴阳人叫做霍思。

我们的军队在头天晚上占领的土耳其军营里暂住。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帐篷靠近加基-帕夏的绿色帐篷，加基-帕夏已做了我们哥萨克的俘虏。我到了他那里，看到他被我们的军官们包围着。他盘着腿坐着，用烟斗抽着烟。他约莫四十来岁。在他漂亮的脸上，表情泰然自若而又傲慢矜持。他虽然当了俘虏，仍请求给他一杯咖啡，并请求不要再向他提问题。

我们在谷地暂时住了下来。积雪的、森林茂密的萨冈-路山脉已被我们丢在后面。我们又继续前进了，一路上哪里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村里的人都跑光了。近郊区也是一片悲惨景象。我们看到了阿拉克斯河，河水在石头的两岸中间湍急地奔流。离加珊-卡列十五俄里处，有一座桥，桥有大小不等的七个孔，建造得极为出色和大胆。根据传说，这桥是为一个发了财的牧人而建的，他死时已是一个修道士，在山丘的顶部至今还有他的坟墓，两棵沙漠松枝叶繁茂，覆盖着陵墓。附近的农民常常聚集在他的墓地为他祭祀。桥名叫做恰班-肯里（牧人桥）。通往大不里士的道路便要经过这座桥。

我还去距这座桥数步之遥的黑洞洞的商队棚屋的遗址访问。那儿什么人也没有找到，除了一头病驴，大概是此地逃跑的村民们把它扔下的。

6 月 24 日早晨，我们向加珊-卡列进发，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已于前夜被别科维奇公爵占领，它离我们的宿营地十五俄里。

① 原文为拉丁文。

长途的行军累得我疲惫不堪，我希望能得到休息，而结果却恰恰相反。

当骑兵正要出发之时，居住在山里的亚美尼亚人来到了我们的军营，要求保护他们不受土耳其人的侵扰，三天前他们的牲畜被土耳其人抢走了。安列普上校并未很好地弄清他们要求什么，便以为山中有一支土耳其军队，于是带了枪骑兵团的一个骑兵连往一边去了，并告诉拉耶夫斯基，山中有三千名土耳其人。拉耶夫斯基随即跟着他出发，以便在危急关头支援他。我认为自己已暂时归属尼日哥罗德团指挥，只得满怀遗憾地跟随团队去解救亚美尼亚人。我们走了二十俄里之后，进入一座村庄，遇到了几个掉队的枪骑兵。他们手持闪光的马刀，窜来窜去，在追赶几只母鸡。村里的一个农民给拉耶夫斯基解释说，所谓三千名土耳其人，原来是三天前土耳其人赶走了三千头牛，还说不用两天时间就能很容易地追上他们。拉耶夫斯基命令枪骑兵停止追赶母鸡，并派人通知安列普上校返回原部队。我们开始往回走，当我们走出群山之后，便来到了加珊-卡列城堡下。不过，这么一折腾，我们多走了四十俄里弯路，只是救了几只亚美尼亚母鸡的性命，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什么趣味可言。

加珊-卡列被看做是阿尔兹鲁姆的咽喉之地。城就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下，悬崖峭壁之上筑有堡垒。城内住着近一百户亚美尼亚人。我们军队的营帐就安顿在城堡前的一片宽阔的平地上。我在这里参观了一座圆形的石头建筑物，里面有一口含有矿物质的温泉。圆形的蓄水池直径约为三沙绳①。我在池内游了两个来回，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勉强爬上了温泉的石岸。这里的矿泉水驰名东部地区，但是缺乏正规的医生指导，老百姓则盲目地加以使用，因

① 沙绳，俄国长度单位，一沙绳合2.143公尺。

此看来效果不大。穆尔茨河从加珊-卡列城墙下流过，河的两岸遍布矿泉，泉水从石头下喷出，流入河内。这些矿泉水不仅味道比不上高加索纳尔赞矿泉水，而且还有一股铜的气味。

6月25日，是皇帝陛下的诞辰，在城墙下我们的军营里，各个团队都听了祷告。在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午餐桌上，当人们为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时，伯爵宣布向阿尔兹鲁姆进军。晚上五点钟军队已经开拔。

6月26日，我们来到离阿尔兹鲁姆五俄里处的大山中。这座山叫做阿克-达格（意思是白色的山）。它的岩石属白垩岩。令人难受的白色粉尘刺激着我们的眼睛；它那凄凉的景色使人感到忧郁。令我们宽慰的是，已临近阿尔兹鲁姆并且相信进军行将结束。

晚上帕斯凯维奇伯爵骑着马去察看地形。白天整天在我们的步哨前转悠的土耳其的游击骑兵，现在开始向伯爵开枪。伯爵几次挥动马鞭威胁他们，同时继续与穆拉维约夫将军讨论问题，不去理会他们的枪击。

这时，在阿尔兹鲁姆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遭受失败后逃进城的土耳其陆军大臣，散布俄国人已被完全打垮的谣言。随后，被释放的俘虏把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号召书带给了老百姓。逃亡者揭穿了陆军大臣的谎言。人们很快得知俄国人已迅速靠近。人民开始谈论投降。陆军大臣和军队想要顽抗。叛乱爆发了，有几个法兰克人被愤怒的无知人们所杀害。

26日早晨，人民的代表和陆军大臣的代表都来到了我们的军营；整天都是在谈判中度过的；晚上五点钟，代表们出发回阿尔兹鲁姆，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别科维奇公爵，他精通亚洲的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

第二天早晨，我军向前推进。在阿尔兹鲁姆东面，在托普-达格高地上有一座土耳其炮台。我们的团队向高地前进，同时敲起

军鼓和奏起军乐来回答土耳其人的炮击。土耳其人逃跑了，于是托普-达格被我们占领。我和诗人优素福维奇[1] 来到了这里。在敌人丢下的炮台上，我们遇到了帕斯凯维奇伯爵和他的全体侍从。从山的高峰向谷地看，阿尔兹鲁姆连同它的堡垒，清真寺的高塔，以及一座贴一座的绿色屋顶，可以一目了然。伯爵骑在马上，在他前面席地坐着土耳其的代表，他们带来了城门的钥匙。但是在阿尔兹鲁姆，还是可以看到骚乱。突然城墙上火光闪闪，冒出浓烟，接着炮弹开始向托普-达格飞来。有几颗炮弹就从帕斯凯维奇伯爵的头顶上飞过，“瞧这些土耳其人，”他对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他们。”[2] 就在这一瞬间，别科维奇公爵骑马奔驰来到了托普-达格，他从昨天开始一直在阿尔兹鲁姆参加谈判。他宣称，陆军大臣和人民都愿意投降，但是有几个不听话的阿尔纳乌特人，在托普奇-帕夏的率领下，掌握了城防的炮垒，并发动了骚乱。将军们都骑马赶到了伯爵处，请求允许他们迫使土耳其人的炮垒沉默。那些处于自己的炮火危险下的阿尔兹鲁姆的达官显贵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伯爵迟疑了几分钟后，终于下达命令说：“他们胡闹得够了！”立即拉来了大炮，开始射击，于是敌人的大炮渐渐地不出声了。我们的团队开始向阿尔兹鲁姆前进，而在波尔塔瓦战役一周年纪念日，即 6 月 27 日，晚上六时俄罗斯的旗帜已在阿尔兹鲁姆的城堡上飘扬。

拉耶夫斯基动身进城去，于是我便与他同行；我们一进城，就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画面。土耳其人在自己的平屋顶上沮丧地看着我们，亚美尼亚人喧闹地聚集在狭窄的街道上。他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马匹前奔跑，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重复着：基督教徒，基

---

① 优素福维奇，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副官，骑兵上尉。

② 原文为法文。

督教徒。我们来到了一座城堡，我们的炮兵正在往里进；在这里我十分惊讶地遇到了我的阿尔杰米，他已经跑遍了全城，面对未经特许不准任何人离开军营的禁令置若罔闻。

城市的道路狭窄而弯曲。房子都相当高。人很多，店铺都关闭了。我在城内呆了约两小时，便返回军营：被俘的陆军大臣和四位帕夏也已经带到这里。其中一位帕夏是个干瘪老头，非常喜欢张罗，正在兴奋地与我们的将军们说话。当他看见我穿着燕尾服时，便问我是什么人。普欣给了我一个诗人的封号。帕夏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向我鞠躬致意，并通过翻译对我说："我们遇到诗人的时刻，是美好的时刻。诗人是苦行僧的兄弟。他没有祖国，没有世俗的财富；但是却与我们穷苦人一样关怀着荣誉、政权和心爱的人和狗。他与人世的主宰地位相等，人们对他顶礼膜拜。"

帕夏这番东方式的赞词使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我走过去看看陆军大臣，在他的帐篷入口处我遇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少年侍从，他约莫十四岁，黑眼睛，穿一身贵重的阿尔纳乌特服装。陆军大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他的外表极其平常，坐在那儿，沉浸在深深的沮丧之中。他的身旁围着一群我们的军官。当我走出他的帐篷时，我遇到了一位半裸体的年轻人，头戴一顶羊皮帽，手持一根粗木棍，肩膀上披着一条毛皮（怪怪的！[①]）。他放开喉咙在大声叫喊。人们告诉我，这是我的兄弟——苦行僧，他是来向胜利者致敬的。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赶走。

① 原文为法文。

第五章

阿尔兹鲁姆。亚洲的豪华。气候。墓地。讽刺诗。陆军大臣的宫殿。土耳其帕夏的嘴脸。瘟疫。布尔佐夫之死。撤离阿尔兹鲁姆。回国途中。俄罗斯杂志。

阿尔兹鲁姆（叫阿尔泽鲁姆、爱尔兹鲁姆、爱尔兹龙都是不准确的）建于大约公元415年，费奥多西亚二世时期，并被称为费奥多西亚堡。任何能回忆起来的历史都与它的名字没有联系。关于这座城，我只知道一点，在这座城里（哈吉婆婆可以作证），人们为了补偿所受的委曲，给波斯大使送去了牛耳朵代替人耳朵。

阿尔兹鲁姆被认为是亚洲土耳其的重要城市。城里有居民十万人，但是，看来这个数目被大大地夸大了。城里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屋顶覆盖着草皮，如果你从高空观察它，这些草皮屋顶使城市显得非常古怪。

在欧洲与东方之间的陆路通商贸易，主要是通过阿尔兹鲁姆进行的。但是商品却很少在城内出售。在这里货物通常不摆上柜台，图伦福尔[1]指出过这一点，他写道，在阿尔兹鲁姆病人可能由于无法弄到一汤匙大黄而死，同时，这种大黄却整麻袋整麻袋

① 图伦福尔（1656—1708），法国旅行家，著有《东方游记》。

地堆在城里。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语比“亚洲的豪华”这种说法更不切合实际了。这一俗语大约产生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当那些贫穷的骑士离开他们除了几把橡木椅子徒有四壁的住宅，第一次看见高级的沙发、色彩绚丽的地毯、柄上镶嵌着红红绿绿的宝石的短剑的时候。现在可以说，亚洲的贫困，亚洲的龌龊，亚洲的……等等，不过豪华也是有的，当然，它属于欧洲。在阿尔兹鲁姆，不管你花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你在普斯科夫省的一个县镇的小店铺里就可以买到的东西。

阿尔兹鲁姆的气候是寒冷的。城市建立在海拔七千英尺的谷地里。它四周环山，山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积着雪。土地不长树木，却能种植庄稼。土地用泉水灌溉，遍地水渠纵横。阿尔兹鲁姆以自己的水而驰名。叶尔拉特河在离城三俄里处流过，但是喷泉到处都是，数量众多。每个喷泉都挂着一个用铁链栓着的小铁桶。好心的穆斯林喝着水，却从不自夸。木材则要从萨冈-鲁山脉运来。

在阿尔兹鲁姆的军火库中，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大炮、头盔、铠甲、军刀，都已锈迹斑斑，看来还是霍德弗里德时代的遗物。清真寺都是低矮而昏暗，城外有一块墓地，墓碑通常是一根圆木柱，顶端装饰着石雕的缠头。有两三位帕夏的陵墓以其别出心裁的形式显得与众不同，但是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意义上，都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一位旅游者写道，从所有亚洲城市中，只有在阿尔兹鲁姆他找到钟楼上的大钟，就是这座钟还是被破坏了。

苏丹打算实行的新措施还没有在阿尔兹鲁姆推行。军队还穿着自己漂亮的东方服装。在阿尔兹鲁姆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存在着竞争，就像喀山与莫斯科之间存在竞争一样。下面是土耳其士兵写的讽刺诗的开头部分：

异教徒今天在赞美伊斯坦布尔，
他们昨天却用铁皮包的脚跟
像踩死一条蛇那样踩死它，
他们滚了，就这样滚开了。
伊斯坦布尔在灾难面前睡着了。

伊斯坦布尔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威，
在那狡狯的西方
使古老东方的真理失去光芒。
为了追求淫逸和放荡，
伊斯坦布尔放弃了祈祷和军刀。
伊斯坦布尔已不习惯战场，
它竟在祷告时酗酒。

它的纯洁的信仰之火已经熄灭。
嫔妃们在墓地里徘徊，
老奴婢被打发到十字路口。
她们把男人们引进后宫
被收买的太监在睡觉。

但是，多山的阿尔兹鲁姆并非如此，
我们的多路的阿尔兹鲁姆；
我们不会在耻辱的豪华中睡去，
我们不会从酒中吸取哪怕一小点
淫荡、欲火和喧闹。

我们坚持吃斋，
圣水的清醒的细流滋润着我们；
我们的骑士无畏地、迅速地
一群群飞马投入战斗；
我们的后宫无法得到满足，
太监们严厉而不可收买，
嫔妃们在那儿乖乖地坐等。

我住进了陆军大臣的宫殿，住在嫔妃们曾经住过的房间里。我整天无数次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房顶到另一个房顶，从这一楼梯到另一楼梯。宫殿似乎被洗劫过一般；陆军大臣打算逃跑时，从宫里搬走了只要能搬走的所有东西，沙发已破洞累累，地毯已被撤掉。我在城内游逛，土耳其人招呼我走过去并把舌头伸给我看（他们把任何一个穿燕尾服的人都当做医生）。这使我感到厌烦，我打算也用伸伸舌头来回答他们。夜晚我都是与聪慧而热情的苏霍鲁科夫[①]一起度过的，相同的职业使我们亲近起来。他向我谈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谈了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对此他很久以前就开始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获得了成功并进行得很顺利。他的愿望和要求范围不大但很明确具体，真令人感动。如果这些愿望和要求不能实现，是很可惜的。

陆军大臣的宫殿提供了一幅永远兴旺的画面，这里阴沉沉的帕夏曾在自己的妻妾和无数的男孌的包围中，默默无言地吸着烟；这里他的战胜者得到了自己的将军们关于战争胜利的报告，并分送到各帕夏辖区，谈论着新的风流韵事。穆什辖区的帕夏来找帕

① 苏霍鲁科夫，哥萨克近卫军团中尉，他曾搜集顿斯科伊军团史的资料。

斯凯维奇伯爵，请求将他的外甥的职位给他[1]。一位土耳其要人在宫中到处走动，并在一个房间里停了下来，激动地说完几句话之后，便陷入了沉思：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根据陆军大臣的命令，他的父亲掉了脑袋。这些就是真正东方式的印象！光荣的别伊布拉特，高加索的可怕人物，带着两名在最近战争期间反叛的切尔凯斯村长来到了阿尔兹鲁姆。他们在帕斯凯维奇伯爵处午餐。别伊布拉特是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小个子，宽肩膀。他不会说俄语，或者是假装不会说俄语。他来到阿尔兹鲁姆使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我平安翻越群山和卡巴尔达的保证。

在阿尔兹鲁姆城下被俘并与陆军大臣一起解往梯弗里斯的奥斯曼-帕夏，请求帕斯凯维奇伯爵保证他留在阿尔兹鲁姆的嫔妃们的安全。在最初一些日子里，大家把这件事遗忘了。有一天午餐时，当谈到一座由一万名军队占领的穆斯林城市形势非常平静，城里没有一个居民投诉士兵有暴力行为时，伯爵才想起了关于奥斯曼-帕夏的嫔妃的事，并命令A伯爵去帕夏宫，向帕夏的嫔妃们了解一下她们有什么不满和委屈。我获准后同A伯爵前往。我们出发了。A先生带了一名俄罗斯军官作翻译，这位军官的身世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十八岁时当了俘虏被押往波斯。波斯人把他阉了，于是他在波斯国王的一个王子的后宫当了二十年的太监。他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谈到他在波斯的那段经历时竟是那么天真、诚实，令人动情。他的供述对生理学来说具有珍贵的价值。

我们来到了奥斯曼-帕夏的王宫：我们被领进一间房门大开的屋子，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甚至可以说别具风味，在色调鲜明的窗上写满了古兰经的语录。其中有一条语录我感到对穆斯林的嫔妃们非常有意思：你得自己打结自己解开。给我们送来了咖啡，

① 这位帕夏请求帕斯凯维奇任命他担任已随土耳其军队逃离的他外甥的职务。

小咖啡杯镶有银框。一个留着庄重的白胡须的老头子来了，他就是奥斯曼-帕夏的父亲，他以嫔妃的名义感谢帕斯凯维奇伯爵。但是A伯爵断然声称，他是派来见奥斯曼的嫔妃的，以便向她们本人了解，在她们的夫君不在时她们是否满意。波斯俘虏几乎来不及把话全部翻译完，老头子便发出咯咯声，这是一种气愤的表示，并宣称：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我们的要求，还说，如果帕夏回来后，知道有其他男人见过他的嫔妃，那么他老头子和所有后宫的仆役都将被下令砍头。仆役中没有一个异教徒，他们都证实老头子说的是真话；但是，A伯爵毫不动摇。“您怕自己的帕夏，”他说，“而我怕自己的总司令，不敢违抗他的命令。”老头子没有办法。我们被带过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两座喷泉无力地喷射着水柱。我们走近一座石头小建筑物。老头子在我们和门之间停了步，小心地拔下门闩，把门闩握在手中，接着我见到一位女子，她从头发到黄色的鞋用白色的恰得拉遮掩得严严实实。我们的翻译对她重提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婆的口齿不清的回答；A伯爵打断了她的话：“这是帕夏的母亲，”他说，“而我是派来见他的嫔妃的，请您带一位到这儿来。”所有的人都为异教徒的机灵感到惊讶：老太婆离开了，只过了一分钟她带着一位像她一样从头到脚用恰得拉遮蔽起来的女子回来了。从包裹的布里响起了年轻女子悦耳的嗓音。她感谢伯爵对她们这些可怜的寡居的女人的关怀，并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她们的照顾。A先生已在施展本领把谈话深人下去。这时我向自己附近看看，突然发现在门的上方有扇圆形的小窗，窗内有五六个圆圆的脑袋，都长着一双好奇的黑眼睛。我刚想把我的发现告诉A伯爵，可是，小脑袋开始点头、眨眼，还伸出几个小指头威胁我，要我知道，最好保持沉默。我听从了她们，未能与别人分享我的发现。她们所有人的脸孔都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够得上美人儿。站

在门口与A伯爵谈话的那位，大概是后宫的总管，是心灵的宝库，是爱情的玫瑰，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终于，A伯爵结束了询问。房门关上了。小窗口的脑袋不见了。我们参观了花园和王宫，怀着对自己完成的使命非常满意的心情回去了。

这样，我看到了后宫的嫔妃，异教徒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为您创作东方小说提供的依据。

战争似乎结束了。我准备往回走。7月14日，我去了一家平民澡堂，并对这里的环境感到不满。我诅咒那肮脏的床单、愚蠢的侍役，等等。阿尔兹鲁姆的澡堂怎么能与梯弗里斯的澡堂相比！

我回到陆军大臣的宫殿时，从站岗的科诺夫尼津[①]那里得知瘟疫已在阿尔兹鲁姆流行。立即在我眼前呈现出检疫所的可怕情景；于是我决定当天离开军队。有瘟疫存在的念头由于不习惯，非常令人不快。为了摆脱这种印象，我便去逛市场。当我停在一位武器匠的摊位前，正在观看一把短剑时，突然有人敲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我身后站着一个可怕的乞丐。他的脸色苍白得像死神一样，泪水从红肿化浓的眼睛里流下来。有关瘟疫的念头又在我的意识中闪现。我以莫名的反感推开了乞丐，并转身回家，对这次出游十分不满。

但是好奇心竟占了上风；第二天我和医生去一个军营，那里有几个人传染上了瘟疫，我们没有下马，并且站在风口作为预防。从帐篷中扶出一个病人，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好像一个醉鬼。另一个病人躺着，已失去知觉。我仔细察看了鼠

① 科诺夫尼津，十二月党人，初被降职为士兵，派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卫戍部队，继被派往高加索，1828年3月升为陆军准尉。

疫患者，并对这不幸者许诺，尽快使他康复，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两个土耳其人身上，他们搀扶着病人，给他脱衣服，抚摸病人，好像这鼠疫只不过是伤风感冒而已。说实话，我为自已作为一个欧洲人所表现的胆怯，对病人如此冷漠而感到羞耻。于是尽快回到了城里。

6 月 19 日，我去向帕斯凯维奇伯爵告别时，发现他非常伤心。收到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布尔佐夫将军在拜布尔特城下阵亡了。猛将布尔佐夫的牺牲令人惋惜，而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对我们全体军队来说，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大，又深入异国他邦，而且处于怀有敌意的民族的包围之中，这些民族当听到第一个失败的流言时便准备起义。果然，战争又将重新爆发。伯爵曾建议我留下作为下一步行动的见证人。但是，我急于要回俄罗斯……伯爵把一把土耳其马刀送给我作为纪念。这把马刀，我一直保存着，把它作为我跟随光辉的英雄在被占领的亚美尼亚荒漠的土地上漫游的纪念品。就在这一天，我离开了阿尔兹鲁姆。

我沿着熟悉的道路回梯弗里斯去。不久之前由于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驻扎而热热闹闹的那些地方，现在已变得冷清、凄凉了。我翻越了萨冈-鲁山脉，并且对我们军队的宿营地差点儿认不出来了。在贡拉我忍受了三天的疫检。我又看到了别佐勃达尔，并离开了与酷热的格鲁吉亚相比可以说是寒冷的亚美尼亚的高原。8 月 1 日，我来到了梯弗里斯。这里我停留了几天，都处在热情、欢乐的环境之中。有几个晚上，我是在花园里，在格鲁吉亚的音乐和歌声中度过的。我又出发了。当我翻越群山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夜里在科比附近我遭遇到了暴风雨。早晨，当我经过卡兹别克山时，我看到了奇妙的景色：像撕碎的棉絮似的白云缓缓地绕过山顶，孤零零的寺院，在阳光照耀下，好像沉没在白云浮

动的天空中。沟壑中汹涌的水势也向我呈现出它的全部魅力：灌满了雨水的沟壑其凶险程度大大超过了可怕的喧嚣而过的捷列克河。河岸被冲垮了；巨大的石头被冲了下来，阻塞着水道。许多奥塞梯人在维修道路。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河，终于走出了狭窄的山谷，来到了大卡巴尔达的自由自在的广阔平原上。在弗拉季高加索我遇到了多洛霍夫和普欣，他们是来温泉疗养的，就在这次进军中他们负了伤。在普欣的桌子上，我看到了几本俄罗斯杂志。我翻到了第一篇文章，便是对我的一篇作品的评论。在这篇评论中对我和我的诗进行了谩骂，无所不用其极。我便出声地朗读起来。普欣打断了我，要求我用更出色的表情，艺术地来朗读。要知道，评论是用我们批评的平常外衣作掩饰的：其实这是教会执事、烤圣饼女人、印刷厂校对员之间的对话。对这个小小的喜剧还真需要有点正确的判断力。普欣提出的要求，我觉得太有趣了，以至于读杂志上的文章而产生的懊恼消失得无踪无影，我们两人襟怀坦白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我回到亲爱的祖国后第一次得到的欢迎。